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一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一一七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遜國忠紀十八卷

〔明〕周鑣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遜國忠記十八卷》提要

序

臣在草莽伏讀

高皇帝時事典學較賢人材

正風俗大哉

王謨葢行之三十年而忠

臣義士鱗肩疊跡自古未

有若斯之盛者也漢唐宋

之已事可睹已孝愍世

政出房闥易置諸侯王如

反掌崛彊延諍一安國侯

耳玄武門喋血夜半戳斧
王魏朝射鉤夕委贄姦普
傳會金匱佐成廷美德昭
之死悲夫此皆創業貽謀
不及一一世二世者也而艱

難變故之時忠義澌滅國
如無人焉悲夫
明興革除日月之際
元孫遜荒
眞人踐阼不扦天與人歸乎

乃諸臣爭首陽之節趨死
如飴決脰屠腸血肉狼藉
肢體斷續妻孥親戚皆反
接貫五木纍纍牽就戮不
少瞬避湛九族靡悔其從

容絕命躅闕從亡卓犖可
紀者甚衆若堙沒不得稱
者又不可勝數也顧遺事
與蹟遝遝復見于世學士
好稱之何哉

高皇帝手提八紘于彝倫泯
棼之日變醨養瘠堯醲舜
薰不及百年風移俗革
大聖人作爲過化存神之妙
如此故以

揚序　四

高皇帝之功則易世之後神
器不當杌棿而再安以
高皇帝之德則非變出非恒
士爭死義不足以見培養
忠孝廉恥之報以

高皇帝之智不難舍伯邑考
立武舍腯立衍而不可失
萬世立嫡之正以
文皇帝之仁不難赦靳祛之
罪旌漆身吞炭之忠而無

揚序　五

以見曠古臣子之烈故臣
謂諸臣之忠
高皇帝生之而
文皇帝成之也生成之恩唯
君唯父即頌言無諱以明

雨露霜雪之皆恩言之者
奚罪乎嗟乎中山開平之
流純德元勲前代未有固
已宣昭於鑠矣要以礪世
磨鈍扶天綱植人紀思育

賢于菁莪咏食德于豐鎬
如方練耿鐵之義又曷可
少哉斯固有道君子之所
欲揚扢也南都舊有忠節
錄刻于太常而事久論愈

定諸臣爲
建文請編年爲諸忠請卹
請祀先後爭上書而南禮
曹臣周鑣特請易名且將
進而請

建文廟號焉于是搜輯衆
聞補所未備凡若干卷曰
遜國忠紀藏之家塾以俟
國史而孝廉臣楊廷樞敘
之序

遜國忠覈序

萬物莫不黨其所近而思耀其所蘊檀祏有鄉龜蓍有嫠其性有所近也鳥得風而翔魚得水而嬉鳥之

蘊在風而魚之蘊在水也昝之人或借古人之名以名之或繪古人之像以事之或烟銷石泐之後取古人之逸事而揚扢之表章之皆以護其所近而快其所蘊也吾叐仲馭于未嘗知其所近弁所蘊之奚術也但憶其年少時弁于同几席容山之城雲林之園

見人之談脂韋蹊踝之行者未嘗不唾詈之也見人之談古昝有意義事如仗劒存楚懷椎報韓之儔未嘗不低回流連以畢其說

也見人之朝齊暮秦挈馬
兎而走鶴蓋之陰者未嘗
不道途不弁之揖剝啄叩
門若不聞也見女子之不
績其麻市也婆娑者未嘗

不詰其誰氏之子而訶督
之也見貞女之失其故雄
而歌黃鵠咏柏舟者未嘗
不亟借之齒牙竆則爲營
布粟之資也嘗弁于讀左

傳見天子蠻殺御叔戮夏
南出孔儀三爲王后七爲
夫人者張目曰是其骨安
在吾將麋以飼狗讀史至
鄭韜自襁褓迨懸車七十

載事眞爲十一君馮道歷
事五朝八姓自號長樂老
則按劒大詈曰是其鼻不
在賊檜下于戲語吾欲以
鄭韜妃蔡琰馮道妃夏姬

仲馭曰何得爾化彼爲三化蟲孕不待交兼愛獸自爲牝牡可耳及見靖難襍記諸臣斷舌而餘聲剚心而猶跳枯皮犯乎法駕鮮

序　五

血沁乎御衣忠骨豢肉一皆恣象狗吞啖之慘則又流涕不食曰吾得志必且爲諸君請謚卹聊㠯酹之予曰若然者英魂毅魄實

聞此言年二十餘擢高第謁銓當得北曹曰鍾山淮水之間諸君子燄芬剩烈或有存者吾得往而弔之足矣乃請南得地曹每上

序　六

正學之墓攀松拊柏輒爲長慟游黃公祠觀血影石即數日偃宿其下因潛草請諸公卹謚疏既就或曰非君職守未可也亡何改

儀曹曰可矣吾向者遇子
哀而出涕可以雪涕矣遂
慷慨言狀方有
旨下部議然爾時
朝廷有一舉動爲古今秕
摩　七
政所未嘗有且其勢横甚
一時負痛未有言者仲馭
慨然曰吾奈何遠慕古烈
而近失新猷乎再疏三疏
犯忌諱觸　乘輿里人曰

夜訛驚曰緹騎至矣仲馭
械繫北去矣乃
聖天子包荒逾于漢文僅得
鐫籍以歸歸則角巾布衣
方幅齊民邑令瞿庵柯公
摩　八
及丹徒令景雲石公慕其
人屢就見之仲馭鑿坏以
遁曰吾分不能弁官長抗
禮也嘗居邑西三山乾元
觀中手輯遜國逸事存其

信者汰其疑者刻成之示
予請序予謂遜國之臣未
可以青霜白日之倫彔誤
君敗國討無復之而死者
一節而論也或有功或有

辠或有辠無功或有功無
辠或功辠可相准或功辠
不可相掩亦當別而差之
毋混史冊仲馭曰不然生
人若女可無節而男可無

烈則日月之光必死而大
地熯爲煤炲不待刼盡之
且今諸君子雖有敗乃公
事及不知幾之辠然既已
九族十族株蔓屠礫以殉

其一身之義矣雖有積譽
可以盪除吾取其足以愧
近日之人畏死結舌者而
已矣何過求焉予笑曰若
之黨近而耀蘊如此哉雖

然君能永矢此念不磨君之名當遂弁諸君子爭汗竹之光矣因書爲序

旹

崇禎癸酉重五後五日金壇後學張明弼頓首書

請卹建文死節諸忠疏

南京禮部精膳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臣周鑣

謹

奏爲臣子忠義之風漸薄

朝廷激揚之本未光敬循職守特揭

昭代奇忠仰祈

聖鑒俯賜贈謚以勵臣節以襄治道事臣惟國家欲久安長治未有不先正紀綱崇名節使天下曉然知有君親之大義者也然欲天下知有君親必先表章忠臣孝子義夫烈士使人知所向慕趨效欲表章忠孝則又莫先於表章

本朝先臣爲人所習知習聞可感可法之事竊惟我

國家定鼎以來

列聖相承深仁厚澤蟠固於人心而不易搖然數其死節之臣甚慘甚烈一時爭先赴難莫可勝書則未有如建文時死事諸臣之盛者也臣自爲諸生讀書至革除年間事輒廢卷而泣以爲矢身報國凡爲人臣者義當如此矣今幸際

聖明昌言不諱之朝又臣官禮曹禮之所係因無大於君臣之分生死之際者也臣因記崇禎四年四月工部郎中李若愚曾因亢旱以建文死事諸臣上請今

聖旨本內事情關係重大奏請集議禮臣職掌李若愚不必借亢旱條陳欽此臣捧誦未竟竊有以窺

皇上大智慮

建文君之事及諸臣之忠也今臣濫竽禮屬既可

與

奏請之事況臣所官尙曹又皆諸臣殉軀殉節之地故老傳聞事蹟昭著敢不循職

上陳臣惟國家養士百年而後收一日之報忠義之氣作之則奮摧之則靡自古及今未有人棄廉恥毀節義而天下能治平無事者也當

高皇帝初定胡元之難即首以忠義激厲天下元臣危素媿其不臣使司香余闕之廟放蔡子英俾從元主於和林夫以夷狄之主猶欲其爲之臣者不忘君臣之大義若此故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況於

本支一姓之相承者乎夫

建文君乃

高皇帝之長孫而

懿文太子之長子也在位四年恭儉仁慈未有失道之甚也其一時謀國之誤或當日諸臣不能盡辭其失然臨難不避忠之善經也之死不移臣之大節也今所記殉節諸臣有就刑戮者有

投水火者有父母妻子同時剄刎而從容無變色者有以一人而及九族或五百人八百人者有稱瓜蔓誅而村里爲墟者又有棄官爵變姓名混迹於緇流樵夫而間關萬里不忘故主至於市哭牽衣幽吟剺壁者彼其氣何烈情何悲而志又何壯也至今讀其遺蹟想見其爲人未嘗不神慄膚寒慷慨太息而忠義之心不能自遏嗟乎此非人心所藉以常存而綱常所賴以不泯也哉今天下士氣亦既靡矣往者土木之

難距華除年間方四十餘載其變有甚於前矣
而如南朝李侍郎其人者曾不概見議者已謂
此忠義摧殘之應而況至於今禮義愈微風俗
愈衰逆瑠之亂也在
廷之臣莫敢發一語奴夷之横也當局之泉歷年
之久未聞建一奇抗一節其所爲假子義孫亂
髮進女者則皆紳冠衿帶號爲士大夫斯已足
歎矣而又如近者宦官復出而中外共受其[illegible]
陵言官一逮而上下同歸於緘默登城失守而

大小官屬盡效偷生甚且飄然航海爲從來史
冊所未載將使千秋百世而下謂當
盛明之世既多俛首吞聲之士復少死綏赴義之臣
風教之美遠不逮於三季嗟乎豈不媿前朝而
辱當世也哉此臣所爲感舊念今欷歔流涕而
每致歎於忠義之風日就澌滅竟不可復振也
夫奬往所以勸來褒死所以勵生我
皇上鋭精求治側席思賢不可謂不勤矣然作天下
以忠而不應風天下以廉而不應日求勇智功

名進取之士痛懲全軀僨事之臣而亦不應將
求之而未有其人與抑亦前者忠義之報未盡
伸而風厲之化猶有所遺闕也臣觀諸臣之死
一身不顧一家不顧九族朋游不顧此豈有意
求名號謚邺於後世哉顧其憤烈湮鬱之氣不
能無所托以自存則常與荒煙蔓草淒雲涷雨
共吞吐滅沒於天地之間以待
聖明之主爲之表章而發越然後死者之氣盡平而
生者之氣亦震貞魂毅魄必且告之

上帝而下生人間以明崇禮忠良之報今見夫靡骨粉
族之士近閱三百年而不能與持祿善宦之輩
爭一易名之寵此義勇之氣所以日賤日衰微
論端人哲士懷忠而不肯試即
上帝亦大痛忠臣之血肉一時狼籍千古淒涼而不令
其輕生於世此自靖難以後求其矢心
國事甘死若飴如先臣楊繼盛許達一二人外蓋
未易多指屈也
皇上試思凡爲臣子肯人懷方練耿卓之心以事其

上則豈有慮身家而不慮公事念妻子而不念
君父不能竭忠貞之力以報效
朝廷者哉此諸臣之報一日未伸則天下事一日未
可為事有遠而實切者此庸人之所不見而
聖主之所亟務焉者也臣考洪熙元年
仁宗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忠臣宜有傳及
神廟御極之始即允輔臣張居正之議命諸臣生長鄉
邑咸建祠禮祭夫既勑為傳矣命之祀矣豈猶
愧易名之典而至今未有舉行終非所以厲臣
節而章治効也伏祈
皇上採臣末議下部會勘分別請謚仍降
明旨凡建祠處所皆令該衙門特祭諭以
皇上憫贈忠魂至意從此作天下之氣而鼓天下之
忠使人咸知忠義之臣雖死數百年猶得食其
報則誰敢不精白一心恪共乃職以事
聖主又何有乏才之難外患之虞哉在議者不能禁
明其指哉以諸臣得罪於
文皇帝為辭不知

建文君之禪讓
文皇帝之承統有應天順人之名無更朝易市之實在
文皇帝未必有深罪諸臣之意皆緣都御史陳瑛鍛鍊
之工羅織之慘以成大獄觀其後平定已踰三
時矣猶請追戮諸臣遺黨類
文皇帝釋不問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又曰諸臣盡忠
於
太祖故盡忠於建文又有練子寧若在朕當用之之語
則
文皇帝大公至正之心固已坦明昭著於天下後世矣
此亦何嫌何疑而吝一字之褒以短忠義之氣
使仁人為之雪涕志士為之扼腕哉臣嘗謂當
永樂末年時儻有能洗發諸忠以揚諡典則
文皇帝亦未必不惻然動念沛然施行奈何當
列宗追恤之後而猶多瞻顧斯亦未曙乎
文皇帝之存心者已為人臣子固當以天下萬世之識
事其主而徒狃於小儒曲見為後人所竊笑不
可不致審也至於建文事蹟往者附載洪武之

後门
神宗二十三年允禮臣范謙之請始有追復年號之旨
然實錄編次多失倫序且紀載乖實遂使死難
諸賢之美闕略不章臣恐正史不早裁定則稗
官野史益易以緣飾附會傳之萬世尤非所以
光
祖德而揚盛美也臣愚以爲
皇上欲昭盛治莫若敕詞臣重修建文實錄並考金
匱之藏下搜輿民之論將所藏建文朝事蹟及
諸臣死忠始末諸書咸得搜錄刪其蕪僻存其
大義傳之將來以見
國朝節義之盛有非前代之所可及則不獨鼓臣
子忠孝之心并所以顯
高皇帝作人之化此尤
皇上纘緒之大典也伏祈
慨然立賜施行用以教忠挽俗其感發士氣扶進人
心裨益豈淺小哉臣抒誠灑血動於至性故不
禁言之過頻臣罪莫贖臣竭任激切悚懼之至

爲此具本專差義男周成忠齎捧奏
聞崇禎五年六月初三日具
奏八月十三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向有屢旨還着該部酌議具奏

禮部爲議諡久稽勵世宜急乞
勅速完
大典以襄治道事本部祠祭淸吏司案呈崇禎五年
九月十四日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禮科都給事
中張國維題稱竊維古者葢棺定謚而美惡並
存故仕者之家或懼斥其謬戾有不敢請者乃
今日大臣身故則無人不請卹無請不及謚似
以祭葬贈謚爲相因之舉陳乞之濫至今極矣
總因彰善之令未明故覬覦之情兢起與其不

予以明重何如嚴加甄別之足明重也與其不
禁人請以示勸何如不待其請之更足勸也謚
例五年一舉今則缺至十二年說者謂天啓年
間是非淆溷衮鉞不靈造物實秘此幽光以俟
今日乃崇禎二年已經具題發訪何南北各衙
門未繳一冊而催請復沓如也頃有爲遜國諸
臣請謚者奉
旨下部酌議仰見
皇上表忠至意超越千古卽如邇者特謚鄒元標等

十餘人其於理學文章忠諫節義殆兼重矣然
自鄒忠介馮恭定顧端文而外豈更無壇壝
孔孟羨墻濂洛者乎王莊毅而外豈更無功在
國本品著抨彈者乎趙忠毅高忠憲楊忠烈魏忠
節周忠介而外豈更無萇弘血碧范滂心丹者
乎唐襄文而外豈更無羽翼經傳鼓吹休明者
乎滿毅愍而外豈更無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
不覗者乎或異時而踵相接或同事而典稍殊
幽壤久鬱直道在人表章誠不容緩矣失揚善

易失之泛而論人難覈其眞臣竊陳膚見則宜
詳者有三焉宜愼者有三焉冊開六百餘人薰
槱同器已有魚目混珠之歎至於冊內既臚遜
國諸臣而純忠如卓敬輩尚多不載豈非
盛典有缺是必濫者删之毋令考行之椒等於仕版
略者補之毋令闡幽之事空載稗官而後品評
有據也宜詳者一
國初定謚首及武功今冊内絕無齒及者果文墨
不與介冑伍耶抑科垣未間出耶卽如華除間

弁流慷慨殉節者不減文臣豈不得與景鐵諸
人相渾㸃乎遵
祖
制則係乎宜存勵行間則駿骨當市博採並列以示
鼓舞可也宜詳者二往時綸扉講幄之地多有
褒稱而及於庶司者十之一高爵厚祿之班易
發芬芳而及於小臣與外吏者百之一豈官祟
則品乃崇而下僚不須砥節乎夫祭埜猶兼論
品何易名專五序官
先朝衛幕不謚忠慤吏目不謚忠介與宜詳者三予

孫之疏揭無非飾美撫按之題覆亦多諛詞而
大要以建竪爲據考諸謚典不曰節槩爲朝野
具瞻則曰勳猷係
國家休戚故人臣立朝昌言則著於建白偉業必
紀於編年安得舍記載而問家乘無大節而求
細行乎宜愼者一人門之憑藉力易借援鄉黨
之游揚情私先達而大要不延譽爲眞共見共
聞之事則不必譽公是公非之場則不可譽可
法可傳之人亦不受譽儻勢力有權而單門袞
黴絕望於闡揚情緣不斷而事久人湮一任其
埋没謂公論何宜愼者二逞愛憎之情將雌黄
信口逐分歧之見恐倒置繇人而大要以秉公
虛爲貴率意品題則異固偏私同亦附和留心
往哲則同豈隨聲異非標榜某某應謚必有不
易之褒評某某不應謚必有森然之斧鉞安得
衡鑒無王依樣葫蘆哉宜愼者三而兩言以蔽
之則曰寧苛毋恕寧寡無多在
廷諸臣各有良心各有血性寧忍使貞魂生氣淆

溷於苟祿盗名之輩此無待想到人非鬼責始
存公道也
先朝時禮部王事陸淵之議陳文不宜謚莊靖給事
中劉世揚議李鐩不宜謚恭敏固有追論之法
在今
聖明勵世豈容以駁正俟後人臣待罪禮垣敢不持
白簡以佐青史哉伏乞
勑下該部定限歲内舉行仍
勑矢公嚴核毋負

盛典世道幸甚等因本年九月十一日奉
聖旨謚典久稽這條奏事理着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欽遵抄出到部隨該本年九月二十九日太子
太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黃汝良等題覆
前事本年十月十二日奉
聖旨謚法有關風勵依議詳諮確覈務協公評不得
狥私憑臆致乖大典其發單仍勒限報部毋再
稽延欽此欽遵卽將遜國諸臣及歷年卹贈幷
名賢韞璞刊刻成書分送南北九卿詹翰臺省

查照
欽依事理虛公博訪詳愼覈實于每名下將本人生
平大節忠猷高風景行實有證據者詳著于篇
有最上者書的應謚三字上次者書應謚二字
又次者書議謚二字其不應入者書一不字仍
另明開行實要緊字樣俱加印信鈐蓋以防洗
換在北者的于本年五月內收單在南者的于
本年七月內收單以便刻期會議上
請大典可完此係三奉

明旨期在速行幸勿視爲故套逗遛悞期須至咨者

遜國忠紀凡例

一革除紀事幾廿餘種而詳略異同迭迭互見爲酌其近於信者著之餘則汰之

一忠紀者紀忠也或誅死或戰死或沈於淵或焚於火或卒於獄或歿於道或鴆毒或雉經或從亾或行遯或謫戍或投城或棄官或辭召雖有殊迹要無二心故並書之臣誼絕者削不書

一從亡一事世相傳爲程編修一人耳逮史仲彬致身錄出迺知二十二人之殊節並皎皎也論

者以爲有衰偃捍圉之力反國無期有橫客削頭之忠從容更篤旣不流殃於族屬兼復全義於君臣似於方練諸公衷有較苦者爲著一卷

一致身錄所載諸忠爵里始卒類多弗符於他書者如程濟爲績溪人牛景先爲所鎭撫王良係從亡等是也今壹以本錄爲正益以出之所見諸眞也

一尚書徐公侍郎金公松江同知共向遜姓名久矣合以拊膝錄所紀迺得其實今爲疏之

一彙次文武分曹堂屬共體內外異敘貴賤差等凡以尊朝廷也附閨閫者以狥節於家猶夫效忠於國也

一本傳之後間有附錄者或以存疑或以標異或以辨眞也外此則弗錄

一遜國諸事時久寖著如松陽王詔得奇秘錄於輪藏所不經識者數人焦太史竑得致身錄於茅山所不經識者又數人近見劉玉海拊膝錄更爲詳核迺知忠義不泯終且發皇尚冀寓內

博雅君子補備捜逸慰我同志

遜國忠紀凡例終

遜國忠紀目次

卷一

卷二

尚書侯泰
尚書綦昭
侍郎張昺
侍郎金焦 事載從亡
侍郎胡子昭
侍郎金有聲
郎中柳一景
郎中梁田玉 事載從亡
主事徐子權
主事劉原溥
司務馮㴶 事載從亡

工部

尚書徐貞
郎中韓節
郎中張安國

卷三

御史府

御史大夫練子寧

御史大夫景清
副都御史茅大方
副都御史陳性善
僉都御史周璿
僉都御史司中
巡撫都御史黃清
監察御史曾鳳韶
監察御史董鏞
監察御史王度
監察御史魏冕
監察御史甘霖
監察御史高翔
監察御史王彬
監察御史鄭公智
監察御史王珖
監察御史葉希賢 事載從亡
監察御史謝昇
監察御史韓郁

布政司

參政鄭居貞

參政陳周

參政蔡運 事載從亡

按察司

按察使李文敏

按察使王良 事載從亡

按察使黃直

副使程本立

僉事湯宗

僉事林嘉猷

僉事胡子義

卷八

府

徽州知府陳彥回

蘇州知府姚善

衛輝知府孫鎮

寧波知府王璡

徽州知府黃希范

袁州知府楊任

知府葉惠仲

常州同知石允常

松江同知周繼瑜

夔州通判王禎

州

東平州吏目鄭華

卷九

縣

沛縣知縣顏伯瑋

樂平知縣張彥方

蕭縣知縣鄭恕

獻縣知縣向朴

沛縣主簿唐子清

沛縣典史黃謙

永清縣攝縣事典史周縉

儒學官

卷十

諸王府

參軍斷事

行軍斷事

卷十一

公

侯

駙馬

卷十二

都督府

卷十三

衛所

鎮撫劉伸事載從亡
鎮撫牛景先事載從亡
千戶倪諒
卷十四
舉人
劉政
國子生
高賢寧
王志

生員
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以上六人合傳
布衣
王稌

王賓
俞貞木
楊福
袁杞山
內官監
段實
周恕事載從亡
何洲事載從亡
戍卒

燕山衛卒儲福
金川門守卒龔翊
皂隸
茅印仔
卷十五
失官職
盧振
梁良用
高不危

四川叅政蔡運
浙江按察使王良
渠府教授楊應能
浙鎮撫牛景先
浙鎮撫王資
浙鎮撫劉伸
太監周恕
太監何洲

卷十八

附闕闕
方孝孺妻鄭氏
王叔英妻女
黃觀妻翁氏并二女
齊泰女
鐵鉉二女
張安國妻賈氏
胡閏女郡奴
曾鳳韶妻李氏

龔泰妻
戴德彝嫂項氏
王良妻
鄭恕二女
王省女
儲福妻范氏

遜國忠紀目次終

遜國忠紀卷之一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翰林院

文學博士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別號遜志浙江寧海人
父克勤　國初繇薦辟為濟寧守學術治行名于
時子三人孝孺其仲也生之夕有大星墜其所自
幼精敏絕倫雙瞳烱烱如電日讀書積寸為文雄
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宦游齊

魯間歷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歎
孔子不得為依歸洪武八年克勤被誣逮獄孝孺
上書政府願以身代不報明年以文謁宋濂深器
之為假館授業焉會克勤坐空印事再被誣孝孺
復草疏將伏　闕上訴而克勤歿孝孺扶喪歸斐
哀動行路是時濂亦乞身還金華孝孺往來四年
盡得其所學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及也
孝孺顧末視文藝以明王道闢異端為已任世咸
以為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有

三旬九食餅無儲粟者貧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
以學士吳沉揭樞薦召見
上謂樞曰孝孺孰與汝樞曰十倍于臣使見　皇太
子賜宴故欹其几以試之孝孺必正之乃坐
上使人覘之喜謂　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
輔汝試靈芝甘露論
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注選至孝孺獨不注曰
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太平足矣　皇
太子重之待以賓友遣還鄉孝孺歸杜門纂述適

有仇家獲罪詞連孝孺所司例籍其家械送闕下
上識孝孺名特賜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
年復辟至
上方重賞罰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擢將仕佐
郎漢中府學教授漢中水土纍惡病瘦瘵者十人
而五孝孺安之甘蔬糲與諸生談道不倦視其色
若飫萬鍾者繇是山南人皆知向學二十七年春
蜀獻王延之為世子師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仁
義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歎曰方先生古之賢

者也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故當時蜀治依于
禮樂諸王莫比焉丙子徵入典應天試三十一年
閏五月
太祖大漸遺令先召孝孺　皇太孫即位立馳驛召
還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暨董倫侍經筵備顧
問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讀書每有疑即召使
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
批荅時大召名儒脩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會改謹身殿名

正心孝孺獻銘作凝命神寶孝孺又獻頌皆規正
君德比定官制改侍講學士爲文學博士即以授
孝孺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兵既
渡淮書策堅守誓死社稷知事不可爲乃作絕命
辭曰天降亂離兮不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
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初
文皇師出北平姚廣孝送之郊曰江南有方孝孺者
必不降殿下勿殺此人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北師入京　建文君遜去孝孺服斬衰晝夜哭
上使廖鏞兄弟召之不至使鎮撫伍雲收之孝孺杖
衰絰至　闕下大哭
上怒令繫獄猶遣人諭再三不從時將詔諭天下命
廷臣舉代草者以孝孺對遂使人召之不至乃使
人擁之入既至孝孺悲慟聲徹殿陛間左右禁之
莫能止
上親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今安在

上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在何不立成王之
子
上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上曰此朕家事耳先生何自苦措之左右授筆札曰
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
于地又大哭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上曰汝不顧九族矣孝孺奮然曰能殺我九族不能
殺我十族復且哭且罵
上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孝孺猶噀血犯御

座罵聲喃喃不絕磔之聚寶門外至死乃已時年四十六詔收其妻鄭鄭先以自經死悉隸夷方氏墓籍九族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五服之親皆誅戮

上怒不已必欲誅十族乃以門人廖鏞等為一族誅之凡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謫戍絕徼者不可勝計孝孺和粹貞亮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宋濂還蜀孝孺不得與俱為文籲天願輸壽以延之時閱其遺文談其往事泣數行下濂歿于夔孝孺自漢中走哭盡哀言於蜀獻王厚恤其家道夔必艤船哭移時乃去與郭濬林右劉綱王紳王綺鄭楷趙象王叔英劉浩葉見太友善晤語遺書必切劘道義其文章議論波瀾大類蘇氏而忠義之氣凜然不可犯嘗謂道之于事無乎不在列為二十八箴又作雜誡三十八章以自儆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十篇以篡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為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四方夷裔得其一字

寶于金壁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洪熙初

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于世或曰錄孝孺家時得寧海典史魏澤悉力周旋藏其幼子以故方氏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也澤字彥恩應天溧水人有學行洪武中累官至刑部尚書後謫寧海

春坊大學士林右

林右字公輔浙之臨海人丁元亂不仕洪武初爲中書舍人與希直原釆爲莫逆交嘗奉璽書行邊有戡定功進春坊大學士命輔導　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尋掛冠歸靖難師起聞希直族誅爲位哭于家永樂戊子烏夷犯海上台彼其毒監司聞右才請爲閭里計右不得辭勉起視兵督郡子弟勦平之

上以此知右遣使召不赴令武士械至京師然猶爲

溫語相慰勞與加錄用也右對曰罪人逃死已久耤令可仕當與方孝孺同朝矣

上大怒命曳出剸之竟死後數十年葉恥齋銓次其遺文鄉人陳龍山復爲之傳右節始著今祀鄉賢祠

侍讀樓璉

樓璉字上連浙江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歷宣寧仁壽大冶三縣主簿陞藍田知縣擢廣東道監察御史以事謫戍雲南　建文君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爲經筵官至侍讀靖難兵入京

文皇命方孝孺草詔不屈戮死復改命璉及王景璉入見孝孺受極刑惶怖受命歸而憤歎妻子問之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恐累及

汝輩耳遂延二夕自經死

修撰王叔英

王叔英字原采號靜學浙江黃巖人初從外姓陳篤志力學雅尚風節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太方孝孺林右並徵至京叔英固辭還鄉素善孝孺相與道義切劘名籍甚二十年部使者薦爲仙居學訓導三十年改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有惠政建文初孝孺欲復井田叔英移書力阻之其略曰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不能

用其才者也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行之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復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用世

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愼刑賞明利害定法制皆援古証今鑿鑿可行又曰

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强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固自然之勢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亦宜然之理　建文君嘉納之與方孝孺日見信用北兵至淮上游兵過江干　建文君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　建文君遜

位慟哭會齊泰來奔叔英曰泰貳心矣急擒泰至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泰圖後舉已而卧病且篤知事不可爲乃起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自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時年未四十也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愼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

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

陳瑛簿錄其家妻金巳行經二女赴井死或上其所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初叔英將死移書天台道士盛希年死後葬我祠山麓希年卒收葬之墓在州城西五里許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釆之墓成化中州守莆田周瑛封植表識之嘉靖中編修安福鄒守益謫州判官立祠祀焉太平知縣曾漢才又建忠節祠祀

叔英妻及二女有貞烈祠在黃淡嶴上叔英自少以孝稱既出仕好獎拔善類楊士奇未遇薄遊湖湘叔英識之既歸朝表薦其才士奇繇此得召用嘗自言曰余在衆中往往聞孝子友弟義婦事未嘗不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以爲後世勸益其慷慨義烈出自性生如此所著有靜學集方孝孺嘗稱其文章敷贍紆餘有作者風云

修撰吳成學

吳成學浙江人　國初舉賢良建文中爲翰林修撰壬午六月之變家人驚潰相失疑其死成學實出亡也隱姓名爲僧號雪菴走西南重慶之善慶里與隱士杜景賢往來搆菴於白龍山之松栢灘遂終焉

按此屬劉琳捐滕錄所載則疑雪菴爲葉希賢爲郭節者宜皆非矣成學名未著於他書今爲表出而雪菴本傳仍列後失姓名中凡以事介

信疑未敢謬指云

修撰王艮

王艮字敬止江西吉水人建文元年鄉試第一明年舉禮部廷對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艮次之又次李貫並授翰林修撰如洪武十八年乙丑故事艮初聞靖難師起輙憂憤不食及渡淮卽訣妻子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安能顧若等哉迨北師入城胡靖解縉吳溥爲艮鄉人寓舍連恊皆踰垣集溥舍縉陳説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

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别去時溥子與弼尚幼嘆曰胡叔能仗節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竟隔墻聞靖呼曰外闈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艮舍哭聲動已伏鴆死矣靖縉與李貫皆迎附永樂初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貫與縉等編閱留軍馬田糧數盡焚諸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文皇曰爾以是爲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十年竟死獄中貫亦吉水人

按吉安志北師薄都城羣臣多往迎附王艮獨閉門與妻訣是夜吞腦子死别記乃云艮以辛巳九月卒　帝遣禮部侍中黃觀諭祭非也艮家畏及追戮故云吳康齋述所目覩審矣

編修陳忠

陳忠字思中浙江鄞縣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二官翰林編修素有志操以道義自持靖難兵入金川門忠不屈死之

遜國忠紀卷之二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吏部

尚書張紞

張紞字昭季陝西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紞洪武中舉明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　懿文太子器重之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叅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爲右叅政陛辭

太祖賦詩二章賜之歷進左布政使紞在雲南最久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紞裁定夷民孚悅遠邇奠安是時雲南寓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六年秩滿入　覲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勞之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紞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

賜宴及道里費　建文君立徵拜吏部尚書溱人
戀慕如失父母屬時更化旁求遺逸日集　闕下
率命統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
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得楊士奇
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材不但文詞之工也
奏第一授王府審理副士奇繇是著名後果大用
其知人如此壬午六月靖難兵至討奸黨統與焉
及
文皇即位召統與戶部尚書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
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並向朕直言無隱庶稱
厚望老成之意統退遂自經於吏部之後堂死
西樵野記言張統少有學行尚氣節國初以人
材授部職建文時陞廣東布政使後　太宗登
極召回謂妻子曰吾荷　先帝之遇起自草野
一旦至此今大事已去惟一死可報耳即沐浴
大慟投鍾山下龍潭死妻一妾二男女四亦隨
投之繼以婢僕數人慟哭云人而無義不死何
爲吾王公輩皆爲國亡予等獨不爲主人死乎
悉並投於淵以死按統以建文元年入爲吏部
尚書此云太宗召回非也喬世寧耀州志備載
統於　成祖即位時自縊於吏部後堂以死絕
無投淵之說且言有子三人敔豆籩後敔擧懷
材仕四川按察司經歷相隨入水之事亦未嘗
有喬爲張鄉人言必有據野記眞野人語耳

侍郎毛太

毛太不知何許人建文元年代王謙爲左侍郎而張紞爲尚書太文章政事皆優所與交者並中朝俊彦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畧張紞死太亦死或曰名太亨

戶部

侍郎卓敬

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後徙滄洲生而穎悟絕人讀書十行俱下一讀便棄去終亦不忘七歲與羣兒嬉有異人見之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就學寶香山性至孝定省之禮不以道遠廢嘗夜歸值大風雨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行比及門縱之則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登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每上疏切直無所顧忌

或以太剛則折爲戒敬曰敬以寒微荷天子厚恩擢置諫官居其位則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禍福豈所計哉時諸王在宮中服乘多僭敬乘間白於

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綱紀攸先今

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宮中服飾有與

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此殊道也何以令天

下

上笑曰爾言是吾慮未及此耳益器重之他日與同

官見適八十一人
上命改爲元士尋以六科爲政事本源又更爲源士
後復稱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
初燕藩來朝敬密奏大略謂燕王智慮絕人酷似
先帝北平者强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及今徙燕
封南昌羽翼既剪變無從生萬一有之亦易控耳
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
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建文帝覽奏大驚由
以入翼日召見楊前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言及

此敬曰楊廣隋文不尤親乎建文帝默然良久曰
卿休矣事竟寢俄而靖難師起悔不用敬言
文皇即位敬以奸黨捕至
上見而訶之曰此小臣得非往日建議幾至搖朕者
乎爾何敢離間骨肉乃爾敬對曰先朝如從敬言
殿下豈得至此
上怒欲殺之而憐其才且繫獄命中人以管仲魏徵
事諷敬敬抗辭不聽先是姚廣孝每爲敬所輕銜
之切骨至是進言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

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害衍人事有幾不可失
也夫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底物耳使
敬言若用
陛下寧有今日哉乃命殺敬敬臨刑從容歎曰變起
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自若經日面如
生夷三族沒其家圖書數卷而已敬有高世之才
而未及大用立朝慷慨英偉多所建白美姿儀善
談論凡天文律曆地理兵刑之學靡不精究尤邃
性理爲文章雄放磊落似其爲人詩詞宏拔有一

唱三嘆之遺音焉
文皇在藩邸雅聞其名其死也甚惜之曰國家養士
三十餘年卓敬可謂不負其君者所著有遺書五
十卷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別有詩文五
十卷後侍講劉球傳其事謂與夷齊當並不朽私
謚曰忠貞

侍郎盧迥 一作廻又作迴或曰盧拱

盧迥浙江仙居人建文三年爲戶部侍郎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迥狂既仕顧折節恭慎靖難師入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

侍郎郭任

郭任鎮江丹徒人廉慎有吏才建文中官戶部侍郎主調兵食時朝廷用齊黃之策討諸藩之不靖者然後及燕郭任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除惡不去其本臣愚以爲迂也今日儲材聚備軍實果何爲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縞縞將坐自困耳

文皇聞而惡之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嘉靖中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

主事巨敬

巨敬陝西平涼人初爲監察御史抗直敢言建文中改戶部主事淸愼有聲靖難後被逮責問不屈磔死夷其族

禮部

太子少保尚書陳廸

陳廸字景道寧國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郵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宥賢　國初從征有功調撫州守禦百戶因家焉父仲康嗣百戶廸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八年辟爲郡學訓導嘗代郡草　萬壽表

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以通經薦召爲翰林院編修十八年陞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左參政捕蝗弭盜民德之二十七年丁內艱奪情起復辭不允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廸率土兵擊破之捷聞賜金幣三十六年　建文君即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免尚書鄭沂等徵廸爲禮部尚書授特進榮祿大夫是時左布政張紞已陞入吏部廸與之同輔政屬　朝廷方更修制度詔羣臣集議條奏廸華損益廸議居多建文二年知貢舉是年四方以水旱聞廸奏請刑獄未淸宜　勑法司擇公廉仁

厚者分詣郡縣審覈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逃民家業旣喪且畏公私逋負失今不卹必瀰聚爲患宜使有司招徠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種田庶免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凡二十餘事皆從之尋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兵起與齊泰黃子澄上疏陳大計極論李景隆奸邪不可任軍權恐損國威時受命督軍儲于外過家不入聞變卽赴京師

文皇巳卽位召廸責問之廸抗聲指斥併收其子鳳

山丹山等六人同磔于市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廸叱勿言嫚罵不巳命割鳳山等鼻舌食廸廸吐之益肆詬詈比死不輟聲人于廸衣帶中得詩云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歌並悲烈著頭侯來保拾其遺骸歸葬邑訃家橋有宗姻憤廸累巳扣其骨投諸河洪熙初詔釋廸親族戍者還鄉給產成化壬寅郡人祀廸於鄉賢甲辰郡守涂觀復於廸故居立祠祀之後湮廢嘉靖乙未吏部郎李默請判寧國復置祠專祀郡人私謚曰靖獻默文學才行表著一時仕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丙辰春爲趙文華所誣逮詔獄卒

侍郎黃魁

黃魁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爲禮部侍郎與陳廸黃觀共事魁行古雅有文學習典禮廸觀敬愛之靖難初不屈死

侍中掌尚寶司事黃觀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初從父贅姓許幼穎敏受學元翰林黃哻哻死節於元觀感奮以忠義自許嘗築翠微書舍讀書其間洪武庚午應貢入太學發解京府明年會試第一廷試對與戎策拄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爲言

高皇嘉之擢狀元授官翰林修撰復黃姓歷尚寶司卿建文初遷禮部右侍郎屬定官制增左右侍中員汰尚書改觀爲禮部侍中與方孝孺等日見親用靖難師起表請誅齊泰黃子澄以息兵觀草制諷其散軍歸藩或束身謝 孝陵詞涉詆斥時北兵已至中原明年渡淮觀奉 詔徵兵上游率諸郡入援奮不顧家且行且募至安慶

文皇已過江矣下令諭京城左班文職奸臣罪狀觀名列第六已而羣臣推戴

文皇即位索寶不知所在或言黃觀取寶赴上游起兵矣命收其家妻翁氏并二女給配象奴初觀駐

安慶聞金川門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
不辱越明日其家人自京逃來言狀是日翁持釵
釧佯使象奴出市酒殺遂攜二女投通濟門橋下
死觀復痛哭至李陽河聞　建文君已遜位知事
不可爲會有朝使召觀觀紿使者曰入賀新朝禮
當預習乃朝服東向再拜遂自投羅刹磯湍急處
舟人急鉤之僅得珠絲㮰帽以獻命東芻象觀帽
之而刲于市籍其家并逮姻黨百餘人謫戍洪縣
初悉原之觀故宅在學宮西後清江龔守愚知貴

溪即其所立祠祀焉

兵部

尚書齊泰

齊泰應天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發解應天
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
高皇禱郊廟泰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泰三十
年擢兵部左侍郎明年進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
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
簡要詳密自是益承眷遇閏五月
高皇疾大漸將傳位　皇太孫泰受顧命輔之時諸

王自秦晉外皆尊屬擁兵專制地逼勢嫌泰恐一
旦聞
高皇晏駕將爲窺伺或托奔喪爲名擁衆來京　朝
廷不能制乃與太常卿黃子澄進議　詔止諸王
哭臨本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　朝廷節制　詔
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間我也
文皇時自燕入臨至淮安泰請　上急出勑符勒歸
國疑隙益深嘗使北平北平厚賂泰泰受而歸請
爲兵費　上益倚重泰泰憤宗戚權重而　朝廷

勢輕日思所以裁抑之乃與子澄畫策凡親王有罪輒除國故周齊湘代岷相繼罪廢及靖難兵起泰力主征討命將出師多其籌策 上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而已 詔闕外事一以付泰泰遂移檄指斥削屬籍數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北兵遂首以誅泰為名上疏請發奸臣齊泰黃子澄等與臣訊究 陛下即不發臣必不休兵且抵京赤地千里時尚遣諸王督諸軍泰以谷王橞漏師遁還慮遼寧二王近燕

為變皆召之還寧王權與燕合謀不至惟遼王植至遂留之天下勤王兵稍集始戰猶有勝負及兵逼淮泗勢不可支 朝廷謫泰子澄官求解兵遣李景隆致書於燕謂齊黃屏竄可息兵歸藩不聽曰此緩我也進兵益急尋復召泰未及還金川門開 建文君遜去泰追至廣德州欲往他郡起兵興復竟被執見

文皇抗辭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後赦還今子孫猶存故居為鋪舍人稱為尚書鋪云

仁宗時泰等宗親得放歸給產且戒天下無得以奸黨相告訐嘉靖中知縣謝廷茝為祠祀之

尚書鐵鉉

鐵鉉河南鄧州豐和鄉人洪武中繇國子生授禮
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嘉之賜字鼎石是時　朝政威神羣臣奔走奉
職救過不贍鉉獨以材能稱　上任使法司有疑
讞必以屬鉉有訴藩府人違法狀者下法司鞫治
數日未成獄更命鉉鞫之片時獄成由是益愛重
之未幾擢山東左叅政靖難師起曹國公李景隆
將諸道兵馬數十萬禦北師駐德州鉉督軍餉飛

輓芻粟水陸並進未嘗缺乏旣以景隆軍敗南奔
鉉與叅幕高巍相遇于臨邑協謀定計收潰卒保
濟南城北師至圍城數匝百計亟攻屹不可破鉉
每出不意襲擊敵兵城攻壞者隨輒繕完時或以
藍布爲大幅畀灰紋其上如甃石狀張布于外襯
之以葦席并力潛築北師遥望驚以爲神遂不敢
逼時或懸
太祖御像於城壞處兵畏忌矢石不敢犯鉉於像內
潛修築完固

文皇苦之又隄水灌城城中人恐鉉曰計日破之不
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旦日且降盡輟守
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復請退兵十里無驚動
城中人
文皇大喜下令退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
闉堵中約候入城呼千歲卽下鐵板拔橋乃遣人
請入撫諭
文皇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間
比入門門內羣呼千歲鐵板亟下傷

文皇馬首
文皇驚馬乘他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斷橋橋不可
動乃得過橋仍合兵圍城鉉令軍士噪罵北兵大
怒攻至秋七月不克姚廣孝曰師老矣盍之南去
有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
留守北平者皆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
守者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叅公能出奇兵陸行抵
眞定南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
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叅公便宜部署號召

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叅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俟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叅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北兵攻東昌鉉援之大戰

城下北兵敗

文皇得綵東北角潰圍出大將張玉戰沒事聞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賜金幣誥命封三代如其官鉉入謝京師賜宴饋粟肉尋進兵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盛庸總天下兵壬午四月北師至宿州鉉監督諸將奮擊大破之于小河斬驍將王真中原震動

文皇欲北還諸將力陳楚漢成敗以諫于是決計南向再戰得大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裁及

文皇即位鉉猶擁殘兵駐淮南規圖興復而大勢已去比購得鉉至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爇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義士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詈不絕聲時十月十七日年三十七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七歲鞍轡局充匠尋皆戮死

侍郎陳植

陳植廬江人元至正間舉河南鄉試不仕洪武間起爲吏部文選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　命督師拒于江上麾下洶洶謀議迎降植以大義責之誓死固守都督金某遂殺植率衆倒戈自陳邀賞

文皇立誅之因獎植具棺斂遣兵護喪葬于白石山麓植宗人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

侍郎邊昇

邊昇河南滎澤人洪武中以明經薦累官兵部侍郎有氣節靖難師渡江昇率兵拒之殊死戰被獲語不屈而死

侍郎徐垕

徐垕字宗實浙江黄巖人洪武中應聘赴闕

高皇嘉其通達治體授風紀官垕自以草茅愚孱辭

授銅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子依之多所造就

召見奬諭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右侍

郎疏請移整風俗罷去不急振舉廢墜裁定賦稅

撫安農業開政教之路塞異端之源進賢退不肖

等事皆切時要北師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

文皇即位垕家覆没于京師垕遁去杜門終老

主事樊士信

樊士信湖廣應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建文中以

兵部主事守淮河北兵南下士信禦之力不支遂

死後夷其族

刑部

尚書侯泰

侯泰順德南和人累官刑部尚書靖難兵起泰主抗禦之策時督餉山東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總軍餉得便宜行事經畫苦心嘗徹旦不寐及官兵數敗京師告急泰赴　闕行過高郵與其隸上高縣人茅印仔同執下錦衣獄泰不屈死之弟敬祖子玘皆論死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

尚書暴昭

暴昭山西人洪武時累官刑部侍郎建文初充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聞　上已北平爲燕所據廼開設平燕布政司于眞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安諸兵敗召還京及金川門失守出亡被執見

文皇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猶罵不絕口斷頸乃已

侍郎張昺

張昺山西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部佐侍郎　建文君初卽位諸大臣言藩王周齊湘代岷谷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强謀略有威望者爲守臣彈壓之乃以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至則伺燕府動靜知

文皇必起兵遂集在城七衛屯兵部署九門防守飛章奏聞先是昺以司吏李友直幹敏引寄腹心令詗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昺謀并密竊其章以獻

燕府

文皇乃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言王無恙昺不信張玉朱能請

文皇起兵

文皇曰昺貴已先發非討擒二人不可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　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

文皇盡縛置庭中召昺貴入與械去昺以爲

文皇實不得已故也防守遂懈二人入端禮門門內伏兵起千戶譚淵遂縛二人

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輩所迫耳昺不服死之壬午六月

文皇卽位族昺家近戚程亨輩皆生焚之疎屬及里人並戍邊有一子得避脫不知所終

文皇屢夢昺被髮爲厲命斵昺棺焚其屍面色如生

洪熙初　詔昺戚屬戍邊者家籍一人餘縱之歸

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

侍郎胡子昭 一作子韶字伯尚

胡子昭字仲常四川大足人初名志高富經術性方介方孝孺爲漢中教授子昭往從學蜀獻王賦詩贈之後以明經儒士薦爲滎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又陞山東按察僉事進刑部左侍郎文皇即位被逮死之臨刑有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給緝繼等皆謫戍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焉

侍郎金有聲

金有聲河南人累官至刑部侍郎建文四年奉命與黄觀張顯宗王叔英等徵兵江西等處有指揮常州朱進隨行六月被南昌左衛百戶劉恩縛送京不屈死并族其家

郎中柳一景

柳一景湖廣人來官刑部郎中京師未陷與太學生王志請殺李景隆不聽遁去居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　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　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矣兩樵夫愕然　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兩樵夫相抱慟哭遂投湖水中死

按此即相傳爲東湖樵夫者也逸其姓氏久矣然史仲彬致身錄又云牛景先稱東湖樵而高貢亭東湖樵夫傳與鄭曉遜國臣記並無兩樵夫之說則何以故豈諸公遯迹詭托間有同轍乎抑世遠莫憑尚屬後之人遙揣也耶余爲循拊滕錄所載列姓氏於此仍別著東湖樵夫傳於後

主事徐子權

徐子權江西新淦人令分屬峽江洪武乙丑進士爲刑部主事靖難師至聞練子寧死慟哭賦詩有翹首謝京國飛魂返故鄉之句自經死

主事劉原弼

劉原弼字良輔河南開封府扶溝縣人洪武中以貢任刑部主事靖難兵入京城原弼率家人巷戰遇害死索遺骸不可得其家刻木爲人葬之裔孫自罘萬歷初仕至刑部尚書自强子懋武雲南徵江府知府父子所至有治蹟以忠孝世其家云

工部

尚書徐貞

徐貞陝西人建文中爲工部尚書京師陷宮中火起帝出亡貞留之信宿事覺被誅并族餘一女年止十三歲俾屬樂籍其樂官陳儀者陰養其女不令汙玷洪熙初遇赦儀擇嫁良家尚處子也儀爲娼籍而能執義如此

郎中韓節

韓節揚州人建文四年爲工部主事尋陞本部郎中會金川門破節倉惶爲亂軍所殺

郎中張安國

張安國浙江定海人建文中爲工部郎壬午燕兵迫京師國謂妻賈氏曰大事去矣無能爲也況予卑職又非司馬既不能帥兵應敵又不能羞膝以事人奈何賈氏曰盍隱諸國曰然乃與其妻乘舟入太湖忽聞人說京師陷帝自焚國大慟語妻曰食人之祿而存身於新主之世恥莫大焉乃鑿其舟以沈

遜國忠紀卷之三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御史府

御史大夫練子寧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以直言忤　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臨汀鎭安二府通判卒於官子寧少英敏不凡從鄉長者竹庄先生遊命賦水竹村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簟龍之句竹庄大異之稱長

與金幼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舉於鄉明年登會試廷對極言
朝廷近日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因歷陳古人教養任用之道甚剴切
高皇嘉之擢第二授翰林修撰子寧益以名節自砥礪由是聲望蔚然中外咸以文學行誼稱之尋丁母憂杜門屏跡力行喪禮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改元調吏部左侍郎以賢否進退爲已任多所建白與方孝孺特見信用庚辰

罷都察院典刑獄改爲御史府如唐宋御史臺故事聯專糾察遷拜御史大夫北師起子寧與卓敬等晝策防禦極論曹國公李景隆姦邪懷異志賁國喪師及召還子寧執景隆於朝數之曰景隆以功臣子兼至戚爲上公奉　命出師　朝廷何負於汝汝乃敢謀叛奸邪不忠請速誅之不聽憤激大呼曰責　陛下者必此賊臣備員執法不能摧奸請先伏誅　建文君不懌靖難兵旣渡淮中外震恐靖江王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

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兩人子寧從旁沮之曰禍難日迫我輩謀國之臣實尸其咎事已至此尚不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
文皇卽位臨安指揮劉傑縛子寧至李景隆以前請誅之及責問子寧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被逮論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邊者又數百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逮官中朝恒爲

鄉人所持心懷憂懼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
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
即日下令禁止方孝孺嘗稱子寧多學而文後同
知王佐緝其遺文序而名之曰金川玉屑正德中
提學副使李夢陽始命有司梓之立祠祀其父子
嘉靖元年以流賊亂割淦之半分設峽江練氏故
居三洲定隸峽峽人請祀子寧淦人與之爭知府
錢琦議兩祀之萬曆改元
詔鄭錄諸臣苗裔先是子寧妾秦氏有身生子戍所

名曰善慶洪熙初放還後胤僅有存者知縣黃尚
質索得一人匿他氏家復其姓俾主祀事

御史大夫景清

景清本耿姓報籍訛爲景陝西眞寧人倜儻尚大
節洪武中領鄉薦遊太學同舍生有秘書清求觀
不與固請約明旦即還生且往索清曰吾不知何
書亦未嘗假書於汝生忿訟于祭酒清即持所假
書往見曰此清素所業書即背誦徹卷及問生生
不能對一辭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書還生曰吾
以子珍秘太甚特相戲耳初清赴舉時道淳化王
家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來

女詰之曰避景秀才耳女以告其父父追及清道
所以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歸粘於戶妖遂絕甲
戌試禮部爲第三錄詩書二經對大廷　賜第二
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丁丑春　召見嘉其材
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實俸是夏臺臣鄧文
鑑劉觀及清奏事罷以疏事訛懷印入刑科吏疏
爲給事中劾下　詔獄尋宥之出川陝巡察私茶
建文初進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
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皆死而清委蛇侍朝人

捷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
文皇夜夢緋衣人挾刃圖不軌占者又奏文曲星犯
帝座甚急
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獨衣緋命收之得匕首于清懷
中詰責之曰欲爲故主報仇直立嫚駡不屈命抉
其齒舌且抉且駡項之近前若有所啟則含血直
噀御袍乃命臨其肉以草實皮械繫長安門是夕
精英迭見晨　駕過清所忽索自斷屍前二三步
若欲犯駕狀乃藏之庫中已而

文皇晝寢夢清仗劍追繞御座覺曰清猶爲厲邪命
夷其族籍其鄉轉相攀死謂之瓜藤抄村里爲墟

副都御史茅大方一作芳

茅大方揚州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嘗謁
孟廟有千古難亡義利詞之句一時作者嘗遜服
父友嘉興陳堯道嘗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爲賦
賈誼何年復獻書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
考績入朝
高皇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出制詞褒美勉以董子
輔相之業賜賚甚寵大方感激在王左右諫諍彌
縫得大臣體自揭其堂曰希董以彰　聖訓且著

其志焉方孝孺爲記稱其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
亢不諂深得正誼明道之旨建文中累擢右副都
御史靖難師起憤國命日蹙遺詩淮南守將梅殷
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
翻地軸莫敎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
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歎一長歌
慷慨激烈聞者壯之時北兵初起爲鐵鉉所拒尚
未渡淮也
文皇即位被執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同日戮死承

樂四年十二月幼子文生亦誅焉二孫添孫歸生
死獄中遺文五卷後郡人尚書儲巏輯之名曰希
董遺集

副都御史陳性善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十八年
進士臚唱過御前
高廟見其容止凝重屬目久之曰性善君子人也授
行人司副已而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
上遣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出書於石室中
從鐸詣　闕上之　召善楷書者入便殿繕錄性
善與焉
上威嚴進見者人人惴恐或惶汗不成一字性善動

止安雅書法姸正
上嘉悅賜以酒是時怒譴叵測性善留竟日家人以
爲死矣比出大驚喜久之超拜禮部左侍郎薦建
薛正言輩前雲南布政司韓宜可方隸謫亦以性
善言起爲副都御史　皇太孫在東宮時已熟性
善名及卽位一日退朝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
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遇盡所欲言
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爲權奸所尼性善請見
曰　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旣僭塵上聽許

言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為法自戾何以信天下

燕文帝為之動容北師南下改性善副都御史監軍戰靈壁敗績性善與大理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資皆被執旋縱遣之性善愧忿衣朝服躍馬入於河以死

文皇即位追戮之家徙邊後赦還

僉都御史周璿

周璿青州諸城人建文初以神策衛經歷言事擢左僉都御史靖難後不屈死之妻王氏子鑌見永樂中猶繫獄

僉都御史司中

司中未詳何許人洪武二十九年以監察御史署都察院三十年擢左僉都御史靖難時以黨論死

巡撫都御史黃清

黃清未詳何許人相傳建文時巡撫某地文皇即位詔至清立拒之其下皆用命欲與兵力寡被擒論死

監察御史曾鳳韶

曾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登進士建文中爲監察御史會藩王來朝從御道馳入且不拜鳳韶抗章劾之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宫中乃敘叔姪之倫今狀傲不恭亂法制非

太祖意　建文君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朝議遣使持　詔諭解兵羣臣無敢行者鳳韶毅然請行至軍前不納鳳韶取竹通節入　詔鼓風達之不報而還靖難後以原官召不至尋加吏部侍郎召亦不至乃剌血書憤詞於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旣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殮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縊死

監察御史董鏞一作庸

董鏞不知所自起亦不知何許人建文時爲監察御史諸御史中有氣節劾忠　本朝者時時會鏞所誓不負此心將校懷二心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靖難後爲衆所持謂鏞逆黨論死家戍邊

監察御史王度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少力學通經史能文章爲鄉里師洪武中以明經薦爲山東道御史糾繩不避權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北兵起度與齊黃等調兵食建文二年監會試時李景隆累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之度密陳便宜有東昌之捷及徵景隆還不誅反用事忌庸倂讒度度稍疎斥靖難兵南下益急度請募兵有小河之捷　勅度勞軍徐州比還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京師事定坐黨戍賀縣千戶所以出語不遜論死夷其族時年四十七

監察御史魏冕 一作公冕

魏冕江西吉安永豐人建文時爲監察御史勁直有才名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迎納者冕與大理寺丞鄒瑾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會輟朝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明日宮中火起或謂冕宜急迎附冕厲聲曰使吾敗臣節明君亦所不用奈何徒自壞也靖難後冕自殺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監察御史甘霖

甘霖安慶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爲監察御史剛正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抗言求死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

監察御史高翔

高翔陝西朝邑人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以明經徵爲監察御史所論奏皆國家機要

上多納之建文時尤戮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

文皇素聞翔名即位後召翔將大用之翔持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乃命殺之沒産夷族諸給高氏産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監察御史王彬

王彬字文質兗州東平人洪武中進士爲御史巡淮揚靖難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揚城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崇厚賂力士母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崇與千戶徐政張勝率舍人吳麟等數十人排門入縛彬舁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之政遂出禮等于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城門降正德中揚州祀彬名宦

監察御史鄭公智

鄭公智字叔貞浙江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詞方孝孺薦之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詞藝公智數稱述河間東平賢行王說之建文初從孝孺至京舉賢良爲監察御史吏事精敏持法不阿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監察御史王玭

王玭蘇州人爲監察御史永樂初匿革除奸黨子孫坐黨論死

監察御史謝昇

謝昇徐州沛縣人建文時爲湖廣道御史練兵給餉夙夜効力靖難後不屈死之父旺子交兒讁戍金齒

監察御史韓郁

韓郁未詳何許人爲監察御史建文中上書言諸
王親則
太祖遺體貴則　孝康皇帝手足尊則　陛下叔父
使　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
戮其心安乎此皆監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
深故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
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
兵不舉則禍必加是　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

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一矢亡獲謂
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不効謀
士不効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九重之
憂方深而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
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
者續之不堅　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臣
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幸垂洞鑒興滅繼絕釋
代王之囚植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
周公俾共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
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
不聽
文皇即位郁遁去不知所終

監察御史丁志方

丁志方山東聊城人洪武乙丑進士繇吳橋知縣擢監察御史靖難兵逼京城謂妻韓曰師至城必克吾惟一死報國汝其携幼子潛歸撫之以延丁氏後及兵入被執不屈死之子賢甫十歲易姓爲龎孫毅中成化丁酉鄉試始復其姓

左拾遺

戴德彝

戴德彝浙江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三十年與張信並陞侍讀
高皇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害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盍以古人自期德彝感憤思所以稱

上意直聲震於朝改監察御史益善其職建文中省御史改左拾遺北師南追與齊黄等日夕謀畫防禦
文皇即位逮至責問不屈死邑人立忠烈祠祀之

遜國忠紀卷之四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大理寺

少卿胡閏

胡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少與吳存何英徐素爲同志友講業長沙王吳芮祠中以忠義相砥礪太祖征陳友諒至鄱陽見祠壁題竹詩幽人無俗懐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問祠中人曰此誰詩對曰里中儒生胡閏陰記其姓名以去後應辟至

上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耶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建文君卽位六月擢補闕拾遺官首擢閏爲右補闕三年辛巳東昌捷至進大理寺少卿北師告亟數與齊黃輩日夜密謀設法防禦遜國後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閏及高翔數人者衰經至哭聲徹殿廬上召閏先入諭令更服閏曰死卽死耳不可更．上以族誅恐之閏不屈命力士以金爪擊其齒齒盡聲不絕

上怒縊之死乃召灰水浸脫其皮草實之懸武功坊卽日籍其家子傳道諭死傳慶戍邊宗族夷滅謫戍者甚衆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鋭祠之學官

按沈鉉所紀胡家橋在府城西隅碩輔坊胡公死抄提妻汪氏子傳道傳慶與一族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一路無人烟雨夜聞哀號聲時見光怪久之有白猿獨哀鳴徹曉東西皆汚池黃茅白葦稍夜人不敢行南至祝君廟北至昌國寺方有人烟又按程朝京所紀御史居叔獻

憫胡公親友久隸戍籍無以安忠靈地下疏請天皇欣然釋之文移長丈許榜邑門忽爲旋風招搖入天際杲日正中若素鸞翔迴自午迄申覆還邑正堂之中嚮嗚呼異哉夫胡氏詩禮舊族捂植千餘歲乃成忠節豈偶然耶諸賢波及鄉里爲墟既奇痛於哀猿兼陳奇於揭榜英爽在天終古不沒如此彼賣國乞生苟延旦夕曾不得如腐鼠之速朽者今安在哉

寺丞鄒瑾

鄒瑾江西吉安永豐人洪武中嘗官蜀之重慶後薄游巴渝間與金華王紳相遇于渝紳甚稱其志大才敏議論磊落忠義可嘉與俱至成都成都士皆願交焉尋以薦至京建文中為大理寺丞與魏冕歐約降者冕即其甥也靖難師入都城瑾自殺

詔夷瑾族或曰瑾不屈見戮

寺丞彭與明 一作民

彭與明江西萬安人洪武中繇貢入太學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初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與明廉勤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北師起擇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為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靈壁會何福戰敗與明被執

文皇縱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憤憤裂冠冕棄官變姓名遁去踰數年來歸窮餓憔悴殆不可識詢其故飲泣不言明日竟遁至死者復返不知所終

寺丞劉端王高（端一作瑞）

劉端王高皆江西南昌人同建文二年進士同以刑科給事中遷大理丞靖難後坐縱方孝孺息樹陰皆劓鼻死或曰高爲刑部郎中

遜國忠紀卷之五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六科

戶科都給事中龔泰

龔泰字叔安浙江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氏躬教之居闤闠能屏去紛華勵志讀書日記數千言長從宋濂之門人宗思睿遊益自刻勵造詣深邃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太學奉　旨閱齊王府衛兵佐綜畫周密衆始危之而後服之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建文時遷都給事中北兵渡江有　旨令泰巡城泰與妻訣曰國事至此不可爲矣郎城且陷我自分必死爾苐貴　勑携幼穉以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宮中火起泰馳赴爲兵校所執見
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乃自投城以死年三十六妻負其遺骸歸葬鄉里泰遇事剛果有爲以孝友聞始居邑庠出息學宮之陰俄有狂者擠泰於池幾溺弗救或請訟諸官泰曰彼誠病狂吾何較

焉鄉人趙文慶者爲盜所竊跡之弗得有謂巫言其應如響叩之當得其實顧泰俱往及往巫見泰噤不能出一語衆繇是服泰之正子永吉累官兵部侍郎改南京大理卿致仕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

陳繼之福建莆田人或云嚴[illegible]人選涵江登建文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言江南僧道多腴田請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北兵起繼之建白多指斥嘗言於　朝曰徐增壽燕之至親必有陰謀請誅之不聽增壽者中山王達之次子貫　王妃同母弟也已而事迹敗露乃誅之

文皇即位捕繼之責問不屈磔于市夷三族丈秀母黄年垂七十謫戍甘肅道死子徵仔四歲隨母姚給配弟余翔等悉戍邊

戸科給事中韓永

韓永陝西西安人或曰浮山人不知所自起建文時爲戸科給事中豐榦美髯音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　建文君喜之靖難後杜門不出　召入見欲復其官曰吾王蝎耳何以官爲不屈死之

禮科左給事中黄鉞

黄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日遊書肆中不問今古卽借觀之或竟日不歸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　詔求賢急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十數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托市鹽酪率一二日卽入城從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覧比至陂輒盡每以爲恨時隱士楊潫家藏書萬卷嘗避雨泊舟鉞舍旁見鉞持書倚簷

讀不輟遂約至其舍與數册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潫怪之舉以問悉記憶無忘者潫乃令其就藏書所讀之三年盡其書尋以生員薦除湖廣宜章縣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戸科左又改禮科封駁甚多建文三年外艱歸方孝孺弔之屏左右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鎭京師之左輔江北之右臂也君吳人　朝廷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鎭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鎭江指揮童俊狡獪

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　上前覩遠而言游此
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
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御下太寬此治郡
之良才恐不足于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
待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乃因鉞附書于善
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
以死自誓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即往居之
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問曰此有黃給事
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鄰知之引

御史舟至陂時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淖御
史乃徒步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貴
客至欲割雞具饌鉞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客者
卒以菜粥對食而別靖難兵至江上姚善受　詔
總率蘇松常鎮嘉五郡兵馬勤王以書招鉞鉞以
親喪在殯請即日營葬畢乃可趨命既而童俊果
以鎮江降
文皇即位詔暴善罪狀急收之善麾下許百戶性權
詐因得覩善縛善邀賞鉞聞之遂絕食閉目三四
日每求死悉以家人救免或傳善款服已得宥鉞
復瞪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
吾獨死未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
者孝孺字也遂復稍稍食已七月十一日善就刑
報至鉞登琴川橋西向再拜哭之曰吾與君同受
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國
吾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
衣冠奮身入水死

中書科

中書舍人何申

何申不知何許人爲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

遜國忠紀卷之六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太常寺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黃子澄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少受同邑歐陽貞易周與學書清江梁寅春秋博學負盛名游鄉校同舍避席洪武癸亥貢入太學明年舉京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廷對擢第三授翰林修撰尋兼春坊官侍　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寺卿　皇太孫立諸王多不遜服一日　太孫御東角門召子澄謂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　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既即位命子澄兼翰林院學士與齊泰同倚任會周齊湘代岷相繼煽動　上朝罷謂子澄曰先生憶昔者東角門之言乎子澄頓首應曰不敢忘也遂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權泰欲先燕

子澄曰燕周同母兄弟也取周先剪燕之手足而
燕可圖入白之　上遂遣曹國公李景隆以兵圍
河南逮周王橚至京師遷之雲南徙代王桂於邊
湘王柏聞討狠狽自焚死執齊王榑囚之降岷王
楩爲庶人且招撫燕事加誚讓焉　朝廷以爲子
澄功褒賞之燕上書訟言周非罪子澄奏請連坐
決言致討時燕邸以世子兩郡王俱在京奏稱病
篤以三子請泰欲收之子澄曰不可若爾則彼先
發有名且得爲備不如遣之示無疑也尋悔追之

不及己卯三月命都督宋忠等北征約北平都指
揮謝貴先發七月貴謀泄見殺北師遂起移檄天
下言　帝崇信奸回離間骨肉遵
祖訓奉天征討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且去
建文年號惟用甲子首以誅齊泰黃子澄爲名師
破雄縣懷來遣長興侯耿炳文帥兵禦之相繼敗
績　上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之常事今天下
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
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矣　詔以李景隆
爲征虜大將軍率諸將兵凡百萬以往景隆自負
文武才子澄亦薦之　上寵信特深甫行餞之江
滸賜犀玉帶諸將各一賞賚無筭子澄授以方畧
景隆依違而已子澄始甚憂之未幾景隆累戰皆
大敗棄其師遁　召還又赦不誅子澄痛哭諫曰
景隆出師無紀度意在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
謝宗社慰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　朝且哭且
數其罪請誅之皆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繼踵敗衂
顧成等皆降子澄拊膺號泣曰大事去矣誤薦景

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乃賦一詩以志痛曰仗
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眞兒
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
見齊桓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聞者
哀之北師日迫廷議謫子澄及齊泰於遠方且密
使募兵而以竄齊黃使告燕
文皇曰此緩我也請悉召平安吳傑盛庸師還即已
上爲遣少卿薛嵓請罷兵
文皇又不許兵抵江于蘇州知府姚善言屏子澄以

怏敵人爲失計始急召子澄還未至濵王與李景
隆已開門迎謁
壬卽位子澄逮至責問不服族誅姻黨戍邊者四
百餘人同時被戮諸臣俱號齊黃奸黨榜諭天下
一子走易姓爲田遇赦復姓家湖廣咸寧正德辛
巳進士黃表其後也袁州祀子澄鄉賢祠
按詹氏小辨所紀黃公墓誌事甚奇葢公死其
子爲里正者潛收骸骨夜遁藏焦山數年後獲
還崑山葬馬鞍山至今其孫黃熊與蔣乾等同

以上塚酒醉相遇爭塚地訟縣還舊山登癸怨
有聲地中如雷化青氣一道上冲從西北去又
裂出一潭見有石誌乃洪熙元年御史劉璉撰
題曰大明死節太常黃公墓誌銘此萬曆四年
也屬是時　上方卽位有　詔下訪建文死事
忠臣而塚適以告訐於是郡縣申報驗實上其
事　旨下封表其墓立祠宇恤其裔一人主祠
尋命建祠於分宜移其裔一人往主之斯則英
爽弗磨發與時會洵有天焉豈徒然哉至云登

進士第一唱名時五色雲見　太祖見其稚重
光彩問幾歲曰三十有四問何年不能對乃更
置第三又云凡公建白皆不能用於是奉　審
詔率夫人許氏及四子珪玉潤澤縣洞庭微服
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善乃印造黃冊
編公子補籍崑山珪爲道士更名玄微守公譜
籍玉爲里正更名彥修守公室家約善同死國
事時歲壬午江西族人羅繼祖强購公益急太
倉武士湯華縛公詣南京　上將釋用之屢拒

不屈稱殿下左右呵之曰臣知殿下以兵力取
富貴不知殿下卽寶位若欲用臣是不欲以綱
常治天下乎　上解顏曰聞卿博學善書不比
方孝孺執迷見短朕將悉赦若罪公曰經史乘
翰治世所用亂世將安用耶况富貴瞬息何足
重輕殿下向來悖謬不可爲訓恐子孫有效尤
而起無足怪者　上變色曰此天命有在闆汝
欲借兵以勝我果有之乎曰　皇祖起義兵定
天下生殿下勇力冠世托東北大藩永衛　王

室北狄胡塵不能往靖而反内噬若臣引夷内
攻與殿下逆謀何異　上曰此細人言不足信
朕亦不以此罪汝今以魏徵趙普不足學則迂
愚矣命引江西所錄族人從子文福富遠輩六
十五人妻族外親三百八十人齊至哀號大慟
上謂曰朕知汝必不爲我用當認何罪責書於紙
曰湜本爲　先帝文臣不職諫削藩權不早以
成此兇殘後嗣愼不足法　上命截其手曰汝
雖不入島夷足迹已至海上復命截其足族人

無大小出江西者皆斬之獨彥修爲崑山音語
克解送役收骸骨從江中夜歸藏焦山數年會
漢王高煦謀危宗社　上乃追思公言削漢護
衛徙居樂安州謂侍臣曰卿等謀國勿以黃子
澄臨刑語爲諱今朕甚悔之於是路防稍弛可
行欲葬江陰君山黄歇墓側守墓者不容歷常
熟皆不可至洪熙元年七月十二日葬馬鞍山
陽凡皆諸傳所未及載也爲附而傳之

少卿盧原質

盧原質字希魯初名質浙江寧海人世家桑洲爲
巨族父中以善稱母方孝孺姑也原質於孝孺爲
外兄而問學得之方門爲多洪武戊辰舉進士第
二人孝孺賀之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
得秀才好與青蘿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居士
謂宋濂也授翰林編修越二年庚午聞父喪　詔
賜驛舟楮幣遣歸又四年乙亥陞太常寺少卿建
文中多所建明靖難後　召見不屈死之弟原朴

論死族其家

少卿廖昇

廖昇湖廣襄陽人未詳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葦友善洪武二十九年繇左軍都督府斷事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勅修

高廟實録學士董倫王景彰爲總裁昇及侍讀高遜志副之昇博雅有才朗達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撫實聞茹常等自龍潭敗還遂慟哭與家人訣自經死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艮顏伯瑋等皆不順天命故死建文計其存心與

叛逆等並宜追戮以儆奸朋

上詔勿問

少卿兼翰林院學士高遜志

高遜志字士敏號嗇菴其先徐州蕭縣人元末因父德爲浙東宣慰都事遂僑寓嘉興幼好學嗜文辭一時文章家如宣城貢師泰鄱陽周伯琦遂昌鄭元祐遜志皆師事之故其爲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以薦爲鄮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爲翰林院編修轉秦府紀善累遷侍讀學士未幾引退又 召爲試吏部侍郎以事去官謫居朐山建文時起爲太常寺少卿兼學士與董

倫同爲會試考官得吉水王艮常熟黃鉞莆田陳繼之廬陵胡廣崇仁吳溥建安楊子榮新淦金幼孜石首楊溥武進胡濙太康顧佐時稱知人靖難後不知所之

按遜志一作巽志而革除遺事及吾學編皆云四年靖難師起存歿無考殆晦迹終身挺節不汚於時耶乃趙司空志云卒謚文忠不知何據沈志古蹟復有高文忠墓在嘉興縣東溪家橋北豈卒於革除間歟若靖難後必不得文忠之謚矣

國子監

博士黃彥清

黃彥清不知何許人建文末爲國子博士靖難後以彥清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君論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後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金蘭後官至知縣南京故老言建文己卯庚辰間法綱踈濶道不拾遺有得鈔於街衢者輒拂其塵土置於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樸實尚義者多靖難兵入京之夕

即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縋城遁去詰朝御史以聞

文皇不問已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傭販自活禪寂自居如所謂雪菴和尚等者其志益可悲云或曰

彥清本大臣出外巡訪

文皇詔至拒不受欲圖興復下皆效命顧兵力不足死之或曰玉誠爲黃

欽天監

監副劉伯完

劉伯完不知何許人洪武時重天官之學稍通曆象占步風角者咸得衣食於官凡有征討必選通知天文者從行伯完精於占候又諳回回曆法起疇人歷官欽天監副靖難兵南下在歷城侯軍中從何福戰靈璧敗績被獲釋還竟亡去莫知所終

宗人府

經歷宋徽 一作徵

宋徽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爲宗人府經歷上疏請削罪廢宗藩屬籍諸王聞之皆恨徽徽又嘗與謝昇牛景元盧振數言耿李諸將失律懷二心靖難後縛至不屈死併殺其妻子

遜國忠紀卷之七

華陽周鑣仲馭編次

布政司

參政鄭居貞

鄭居貞徽州人父潛有文名 國初歷仕潞州同知居貞豐頰美髭髯始從父官閩中因從尚書貢師泰遊洪武中舉明經授華昌通判陞禮部郎中見重於時二十三年進河南參政永樂初坐方黨論死善詩文有閩南集關隴行藁歸來藁隨藁檜庭藁子孫留居福州之瓜山遂爲閩人初孝孺之教授漢中也居貞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采徘徊千仞翔餘音散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鏘環珮天門何嵳峩羣仙久相待晨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涼匪遙啄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孝孺亦贈之文詔其參政河南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爲憾云

參政陳周

陳周常州無錫人建文中第進士官至其省參政
其先世與吳僧道衍善衍幸用於
文皇帝因薦辟之周乃逃隱錫山終其身

按察司

按察使李文敏

李文敏山西蔚州人監生爲監察御史陞四川按
察使永樂間以奸黨論死

按察使黃直

黃直常州人累官至侍中尋遷爲按察使京師陷遁去往來夔慶間避姓名爲人補鍋所謂川中老鍋匠是也題詩娥眉亭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後死南中

世傳川中老鍋匠久逸姓名致身錄廼云王之臣家世補鍋故號老補鍋而袝滕錄所著復如此何弗符也補鍋傳今仍別載蓋兩存以志疑云

副使程本立

程本立字原道系出伊川上世徙杭再徙崇德析桐鄉父德剛通書史法律負才氣不仕元將路成兵過皂林暴掠德剛爲陳利害成稱善戢其部衆欲奏官之以疾辭去本立少有大志讀書不務章句與海鹽沈壽康善壽康喪父母塟祭以禮敦行誼南臺論薦與官力辭不就鄉人稱爲孝隱先生嘗謂本立曰世之學者爭務科舉以經學爲名而無實吾所不取子之質近厚年且富當志於聖學本立由是篤志爲已聞金華朱彥修兄弟得考亭正傳於白雲許謙往就學焉寓金華最久造詣日深洪武丙辰舉明經秀才擢秦府引禮舍人時同秦晉燕府官寮　召見奉天門賜楮幣鞍馬在任五月以母艱去庚申服除補周府禮官從王之國大梁丁卯從王入覲以府事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以一僕從之任時所部內附未久煽動爲憂本立單騎深入夷巢開諭以順逆利害諸酋落咸感悅歸順已而餘孽尚驕西

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紞聞本立賢皆禮重之委以統領守禦部內饑卽便宜振卹曰吾爲王官禦邊圉豈可以文法自誘坐令夷人生患假令死卽死吾一身耳救則救此一方民也遂不避艱險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繇是軍民安業本立之功爲多壬申英卒本立爲文祭英英宗人重本立請撰碑志述英功德戊寅奏討京師學士董倫應天府尹向寶交章薦其文學治行宜留中朝徵入翰林充纂修官修

太祖實錄尋陞署左僉都御史本立作御史箴以自勵俸入之外不通餽謁辛巳以誤失陪祀當謫特留史館供職如故明年實錄完出爲江西副使未行北師已渡江本立知事不競悲憤自縊死壬午六月十三日也後三日

文皇卽位詔追奪本立恩典家無遺貲時稱爲清御史所著有巽隱集若干卷郡人吳昂官福建僉事刻布之邑人祀本立於鄉賢祠

僉事湯宗

湯宗未詳何許人爲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寄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靖難後　召瑛還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尤甚捕至宗死之

僉事林嘉猷

林嘉猷名昇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族姻無敢顧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別入高其誼後與邑人鄭公智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時學於方氏之門者踵接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爲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末以儒士較文四川蜀獻王聞其賢與公智俱召至成都薦爲府僚賜名昭艮顯建文初辟修

高廟實錄入史館爲編修遷陝西僉事嘗被召入燕邸得其隱知二郡王素傾世子以告孝孺孝孺言之 建文君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詰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黃儼因間世子計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靖難後坐方黨逮至京大慟謂僚友曰大丈夫見義勇爲遂死之

僉事胡子義

胡子義一名志遠刑部侍郎子昭弟也薦辟爲威遠訓導歷蜀府典寶山東僉事聞兄子昭死避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爲僧子義以親遺體辭有子二人生數歲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於難竟棄去莫知所終

遜國忠紀卷之八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府

徽州知府陳彥回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洪武間歷任州縣後以非辜陷重辟彥回與弟彥囦（一作國）俱捕遣一戍雲南一戍遼東彥回未入滇大父與母及子俱道死比至蜀惟祖母郭僅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彥回縱之去顧貧不能歸閩邑人黃積良知定遠縣往依之因變姓名曰黃禮積良罷依閩

中縣丞于仲和後閩中教諭嚴德政知其才以明經薦爲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侍殿陛承顧問者四十日

上悅之擢平江知縣閱十三月

高廟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康薦其文學廉幹

建文君召見西角門遂陞徽州知府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以循良蒙上賞會丁祖母郭氏憂徽父老走京乞留是時彥回尚蒙黃姓居恒以亡命冒宗爲愧屢欲陳首輒自籌曰祖母年高萬一蹉跌托之何所於是自號訥齋隱忍二十餘年至是衰絰赴　闕疏其故乞正名籍有旨釋彥囦遼東戍仍從徽民前請留郡治事彥回又乞竟服不允而許襄事供職彥回乃葬郭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視事時走墓下哭甚哀徽人名其山爲太守山靖難師起彥回奉命募義勇至京師適彥囦至自遼東邂逅旅邸悲喜交集郡士曹從善往賀彥回謂之曰予荷　朝廷再造之恩此生不足報萬

一予固有以處之矣到郡當遣吾弟歸治家事予身許國他弗卹也子其爲我述一詞以道吾家顛末仍爲索筆書務本二字以遺之俾知孝弟爲修身克家之道曹唯唯固知彥回之必徇身矣未幾復蒞郡會北軍渡江彥回糾義勇赴援內難已靖擒械至京不屈棄市籍其家

蘇州知府姚善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初姓李後復今姓家居魚寨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爲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工詩與會稽唐之淳相唱和洪武中由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

太祖以吳承元俗偕靡違式繩以重法囂訟者更持短長訟蜂起難治善洞曉政體諳悉人情弛張寬猛各協時宜數造請郡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休

戚俗尚淳漓稍因俗救正吏民回嚮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者王賓獨居陋巷善躬往候見舍車步入叩門賓問爲誰對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望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耶有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會俞貞木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米于貞木誤致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

取予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喜訝欲往候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胥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坐上坐延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事有急於此者善益竦然請問之芹但出一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則皆戰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時靖難兵已南徇善于是密結鎭常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薦芹爲行軍司馬善尋至京師畫策防禦又從

大將軍北行旋還京　建文君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黄於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略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狽急須召之詢其名曰今人才孰有過於黄大卿者乃召還二人未及至金川門失守矣是時善奉　詔還兼督蘇松嘉常鎭五郡兵勤王未及戰

文皇即位索子澄甚急子澄走蘇約善共航海舉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

下許千戶等縛見
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聚兵抗我耶善厲聲曰
臣各爲其主耳若言何謬耶遂磔之時年四十三
子節發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見坐配保兒習匠
正德中巡撫秦金祀之鄉賢祠

衛輝知府孫鎮
孫鎮廬州合肥人洪武中中制科除戶部主事時
以課程事罪本部官鎮諫不宜連坐謫戍雲南尋
復其官擢衛輝知府靖難兵至抗節不附謫戍山
海二十餘年宣德初薦起爲上饒縣丞不受自號
沖玄子

寧波知府王璡

王璡字器之山東日照人學通經史尤長于春秋洪武初任教授以累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淸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政教兼舉其自奉甚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尤痛繩武人之不法者故軍衛甚銜之建文末北師乘勝日迫江上璡造船取海道勤王爲軍衛吏縛送京師文皇問曰造船何爲璡徐對曰將由海道趨瓜州截來路耳

文皇亦不怒釋之放還田里

徽州知府黃希范

黃希范不知何許人代陳彥回爲徽州知府政令嚴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起大修武備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後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共議條上防禦策捕至不屈死籍其家

袁州知府楊任

楊任浙江嘉興人初生有胡僧過之聞啼聲嘆曰此兒異日必顯終不免於刑耳任性孝嗜學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府黃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守袁政多宜民北師起任引疾歸壬午子澄出徵兵往約蘇州知府姚善航海善不可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以圖大舉事泄俱被擒至京磔于市任子禮坐死籍產夷族親戚坐累者百餘家

知府葉惠仲

葉惠仲名見恭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兄刑部主事見泰字夷仲雅為方孝孺所知與惠仲並有文名稱二葉惠仲初任廣武衛知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高廟實錄二年同考禮部陞某府知府永樂元年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為逆論死籍其家時年六十四

常州府同知石允常

石允常字恒德浙江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分巡其道微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允常廉知其女為閹宦逼奸而死受其訴聞於　朝捕宦抵大辟尋宦銜之巧構允常左遷常州府同知俄北師起允常棄官歸

文皇即位追論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洵懼服罪人止贖米五十石命於原官加一秩仍用之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肯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躬擐甲冑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南畿感愴病卒于舟中遺文曰遇安集

松江府同知周繼瑜

周繼瑜江西撫州人建文中為松江同知壬午北軍迫京師勤王命下瑜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靖難之兵乖恩違義極肆指斥京師陷械至京磔于市并族其家

夔州府通判王禎

王禎江西吉水人父省爲濟陽縣學教諭北師壓境爲遊騎所執從容引譬辭義慷慨乃釋之歸召諸生集明倫堂頭觸堂柱而死訃聞禎爲夔州通判亦死於義

州

東平州吏目鄭華

鄭華字思孝浙江臨海人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中詿誤謫東平州吏目或曰判官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妥獨不能爲君乎華乃稱疾尋醫携家托其友無錫丞趙次進馳還東平時州長貳以靖難兵且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死守憂勞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比將朱能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請援山東又不至乃力疾戰不屈死之時年甫三十台州祀華於八忠祠

遜國忠紀卷之九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縣

沛縣知縣顏伯瑋 附子有爲

顏伯瑋名瓌以字行江西廬陵人唐魯公眞卿之後聰敏介直能文章洪武末舉賢良除知徐州沛縣靖難兵起所過郡縣皆附伯瑋聞之獨以死誓時李景隆統兵往禦駐德州伯瑋率淮北數縣民夫餽運措畫有方未嘗缺乏而民不告勞辛巳六

月北兵掠濟寧游兵過沛沛人震懼伯瑋設法撫徠之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壘備禦伯瑋躬自教閱時加激厲皆爲精兵尋調二千人益德州兵壬午正月北兵駐沙河亡令二日轉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戶邵彥莊間行至徐告急都督援兵不至度不能支預令其弟珏子有爲還曰汝歸白大人吾不能盡子職矣因題詩御史行臺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不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　聖明是月二十六日夜二鼓靖難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向慟哭拜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其子有爲不忍去復還見父死遂自刎以從珏脫走濟寧逾月還沛諭邑人知縣丞胡先巳收葬伯瑋父子於沛南關外乃至徐告伯瑋友人晏璧璧與伯瑋同館於徐因爲伯瑋傳其事言伯瑋善事父母友兄弟睦族姻鄉黨稱其六行無異詞以故守令知而薦之

及令沛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牀共食談論慷慨練達機宜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伯瑋寄百里之命視死如歸賢於人遠矣正統中御史彭勗至沛問伯瑋葬處令有司起墳立祠祀之

樂平知縣張彥方

張彥方江西龍泉人建文初繇給事中以便養告改樂平知縣靖難兵起勤王詔下彥方搴旗糾義起兵一邑響應有武弁沮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靖難游兵執至樂平梟首暴屍譙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玉無一蠅玷集人謂忠義所感父老竊葬縣治之清白堂後

蕭縣知縣鄭恕

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治尚書能賦詩工字畫好古博雅家甚貧釜魚甑塵一毫不妄取蕭然斗室日與學徒數十人講論經理高風勁節一時傾嚮之寧波知府聘爲昌國訓導尋陞知蕭縣甚得民心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恕不屈死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遷姪温汲謫北平種田或曰恕嘗有平幽燕疏歸起義兵時無應者遂往就戮蓋事定加刑也台州祀恕八忠祠邑祠祀恕及其二女

獻縣知縣向朴

向朴字遵博浙江慈谿人宋文簡公敏中十四世孫父壽宗慈湖之學學者稱爲樂齋先生朴得其傳行務實踐力學養親洪武二十五年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人才以朴應詔陛見

帝問居家何爲對曰種田其容秀而文

上心知其非耒耜中人也因詢大麥何以四節對曰以其占四時耳授獻縣令單車就道不携妻子時兵燹餘爲闔荆榛春瓦礫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

流移漸復業靖難師起獻當兵衝無城郭朴集民兵激以勇奮與北將譚淵迎戰衆寡不敵被執懷印死年四十三獻民哀之拾遺骸葬道左後陳瑛爲都御史瑛獻人也懷怨死事諸臣最深請究治不已有楊姓者父子懼發掘貧夜負骨潛葬邑北十里永樂初王中秘尹實北上詢得葬所夜夢朴服血污葛衣共談往事起秉燭爲文秉星月往哭之洧川令韓彥起匿其二子於任司諫顧道輯其遺事書於寶峯菴佛座三人者皆義士也二子道淳道徵道淳被徵稱痼疾不赴有王偉元攀栢慈號之風嘉靖間朴祀本縣鄉賢祠隆慶五年又祀獻縣名宦祠萬曆初奉

詔撫按建祠本縣北門外王尹實韓彥復顧道附祀別室獻民楊氏殿食焉

沛縣主簿唐子清

唐子清沛縣主簿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知縣顏伯瑋守沛專調兵食一切邏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曰吾願從顏令於地下死之

沛縣典史黃謙

黃謙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爲沛典史果敢能戢下知縣顏伯瑋禮遇之益劾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招降謙感顏知巳願同死死之

永淸縣攝縣事典史周縉

周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洪武中貢入太學初授永淸典史居官廉謹攝令事捕蝗弭盜靖難兵起一時守令多迎降永淸地尤近燕縉極力爲拒守計顧其民寡弱爭先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焉道聞母喪還家以禮葬畢卽出糾義旅勤王戰艦戎器畧具則聞南師㸑而天命去矣縉乃走匿民間已而蹤跡漸露有司卽其家捕獲械送京師縉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朝廷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屏迹田園年八十終吳文定寬爲縉傳有曰以愧世之爲丁公而倖免者是時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

皇上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寘法典俱逮戍縉其一也寧等不可攷矣

儒學官

漳州教授陳思賢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質直好義洪武末爲漳州教授以忠孝行誼勗諸士多所成就文皇靖難詔至思賢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等六人卽明倫堂爲舊君位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死之六生咸以身殉或曰死於道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鋭立祠祀之

青州敎諭劉固 附弟國子起

劉固字永貞陝西眞寧人以儒士授山東青州敎諭建文元年固以母老乞歸許之耿清爲都御史以書招固盍以眞寧地接代境當是時五藩煽亂故也無何靖難兵起固乃移家江右意近京師耳耿清姊適固弟國因與國來京師依耿壬午六月燕王師迫金川門國勸固出城固曰母老甥幼一也况固曾受　朝廷厚恩惟有待死而巳國語塞然逆知禍必及巳乃潛寄甥於王氏十六日城陷

固闔門几坐又恐驚老母耿公清懷匕事覺被誅罪連姻婭固與弟國妻母同日受刑於聚寶門外固一子起年十五有勇力一怒縛斷奪刑人刀連殺十餘人事聞　詔凌遲固年三十六國年三十四

按劉公姓氏久逸不傳近乃見之拊膝錄而幽忠紀所載乩仙事尤奇云先是大理徐公署有神降於箕公詢其名曰劉姓諱固字永貞詢其世曰建文時人箕停有間若欲秘其事者曰先生其死難乎曰然不幸罹景清之禍[illegible]之際世所未有景清者耿清也譌爲景又曰一門都收戮獨有外甥存楊僅離孃孔言之聲亦吞余在南門能仁寺臨刑詢其齒爵官山東教諭年三十八歲其里曰往事不必道尋以扇乞書即就詩曰且酌樽前酒黃花向坐開不須談往事致使野猿哀曰先生得無仙乎曰財入童初宮此崇禎二年巳巳秋也嗟乎世傳顔魯公死而後猶有遇之於羅浮山者矣遺書逹其家則共驚以爲太史親筆豈誣也哉夫生而忠義歿而

仙靈固其所耳又何疑於劉公爲余猶及見箕憑箕書蹟遒雅瘦妙所謂蠶頭馬尾之勢是眞得仙者抑信然耶

濟陽教諭王省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
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
文學徵
太祖親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
浮梁教諭丁艱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
兵至省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省
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
爲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遂大
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後有司立祠學官祀
之

德化教諭豐寅初

豐寅初字復初鄞縣人洪武中爲國子監司業抗
疏諫燈謫德化縣教諭建文壬午棄官躬耕年百
有五歲子慶給事中孫熙狀元

開封訓導林大同

林大同字逢吉其先長樂人曾祖以下皆官常熟因家焉大同幼孤苦力學六經子史手自抄讀不問寒暑洪武中爲開封訓導以病歸永樂中再遣人取召卒以疾辭所著易經奥義幷文藁若干卷

遜國忠紀卷之十

華陽周鑣仲馭編次

諸王府

燕府長史葛誠

葛誠未詳何許人以進士爲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

文皇使誠入奏事覘 朝廷所爲 建文君密問燕府事誠具以實告 建文君乃遣誠還燕使爲內應師將起誠切諫不聽及 詔讓燕

文皇稱病盛夏擁火猶自謂寒甚張昺等入問疾誠密言王無恙以不得 上心故宜爲備誠又密疏以聞會燕人奏事京師執下獄得燕謀蹤跡卽發符逮燕府官校又令昺等發兵內應盡簿錄府中人

文皇大恨殺誠夷其族

寧府長史石撰

石撰山西平定州人洪武中為寧府長史靖難師至所過郡縣皆下撰在大寧獨欲為守備計及北師拔大寧執撰終不屈遂支解

按平定州志載撰洪武中為寧府左長史　太宗靖内難諸郡縣皆下江西城獨為守備　上怒攻拔之得撰不為屈遂支解而死此恐失實計寧始封乃今之大寧與　太宗同起兵渡江因不之國江西之封乃在永樂中安得撰守備

江西耶當是約兵之日在大寧盡節不屈察之江西忠節錄辨之審矣

遼府長史程通

程通字彥亨徽州績溪人祖平業儒洪武初以盟法坐繫御史廉其非辠踰㫄引他人可免平起對曰某不幸為人所誣而又誣人欺天矣寧以身待罪御史嗟異竟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以誠負遺骸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乃買地葬之通少有至性嗜學執禮洪武乙丑通以縣學生應貢入太學明年以父以誠死嶺南免歸徒步扶櫬還葬廬墓哀毀至妻子不能識戊辰復上太

學時平戍延安年已大耋通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祖孫更相為命願代其役辭極哀懇

高皇憐之而持其章不下陰召平至并召通東西立

高皇指平顧通曰汝識此人否于是祖孫相持而流哽咽不能仰視

高皇嗟嘆良久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通舉應天府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于廷獨通對稱　旨置第一除遼府紀善辛

未從王閱武臨淸壬申從王之國遼西府王府未
建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復任未幾
高皇上賓庚辰從王渡海來朝辛巳進左長史明年
從王之國荊州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凡國事必咨
焉府中衛士紀綱者以狡佞幸于王通屢皆戒之
會
文皇舉兵靖難潛遣人至荊州通草上封事乞防禦
北兵數千言
文皇即位綱入賀留侍爲錦衣衛指揮使數被顧問
來間言通曩有封事指斥乃　詔械通至庚死獄
中家屬發戍極邊簿錄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
百卷枯皮數張績溪之程最衆幸使者仁恕不旁
及初遼王雅重通命圖其像又錄其世譜親爲贊
之後十年通異母弟彥廸以事至荊州王召見之
語及舊事曰汝欲見汝兄否彥廸頓首不知所對
王出遺像示之彥廸哭失聲并請其世譜以歸永
樂中有仇家欲訟之者適彥廸他出家人懼而焚
其像獨遺其世譜云通初讀書即勵志聖賢之學

居常恂恂如有弗逮至臨事則毅然莫能奪故所
立如此爲詩文不求異而主於理然辭氣超越專
工者反不能及有稿百餘卷悉毀於官
按弇山別集云遼王渡海至京推戴後以壬午
九月奏言遼地荒遠請徙國荊州　詔從之是
時　文皇即大位久矣乃謂　文皇舉兵靖難
遣人至荊州通草封事上之何耶又紀綱者山
東臨邑書生也而以爲遼府護衛乎似此則本
傳不能無誤矣夫通志有作於燕意誠佐遼時
有之當不於荊州也爲附記以俟知者

晉府長史龍鐔

龍鐔字德剛江西萬載人洪武十七年貢爲國子生授浙江副使以徽累降長洲知縣尋陞晉府長史靖難師起徵兵於晉鐔以大義不可靖難後詔械鐔至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曰捐生固須弗事二主烈父與兄忍慟肝脯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於我歸於一所衣色形骸歸於故土

谷府長史劉璟 附子貊

劉璟字仲璟文成公基子也沉涵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畧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甌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璟才畧

高皇喜曰璟眞伯温兒矣 召見謂曰朕欲汝相汝左右考宋紀惟閤門使立百官上以宣達爲職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以剛直聞會谷王就封

上謂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羽翼者諸大臣故忌璟

對曰閤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乃授谷府長史谷邸在宣府璟設險足兵諸胡屏息嘗至燕

文皇與璟奕璟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則讓不可讓璟不敢讓也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夜半渡盧溝河冰陷馬斃璟力跳躋岸冒雪走良鄉趾爲之裂跛行三十里璟子貊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璟翼璟上馬奔還家養疾後輿疾赴

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以俟
文皇卽位召璟稱疾不至乃以逃叛親王罪逮至京
入見偘偘不屈但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
得一箇字蓋謂簒也　詔下獄一夕辮髮自經死
法官希旨緣坐其家
上以文成故不許乃得歸葬嘉靖間提學副使萬潮
肖像配享文成祠
按陳中州譔劉璟傳謂　高帝授璟爲閤門使
金書除姦摘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令擊百官不
法者後遷谷府長史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府
事鄭莊簡公因而筆之書而王弇州則以爲此
直齊東野人語中州青田人誇大誠意伯家事
而附會之耳不意莊簡之博洽而亦舛誤至此
金書鐵簡此優人彈唱宋八大王事也　高帝
豈以鐵簡賜閤門使乃至谷府長史一小府佐
豈有提調六府之理肅府在甘肅慶府在寧夏
秦王在西安韓王在平涼未就國安能遥制洪
武間趙王杞甫封卽逝時無趙府趙府　文皇

第三子也余挹是言益核而衷於道者今爲次
其傳之謬不存壹循忠節錄所正云

秦府長史鄒朴

鄒朴字爾愚江西吉安永豐人建文初以儒官仕周府直言極諫沮其邪謀王不聽嚴刑禁錮甚密王逆謀覺大臣以朴諫疏聞 建文君嘉其忠義召至京具言始末特陞監察御史尋陞秦府長史歸省聞鄒瑾死憤激不食卒時人謂瑾朴爲永豐連璧云

衡府紀善翰林纂修官周是修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元季兵亂奉母避難苦行力學從國子學錄蕭執受詩往返十餘載學成不仕洪武末舉明經爲霍丘訓導入見
上問是修問汝年幾何對曰年四十四又問家居何爲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上喜擢周府奉祠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黒山還每承
命作賦援筆立就思如湧泉王深敬重之遷本府紀善建文初王以過行闕盡逮府吏詔獄是修以

嘗諫諍得免改衡府紀善衡王者 建文君弟也當是時尚未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翰林好爲建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北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北兵渡江宮中自焚是修留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爲贊繫衣帶上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遂自縊於尊經閣年四十九是修外和內剛志操卓犖非其義一毫不苟得也嘗曰忠臣不爲得失計故言無不直貞女不爲死生累故行無不

果乃輯今昔全貞死節聞見所及史籍所遺者爲觀感錄其學自經史百氏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雅好吟哦每朝輒伸紙濡毫作嗚嗚聲文成必先理致未嘗構思而雍容雅贍詞氣條達所著有詩小序詩譜集義三卷論孟類篇二卷廣衍太極圖一卷綱常懿範十二卷遜言四卷家訓十二卷別有芻蕘集進思集十餘卷初是修與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約同死義後是修首至胡門見其方令家人飼豬乃亟退獨身殉之竟無一如約者既死陳瑛言其不順天命請加追戮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後楊士奇爲作傳語其子轅曰當時我亦同死誰爲爾父作傳聞者以爲笑萬曆中修撰焦竑言于督學御史饒位卿是修死所立祠祀之

燕府伴讀俞逢辰

俞逢辰字彥章寧國宣城人爲燕府伴讀靖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示子自分必死及起兵逢辰泣諫死之

參軍斷事

高巍

高巍山西遼州人母蕭老而痼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貢入太學十七年舉孝行　詔旌其門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上䟽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高廟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　上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以歷代役建文初上䟽陳情乞放歸里許之既而遼州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借漢爲喻畧曰昔漢高帝提三尺劍滅亡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雖曰遼遠然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痼疾賈誼所謂股大於腰指幾於股者也賴文帝寬厚含忍容之尚不免尺布斗粟之謡景帝之寬厚既已弗類孝文又輔而晁錯之深刻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向非命將得人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

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法三代之公封建諸王必先形勢關陝百二山河昔人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民悍勇西鄰吐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産良馬其民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眞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境所謂參圡之野坦平肥沃其北雖曰沙漠不毛然其地廣畜馬羊其人衣皮食肉馳射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而興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在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之屬以次星列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府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隳紀綱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　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眞裁制諸侯之長策也今亦盍師其意勿行晁錯削奪之策而效主父偃推恩之令命秦

晋燕蜀㐫庶子弟分王于齊兗吳楚湘潭齊兗吳
楚湘潭分王於秦晋燕蜀其餘皆然則藩王之權
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
使人饋問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
淮南濟北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不改者合親
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
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上覽察
焉　建文君奇其才會靖難兵起命從李景隆出
師叅贊軍務魏復請使燕曉以禍福感以親親之

誼令其休兵歸藩以代　朝廷數十萬之師遂遣
往魏自稱國朝處士臣某再拜上書燕國大王殿
下魏聞世之所謂大丈夫者以其爲國家排難解
紛上足安宗社下足安黎庶而無一毫徼利于譽
之心焉爾魏樗櫟之材遨遊山野經史自娯內有
飽煖之樂外無擾奪之虞沐浴　皇朝之恩厚且
深矣魏雖無丈夫之才而有丈夫之志慕魯仲連
之爲人喜與人排難解紛附名世而不朽也頃我
太祖上賓令　天子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

莫不感悅不意大王與　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
禦六師不知其出何名今在朝諸臣文者智籌武
者勇奮執言仗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魏不
忍兵連禍稔挺身開說以爲逞纖芥之積忿而覆
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爲哉魏有一策解隙以和
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
愈厚乃天下萬世之幸也魏所以置死度外來見
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葢夙許
太祖以殞首結草之報豈它有求哉昔周公遭流言

居東土以俟成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甲兵釋骨
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寧不比隆於周公
乎慮不及此使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
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鼂錯爲名家
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旦奸雄豪傑鳩集亡頼
因時乘隙率衆突起而横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
罪
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莫
定雖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

出區區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
王將士殆亦疲矣況　朝廷以天下無限之師大
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
過三十萬大王與今　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
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可保終身困追而
死於殿下乎魏每念大王帝室䖏近之親何至如
此未嘗不洒泣流涕也若大王信魏言上表謝罪
按甲休兵　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捨千乘之尊

捐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衆爲僥倖不
可成之悖事魏不知孰優也況大喪未終毒典師
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徑庭乎雖
大王有清夷　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
議幸而事成固中大王之計萬世公論以大王爲
何如倘有蹉跌於斯時也追復懷款之恐其可得
歟願大王熟思而審處焉不報魏又上書援周公
引詩書反復數千言末云大王論親䖏長論行䖏
賢我朝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謗亦如周公有碩膚

之遜無驕悖之形內輔　朝廷外屏夷狄則周公
不得專美於前矣惟我
高皇聖同文王
高后慈同后妃今大王才美同周公輔我天子守成
同成王我朝基業同周室豈不盛哉魏白髮書生
蜉蝣微命生死不懼久蒙
太祖敎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孝行魏竊自
負旣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魏至願也如果
賜死獲見
太祖在天之靈魏亦有以藉口矣復不報已南軍大

敗魏從景隆收潰卒退保德州尋復集衆戰白溝
河大敗魏於是南奔道遇鐵鉉於臨邑相持慟哭
共矢効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北兵魏賦志喜有
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巳之鐵
相更從英華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赳赳盛統兵之
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謏大叅宋公之周旋掠陣張
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
論議斯文王肯搆之勉旃衆賓羣策屈力保全盛

統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考矣京城破魏縉死驛舍

行軍斷事

錢芹

錢芹字繼忠吳人少好奇節元末以策干諸將不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中山王出北平絕漠而還未幾解職家居二十餘年甘貧樂道姚太守善虛心求見芹授一冊竟不交一言而退冊中言勤王事不知其詳也 建文君求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善薦芹吉安知府薦蕭用道用道授靖江府長史芹爲戶部司務留中議事尋署

行軍斷事從大將軍諮議軍事會遣芹入奏憂憤道卒將死猶條兵事緩急上執政年七十二賜棺歛歸葬黃山善後竟勤王

遜國忠紀卷之十一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公

太子太傅魏國公徐輝祖

徐輝祖鳳陽人中山王達長子初名允恭生而白皙秀眉豐下及長身長八尺五寸顧盼有神舉止儼雅中山王數鎮北平特留宿衛御家家衆肅然

太祖心器之命理左軍都督府月廩祿二十石已而中山王自北平還疽發薨

上命輝祖奉　手詔道迎勞俄王薨又三年爲洪武已巳始令襲爵魏國公　賜誥稱揚中山王之烈而勉輝祖忠以立志禮以守身恪盡繼承之道尋以　皇太孫允炆嫌名改今諱明年　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二十疋綾十疋俾還鳳陽　賜第以歲時入覲尋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復　賜鈔四百錠明年出陝西防邊自是歲出練山東河南卒　詔輝祖仍於太倉支歲所受祿五千石而還其田於官時故元降將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與其部衆隸燕王軍中有異志爲告者所發

上密詔王詗實而命輝祖以　詔往輝祖之姊王妃也於是悉得其實與王合筴併其黨悉捕送　闕下戮之二十九年國子學正吳啟言國子師生日夥不爲甄別高下無以懲勸

上命輝祖率禮部翰林院臣詣監試其文藝分別送吏部銓用輝祖嘗侍　懿文太子學通經史大義又從詹希元學書善大字戊寅閏五月　建文君

即位因特見信任八月兼太子太傅時建武學於京師教將臣子弟輝祖與駙馬都尉梅殷往來提督絃誦大興嘗　召對密言事益自

高廟崩諸王世子及郡王在京遺命三年喪畢遣還靖難將起兵世子及漢趙兩郡王留京師乃稱病篤以三子請朝議以　遺詔不許既而屢請　上以輝祖兄弟屬燕藩內親　召輝祖及其弟增壽議之輝祖執不可增壽獨力爲庇乃悉遣歸北師起其世子高陽王曾陰餌輝祖爲內應輝祖確

然不撓始改餌增壽輝祖日與齊泰黃子澄盧振張昺葛誠通謀議二年李景隆北伐輝祖帥師繼之白溝之敗輝祖爲殿獨全軍而還四年援山東敗北兵於齊眉山斬其驍將李斌燕人皆懼議旋師獨朱能不肯遂決意南下會京師傳言燕王已北歸乃 召還城守未幾靖難兵至江上輝祖又與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前力屈而返金川門潰輝祖仍率兵巷戰遜國後羣臣勸進輝祖獨不屈下吏令自書罪狀惟言中山開國功耳

文皇大怒勒罷尋幽繫而卒年四十或云自裁

文皇曰輝祖與齊泰輩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有大功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歿後祿輝祖長子釋迦保見 賜名欽嗣魏國公

遂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都輝祖弟增壽素通欸於北平壬午兵入金川門 建文君手刃增壽於左順門是年謚武陽忠愍侯永樂二年贈定國公輝祖子孫恩數視增壽常差薄云初高陽王待命京邸輝祖察其異常欲 上留之密奏曰臣觀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唯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既而 上不果留高煦潛行竊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卒之皆如其言萬曆初 詔錄建文死事者各以官稱廟祀之金陵而輝祖居首

侯

越巂侯俞通淵

俞通淵廬州巢縣人父廷玉開國有功官至僉事樞密院事攻取安慶沒於陣追封河間郡公通淵少隨父兄集義旅以舟師應

高皇帝渡江兄通海功最位平章死於王事封虢國忠烈公通源以定中原功封南安侯通淵起家特舍人從大將軍征秦隴燕趙陞督府僉事征哈剌哈至捕魚兒海獲酋長人畜尋轉僉江西充偏將

征都勻龍場諸蠻克辰沅寶慶俘獲多封越巂侯討建昌叛賊城越巂二十六年坐累奪侯還鄉建文初召見　上壯之曰老將也授豹韜衛指揮充偏將從大將軍禦靖難兵號敢戰白溝河之役諸將兵大敗通淵死之　朝廷悼卹賜塋聚寶山虢國公墓旁以神策衛老軍劉海等守焉命子靖嗣官尋卒幼子端優給錦衣亦卒靖難後家人懼禍不敢言襲替事建文末諸將校往往失世官也

大將軍長興侯耿炳文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至正壬辰江淮雲擾所在盜賊充斥君用彷徨無所歸謂炳文曰吾父子與其伏山林歛手就戮曷若求豪傑而往輔之乃從是歲八月謁

高皇於濠城一見被知遇授君用管軍百戶甲午四月領軍隨

上取滁州六月取城口張營寨取嘉山繆把頭寨七月克滁城守禦撥管軍千戶乙未閏正月從

上取和州守禦授明威將軍管軍總管三月濠舊帥孫德崖乏糧就食於和因與郭子興有隙甫至即他往

上送之孫德崖軍多蓄異志

上大驚疑炳文翼衛甚至竟保無他六月朔從

上渡江風順舟駛頃刻扳采石乘勝徑取太平守禦時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結砦采石衆數萬陳也先子兆先合淮兵二十萬屯營方山水陸相望丙申二月從克采石寨獲兵萬餘三月一日破兆

先陸寨降其衆十日取金陵守禦聚寶門父子相
從領軍十七日同父隨徐達取鎮江守禦四月君
用奉命統兵援常之宜興是地與張士誠界勢所
必爭各柵木自營盡死以守君用賈勇騰柵而上
創甚巨猶力戰不休竟死炳文襲父職仍領其軍
六月取廣德丁酉二月取長興張士誠將趙打虎
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遂
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僉士誠守將李福安答
失蠻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千人降有儒士

溫祥卿者避亂挈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留贊軍
事用其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爲守禦計三月改
長興州爲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炳文爲總
兵都元帥守之五月士誠遣其左丞潘原明元帥
嚴再興來寇屯上新橋炳文擊敗之生擒數百人
斬首甚衆原明等遁去踰四年辛丑十月士誠復
遣司法李伯昇率衆十餘萬水陸並進寇城下城
中兵僅七千敵勢甚盛
上命帳前都先鋒陳德等率建康兵元帥華高等率

宜興兵萬戶費聚等率廣德安吉兵往援之比至
寇兵夜劫營諸軍皆潰炳文嬰城固守明日遣左
副元帥劉成出西門迎擊敗之擒其將宋元帥等
成追至東門敵軍下瞰城中運土石塡壕隍放火
船燒水關攻城益急炳文於城中晝夜相持凡月
餘旣而援兵至伯昇棄營遁追斬五千餘人甲辰
九月改永興翼元帥府爲永興衛親軍指揮使司
以炳文爲指揮使十月士誠丞相張士信以兵來
侵炳文破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信憤怒復益兵

圍城炳文復與指揮同知費聚出戰敗之自是士
誠奪氣不復敢圖長興矣炳文守長興凡十年孤
城血戰卒以無虞其功最大丙午八月
上命伐張士誠先取湖州調炳文往十一月湖州平
進圍蘇州諸將分門而軍炳文軍城東北四面困
以長圍又架木塔築層樓置弓弩火器於上復設
巨砲以擊之城中震恐敵兵屢出挑戰屢衂而入
吳元年九月城破士誠就擒論功賜采段表裏陞
大都督府僉事冬從征中原克山東沂益諸州郡

明年
上卽位改元洪武進功臣秩授鎭國上將軍兼右率府副使三月克汴梁四月克河南府五月召回扈從車駕北巡七月還京師九月同常遇春克大同十月克懷慶澤潞二州十一月大同守禦十二月抜平陽克太原二年二月以其軍從大將軍達征陝西時兩軍夾武功東川而陣思齊在其東思道壘其西日數挑戰蓐食以俟衣甲不少解如是者數月思齊輩力不支相與遁去達旣得其地卽以炳文守之嚴號令練軍伍築涇陽縣洪渠堰又渠十萬三千餘丈民皆利焉是年冬大賞守禦功有白金文幣之賜三年正月開設秦王府授府左相直言正色多所匡正六月開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命以左相兼行省右丞階資善大夫尋開行大都督府命署都督僉事十一月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封長興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仍賜文綺及帛四十疋五年以後皆鎭陝西十

三年十二月故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
上命炳文領軍輔大將軍達討之賜鈔百錠遣行四月至塞外大破虜於北黃河俘獲人馬數多悉送達所十五年七月　詔遣巡視陝西城池督軍屯田十二月炳文計訓練陝西二十二衛校卒凡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四人得驍勇騎士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四十六年雲南平命往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班師兼視城堡郵傳籍軍數屯糧十九年從征雲南二十年討曲靖普安諸蠻寇平之二十一年同定遠侯北征獲故元餘孽及後宮妃后於捕魚兒海
上賜緡鏹五萬錠與造第鳳陽鈔二千錠葺先塋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鈔一千錠文段表裏三十疋復推榮其三世父君用贈榮祿大夫同知都督府事封長興侯二十五年陝之兩當縣妖人作亂聚兵聲討三年始克之三十年蜀盜爲亂以征西將軍往討之擒賊首高佛典俘其衆三千餘人以獻明年鎭守遼東建文改元靖難兵起命炳文佩大

將軍印自遼東率衆二十萬援眞定與北將張玉
朱能戰炳文大敗奔還滹沱河東衆尚數萬十月
復戰衆皆潰炳文死於陣年六十有五炳文老將
善戰至是亦敗歿建文始有憂色代者益非其人
竟至於亾予璿獻皆都督僉事有傳㺩散騎舍人
擢尚寶卿皆獲罪死

按開國功臣錄及革除遺事皆載長興侯耿炳
文歿於陣而吾學編則云炳文固守眞定靖難
兵攻城二日不能下而去迨建文君乃召還又

云永樂二年刑部尚書鄭賜左都御史陳瑛劾
炳文衣服器皿僭飾龍鳳玉帶僭丹鞓　上曰
炳文先朝老臣亦爲此其速改炳文大懼暴卒
何多異耶功臣錄屬定遠黃金所輯金與炳文
爲同鄉其考據必核吾學編間錄傳聞誤耳

歷城侯盛庸

盛庸不知何許人靖難兵起充參將從長興侯數
失利長興侯召還又從曹國公轉戰燕齊間互有
勝負建文二年七月鐵鉉守濟南庸夜出劫戰晝
憑城防禦盡毀北兵諸攻具捷聞即軍中陞鉉兵
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充平燕將軍總兵
官代曹國公鉉參贊軍務是年十二月靖難兵至
汶上掠濟寧庸移營東昌靖難兵隨至東昌庸背
城而陣具列火器藥弩以待燕師方恃屢勝直至

前衝庸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
文皇數重會平安兵亦合庸益銳大戰斬其將張玉
大將也燕騎往往有棄甲降者而朱能等率胡騎
奮擊我東北角於是西南漸薄
文皇易服躍馬以出燕兵爲火器所乘大敗走庸軍
復大呼誅擒斬萬餘人燕兵遂北庸趣兵追之復
擊殺無算次日再戰燕又敗步卒先走庸乘之復
殺傷無算北平震動三年三月庸兵至單家橋營
於夾河

文皇率衆至夾河庸結陣甚堅
文皇掠庸陣陣旁火車火銃強弩戟盾固匝不可動
　乃退庸出千騎追襲其後
文皇復率萬騎步兵半之薄庸陣陣終不可動
文皇命步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堅而共大將譚淵出
　兵會擊自中軍來庸因麾諸軍莊得等力戰遂斬
　淵及其部下指揮董真保等燕小卻
文皇更以勁騎掩庸陣後朱能張武等從庸軍火器
　不及發戰盾又中鐵鑽相牽不能先後亦小卻莊

　得楚智皂旗張等皆陷陣以死是夕戰酣迫暮各
　歛兵入營
文皇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旦引馬鳴角穿營而
　去諸將士相顧遲疑不敢發一矢以　上諭旨無
　使負殺叔父名也
文皇既還營復嚴陣約戰軍我東北庸軍西南自辰
　合戰至未互勝負屢進屢退將士皆疲各少息頃
　之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空沙
　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燕兵大呼乘風縱
　擊庸軍大敗蹂踐死者不勝計
文皇追奔至滹沱河庸力走得脫遂還保德州靖難
　兵長驅至淮上四年春夏間庸南趨靈璧齊眉山
　戰皆敗次於淮南六月靖難兵至浦口庸將還京
　口率兵出高資港結水寨拒戰靖難後致仕千戶
　王欽發庸罪狀陞欽指揮同知賞銀百兩未幾都
　御史陳瑛劾庸口出怨言懷異圖遂削爵庸恭卒

駙馬

駙馬都尉灤城侯李堅

李堅河南武陟人洪武中以功臣英子選尚
太祖第七女大名公主爲駙馬都尉嘗與駙馬歐陽
倫梅殷陸賢駙濟北平　建文君卽位進公主大
長公主堅素負才勇充左副將軍從長興侯耿炳
文北征與靖難兵戰於真定諸將謹備西北北兵
突擊出不意破西南炳文大敗北將丘福進攻子
城堅出接戰互有勝負封堅灤城侯食祿千五百

石與世券已而兵敗滹沱河薛祿引槊中堅墜馬
祿揮刀直向堅堅大呼我李駙馬勿殺祿擒堅見
文皇謂曰爾至親今至此奈何堅無降附意命械送
北平道卒子莊以公主故特宥當嗣公主懼禍繳
誥券莊流寓南京詩酒終其身公主至宣德初卒
或曰堅子莊嗣侯謚威壯弟成爲中都留守改山
東都指揮成子陞世南京衛指揮使

駙馬都尉總兵官梅殷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
尚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勤問學能騎
射諸駙馬中
高皇尤愛殷十九年勅殷提督山東學校兼理地方
勅語謂殷篤學精通經史堪爲儒宗後嘗受密命
輔　建文君北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
防禦號令嚴明及師迫假道過淮殷割使人耳鼻
授之詞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北兵竟不

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渡江至京師
卽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
文皇迫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付李中使達殷
殷得書慟哭詢　建文君所在曰去矣殷曰君存
與存君亡與亡吾姑竢之乃還京
文皇謂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
文皇寵賚甚至殷不能平時見詞色
文皇疑之每夜遣小中官潛入殷第察之殷愈怒都
御史陳瑛言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

氏朋邪詆詛幾得罪甲申冬早朝小舟經竹橋都
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下水水淺不能沒奮
舟駕其背而死乃言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
事
文皇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
上命也奈何殺臣
文皇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
定初公主謂
文皇實殺殷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

文皇笑曰爲公主蹤跡賊無自苦乃官其子順昌爲
中府都督景福指揮旗手衛僉事賜手書曰朕不
念爾毋爾安得至今日後俱改孝陵衛指揮使寔
德中與世襲孫純舉成化辛丑進士爲知縣忤上
官改襲前職官至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移書
沮靖難兵
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興師不得已故令
遷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
高皇后長女後稱大長公主

枝山野記謂駙馬梅殷受遺詔誓劍勉強稱兵
以直言取忌忽蒙旨令駙馬王恭募能刺都尉
者官超三級王廉知失機指揮許至發到囚四
十餘人奏報　上大悅令其俟梅早朝到竹橋
推以登舟待行渡脚板即掀擠其下水淺不能
沒奮舟駕其背而死大長公主入朝號慟語
太宗命即捕許至等詰問曰汝與梅都尉何仇
對曰有旨　上怒即命金瓜撾折其齒併其從
皆斬於竹橋以報都尉其三子至今世襲指揮

使云按謀殺梅殷者都督僉事譚深趙曦而發
其事者都督許成無所謂許至與王駙馬也茲
言誤矣

駙馬都尉都督僉事耿瓛

耿瓛濠人長興侯炳文子洪武中爲前軍都督僉事尚　懿文太子長女江都郡主建文元年郡主進封公主瓛爲駙馬都尉掌前府事瓛勇悍有武略北兵起以王室懿親得預聞兵事炳文北征瓛力勸直擣北平已而炳文戰敗瓛怏怏抱病時對公主悲泣　建文君遜去杜門稱疾竟以罪論死公主復稱郡主以憂卒

駙馬都尉胡觀

胡觀不知何許人洪武中尚
太祖第十女爲駙馬都尉白溝河戰敗死之

駙馬都尉李祺

李祺韓國公善長之子尚

太祖女臨安公主祺以父罪囚於家建文初赦出守

江浦北兵入城遂投水死

遜國忠紀卷之十二

華陽周鑣仲馭編次

都督府

都督廖鏞 附弟銘

廖鏞無爲州巢縣人祖永忠從
高廟平中原滅西蜀有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
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議兵事
時宿衛殿庭靖難後
文皇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
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文皇大怒令收孝孺至命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刑
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
聚寶門外山上甫畢而廖氏亦見收兩子逃去永
樂元年四月錦衣衛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
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昇俱謫戍邊鏞
母湯氏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都督同知孫岳

孫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樓櫓戈甲咸有法式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及金川門不守岳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安置海南死

都督僉事耿瓛

耿瓛長興侯炳文仲子官至後軍都督僉事靖難兵起與江陰侯吳高及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不克退保山海關吳高被間奪兵徙廣西楊文守遼東瓛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靖難後瓛論死

都督寗忠

寗忠累官都督建文元年充征虜右副將軍與駙馬都尉李堅從大將軍至北平八月及靖難兵戰於眞定敗奔滹沱河又敗與都督顧成都指揮劉遂皆被執忠之妻都督徐凱女也後與凱皆不知所終

都督陳暉

陳暉始爲洮州衛指揮累功至都督充副總兵與靖難兵戰眞保滄德間互有勝負已而戰敗被執送北平後不知所終

都督余瑱

余瑱北平衛指揮使建文時歷官都督初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瑱走保居庸關時宋忠承制令瑱守之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瑱若據此則拊我背宜急取之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擊瑱瑱且戰且守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又敗北兵紿曰石頭城亦破矣瑱曰石頭城便破吾亦不舍懷來力盡被執不屈死

都督同知陳質

陳質不知何許人歷官江西都指揮使有威名建文初充參將守大同尋陞中府都督同知發代府陰事代簡王獲罪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
文皇曰質奸人害代王者遂誅質

都督潘忠

潘忠不知何許人歷官至都督將兵屯鄚州時燕
師破雄縣都指揮楊松戰死
文皇度潘忠在鄚州未知城破必引衆來援遂命領
兵千餘渡月漾橋伏水中又令軍士數人伏路側
望見忠等援戰卽舉砲既而忠果至
文皇進兵逆擊之路旁砲舉水中伏兵亦起據橋忠
戰敗急趨橋不得北兵腹背夾擊被執死之
按遜國臣記但云潘忠戰敗被執未詳其終華
朝遺忠錄謂其死之當有據耳

都督僉事徐凱

徐凱字子安廬州合肥人父典以開國功累官戍
都前衛指揮使凱襲典職爲茂州衛指揮使守松
潘頻著戰績洪武二十六年出掌鹽井衛事征買
哈剌有功歷陞都督僉事鎮守四川階文官軍叛
會都督寗正討平之又充征虜大將軍從沐春討
刁斡孟有功建文元年從大將何福征百夷爲副
總兵靖難兵起從宋忠北進練兵臨清二年十月
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守德州凱及陶銘守滄州
爲犄角

文皇自通州直趨滄州凱大戰不勝入城東門之卒
先潰餘衆盡降凱遂被執先是
文皇聲言征遼東凱等諜知之信以爲實然也
文皇迺三更起程一晝夜行三百里遇哨騎盡殺之
食時掩至滄州凱猶不知督軍運土築城如故及
兵至城下始覺亟命分守城堞衆皆股栗倉皇無
措燕兵四面亟攻
文皇麾壯士縣東北登踰時遂拔其城先遣兵斷其

歸路生擒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珙趙許胡原
李英張傑將校百餘人凱不服械送北平莫攷其
所終
按遜國臣記云凱等被執　文皇飲之酒遣歸
凱等謝願留事殿下令往北平仍其官祿靖難
後暴卒夫既巳效順後復死狀未明何也將無
傳聞之誤乎忠義流芳所載莫攷其終之言審
矣

遜國忠紀卷之十三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衛所

都指揮謝貴

謝貴未詳所自起洪武二十五年以錦衣指揮僉
事陞河南都指揮僉事署山西行都司事三十八
年坐趙隆事法當死
太祖宥之降河南衛指揮僉事　建文君即位慮北
平有變兵部尚書齊泰薦貴智勇以為北平都指
揮使俾覘燕動靜令其練兵即有事先發後聞已

卯六月貴部署七衛兵布城中迫王城外墻以木
柵斷端禮四門
文皇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帥護衛勇士為之備能請
先擒謝貴張昺
文皇曰彼防守既嚴猝亦難擒須以計致之今奸臣
遣中人來逮護衛官屬宜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
中人召貴昺付所逮者則貴昺必來來則縛之一
夫力耳乃匿壯士端禮門內召貴昺久之乃至衛

從甚衆門者呵止之惟貴昺得入至端禮門壯士
出擒之將士移時乃知皆散走玉等率勇士捕之
是夜攻九門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指揮唐雲
單騎往諭守者散乃盡克九門於是上書淸君側
之惡而靖難之師起矣貴等卽日被難

都指揮彭二

彭二未詳所自起建文時爲北平都指揮有威名
靖難兵起殺張昺謝貴彭二叱曰早不爲我謀急
躍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直入端禮門
文皇遣健卒龐來興丁勝輩殺之二兵亦尋散

都指揮馬宣

馬宣不知何許人建文初爲都指揮守薊州靖難師起宣謀起兵迎拒已而張玉朱能來戰宣與鎮撫曾濬閉城堅守文皇遣將反復諭之不下玉擁衆急攻宣率衆出戰玉遣精銳衝入其陣宣戰沒或云宣被執罵不絕口死

都指揮朱鑑

朱鑑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守大寧北兵至大寧諸將陳亨房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　建文君加䘏典文皇檄中所謂萬段凌遲處死者即鑑也

都指揮瞿能

瞿能不知何許人驍勇有名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與同知徐凱統兵從涼國公藍玉渡大渡河擊西番有功又與都督徐司馬爲副總兵從都督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又副藍玉破賊雙狼寨　建文君卽位從李景隆爲裨將攻北平能力戰勢甚銳與其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景隆忌之不令速進以故北平得爲備白溝河之戰能父子奮勇衝擊所向披靡引衆躍而前大呼滅

燕斬其騎百餘人時南軍飛矢如雨

文皇所乘馬凡三被創而三易之幾爲能所及得高煦兵合又會大風起景隆陣潰諸將皆狼狽走獨能父子力戰死之精兵萬餘人皆沒無一還者或曰能通之子也

都指揮宋忠

宋忠錦衣衛指揮使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死非其罪者忠疏救之御史劾忠

太祖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爲并宥百戶戍邊三十年御史劉觀劾忠作威福邀名譽調鳳陽中衛明年平羌將軍齊讓討西夷無功以忠爲參將從征虜前將軍楊文討之凱旋復官錦衣建文初　勅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護衛胡騎指揮關童

者素驍勇忠遣童入京北平有永清左右衛左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淸耿瓛屯山海與忠相犄角且約張昺謝貴葛誠爲內應及昺等遇害靖難兵起敗居庸關守將余瑱據其城忠率所部至居庸不敢進退保懷來

文皇謂諸將曰宋忠擁重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先擊之諸將皆曰敵衆我寡難與爭鋒宜固守以待其至

文皇曰此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力論遂率馬

雲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先是
獲諜言忠激諸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並爲燕
府所滅盡努力復家讐報國恩
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爲先鋒遥呼其父子兄
弟相勞問無恙諸將喜曰我家固安皆罵宋統兵
欺我遂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
文皇一麾渡河鼓譟而進忠敗死之子謙鎮南衛指
揮後謫戍邊年十六賜死

都指揮彭聚

彭聚北平都指揮也與孫泰副宋忠守懷來忠敗
聚力戰死當是時諸將校爲靖難兵所俘者百餘
人皆不肯降以死大半不可考矣

都指揮孫泰

孫泰都指揮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泰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

都指揮莊得 一作德

莊得洪武末爲西涼都指揮　召至北平爲燕兵右翼出塞有功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戰惟得一軍獨全後歷城侯盛庸與北師戰於夾河得奮力助庸斬大將譚淵已而北師以勁騎乘暮掩擊得力戰死

都指揮楚智

楚智不知何許人洪武中稱驍將數出塞有功歷陞都指揮使建文初守北平尋　召還從李景隆統騎兵遇北師輒奮力戰夾河之役被執不屈死之

都指揮張皂旗

張皂旗者逸其名不知何許人建文時以都指揮充偏將力挽千斤每遇北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為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異之

都指揮楊松

楊松不知何許人積功官都指揮北兵南狥耿炳文為主帥駐兵真定遣楊松為先鋒進據雄縣遣都督徐凱領軍十萬駐河間潘忠屯鄚州松帥驍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為𢿱

文皇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為樂此可破也亟行夜半至雄縣圍其城門而潘忠援兵未至松令軍士登城大罵北兵益憤黎明破其城而入松與麾下九千人俱戰死

都指揮卜萬

卜萬未詳所自起建文時為大寧守將謀勇自負每戰輒先登靖難兵畏之部將陳亨欲降畏萬不敢發

文皇乃行反間貽萬書盛稱奬萬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為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於卜都司以故得厚賞卒跪告守者曰能為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賞守者為請遂俱遣而竟不與賞不得賞者終不平至即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執萬下獄死籍其家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矣

指揮崇剛 崇一作鄧

崇剛揚州衛指揮沉鷙有膽畧靖難兵起剛練兵繕濟城濠御史王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剛晝夜不解甲他有欲迎降者忌剛然畏彬不敢發及彬爲張本徐政所縛開門降並縛剛剛不屈死

指揮滕聚

滕聚陸梁衛指揮白溝河之戰聚及越嶲侯俞通淵引衆赴之俱力盡而死

指揮盧振

盧振燕護衛指揮

文皇將起兵　建文君逮燕官校令葛貴密約振爲

內應葛貴既見殺振不屈死之

指揮趙諒

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　孝康皇后兄弟也壯

勇知兵建文元年六月以諒爲留守右衛指揮僉

事信任之諒能效職無私交未逾月靖難兵起諒

時時奉　密命往來諸將軍中督察之靖難後諒

坐廢死

指揮宋瑄

宋瑄鄆國忠順公晟之長子建文中爲府軍右衛指揮使數從諸將禦北兵有功戰於靈璧瑄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鬬力盡死之靖難後晟功名大著封西寧侯永樂六年兵部上列侯子孫名乞嗣封瑄子本晟長孫當嗣文皇惡瑄以瑄弟琥嗣之

指揮張倫

張倫不知何許人河北諸衛指揮也勇悍負氣喜觀古昔忠義事建文元年十二月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發憤合兩衛官率兵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李景隆已而從盛庸並有功靖難後招倫降倫笑曰張倫將自賣爲丁公乎死之

指揮小馬王

王失其名每騎一小馬人遂名爲小馬王指揮臨淮人

太祖朝功臣之子靖難師起調從李景隆行與北兵戰於白溝河敗績脫冑付其僕曰吾爲國死以此報家人乃慨然立馬竪鎗而亡

鎮撫曾濬

曾濬薊州衛鎮撫與馬宣守州城北兵攻不能克招之降不肯輒出兵力戰兵敗爲張玉所執不屈而死

鎭撫楊本

楊本河南中牟人或曰浙江處州人初爲太學生精於遁法建文初募才畧士本應募起家授錦衣衛鎭撫時吳王撫軍一日本請王觀兵及登臺見大水淼茫平階而一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遁也師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兵披靡不敢前遂破之自南北交戰諸將皆敗惟本與平安有功李景隆忌本不以聞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爲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國瓜

我輩種熟乃爲他人採去耶竟不救本上疏畧曰刑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于盡忠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　皇上憐其爲
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魏國公徐輝祖征燕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士馬　皇上召回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士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臣下此實總兵之罪也乞假臣爲大總兵用一能官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於塗炭奠宗社於泰山矣本遂帥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
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搖動索本殺之
文皇大怒以本有才畧且欲用之也本頸後無髮力戰有功而爵賞不及南之君臣可知也武功伯徐有貞嘗記其事云

鎮撫周拱元

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交易蠻人信之建文初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錦衣所鎮撫軍前差遣占候輒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靖難後不屈死之

鎮撫徐讓

徐讓為山西布政司理問材氣磊落有口辯應募賫書物至北平議和解兵文皇受而不答還授衛鎮撫軍前差遣戰歿

鎮撫衛健

衛健不知何許人爲山西孝義縣丞讀書通吏事膽智過人與徐讓同應募至北平不答健曰願殿下熟思之亦不聽還授衛鎮撫與讓並赴軍前差遣戰歿

千戶倪諒

倪諒燕山左護衛千戶上變告府中事逮府中官校于諒周鐸等皆伏誅没產壯者戍癃卯幼者刺離間親王字充錦衣鞍轡局幼軍靖難後捕諒不屈死之

附記

建文數年間諸將抗禦被執委身不貳莫考其終者尤非一人滄洲之戰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李英張傑德州之掠千戶蘇瓛滹沱河之戰指揮鄧戩陳鵬眞定之圍都指揮劉璲朱榮白溝河之戰都指揮何清定州之戰都指揮花英鄭琦王恭指揮詹忠渡涞水則指揮賈榮拔東平則指揮詹璟拔汶上則都指揮薛鵬渦河之戰則胡騎都指揮林帖木兒火耳炭哈三帖木兒㚇鬼里淮河之戰則守將丁良朱彬靈壁之敗則都指揮孫晟王貴等一百八十餘人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舉人

劉政

劉政字仲理蘇州長洲人父以禮有經學爲沛學敎諭政穎敏力學平生以忠義自許建文元年舉應天鄉試第一時考官方孝孺試題出托孤寄命章得政卷喜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百鳥中之孤鳳吾當虛左以處之明年試禮部下第建文君遜位孝孺被戮政悲忿不食死或曰政聞靖難師起嘗感慨得疾乃草平燕策將獻之　朝病卧未得行數月問其家燕兵得無渡江乎家人慮其疾之殆也秘不以告京師既定政久乃知之怒責其家人曰胡不早言使余得一伸其志以死也因頓足榻前嘔血而殂云

國子生

高賢寧

高賢寧山東濟陽諸生受學於敎諭王省建文中貢爲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

文皇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時爲錦衣指揮方倖用事勸賢寧就職賢寧拒不聽曰君以軍旅發身余本書生食廩有年於義不可綱言於

上全其志而遣之歸年九十七卒

王志

王志蘇州人太學生京師未陷與刑部郎中柳一景同請殺李景隆不聽遁去事詳一景傳中

生員

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伍性原等六人俱漳州府學生員也

文皇靖難詔至從教授陳思賢卽明倫堂爲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凡六人俱死

布衣

王稌

王稌字叔豐褘之孫紳之子從學方孝孺甚爲所器許妻之女逮其及於難也時周旋其間又與孝孺表侄鄭珣至聚寶門外求負其遺屍歸葬不可得卒坐逮繫

文皇帝念褘死國忠特從宥免且方需用而稌力以疾辭還金華讀書結屋青巖山下將終身焉嘗與童景庸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

同志商榷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行狀以傳凡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藏或可待時發揚于萬一稌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以傳人咸義之稌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沒每食必斥兼味稌一遵其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氏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口學問該博士之從遊者日衆郡邑交重之恒禮爲鄉飲賓至以分獻于先聖廟稌疎髯偉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爭觀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巖集聖朝文纂金華賢達傳蹟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諡曰孝莊先生

王賓

王賓字仲光號光菴吳高士也未冠父歿終身不冠僧孝子夙善姚廣孝廣孝掃墓歸吳謁賓再閉戶不見巳徒步往乃見之談良久諷賓左右

文廟賓遽墮既而仆口目俱歆或曰廣孝三謁賓不肯見從門隙窺見呼之賓答曰和尚差哉蓋以鄉語應云有文集若干卷至今未傳嘗治鑒故又以鑒名亦其托業云

俞貞木

俞貞木吳人以明經見重於知府姚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論經書以訓多士靖難後坐善黨執送京師不屈死

楊福

楊福蘇州人其父楊淡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於黃鉞舍旁窺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苦無書讀過目能不忘也淡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豎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再拜即從淡舟至其舍與數冊去數數來易淡怪其頻數所借書問之悉記憶淡大喜曰吾插架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

遂盡其書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人文散逸　詔求賢才悉集京師將聞之乃辟鉞賢良并辟福淡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携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覽奈何不自韜晦卒為人知貽累我家鉞徐曰第毋患當為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即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對福盡如鉞教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同筆研數載知福深福才能問學並出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行即行不足以應　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獨遣鉞以往後鉞累官給事中嘗與蘇州守姚善相期許鉞丁親喪家居聞善被刑悲慟不食起登琴川橋西向祀畢遂赴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郡邑中訛言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楊福獨具棺衾晝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立水中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潰敗成禮葬之復吊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濕薜蘿九辯不向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

宿草孤踪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留野老淚滂沱終其身不肯仕

袁杞山 附子顥

袁杞山嘉興人逸其名任俠好義尤邃經學與蘇州守姚善交因交王叔英黄子澄名掛黨籍子澄來蘇謀匡復數詣杞山及同邑楊任兩家許千戶既執姚善疾至袁楊而袁先出乃械楊夫坐籍沒戍邊者七十餘家袁一子戍北平洪熙四月復還土田而袁返陶庄戒子孫世勿仕子顥有學行多著述有主德篇紀　建文君德俱杞山口授當日睹記事

内官監

段實

段實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爲内官出守徐州有功靖難後不屈死之

戍卒

燕山衛卒儲福

儲福常州無錫人洪武初隸燕山衛籍年二十餘
頗好義靖難兵起福感憤挈母妻逃
文皇即位詔挨購戍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調曲
靖衛復挈家行因仰天哭曰吾雖賤卒義不爲從
逆之臣在舟中號泣不輟竟不食死母韓妻范爲
營地葬之

金川門守卒龔翊

龔翊字大章蘇州崑山人居金陵年十七爲金川
門守卒靖難兵首入金川門翊不能拒大哭還鄉
隱居教授宣德間巡撫周忱兩薦爲崑山太倉學
官翊謝不就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城門一慟耳
竟隱終身門人私謚安節先生

皂隸

茅印仔

茅印仔上高人建文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同侯泰被執本月二十六日送錦衣衛鎮撫司七月初十日典刑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失官職

盧振

盧振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何官靖難兵起與齊泰黃子澄徐輝祖輩謀畫戰守効力爲多靖難兵畏之遜國後逮至令降振厲聲不遜乃數其罪搒掠而死夷其族按燕護衛指揮亦有盧振蓋兩盧振云

梁良用

梁良用浙江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俱事　建文

君靖難後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已而

死於水或曰梁氏八人赴水死者五存者三

郭良

郭良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何官靖難後與梁中節

相約棄官爲道士去

高不危

高不危不知何許人官淮郡死難男繼兒充軍項兒監候聽決永樂九年三月尚繫獄弟宣年二十七遣戍海南衛或云不危卽叅軍斷事高巍字非也

馬坤

馬坤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何官靖難後不屈死

朱進

朱進常州人不知仕何官從金侍郎徵兵江西爲南昌左衛百戸縛送京死之

杜奇

杜奇北平人靖難初起兵欲廣置羽翼下令境内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節文皇立斬之時方急兵事未暇逮其家京師陷後乃族

黄稱　陳子方

黄稱陳子方餘姚人與陳性善交性善被執死之稱與子方約起難稱有詩云爲臣真欲效全忠豈料翻成與叛同子方詩云北狩緣藏青史筆南還猶是白頭公

遜國忠紀卷十六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失姓名

燕奉祠何

奉祠何者逸其名其先鳳翔人父某仕元任四川廉訪使解官居閩中遂爲閩中人何幼而砥行好經史文詞邃茂

高皇龍興首建太學　詔天下各選孝弟博聞之士及秀才通一藝以上充弟子員受業祭酒閩中推

擇何以應　詔何就學益力裹火炊糗寒則注沸水於壺納卧被下熨足以記書雖遇勝節放假坐號舍理常課自如數年足跡不履成賢街外其勤苦如此是時碩儒瓌材咸集國學獨推何行藝爲冠首積分升率性堂生員洪武九年

上念北平爲山陝堂奥思建壯王以綏轄之乃冊封

成祖於燕尋命祭酒擇上舍生經術通明器識老成者備官屬從往祭酒以何名上　詔授燕府奉祠既抵任管職務甚勤祠事常秩甚當

成祖意嘗宣至帷幄屏人咨議具以實對不可則力諍於前曰臣下求訢合於王固其常情若逆知其不可而謬順以攖榮恐不旦暮而斧鑕矣臣何敢
成祖察其無他腸又能以惇恂長者處官親灑翰爲忠恕二大字賜之何感殊知乃退爲忠恕銘以自盟云其後
成祖入靖内難承繼大統踐皇帝位藩邸諸臣各次第登　朝廷茹常爲兵部尚書張玉丘宗等各封公侯餘膺顯秩者不可勝數何獨稱疾固不起以奉祠官終於家

內璫某

內璫名姓不傳十四日宮中火起自焚璫遂服
上袍冕赴火死以絕衆心　上出亡

河西傭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六月遜國後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止衣葛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胥家爲傭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必覆故葛衣夏或衣著布布即新故葛衣仍覆其上後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人勸之棄置悶悶不答傭錢稍餘買牛肉酒招諸乞兒飲傭作倦時每自吟哦常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識傭欲呼與語傭走南山中避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屬曰我死勿殮我棺西北風大起火我颺我灰無埋我骨彝家從其言

川中補鍋匠

補鍋匠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帕首挂短衣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人有欲學補鍋者授之不索謝錢但令肩其擔以從後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川中人識之皆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錢錢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即買酒飯自飲食常寄宿蕭寺一日忽夔州市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昇不得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已後補鍋者業暇偶值三數詩老酌酒聯句立於側怪其語瀏而貌貌然者再諸老怒曰汝能詩即續吾詩指韻而應諸老驚起延之上坐請賦席上獅頭柑強而後可過此若病風然卒癖以死莫知所終人或言其與雪菴和尚故僚友矢死不相聞訊云

馮翁

馮翁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詩輒自題馬二字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作詩大書壁間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要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稀高旻北兒犢鍋匠歸卽剗去時嵗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王公

王公名籍不傳永樂初突來金華東陽縣東山不言姓名惟披麻戴笠終身不易服號曰姓天然又曰大呆子時爲王姓人題詩曰宗兄故知其姓將死囑王人曰斂吾屍懸於林木足矣王人卒葬之嘗歌云七年艱難走閩越日夜思親鬢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幾扁舟一棹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卽今寄食荒村裡佳士出迎常倒屣當歌對酒忍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己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爲君寫此轉悽惻片雲零落何時還時或又號玉華山樵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樵浙東臨海縣東湖上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　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宣讀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或曰燒宫自焚矣樵夫痛哭遂投湖中死竟不知何許人

樂清樵夫

樂清一樵夫逸其姓氏自山採柴歸聞京師陷卓侍郎被殺籲天號哭曰國既就殄我不願爲其氓遂棄柴投港橋下水死或曰樂清樵張安也係揩揮被執而道遁者

耶溪樵夫

樵夫于永樂時樵會稽之耶溪上日鬻薪二束足食則已食已畫詩於溪沙畫已輒亂其沙人怪之一日窺其畫從後抱持之乃識其詩云夢入鵷班覲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煢煢一點眞尋匿去不知其姓名亦不知其所終

雲門寺僧

僧姓名不傳永樂時棲會稽雲門寺毎從一童子携茗具筆泛舟而游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言所以人謂是建文臣出亡晦迹者

洞庭居士

居士不知何許人永樂初來寓洞庭湖濱自號洞庭居士已後有二人至居一室嘗汎湖大醉輒大哭後病革乃呼鄰曰我建文時編修也死葬訖二人去之

雪菴和尚

雪菴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卽不殺謫戍窮邊不死於道而死於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爲僧西南走重慶大竹善慶里里墟中有隱者杜景賢知其非常人也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有松栢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卽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來居昕夕誦經山中人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

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景賢知之亦不問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至輒飲客無客卽拉牧豎共飲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然已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文雖不甚工密而意氣渙發能感愴人或曰和尚嘗建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建文遜位和尚因秘跡以死

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尚未敢顯行於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按雪菴和尚原傳有云或曰松陽葉希賢而致身錄迺云郭節時稱雪菴時稱雪和尚拊膝錄又云吳成學出亡爲僧號雪菴致身錄云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而拊膝錄則云柳一景王志相率遁去樵浙東臨海東湖上致身錄云王之臣家世補鍋故號老補鍋而拊膝錄又云黃直避姓名爲人補鍋竟差謬弗一如此豈諸公毀形韜跡忍垢茹荼間相符耶抑是時風習靡茂人知嚮義懷忠負志之士隱於樵牧中者尚多遂爾合轍耶共地與事何不爽毫末也並存以俟知者

遜國忠紀卷之十七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從亡

翰林院侍讀史彬

史彬字仲彬吳江人洪武二十四年以稅戶應詔持貪縱官吏六人廷見

高皇帝條具若干言尋俱付法司論死

上命主政戶部彬恐錢穀事重頓首固辭更訪治道稱

旨賜酒饌及鈔四百錠給驛舟傳歸 建文帝即位越五月詔起山林才德士有司以名聞屬監察御史劉有年上儀禮十八篇兼敘彬明經特 詔所在禮請來京十一月十八日 陛見試四書疑一道 欽授翰林院侍書元年春正月遣往衡山告即位也三月報命夏四月 上方用壽州訓導劉亨言與方孝孺等議更定官制彬具疏諫大略以安靜法祖爲言不報秋七月監察御史尹昌隆面奏燕兵威勢甚盛弗可禦勸 上讓位守藩廷臣

愕然彬執笏揮之曰天下乃
太祖之天下非　皇上所得私授者一人逆命衆而
授之尤而效之又何以焉選將募兵今日急務臣
竊見魏國公徐輝祖忠義性植智勇絕人以當一
面燕可平也昌隆狂言惑世請速加誅　上嘉之
二年春三月疏均江浙賦役從之夏五月改彬爲
徐王府賓輔仍兼原官三年春正月副工部尚書
嚴震直督餉山東閏三月彬驛歸報命冬十一月
彬省親還鄉隨　賜勅命四年三月入京陛見口

授翰林院侍讀學士夏六月廷議避難彬請從方
孝孺堅守之策從之十三日大內火起　上從鬼
門遁去從者二十二人彬與焉時　上鬮金川失
守欲自殺翰林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亡則從少
監王鉞跪白曰昔
高皇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藏奉先殿
左羣臣請亟出之俄而舁一紅篋至四圍固以鐵
二鎖亦鐵灌　上見而大慟急命衆火焚內濟碎
篋得度牒三紙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衣

帽鞋鎦刀俱具隨有白金十錠篋內朱書應文從
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分行暮會於神樂觀之西
房　上泣曰數也可奈何濟立爲　上祝髮領應
文一牒適吳王教授楊應能在側以名符願受牒
監察御史葉希賢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願受牒
從亡者衆至五六十人　上泣辭之監察御史曾
鳳韶曰頃即以死報陛下　上麾諸臣大慟引去
若干人凡九人從　上至鬼門牛景先用鐵棒啓
之不奮力而扉解出鬼門一舟待岸舟子曰臣神

樂觀道士邱前　上賜名王昇是昨夢
高皇帝緋衣御奉天門命兩校尉縛臣曰旦日午時
可於後湖艤舟鬼門以伺出者勿洩洩且死汝是
以在此　上慰勞行舟至太平堤昇起前導間步
至觀巳薄暮矣未幾應能希賢等十三人至共二
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
池人翰林院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浙江按察使王
良祥符人四川參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
玉定海人監察御史葉希賢松陽人翰林院編修

程濟績溪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漼黃巖人所鎮撫牛景先沅人王資楊應能劉伸俱杞縣人翰林院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何洲海州人共彬爲二十二人上曰今後但師弟稱呼勿拘禮數諸臣泣諾廖平曰隨行不得多獨無家累者有膂力者俱餘遙爲應援可也師是之廼環坐地夜食酌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楊應能葉希賢程濟是也往來道路給運

衣食者六人馮漼郭節宋和趙天泰王之臣牛景先是也師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況 新主諒不釋然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東西南北皆吾家也弟子中有家給而足備旦夕者駐錫於茲有何不可師曰然於是更舉七家廖平王良鄭洽郭節王資梁良玉及彬是也微明牛景先與彬頓步至中河橋諜所以載者適得彬家偵舟大喜亟迎師同載凡八人爲程爲葉爲楊爲牛爲馮爲宋餘俱散走期以月終更晤

八日始至吳江之黃溪奉師居所居之西偏曰清遠軒旋改題水月觀親爲篆文閱三日諸弟子咸至相聚五日命之歸省八月廿五日 新命追彬勅命師即率楊程葉三人入雲南餘俱星散期以來年三月集於廖平家明年癸未彬往襄陽謁師如舊約也既抵廖平家師不果來獨諸弟子在焉梁良玉巳物故矣甲申八月師遊天台雁蕩初九日先會彬家衣履巳敝彬爲易之台蕩遊凡三十九日天巳寒師返雲南下亥師移川之重慶府大

竹善慶里杜景賢豪士也築室居之彬同何洲郭節程亨往候師師又行矣時 朝廷偵師急胡濙鄭和數往來雲貴間彬等夜則同宿日則分行市乞旬有六日而遇程濟於途乃知師結菴白龍山深處矣見師憔悴狀相與歎泣師問携得方物否各出所有爲供欣然有起色時七月十八日也甫一月而郭與程以事請行彬亦以請師曰汝遠來固當久留竟延至明春三月始行命勿更來庚子八月彬復造白龍山竟不可得歷兩月一比丘引

之行師兀坐一室菴在平陽前後深林不下數里
為浪穹所轄地先時楊應能葉希賢所募建者甫
落成而兩人乍故即菴東埋之留連彌月遺歸甲
辰秋七月洪熙改元彬復往雲南方入湖廣界遇
師旅店時已聞榆木川之變矣師且健飯偕下江
南唯程濟從師欲重遊天台也旋忽聞
仁廟大行益放心下宣德九年甲寅五月師有會稽
之遊復至彬家彬已故矣子晟迎供五日師不勝
於邑濟猶從此後不詳矣彬以從亡故為仇訟凡
十有七宣德二年丁未三月竟死獄中書有致身
錄一十八條付其子晟存之

翰林院編修程濟

程濟績溪人或曰朝邑人有奇術洪武末以明經
為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在朝邑
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
北兵起　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濟召入
仰面大呼曰　陛下幸寬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
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為翰林編修充軍師
護諸將北行與靖難兵戰于徐州大捷諸將樹碑
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
故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
止止為我錄碑文來後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
濟姓名正椎脫處得免濟囊之祭蓋禳之也淮上
諸將敗　建文君召濟還京初濟與同邑高翔並
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為此濟
不聽既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為忠
臣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為智士翔竟
死之時　建文君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

惟可出走免難耳既發

高皇帝遺篋遂立爲　建文君落髮從之以出每遇
險幾不能脫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晚隨　建
文君至南京人尚有識濟者指之曰程編修云已
莫知所終

翰林院編修趙天泰

趙天泰三原人官翰林編修　建文君出亡從者
二十二人泰與焉嘗與馮漼郭節宋和王之臣牛
景先等五人往來道路給運衣食時適衣葛遂自
稱衣葛翁又稱天肖子後未詳所終

翰林院待詔鄭洽

鄭洽浦江人建文中爲翰林院待詔　上既出亡洽從爲將方欲往滇南依西平侯史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東西南北惟吾所之。於是酌舉家給而足備旦夕者七家洽其一也。洽亦自以爲族俱忠孝可居云。後未詳所終

兵部侍郎廖平

廖平襄陽人累官兵部侍郎壬午六月　建文君出亡平率金焦趙天泰等計二十二人偕從爲平曰諸臣願隨固也但隨行不必多更不可多就中無家室累并有膂力足捍衛者多不過五人。餘俱遙爲應援爲便。　建文君曰然於是酌定左右不離者程濟等三人往來道路者馮漼等六人家給而足備旦夕者平與王良等七人是年八月　建文君同程濟楊應能葉希賢三人入雲南餘各星散期以來年三月集於平家如期諸臣後先咸至

建文君不果以明年尚有天台之遊今暫休雲南也後十八年庚子秋八月史彬往雲南道經其家訪之巳物故矣

刑部侍郎金焦

金焦貴池人累官刑部侍郎　建文君出亡焦從馬甲申八月　建文君率史彬程濟楊應能葉希賢等四人爲兩浙之遊焦與馮漼宋和皆來會於石梁閒後未詳所終

刑部郎中梁田玉

梁田玉浙江定海人建文時官刑部郎中　上既出亡田玉曾與從者二十二人之列後莫攷其終或曰靖難兵入田玉同葉御史俱髠髮爲僧遁去

刑部司務馮漼

馮漼黃巖人建文中官刑部司務　帝出亡漼與程濟等二十一人偕從馬時諸臣酌定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其一爲漼嘗自稱寨馬先生又稱馮翁又稱馬公又稱馬二子　建文君入雲南預期以癸未三月集諸臣於襄陽廖平家及期漼自雲南來告以師向留雲南之永嘉寺亦甚安妥明年來遊天台今年無煩往來與史彬牛景先暨平相對大慟而歸甲申八月　建文君果爲兩浙之遊漼與金焦宋和俱來會於石梁間既別去莫詳所終

監察御史葉希賢

葉希賢浙江松陽人舉賢良方正爲監察御史侃侃自負建文中累疏言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失律當誅四年六月十三日金川失守　帝長吁東西走欲自殺俄得

高皇帝遺篋發之獲度牒三紙一名應文一名應賢一名應能已而　帝與楊應能各祝髮佩其二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　帝出亡從者二十二人薄暮咸會於神樂觀時酌定左右不離者三人程濟楊應能暨希賢也明日從之適吳江史彬家八月從之入雲南住永嘉寺甲申八月復從之來吳江留三日而去遊天台鴈宕諸勝未幾復返雲南是時

朝廷密偵　建文君甚嚴故深自晦匿踪跡莫定始憩息永嘉寺旣移居大竹善慶里旋徙白龍山深處最後又結菴浪穹所轄之近地菴故希賢與應能募建者甫落成而兩人死矣就菴東埋之或曰希賢卽所稱雪菴和尚云

中書舍人梁良玉

梁良玉定海人刑部郎中田玉族也建文中官中書舍人壬午之難　帝從鬼門遁去從者二十二人良玉在焉時諸臣酌舉家給而足備旦夕者七家良玉居其一未幾物故明年癸未三月諸臣期會　建文君於襄陽已不及與矣或曰靖難兵入良玉訣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鬻書爲業以死

中書舍人梁中節

梁中節浙江定海人少好讀老子道德經建文中官中書舍人　帝出亡中節與同邑梁田玉梁良玉皆從焉後未詳所終或曰靖難後與郭良棄官同走爲道士去

中書舍人宋和

宋和臨川人官中書舍人　建文君既出亡憩神樂觀和與廖平等二十一人俱從時酌定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和與焉嘗自稱雲門僧又稱稽山主人又稱槎主後未詳所終或曰靖難後偕郭節變姓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中書舍人郭節

郭節連州人官中書舍人　建文君出亡節從之時酌定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節與焉又更衆家給而足備旦夕者七家節亦與焉嘗自稱雪菴時稱雪和尚丁亥三月史彬同何洲往雲南謁建文君過連州訪節遂與偕後十四年庚子秋八月史彬重往雲南復至其家已物故矣

欽天監監正王之臣

王之臣襄陽人建文中爲欽天監監正金川失守同廖平金焦等從　上亡焉時酌擧六人往來道路給運衣食之臣其一也家世補鍋欲以此作生計遂自號老補鍋庚子秋八月史彬往雲南謁建文君過襄陽訪其家已物故矣

四川叅政蔡運

蔡運江西南康人貢起家歷官四川叅政　建文君出亡運從之後卒於家庚子秋史彬往雲南過南康問焉時巳故矣或曰運爲洪武中叅政淸勁直諒不諧於俗尋罷歸建文中復起賓州知州有惠政靖難後以奸黨論死百姓憐而思之

浙江按察使王良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中坐問燕國人罪輕左遷浙江按察使抵浙謁岳鄂王墓誓曰苟媿武穆非人也壬午之難良會以事至京及　上出亡遂從焉時酌舉家給而足備旦夕者七家良與廖平鄭洽郭節王資史彬梁良玉是也甲辰冬　建文君率程濟過吳江尋遊天台戒史彬勿從語以明年三月復來䞈往祥符王良家訪之後未詳所終

按致身錄所載王良邑里官銜並與吾學編革除遺事諸書同而所云隨亡則與私第焚印絕異豈諸書猶屬傳聞之誤耶其云良聞靖難師克慟哭誓以必死會　命使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以狥爲衆刼去乃集諸司印凡九携歸私第嗟嘆者久之妻問故良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决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饋良食抱其子欷戲如厠置子池傍投池死良殮妻畢即列薪於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其僉事家以宗祀爲托武曰托諸汴商遂舉火抱印闔室同赴火死事聞文皇曰死自其分朝廷印信良擅毀不得無罪　詔徙其家于邊已而風雨晦冥人有見其出沒者則又灼乎可信如此余不欲沒其事也今仍致身錄所載而并附此傳之

吳府教授楊應能

楊應能杞縣人建文中官吳王府教授金川門失守　上發
高皇帝遺篋得度牒三紙一名應能適應能在側遂願祝髮隨亡嗣酌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應能其一也已即從之適吳江未幾從之入雲南已復來吳江歲丁亥史彬往雲南謁　建文君於白龍山深處叩扉而出者爲應能後庚子史彬重遊雲南而應能既已殁矣是時　建文君駐錫於浪穹之深

林即應能與葉希賢所募建爲菴者也甫落成而兩人遂殁菴之東埋之

所鎮撫牛景先

牛景先沅人建文中任所鎮撫　上出亡至鬼門景先從以鐵棒啓之若不用力而即尨解者後酌舉道路往來給運衣食者六人景先與焉嘗自稱東湖樵又稱東湖主人明年癸未史彬往襄陽抵廖平家諸臣未至而景先已先在矣以　建文君有前約故也後未詳所終或曰景先官御史金川不守易服宵遁過丹陽遇一僧云徐行吉速行凶遂改姓名徐行死於杭州某寺云

所鎮撫王資

王資杞縣人建文時爲所鎮撫壬午六月從　帝出亡者二十二人資與焉辱酌舉家給而足備旦夕者七家資亦與焉後未詳所終

按遜國臣記云王資不知所自起以指揮從偏將防守淮北有膂力善騎射靈璧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敗資被執遣還京復走鳳陽從徐知府防禦靖難後追罪廢死此則與致身錄所載隨亡事甚異矣豈有兩王資耶抑資走鳳陽仍復歸　朝廷因而隨亡耶

所鎮撫劉伸

劉伸杞縣人建文時任所鎮撫　上出亡會諸從者於神樂觀伸在焉後未詳所終

太監周恕

周恕海州人建文時太監也　帝出亡恕與同邑何洲俱從焉厥後未詳

太監何洲

何洲海州人建文中太監也壬午六月從　帝亡者二十二人洲與焉歲丁亥三月洲同史彬往雲南謁　建文君兩人咸道士飾夜則同宿日則分行終不得所在一日逢程濟於一寺舍傍乃知已結菴白龍山深處矣既見各獻方物相遇驩甚從遊山中自近而遠日率為常竟延至明春三月而歸後未詳所終或曰何洲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勗靖難後遂相約棄官為旅人客死異域卒莫識其姓名

遜國忠紀卷之十八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附閨閫

方孝孺妻鄭氏

鄭氏文學博士方孝孺妻也、孝孺旣戮、詔收其妻鄭、鄭先已縊死、其族鄭原吉等皆被誅、

王叔英妻女

修撰王叔英妻亡其姓、叔英殉節後、詔治奸黨、其妻繫獄、旋死、二女俱赴井死、不屈、

黃觀妻翁氏附二女

翁氏池口人侍中黃觀妻也靖難師入索傳國寶不得或言觀取赴上游起兵矣因命執其妻翁氏并二女給配象奴翁持釵釧佯使象奴出市酒肴遂乘間携二女家屬十人投通濟門橋下死焉有司收其屍并二女具棺殮以待　朝命不報初觀至安慶得金川門報痛哭謂人曰吾妻翁素有志節必不辱即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逃來言狀果如其言傳聞翁及二女順流至賽工橋相持而立顏面如生烏鳶類皆不敢近益奇事云天順中池人至南京柳林破棺猶有存者詢之父老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也聞者傷之

先年通濟橋一石相傳有大士影衆相戒勿踐不知者以爲誠大士也舁送通濟菴菴僧因鐫其額曰觀世音而贍禮之夫人一日見夢於僧曰我故侍中黃觀妻翁氏也當時過此嘔血成影每陰雨則見之若爲大士而朝夕奉我實不安幸爲我去數字未幾菴僧尋逝菴亦廢而其

事不彰不知者猶以爲誠大士也復舁送高座寺傳心樓下塵蒙數載乃爲少宗伯錢公移置清溪忠烈祠祠故所以祀黃公暨夫人并二女者築臺高三尺石樹其上夫人靈爽尚安於斯乎不欲没其事之奇也爲附以傳

齊泰女

兵部尚書齊泰女、不知其名、

文皇卽位、泰不屈死、一女發敎坊司。守節不汚、後卒出嫁云、

鐵鉉二女

兵部尚書鐵鉉有二女、俱失名、

文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竟不可得、遂磔死、家屬發敎坊司、二女終不受辱。久之鉉同官以聞。

文皇曰渠竟不屈耶。乃赦出之。皆適士人云。世傳二詩或云非出女手、

張安國妻賈氏

賈氏工部郎張安國妻也靖難兵迫京師國謂賈
氏曰大事去矣無能爲也柰何賈氏曰盍隱諸國
曰然乃率其妻乘舟入太湖忽聞京師陷　帝自
焚竟相與鑿其舟以沉

胡閏女郡奴

郡奴大理寺卿胡閏女也閏死時郡奴方四歲其
母汪縛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
付爨下婢牧之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
抱一貓臥也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卽自截去日以
灰汙面禿垢不作人狀苟活二十餘年功臣家不
以人畜之洪熙初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同女
輩乞丐歸鄱陽依姻家老嫠王安人居誓不有家
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餽遺不絕郡奴所受

免死而已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諡曰忠
胤貞姑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鋭立祠祀萬曆二十
年鄱陽守楊際會鄱陽尹儲昌祚附祀郡奴于其
父閏祠

曾鳳韶妻李氏

李氏監察御史曾鳳韶妻也靖難兵入金川門召鳳韶爲吏部侍郎鳳韶刺血書憤詞於襟上自殺李氏遂經死

龔泰妻

給事中龔泰妻失其姓泰爲兵校執至金川門文皇釋之乃自投城以死其妻茹苦歷艱卒負骸骨歸葬云

戴德彝嫂項氏

左拾遺戴德彝死難時兄弟俱從京師嫂項氏家居聞靖難師濟江策德彝必仗節死禍且赤族令戴氏盡室逃二子方在抱亟藏之山間焚家乘毀廟主而獨以身留。朝廷命收者至一無所得械項氏詰之焚炙遍體。乳爛膚焦。竟不言收者爲之動容遂置之故戴氏之譜無存。而血胤竟全

王良妻

按察使王良妻亡其姓

文皇即位命使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以徇爲衆刼去良乃集諸司印凡九携歸私第嗟嘆久之妻問故良曰我分宜死顧思所以處汝未决耳妻笑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饋良食旣抱其子欷歔如厠自投於池以死良久往覓之子匍匐池旁其鞋猶在埧之屍浮起良殯殮畢遂舉火抱印闔室同赴火死

鄭恕二女

鄭恕蕭縣知縣靖難師至被擒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當配皆死之仙居建祠祀恕及其二女春秋祭焉

王省女

教諭王省建文時死節明倫堂者也女適同邑周岐鳳岐鳳初主卽墨簿其女從之官聞靖難兵至濟陽遂逆知父志泣曰吾父必不生矣請于夫遣人往凡三往得其遺骸歸葬之

儲福妻范氏

范氏衛卒儲福妻也福旣死建文之難妻莫之時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官有聞其寡者欲委禽焉旣而諗其事曰此節孝婦也安忍犯之一日范往澗邊浣衣見其傍草生若蘇席草因取之織席售以養姑姑年七十餘終范營葬爲廬于墓傍亦八十餘卒席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即以廬葺爲祟孝菴

遜國忠記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周鑣撰鑣字仲馭金壇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刑部員外郎福王時爲馬士英阮大鋮所殺事迹附見明史姜曰廣傳是書紀載建文死事諸臣而以職官分類體例小殊然篤信從亡之事於諸臣名姓備錄無遺又如錢士升表忠記載建文潛出西華門沿河得空舟而此載舟子夢高皇帝命艤舟以待更神其說矣

古今宗藩懿行考十卷

〔明〕朱常淓輯

天津圖書館藏明崇禎九年潞藩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宗藩懿行考十卷》提要

潞王臣常淓謹

奏爲

聖治維新特隆敦睦敬獻集書仰裨化理懇

乞

皇恩俯垂清覽事臣叨列親藩食租衣稅慚

無補於

聖世切有媿于浮生蚤夜靜思惶赧無旣惟

有讀書守禮差可仰報

君親謹採擇歷代史傳取藩王宗室忠孝賢

良才能文武者編輯成帙名曰古今宗

藩懿行考朝夕披閱用以自勵若與之

覿面談心商時議事或以今而印古閒

以古而証今見其嘉言善行每散出於

禮樂兵刑碩畫鴻猷多奇中夫民生國

計戡亂之武功克壯興治之文教修明

此孰非古昔宗臣効忠帝室者哉臣思

維時事念切治安恨不起古人以佐今

猷更願得今人而追古烈切意

皇上敦宗睦族許令出仕登科不億之宗臣
豈遂遜美於前代耶臣知仁育義磨之
下必有奇材異能之英應運挺生以昭
聖治而臣芹曝之忱不敢自私忘其鄙陋敬
以進獻伏望
皇上萬幾之暇
特垂一夜之觀如果臣言可採
勑下禮部頒行俾令濟濟賢宗咸知烝烝嚮
化將見文敎武功之並懋無非金枝玉

牒之嘉猷也天下宗藩共幸甚矣臣不
勝悚息待
命之至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崇禎玖年七月　日奉
聖旨覽王奏併所進集書具見好學篤修深
體朝廷敦睦至意朕甚嘉尚頒行事宜該
部看議具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
姜逢元等謹
題爲
聖治維新特隆敦睦敬獻集書仰裨化理懇
乞
皇恩俯垂清覽事儀制清吏司案呈本部送
崇禎九年七月十一日
内府抄出
潞王奏前事等因本月　日奉

聖旨覽王奏併所進集書具見好學篤修深
體朝廷敦睦至意朕甚嘉尚頒行事宜該
部看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
呈到部看得躭書嗜學古昔宗藩之賢
者亦往往膾炙人口然而梁園兔苑徒
侈翰墨之華桂樹小山無裨身心之益
較之驕倨之倫寧非猶賢而以槪思皇
之楨尚未盡善也
潞王以親藩之貴

帝孫之尊而勤修勵志博古準今爰摭史傳
之精英輯成
宗藩之懿行其以自勗既可朝夕儆
其以勗人罔非可興而可觀誠為脩齊
之要範亦稱治平之先資寧止東平樂
善齊稱直與天祿藜光並照矣其所進
書帙既輯自藩府業蒙
聖覽兼荷
寵褒合無請

旨即令
本王自授剞劂於以布行遠邇使各觀感
興起則名藩之鴻寶即為名山之大業
而王之令名亦同不朽矣伏候
聖裁
崇禎玖年捌月初捌日進拾貳日奉
聖旨所進宗藩懿行考着長史司啓王授梓
流行俾各觀感興起以副展親至意欽此

潞王臣常淓謹
奏為蟻誠業蒙
聖鑒愚忠更乞
特恩俯全臣志以廣
聖化事臣不揣鄙陋觸事感時敬集古今宗
藩懿行考壹書
進獻葢欲使
聖明敦睦之愛勿替於始終藩封靖共之忱
共虔於遵守俾景爍茂騰於

玉牒見
明良共萃於銀潢貽則當年垂範奕世耳荷
蒙
溫旨下部看議覆奉
聖旨所進宗藩懿行考着長史司啓王授梓
流行俾各觀感興起以副展親之意欽此
臣感
恩自
天措躬無地竊謂芹曝微誠何幸徼承

弘造旣許臣以授梓流行復奬借以襯感典
起臣於此際
恩榮極矣臣謹設香案遙望
闕廷叩頭謝
恩外臣伏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
響則音徽自遠其託重之理與勢然也
因念臣之集此書也授梓流行用彰夙
勵實臣之志然非藉
皇上之威靈用成微臣之願力則流行恐未

易而典起實爲難況天下諸藩遠布宇
內卽使流行豈能遽徧而臣壹念篤宗
血誠終屬虛而無裨用是不避煩瀆謹
將原書遵
旨授梓裝裹成帙恭進五十部仰懇
聖恩俯准臣議
勑下禮部照數查收遇有天下諸藩
進表官員各給壹部順齎回府壹以赫
帝命之尊崇壹以表臣心之黽勉庶襯感典

起之易風而展親流行無難事矣臣懇
幸甚宗藩幸甚倘再蒙
聖恩矜臣苦心畧臣鄙陋獲徼
御序光弁書首使臣得仰藉
琬琰廣布多傳臣且仰荷
洪庥成不朽矣此臣之所至願而實不敢自
必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臣不勝感戴之至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崇禎玖年拾壹月初柒日進貳拾柒日
奉
聖旨覽王奏具見篤宗至誼進書着照數查
收各藩進表官通分一部齎回以便流布
書旣奉旨梓行不必請序該部知道欽此

古今宗藩懿行考疏義
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
天縱聖神命世英武再造華夏垂憲古今當定
鼎之始倣周官之規封建宗藩屏翰王
室分茅胙土礪山帶河體統極其尊崇
禮制最爲詳悉猗歟盛哉蔑以加矣今
將三百年來
列聖相承罔或渝越所以

天潢日盛
玉牒先騰暨我
皇上法帝堯睦族之仁倣大舜親愛之典有
請必行無微不體倚明
祖制申飭新章雷勵風行仁至義盡凡茲宗潢
均明
殊寵誠千載之一時亘古所希覯也維藩生
色磐石鞏堅臣感茲奇遇欲竭愚衷恭
惟敦篤本支者

聖王之隆恩恪虔侯服者宗臣之善物若欲
感
恩圖報何事可以仰酬惟是奉法謹身臣雖
庶幾無忝此古往賢宗所以流芳百世
而今茲藩服所宜抗美千秋者也方今
戎馬交馳兵民偕困嗟此蒼黎之塗炭
急若水火之溺焚
九重宵旰百職焦勞所爲布德宣威撫綏鎮
定藩王與有茅社之責安忍徒爲秦越

之觀耶因時効盡分固宜然脩己治人
義當如是試思安富尊榮之所自致不
仁義禮智以自嚴故臣每讀史冊輒思
留意宗藩嘗見忠孝賢良才能文武有
裨民社者輒不勝敬仰嗟不同時至若
貪殘暴虐踰閑蕩簡有乖風化者複不
禁痛恨垂惜無已竊以爲均在宗枝何
以賢不肖竟霄壤懸絕乃爾彼不肖既
難爲訓在賢者寔足可師臣因採擇才

德優長堪資儀準者得二百餘人輯綜
成帙分爲十卷雖人各殊行總事歸一
善名曰古今宗藩懿行考文皆緣史之
舊而刪其繁事每出己之見而嚴爲校
雖云陋識淺衷不免挂一漏萬然而隱
惡揚善或堪礪行砥脩俾賢者覽之而
益奮不肖者讀之以自慚則於世道人
心未必不無小補矣顧臣杞慮更進爲
言方今變亂未平澆風競熾其在

天潢之派不無涇渭之分循禮自愛者固濟
濟其多英而暴棄無良者亦紛紛乎雜
出若不準先賢之軌範或恐干
祖訓之彝章詎不上負
聖明敦篤之恩下玷藩封靖共之誼仰煩
聖慮重拂民情斯時欲裁以法而心不忍欲
全以仁而義難申使天下藉口一宗之
不肖因以痛繩諸藩之無辜株累可虞
毛吹滋懼勢所必至臣甚凜焉此古今

宗藩懿行考所繇
獻欲懇
皇上防微杜漸頒布諸藩共相勉勵永食太
平之福者也不揣鄙陋冒昧進
呈伏望
聖明垂覽施行世道人心幸甚天下宗藩幸
甚

崇禎玖年正月　日潞書　蘂稽首頓首謹獻

古今宗藩懿行考目錄

晋

下邳獻王晃

高密文獻王泰

閔王承

忠王尚之

琅邪王伷

扶風王駿

秦獻王柬

忠敬王遵

臨川獻王郁

齊獻王攸

宋

長沙景王義欣

臨川武烈王道規

臨川康王義慶

建平宣簡王宏

南齊

豫章文獻王嶷

竟陵文宣王子良

北齊 附

彭城景思王浟

任城王湝

馮翊王潤

蘭陵武王長恭

趙郡王叡

朔州行臺僕射勱

卷之四

梁

臨川靜惠王宏

安城康王秀

南平元襄王偉

衡山縣侯恭

衡山縣侯靜

鄱陽忠烈王恢

鄱陽王範

世子嗣

始興忠武王憺
散騎常侍大將軍藻
桂陽嗣王象
吳平縣侯景
晉陵太守昱
南康簡王績
南康王會理
建安縣侯乂理
廬陵威王續
正階侯確
陳
鄱陽王伯山
岳陽王叔慎
吳興王胤
周附
豳國公導
蔡國公廣
齊煬王憲

齊國世子貢
代奰王達
隋
河間王弘
觀德王雄
蔡王智積
趙王杲
卷之五
魏上
高京王孤
河間公齊
建忠伯志
衛王儀
新蔡公幹
尚安公素
凉州刺史紹
都督暉
陳留桓王虔

延康閣學士子松
知台州事子秖
徽猷閣直學士子晝
龍圖閣學士子潚
齊安郡王士㒟
建安郡王士峙
嗣秀王伯圭
兩浙轉運副使不群
崇國公不息

江西轉運使彥倓
端明閣學士彥逾
少師天水郡公善湘
秘閣脩撰善俊
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善譽
兵馬都監善應
周王汝愚
學士院侍講汝談
提點汝讜

信安郡王希錧
越國公希言
成國公希懌
奉化郡王與懽
華文閣直學士愿
卷之九
遼
晉王敖盧斡
阿骨打子越曷魯

中臺省左相羽之
北院大王圖魯窘
總領敵烈皮室軍海里思
于越屋質
採訪使吼
北院樞密使安摶
南院大王撻烈
西平郡王賢適
宋國王休哥

鎮國將軍節度使合住
北院大王韓八
北院大王那也
遼西郡王艮
隱士昭
昭德軍節度使孟簡

金

泰漢國王勗
順義軍節度使裹
定國公宗贒
國相撒改
右丞相宗憲
蕭國公守貞
猛安永元
密國公璹
鄆王琮
瀛王從憲
參知政事獨吉思忠

左丞相宗浩
丞相襄

元

宗王別里古台
楚王牙忽都
宣讓王帖木兒不花

卷之十

同姓諸王

秦愍王
秦惠王
秦簡王
秦嗣王
潭王
蜀獻王
蜀和王
蜀嗣王
湘王
襄王

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一

周書

周之興也眾建藩封以扶王室迨其衰也雖寄空名於諸侯之上當時五霸迭起七雄爭峙尤必以尊攘藉口而卜年卜世遠過其曆者詎非維城與翰之力不可誣云百足之蟲至死而不仆以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周之賢宗固多錄其尤者如左

周公旦 魯公伯禽附

召公奭 燕趙王平附

衛康叔封 武公和 文公燬附

鄭桓公友

晉文公重耳 魏文侯都 公子無忌 趙平原君勝附

吳公子季札

列國楚大夫屈原附

齊安平君單附

孟嘗君文附

周公旦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仁異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去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

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既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兹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誠忠格天者如此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

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後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

飦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避居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以誡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

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後成王因風雷偃禾拔木之變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按周公以元聖之上智居王室之懿親牧野佐命既與師尚父媲功矣金縢籲天負扆攝祚何其忠而友愛任而能謹也卒使上穹孚格流言戢寧而猶吐握勤勞至歿不敢離成王宗臣若此允爲萬世鵠則姬籙之緜遠宜哉

魯公伯禽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牿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復之無敢寇攘踰墻垣魯人三郊三遂峙爾芻茭糗糧楨榦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肹誓遂平徐戎定其魯

按橋梓之喻魯之世德茂矣即報政稍遲雖公有北面事齊之歎亦忠厚開基之道也底定徐戎膚功聿著如伯禽者可謂賢矣維城中克承先德者也

召公奭

召公奭者周公弟也武王滅紂封於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於是召公乃說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按周召兄弟同輔成王乃周公攝政而不免于疑此大聖人心事光明絕無匿附即至親之際絕不能違心以相求而畢忠于王室也迨分陝而甘棠流詠遺愛在人此召公之亂所以與周祚相始終也乎

燕昭王平

燕昭王名平君噲子也因國亂自立即位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少力弱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昭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國

以殷富士卒樂軼輕戰因拜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湣王出亡燕兵獨追入臨淄盡取齊寶以報伐燕之耻

按燕以天子所封而子噲私相授受强齊乘而據之亦理勢所必及也昭王亡國藐孤幾至殄絶而不難禮賢圖治洒先耻而報大讐亦偉矣古有一成一旅而興夏臥薪嘗膽而沼吳先後一揆庶幾無遺恨云宗臣之有志畧者可式也

衛康叔封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周公代成王當國乃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説成王長用

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彰有德

按朝歌爲勝國之遺人心初定三監畔亂撫鎮棊難康叔秖服誥訓作新可述厥後同姓諸封衛祚獨永則先德之所貽者厚也良可景式

衛武公和

衛武公聰明睿智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叛周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爲公公勤于學問精進無已年九十五猶箴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使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

以訓御之於是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初以飲酒悔過而作賓之初筵詩以自訟及其後也衛人作菉竹猗猗詩以美之號曰睿聖

按懲于酒小失尚戒耄于年倦勤尚學睿聖有斐使人仰止不衰盛德若此宗藩中傑出也宜以爲法

衛文公燬

文公名燬戴公之弟衛爲狄所滅齊桓公會諸侯以復之城楚丘而遷居焉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敎觀學授方任能國人悅之衛乃大治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因作定之方中詩以美之

按文公燬當喪亡之餘奮有爲之志乃能躬行勤儉致使民富國強號中興焉才品卓然冝詩人歌詠以美之衛之賢宗也

鄭桓公友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初封于鄭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説河雒之閒人便思之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於是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

按是時周德方衰司徒未聞有所匡正而綏懷有德卒能殉節宗周亦有不可盡沒者緇衣授粲足徵其槩已亦賢矣哉

晉文公重耳

文公名重耳獻公之子也以驪姬之讒出奔于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歲賢士五人從之惠公立畏重耳謀欲殺之重耳乃與趙衰等去適齊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桓公妻以女重耳安之齊姜命子犯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令其倮浴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必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出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

乃至楚楚子厚遇而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楚子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

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穆公納之他日公享焉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重耳賦河水穆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穆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迨晉獻公喪穆公使人吊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重耳以告舅犯使辭焉公子乃對客

曰君惠吊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乃送重耳返晉是為文公任人圖治焉文公之私復曹衛也楚得臣怒擊晉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因合戰於城濮楚兵敗晉

師還至衡雍作王宮於踐土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千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叔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慎明德昭登于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周襄王以母弟大叔帶之難出居於鄭使簡師父告于晉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

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于諸侯今可爲矣遂送王入于周初晉侯始入而敎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民利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敎也

按重耳以匹公子而著名五霸趙狐諸臣亦自具將相材而功之大者尤在定王朝之亂且能不懷楚惠而奮臂攘之安內攘外亦云烈矣是時異姓諸侯尚有齊桓輩取威定霸斷不可少文公其人崛起爲諸姬雄雖以譎術貽譏霸功小售而十九年艱難備嘗之身猶幸以任賢能集謀慮尊王庇民而王室賴之厥功懋哉宗藩中白眉也

魏文侯都

文侯都周畢公高之後也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其後封絕因以爲氏迨畢萬事晉獻公以魏封之而始大馬傳至魏文侯禮賢下士受經於子夏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其僕曰君何軾曰段干木賢者也不趣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馳聲千里吾安得勿軾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繇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内稱治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敎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間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

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

按文侯以神明之裔嗣有國封亦云尊且貴矣乃能忘勢卑躬親賢禮士任人圖治罔或怠渝卒使強秦不敢加兵而四境乂安謂非其知人善使何以有此至念及國亂則思良相一語更爲千古勝猷宜其景爍一時流譽不朽也宗藩若此不媿維城

魏公子無忌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

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俱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

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

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

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

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讐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

公子使客斬其讐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受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

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

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已

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

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生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使使遍告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

按史稱無忌仁賢謙禮不敢富貴驕人士爭歸之竟使諸侯不敢謀魏望洵重矣乃以趙被秦兵竊符矯制擅殺大帥以重婚姻雖信

義皎著如事君之禮何既而畏罪居趙終亦收心而秦以無忌在外橫肆侵凌卒能糾合諸侯歸救宗國逐強秦而明素志不遠之復無忌其庶幾乎不謂之賢宗未可也

平原君勝

平原君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美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

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

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

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
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
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
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
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
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
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
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相士
多者千人寡者數百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乃

今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
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
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
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
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急且降平
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
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
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
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
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
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
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
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
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
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
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
邯鄲復存

按平原以諸公子三歷相位好客集謀卒得

毛遂之力盟楚連魏抗秦而存趙且能納李
同之諫編僕隸軍散財饗士使虎狠之秦懼
而辟易其忠勇爲國有足多焉真宗姓之皎
皎者歟四豪雅美良不爲過也

吳公子季扎

吳壽夢有子四人而季扎最賢壽夢欲立之季扎讓不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扎季扎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扎雖不材願附于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扎季扎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季扎聘於魯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

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

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

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季扎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扎劍口弗敢言季扎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

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季子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高之難去齊使于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于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難

按吳曰荊蠻列辟不齒焉太伯神明之胄擯于東吳而賢如季子挺生其間即孔子亦表其墓則其人可知也歷聘列國言行俱表表可觀更僕莫數今摭其一二大者亦春秋之良也乎藩服中真賢良也

楚大夫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屈平既絀其後楚爲張儀所誑數敗于秦秦昭王與楚婚約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也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疾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令尹子蘭

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

按離騷幽憤悱惻幾於懟矣而古今咸稱之正謂其寄忠愛於沉鬱之中庶乎怨而不怒有風人之遺意焉平遭遇匪時骨痛而劬倘楚能用之當不特以詞賦見長君子哀其志矣詎非楚宗之特異者乎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

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王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

士卒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繇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

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按樂毅下齊七十餘城而莒即墨且旦夕潰齊之祚岌岌乎殆矣田單以宗闕之微起爲上將忠智勞苦一旦而宗社恢復亦用齊再造之功臣也攷其戰功至今有餘烈單亦天壤間奇男子矣振宗復國允稱維城未可以其卑而忽之

孟嘗君文

孟嘗君名文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相齊而封於薛有子四十餘人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

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

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
諸侯嬰卒而文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
在薛招致諸侯賓客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
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
客坐語而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
問親戚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
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初孟嘗
君好客馮驩聞躡蹻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
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

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
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劒耳又蒯緱
彈劒而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
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
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
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答
曰先生又嘗彈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
家孟嘗君不悅居期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
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

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
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
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
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
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
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
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
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
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

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
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
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
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
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
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
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
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
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

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謝之

按諸王侯招致賓客戰國積習則然匪佳事也而田文能勸其父傅急公家之事文能得士焚券而流譽于時彼貪陋者亦大相逕庭耳

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二

兩漢蜀魏附

漢懲秦弊衆建諸侯以封同姓相延四百餘年其間英賢迭出火德光增雖時運屢有盛衰如朱虛揮王呂之鋤光武熾炎劉之燄而國祚屹焉鼎與何莫非宗室以爲藩垣屏翰即迄至蜀漢時勢已非尤有昭烈之三分以延炎緒北地之一死以明正統宗子維城其信矣夫因爲錄其事於後即魏賊篡漢以立其得力於文武宗臣者爲不少矣併錄之

西漢

楚元王交

朱虛侯章

宗正卿辟彊

陽城侯德

大夫向

騎都尉歆

河間獻王德

河間惠王良
中山靖王勝
東漢
齊武王縯
東海恭王彊
東平憲王蒼
清河孝王慶
蜀漢
北地王諶

魏附
任城王彰
陳思王植
鄧哀王冲
中山恭王袞

楚元王交

楚元王交字子游高祖同父少弟好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既爲沛公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立交爲楚王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

按交當漢閧初奠之際竟以好學多材自顯復能折節下交不忘故舊終以詩名視彼驕矜粗鄙者不霄壤哉其謙恭禮士有足多者洵漢宗中懿美也可尚矣

朱虛侯章

朱虛侯章齊哀王弟也入宿衛於漢太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高后立諸呂爲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

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使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後卒與大臣定謀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產於未央宮漢與危而復安章力居多焉文帝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進封陽城王

按章當諸呂擅權之日勢焰薰天炙手可熱章以宗室近親入侍宿衛能忠義自奮微言示諷卒誅諸呂以安漢鼎厥功偉矣觀其一爲酒吏便有規爲其才識超越爽快豈其樹立若斯也足爲宗子赤幟云

宗正卿辟彊

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淸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肎仕昭帝卽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亾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光然之廼擇宗室可用者遂拜辟彊爲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爲宗正

按辟彊以宗臣而能好學屬文見知武帝已稱奇矣抑且淸靜少欲養恬無競允是志也何行不副哉卒以髦年而見重霍光徙爲宗正豈非其立身行已間有可以自信信人者胡能若是耶此亦居藩者所宜法也

陽城侯德

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畧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宣帝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德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其家產過百萬則以賑昆弟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其廉介謹愼如此

按德以智畧敢言見重武帝棄不愧父風矣而深畏盈滿不交權貴何皎皎歟至祥刑散富尤爲盛德爲藩臣者不可不法

大夫向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旣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才置左右向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竝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會初立穀梁春秋徵向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卽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向

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向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向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向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

側目於望之等向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奏恭顯疑向所爲白請考姦詐遂逮向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向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向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

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向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切諫娓娓數百言語多戇直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向等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不得已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徵堪

請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
事猛復爲大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
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
堪疾痟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向傷之乃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
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
顯等伏辜向乃復進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
爲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爲
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貴盛鳳兄弟用

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
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
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
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
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
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
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
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
舉利陳害援古證今詞意側至書奏上甚感向

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魏之屬
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繇內及外自近者
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
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
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
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
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時上無繼嗣政繇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陳
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若此而外家

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絫世蒙
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
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
遂上封事極諫外戚強盛言頗激切書奏天子
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
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靜
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
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
山崩壅江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

上奏其辭深言天變且願賜淸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輙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輙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

按向以璩諦之英賦材負異著書抗疏深明乎天人之際治亂之源當與董賈諸君子揚鑣接軌真漢代殊絕人物也維時權閹內擅豪戚外專炎祚幾頹而向之經術議論炳照天壤間青藜秘授當非誣語如向者必正氣所孕結而國靈所憑依者亦偉矣哉

騎都尉歆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哀帝初即位舉歆宗室有材行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畧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畧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其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繇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詳畧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扶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

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繇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

按歆以博學彊記立名當代表章經傳參訂異同與父向其爲漢世儒宗其家學淵源誠指不多屈者眞漢家表表宗臣乎惜其不資見幾受寵賊莽未免爲白璧微瑕也爲宗臣者可不愼歟

河間獻王德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謚曰獻

按史稱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卽此兩言美善兼收矣惟其大本如是故所言所行悉懿範也擅鴻譽于當年流駿聲于奕代豈虛致也哉爲宗藩者允宜則之

河間惠王良

河間惠王良獻王曾孫也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襃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

按良克紹箕裘不愧祖德居喪盡禮能盡孝思宜其荷君之襃稱爲宗室儀表云

中山靖王勝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而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寃建元三年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累欷思

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蟁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蚊䖟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夜塵

埃抪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

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按勝聞樂而哀豈故為是不情哉政以骨肉至情痛為有司所窘辱耳觀其承問以對不勝悽其感慨彼其心良有大不得已者在也以古準今然則為宗藩者可不謹身修行杜讒口遠窘辱以仰副聖朝敦睦之仁耶

齊武王縯

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位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戚部署賓客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之小長安與王莽

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屢戰不利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乃往為說合從之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旦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遂斬阜賜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軍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破

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斤位上公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縯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

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爲大司徒

封漢信侯緣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劒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

李軼諂事更始貴將光武深疑之嘗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

按史新莽篡立漢祚危矣而縯以孤宗振起

創謀舉義中興大業實始基焉惜其推誠太過觀變弗深遂爲更始君臣所害雖其齎志以歿然炎祚危而復奠不可謂非一倡之功也可爲宗臣幹蠱者風

東海恭王彊

東海恭王彊光武子也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爲后彊爲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慼慼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虡之縣擬於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彊章宣示公卿

按彊以母后之廢願居藩服心良苦矣復且謙遜祇畏始終弗渝謂非盛德知幾者乎宜君父之敬愛優隆以其章宣示公卿也事君盡禮惟彊踐之云

東平憲王蒼

東平憲王蒼光武子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爲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須顏要帶十圍顯宗甚愛之及即位拜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四十餘員位在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脩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

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切諫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特爲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頌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寮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汙輔將之位將訴詩人三百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虎無

儆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誠繇愛深不忍揚其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及珍寶

服御器物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五百萬布四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

其文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間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爲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饑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

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聞涅陽主疾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至於自所營創

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脩丘墓有所興啟考之古法則不可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

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太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

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讌見輙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所措置此非所以章示群下安臣子也帝省奏歎息愈褒貴焉

按蒼以親藩碩望屬天下化平乃能斠般皇猷制禮定樂直言敢諫謙謹養恬滿而不溢蒼之謂乎毋論其學識超邁德量九加人數等矣與河間並擅芳聲垂休千古有以哉爲宗藩者可無景行歟

清河孝王慶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與其妹俱有才色俱有寵於肅宗因立慶爲皇太子後竇皇后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爲太子心內惡之以誣言厭勝毀貴人後母子遂見疏擯后諷夜掖令誣奏前事請加驗實廢慶而立皇子肇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貴人飲藥自殺且捕繫其外家慶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憐之勑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即位是爲和帝待慶尤渥常共議私事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與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牣其第又賜中傅以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勑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輙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遥

祠及寶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大官
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
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
后之嫌遂不敢言常泣向左右以爲沒齒之恨
後傳衛訢私爲臧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
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
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
以訢臧財賜慶和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
因以發病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

置中尉内史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以宋衍等
並爲清河中大夫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
長於朝廷仰恃明王垂拱受成既已薄祐早離
顧復屬遭大憂悲思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
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屛營未知所立蓋聞
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
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
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以殤帝襁
抱遠慮不虞留慶長子祜與嫡母耿姬居清河

邸是爲安帝慶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埤薄欲
乞骸骨於貴人冢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
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
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溼願乞骸骨下從
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口目尚能言
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
按慶以皇子廢居藩邸乃能謙謹避嫌小心
恭孝屢承帝寵及就封國下令惟明無敢怠
慢即臨終猶惓惓於母氏是依庶幾孺慕者

歟其忠其孝可欣可戚

北地王諶

蜀後主以綿竹失守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者

按諶以昭烈之孫慷慨自矢讀其言凛凛有生氣賢宗也不愧於昭烈矣

任城威王彰

魏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嘗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劒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柰何對曰被堅執鋭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

太祖大笑代郡烏丸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

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無不悅喜特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强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

按彰以桓赳之姿志壯武畧亦魏宗豪烈也惜其父奸雄不滿公論使其匪出曹門不依然公侯干城耶兵革之世何可少之錄以爲宗藩式

陳思王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柰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植旣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遂爲所傾文帝卽位植與諸侯並就國文帝疾視諸弟而於植尤甚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後立爲鄄城王復徙爲雍丘王其年朝京上疏自訟因拜獻詩二篇詞旨哀麗帝嘉其辭義優詔勉荅之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

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
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
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
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繇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
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
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値陛下升平之
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
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
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

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王惠民今臣
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
風人彼巳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
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
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
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
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
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
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於鉤餌者恐
鉤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
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
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
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
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
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
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
二臣豈好爲誇主而燿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

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
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故夫憂國忘家捐軀
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
安席食不遑味者恒以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
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
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
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
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
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

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麾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史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

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隷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

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後徙封東阿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

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
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
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屛王室傳曰周之
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
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
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
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
政不廢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親理之路通

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
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不
敢過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
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
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
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
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
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
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

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
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
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
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
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
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
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
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
詠棠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

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
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
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
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
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
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
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
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
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

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栝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蕃教化所繇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

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于此耳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

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

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眾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

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于淮泗䟐䟐讙譁於
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撫
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
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
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
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
之于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
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
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

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
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
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
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于此故語曰
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
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
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
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于心常願得一
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

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摅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
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
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
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
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
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兾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
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
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
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

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
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
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
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
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
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
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
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
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

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疎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太和六年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而植以前過復事事減半當汲汲無歡遂發疾薨遺令薄葬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葬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缺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

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焉

按植博學能文有志經世屢求自試欲出其奇亦魏宗之雋也而遭讒見忌齎志以歿惜哉使非父操兄丕其樹立當不止此何文武之才並萃於奸雄之族豈天道亦有差耶

鄧哀王冲

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較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冲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太祖數對羣臣稱述之

按冲聰慧夙成仁愛濟物惜乎早世使天假以年其德器成就寧可量歟其魏宗之秀耶

中山恭王衮

中山恭王衮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黃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皆賀衮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衮獨覃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衮美衮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三年為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衮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敕妃妾紡績織紝習為家人之事六年改封中山初衮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

有司奏哀諡曰王素敬慎邇迴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哀憂懼戒勅官屬愈謹帝嘉其意哀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哀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詔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絶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荅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喩之喩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閫域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

予靈其年薨

按哀篤志好學恭謹居心即其一生節儉允稱明德令聞矣所云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諄諄以忠孝勉勵後昆眞格言也藩臣之儀型可以爲法

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三

晉書

晉室雖以篡承篡而得天下然其間賢宗英族曾見疊出文經武緯相與翊臣維持鎮定之其功不可誣也迨至於江左播遷偏安一隅而一二賢宗猶以死持之則信乎封建之有益于國家矣三復其史錄之以表

下邳獻王

下邳獻王晃字子明武帝受禪封下邳王晃孝友貞廉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稱後爲長水校尉南中郎將詔褒其清亮中正體行明潔才周政理有文武策識更拜尚書遷右僕射追贈太傅

按晃史稱其孝友貞廉謙虛下士即此兩言其賢備矣宗子維城不當如是耶真可爲店藩者式

高密文獻王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彭城穆王權之弟武帝受禪封隴西王永熙初代石鑒爲司空尋領太子太保加侍中後改封高密王邑萬戸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當時諸王惟泰及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其餘莫得比焉

按泰廉靜寡慾任真簡率史稱爲宗室儀表信夫爲宗藩者當法之

閔王承

閔王承字敬才少篤厚有志行拜奉車都尉奉朝請稍遷廣威將軍安夷護軍鎭安定元帝初爲晉王承制更封承爲譙王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尋加散騎常侍輔國左軍如故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屛會敦表以宣城内史沈充爲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如何承曰臣幸託末屬身當宿衛未有驅馳之勞頻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莅比及叁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於是詔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諸心腹以鎭方隅故先以承爲湘

州績用隗及戴若思等並爲州牧承行達武昌
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
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
鉛刀豈不能壹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
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
武何能爲也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
承躬自儉約乘葦茭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敦恐其爲己患詐稱北伐悉召境內船乘承知
其姦計分半與之敦尋構難遣參軍桓羆說承

以劉隗專寵今便討擊請承以爲軍司以軍期
上道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
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便
欲唱義而衆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二
府長史虞悝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
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
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僞邪便宜電奮存亡以
之於是與悝及弟前丞相掾望等共盟誓一州
之內皆同義舉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

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田嵩
等甲卒貳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
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振恐或勸承南投陶侃
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
偷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
知吾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
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荅書
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暫圮中原丘墟四
海義士方謀剋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

逆萌自寵臣吾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
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歧
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問
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攄山海之憤
矣然迫於倉卒舟檝未備魏乂李恒尋見圍逼
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
嘉謀英算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
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魚

之肆矣兵間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
之書不盡意絕筆而矣卓軍次豬口聞王師敗
績停師不進又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
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內知朝廷不守莫不
悵惋相持百餘日城遂沒又檻送承荊州刺史
王廙承敦旨於道中害之

按承以晉室宗親盡心王事志節所持生死
不渝忠義凜然真堪不朽

忠王尚之

忠王尚之字伯道初拜秘書郎遷散騎侍郎爲
振威將軍廣陵相驃騎諮議參軍宗室之內世
有人物王國寶之誅也散騎常侍劉鎮之彭城
內史劉涓子徐州別駕徐放並以同黨被收將
加大辟尚之言於會稽王道子曰刑獄不可廣
宜釋鎮之等道子以尚之昆季並居列職每事
仗焉乃從之後將軍元顯執政元顯寵倖張法
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尚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

張法順驅走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
聖世不宜如此元顯默然尚之又曰宗室雖匡
扶者少王者尚納芻蕘之言况下官與使君骨
肉不遠豢眷累世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
叱法順令下舉坐失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顯深
銜之後符下西府令出勇力弍千人尚之不與
曰西藩濱接荒餘冦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威
衛無復可分撤者元顯尤怒會欲伐桓玄故無
他及元顯稱詔西伐命尚之爲前鋒玄焚尚之

舟艦尚之率步卒玖千陣於浦上衆潰遂爲玄害

按尚之抗直嫉奸恤才愼獄雖以觸權貶死其志可矜也

瑯琊王伷

瑯琊武王伷字子將早有才望起家爲寧朔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以尚書右僕射撫軍將軍出爲鎭東大將軍假節徐州諸軍事代衛瓘鎭下邳伷鎭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吳人憚之平吳之役率衆數萬出滁中孫皓奉箋送璽綬詣伷請降以伷功勳茂著進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伷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克已恭儉無矜滿之色僚吏盡力百姓懷化疾篤遣侍中問焉

按伷以宗親重望平敵大功而能謙恭不滿吏御民懷得居藩之體者也足以法矣

扶風王駿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幼聰惠年伍陸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真守道宗室之中最爲儁望爲鎮西大將軍使持節都督雍凉等州諸軍事代汝南王亮鎮關中加衮冕侍中之服駿善撫御有威恩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巳及僚佐并將帥兵卒等人限田拾畝具以表聞詔遣普下州縣使各務農事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十

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顗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爲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有子拾人暢歆最知名

按駿以忠孝賢能具瞻朝野宗室儁望信不虛也自非德意入人何以遺愛若此史謂卒使西土追思可謂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矣

秦獻王柬

秦獻王柬字弘度沉敏有識量武帝嘗幸宣武場以叁拾陸軍兵簿令柬料較之柬壹省便擿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以左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爲天下所屬目性仁讓無機辯之譽太康拾年徙封於秦惠帝即位來朝加侍中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時楊駿伏誅柬既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柬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十一

誅時人謂柬有先識元康元年薨

按柬以愛子親藩而能敏察知幾安心恬退可謂賢矣足爲滿不知戒者風也

忠敬王遵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拾貳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爲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疎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况諸桓乎繇是少稱聰慧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書文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劒貳拾人義熙肆年薨時年叁拾伍詔賜東園溫明祕器朝服壹具衣壹襲錢百萬布千疋策贈太傅葬加殊禮

按遵幼而襲封即知哀慕前烈而疾惡之性嚴拒諸桓尤其天賦史稱其內外畢敬必其有可敬之道而後人敬之也

臨川獻王郁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父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愼之道道生不納郁爲之流涕簡文帝深器異之

按郁以穉年即知規父以敬愼之道至爲流涕忠孝之性秉於天生宜文帝之器異之也

齊獻王攸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爲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無子命攸爲嗣景帝崩攸年拾歲哀動左右大見稱嘆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以孝聞綏撫軍部甚有威惠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

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嵇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即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爲祖宗況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進無極之哀與顏閔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爲之強飯喜退攸謂左右曰嵇司馬將令我不忘居喪之節存區區之身耳武帝踐祚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馬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吏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

萬國以親諸侯軌跡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僞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

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之前後拾餘上帝又不許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振貸須豐年乃責拾減其貳國內賴之遷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叅司降身虛己待物以信常嘆公府不按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勅法鞭朴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

欲撰次其事使粗有當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貳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聽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今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力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匡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祗肅時驃騎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戀恢恩德不肯去遮京兆王言之帝乃遷恢兵恢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詔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恢奏議曰臣聞先王之教

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嘆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貳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時務然用多名守計令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諜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勅州郡簡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尚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之水旱便憂饑餒哉考績黜陟宜使嚴

明畏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節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繇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為盛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羽葆鼓吹行太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

貳己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通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嬴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彊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喪乃邦乃躬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脩身以敬勿託以尊

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覩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闇世以爲工後爲荀勗馮紞所譖趣令就國攸憤怨發疾乞守先后陵不許攸自彊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辭出信宿歐血而薨

按攸孝友謙恭忠貞和惠以宗親而總大政知本重農去奢節儉致使內外景附誠藩國賢王也夫以夾輔王室之功顯被如此而猶不免爲讒所構信乎禔躬涉世之不易矣然則居藩國者宜何如謹凜乎

宋書

劉宋之興雖以禪名然而擅有爲之器挾震主之威晉恭高遜固其宜矣顧其經營夾輔則二三宗姓之戮力宣謀爲多也三復其史而錄宗臣茂烈者如左

長沙景王義欣

臨川烈武王道規

臨川康王義慶

建平宣簡王宏

長沙景王義欣

長沙景王義欣嗣爲員外散騎侍郎不拜歷中領軍征虜將軍青州刺史魏郡太守將軍如故戍石頭元嘉元年進號後將軍加散騎常侍叅年以本號爲南兗州刺史七年到彥之率大衆入河義欣入彭城爲衆軍聲援彥之退敗青齊搔擾將佐慮寇大至勸義欣委鎭還都義欣堅志不動遷使持節監豫司雍幷四州諸軍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鎭壽陽于時土境荒毀人民彫散城國頹敗盜賊公行義欣綱維補緝隨宜經理刼盜所經立討誅之制境內畏服道不拾遺城府庫藏並皆完實遂爲盛藩强鎭時淮西江北長史悉叙勞人武夫多無政術義欣陳之曰江淮左右土塉民踈頃年以來荐饑相襲百城彫弊於今爲甚綏牧之宜必俟良吏勞人武夫不經術政統內官長多非才授東西殷實猶或簡能况穷接荒垂而可輕棨頓闕頃救選部必使任得其人庶得不勞而治芍陂良田萬餘頃堤堨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叅軍殷肅循行脩理有舊溝引淠水入陂不治積久樹木榛塞肅伐木開榛水得通注旱患繇是得除

按義欣以宗藩歷臻大鎭盜息民安興利除害其得手處正史所謂綱維補緝隨宜經理八字而已持此以安天下可也一鎭云乎哉守藩服而加意民瘼者不可不知也

臨川烈武王道規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高祖少弟也少倜儻有大志高祖奇之與謀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爲征虜中兵參軍高宗克京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孟昶共斬弘收衆濟江進平京邑玄敗走晉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以道規爲振武將軍義昌太守與劉毅何無忌追玄玄西走江陵留郡鈴何澹之等固守盆口義軍既至賊列艦距之澹之空設羽儀旂幟於壹舫而別在它船

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衆悉不同曰澹之必不在此舫雖得無益也無忌曰澹之不在此舫固不須言也既不在此則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可擒也擒之日彼必以爲之失其軍主我徒咸謂已得賊帥我勇而彼懼懼而薄之破之必矣道規喜曰此名計也因往彼攻之即擒此舫因鼓譟倡曰已斬何澹之賊徒及義軍並以爲然因縱兵賊衆奔敗即克盆口進平尋陽因復馳進遇玄於崢嶸州道規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並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強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在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恇怯加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昔光武昆陽之戰曹操官渡之師皆以少制多共所聞也今雖才謝古人豈可元爲之弱因麾衆而進毅等從之大破玄軍郭鈴與玄單舸走江陵不復能守欲入蜀爲馮遷所斬義兵遇風不進桓謙桓振復據江陵毅留巴陵道規與無忌

俱進攻桓謙於馬頭桓蔚於龍洲皆破之無忌欲乘勝直造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爲竭力進勇冠三軍難與爭勝且可頓兵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也無忌不從果爲振所敗乃退還尋陽繕治舟甲復進軍夏口僞鎮軍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仙客守偃月壘於是毅攻魯城道規無忌攻偃月並克之生擒仙客山圖其夕該遁走進平巴陵

譙振遣使求割荆江二州奉歸晉帝不許會南
陽太守魯宗之起義攻襄陽僞雍州刺史桓蔚
走江陵宗之進至紀南振自往距之使桓謙留
守將毅道規已次馬頭馳往襲謙奔走即日克
江陵城振大破宗之而歸聞城已陷亦走無忌
翼衛天子還京師道規留夏口江陵之平也道
規推毅爲元功無忌爲次功自居其末進號輔
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幷州刺史義昌太守如
故時荆州湘江豫猶多桓氏餘燼往往屯結復

以本官進督江州之武昌荆州之江夏隨郡義
陽綏安豫州之西陽汝南潁川新蔡九郡諸軍
事隨宜剪撲皆悉平之以義勳封華容縣公善
於爲治刑政剛理士民莫不畏而愛之劉敬宣
征蜀不克道規以督統降爲建威將軍盧循寇
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
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爲賊
黨苟林所破循即以林爲南蠻校尉分兵配之
使乘勝伐江陵揚聲云徐道覆已克京邑而桓

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爲荆州刺史厚加資
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正與林會林屯
江津謙軍枝江二寇交逼分絕都邑之間荆楚
既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
桓謙今在近畿聞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
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
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
之率衆數千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
規乃單馬迎之宗之感悅衆議欲使檀道濟到

彥之與宗之共擊道規曰盧循擁隔中流扇張
同異桓謙苟林更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固心
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决乃使
宗之居守委以腹心率諸軍攻謙諸將佐皆固
諫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苟林近在江津伺
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差跌大
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耳苟林愚豎無
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
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反謙敗則林破膽豈

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解圍齎校尉印以授咨議參軍劉遵馳往攻譙水路齊進譙大敗單舸走欲下就林追斬之還至沛口林又奔散劉遵率軍追林至巴陵斬之初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譙書言城內虛實咸欲謀爲內應至是參軍曹仲宗簡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進號征西將軍先是桓歆子道兒逃于江西出擊義陽郡與盧循相連結循使蔡猛助之道規遣參軍劉基破道兒於大薄臨陣斬猛徐道覆率衆三萬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師遣覆上爲刺史江漢士庶感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爲游軍自距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激揚三軍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盆口初使遵爲游軍衆咸云今彊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割削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衆乃服焉高祖受命贈大司馬

追封臨川王

按道規知兵善謀推誠待物致令反側自安無復疑忌繇是觀之其倜儻有志可知已至江陵之平而井居功末又知有國而不知有已者矣刑闕政理士民畏愛有以哉宗藩有此可稱高品宜式也

臨川康王義慶

義慶幼爲高祖所知愛嘗曰此吾家豐城也年十三襲封南郡公元嘉元年遷丹陽尹加輔國將軍常侍時有民黃初妻趙氏殺子婦遇赦應徙送避孫讎義慶曰案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雖遇市朝闘不反兵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含戚枕戈義許必報至於親戚爲戮骨肉相殘故道乖常憲記無定准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況趙之縱暴

本繇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耄安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臣謂此孫忍愧銜悲不違子義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星犯右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求外鎮太祖不許固求解僕射遂乃許之九在京尹九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荊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荊州居上流之重地廣兵彊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諸子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謙

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十二年普使內外羣官舉士義慶上表曰詔書疇咨羣司延及連牧旌賢仄陋拔善幽遐伏惟陛下惠哲光宣經緯明遠皇階藻耀風猷日昇而猶詢衢室之令典遵明堂之叡訓降淤慮於管庫紆聖思乎版築故以道邈往載德高前王臣敢竭虛闇祗承明旨伏見前臨沮令新野庾寔秉眞履約愛敬淳深昔在母憂毀瘠過禮今雖文衰泣血有聞行成閨庭孝著鄰黨足以敦化率民齊教軌

俗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恬和平昔貞潔純素潛居研志耽情墳籍亦足鎮息頹競獎勗浮動處士南郡師覺才學明敏操介清修業均井渫志固冰霜臣往年辟爲州祭酒未行其志若朝命遠暨玉帛遐臻異人間出何遠之有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年聽遣五吏餉家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爲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然

足爲宗室之表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少善騎
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
近遠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
爲衛軍諮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
鮑照等並爲辭章之美引爲佐史國臣太祖與
義慶書嘗加意斟酌焉其爲上所敬如此

按義慶以宗室令美幼承帝眷非倖致也觀
其秉德謙虛臨財廉介獎進幽隱撫恤孤窮
誠仁人君子也久鎮西土上下相安有以夫

至於招聚文學其中領益爲不少矣藩封貴
介而能素心雅意真可敬也錄以爲藩臣貪
暴者戒

建平宣簡王宏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七子也少而閑素
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爲立第於雞籠山盡
山水之美二十四年爲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出
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二十八年徵爲中書令
領驍騎將軍元凶弒立世祖入討劭錄宏殿內
世祖先遣以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
齎手板詣世祖事平以爲尚書左僕射使奉迎
太后遷加冠軍將軍爲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

明曉政事上甚信仗之時普責百官讜言宏議
曰臣聞建國之道咸殊興王之政不一至於開
諫致寧防口取禍固前正同軌後王共則秦厲
之敗詐戮刺亡周漢之盛謗升箴顯陛下以至
德神臨垂精思治進儒禮而崇寬教哀獄法而
黜嚴刑表忠行而舉貞節辟處士而求賢異修
廢官而出滯賞撤天膳而重農食禁背遊而弛
榷酤通山澤而易關梁固已海內仰道天下知
德今復開不諱之塗獎直辭之路四海和風普

天牽甚衆蒙採問敢不悉心謹條鄙見並陳如
左辭理遒諺伏用震讋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
項干戈未戢戰備宜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
且戎衛之職多非其才或以貲厚素加或以緣
薄帶帖或寵錫權門恩自私假既無將領虛尸
禁祿至於邊城舉燧羽驛交馳而望其擐甲摧
鋒立功閫外譬緣木求魚不可得矣嘗謂臨難
命師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隷造次之主難踈
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扱危濟難故脊

其相望羅敗繼有今欲改選將較皆得其人分
瑩見將各以配給領護二軍為其總統令撫養
士卒使恩信先加農隙較獵以習其事三令五
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奮銳
覘釁因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於外孫子曰視
卒如赤子故可與之共死所以張拳効爭先之
心究癰致必盡之命豈不繇恩著者士輕其生
令明者卒畢其力考心迹事如或有在妄陳屬
知追懼乖謬轉尚書令宏少而多病大明二年

疾動求解尚書令壽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
散騎常侍中書監如故未拜薨

按宏以太祖愛子而能謙儉周慎禮賢接士
明曉政事可謂賢矣宜人主之信使之也觀
其對責百官讜言所議用兵之道理明辭暢
皆盡要端其大槩可知惜其行實不多見耳

南齊

蕭齊仰承宋禪奄有一邦濟濟宗臣布列中外建元永明之際豫章竟陵遠計壯猷登培宗祚使後人法祖而不忒詎非宗社無疆之慶何至衆叛親離而國脉遂斬耶仰嶷與子良爲之三嘆

豫章文獻王嶷

竟陵文宣王子良

豫章文獻王嶷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太祖特鍾愛焉嘗請司徒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太祖在領軍〻嶷居清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嶷令左右儛刀戟於中庭蒼梧從墻間窺見以爲有備乃去太祖帶南兗州鎮軍府長史蕭順之在鎮憂危既切期渡江北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克勝物情疑惑必先人受禍今於此立計萬不可失

累功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持節侍中嶷在州以將還都脩治廨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嶷發江陵感疾至京師未瘳上深憂慮爲之大赦疾愈上幸東府設金石樂敕得乘輿至宮陛門太祖崩嶷哀號眼耳皆出血世祖即位進位太尉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劍爲三十人建元中世祖以大事失旨太

祖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世祖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顔色故世祖友愛亦深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餘如故手啓上曰陛下以叡孝纂業萬寓維新諸弟有序臣屢荷隆愛叨授台首不敢固辭俛仰祗寵心魂如失負重量力古今同規臣窮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居鼎右已移氣序自頃以來宿疾稍纏心慮恍惚表於容狀視此根候常恐命不勝恩加以星緯屢見災祥雖脩短有恒能不耿介比心欲從俗啟解今職

但厝辭爲鄙或貽物誚所以息意緘嘿一委時運而可復加寵榮增其顛墜且儲傅之重實非恒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宮臣皆再拜二三之宜何以當此陛下同生十餘今唯臣而已友于之愛豈當獨臣鍾其隆遇別奉啓事仰祈恩照臣近亦侍言太子告意子良具因王儉申啓未知粗上聞未福慶方隆國祚永始若天假臣年得預人位唯當請降貂璫以飾微軀永侍天顔以惟畢世此臣之願也服之不衷猶爲身災

況龍爵乎殊榮厚恩必誓以命請上答曰事中恐不得從所陳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嶷上表曰循華貴宜損益資用治在夙均政務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繇風俗東北異源西南各緒習以爲常因而弗變緩之則莫非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殊非約法明章先令後刑之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公用公田秩石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調尚書精加

洗覈務令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開許損公侵民一皆止却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爲恒制從之嶷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文惠太子講孝經畢嶷求解太傅不許皇孫婚竟又陳解詔曰公惟德惟行無所厝辭且魯且衛其誰與二方式範當時流聲史籍豈容屢秉撝謙以乖期寄嶷常慮盛滿又因宮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世祖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還過延

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並兵執牛推
問不許取絹一疋横繫牛角放歸其家爲治存
寛厚故得朝野歡心嶷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
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
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其宅舊有園田之
美乃盛脩理之七年啓求還第上令世子子燕
代鎮東府上數幸嶷第永明末車駕數遊幸唯
嶷陪從上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嶷下輦
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嶷對曰

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
上謀北伐以虜所獻氈車賜嶷每幸第清除不
復屏人上勅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
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百萬營功德嶷又
啓曰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走術官泉開藏
府慈寵優渥備極人臣生年疾迫遐陰無幾顧
陛下寄賢與善極壽蒼旻緝德納和爲億兆御
臣命運昌數奄奪恩憐長辭聖世伏涕嗚咽薨
年四十九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人生在世

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幾何居今之地非心
期所及性不貪聚自幼所懷政以汝兄弟累多
損吾暮志耳無吾後當共相勉厲篤睦爲先才
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理無足以
相陵侮若天道有靈汝等各自修立灼然之分
無失也勤學行守基業治閨庭尚閑素如此足
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
情也子廉等號泣奉行世祖哀痛特至至冬乃
舉樂宴嶷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

相告置鞾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
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

按嶷忠愛友于謙謹廉介秉自性成而寛仁
御下義方訓子此所以蒙君父之敬禮得朝
野之懽心也三覆其傳倍爲欽仰爲宗藩而
荷殊恩者其視躬不當如是耶

竟陵王子良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宋世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曰前臺使督逋切調恒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踈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懃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後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鈒槊微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摛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遏津埭恐

喝傳郵破崗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強寺却攝群曹開亭正榻便振荊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為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諾內飫即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闕棰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純蒜轉積鵝栗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繇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項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敕遥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吉人競自蘆雖復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偵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

緩貽譽少為欺猾人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辰方辨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冊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實為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暫安子良敦義愛古郡民朱百年有

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錫一民給其薪蘇郡
閣下有虞鯀舊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
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
祀于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䘠果粽足
以致誠使歲獻扇簟而已建元二年仍為征虜
將軍冊陽尹開私倉賑屬縣貧民明年上表曰
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兼跨廣袤周輪幾將千
里縈原抱隰其處甚多舊遏古塘非唯一所而
貧民業廢地利久蕪近啓遣五官殷瀰典籤劉

僧瑗到諸縣循履得冊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
幷村耆辭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伍百
五十四頃修治塘遏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
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四年進號車騎將軍
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
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
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
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
密啓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為汙澤農

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
嗟相視褫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
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
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
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
給政當相驅為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
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
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簡動以萬數漸漬之來
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

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
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饑當加優養
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簡
較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
或枉謬耳目有限羣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
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剛詔深矜獄圄恩文累
墜今科網嚴重稱為峻察負罪離諐充積牢戶
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
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為殷廣雖役未

及民勤瞀已積炎旱致災或繇於此皇剛赦逆
青犢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
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為逆矣何得不愛其民綏
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湖區與客蠻寇熾彌如
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
淫邊虞方亟交州覆絶一垂寔惟荒服恃遠後
賓固亦恒事自青德啓運款關受職置之度外
不足紆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客
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曰緣道調兵以

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
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
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
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瞀役之勞劉楷見甲以
錢予良又啓曰此天告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
訛奸生孳啗藪賈雖和比室饑噍繈繈雖賤駢
門鬻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與區地惟河
轄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

守宰相繼務在裒剋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
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
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
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繇窮困乃有畏失
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絶手足以避傜役生育
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
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
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
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棰革相

繼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
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為制永久或
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又云八
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寔煩他邑民特尤
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
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兗豫二藩雖
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寄遜寇庭下無安
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雜靡有生向俱
稟人靈獨絶溫飽而賦斂多少尚均沃實調凡

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
此後不係才舉金條其重貲許以買銜前人增
估求倖後人加税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無
復交關津要某相居商愚野未關必加陵詬罪
無大小橫沒背載凡求試穀帛類非庶謹未觧
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盡一在制雖恩家
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謷最合從綱若罰典惟
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
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詻於都郎

既下意然後付郎謹寫關行愚謂郎官尤宜推
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
非分充朝資奉殿積廣越邦宰梁盜郡邑參差
調補寔允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廳
覗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太半言多切直孝
代王僉領國子祭酒辭不拜九年京邑大水吳
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
立廨收養給衣及藥世祖晏漸內外惶懼百僚
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
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高宗
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留心釋典集
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畧千卷
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
臨送望祖硎山悲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
而有知請葬茲地既薨遂葬焉所著內外文筆
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

按子良天性仁厚未即非心而且敦義好古
禮才下士故所陳諸啓卒皆由盡民隱指摘

吏弊誠所謂經國之遠猷救時之藥石讀其
書想見其人古能然今何獨不然也三嘆

北齊

賀六渾天生神異崛起卑微因爾朱榮而規畧日遠事業日弘竟能燕翼貽謀剖裂魏祚雖天命人心默有所歸豈綱維鞏固纘無所咈耶則藩垣屏翰之多其人耳如彭城任城輩其表表者矣因錄之

彭城景思王浟

任城王湝

馮翊王潤

蘭陵武王長恭

趙郡王叡

朔州行臺僕射勱

彭城景思王浟

彭城景思王浟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浟書見浟筆迹未工戲浟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浟正色答曰昔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慚武定六年出爲滄州刺史爲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遊往來皆自賫糧食浟纖介

知人間事摘發奇異合境號爲神明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以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此鄉食聊獻疎薄浟重其意爲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浟未期悉斷盡別駕劉羊修等恐犯權戚乃詣閤諮陳浟使告曰吾

直道而行何憚權戚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
威爲言修等慙悚而退武成入承大業遷太師
録尚書事浟明練世務果於斷决事無大小咸
悉以情河清三年二月羣盜田子禮等數十人
謀刼浟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浟第至内室稱勅
牵浟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浟大呼不從
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

按浟明慧性植庶介素持復能事無大小咸
悉以情率歸敎化故其爲政嚴肅遂使境内
無盜號爲神明耳其所異者糾折傳教長拒
羊修侃侃正論信可欽服誠齊宗藩巨擘令
望也惜爲盜所害不竟其設施云

任城王湝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自孝昭武成
時車駕還鄴甞令湝鎮晉陽揔并省事歷司徒
太尉并省録尚書事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
史别封正平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
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
之湝召城外諸嫗以靴示之詒曰有乘馬人在
路被賊刼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
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
明察湝頻牧大藩寛恕爲吏人所懷五年青州
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湝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
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主
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于晉陽使
劉子昂修啓于湝至尊出奔宗廟旣重羣公勸
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
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湝詔竟
不達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
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湝

並沉諸井戰敗瑎孝珩俱被擒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瑎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城瑎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之

按瑎剛察而復寬恕此所以爲吏人所懷也倉卒應變咸得整齊非有奇才曷克至此惜逢時不偶遭國多難矢執臣節甘心一死忠而壯千古凜然矣

馮翊王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摘發隱僞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迴雒與陸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文薦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遥就州宣勅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横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迴雒决鞭二百獨孤枝决杖一百

按史稱潤廉慎方雅習於吏治所以與奸囬貪黷竊田受賄者不同趣也宜其痛惡而表舉之哉若非謹慎素在帝心其潑口反噬横相間搆亦不爲傾危者鮮矣可畏哉爲宗藩不可不端素行也勗之

蘭陵武王長恭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

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術相願曰王前既有勳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爲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討定州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士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爲買妾二十人唯受一有千金責券臨死之日盡燔之

按長恭忠勇謹慎甚著威武乃以疑觸忌遂自污求免其苦心堪泣鬼神矣至不修士深之怨不罰僕從之隨祇受一妾焚券千金其寬仁敬惠更可法也

趙郡王㕡

㕡小名須拔趙郡王琛子也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爲高祖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孃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㕡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㕡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爲怪疑其感疾欲命醫看之㕡對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㕡具

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宮與㕡相見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爲休務一日㕡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十歲喪母高祖親送㕡至領軍爲㕡發喪舉聲殞絕哀感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明婁皇后殷懃敦譬方漸順旨居喪盡禮持佛像長齋至于骨立杖而後起高祖令常山王共臥起日夜說喻之并敕左右不聽進水雖絶清漱午後輒不肯食繇是高祖食必喚㕡同案其見愍惜如此高祖崩哭泣歐血及壯將爲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謂之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樂㕡對曰自痛孤遺常深膝下之慕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爲之憫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顯祖受禪進封爵爲南趙郡王遷散騎常侍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二年出爲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陸州大都督時

年十七㕡留心庶事糾擿姦非勸課農桑接禮民偶所部大治稱爲良牧三年加儀同三司六年詔㕡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六月㕡在途中屛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歲藏冰長史宋欽道以㕡冒犯暑熱遂遣輦冰倍道追送正直日中停軍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冰者至㕡謂得冰一時之要㕡乃對之歎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温水吾以何義獨進寒冰非追古名將實情所不忍遂

至洮液竟不一當兵入感恱遐邇稱歎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羸弱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饑病多致僵殞敭於是親帥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營伍督帥監領強弱相持遇善水草即爲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三四馬八年徵敭赴鄴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推以西黄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敭慰撫新遷招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爲兵民所安和無

水之處禱而掘井鑿鍤裁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車駕幸樓煩敭朝於行宮仍從還晉陽時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其選乃除敭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敭後因侍宴顯祖從容顧謂常山王演等曰誰來亦有如此長史不吾用此長史如何演對曰陛下垂心庶政優贊禮物須拔進居蟬珥之榮退當委要之職自昔以來實未聞如此銓授帝曰吾於此亦

自謂得宜天統中追贈敭父琛假黄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盛寒敭跣步號哭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突厥嘗侵軼至幷州帝親御戎六軍進止皆令取敭節度以功復封宣城郡公攝宗正卿進拜太尉監議五禮敭久典朝政清真自守譽望日隆漸被疏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世祖崩葬後數日敭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

宗及元文遥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幷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爲兖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百日敭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爲言有宦要人知太后密旨謂敭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敭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非吾志也況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王幼沖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敭敭正色曰今論

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可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門向床以臂壓叡良久遂失所在叡意甚惡之便起坐獨歎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爲太后殺且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以死效之豈容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横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恐有危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

按叡至孝性成篤至無比長能好學留心庶務立其致治稱良也至築長城而與衆同其勞苦即氷水不忍自私羅徒後而老壯立爲頹恤擇水草而善爲停頓寛仁大德遐邇稱感有以哉況乎忠義之真見乎要言疾惡之嚴否不自顧如此清真自守猶以剛正亡身

三日大霧天亦哀而慘之矣功高衆忌震主身危痛哉爲宗子者可不慎歟

朔州行臺僕射勱

勱字敬德夙智早成為顯祖所愛年十七歲遣侍皇太子後除青州刺史拜日顯祖戒之曰叔父前牧青州甚有遺惠故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心無墜聲績勱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短懼忝先政帝曰汝既能有此言吾不慮也尋追授武衛將軍領軍兩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出為朔州行臺僕射後主晉州敗太后從土門道還京師勑勱統領兵馬侍衛太后時

佞倖閹寺猶行暴虐民間雞豬悉放鷹犬搏噬取之勱收儀同三司苟子溢徇軍欲行大戮太后有令然後釋之劉文殊竊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容如此豈不慮後生毀謗耶勱攘袂語文殊曰自獻武皇帝以來撫養士卒委政親賢用武行師未有折衄今西寇已次并州達官多悉委叛正坐此輩專政弄權所以內外離心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斬此卒明日及誅亦無所恨王國家姻婭須同疾惡返為此言豈所望乎太后還至鄴周軍續至人皆恟懼無有鬬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勱因奏後主曰今所翻叛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二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即退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此亦計之上者後主卒不能用

按史稱勱夙智早成顯祖鍾愛遣牧青州即能自立奇矣迨領兵侍衛太后而能戢暴安

良亶行無悔守節畫策而欲鼓衆背城以殲強敵卒不能用良可惜也若勱者庶幾乃心王室無媿維城者歟

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四

梁書

蕭梁踵魏晉之澆風襲宋齊之陋軌爰有齊社擅勝一時而晚德弗終惑奸蒙侮以致國步艱難與梁祚竟相始終彼其不致一傳而遂斬者猶幸二三宗臣相爲維繫耳

臨川靖惠王宏

安成康王秀

南平元襄王偉

衡山縣侯恭

衡山縣侯靜

鄱陽忠烈王恢

鄱陽王範

世子嗣

始興忠武王憺

散騎常侍大將軍藻

桂陽嗣王象

吳平縣侯景

晉陵太守昱

南康簡王績

南康王會理

建安縣侯乂理

廬陵威王續

正階侯確

臨川靜惠王宏

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太祖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衡陽王暢有美名為始安王蕭遥光所禮及遥光作亂逼暢入東府暢懼禍先赴臺高祖在雍州嘗懼諸弟及禍謂南平王偉曰六弟明於事理必先還臺及信至果如高祖策高祖義師下宏至新林奉迎拜輔國將軍建康平遷西平郎將中護軍領石頭戍軍事天監四年高祖詔北伐以宏為都督南北兗北徐

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討諸軍事宏以帝之介弟所領器械皆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雒口宏前軍剋梁城斬魏將壘清會征役久有詔班師所生母陳太妃寢疾宏與母弟南平王偉侍疾並衣不解帶每讀宮參問輒對使涕泣及太妃薨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高祖每臨幸慰勉之宏少而孝謹齊之末年避難潛伏與太妃異處每遣使參問起居或謂宏曰逃難須密不宜往來宏銜淚答曰乃可無我此事不容暫廢年五十四薨贈侍中大將軍楊州牧假黃鉞王如故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劍為六十人給溫明秘器斂以袞服謚曰靜惠宏性寛和篤厚在州二十餘年未嘗以吏事按郡縣時稱其長者

按宏孝以事親忠于報國復能居上以寛始終如一即在學士大夫且謂之難況貴介宗臣乎非寛和篤厚者不至此可謂藩服式也

安成康王秀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太祖第七子也年十二所生母吳太妃亾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並以孝聞居母喪累日不進漿飲太祖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母之秀既長美風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不見也繇是親友及家人咸敬焉天監元年進號征虜將軍封安成王鎮京口自崔慧景作亂累被兵革民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值年饑以私財

贍百姓所濟活甚多後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爲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所繇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秀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爲曹時盛夏水汎長津梁斷絕外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直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爲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尋遷荊州刺史其年遷號安西將軍立

學較招隱逸下教曰夫鶉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華之寶乍耀采於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弘風闡道靡不繇茲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士河內史雲孤劬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遵喻意既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疆三緘之

歎先是巴陵馬營蠻爲緣江寇秀遣防閤文熾率衆討之燔其林木絕其蹊逕蠻失其嶮期歲而江路清於是州境盜賊遂絕在荊時沮水暴長頗敗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府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五百餘人百姓甚悅後爲郢州刺史郢州當涂爲劇地百姓貧至以婦人供役其弊如此秀至鎮務安之主者或求召吏秀曰不識救弊之術此州凋殘不可擾也於是務存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內

晏然先是夏口嘗爲兵衝露骸積骨於黃鶴樓下秀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嘗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高祖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爲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後遷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便道之鎮行至竟陵病初秀之西也郢州民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既薨四州民裂裳爲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京師高祖使使冊贈侍中司空謚曰康秀有容觀每朝百僚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治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京師旦臨公事廚人進食誤而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不之詰也精意術學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高祖布衣昆弟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賤者高祖益以此賢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梁興憺久爲荊州刺史自天監初帝以所得俸中分與秀秀稱心受之亦弗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

按秀稚年克孝篤於友于固其天性使然也至若仗義輕財禮賢愛士安民弭盜好學容人尤人所難能也秀兼有之豈非宗臣之儀表耶居藩服者不可不如此

南平元襄王偉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太祖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高祖爲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來襄陽俄聞已入沔高祖欣然謂佐吏曰吾無憂矣其所生母陳太妃寢疾偉及臨川王宏侍疾並衣不解帶及太妃薨毀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高祖每臨幸譬抑之偉雖奉詔而毀瘠殆不勝喪偉少好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不及繇是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

至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其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卹之太原王曼頴卒家貧無以殯斂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爲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絶者即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旨義別爲新通又制情性幾神等論

按孝者百行之原也偉力行之大本立矣其好學下賢周貧卹困雖其性分使然至博綜三教延攬羣英則其得於啓沃者亦不少矣爲宗臣可不知景行歟

衡山縣僖侯恭

恭字敬範元襄王偉子也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以元襄功加邑至千戶初樂山侯正則有罪勑讓諸王獨謂元襄曰汝兒非直無過并有義方恭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尤好賓客酣讌終辰座客滿筵言談不倦尋以雍州蠻文道掬引魏寇詔恭赴援仍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太宗少與恭遊特被賞狎至是手令曰彼士流骯髒有關輔餘風黠首扞格但知重劍

輕死降胡惟尚貪惏邊蠻不知敬讓懷抱不可皂白法律無所用施願充實邊戍無數遷徙謀候惟遠簡吏惟積長以控短靜以制躁早蒙愛念敢布腹心恭至州治果有最績百姓陳奏乞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卒謚曰僖

按恭率遵義方之訓至見信于主上心事可謂有以槩白于君父矣究其百姓歸心治成致最也可以爲式

衡山縣侯靜

衡山縣侯靜字安仁僖侯子有美名號爲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讎較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距而不納時論服焉歷官黃門侍郎深爲太宗所愛賞

按靜好學負才爲宗室儁已足尚矣而卻幾遠盛疑精墳典其識力超然固稽古之益也究其爲太宗所愛賞乎彼後財而恣縱者視

靜眞天淵哉

鄱陽忠烈王恢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太祖第九子也幼聰穎年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擿無所遺旣長美風表涉獵史籍天監十三年遷散騎常侍鎮西將軍益州刺史使持節如故便道之鎮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資其騎乘有用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下不豫恢未之

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旣覺憂皇便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又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請之旣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鍼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俸祿隨而散之在荊州嘗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藩屏而已視事親民自有職中山聽樂可得任說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藩國當佐天子臨民淸白其優乎坐賓咸服

按恢天性聰穎故孝思誠篤觀其輕財好施安靜不擾其得於讀書者功不誣也其曰今之王侯不守藩國當佐天子臨民淸白其優乎誠格言哉彼以藩服虐民者視其言不媿死耶

鄱陽王範

範字世儀鄱陽忠烈王恢世子也性温和有器識悉家太子洗馬秘書郎歷黃門郎遷衛尉卿每夜自巡警高祖嘉其勞苦出爲益州刺史開通劍道克復華陽徵爲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畧自命愛奇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復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諸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範作牧莅民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侯景敗於渦陽乃改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已蓄姦謀不臣將露範屢啓言之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圖京邑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後屢謀不利恚發背薨

按範以介藩宗子撫軍蒞民俱有卓蹟不媿乃父者發奸被抑憤恨以殁傷哉而權臣亦可畏矣

世子嗣

世子嗣字長胤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畧倜儻不護細行而能傾身養士皆得其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乏絕景遣任約來攻嗣躬擐甲冑出壘距之時賊勢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今之戰何有退乎此蕭嗣効命死節之秋也遂中流矢卒於陣

按嗣按劍數言迄今凜凜猶有生氣史稱其性驍果有膽畧信不誣矣惜其遭時不偶耳

始興忠武王憺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太祖第十一子也數歲所生母吳太妃卒憺哀感傷人和帝將發江陵詔以憺爲使持節都督荊湘益寧南北秦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後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食邑三千戶時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爲治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民甚安之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思欲開導物情乃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言可用用之可也如不用於我何傷吾開懷矣爾其無恡於是小人知恩而君子盡意民辭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民益悅焉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府將吏冒雨賦丈尺築治之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憺避焉憺曰至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刑白馬祭江神俄而水退堤立邴州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救焉州民乃

以免又分遣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槥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界吏民歸美憺謙讓不受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高祖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還朝民爲之歌曰始興王民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憺性勞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而坐時論稱之九年出爲鎮西將軍益州刺史開立學校勸課就業遣子映親受經焉縣是多向方者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於道憺聞喪自投于地席藁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太小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薨時年四十五追贈冊曰咨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王夫忠爲令德武謂止戈于以用之載在前志王有佐命之元勳利民之厚德契闊二紀始終不渝是用方軌往賢稽擇故訓鴻名美義允臻其極謚曰忠武魂而有靈歆玆顯號

按憺孝友克全忠良備具愛民下士立學勸

農至於德政召祥嘉禾生境抑且卑以
謙遜弗遑眞宗臣盛德哉贈冊所咨尚賢
馨爲宗臣者宜於此景行也

散騎常侍大將軍藻

藻字靖藝元王弟也少立名行志操清潔天監元年出爲益州刺史時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民焦僧護聚衆數萬據郫繁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繇是人心大安賊乃夜遁藻命騎追之斬首數千級遂平之進號信威將軍入爲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辭尤好古體自非公讌未嘗妄有所爲縱有小文成輒棄本類涖數鎭民吏稱之推善下人常如不及高祖每歎曰子弟並如迦葉吾復何憂迦葉藻小名也藻性恬靜獨處一室床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嘗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太宗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恆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在公庭不聽音樂高祖每以此稱之侯景亂藻遣長子彧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大將軍景遣其儀同蕭邕

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不自療或勸奔江北藻曰吾國之台鉉位任特隆旣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朝廷安忍投身異類欲保餘生因不食累日

按藻文武兼資謙退自好究至持節不移矢心無二可謂藩國忠良矣宜其爲太宗所敬愛宗室所楷則也

桂陽嗣王象

桂陽嗣王象字世翼長沙宣武王第九子也容止閑雅善於交遊事所生母以孝聞生長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出爲湘州刺史湘州舊多虎暴及象在任爲之靜息故老咸稱德政所感

按史稱象生長深宮舉無失德而復善於交遊德消虎暴可謂賢矣總之一孝之所生也

吳平縣侯景

景字子恪高祖從父弟也父崇之字茂敬仰左光祿大夫道賜之子初左光祿居於鄉里專行禮讓爲衆所推崇之以幹能顯爲政尚嚴厲官至冠軍將軍東陽太守永明中錢唐唐寓之反別衆破東陽崇之遇害景八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毁聞既長好學才辯能斷除遷永寧令政爲百城㝡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爲政乃牓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

令決頃之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爲郡不許高祖踐阼封吳平縣侯景居官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壅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賑卹爲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之天監八年三月魏荊州刺史元忠率衆七萬寇潺溝驅迫羣蠻羣蠻悉渡漢水來降議者以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景初到雍州省除參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人修營城壘申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厲州內清肅緣漢水陸千餘里抄盜絕迹景爲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爲衆所瞻仰於高祖屬雖爲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

按景幼而能孝長而好學政有能聲廟無濫及誠仁人君子哉其德威所入安其民弭盜想境內肅清吏畏人懷政行自勵也宗室中

指不多屈者宜錄以式

晉陵太守昱

昱字子真景第四弟也天監時每求自試高祖以爲淮南永嘉襄陽郡並不就志願邊州高祖以其輕脫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上表陳情情辭激烈表求解職詔許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絶朝覲國家慶吊不復通普通五年爲有司所奏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勅追還且令受菩薩戒昱既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高祖甚嘉之以爲招遠將軍晉陵太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姦吏優養百姓旬日之間郡中大化俄而疾卒百姓行坐號哭市里爲之諠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女人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爲立廟建碑以紀其德

按昱始以陳情激烈免官終以改行臨民成化其性資蘊抱必有大過人者藉非其然胡旬日間遂政成若是速耶使天假以年其樹

立當不止此日月之食昱足似之究其哀感百姓建碑紀德之若是也宗室之抱奇者不可無此武

南康簡王績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高祖第四子年七歲王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輒詰之便即時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天監十七年出爲南兖州刺史在州著稱尋有詔徵還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八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州任優詔許之績居官寡玩好少嗜慾居無僕妾躬事約儉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贈侍中中

將軍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諡曰簡

按績慧性清操躬行儉約而臨民爲政所在遺恩安民心堅藏而不忍其去也彼驕倨剝民自利者胥壤矣可敬可式也

南康王會理

會理字長才世謹子也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爲高祖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太清二年侯景圍京邑會理治嚴將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高祖手勅召會理其僚佐咸勸距之會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勅召我入朝臣子

之心豈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吾計決矣遂席卷而行景以爲侍中司空兼中書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勸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景往晉熙京師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兵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克期響集聽吾日定便至京師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

能爲也敬禮曰善因賢成之于時百姓厭賊咸
思用命自丹陽至于京口靡不同之後事不果
與弟通理並遇害
按會理當賊景擅亂之際乃能奮不顧身矢
中臣節寸心所結惟賊是圖其志殊可哀也
雖時乖志阻舉事不果君子曾之

建安縣侯乂理

乂理字季英會理第十六弟也生十旬而簡王薨
至三歲能言見内人分散涕泣相送乂理問其
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爾乂理便號泣悲
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傷感爲之停者三人
爲服闋後見高祖悲泣不自勝高祖爲之流涕
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爲奇士大同八年封建安
縣侯乂理性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
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内當無愧古人博

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爲立碑製文
甚美太清中侯景内寇乂理聚賓客數百輕裝
赴南兗州隨兄會理入援恒親當矢石爲士卒
先及城陷乂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爲質乞師
行二日會侯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會理因
爲所獲紹先防之甚嚴不得與兄弟相見乃僞
請先還京得入辭母謂其姊固安公主曰事既
如此豈可合家受斃兄若至願爲言之善爲計
自勉勿顧以爲念也家國阽危雖死非恨前途

亦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京師以孤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其故不受文理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文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間刼會理其衆遂駭散爲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按文理方襁褓而即能以孝動人真奇品也迨入仕而盡節急公忘身徇國其忠烈無愧古人可謂能行其言者也兄弟忠義萃於一門宗室中豪傑也錄之

廬陵威王續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高祖第五子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游獵應發命中高祖嘗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與臨賀王正德及胡貴通趙伯超等馳射於高祖前續冠於諸人高祖大悅出爲平北將軍雍州刺史在州多聚馬仗蓄養驍雄金帛內盈倉廩外實稱雄鎮焉

按續以武勇技能見美高祖及其出牧復能富强壯國其作用寧汶汶者惜不多見其設施耳然不失爲宗雋也亂離之世而有若輩亦維城一助歟

正階侯確

正階侯確字仲正高祖第七子邵陵攜王弟也少驍勇有文才嘗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皆以爲狂左右或以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鍾山之役確苦戰所向披靡群虜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氣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反不以爲勞諸將服其壯勇及侯景乞盟慮確在外爲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知此盟多詐城

必淪沒因欲南奔攜王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攜王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謂石珍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其益也石珍曰勅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攜王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爲我斬之當賷首赴闕伯超揮刃眄確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於是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啓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縋下城僅得至此確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行見天上飛鳶羣虜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攜王遣人客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正欲手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還啓家王願勿以爲念也事未遂而爲賊所害

按確文武具備智力兼超誠宗藩中異人也其爲賊景所畏忌有以夫使其謀遂出奇必

能設奇制賊而屈於兇命巳志弗伸惜哉迨身陷敵中猶欲輕身殺賊志不忘君其氣節凜霜雪而昭日月矣可敬可式

陳書

陳霸先奚自下僚濟臻膴仕因梁之主幼政衰遂革命以承大統迹其所爲蓋非無據而宗姓雖多克肖者鮮獨鄱陽擅其勝吳興流其芳岳陽致其命益信有國者不可無宗子也不五傳而鼎祚遂移豈無故哉

鄱陽王伯山

岳陽王叔慎

吳興王胤

鄱陽王伯山

鄱陽王伯山字靜之世祖第三子也偉容儀舉止閑雅喜愠不形於色世祖深器之初高祖時天下草創諸王受封儀注多闕及伯山受封世祖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八座奏曰臣聞本枝惟允宗周之業以弘磐石既建皇漢之基斯遠故能協宣五運規範百王式固靈根克隆卜世第三皇子伯山發睿德於髫年表岐嶷於丱日光昭丹掖暉暎青闈而玉圭未秉

金錫靡駕豈所以敦序維翰建樹藩戚臣等參議宜封鄱陽王伯山性寬厚美風儀又於諸王最長後主深敬重之每朝廷有冠婚饗醼之事恒使伯山爲主及丁所生母憂居喪以孝聞後主嘗幸吏部尚書蔡徵宅因往弔之伯山號慟殆絕因起爲鎮衛將軍仍謂郡臣曰鄱陽王至性可嘉又是西第之長孫章已兼司空其亦須遷太尉未及發詔而伯山薨

按伯山容儀舉止可謂有威儀矣以是感動

兩朝恩待有加禮而至性過人以孝聞于時
又古今人律身之首事也錄之使宗臣有所
觀感焉

岳陽王叔慎

叔慎字子敬高宗第十六子也少聰敏十歲能
屬文太建十四年立爲岳陽王時年十一至德
四年拜侍中智武將軍丹陽尹是時後主尤愛
文章叔慎與衡陽王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日夕
陪侍每應詔賦詩恒被嗟賞禎明元年出爲使
持節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智武將軍湘
州刺史三年隋師濟江破臺城前刺史晉熙王
叔文還至巴州與巴州刺史畢寶荊州刺史陳

紀竝降隋行軍元帥清河公楊素兵下荊門別
遣其將龐暉將兵畧地南至湘州城內將士莫
有固志翹日請降叔慎乃置酒會文武僚吏酒
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
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
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
是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
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
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

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師介數百人屯於城門自將左右數十人入于廳事俄而伏兵發縛暉以徇盡擒其黨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兵至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烏居業皆請赴難未至隋遣中牟公薛冑爲湘州刺史聞龐暉死乃益請兵隋又遣行軍總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薛冑兵次鵝羊山叔慎遣正理及樊通等拒之因大合戰自旦至于日昃隋軍迭息迭戰而正理兵少不敵於是大敗冑乘勝入城生擒叔慎是時鄔居業率其衆自武州來赴出横橋江聞叔慎敗績乃頓于新康口隋總管劉仁恩兵亦至横橋據水置營相持信宿因合戰居業又敗仁恩虜叔慎正理居業及其黨與十餘人泰王斬之于漢口叔慎時年十八

按叔慎幼而聰敏長而能文雖嗟嘗於後主不足關其重輕然義激於垂亡竟能效其忠節見危授命死有餘榮矣休戚相關誼當如是

吳興王胤

吳興王胤字承業後主長子也性聰敏好學執經肄業終日不倦博通大義兼善屬文至德二年躬出太學講孝經講畢又釋奠於先聖先師設金石之樂於太學王公卿士及太學生並預宴

按胤爲後主冢嗣而能留心問學乃復躬自講經敦崇大禮猗歟文運爲之一新亦可稱彬彬大雅者矣

周書附

宇文氏之立國也襲魏晉餘風踵宋齊故事雖
臣王定覇罔失臣節實自經營以邀揖讓耳然
其綱維協贊遠慮深謀不可謂二三宗姓者無
其力錄其表表者以式

幽國公導

蔡國公廣

齊煬王憲

齊國世子貴

代奰王達

幽國公導

導字菩薩邵惠公顥第二子也少雄豪有仁惠
太祖愛之屢功拜大將軍大都督三雍二華等
二十三州諸軍事性寬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
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嘗若弗及太祖每出征討
導恒居守深為吏民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魏
恭帝元年十二月薨贈尚書令秦州刺史諡曰
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
右以彰厥德卒乃葬於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

會葬有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
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廻
八十餘步為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
見思如此

按導少雄豪有仁惠治州寬明善于撫御用
是上信下安至歿之日僉令人哀導何以得
此于西土耶所謂恩威顯著之故守土之良
也

蔡國公廣

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初封永昌公進封蔡國公增邑萬戶除泰州刺史廣性明察善綏撫民庶畏而悅之時諸宗服玩侈靡踰越制度廣獨率繇禮則又折節待士朝野以是稱焉嘗侍食于高祖所食瓜美持以奉進高祖悅之廣以晉公護久擅威權勸令挹損護不能約初廣母李氏以寡患疾彌年憂而成病因此致沒廣既居喪更加毀瘠乃以毀薨世稱母爲廣病廣爲

母亡慈孝之道極於一門高祖素服親臨百寮畢集朝臣以廣夙志儉約乞行其素心詔許之

按廣之爲政民庶畏而悅之朝野稱頌可謂賢矣而終天之恨竟賫志以歿孝而過者也讀史者于以原其心焉

齊煬王憲

齊煬王憲字毗賀突太祖第五子也性通敏有度量雖在髫齔而神彩嶷然初封涪城縣公少與高祖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太祖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駁馬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駁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左右取以賜之初平蜀之後太祖以

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之中欲有推擇徧問高祖已下誰能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太祖曰刺史當撫衆治民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有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太祖大悅以憲年尚幼未之遣也世宗追遵先旨授憲益州刺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輳聽受不疲蜀人懷之共立碑頌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迥爲先鋒圍雒陽憲與達奚武王雄等軍於邙山自餘諸

軍各分守險要齊兵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恇駭
竝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率衆拒之而雄
爲齊人所斃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
時晉公護執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
天和三年以憲爲大司馬治小冢宰雍州牧如
故後齊將獨孤永業及斛律明月屢行侵犯西
至龍門晉公護謂憲曰寇賊充斥戎馬交馳遂
使疆埸之間生民委弊豈得坐觀屠滅而不思
救之汝謂計將安出曰如憲所見兄宜暫出同

州以爲威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非惟
邊境清寧亦當別有克獲護然之乃遣憲率衆
二萬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王康德以憲兵至
潛軍宵遁憲乃西歸仍掘移汾水水南堡壁復
入於齊齊人謂略不及遠遂弛邊備憲乃渡河
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進攻張壁克之
獲其軍實夷其城壘斛律明月時在華谷弗能
救也其料敵制勝如此時汾州又見圍日久糧
援路絕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以饋之憲自入

兩乳谷襲克齊柏社城進軍姚襄齊人嬰城固
守憲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
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憲
命將士陣而待之及晉公護誅高祖召憲入憲
免冠拜謝帝謂之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吾嗣
守鴻基常恐失墜冢宰無君凌上將圖不軌吾
所以誅之以安社稷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
不相涉何煩致謝乃召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
簿書等尋以憲爲大冢宰時高祖既誅宰臣親

覽朝政憲初爲護所委任自天和之後威勢漸
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否憲
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高祖亦悉其心故得
無患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高祖嘗御內殿引
見之謂曰晉公不臣之迹朝野所知朕所以泣
而誅者安國家利百姓耳昔魏末不綱太祖匡
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
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而可爲人所制
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即禮若

君臣此乃亂代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
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據天子耳雖陪侍
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爲天
子卿宜規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
我骨肉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拜謝而出歸
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悉但
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建德二年進爵爲王
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
此箴上高祖甚悅其文憲嘗以兵書繁廣難求

指要乃自刊定爲要畧五篇至是表陳之高祖
覽而稱善高祖將欲東討以諸弟才畧無出於
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
上私財以助軍費詔不納而以憲表示公卿曰
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須物乎五年大舉
東討憲率精兵二萬復爲前鋒高祖親圍晉州
齊主聞晉州見圍乃將兵十萬自來援之憲𥨊
謂大將軍永昌公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
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爲營不須帳幕可伐栢

爲菴示有形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也時齊
主自率大兵與椿對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
以千騎救之齊人望谷中塵起相率遽退多有
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回軍赴之會椿
被勑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栢菴爲帳幕也
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高祖已去晉州留憲爲
後拒齊主自率衆來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
二千阻水爲陣齊領軍叚暢直進至橋憲隔水
招暢與語語畢憲問暢曰若何姓名暢曰領軍

叚暢也公復爲誰憲曰我虞侯大都督耳暢曰
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今日相見何用隱其名位
暢固問不已憲乃曰我天子太弟齊王也暢鞭
馬而去憲即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
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卒百騎爲殿以拒之
斬其驍將百餘人齊衆乃退憲渡汾而及高祖
於玉壁高祖又令憲率兵六萬還援晉州憲遂
進軍營于涑水齊王攻圍晉州晝夜不息間諜
還者或云已陷憲乃遣柱國越王盛等輕騎一

萬夜至晉州憲進軍知城未陷乃歸涑川復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出大兵陣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是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無憂矣憲退內史柳蚪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兵雖衆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主遁走憲輕騎追之既及永安高祖續至齊人

收其餘衆復據高壁及雒女砦高祖命憲攻雒女破之明日與大軍會於介休時齊主已走鄴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據并州拒戰憲攻其西面克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城公質為河間王拜第三子賓為大將軍仍詔憲先驅趣鄴明年進克鄴城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據守信都有衆數萬高祖復詔憲討之仍令齊王手書與湝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不優待湝不納乃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

求為戰士者亦數千人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窺形勢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之舊將遍示之又謂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今放汝還可即充我使乃與湝書曰山川有間無深勞佇仲春戒節納履惟宜承始屆兩河仍圖三位二者交戰想無虧德昔魏曆云季海內橫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業與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橫陣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襲偽之首

既奔竄於草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德義振於無垠威風被於有截彼朝宿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縻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効死爭驅營丘之前奮身歸命此豈唯人事抑亦天時宏訪之道路無俟傍說吾以不武任總元戎受命安邊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導禮皆荷來蘇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廈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

姓漢朔去此弗圖苟徇匹轍家破身殞爲天下
笑又足下諜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
事知以弱卒瑣甲欲抗堂堂之師縈帶汚城冀
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
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幷進相望非遠憑軾有
期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幾也
憲至信都湝陣於城南憲登張耳冢以望之俄
而湝所署領軍尉相願僞出略陣遂以衆降相
願湝心腹也衆甚駭懼湝大怒明日復戰遂破

之擒湝及孝珩等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
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
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
妻子厚加資給又問孝珩布陳國難辭淚俱下
俯仰有節憲亦爲之改容憲素善謀多算略尤
長於撫御達於任使摧鋒陷陣爲士卒先群下
感悅咸爲之用齊人夙聞威聲無不憚其勇略
及幷州之捷長驅敵境芻牧不擾軍無私焉憲
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屛退不得宣帝嗣位以憲

屬尊望重深忌憚之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
謂憲曰三公之位宜屬親賢今欲以叔爲太師
九叔爲太傅十一叔爲太保叔以爲何如憲曰
臣才輕位重滿盈是懼三師之任非所敢當且
太祖勳臣宜膺此舉若專用臣兄弟恐乖物議
孝伯反命尋而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至殿
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因爲誅害
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
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

有命寧復圖存但以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
死之憲所生母達步干氏建德三年册爲齊國
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熱屢
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侍左右憲或東西從役
每心驚其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

按史稱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人道云矣其
後屢戰有功用能闢土展疆布昭威武豈功
偉烈不負其智識不凡之稱而猶以疑忌見
殺居高慮危宗臣宜有以自毖矣

齊國世子貴

貴字乾福齊煬王憲長子也少聰敏涉獵經史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爲立身之本建德二年冊拜齊國世子四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出爲豳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而留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烽經爲商人所燒烽帥納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帥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帥愕然遂即首服其明察如此

按貴謂孝經爲立身之本正與孔子作經之旨脗合而爲政亦復明察得力于學問者不少矣

代奰王達

代奰王達性果決善騎射封代國公荊州刺史在州有政績高祖手勅褒美之所管澧州刺史蔡澤黷貨被訟贓狀分明以其世著勳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貫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按劾密表奏之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愼如此達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人皆衣綈衣又不營資產國無儲積左右嘗以爲言達從容應之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

按達性果決雅好節儉席崇膴者得此亦可以稱矣況處事周愼乎君子憂道不憂貧之說惟其有之是以舉之

隋書

隋以外戚受國託孤乘機遘會遂遷周鼎雖能混一寰區躬行節儉顧嬖寵廢嫡付託匪人深根固蒂其何賴焉即使磐石宗衆建亦難保無動搖剏以落落之宗姓加之煬惡之肆張彼一二宗臂爲之奈何

河間王弘

觀德王雄

蔡王智積

趙王杲

河間王弘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畧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上受禪立弘爲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突厥屢爲邊患以行軍元帥率衆數萬出靈州道與虜相遇戰大破之斬數千級拜寧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弘在州治尚清靜甚有恩惠徵還京師未幾拜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安弘奏爲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怗然號爲良吏風教大洽

按弘以明悟之性兼有文武幹畧故從征則能茂乃績出治則有惠及民則宗臣與有風教之責者寧不思彊而進之歟

觀德王雄

觀德王雄初名惠高祖族子也美姿儀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參預朝政進封廣平王以邗公別封一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熲朋黨者上詰雄於朝雄對曰臣忝衛宮闈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機親覽熲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絕一時寬容下

士朝野傾矚高祖惡其得衆陰忌乃下詔書拜雄爲司空雖曰優崇實奪其權也雄乃閉門不通賓客後以疾薨時年七十一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人乃賜謚曰德

按雄居貴寵之位而能寬容下士固已去其驕心淫志矣迨辯高熲數語亦復深明大臣之體苛隋之季乃有斯人足光宗譜矣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爲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頃之以修謹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人或勸智積治産業者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

更營乎有伍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高陽公智明俱得罪智積逾懼大業七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

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破之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

按智積在州不事嬉戲遊獵可謂靜而正矣乃復讀書守禮制節謹嚴時切滿盈之懼愼哉若人亦足錄也

趙王杲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拜河南尹從幸淮南詔行江都太守事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制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當灸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嘗之今灸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後竟爲其停灸繇是尤愛之後宇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遂遇害

按杲當帝后之疾而痌瘝在身至性有過人者卒殉君父之難君子哀其遇焉其孝可稱也

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五

魏上

拓跋氏以外夷遷居中夏卽能睦鄰交好闢土自强世有令主疆宇日盛豈史所稱天女授男故奇幻若此耶雖然亦人事使然耳觀其勃於皆室有蘇然矣然歷觀其宗臣如高凉王孤輩相與戮力魏廷行事殊多芳美未可以其夷狄而少之錄其人以爲鑒

高凉王孤

河間公齊

建忠伯志

衞王儀

新蔡公幹

尚安公素

凉州刺史紹

都督暉

陳留桓王虔

河南簡王平原

河南悼王鑒

江陽武烈王繼

樂安簡王範

永昌莊王健

臨淮王彧

尚書右丞孚

廣陽王嘉

廣陽忠武王深

廣陵侯衍

太傅文公悰

秦州刺史顯和

任城康王雲

任城文宣王澄

高凉王孤

高凉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器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內難昭成人襄國後烈帝臨崩顧命迎昭成立之社稷可安及崩群臣咸以新有大故內外未安昭成在南來未可果比至之間恐生變詐宜立長君以鎮衆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孤曰吾兄居長自應繼位我安可越次而處大業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爲質石虎義而從之昭成即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

按烈帝之崩儲君在外人心覬望正在此時使稍有利天下之心者以人望而自立亦云有辭孤乃一遵典制詣鄴奉迎願以身質究之讓成其讓見義于敵其精忠亮節誠社稷臣矣錄之

河間公齊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衆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擊賊乃退世祖得上馬是日微齊世祖幾至危殆世祖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世祖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世祖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世祖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爲公後與新興王俊討禿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劉義隆將裴方明陷仇池世祖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剋仇池威振羌氐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邊因知之密告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氐遂推文德爲主求援于劉義隆義隆遣將房亮之符昭啖龍等率衆助文德齊擊斬之龍擒亮之氐遂

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謚曰敬
按史稱齊雄傑魁岸特為世祖所愛覩其脫
君父于險消奸醜于微宗藩中之忠勇能臣
也錄之

建忠伯志
志字猛略少清辯强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為
雒陽令不避强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
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避承華車蓋駐論
道劒鼓安有雒陽縣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
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避中尉
高祖曰雒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
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
高祖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
自彫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
本枝也員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擿所部
里正志令主吏收繫處刑除官繇此忤旨左遷
太尉主簿俄為從事中郎車駕南征高祖微服
覘戰所有翁欲犯帝志以身障之高祖便得免
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
按志以清辯强幹之才能以文學飭其吏治
有用之介器也覩其不避權貴身障帝矢其
行已可槩見矣宜高祖與邢巒嘉獎之歟

衛王儀

儀秦明王子也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髯有算略少能舞劍騎射絶人太祖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功及太祖將圖慕容垂遣儀觀釁垂問儀太祖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正朔爵稱代王東與燕世為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卿王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

燕若不修文德欲以兵威自强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太祖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釁將内起是可計之太祖以為然封平原公太祖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宮太祖大喜徙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棝陽塞外分農稼大得人心慕容寶寇五原儀攝據朔方要其還路及幷州平儀功多遷尚書令從圍中山慕容德之敗也進封衛王中山平復遣儀討鄴平之太祖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令以鎮之遠近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別從西北破其別部又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繒布綿牛羊馬等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世祖之初育也太祖喜夜召儀入太祖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臣推誠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輒自安忽奉夜詔怪有之懼實無也太祖告以世祖生儀起拜而

歌舞遂對飲申旦召羣臣入賜儀御馬御帶縑錦等先是上谷侯岌張袞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學博今古初來入國聞儀待士先就儀儀並禮之共談當世之務指畫山河分別城邑成敗要害造次備舉謙等歎服相謂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當附其尾太祖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

按儀之出覘敵國也則能布義察微其入趨君命也又自開誠相信明哲備矣況兼以膂

力過人博學禮士固宗室中智勇兼該者也

新蔡公幹

幹機略沈勇善弓馬少有父風太宗即位拜內軍都將入備禁中太宗出遊於白登之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鵰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鵰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鵰太宗嘉之賜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曰射鵰都將

按幹以宗子而能舍矢如破固維城雋品也射鵰都將何減穿楊之技哉戡亂禦侮烏可少此勝藝乎

尚安公素

素太宗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少列內侍頻歷顯官賜爵尚安公拜外都大官世祖初復襲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率徙千餘家於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內都大官高宗即位務崇寬征罷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惟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素宗屬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治國政事固辭疾歸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如一時論賢之

按君民一體有若之計國也至周矣素舉而陳之以成就君德雖愛民實以忠君也且稱其居官五十載始終如一殆宗藩中之立行無愧者歟

涼州刺史紹

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彊禦世宗詔令簡趙修獄以修佞幸因此遂加杖罰令其致死帝責紹不重聞紹曰修姦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焉及出廣平王懷拜紹賀曰阿翁乃皇家之正直雖朱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為愧耳

按紹之不避彊禦疾惡嚴矣而言復鯁直不阿宗室有如其人也殆所謂邦之司直者乎

都督暉

暉字景襲少沈敏頗涉文史世宗即位拜尚書王客郎巡省風俗還奏事稱旨為給事黄門侍郎初高祖遷雒而在位舊貴皆難於移徙時欲和合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則居比世宗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牓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閒言事世宗曰先皇遷都之日本則冬〻南夏比朕欲聿遵成詔故有外人之論暉曰先皇移都為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

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實非先皇深意且北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陛下終高祖定鼎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世宗從之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黄門莫有知者肅宗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上疏曰臣聞治人之本寔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理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彼貪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頗回威濫之刑且暫爾往還理不委悉縱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黄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不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褒陟若治績無效貪暴遠聞亦使示牒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罰矣又表以御史之職鷹鸇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若選後生年少血氣方剛

者恐其輕肆勁直傷物處廣愚謂宜簡宿官經事忠良平慎者為之詔付外依此施行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愉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略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聞而蠻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為銳於姦利之所致也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

國之基本饑荒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卽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召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勑邊將自今有賊戍求內附者不聽輒遣援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三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饑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因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調割入於己人困於下官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簡括損耗之來方在未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帝納之暉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宋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

按暉所陳移都非計甚有識理條議時務切中事情宗室之有識有才者也錄之

陳留桓王虔

陳留王虔昭成子紇根之子也少以壯勇知名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破黜弗部從攻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絕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桑乾虔勇而輕敵於陳戰沒虔姿貌魁傑武力絕倫每以常矟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於世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常臨陣以矟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常以一手頓矟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矟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矟而去每從征討常先登陷陳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前者及薨舉國悲歎爲之流涕

按虔以桓桓武夫勇冠當時毅然爲朝廷出死力逮其卒也舉國悲歎其亦功在國家者矣謚曰桓信名與實乎云

河南簡王平原

平原忠果有智略顯祖時蠕蠕犯塞從駕擊之平原戰功居多拜鎮南將軍齊州刺史善於懷撫邊民歸附者千有餘家高祖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聚黨三千餘人屯聚平陵號年聖君攻破郡縣殺害長吏平原身自討擊殺七人擒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妖人劉舉自稱天子扇惑百姓復討斬之時歲穀不登齊民饑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

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州民韓凝之等千餘人詣闕頌之高祖覽而嘉歎及還京師每歲率諸軍屯于漠南以備蠕蠕遷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太和十一年薨賻以本官加羽葆鼓吹謚曰簡王

按平原之治州能使遠至邇安蓋皆招徠有方賑賙得法爲之也其戍卒之還者又給路糧何莫爲吾民求無擾之至計耶彼剝民自奉者曷視此以自省諸

河南悼王鑒

鑒字紹達少有父風頗覽書傳沈重少言寬和好士車駕南伐以鑒爲平南將軍還除左衛將軍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百度惟新鑒上書上遵高祖之旨下釆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高祖覽其所上嗟美者久之顧謂侍臣曰諸州刺史皆能如此變風易俗更有何難下詔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世宗初以本將軍轉徐州

刺史屬徐兗大水民多饑饉鑒表加賑恤民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爲徐州王既年少長史盧淵寬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曰梁郡太守程靈虬唯酒是耽貪財爲事虐政殘民寇盜並起黷音悖響盈於道路部境呼嗟僉焉怨酷梁郡密邇僞畿醜聲易布非直有點清風臣恐取嗤荒遠請免所居官以明刑憲詔免靈虬郡徵還京師於是徐境肅然

按鑒乘權秉政而能易俗移風其才識奇矣

維賑以濟民貧殘必去是有威惠而肯實心
爲國爲民者可錄也

江陽武烈王繼

繼字世仁襲封江陽王寬和容裕號爲長者高祖時高車酋帥樹者擁部民反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自懷朔已東悉稟繼節度繼表曰高車頑黨不識威憲輕相合集背役逃歸計其兇戾事合窮極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別推斬愆首一人自餘加以慰喻若悔悟從役者即令赴軍詔從之於是叛徒往往歸順高祖善之顧謂侍臣曰江陽良足大任也車駕北巡至鄴而高車悉降恒朔清定

按繼統軍勦亂而不欲悉戮叛人已仁心義聞足稱大德史稱其寬和容裕號爲長者不虛也蓄衆容民不可無此識量

樂安簡王範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沉厚寬和仁恕世祖以長安形勝之地非範莫可任者乃拜範都督五州諸軍事爲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高選才能以爲僚佐範謙恭惠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罹寇賊流亡者相繼範請崇易簡之治帝納之於是遂寬徭與人休息後因疾昇薨長子良世祖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嘗參軍國大計

按範以親藩之尊居形勝之地而政崇易簡謙愛存心眞惠人也史謂其雅性沉厚寬和仁恕有以哉彼居高虐下者可不省諸

永昌莊王健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達兵法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世祖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河世祖襲蠕蠕越涿邪山車駕還詔健殿後蠕蠕萬騎追之健與數十騎擊之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遂退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

按健負赳赳之質克壯國威可謂虎臣矣以宗室而有此宣力之士宜其威震沙漠也

臨淮王彧

彧字文若彧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
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
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
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
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
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沈雅
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圓方
彧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

之未嘗不心醉忘疲拜前軍將軍中書侍郎奏
郊廟歌辭時稱其美彧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
穆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啟求改名詔曰仕明
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
相倫之美彧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
州魏郡又長兼御史中尉彧以爲倫敘得之不
謝領軍于忠忿言之朝廷曰臨淮雖復風流可
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
儀單車而還朝流爲之歎息是時蕭衍遣將闓

溫湯進彧以本官爲東道行臺會爾朱榮入雒
殺害元氏彧撫膺慟哭遂奔蕭衍衍遣其舍人
陳建孫迎接幷觀彧爲人建孫還報稱彧風神
閑儁衍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彧於樂遊園因
設宴樂彧聞樂聲歔欷涕淚交下悲感傷人衍
爲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希旨稱魏爲僞唯彧
上表啟當云魏臨淮王衍體彧雅性不以爲責
及知莊帝踐阼彧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衍惜
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彧曰

昔王陵在漢姜維相蜀在所成名何必本土彧
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衍乃以禮遣彧性至孝
事父母盡禮自經違離不進酒肉容貌憔悴見
者傷之爾朱世隆率部北叛詔彧防河陰及爾
朱兆率衆奄至彧出東掖門爲賊所獲見兆辭
色不屈爲羣胡所毆薨彧美風韻善進止衣冠
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書不爲章句所著文藻
雖多亡失猶有傳于世者

按彧天性忠孝博學能文蘊藉風流志行恬

雅不愧文若者也居敵國而不忘本朝因母
老而願歸故土它其見重於名流欽仰於武
帝也宗臣有此可稱巨擘

尚書右丞孚

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
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
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
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為四
卷奏之遷左丞蠕蠕王阿那瓌既得返國其人
大饑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賑給詔孚為
北道行臺詣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人
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

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
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即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
長策也乞以牸牛產羊餬其口命且畜牧繁息
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
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從
內若依臣請給賑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
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
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
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悖

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君
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
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饑命懸溝壑公給
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頻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
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居近利雖戎狄衰盛歷
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
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爲重備將
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計未能致今天祚
大魏亂亾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

鳩其散亾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
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
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
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
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
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
時蠕蠕國敝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謨略依舊事
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
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視不

至矯詐踈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嘗云一人
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若
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彊敵武非
專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
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
在原野戎夷情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
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
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爲費必大朝廷不
許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

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
轀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
稱爲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
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爲辱命處孚
流罪後拜兾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爲慈
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
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家
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
請入城願致死效力後爲葛榮所陷執兄祐爲

防城都督兄子子禮爲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子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子兄弟各誣已引過爭相爲死又孟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子監儀注子上表詳訂鐘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爲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返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玅解殼律特復稱善

按子仁心義質達識通才觀其獻名妃賢后之書足表其繩愆糾謬之忠論討安戎狄之策尤見其杜漸防危之慮勸農化暴則人稱曰慈父神君仗義篤宗則敵敬爲誠臣義士若子者魏宗中不媿藩垣屏翰者歟

廣陽王嘉

嘉少沈敏喜慍不形於色兼有武略高祖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閭後及帝將大漸遺詔以嘉爲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兹役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後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爲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薨遺命薄葬世宗甚悼惜焉

按嘉沈敏有養筮仕即能威惠善於從政矣而爲國儲才以曲加獎借亦賢宗之特出者

廣陽忠武王深

深字智遠肅宗初拜肆州刺史豫行恩信胡人便之劫盜止息拔陵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𦂳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

土人悉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征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雒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

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憎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

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勑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欲復鎮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便施行深後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不必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爲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總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渡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

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侍郎楊置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禍亂當繇此作既而鮮于修禮叛於定州杜雒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戶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為王深乃上書乞還京師令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為都督以深為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後河間王琛等為鮮于修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為左都督裴

衍為右都督并受深節度城陽王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勑章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勑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深因上書自明具陳徽所以譖抳之故且曰天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為急徽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蔑爾無聞今求出之為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公私幸甚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闘情連

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陳賊修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常銜之普賢昔為深統軍及在交津深使人諭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修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衆北轉趨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三日夜乃召都督毛謚等六七人臂肩為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疑深意異乃密告津

云深謀不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叫噪追躡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賊遊騎乃引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內惡之乃害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武

按深前後屢上書拳拳以防微杜漸為慮可謂忠於謀國者矣乃一構于讒宗再疑于同事功沒身殞甚矣立功名之難哉

廣陵侯衍

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具

按衍以宗藩之崇歷四州之牧致富匪所難矣而屬纊之辰至無斂具抑何清約至此其宗室中之以清白流芳者歟彼貪侈者可以知媿矣

太傅文公悰

悰字魏慶孝靜時累遷太尉錄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諡曰文悰寛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按悰位至州牧而清儉之性愈顯于身死之後可謂廉矣史稱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惟其理明識定故能如此真賢矣哉

泰州刺史顯和

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為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泰州刺史

按顯和臨難就義忠烈所激不肯愛身以辱國讀其言凜凜有生氣宗臣之傑出者也

任城康王雲

任城王雲年五歲恭宗崩號哭不絕世祖聞之呼而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顯祖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聽理民訟甚收時譽延興中顯祖集群寮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魏之興未之有革皇儲正統聖德夙章陛下必欲割捐塵務頤神清曠

者冢副之寄宜紹寶曆若欲捨儲輕移宸極恐非先聖之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輒改神器上乖七廟之靈下長姦亂之道此是禍福所繫願深思慎之太尉源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於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沖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機政普天景仰率土傒心欲隆獨善不以萬物

爲意民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顯祖曰儲宮正統受終文祖卒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於高祖後蠕蠕犯塞雲爲中軍大都督從顯祖討之後仇池氐反以雲爲征西大將軍討平之除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顯祖不許雲悲號動疾乃許之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爲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顯祖聞而嘉之復拜侍中中都大官出爲冀州刺史仍本將軍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雲廉謹自修留心庶獄挫抑豪彊羣盜息止州民頌之者千有餘人文明太后嘉之賜帛千匹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賵遺諸子奉遵其旨

按雲孩提能孝長而愈篤可謂知本至正篇一議萬古大經若定亂撫民清勤自矢宜其上嘉而下愛之也不愧維城之寄者

任城文宣王澄

澄字道鎮少而好學及康王薨澄居喪以孝聞高祖時蠕蠕犯塞加澄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蠕蠕遁走又以氐羌反叛除都督梁益荊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澄誡厲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德音閑婉當爲宗室領袖是行使之必稱我意卿但記之我不妄談人物也梁州氐帥楊仲顯婆羅楊卜兄弟及符叱槃等以倚邊地險世爲凶狡澄至州量彼風俗誘導懷附表送婆羅授仲顯循城鎮副將楊卜廣業太守叱槃固道鎮副將自餘首帥各隨才而用之款附者賞違命加誅於是仇池怗然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馬一匹以旌其能後轉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甚有政績朝於京師引見於皇信堂高祖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彊鄰民情去就非刑莫致故鑄刑

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產爲得而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語權高祖曰任城當欲爲魏之子產也澄曰子產道合當時聲流竹素臣既庸近何敢庶幾今陛下以四海爲家宣文德以懷天下但江外尚阻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禮治愚謂子產之治猶應暫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方欲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

耳後徵爲中書令改授尚書令蕭賾使庾蓽來朝蓽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爲七言連韻與高祖往復賭賽遂至極懽際夜乃罷後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卜易

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爲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爲吉也高祖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

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銳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昇階遙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沮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崤函帝宅河雒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澄曰伊雒中區均天下所

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
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
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
聖懷此輩亦何能爲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
子房及駕幸雒陽定遷都之策高祖詔曰遷移
之旨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驛向代問彼百司
論擇可否近日論革今眞所謂革也王其勉之
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
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

臺高祖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
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北巡留澄銓
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
冗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
用咸無怨者駕還雒京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
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序懷又蕭鸞既殺蕭
昭業而自立昭業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内
附分遣諸將車駕將自赴之豫州又表虎奉誠
之使不復重來高祖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

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鎭南李沖等議之高祖
曰比得邊州表云襄陽慕化朕將鳴鑾江沔爲
彼聲勢今復表稱史無後信於行留之計竟欲
如何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高祖曰衆人紛
紜意見不等朕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使
言理俱暢者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鎭南
爲應留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俱坐聽得
失長者從之於是高祖曰二賢試言留計也沖
對曰臣等正以徙御草創人斯樂安内而應者

未審不宜輕爾動發高祖曰襄陽款問似當是
虛亦知初遷之民無宜勞役脫歸誠有實即當
乘其悅附遠則有會稽之會近則略平江北如
其送款是虛且可遊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土
蒼生知君德之所在復何所損而惜此一舉脫
降問是實而停不撫接不亦稽阻款誠毀朕大
略也澄曰降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靡
無音問其詐也可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細
累相攜始就雒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闕儋石之

糧而使怨苦即戎泣當白刃恐非歌舞之師也
今茲區宇初構又東作方興正是子來百堵之
日農夫肆力之秋宜寬彼逋誅惠此民庶且三
軍已援無稽赴接苟其款實力足納撫待秋平
襄汚然後動駕今無故勞涉空爲往返恐挫損
天威更成賊膽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下矜
詩人孫庚之至詠輯寧新邑惠康億兆而司空
亮以爲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在外見
旌鉞既張而有憂色每聞談論不願此行何得

對聖顔更如斯之語也面背不同事涉欺佞非
所謂論道之德更失國士之體或有傾側當繇
公輩佞臣李沖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願陛
下深察其言臣等在外皆憚征行唯貴與賊不
謀同辭仰顧聖心裁其可否高祖曰任城適以
公等從朕有如此論不從朕者何必皆忠而通
識安危也小忠是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
既愚闇不識大理所可言者雖涉小忠要是竭
盡微款不知大忠者竟何據高祖曰任城脫居

台鼎之任欲令大忠在已也澄曰臣誠才非台
粥智闕和鼎脫得濫居公鉉庶當官而好不負
愚志高祖大笑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推朔
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頤表其狀高祖召澄入
見凝閑堂曰適得陽平表曰穆泰謀爲不軌招
誘宗室脫或必然遷京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
擾朕雒陽不立也此事非任城不辦可爲我力
疾向北如其弱也直往擒剪若其勢强可承制
發并肆兵以殄之雖知王患既是國家大事不

容辭也澄曰泰等愚惑正戀本爲此非有遠圖
臣誠怯弱不憚是輩雖復患惙豈敢有辭謹當
罄盡心力繼之以死願陛下勿憂高祖笑曰得
任城此行朕復何憂也遂授節銅虎竹使符御
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達鴈門太守夜告泰已
握衆西就陽平城下聚結唯見弓仗澄聞便速
進時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須依勑召并肆兵
然後徐動澄曰泰既構逆應據堅城而更迎陽
平度其所爲似當勢弱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

非宏也但速任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出
其不意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即擒泰
民情怡然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叡安
樂侯元隆等百餘人皆獄禁具狀表聞高祖覽
表大悅召集公卿以下以表示之曰我任城可
謂社稷臣也尋其罪案正復皐陶斷獄豈能過
之顧謂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辦此
車駕尋幸平城勞澄曰任城此行深副遠寄對
曰陛下威靈遠被罪人無所逃刑臣何勞之有

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高祖顧
謂左右曰昔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然聖人之聽訟殆非常人所匹必也無訟
今日見之矣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
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秋一歲租布帛助供
軍資詔受其半蕭寳卷遣其太尉陳顯達入寇
漢陽是時高祖不豫引澄入見清徽堂詔曰顯
達侵亂沔陽不安朕不親行莫攘此賊朕疾患
淹年氣力惙敝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段任

城必須從朕澄涕泣對曰臣謹當竭股肱之力
以命上報遂從駕南伐高祖崩澄受顧命世宗
初尋出除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
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毁蔣子文之廟
頻表南伐世宗不許又辭毋老乞解州任寢而
不報澄表曰臣參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
頗亦聞之又昔在恒代親習皇宗熟祕序庭無
闕日臣每于侍坐先帝未嘗不以書典在懷禮
經為事周旋之則不輟於時自鳳舉中京方隆

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銓量
自先皇升遐未遑修述學宮虛荷四門之名宗
人有闕四時之業青衿之緒於兹將廢臣每惟
其事竊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妟安
之辰於是乎在何為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歎
興焉聖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訓闕焉愚謂可勅
有司修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使將落之
族日就月將詔曰胄子崇業自古盛典國均之
訓無應久廢尚書更可量宏修立後轉澄鎮北

大將軍定州刺史初民中每有横調百姓煩苦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民以忻賴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减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口禁造布絹不任衣者毋孟太妃薨居喪毁瘠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於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爲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世宗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肅宗沖幼朝野不安澄疎斥不預機要而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

奏澄爲尚書令而衆心忻服澄表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意欲皇太后覽之思勸戒之益又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民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民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任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簡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役微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蕃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幹弱枝

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澄又重奏曰固本宜強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忘武功況今南蠻仍獷北妖頻結來事難圖勢同往變脫暴勃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擬平康之世可以寄安遺之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郎將領兵兼總民職省官實祿於是乎在求還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報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四顧之憂姦宄絕窺覦之望矣卒不納又以流人初至遠鎮

衣食無資多有死者奏弃其妻子給糧一歲從
之尋以疾患求解任不許澄以北邊鎮將選衆
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
修警備之嚴詔不從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
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又
奏曰臣聞賞必以道用防淫人之姦罰不濫及
以戒良士之困刑者例也每垂三宥秉律訊請
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小大之獄察之以情一人
呼嗟或虧王道刑罰得失乃興廢之所繫也竊

聞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
門下錄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太
平之世草不横伐行葦之感事驗隆周若昭等
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
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
便死輕絕民命傷理敗法往年州於大市鞭殺
五人及前贓狀全無尺寸今復酷害一至於此
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殺生在下虐專於臣人
君之權安所復用自開古以來明明之世未聞

斯比也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蓋
重民命也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爲劫之
狀察其拷殺之理使是非分明幽魂獲雪詔從
之澄當官而行無所回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
八條甚有綱貫大使於時西域嚈噠波斯諸國
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
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勅付廐以
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
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

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
之澄表曰臣聞三季之弊繇於煩刑火德之興
在於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
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踈而不
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
四百幾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爲相載其清
靜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
省事爲先使在位羣官纂蕭曹之心以毗聖化
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怠事無愆

失豈宜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臣竊
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內外羣官三經考課
逮延昌之始方知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親
決聖目六品以下例由勅判自世宗升遐大宥
三行所以蕩除故意與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
踵襲以臣愚見謂爲不可又尚書職分樞機出
納昔魏明帝卒至尚書門陳矯元辭帝慙而返
夫以萬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慙而回駕
羣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

丙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以爲達治歷代用爲
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己以歷時靖
恭以致節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勳
妄考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即應攝其一簿
研簡虛實如差舛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以典
刑人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尋
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斷
實聖朝所宜重愼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
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澄又表曰伏惟世宗宣

武皇帝命將授旗隨陸啟顙運籌制勝淮漢自
賓節用勞心志清六合是故纘武修文仍世彌
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宴安於玄默然
取外之理要繇內疆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
雖虐使其民而窺覦不已若遇我虛疲士民凋
窘賊衍年老志張思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
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總御
天機乾乾夕惕若留意於負荷忩車書之未一
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標賞忠清旌養人之器

修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穀
七八年間陛下聖略方剛親王德幹壯茂將相
膂力未衰愚臣猶堪戎伍荷戈帶甲之衆蓄銳
於今燕弧冀馬之盛充物在昔又賊衍惡積禍
盈勢不能久子弟闇悖釁逆已彰亂亡之兆灼
然可見兼弱有徵天與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
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布高祖臥病親除顯達
夫以萬乘之主豈忘宴安實以侵名亂正計不
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圖以肅寧爲大任然頃

年以來東西難寇艱虞之興首尾連接雖尋得
翦除亦大損財力且饑饉之民散亾莫保收入
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悅民無豈
資以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懷憂悚息不寧者也
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曰財者
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生聚
之繇如此其難集人守位若此之重與替之道
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
糧任老者之智此雖太平之法難卒而因然妨

民害財不亦宜戒今墉雖素修廐庫宗列雖府
寺膠墊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庇憩理務諸
寺靈塔俱足致虔講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大
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務令早
就其廣濟數施之財酬商互市之弊凡所營造
自非供御切須戎仗急要亦宜徹減以務阜積
庶府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土簋而嬀德昭褒
畢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宮壯而秦
財竭存亾之繇灼然可覩願思前王一同之功
畜力聚財以待時會緣當時靈太后銳於繕興
起建佛寺浮圖布滿中外功費不少又數爲齋
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
價爲之踊貴上削奪百官事力費損庫藏兼曲
賚左右日有數千澄故有此表雖不從甞優荅
禮之政無大小皆引參決澄亦盡心匡輔事有
不便於民者必於諫諍雖不見用殷勤不已內
外咸敬憚之神龜二年薨年五十三賻賚甚厚
贈禮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王澄

之葬也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動左右
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欷當時以爲哀榮之
極第四子彝襲

按澄忠孝存心正直敢諫議論行事允武允
文制亂明刑無驕無枉歷觀赫赫之鴻猷俱
可鑿鑿而爲政宜太后目之爲宗室領袖高
祖嘉其爲社稷之臣盡心報國後能明哲保
身生榮死哀宜其然也宗臣無與倫者可以
乘世不朽矣

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六

魏下

開國公順

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門生討論同異于時四方無事國富民康豪貴子弟率以朋遊為樂而順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謇諤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吒詠虛室世宗時上魏頌文多不載起家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慴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超轉中書侍郎俄遷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

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爲孝感
所致時領軍元乂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
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乂乂謂順曰卿何
謂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
輔叔父宜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
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
議曾不阿旨繇此見憚出除平北將軍恒州刺
史順謂乂曰北鎮紛紜方爲國梗桑乾舊都根
本所繫請假都督爲國捍屏乂心疑難不欲授

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
父既握國柄殺生繇已自言天之歷數應在我
躬何得復有朝廷也乂彌忿憚之順自負有才
不得居內每懷鬱怏形於言色遂縱酒歡娛不
親政事乂解領軍徵爲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
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
俄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
乂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收葬順侍坐
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

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女見其一家七喪皆爲
潸然莫不酸泣乂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
下今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乂之罪使天下懷
冤太后嘿然不語就得與反於營州使尚書盧
同往討之大敗而返爲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
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爲言順勃
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
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懼不
敢復言靈太后頗事妝飾數出遊幸順面諍曰

禮婦人夫喪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被綵
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甚脩飾何以示後
世靈太后慚而不出還入宮責順曰千里相徵
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
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順才
名偏相結納而廣陽王淵與徽有嫌隙及淵自
定州被徵入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
辭頗優美徽疑順爲淵左右繇是與徐紇間順
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

西遊闈徽紈侍側順指之謂靈太后曰此人魏
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以紈角肩而出順遂
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正堪為机案之吏寧
應忝茲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
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彝邑
二千戶又析彝邑五百戶以封順為東阿縣開
國公順疾徽等間之遂為蠅賦曰余以仲秋休
沐端坐衡門寄想琴書託情紙翰而蒼蠅小蟲
往來牀几疾其變白聊為賦云遐哉大道廓矣

洪氣肇立秋夏爰啟冬春既含育於萬性又芻
狗而不仁隨因緣以授體齊美惡而無分生茲
穢類靡益於人名備羣品聲損衆倫歒興鐵質
紫首蒼身飛不能迴轂若遠聞點緇成素變白
為黑寡愛蘭芳偏貪穢食集桓公之屍居平叔
之側亂雞鳴之響毀皇宮之飾習習戶庭營營
榛棘反覆往還譬彼讒賊膚受既通譖潤罔極
緝緝幡幡交亂四國於是妖姬進邪士來聖賢
擁忠孝推周旦拘於牖里天乙囚於夏臺伯奇

為之痛結申生為之蒙災鴟鴞悲其室采葛懼
其懷小弁隕其涕靈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猶如
此何況中庸與凡才若夫天生地養各有所親
獸必依地鳥亦憑雲或來儀以呈祉或自擾而
見文或負圖而歸德或銜書以告真或天胎而
奉味或殘軀以獻珍或主皮而興禮或牢豢以
供神雖死生之異質俱有益於國人非如蒼蠅
之無用唯構亂於蒸民遂屬疾在家杜絕慶弔
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榻見

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起仵起曰此榻曾經先
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
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
雍欲以為廷尉評頻請託順順不為用雍遂下
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廳
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
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
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
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髯俱張仰

而在坐情氣奔涌長歔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刱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為省吏何合為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恒規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為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為官順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

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爾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為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屍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還莊帝怪而問曰黃門何為𢾾散偉以狀對莊帝勑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謚曰文烈順撰帝錄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今多亡失

按順以言行不媿父風直亮毋多臣救其忠正激烈可謂矢日凌霄者矣宗臣有此稚稱維城可敬也

中山獻武王英

英字虎兒性識聰敏博聞彊記便弓馬解吹笛後從高祖特爲平北將軍武川鎮都大將假魏公未幾遷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高祖南伐爲梁漢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詔英率衆備寇境上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進討高祖許之師次沮水蕭鸞將蕭懿遣將尹紹祖梁季羣等領衆二萬徼山

立柵分爲數處居高視下隔水爲營英乃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衆而無上罔知適從若選精卒并攻一營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一軍四營自拔於是簡兵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既破一處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人鸞白馬戍將其夜逃遁乘勝長驅將逼南鄭漢川之民以爲神也相率歸附梁州民李天幹等詣英降待以國士之禮天幹等家在南鄭之西請師迎援英遣迎之蕭懿聞而遣將姜

脩率衆追襲逮夜交戰頗有殺傷脩後屢敗復更請軍懿遣衆赴之迎者告急英率騎一千倍道赴救未至賊已退還英恐其入城別遣統軍元拔以隨其後英徼其前合擊之盡俘其衆懿續遣軍英不虞賊至且衆力已疲軍少人懼咸欲奔走英乃緩騎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賊東西指麾狀似處分然後整列而前賊謂有伏兵俄然賊退乘勢追殄遂圍南鄭禁止三軍一無所犯遠近皆供租運先是英未至也蕭懿遣軍

主范絜領三千餘人伐獠絜聞大軍圍城欲還救援英遣統軍李平敵李鐵騎等收合巴西晉壽七人以斷其路絜以死決戰遂敗平敵之軍英候其稍近以奇兵掩之盡皆擒獲攻圍九十餘日戰無不克被勑班師英於是先遣老弱身勒精卒留後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爲詐也英還一日猶閉門不開二日之後懿乃遣將追英英親自殿後與士卒下馬交戰賊衆莫敢逼之四日四夜然後賊退全軍而還會山氏並反斷英

歸路英勒衆奮擊且戰且行爲流矢所中軍人
莫有知者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任
仇池六載甚有威惠之稱父憂解任高祖討漢
陽起英爲左衛將軍加前將軍尋遷大宗正又
轉尚書仍本將軍鎮荊州蕭寶卷將陳顯達等
寇荊州英連戰失利車駕至南陽免英官爵世
宗即位行徐州還復尚書廣武伯蕭寶卷遣將
軍陳伯之寇淮南司徒彭城王勰鎮壽春以英
爲鎮南將軍率衆討之英未至賊已引退總還

詔英行揚州後英還京師上表曰臣聞取亂侮
亡有國之常道陳師鞠旅因機而至發竊以區
區寶卷罔顧天常憑恃山河敢抗中國今釁迹
數亡驕縱日甚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淫刑以逞
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埽土興
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則皇天授
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事易走丸理同拾芥此
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率步騎三萬直指沔
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

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其
路既近不盈五百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
之道自成斷絶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緣江
焚毀靡使所遺建業窮蹙魚遊釜內士治之師
再與孫皓之縛重至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
爲一伏惟陛下暫闢旒纊少垂聽覽獨決聖心
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未日事寢不報英又
奏曰臣聞乘虛討弱事在速舉因危攻昧微捷
可期今寶卷亂常骨肉相賊蕃戍鼎立莫知所

歸義陽孤絶密邇天境外靡糧援之期內無兵
儲之固此乃臨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何
容緩斧若此行有果則江右之地斯爲經略之
基如脫否也非直後舉難圖亦或居要生疾今
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邁而東豫州刺史
田益宗方擬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世宗
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 以軍功拜吏部尚書以
前後軍 功進爵常山侯英奏謹案學令諸州郡
學生三 年一較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

使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蘊
義光膠序之美是以太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
門之教方構於京經計習訓淹年聽受累記然
偽造之流應問於魏闕不芾之輩宜返於齊民
使就郡練考覈其最殿頃以皇都遷構江揚未
一故鄉校之訓弗遑正試致使薰蕕之質均誨
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銓考向
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
黜陟詔曰學業墮廢爲日已久非一使能勸比

當別勅尋詔英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征義
陽諸軍事率衆南討蕭衍司州刺史蔡道恭聞
英將至遣其驍騎將軍楊繇率城外居民三千
餘家於城西南十里賢首山即嶺爲二柵作表
裏之勢英勒諸軍圍賢首壘焚其柵門楊繇乃
驅水牛從營而出繼之以兵軍人避牛師遂退
下尋分兵圍守其夜柵民任馬駒斬繇以降三
軍館穀降民安堵蕭衍遣其平西將軍曹景宗
後將軍王僧炳等率步騎三萬來救義陽王僧

炳統衆二萬據鑿峴景宗率一萬繼後英遣將
進據樊城以抗之英部勒將士犄角討之大破
僧炳軍俘斬四千餘人英又於士雅山結壘與
景宗相抗分遣諸銳伏於四山示之以弱行將
馬仙琕率衆萬餘來掩英營英命諸軍僞北誘
之既至平地賊便奔退進擊潰之英勒諸將隨
便分擊道恭憂死驍驃將軍行州事蔡靈恩復
懸窮城短兵日接景宗仙琕知城將拔盡銳決
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靈恩勢窘遂降三關

戍聞之亦棄城而走詔曰知賊城已下復克三
關展威闢境殺略宣振公私稱泰良以欣然將
軍淵規內斷忠謨外舉受律揚旌克申廟算雖
方叔之制蠻荊召虎之掃淮浦匹茲蔑如也新
州初附宜廣經略想善加簡督必令周固有所
委付然後凱旋耳英既還世宗引見深嘉勞之
蕭衍遣將軍寇肥梁詔英率衆十萬討之所在
皆以便宜從事詔英曰賊勢滋甚圍逼肥梁邊
將後規以至於此故有斯舉必期勝捷而出軍

淹滯肥梁已陷開之惋懣實乖本圖今衆軍雲
集十有五萬進取之方其算安在克殄之期復
當遠近竟以幾日可至賊所必勝之規何者爲
先故遣步兵較尉領中書舍人王雲指取幾要
英表陳事機乃擊破陰陵斬衍將二十五人及
虜首五千餘級又頻破賊軍於梁城斬其支將
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衍中軍大將
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
以淮南走凡收米三十萬石詔勞英曰知大摧

鯨寇威振南海江浦無塵三楚卷壒殺彼荒關
同軌斯始公私慶慰良副朕懷便當乘威藉響
長驅吳會翦拉遺燼截彼東南也英追至于馬
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曰師行已久士
馬疲瘠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非勝
便十萬之衆日費無貲方圖後舉不待今事且
可密裝徐嚴爲振旅之意整疆完土開示威略
左右蠻楚素應逃亡或竄山湖或難制掠若凶
渠黠黨有須翦除者便可撲掃以清疆界如其
彌狡惡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煩肆兵凱旋遲近
不復委曲英表曰臣奉辭伐罪志殄逋寇相敵
量攻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克但自
此月一日以來霖雨連併可謂天違人願然王
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
臣亦謂思若入三月已後天晴地燥憑陵是常
如其連雨仍接不得進攻者臣已更高邵陽之
橋防其汎突意外洪長慮其破橋臣亦部分造
船復於鍾離城隨水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

旬橋必克成晴則攻騰雨則圍守水陸二圖以
得爲限實願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以日
月無使爲山之功中途而廢詔曰大軍野次已
成勞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見比頻得啟制勝不
過暮春及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濕無
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
朝廷之所憂故遣主書曹道往觀軍勢使還一
具聞及道還英猶表云可克四月水盛破橋英
及諸將狼狽奔走士衆没者十有五六英至揚

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綬詔以付典司
奏英經算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爲民後京兆
王愉反英復王封邑一千戶除使持節假征東
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
郢州治中督榮祖潛引蕭衍軍以義陽應之三
關之戍並據城降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
懸瓠城民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
南叛衍將齊苟仁率衆守懸瓠悅子尚華陽公
主并爲所劫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

征南將軍出自汝南世宗引英謂之曰婁悅綏
御失和銓衡闇於簡授故使郢民引寇關戍外
奔義陽孤窘有倒懸之切王國之召虎威名宿
震故屈王親總元戎掃清氛穢昔衛霍以匈奴
之故后無寧歲今南疆不靖王不得以艱勞爲
辭也英對曰臣才非韓白識闇孫吳徒以宗室
之長頻荷推轂之寄規畧淺短失律喪師宜章
子反之戮以謝天下陛下慈深念履愛等鍾牛
使臣得同荀伯再生明世誓追孟氏以報復爲

期關郢微寇何足平殄滅賊方畧已在臣目中
願陛下勿勞聖慮也世宗曰截破東南再清隨
楚所望於將軍鍾離一眚豈足以損大德今王
董彼三軍朕無憂矣世宗以邢巒頻破早生詔
英南赴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軍世宗弗許而
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懸瓠克之乃引軍而進
初苟仁之據懸瓠衍寧朔將軍張道凝等率衆
據楚城聞英將至棄城南走英追擊斬道凝及
衍虎賁中郎曹苦生盡俘其衆既入義陽將取

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
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
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英
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
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
騎將軍馬廣率衆拒屯於長薄軍主胡文超別
屯松峴英至長薄馬廣夜遁入於武陽英進師
攻之聞衍遣其冠軍將軍彭甕生驃騎將軍徐
超秀援武陽英乃緩軍曰縱之使入此城吾先

嘗觀其形勢易攻耳吾取之如拾遺也諸將未之信斃生等既入武陽英促圍攻之六日而廣等降於是進擊黃峴衍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奔竄又討西關衍司州刺史馬仙琕亦卻退走果如英策凡擒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永平三年薨贈司徒公謚曰獻武王

按英兼資文武屢典兵機制勝出奇不一而足誠宗室才能矣詔書美之爲方叔召虎豈虛譽哉雖其用兵不無利鈍然勝敗兵家之常而英能永終是圖且欲脩明文教以光膠序文事武備英兼有之足尚也錄之

安豐文宣王延明

延明安豐王子也世宗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饑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千人并贍其家至肅宗初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延明既博極羣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勑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蕭衍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民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凋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特兼尚書令大司馬及元顥入雒延明受顥委寄率衆守河橋顥敗遂將妻子奔蕭衍死

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出帝初贈太保王如故謚
曰文宣所著詩賦讃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
經宗略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
河間人信都芳工算術引之在館其撰古今樂
事九章十二圖又集器準九篇芳別爲之注皆
行於世

按延明清儉之德博學工文弘於著述可謂
賢矣而受命戡亂恢復侵疆何武如之宜其
赵弊維新百姓安附也賢哉若人可以式矣

高陽文穆王雍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而倜儻不恒高祖曰吾亦
未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眞率素或年器
晩成也太和九年封潁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
軍或說雍曰諸王皆待士以營聲譽王何以獨
否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諸王用聲名何爲久
之拜中護軍領鎭北大將軍改封高陽奉遷七
廟神主於雒陽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戶車駕南
伐雍行鎭軍大將軍總攝留事遷衛尉加散騎
常侍除使持節鎭北將軍相州刺史常侍如故
高祖誡雍曰相州乃是舊都自非朝賢德望無
緜居此是以使汝作牧爲牧之道非難非易其
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故便是難又當愛賢士存信約無用人言而輕
與奪也進號征北將軍世宗初遷使持節都督
冀相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冀州刺
史常侍如故雍在二州微有聲稱入拜驃騎大
將軍司州牧世宗特垂十雍弟皆盡家人之禮遷

司空公議定律令齊晉入參大議轉太尉公加
侍中特雍以旱故再表遜位優詔不許除太保
領太尉侍中如故世宗行考陟之法雍表曰竊
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
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之官本非
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
不應忝茲高選既以其能進之朝伍或任官外
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簡州鎮皆是散官以
充劇使及於考陟排同閑伍簡散官之人非才

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賢以多年課煩
以少歲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又尋景
明之格無折考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
參差之考非聖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
又尋考級之奏委於任事之手涉議科勤絕於
散官之筆遂使在事者得展自勤之能散輩者
獨絕披衿之所抑以上下之閑限以旨格之判
致使近侍禁職抱槩屈之辭禁衛武夫懷不申
之恨欲剋平四海何以獲諸又散官在直一站

戍尤衝使愆失差毫卽坐徽纏所逮未以事閑
優之節慶之賚不以祿微加賞罪毀之犯未殊
任事考陟之機推年不等臣聞君舉必書書而
不法後代何觀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又曰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依依楊柳以叙治兵之役
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來日月便是
採薇之詩廢杕杜之歌罷又任事之官吉凶請
假定省掃拜動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輙經歲
征役在途勤泰百倍苦樂之勢非任事之倫任

家私閑非理務之日論優語劇先宜折之武人
本挽上格者爲羽林次格者爲虎賁下格者爲
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不涉或帶甲連年負重
千里或經戰損傷或年老衰竭今試以本格責
其如初有爽於先退階奪級此便責以不衰理
未通也又蕃使之人必抽朝彥或歷崄千餘或
履危萬里登有死亡之憂咸懷不返之慼魂骨
奉忠以尸將命先朝賞格酬以爵品今朝改式
止及階勞折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獎勵皇

華而敦崇四牡者也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升一階簡無徵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新除一日同霑階榮下第之人因汎上陟上第之士緣汎而退臣又見部尉資品本居流外刊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爲里巷多盜以其威輕不肅欲進品清流以壓姦先甄深啟云爲法者施而觀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採用聖慈

昭覽更高宰尉之秩今考格始宣懷怨者衆臣竊觀之亦謂不可有光國典改之何難世宗乃引雍共論時務肅宗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栢堂諮決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爲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王如故別勅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怒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黃門郎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欲殺雍以問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未幾

靈太后臨朝出忠爲冀州刺史雍表曰臣初入栢堂見詔旨之行一繇門下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每覽傷矜視之慘目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戶師傅宜保護聖躬溫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內外朝謁簡絕皇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亦不預出入栢堂尸位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遷官授職多不經旬斥退賢良專納心腹威振

百寮勢傾朝野臣見其如此欲出忠爲雍州刺史鎮撫關右在心未行反爲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升遐儲宮纂統斯乃君父之恒謨臣子之永則加賞之義自古無之忠既人臣受恩先帝喪禍之際竭節是常迎陛下於東宮臣下之恒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爲而忠意氣陵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爲禍臣以權臣所欲不敢輒違即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清河王臣懌先帝懿弟識度寬明臨衆唱議

非以勤而賞之憚違權臣之旨望顏而授臣知不可因而從之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居宰執又總禁旅為崇訓衛尉身兼內外橫于宮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令三公會期至旬日所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極十有七年細人犯刑猶寬憲墨朝廷貴仕不戮一人今陛下踐阼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夭一草是忠秉權矯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六也臣位荷師相年末及終難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以處

何顏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反私門伏聽司敗靈太后感忠保護之勳不問其罪增雍封一千戶除侍中太師又加使持節以本官領司州牧雍表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為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尚書事雍頻表辭遜優答不許詔侍中敦諭詔雍朝夕侍講肅宗覽政除使持節司州牧侍中太師錄尚書如故肅宗加元服雍兼太保與兼太尉崔光攝行冠禮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給羽葆鼓吹倍加班劍餘悉如故又賜帛八百疋與一千人供具催令速拜詔雍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總攝內外與元乂同決庶政歲祿萬餘粟至四萬伎侍盈房諸子瑫晃榮貴之盛昆弟莫及焉

按雍之器識雖倜儻不恆然而敷納俱開時

盤桓讜論不阿亦有功于朝廷者也即其位為諸王用敢名何為一言尤明于大體矣

彭城王勰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群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征西大將軍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顯祖崩及有所知啟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瘠三年弗參吉慶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學不舍晝夜博綜經史雅好屬文高祖革創解侍中將軍拜光祿大夫復除侍中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以勰行撫軍將軍領宗子軍宿衛左右開

建五等食邑二千戶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梧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今梧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凰應德而來豈竹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凰來儀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末也觴情始暢而流景將頹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群臣應詔詩至勰詩高祖乃爲之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勰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解

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也克念作聖庶必有資耳後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高祖進織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時勰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詔曰弟勰所生母潘早齡謝世顯號未加勰禍與身具

痛隨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贈彭城國
太妃以尉存亾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高祖脩
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勰以寵
受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兪異同而
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
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非
獨曹植遠羨於臣是亦陛下賤魏文而不顧高
祖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
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汝但克己復禮吏

何多及高祖親講喪服於淸徽堂從容謂羣臣
曰彥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纓紱失過庭之
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
踈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
遂親傳說將臨講坐慙戰交情御史中尉李彪
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叡淵明
事越百代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沔北
賜帛三千疋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
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便交敵可勑將士肅爾

軍儀勰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而
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爲人所獲勰言於高
祖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高祖戲之
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爾
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
其夜大雨高祖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
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勰
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高祖令勰爲露布勰
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必須宣

揚威略以示天下臣小才豈足大用高祖曰汝
豈獨親詔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
有人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爲者人謂吾
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
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高祖爲家人書
於勰曰敎風密微禮政嚴肅若不深心日勸何
以敬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
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勑仍執
冲遜難違淸挹荏苒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

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
吾別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
綱維相厲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爲恨也勰
璧日面陳曰奉詔令專主宗制糾舉非違臣聞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臣處宗
乏長幼之順按物無國士之禮每因啟請已蒙
哀借不謂今詔終不矜免猶願聖慈賜垂鑒遂
高祖曰汝諸往欽哉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
恤以裨軍國詔曰割身存國理爲違矣但汝亦

我乃減已助國職俸便停親國二事聽三分受
一高祖不豫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
肅然人無異議徐謇當世之上醫也先是假還
維陽及召至勰引之別所泣涕執手而謂之曰
君今世元化至尊氣力危惙願君竭心專思方
治若聖體日康令四海有賴當獲意外之賞不
然便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存亡繫此君其
勉之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謇便進治勰
以高祖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爲

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請命
乞以身代高祖翼日有瘳損自懸瓠幸鄴勰常
侍坐輿輦晝夜不離於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
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
策勳之禮命舍人宣旨勰翼弼六師綏戎荆楚
渦北之勳每畢廟算從討新野有克城之謀受
命鄧城致大捷之効功爲羣將之最也別當授
賞不替厥庸高祖謂勰曰吾與汝等早罹艱苦
中逢契闊每謂情義隨事而疎比纏患經歲危

如寒葉非汝孔懷情敦忠孝孰能動止躬親必
先藥膳每尋此事感思殊遠勰悲泣對曰臣等
宿遭不天酷恨長世賴陛下撫育得參人伍豈
謂上靈無鑒復使聖躬違和萬國所懸蒼生繫
氣寢興之勞豈申茶蓼以破慧景等勳增邑五
百戶又詔曰朕形疲稚年心勞長歲積思成痾
頃發汝頼第六弟勰孝均周弟感侔姬旦遺食
捨寐動止必親敦醫勸膳誠力俱竭致茲保康
實頼同氣又秉務緝政百司是憑綱維折衷萬

揆獲濟撫師於霖浩之辰處戎於蔫逼之日安
外靜內功臣大道侍省之績可以孔懷無褻異
兄之勤實乃勳存社稷宜有酬賞以旌厥功可
增邑一千戶勰辭曰臣受遇緣親榮枯事等以
此獲賞殊乖情願乞追成吉川息謗言詔曰汝
在私能孝處公必忠比來勤憂足布朝野但可
祇膺壽以勰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
蕭寶卷將陳顯達內寇高祖復親討之詔勰使
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是時高祖不

豫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六軍須有所托事不兩
興情力又竭更請一王總當軍要高祖曰戎務
侍疾皆憑於汝牽痾如此吾深慮不濟安六軍
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便請人以違心寄
宗祏所賴唯在於汝諸葛孔明霍子孟異姓受
託而況汝乎行次淯陽高祖謂勰曰吾患轉惡
汝其努力車駕至馬圈去賊營數里顯達等出
戰諸將大破之勰部分諸軍將攻賊壘其夜奔
退高祖疾甚謂勰曰脩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

氣力危惙當成不濟矣雖敗顯達國家安危在
此一舉社稷所仗唯在汝身霍子孟以異姓受
付況汝親賢不可不勉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爲
知己盡命況臣託靈先皇聯暉陛下誠應竭股
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但臣出入喉膂每跨時要
及於寵靈輝赫聞之遐邇復參宰匠機政畢歸
震主之聲見忌必矣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
陛下愛臣便爲未盡始終之美臣非所以惡華
捐勢非所以辭勤請逸正希仰成陛下日鏡之

明下念愚臣忘退之禍高祖久之曰吾尋思汝
言理實難奪乃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勰清
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
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丘壑吾
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
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
性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
爲孝子勿違吾勑及高祖崩于行宮遏秘喪事
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爲計奉遷

高祖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
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
加斂櫬還在臥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
舍人張儒奉詔徵世宗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
喪行服世宗即位勰跪授高祖遺勑數紙咸陽
王禧疑勰爲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
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
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
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高祖不豫勰常居中親

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帶罕解亂首垢
面帝患久多忿因之以遷怒勰每被誚詈言至
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匡
濟及高祖昇遐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洩漏
致有逼迫勰內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
貌無異及至魯陽也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
竊懷防懼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介勰上高祖
謚議謹案謚法協特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
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仰惟大行皇帝

義實該之宜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曰高祖陵
曰長陵世宗從之既葬世宗固以勰爲宰輔勰
頻口陳遺旨請遂素懷世宗對勰悲慟每不許
之勰頻煩表聞辭義懇切世宗難違遺勑遂其
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爲使持節侍中都督
冀定幽瀛營安平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
府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又面申前意世宗固執
不許乃述職尚書令王肅等奏臣等聞旌功表
德道貴前王庸勳親親義高盛典是故姬旦翼

周光宅曲阜東平宰漢寵絕列蕃彭城王勰景
思內昭英風外發協廓乾規埽氛漢沔屬先帝
在天鳳旌旋旆靜一六師肅寧南服登聖皇於
天衢開有魏之靈祐論道中鉉王猷以穆七德
丕宣九功在詠臣等參詳宜增邑一千五百戶
詔曰覽奏培增崩絕未足以上酬勳德且可如
奏勰頻表固辭世宗許之世宗與勰書曰恪奉
辭暨今悲戀哽咽歲月易遠便迫暮冬每思聞
道奉承風教叔父既辭榮閑外無容頓違至德

出藩累朔荒馳寔深今遣王書劉道武奉宣悲戀願叔父來望必當届京展洩哀窮措不云遠勰乃朝於京師景明初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内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餘官如故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詔曰五教治樞古難其選自非親賢兼切莫應斯舉王以明德懋親任爲保傅出居藩陝入御衮章内外克諧民神攸屬今董率戎麾威號宜重可復授司徒以光望實又詔勰以本官領揚州刺史勰簡刑導

禮與民休息州境無虞遐邇安靜揚州所統建安戍主胡景畧猶爲寶卷拒守不下勰水陸討之景畧面縛出降自勰之至壽春東定城戍至於陽石西降建安山蠻順命斬首獲生以數萬計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餘如故增邑八百戶又寶卷遣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水軍相繼二百餘里勰部分將士分攻諸營伯之胡松率衆出戰諸將擊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等僅以身免屯於烽火勰又分命諸將頻

戰伯之計窮宵遁淮南平詔曰王戚尊上輔德勳莫二孤心眛識訓保攸憑比以壽春初開鎮壓任重故令王親董元戎遠撫淮外昌兹炎蒸衡蓋飄飆經累踰時必有虧損淹違語觀夙夜係情兼制勝宣規威功兼著公私允稱義所欽嘉雖凱旋有期無申延屬可遣給事黄門侍郎鄭道昭就彼袛勞徵勰還朝勰政崇寬裕絲毫不犯淮南士庶追其餘惠至今思之初勰之定壽春也獲蕭寶卷汝陰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

稷等數人勰傾衿禮之嘗參坐席果承閒進曰果等契闊生平皓首播越顧瞻西夕餘光幾何今遭聖化正應力茲愚老申展尺寸但在南百口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德澤勰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殿下賜處有過國士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旆江外至此乃還其爲遠人所懷如此勰至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詔勰曰比鳳凰未一蒼黎二化故仰屈尊謀綏懷邊附而寇豎昏迷敢圖淮楚叔父英畧高明應

機殄定凱旋今辰伏慰悲佇緦謝曰臣叅克戎
師撫安新故而不能宣武導恩威懷遐邇致小
豎伯之驅率蟻徒侵擾邊堡非唯仰慙天顏實
亦俯愧朝列春秋責帥臣實當之賴陛下慈深
捨過故使愚臣獲免罪責緦頻表辭大司馬領
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
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緦雅好恬素不以
務利嬰心高祖重其事許繁維不許雖臨崩遺
詔復世宗雷逮毋乖情頗嘗悽然歎息以詔旨

殷勤偪俛應命時咸陽王禧漸以憍矜頗有不
法北海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深忌之又言緦
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世宗遵高祖遺勅
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爲恒州非烈情願固彊之
烈深以爲忿烈子忠嘗在左右密令忠言於世
宗云諸王等意不可測宜廢之早自覽政時將
初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世宗遣于烈將宿衛
壯士六十餘人召禧緦詳等引入見之於光極
殿世宗謂緦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

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勅今遂叔父高蹈之意
緦謝曰先帝不以臣虛薄曲垂罔已之澤出入
綢繆公私無捨自陛下龍飛九五屢求解落既
爲宰輔所抑亦不爲陛下所許先歲夏中垂塵
天聽時蒙優借出爲定州往年還雒陽勅總戎
淮肥雖無功効幸免罪戾云歸未幾復委臣以
非據之任臣頻煩干請具簡聖聽陛下孝深無
改仰遵先詔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
惟今往悲喜交深乃詔曰王宿尚閑靜志捐世

務先帝愛亮之至弗奪此情遺勅炳然許遂冲
退雅操不移朕亦未敢違奪今乃釋位歸第丘
園是營高尚之節確爾貞固貞履之操邈焉難
追而王宅初構財力多闕成立之期歲月莫就
可量遣工役分給材瓦禀王所好速令制辦務
從簡素以稱王心緦因是作蠅賦以諭懷惡讒
構也又以緦爲太師緦遂固辭詔曰蓋二儀分
象君臣之位形焉上下既位唱和之義生焉自
古統天位主曷嘗不賴明師仗賢輔而後燮和

陰陽彝倫民物者哉往而不返者先民誠有之斯所謂獨善其身而亂大倫山林之士耳賢人君子則不然也屈已以安民艱身以濟物所謂以先知覺後知同塵而與天下俱潔者也朕猥以冲年纂臨寶曆實賴叔父匡濟之功誠宜永兼將相以綱維內外但逼奪先旨憚違冲挹俛志割心以遂高素自此水旱乖和陰陽失序是以伯王論道庶爕茲玉燭且師宰從容無廢清尚故周旦復辟而居之尚父期頤以終位于義

兼家國理絕獨高可遣侍中敦諭世宗又修家人書於勰曰恪言奉還告承猶執冲遜恪實闇寡政術多粃匡弼之寄仰屬親尊父德望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遠崇清尚也便頒紓降時副傾注之心勰不得已而應命世宗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平暴虐不法詔宿衛隊主率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世宗不納勰既無山水之適又絕知已之遊唯對妻子鬱鬱不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座朝

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而勰夙侍高祖兼聰達博聞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加以美容貌善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三十卷名曰要略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宴處亦無慢色惰容愛敬儒彥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為冀州樂陵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

從之尚書令高肇性既兇愎賊害賢俊又肇之兄女入為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為后勰固執以為不可肇於是屢譖勰於世宗世宗不納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攜搆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於暉暉明勰無此世宗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為證世宗乃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

王憚廣宗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產勰乃
固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乃令命駕意甚憂
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
進遂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令去牛
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
俄而元珍將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忠於朝
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
可復見王但飲酒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
我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勰

二下勰大言曰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以刀鐶
築勰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
與從屛門而出載屍歸第云王因飲而薨勰妃
李氏司空冲之女也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
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
知有報應焉世宗為舉哀於東堂給東園第一
祕器朝服一襲賻錢八十萬布二千疋蠟五百
斤大鴻臚護喪事勰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
百姓寃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殺

如此賢王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追崇假黃鉞使
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侍中太師王如
故給鑾輅九旒虎賁班劒百人前後部羽葆鼓
吹轀輬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勰謚曰王挺
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卓爾之
操發自天然不羣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參政務
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漢北告危皇赫
問罪王內親藥膳外總六師及宮車晏駕上下
哀慘奮猛銜戚英略潛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旆

歷次宛謝迄於魯陽送往奉居無愆周霍亶遺
作輔遠至邇安分陝恒方流詠燕趙廓清江西
威懾南越入釐百揆庶績咸熙履勤不憚在功
愈挹溫恭愷悌忠雅寬仁興居有度善終篤始
高尚厥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依謚
法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謚曰武宣王
及莊帝卽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文穆皇后
後遷神主於太廟號稱肅祖
按勰以帝胄之親居台鼎之位盡忠竭智知

無不爲又安宗社利濟生民周公旦不得擅
盛於前矣卒以功高見忌位重來疑素志不
明竟爲冤死痛哉夫忠義昭著若勰尚難保
守今終則驕縱貪暴忠孝匪心者其可不省
歟

清河王懌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
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
內潤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
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
和二十一年封世宗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
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
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
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

又構殺勰懌恐不免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懌
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
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
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于世宗
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
宣尼以爲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誡諒以
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
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
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

燭知和仁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世宗笑而不應肅宗初遷太尉侍中如故詔懌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明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咒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優重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絕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誑誘生人致有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繇也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靈太后以懌肅宗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匡輔以天下爲已任領軍元乂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懌裁之以法每抑黜之爲乂所疾乂黨人通直郎宗準愛希乂旨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乃得雪釋焉懌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爲顯忠錄二十卷 時正光元年七月乂與劉騰

逼肅宗 閉靈太后於後宮下省誣懌罪狀遂害之時年二十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喪爲之劈面者數百人

按懌以宗藩令器長於從政盡忠謀國竭智匡王直言敢諫不避權奸竟以讒死可謂朝有專竊則國無懿親信夫

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七

唐書

唐乘隋亂革命奠鼎傳世二十卜年三百自漢以後莫與京焉而建邦伊始即有秦邸以鴻功駿烈培其根歷代相仍毋多宗哲以文經武緯衍其脉定其藝經禍亂而大業無斁也三復唐史想見其人迨至五代短祚寂無其人則盛衰之理消息之機又可識已

江夏郡王道宗

襄武縣公涵

宗正少卿漢

河間元王孝恭

右金吾將軍瑀

漢陽郡王瓌

膠東郡王道彥

進士戡

韓王元嘉

霍王元軌

河南節度使巨

舒王元名

信安郡王禕

義陽王子行休

曹王皐

宋王憲

岐王範

薛王知柔

建寧王倓

太傅勉

御史大夫峴

太保夷簡

僕射石

尚書回

江夏郡王道宗

江夏郡王道宗字承範年十七從秦王討賊王登玉壁城以望謂道宗曰賊恃衆欲戰爾計謂何對曰武周席勝剡然鋒未可當正宜以計摧之且烏合之衆憚持久若堅壁以頓其銳須食盡氣老可不戰禽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既而賊糧匱夜引去追戰滅之高祖嘗謂裴寂曰昔魏任城王彰有卻敵功道宗似之因封任城王始突厥郁射設入居五原道宗逐出之震耀威武

斥地贏千里貞觀元年太宗方經略突厥乃授靈州都督二年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吐谷渾寇邊靖出崑丘道詔與侯君集爲靖副賊閉兵且至走嶂山數千里諸將欲止獨道宗請追靖曰善君集未從道宗以單師進去大軍十日及之吐谷渾拒險殊死鬭道宗陰引千騎超山乘其後賊驚遂大潰徙封江夏侯君集破高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奏言君集智小言大且爲戎首帝問所以知必反者對曰見其忌而矜功耻爲房李下官尚書嘗鬱鬱不平帝曰君集誠有功材無不堪朕寧惜爵位耶第未及耳不宜輕億度使自猜危既君集反帝笑曰如公素揣帝將討高麗先遣營州都督張儉輕騎度遼覘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約其還日臣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秣馬束兵旁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會高麗兵斷其路更走間道謁帝如期帝曰賁育之

勇何以過賜金五十斤絹千疋乃詔與李勣爲前鋒濟遼拔蓋牟城會賊救至道宗與總管張君乂領騎裁四千虜十倍皆欲浚溝保險須帝至道宗曰賊遠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爲前軍當清道迎乘輿尚何待勣善之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入勣合擊大破之帝至喜美道宗晚好學接士大夫不倨于貴國初宗室唯道宗最賢

按道宗以開國貴宗能以武畧勇敢自見任

城之褒賁育之美非溢稱也且其料敵知人

每出意表好學下士不敢驕人詩之干城腹

心易之謙尊而光道宗有之可以則矣

襄武縣公涵

涵簡素忠謹爲宗室雋累授賛善大夫郭子儀

表爲閤門監池判官奉秩馳謁肅宗敷奏明辯

遷宗正少卿寶應初河朔平涵丁母喪奪哀持

節宣慰所至州縣非公事未嘗言蔬飯水飲席

地以服使還固請終制代宗見其癯毀許之服

除累遷左散騎嘗侍累封襄武縣公

按涵居母喪即奪制而尤必終喪至于癯毀

可謂能自盡於親矣宗室中表表者也史稱

其簡素忠謹爲宗室雋信哉

宗正少卿漢

漢字南紀淮陽壯王六世孫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辭雄蔚爲人剛畧類愈愈愛重以子妻之擢進士第累遷左拾遺敬宗侈宮室舶賈獻沉香亭材帝受之漢諫曰以沉香爲亭何異瑤臺瓊室乎漢言切直多所救補太中時召拜宗正少卿卒漢爲中丞表孔溫業爲御史及漢晩見召溫業已爲中丞舜燕集人以爲樂

按漢師事韓愈則其學問淵源有自矣其直言敢諫宜哉宗藩有此維城高品也

河間元王孝恭

河間元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摯賊也請阬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繇是騰檄所至輒下是時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進王趙郡以信州爲夔州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內實質也俄進荊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舳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卽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帝悅遷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

以進孝恭治荊爲置屯田立銅冶百姓利之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欵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號令暢南海矣未幾輔公祏反寇壽陽詔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將發大饗士梧水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招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軍憂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梧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爲安公祏將馮惠亮等拒險邀戰孝恭堅壁不

出遣奇兵絕饟道賊饑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比且罵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別鎮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祏窮棄丹陽走騎窮追生禽之江南平璽書褒美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口寶玩不貲貞觀初爲禮部尚書改王河間孝恭性寬恕退讓無矜伐色太宗用是親重之宗室莫比也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爲它人所利後薨陪葬獻陵始隋亾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騎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勳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

按孝功以沉敏識量佐命定鼎乘間出奇戰勝攻取可謂英豪矣至於不忍坑降尤見仁人之用心梧水變血而能鎮定於不惑非其德智超人何以至此太宗獨授以方面知人

哉宜錄以式

右金吾將軍晦

晦河間元王次子也乾封中爲營州都督以治狀聞璽書勞賜遷右金吾將軍檢校雍州長史摧擿姦伏無留隱吏下畏之高宗將幸雒詔晦居守謂曰關中事一以屬公然法令牽制不可以成政法令外苟可以利人者行之毋須以聞故晦治有異績晦第起觀閣下臨肆區其人候晦曰庶人不及以禮然室家之私不願外窺今將辭公晦驚遽毀撤之

按晦以宗室崇勳精於吏治可謂奇矣自非謹飭素閑何朝命遽畀居守而令其便宜行事乎觀其撤毀樓閣其品行可知也錄之爲宗藩不侮小民者式

漢陽郡王瓌

漢陽郡王瓌始爲郡公高祖使持幣遺突厥頡利可汗言和親事頡利始見瓌倨甚瓌開說示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遣使隨入獻名馬後復聘頡利謂其下曰前瓌來悔不少屈之當使拜我瓌伺知之既見頡利即長揖頡利怒留不遣瓌意象自若不爲屈虜知不可劫卒以禮遣還左武候將軍代孝恭爲荊州都督政務清靜嶺外酋豪數相攻瓌遣使諭威德皆如約不敢亂

按瓌承大命兩使虜庭成禮而還不辱君命信卓品也至其政尚清靜威信外夷尤爲難得可尚也

膠東郡王道彥

膠東郡王道彥幼孝謹初神通避吏於鄠被疾山谷間累旬食盡道彥褫服丐人間或採野實以進神通未食不敢先即有所分辭以飽乃藏去以待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貞觀初爲相州都督徙岷州以父喪解荷土就墳躬蒔松栢偃廬柴毀雖親友不復識太宗嗟歎勅侍中王珪臨諭

按道彥之孝始終不渝可謂篤於生事死葬者矣其盡倫可法也

進士戡

戡字定臣幼孤年十歲即好學大寒掇薪自炙夜無然膏默念所記年二十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戡恥之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羨里陽羨民有鬬爭不決不之官而詣戡以辯凡論著數百篇嘗惡元和有元白詩多纖豔不逞而世競重之乃集詩人之類夫古者斷爲唐詩以譏正其失云

按戡篤信好學經明行修宗室中奇品也乃若耻於襃進并心石隱至令民不信官而信已豈倖致哉其志氣行誼薄雲霄矣

韓王元嘉

韓王元嘉爲潞州刺史時年十五聞太妃病涕泣不食居喪毀甚太宗數慰勉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字參定同異與弟靈夔友愛燕見終日如布衣禮閨門修整當世稱之貞觀九年更封韓

按元嘉以高祖愛子而能孝友厲關循古好學宜當世之稱之也可以風矣

霍王元軌

霍王元軌武德六年始王蜀後徙吳多材藝高祖愛之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爲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帝繇是遇益厚詔納徵女爲妃嘗從獵遇羣豕帝使射之筈不虛殺豕爲盡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豈不用乎貞

觀七年爲壽州刺史高祖崩去官毀瘠甚服除遂菜食布衣終身至忌日輒累晝不食十年徙王歷絳徐定三州刺史所至閉閣讀書以吏事委長史司馬謙慎未嘗與物忤數引見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玄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玄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突厥寇定州元軌令開城門偃旗幟虜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嘉運潛結賊詔窮誅支黨元軌以寇近且強人心危但殺嘉

運餘無所詰因自劾帝喜曰朕固悔之非王之
明幾失定州矣王文撲者與賊戰敗二子鳳賢
更以身蔽父得全二子死縣抑不為言元軌廉
知之遣使弔祭上其事詔贈鳳賢朝散大夫旌
禮其閭元軌每朝數上疏陳得失多所裨正帝
尊重之有大事嘗密驛咨元軌淹練故事劉齊
賢嘗歎曰是非吾等及已嘗遣國令督封租令
請貿易取羸荅曰汝當正吾失反誘吾以利邪
不納其厚德若此

按元軌才藝多能謙慎好學設奇退敵不忍
窮誅人可能也乃若高祖之崩遂布衣蔬食
以終其身忌日廢飧而篤其慕此古今僅見
者也東平河間曾閔有是乎室魏徵之極口
稱之也旌表鳳賢固其心耳允是宗藩師表
舍是吾誰與歸

河南節度使巨

巨號莊王子也剛銳果決略通書史好屬辭安
祿山陷東京玄宗方擇將帥張垍言巨有謀可
屬大事召至京師楊國忠忌之謂人曰小兒詎
可使對天子踰月不得見帝知之召入禁中對
合旨帝大悅勅宰相與語久不得罷國忠忌謂
巨曰比來人多口打賊君不爾乎巨曰誰為相
公手打賊者乎

按巨以果銳之資通書史之略其人品必非

凡下者卒之以張垍薦而召見復為權奸所
擠忌賴帝知人能用之不然與草木同腐矣
夫有才尚不得用況無才而可不自重乎為
宗室者所當審也

舒王元名

舒王元名高祖在大安宮太宗晨夕使尚宮問起居元名纔十歲保媼言尚宮有品當拜元名曰此帝侍婢耳何拜爲太宗壯之曰眞吾弟也及長矜嚴疏財未嘗問家人生業歷五州刺史賓封至千戶子豫章王亶治江州有美政高宗以元名善訓子手詔褒美又欲授元名大州辭曰臣於屬籍豈以州郡爲仕進資邪治石州二十年數游山林有高蹈意垂拱中徙鄭州境接東畿諸王貴戚爲刺史者縱家人暴百姓元名至一華之爲治廉威進加司空

按元名稱年卓識其氣岸已露一斑長而廉威毋思恬退義方訓子卒受褒美宜哉

信安郡王褘

褘少有志尚事繼母謹撫異母弟祗以友稱當襲國讓祗中宗嘉其意特封嗣江王以繼囂後開元時傍繼徙信安郡王累爲州刺史治嚴辦遷禮部尚書朔方節度使初吐蕃據石堡城數盜塞詔褘與河西隴右議攻取既到屯諏日進師或謂城險賊所愛必固守今兵深入有如不捷吾軍必衄不如持重伺賊勢褘曰人臣之節豈憚險不進乎必衆寡不敵者吾以死繼之於是分兵追賊督諸將倍道進遂拔之自是河隴諸軍游奕拓地至千里玄宗喜更號其城曰振武軍契丹牙官可突干叛詔拜忠王爲河北道行軍元帥討之勅褘以副王不行故褘率裴耀卿諸將分道出范陽北擊二蕃破之禽酋長以還餘部竄伏褘功多執政害之賞不讐爲當時所恨褘治家嚴敎子有法度子峘嶧峴皆顯

按褘之孝友兼全在處人所難處見所以足多究以一讓成其大而乃荷天子開特典誠

興數也其他立功名拓土地特剩技耳至于
治家嚴移孝友以爲慈又得義方之道者誠
可冠冕人倫矣

義陽王子行休

行休義陽王琮第三子也始琮與二弟同死挂
林行休請身迎柩既至無封樹議者謂不可復
得行休歸地布席以祈是夕夢王乘舟舟判爲
二既而遙野見東洲中斷乃悟焉又靈堂鎮一
夕壁自屈管上有指迹一奇二並使卜筮之曰
屈於文爲尸出指者示也一奇二並三殯也先
王告之矣乃趣其所發之如言而一節獨闕行
休號而寢夢琮告曰在雒南州明日直殯南得

之於是以三喪歸陪葬昭陵其篤孝人甚稱之
按行休之孝至于格已化之精靈感無情之
物類而爲之兆允哉宗藩中之懿行也志孝
行者當何如闡揚云

曹王皐

曹王皐字子蘭少補左司禦兵曹參軍事母太妃鄭以孝聞安祿山反奉母逃民間間走蜀謁玄宗上元初旱歛皐祿不足養請補外不許乃故抵輕法貶溫州長史假攝州事州大饑發官廪數十萬石賑餓者僚吏叩庭請先以聞皐曰人日不再食且死何俟命後發哉苟殺我而活衆其利大矣既貸乃自劾優詔開許就進少府監時嚴中侍御史李鈞與其弟京兆法曹參軍

鍔宦既遂不肯還鄉母窮不自給皐行縣見之歎曰入則孝出則悌有餘力則學若二子者可與事君乎哉舉劾之並錮死名還未得見卽上書言治道詔授衡州刺史爲觀察使譖劾貶潮州會楊炎起道州爲宰相知皐直復用爲衡州刺史初御史覆訊皐懼憂其母出則囚服入乃服衣冠貌言如平嘗及爲潮以遷入告至是復位乃言其實建中元年進拜湖南觀察使前帥辛京杲貪虐使部將王國良戍武岡賴其富卽劾以死國良恐據縣反歛荊黔洪桂兵討之再歲不能下皐至遺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者特逃讒抗死爾將軍遇我可以降我固爲京杲誣者幸蒙雪何忍以兵加將軍哉以爲不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國良得書喜且畏因請降然内尚首鼠皐卽日單騎稱使者造國良壘賊延使者入皐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者乎乃我也來受良降良今安在一軍愕眙不敢動國良迎拜叩頭請罪皐

執手約爲昆弟則盡焚攻守具散其兵有詔赦之賜名維新李希烈反遷江西節度使受命日不宿家至豫章大令將吏曰有功未申與懷罷謀不發者皆自言得裨較伊慎李伯潛劉昊悉補大將擢王鍔爲中軍以馬彝許孟容爲幕府治戰艦褒兵二萬以士二千五百委慎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教以泰兵鬪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乃約以五百人擊慎卒二千五百莫能當其鋒卽盡以教之初慎嘗從希烈平襄州至是

希烈憚爲皐用卽反間德宗信之將誅愼皐請
赦之使自效會與賊夾江陣皐勉愼立功以所
乘馬及其鐙賜之使將先鋒斬賊數百級乃免
賊柵蔡山不可攻皐聲言西取蘄引兵艦循厓
泝江上賊間以羸師保柵悉軍行江北與皐直
西去蔡山三百里皐遣步士悉登舟順流下攻
蔡山拔之間一日賊救至遂大敗乃取蘄州降
其將李良平黃州兵益振會舒王爲元帥授皐
前軍兵馬使俄而天子狩奉天監鐵使包佶爲

陳少游所窘以運艚泝江次蘄口希烈使杜少
誠將步騎三萬將絕江道皐遣伊愼兵七千禦
于永安走之以功進工部尚書帝駐梁州皐之
貢助相望以天子處外乃不敢居城府出屯西
塞山大洲徙郡縣爲軍市改戶部尚書又遣伊
愼王鍔攻安州未下希烈遣劉戒虛以步騎八
千援之皐令李伯潛迎擊於應山俘之遂下安
州斬僞刺史王嘉祥希烈別遣兵援隋州皐破
之厲鄉因下平靜白鴈關賊遂不敢南略遷荊

南節度使賜實封三百戶凡戰大小三十二取
州五縣二十斬首三萬三千禽生萬六千未嘗
敗師所過不敢伐桑棗踐禾稼朝廷仰食江淮
而西道出九江至大別皆與賊接皐轉戰數千
里餉路遂通江漢倚皐爲固淮西平初江陵東
北傍漢有古郢不治歲輒溢皐修塞之得其下
良田五千頃規江南廢洲爲廬舍構二橋跨江
而流人自占者二千餘家縣荊拱樂鄉二百里
其間墟聚凡數十不井飲皐命鑿井以使人貞

元初吳少誠擅蔡故徙皐鎭山南東道朝皆汝
以益軍練兵峙糧市回鶻馬以益戰騎歲時大
畋以教士少誠畏之皐性勤儉能知人疾苦參
聽微隱盡得吏下短長其賞罰必信所至嘗平
物估豪舉不得擅其利教爲戰艦挾二輪蹈之
鼓水疾進駛于陣馬有所造作皆用省簡利長
以物遺人必自視衡量庫帛皆印署以杜吏詭
扶風馬燧未知名皐識之卒以正直稱張東之
有閭圃在襄陽皐嘗宴集將帥取之燧目漢陽

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
嚮乎皐謝曰王吏失詞以爲君羞微君安得聞
此言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皐嘗自創意爲
欹罍以槩木上出五觚下鋭圓爲盂形所容二
豆少則水弱多則罍中則水罍力均雖動搖乃
不覆云

按皐行已以孝行而疾人子之不孝即此一
斑已稱絕德況復勤儉知人推誠御衆建功
名于奇異運謨謀于必勝取土地據上游固
封疆以安民命尤社稷之臣也爲宗藩者允
宜式此以自勗

宋王憲

宋王憲初名成器武后以睿宗爲皇帝立憲爲
皇太子睿宗降爲皇嗣更册爲皇孫與諸王皆
出閤開府置官屬中宗立改王蔡固辭不敢當
唐隆元年進封宋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
嘗爲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憲辭曰儲
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
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
讓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聖庶抗嫡
不宜更議帝嘉憲讓遂許之玄宗性友愛諸王
憲行事尤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帝亦信重
嘗以書賜憲等曰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高
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
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
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
王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謁卒使憂死魏祚未
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耶虞舜至聖捨象傲
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今數千載天下

歸善焉此朕廢寢忘食所慕歎也頃因餘暇選
仙籙得仙方云餌之必壽今持此藥願與兄弟
共之偕至長齡永永無極也後申王等相繼薨
唯憲在以憲謹畏帝親待愈益厚後疾殺劇薨
帝失聲號慟左右皆泣下帝以憲實推天下有
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讓皇帝號其墓
曰惠陵憲嘗從帝按舞萬歲樓從複道上見衛
士已食棄其餘竇中帝怒詔高力士杖殺之憲
從容曰從複道上窺人之私恐士不自安且大

大體豈以性命輕於餘飧乎帝遽止謂力士曰
王於我可謂有急難也不然且誤殺士又宗州
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觀之憲曰曲雖佳然
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
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
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亂世乃思憲審
音云

按憲以嫡長而固持固難先功之說辭嚴義
正竟成其讓可謂有功社稷矣泰伯而後僅
見芳蹤苟非其人寧能盛德若是耶其歿也
至尊慟至於失聲褒謚追尊為皇帝詎倖致
哉不獨取其友愛已也觀其不忍以棄飧殺
士聆音能審樂知機殆所稱吉人哲士矣居
藩服者不當如是耶

岐王範

岐王範初王鄭改封衛復進王岐範好學工書愛儒士無貴賤爲進禮與閻朝隱劉延琦張諤鄭繇等善嘗飲酒賦詩相娛樂又聚書畫皆世所珍者時王毛仲等起賤微暴貴諸王見必加禮獨範接之自如開元十四年薨冊書贈太子及謚陪葬橋陵帝哭之慟徹嘗膳至累旬羣臣勉請乃復

按範以天子介弟分祚大藩貴寵極矣而乃服事如儒生尊賢禮士史以好學工書稱之豈溢美哉觀此則知能恪守宗藩者雖好學工書誠爲善最樂事也

薛王知柔

知柔爲宗正卿權京兆尹始鄭白渠梗塞民不得歲知柔調三輔治復舊道灌浸如約遂無旱虞民詣闕請立石紀功知柔固讓得止昭宗出莎城獨知柔從乘輿器用庖頓皆王之大細畢給性儉約雖位通顯無居第未幾出拜清海軍節度使在鎮廉潔貢獻時入進簡較太傅兼侍中

按知柔一宗正卿耳有利於民而不敢居有功於時而無寧處其謙讓爲何如者名曰知柔信知柔矣

建寧王倓

建寧王倓英毅有才略善騎射祿山亂典親兵扈車駕度渭百姓遮道留太子太子使倓諭曰至尊播遷吾何以違左右乎倓進說曰逆胡亂常四海崩分不因人情圖興復雖欲從上入蜀而散關以東非國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殿下當募豪傑趣河西收牧馬令防邊屯任不下十萬而光弼子儀全軍在河朔與謀興復策之上者於是議定太子北過渭兵仗濫惡士氣崩沮

日數十戰倓以驍騎數百從每接戰嘗身先血殷袂不告也太子或過時未食倓輒涕泗不自勝三軍皆屬目至靈武太子即帝位詔倓典親軍以李輔國爲府司馬時張良娣有寵與輔國交構欲以動皇嗣者倓忠謇數爲帝言之繇是爲良娣輔國所譖妄曰倓恨不總兵鬱鬱有異志帝惑僞語賜倓死大曆三年有詔以倓嘗掣難特首定大謀排衆議於中興有功乃進謚承天皇帝初李泌請加贈倓代宗曰倓性忠孝而因於讒追帝之若何答曰開元中上皇兄弟皆贈太子帝曰是特祖宗友愛耳豈若倓有功乎於是追進帝號曰承天皇帝遣使迎喪彭原既至城門喪輴不動帝謂泌曰豈有恨邪卿往祭之以白朕意且卿及知倓艱難定策者泌爲挽詞二解追述倓志命挽士唱泌因進酹輴乃行觀者皆爲垂泣

按倓爲中興首建大議而公爾忘私君爾忘身繼之以涕泗固已精白一心矣然止因愛

國之念過質遂爲宵小譖死夫以精忠若此而被讒間若彼藩服當謹宜何如凜凜乎

太傅勉

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父擇言累爲州刺史封安德郡公以吏治稱張嘉貞爲益州都督性簡貴接部刺史倨甚擇言守漢州獨引同榻坐講繹政事名重當時勉少喜學内沈雅外清整始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一都會俗厖錯號難治勉摧姦決隱爲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讙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

之尊遷司膳員外郎關東獻俘百將仰死有歎者勉過問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澡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宥後歸者日至累爲河東王思禮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行軍司馬進梁州刺史勉假王晔南鄭令晔爲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爲人父母豈以譏殺良吏乎即拘晔爲請得免晔後以推擇爲龍門令果有名羌渾奴剌寇州勉不能守召爲大理少卿然天子素重其正擢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輔國諷使下已勉不肯乃出爲汾州刺史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屬兵陛鄰平賊屯部人父病爲蠱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驗服勉曰是爲其父則孝也縱不誅入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勅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不從曰吾候太學彼嘗見享軍容幸過府則脩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尋拜嶺

南節度使番禺賊馮崇道桂叛將朱濟時等負險爲亂殘十餘州勉遣將李觀率容州刺史王翃討斬之五嶺平西南夷舶歲至纔四五譏視苛謹勉旣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柁居官久未嘗抆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汧國公滑亳節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爲代從之勉居鎮且八年以舊德方重

不威而治東諸帥桀黠者皆尊憚之用神玉死
詔勉節度汴宋未行汴將李靈耀反魏將田悅
以兵來叩汴而屯勉與李忠臣馬燧合討之淮
西軍據汴北河陽軍壁其東大將杜如江尹伯
良與悅戰匡城不勝徙壘與靈耀合忠臣將軍
李重倩夜攻其營與河陽軍合課賊不陣潰悅
走河北靈耀奔韋城爲如江所禽勉縛以獻斬
闕下既而忠臣專汴故勉還滑臺明年忠臣爲
麾下所逐復詔勉移治汴德宗立就加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俄爲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督建
中四年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兵救之帝又遣
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援勉奏言賊以精
兵攻襄城而許必虛令兵直擣許則襄圍解不
待報使其將唐漢臣與德臣襲許未至數十里
有詔詰讓二將懼而還㕛扈澗不設備爲賊所
乘漢臣走汴德信走汝勉懼東都危復遣兵四
千往戍賊斷其後不得歸於是希烈自將攻勉
嬰守累月援莫至裒兵八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

興元元年勉固讓都統以簡較司徒平章事召
既見帝素服待罪詔不許貞元初帝起盧杞爲
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
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
知此所以爲姦邪也時韙其對然自是益見疏
居相二歲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卒年七十二贈
太傅謚曰貞簡勉少貧俠客梁宋與諸生共逆
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
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

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金付之位將相
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
亮廉介爲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
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
之遣戍兵嘗視其資糧春秋存問家室故能得
人死力善鼓琴有所自製天下寶之樂家傳習
泉韻磬勉所愛者

按勉以宗室賢能敭歷中外鋤強理枉柔遠
安良濟瑧將相可謂宗臣偉望矣乃鯁亮廉

介尚義輕財禮賢下士存亡不易尤為厚德
云史稱其為宗臣表洵非溢美歟

御史大夫峴

峴吳王恪孫也折節下士長吏治天寶時累遷
京兆尹玄宗歲幸温湯甸内巧佞億以媚上峴
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騫昂何盈擿安
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
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
峴為零陵太守峴為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
百姓乃相與謡曰欲粟賤追李峴尋徙長沙永
王為江陵大都督假峴為長史至德初肅宗召

之拜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擢京兆尹封
梁國公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於是呂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
最舊事多獨決諲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
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極言其惡
帝悟稍加簡制輔國銜是讓行軍司馬然深銜
峴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
之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鎣鞫之
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

郎李屽大理卿權獻爲三司訊之無𮦀辭妻不
承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
罪𥤚輔言御史用法不端佰陽怒欲質讓若虛
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頃佰陽等正劾若
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佰陽高要尉權
獻杜陽尉逐李屽嶺南流崟播州峴謂責太重
入言於帝曰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陛下信爲
重輕示無御史臺帝怒李揆不敢爭乃出峴爲
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帝曰峴
欲專權耶乃云任毛若虛示無御史臺朕今出
之尚恨法太寬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陛下
寬之祇益盛德耳代宗立改荊南節度知江淮
選補使入爲禮部尚書兼宗正卿乘輿在陜緣
南山走帝所還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爲相中人傳
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敕吏撤榻又奏
常參官衆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員不踰月爲
要近譖短遂失恩罷爲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

復知江淮選改簡較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卒
年五十八歲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
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
致深文峴特爲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
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且羯
胡亂常誰不凌汙衣冠奔亾各顧其生可盡責
邪陛下之親戚勲舊子若孫一日皆血鐵砧尚
爲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況河北殘
孽劫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
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爲賊致死困獸猶鬬況數
萬人乎於是器與呂諲皆擬擬文吏操常議不
及大體尚騰頰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生
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力也峴兄峘嶧峘
從上皇峴翊戴肅宗以勲力相高同時爲御史
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嶧爲戶部侍郎
銀青光祿大夫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

按峴直言敢諫剛正無私執法明允不畏強
禦可謂難能矣至論獄獨持大體竟使衣冠

得藉吏生人不歸怨天子其識量才猷眞可
法也覆遭讒忤其勢所必至耳

太保夷簡

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以宗室子始
補鄭丞德宗幸奉天朱泚外示迎天子遣使東
出關至華俟吏李翼不敢問夷簡謂曰泚必反
向發幽隴兵五千救襄城乃賊舊部是將追還
耳上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若因發還西助泚
送死危禍也請驗之翼馳及潼關果得召符白
于關大將駱元光乃斬賊使收偽符獻行在詔
即拜元光華州刺史元光掠功故無知者夷簡
棄官去擢進士第中拔萃科調藍田尉遷監察
御史坐小累下遷虔州司戶參軍九歲復爲殿
中侍御史元和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性
驁侻始爲江南觀察使月沒于財夷簡爲屬刺
史不爲憑所禮至是發其貪憑貶臨賀尉夷簡
賜金紫以戶部侍郎判度支俄簡較禮部尚書
山南東道節度使初貞元時取江西兵五百戍
襄陽制蔡右脅仰給度支後亡死略盡而歲取
貲不置夷簡曰迹空文苟軍興可乎奏罷之閼

三歲徙帥劍南西川嶲州刺史王頵積姦賍爲
變怨畔去夷簡逐頵占檄諭禍福蠻落復平始
韋皐作奉聖樂于頔作順聖樂嘗奏之軍中夷
簡輒廢去謂禮樂非諸侯可擅制語其屬曰我
欲蓋前人非以詒戒後來十三年召爲御史大
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方
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
以過度乃求外遷以簡較尚書左僕射平章事
爲淮南節度使穆宗立有司方議廟號夷簡建

言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有武功廟宜
稱祖詔公卿禮官議不合止久之請老朝廷謂
夷簡齒力可任不聽以右僕射召辭不拜復以
簡較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年
六十七贈太子太保夷簡致位顯處以直自閑
未嘗苟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產貲病不迎醫
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毋碑神道惟識墓則
已世謂行已能有終始者

按夷簡料賊姦貪清月定亂不敢以制樂自
擅而能以審已服胥識度氣節可謂皎皎者
矣抑且位通顯守廉介史稱其行已能有終
始葢才守兼備之賢宗室也錄之

僕射石

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畧爲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畱石主後務大和中爲行軍司馬聽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府罷擢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令狐楚節度河東引爲副使入遷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判度支帝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背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訓等至

宰相訓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石器雄遠當軸秉權亾所撓方是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而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士良等惡縮不得對氣益奪搢紳賴以爲彊它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陛帝喟然嘆石進曰陛下之嘆臣固未諭敢問所從帝曰朕歎治之難也且朕卽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震擾皆自取之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然然責治大早雖十年孜孜養德遠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之氣志雖賢聖猶有優劣故仲尼稱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僞今自視何如卽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

不爲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夷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于時大臣新族死歲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心未舒何也石曰刑殺太甚則致陰沴比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以生變請下詔尉安之帝曰善又問奈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卽贊曰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薄最不得惜其效則百司治百司

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
今日卽氣拂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罔敢
不率帝曰不然張元昌爲左街副使而用金唾
壺比坐事誅之吾聞禁中有金烏錦袍二昔玄
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石
曰毛玠以淸德爲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
況天子獨不可爲法乎是時宰相吏卒因內變
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力士石建言宰
相左右天子敎化若狥正忌私宗廟神靈猶當

祐之雖有盜無害也有如挾姦自欺植權黨害
正直雖加之防鬼得以誅無所事於召募請直
以金吾爲衞帝嘗顧鄭覃曰覃老矣當無妄試
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
敢望是石欲彊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
覃之對臣皆以爲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
下有四海春秋富當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
齊堯舜柰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爲不及惟陛下
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中人自

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讙
走塵起百官或韈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
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
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
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望南闕陰
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
內使趣閤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
鎭靜君賞有謀幾亂閧成赦令賜京畿一歲租
停方鎭正至端午三歲獻以其直代百姓配緡

天下非藥物茗果它貢悉禁又罷宣索營造帝
曰朕務其實不欲事空文石以異時詔令天子
多自踰之因請內置赦令一通以時省覽臨遣
十道黜陟使勑以政治根本使與長史奉行之
乃盡病利俄進中書侍郎帝嘗曰朕觀吾君臣
以夷曠致傾覆當時卿大夫過邪石曰然古詩
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
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游勸之照也臣願
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安人彊國

其庶乎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任進之塗塞奏請輙報罷東省開閣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趨之用爲謀主故藩鎮日横天子爲旰食元和間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彼疆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不之助也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爲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奏咸陽令韓遼治興成渠渠當咸陽右十八里左直永豐倉秦漢

故漕渠成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無車輓勞則轅下牛盡可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然恐役非其時奈何帝曰以陰陽拘畏乎苟利於人朕奚慮哉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贓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它宰相所用曲蔽其過此其私也三年正月將朝騎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坊門絶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

從宰相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造朝纔十一石因臥家固辭位有詔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始訓注亂權歸闇豎天子畏偪幾不立石起爲相以身徇國不卹近倖裵權綱欲彊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而末爲之遂罷去逾月饗賚都闕士人恨憤石議中書侍郎換簡較兵部尚書它不聽會昌二年簡較司空徙節河東會伐潞詔以太原兵助王逢軍楡社石起橫水戍千五百人令別將楊弁

領之嘗曰軍與人賜二縑治裝會財匱而給以半士怨又促其行弁乘隙激衆以亂還兵逐石出之詔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俄簡較吏部尚書即拜留守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

按石才識有爲剛正自守即其敷奏所陳俱是讜言宏議制置則鎮定當機爲相則以身徇國賢哉宗臣其無愧于維城之誼者乎可以式矣

尚書回

回字昭度新興王德良六世孫本名躔字昭回避武宗諱改焉長慶中擢進士第又策賢良方正異等辟義成淮南幕府稍遷監察御史累進起居郎李德裕雅知之爲人彊幹所涖無不辦繇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四遷中書舍人會昌中以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時方伐劉稹武宗慮河朔列鎮陰相締以撓兵事德裕薦回持節往諭何弘敬王元逵以澤潞邇京雒非若河北

三鎮國家許世以壤地傳子孫者且稹父子無功悖謾理上以邢洺磁三州與河北北境用軍莫便魏鎮且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公等取三州報天子二將聽命又張仲武以幽州兵攻回鶻而與劉沔不協回至諭以大義仲武釋然即合太原軍攻潞復以回爲使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槖鞬謁道左回不施行顧左右呼直吏責破賊限牒宰等震恐期六旬取潞否則死之未及期二日賊平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俄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崩爲山陵使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出爲劔南西川節度使以與德裕善決吳湘獄時回爲中丞坐不糾擿貶湖南觀察使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給事中還制詔責回薄逐貶賀州刺史徙撫州長史卒大中九年詔復湖南觀察使贈刑部尚書

按回以宗室游登甲第彌發有爲觀其開諭二鎮咸奉命惟謹調和兩將仰釋然急公御事能持大體勒賊嚴勒限期非其才優經濟

奚以動中機宜若是耶賢良方正異等之策豈虛致哉不易得之宗雋也

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八

宋

宋之得國雖與六朝五代不侔而其規模遠大則異用能創業垂統多歷年所獨封國之制未行復古故靖康之變舉族北轅豈非藩垣屏翰之典闕哉猶幸宗子得以入官出仕敭歷中外故排大難定大紛文經武緯尚有人焉以綱維之即南渡偏安而宗臣之宣力不少也因按史而拈出之

鎮恭懿王元佺
周恭肅王元儼
潁川王德彞
申王德文
信安王允寧
冀王惟吉
清源郡公惟和
建國公克繼
饒陽侯克巳

昌端孝王宗晟
欽穆恪王宗懿
惠僖節王宗楚
東陽郡王宗悌
新平郡王宗保 仲鞫附
北海郡王宗肅
高密郡公宗望
信王世開
淄王世雄
會稽郡王叔韶
尹國公叔充
吳榮王顥
益端獻王頵
延康閣學士子崧
知台州事子砥
徽猷閣直學士子晝
龍圖閣學士子潚
齊安郡王士㒟

建安郡王士崢

嗣秀王伯圭

兩浙轉運副使不羣

崇國公不悳

江西轉運使彥傚

端明閣學士彥逾

少師天水郡公善湘

秘閣修撰善俊

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善譽

駙馬都監善應

周王汝愚

學士院侍講汝談

提點汝讜

信安郡王希錧

越國公希言

成國公希懌

奉化郡王與懽

華文閣直學士必愿

鎮恭懿王元偓

鎮恭懿王元偓字希道姿表偉異厚重寡言曉音律郊祀東封悉為亞獻禮成授簡較太尉兼侍中護國鎮國等軍節度眞宗自即位以來屢以學術勗宗子元偓首冠藩戚益自修勵上每製篇什必令屬和一日謂宰相曰朕每戒宗子作詩習射如聞頗精習將臨觀焉因幸元偓邸第元偓奉觴上壽賜襲衣金帶鞍勒緡錢又與宗室射于西南亭復宴元偓宮如家人禮夜二

鼓而罷卒贈鄧王追封韓王

按元偓姿儀既偉益自修勵至萬乘臨幸恩禮渥隆亦可述也

周恭肅王元㒇

周恭肅王元㒇少奇穎太宗特愛之宮中稱爲二十八太保蓋元㒇於兄弟中行第八也元㒇廣顙豐頤嚴毅不可犯天下宗憚之名聞外夷事母王德妃孝妃每有疾躬侍藥晨夕盥潔焚香以禱至憂念不食母喪哀戚過人平生寡嗜慾喜聚書好爲文詞頗善二王書工飛白仁宗沖年即位章獻皇后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爲太后所忌深自沉晦因闔門卻絕人事不復預

朝謁仁宗親政益加尊寵方陜西用兵上所給公用錢歲五十萬以助邊費帝不欲拒之聽入其半嘗問翊善王渙曰元昊平未對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爲問者畏其言既而元㒇病甚上憂形於色親至臥內手調藥屏人與語久之所對多忠言賜白金五千兩固辭不受曰臣羸憊且死將重費家國矣帝爲嗟泣

按元㒇以嚴毅之性加學問之勤至孝敦篤謹禀韜晦自當見重于人主矣況能恪恭守禮乎若夫安用宰相之言使人不寒而慄且不欲重費國家終弗以死易志仁人之言其利溥㒇也有之

潁川王德彝

德彝字可久魏悼王廷美第三子也初太祖召鞠於宮中後授右千牛衛大將軍封長寧郡侯代兄德隆判沂州時年十九飛蝗入境吏民請坎瘞火焚之德彝曰上天降災守臣之罪也乃責躬引咎齋戒致禱既而蝗自殪儒生乙怨者郊居肆業一日有尸橫舍下所司捕怨抵獄將寘於法德彝疑其寃命他司按之無與因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殺人者怨遂得釋進封郡公

卒追封信都郡王謚安簡

按德彝遇災而引咎格天辯寃而緩刑明枉亦宗臣之楚楚者可以爲訓

申王德文

德文字子砡魏悼王第八子少好學凡經史百家手自抄撮工爲辭章真宗以其刻勵如諸生嘗因進見戲呼之曰五秀才宮中繇是悉稱之德文本廷美第八子其兄三人早卒故德文於次爲第五也帝封泰山祀汾陰幸亳德文必奏賦頌帝每賜詩輒令屬和數言願得名士爲師友特令翰林學士楊億與之游億卒爲詩十章悼之仁宗亦稱爲五相公而不名慶曆四年宗

室王者四人以德文屬祖且賢方漢東平王蒼進封東平郡王德文雖老嗜學不倦晚被足疾不能朝仁宗臨視親調藥飲之贈太尉中書令

申王謚恭裕

按德文以宗室之傑刻勵如諸生五秀才之稱有繇來矣況其取友善終好學不倦則封之以東平良不愧也

信安王允寧

允寧字德之性至孝因父感疾恍惚失常既而嗜學尤喜讀唐史通知近朝典故工虞世南楷法真宗賜詩激賞之又善射嘗侍射後苑屢破的賜金帶羅幣卒贈信安郡王

按允寧既有至孝之性復通今古之籍視彼食租衣稅優游歲月者可同日而語哉

冀王惟吉

惟吉字國祥燕懿王德昭第三子也母鄭國夫人陳氏惟吉生甫彌月太祖命輦至內廷擇二女媼養視之或中夜號啼必自起撫抱三歲作弱弓輕矢植金錢爲的俾之戲射十發八中帝甚奇之五歲日讀書誦詩帝嘗射飛鳶一發而中惟吉從旁雀躍喜甚帝亦喜鑄黃金爲奇獸瑞禽賜之嘗乘小乘輿及小鞍韉馬命黃門擁抱出入嘗從太祖崩惟吉纔六歲晝夜哀號孝章皇后慰諭再三始進饘粥太宗即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歷官中書令追封南陽郡侯惟吉好學善屬文性至孝孝章皇后撫養備至親爲櫛沐咸平初以太祖孝章畫像服玩器用賜惟吉歲時奠享哀慕甚至每誦詩至蓼莪篇涕泗交下宗室推其賢孝雅善草隸飛白真宗次爲七卷御製序命藏秘閣其子守節以父所書真草千文以獻詔書褒答仍付史館

按惟吉至性出于天然孝行冠于宗室學問

之道思過半矣蓼莪之章寧堪多誦乎

清源郡公惟和

惟和燕懿王第五子也雅好學爲詩頗清麗工筆札優游典籍以禮法自居宗室推重嘗和御製詩上稱其有理致謂宰相王旦等曰惟和好文力學加之謹愿皇族之秀也

按惟和禮法自居優游典籍洵皇族之秀寧直以詩句見長乎

建國公克繼

克繼魏悼王廷美曾孫也善楷書尤工篆隷宗正薦之仁宗親臨試及令臨蔡邕古文法寫論語詩書復詔與士朝分隷石經帝曰李陽冰唐室之秀今克繼朕之陽冰也訓子弟力學一門登儒科者十有二人嘗進所集廣韻字源帝俾善藏之秘閣

按克繼勤學善書義方訓後欲與文人學士分半席以致見薦于宗正受擧于君王允宗邁俗固藩臣中不多見者也可以法矣

饒陽侯克巳

克巳武當侯承壽之子曉音律嘗作雅樂閣樂曲以獻侍宴大清樓進所學虞世南書賜罷加等終右千牛衞大將軍贈深州防禦使饒陽侯

按克巳曉音律亦工書翰俱見禮重于君父命名克巳有以夫

昌端孝王宗晟

宗晟濮王允讓子也好古學藏書數萬卷仁宗嘉之益以國子監書治平將郊而雨或議改祫享英宗訪諸宗晟對曰陛下初郊見上帝盛禮也豈宜改卜至誠感神在陛下精意而已帝嘉納及郊雨霽帝數被疾密請早建儲貳以係人下之望世稱其忠

按宗晟好古積書而能引君以禮世稱其忠良不愧矣

欽穆恪王宗祐

宗祐允讓之子克己自約蕭然若寒士好讀書尤喜學易嘉祐中從父允初未立嗣咸推其賢詔以宗祐為後泣曰臣不幸幼失怙恃將終身悲慕忍為人後乎敢以死請仁宗憐而從之

按史稱宗祐克己自約蕭然若寒士已非膏粱紈袴之比矣而讀書守禮辭為人後尤藩臣所宜兢兢傚法焉者可以風矣

惠僖節王宗楚

宗楚允讓子以簡較司徒改武昌節度使嗣濮王既嗣爵當詣闕薦獻會疾以弟宗漢代行嘆曰不能親奉籩豆饗我先王而浮食厚祿安乎請以爵授弟不許

按宗楚嗣位定矣而愧于不能親奉籩豆以為浮食厚祿固欲讓位孝而友宗楚其選矣為藩臣而浮食厚祿不知孝友為何事者寧不當愧旃

東陽郡王宗悌

宗悌字元發平陽郡王允升之子輕財好施故相王氏子持父所服帶求質錢宗悌惻然曰宰相子亦至是乎歸帶而與之錢所親用詐取藏鏹得其狀曰吾不以小故傷骨肉恩竟不問所生母早世宗悌不識也聞父婢語平生輒掩泣繼得其肖貌繪而奉之如生終明州觀察使贈東陽郡王

按宗悌輕財好施助故相之子重骨肉之恩皆厚道也而孺慕亡母終身不忘猶徵至孝宗藩敦行君子也可以取法

新平郡王宗保 子仲鞠附

宗保郇國公允成子也生二歲母抱以入見章獻后后留與處帝親爲巾其首久之歸本宮詔朔望出入禁省累官代州防禦使襲封燕國公性仁恕王藏吏盜米至千斛貰不問嘗書忍字於座右以爲戒及卒神宗臨奠其子仲鞠泣曰先臣幼養宮中終身不自言帝感悼遂優贈新平郡王仲鞠亦好學能詩事親居喪以孝聞

按宗保天性仁恕如寬厚隱王藏之盜終身諱宮中之養是皆得力于忍之一字耳藩臣而能效法亦持身待人之一道乎

北海郡王宗肅

宗肅封魯國公兄宗諤嘗亡寶器意宗肅家人子竊之宗肅曰吾廉不足取信兄弟如此乎亟弗分理立償其直宗諤愧不取乃究僕久之器得之宗肅亦不復言卒贈北海郡王

按宗肅之量可謂寬乎有容矣世有何錙銖兢爾我視骨肉如路人者聞之不感愧耶

高密郡公宗望

宗望字子國密國公允言子也仁宗嘗御延和殿試宗子書以宗望爲第一又嘗獻所爲文賜國子監書及以塗金紋羅御書好學樂善四字賜之即所居建御書閣帝爲題其榜終贈高密郡公

按宗望工書能文自是樂善之道固足感動人主而以好學樂善優嘉之也

信王世開

世開從誨子七八歲日誦萬言既長學問該洽事後母孝撫孤姪如己子宮官吳中爲御史薦其學行命試學士院累召不赴神宗褒異之召對便殿論事甚衆時宮僚有缺不即請而以他官攝故私謁公行宗女當嫁皆富家大姓以貨取不復事銓擇世開悉言之帝嘉納欲以爲宗正固辭乃進一官以其所列著爲令

按世開學行俱優進言切務宗正之選可以風矣而乃沖挹自居可謂謙而光者矣

淄王世雄

世雄從藹子也少力學知名熙寧中宗子以才能自表見者官長及學官以名上世雄令鑠在選中嘗請營都宅以處疎屬立三舍以訓學者詔用其議置兩京敦宗院

按敦宗訓學俱國家懿典而世雄慨然奏請是亦脫穎自見者矣

會稽郡公叔詔

叔詔字君和克己之子慶曆六年與諸宗子帝前臨真宗御書選第一皇祐初進所爲文召試學士院中等賜進士及第自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入謝命坐賜茶仁宗曰宗子好學者頗多獨爾以文章第進士前此蓋未有也朕欲天下知屬籍有賢者宜勿忘所學叔詔頓首謝既退又出九經賜之遷右屯衛大將軍終和州防禦使贈會稽郡公

按叔詔臨池既已冠軍文章又能命中所謂屬籍有賢者信非溢稱矣夫如是爲宗藩者寧可忘學乎

尹國公叔克

叔克馮翊侯克修之子父早世與母弟叔玥甚幼叔克撫視誨教成人先是繼母無敘封法叔克請於朝詔從之遂爲定制藏書至萬卷子九人登科者三卒官唐州防禦使贈崇信軍節度使尹國公謚孝齊遺表祈任子有司格不下子撫之抗章自列乞如外官法朝廷從其請宗室正任有遺恩自此始

按叔克行敦孝友品望卓然而藏書尤富可謂貽穀之良義方垂訓者矣

吳榮王顥

吳榮王顥字仲明初封安樂郡公進封東陽郡王神宗立進封昌王賜贊拜不名五日一謁禁中帝致恭如家人禮顥天資穎異尤嗜學始就外傅每一經終卽遺講讀官以器幣服馬工飛白善射好圖書博求善本神宗嘉其志尚每得異書亟馳使以示嘗賜方團玉帶俾服而朝顥辭乃爲製玉魚以別之是後親王遂踵爲故實顥初居英宗喪丐解官終制以厭於至尊不克遂服慈聖光獻太后之服易月當除顥曰身爲孫而情文缺然若是可乎請如心喪禮須上禫除卽吉詔可自熙寧以來顥屢請居外章上輒卻

按顥敏而好學感動君上禮厚講官工書善射學之不可以已如此夫及不忍除服請以心喪可謂情文兼盡矣尤非人可易及不賢而能若是乎

益端獻王頵

益端獻王頵端重明粹少好學長博通羣書工飛白篆籀賓接宮僚歲滿當去輒奏留久者至十餘年頗好醫書手著普惠集效方且儲藥以救病者

按頵博學工書已見篤志而保留宮僚以資益習醫儲藥以救人尤可謂明于治已而仁以存心者也

延康閣學士子崧

子崧字伯山燕懿王五世孫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官宗正少卿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汴京失守起兵勤王道阻未得進聞張邦昌僭位以書白康王乞遣師邀金人河上迎請兩宮問罪僭逆若議渡江恐誤大計遂與知潁昌府何志同等盟傳檄中外遣范壎等詣濟王請王進兵南京且言國家之制無親王在外者王上特付大王以元帥之權此殆天意亟宜承制號召四方豪傑則中原可傳檄而定王命子崧充大元帥府參議官東南道都總管邦昌家在廬州子崧檄通守趙令𢅖幾察之且請捕誅其母子以絕姦心又言自圍城以來朝命斷絕乞下諸路凡有事宜並取大元帥府裁決偽檄毋輒行宣撫使范訥逗撓營私所宜加罪宜蠲被兵州縣租經理淮南荊浙形勢之地毋爲羣盜所據檄止諸路毋受邦昌偽赦移書責邦昌曰人臣當見危致命今議者藉藉謂劫請傾危之計實

繇閤下不然金人何堅拒孫傅之請而卒歸於閤下也敵既遠去宜速反正若少遲疑則天下共誅逆節雖悔無及矣又遺書王時雍曰諸公相與亾人之國方且以爲佐命功臣不知平日所學何事會邦昌遣使迎王次第白子崧子崧即貽王書曰似聞謂以京師殘破不可復入止欲即位軍中便圖遷徙臣竊惑焉夫欲致中興當謹舉措宜先謁宗廟覲母后明正誅賞降赦四方若京師果不可都然後徐議所向遂傳檄

京師奏于隆祐皇后曰諸路先聞二聖北遷易姓改國恐開有假討逆之名以竊據州郡者乞速下明詔諭四方以迎立康王之意庶幾人心慰安奸宄自消矣尋以所部兵會濟州康王即位子崧請放諸路嘗平積欠錢又言臺諫爲人主耳目近年用非其人率取旨言事請遵舊制聽學士中丞互舉范祖禹嘗安民上官均先朝言事盡忠請錄其子帝皆可其奏因建三屯之議一屯澶淵一屯河中陝華一屯青鄆間以張殺勢萬一敵騎南侵則三道並進可成大功除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兩浙路兵馬鈐轄上章論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等大逆叛黨都人指爲國賊伏望肆諸市朝以爲臣子之戒時滑州兩經殘破子崧薦傅亮可任除亮滑州通判黃潛善沮之命遂寢後有罪謫居南雄州卒于貶所

按子崧以親屬登甲第仕宗正值國多艱內藩臣得時行道之會也如建承制之議責邦

昌時雍之書重臺諫之選設三屯之法皆爲中興首功竟以貶死君子悲其志云

知台州事子砥

子砥藝祖後令珦之子也仕至鴻臚丞北遷至燕山久之欲逃歸乃遣其徒朱國寶王孝安至中京求得上皇宸翰懷之以歸至行在帝命輔臣召問于都堂子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餉虎以肉食盡終必食人若設陷穽待之庶能制虎因復故官已而賜對稱旨命知台州

按子砥不主和議可謂格論使當時能用其言寧至爲金人所憚乎宗臣中知微識遠者也

徽猷閣直學士子晝

子晝字叔問燕王五世孫少警敏强記工書翰宣和初充詳定九域圖志編修官後遷吏部員外郎尋用大宗正士㒟薦遷尚書左司員外郎兼權貨物以功進秩一階試太常少卿集太常因革禮八十篇爲二十七卷上言復春分祀高禖禮除權禮部侍郎遷徽猷待制樞密都承旨以公族爲侍從及改官制後都承旨用文臣皆自子晝始衢嚴信饒之民生子多不舉子晝論

禁絕之

按子晝以公族之英力勤于學能集禮經制固足尚矣而禁絕生子不舉一事尤見好生之心宗藩有此雅稱碩德愛人云

龍圖閣學士子潚

子潚字清卿秦康惠王之後七歲而孤家貧力學登宣和中進士第調眞州刑曹掾與守爭獄事解官去改衢州推官胡唐老奇其才任之屬時多故子潚佐唐老繕完城具苗劉兵至城下不能攻以功進一秩累官吏部郎中求補外遷戶部郎中總領江淮軍馬錢糧諸司餽禮月以千緡悉歸之公帑除直秘閣兩淮轉運副使朝廷遣人簡沙田蘆場欲槩增租額子潚以承買

興月占力止之時議者言田之並太湖者被水患宜分道諸浦注之江詔子潚往案視還言太湖當數州巨浸豈松江一川所能獨泄昔人於常熟北開浦二十四以達大江又開浦十於崑山東南以入海今皆湮塞宜加疏浚從之遂浚常熟東柵至雉浦入于涇谷又疏鑿福山塘至尚市橋北注大江分殺其勢水患用息明州守趙善繼治郡殘酷子潚率泉監司劾罷之除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吏不能欺禁權家僦人子女

爲僕妾者詔權戶部侍郎陞華文閣待制復知臨安府調三衙卒修築都城不擾而辦金主亮渝盟子潚獻助軍錢十五萬緡特遷一秩帝幸建康充行宮留守參謀官扈蹕還復知臨安府金人來議和子潚詷事情叵測宜以軍禮待之孝宗嗣位志圖恢復子潚練兵習爲鵝鸛魚麗陣上觀於便殿嘉之賜金帶擢敷文閣直學士移知明州沿海制置使臺諫王十朋王大寶抗疏留之帝曰朕委以防海行召還矣初海寇以

賂通郡胥吏反爲用之匿其蹤迹賊遂大熾商船不通子潚以禮延土豪俾率郡胥分道入海告之曰用命者有厚賞不則殺無貸是胥衆震恐爭捕賊處悉禽獲凡豪猾爲賊囊橐者窮治之海道遂平陞龍圖閣直學士知福州歲饑告糴旁郡米價頓平民賴以濟進龍圖閣學士移知泉州吏有掠民女爲妾者其妻妬悍殺而磔之貯以缶抵其兄興化掾安廨中妾父詣郡訴郡吏不决子潚訪知狀亟遣人往興化果得缶以

歸獄遂决其發擿槩類此

按子潚以宗人子孤貧力學薦登甲第以才能顯可謂有爲有守矣而築城練兵疏浚水利安民彌盜足垂永久爲吏治先宗藩中有用之才指不多屈者也安得盡如若人布列中外以華盤石之宗哉

齊安郡王士㒟

士㒟字立之鄆康孝王仲御第四子有大志好學善屬文時康王建大元帥府士㒟請於孟太后乞命帥府得承制便宜行事又請奉王承大統太后從之王遂即位除光山軍節度使扈蹕南幸黃潛善等用事士㒟論其誤國潛善斥之出知南外宗正事會苗傅劉正彥作亂士㒟易服入杭以蠟書遺張浚趣其勤王復遺呂頤浩書勉其與浚同濟國難金人既歸河南陝西地

命士㒟謁陵寢遂入栢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還特封齊安郡王以旌其勞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軍興罷宗室賜予至有喪不能斂者士㒟以聞士㒟數言事忤秦檜及岳飛被誣士㒟力辨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飛無他檜大怒諷言者論士㒟交通飛蹤迹詭秘事切聖躬遂奪官中丞万俟卨復希旨連擊之謫居于建

按士㒟當中興時屢建大議指斥權奸號召

勤王朔謁陵寢皆不避艱險惟力是爲維城之誼洵當如是至力辨岳飛之冤願以百口爲保不但憐才實以爲國精忠正氣千古凛然竟爲賊檜搆譎隱身爲親藩近在廷闕尚至於此矧君門萬里者耶爲之三嘆

建安郡王士㒟

士㒟字仲夫太宗五世孫初以蔭補官隆祐太后幸洪州敵奄至百司散走士㒟至一大船中見二帝御容負以走遇潰兵數百同行至山中衆欲聚爲盜士㒟出御容示之曰盜不過求食爲朝夕計耳孰若仰給州縣士㒟以近屬諭之必從如此則今日不饑餓後日不失賞是一舉而兩得也衆聽命乃走謁太后虔州會虔民作亂鄉兵在外爲應與官軍相持士㒟請執政謂當請太后急肆赦人知免死庶可安集又安急論城中城中定則外寇可弭譬如服藥心腹已安外禦風濕乃餘事耳赦既下城中遂定

按士㒟以奔竄之餘而能收斂潰衆固結民心其撫亂之才鎮定之畧豈尋常碌碌輩可幾及者宜錄以式

嗣秀王伯圭

嗣秀王伯圭字禹錫孝宗同母兄也孝宗受禪上皇詔除集英殿修撰知台州伯圭在郡頗著政績除敷文閣待制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蕃商死境內遺貲巨萬吏請沒入伯圭不可戒其徒護喪及貲以歸陞敷文閣直學士再知明州新學宮命宗子入學閑以規矩詔從成定海兵於許浦伯圭奏定海當控扼之衝不可撤備請摘制司軍以實其地從之海寇倡獗伯圭遣

人諭降其豪葛明又遣明禽其黨倪德二人素號傑黠伯圭悉撫而用之賊黨遂散以功進陞顯謨閣龍圖閣學士在郡十年政寬和浚湖陂均水利辨冤獄嘗獲鑄銅者不忍寘諸法諭令易業民繇是無再犯光宗即位陞少師踰年召見遷太保封嗣秀王賜甲第於安僖祠側臣僚上言治平中追崇濮邸王子孫幾二十人皆自環衛序遷其官今居南班者止師夔一人非所以強本支而固磐石也前未建秀邸時欲賦以祿則不免責以吏事今已建邸而猶責吏事他日或不免於議治則傷恩不則廢法曷歸之南班俾無吏責而享富貴遂詔伯圭諸子得換班紹興二年除判大宗正事建請別立宗學以教宗子超拜太師免奉朝請尋甍于家訃聞帝爲輟朝三日追封崇王謚憲靖伯圭性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日見行家人禮雖宴私隆洽執臣節愈恭一日孝宗問潛龍時事伯圭辭曰臣老矣不復能記問至再三終不言帝笑曰何大謹

也益愛重之嘗欲廣其居並湖爲複閣有司既度材矣伯圭固辭而止阜陵成遷中書令凡五讓寧宗嘉其志詔別議褒崇之禮贈賛拜不名肩輿至殿門

按伯圭性謙謹不以近屬自居可謂恭而恪矣及考其庶能之風寬和之政閑宗子以規矩爲朝廷惜工興循循然藩臣之表率也而潛龍時事至以不復能記爲辭忠謹備至卓哉斯人眞堪景企

兩浙轉運副使不羣

不羣字介然太宗六世孫宣和中量試授承事郎靖康初宰濟南章丘縣縣當山東河北之衝不羣募效用五千人增城浚濠爲戰守備敵攻圍兩月不能下辟充兩浙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高宗在越詔改郴州時羣盜出沒湖湘間不羣嚴備禦盜不能犯移知邵州充湖北兵馬副鈐轄既而朝廷慮郴失守復留不羣于郴會岳飛破曹成成遁因犯郴不羣乘城固守拒卻之

移知宣州軍需以時辦而民不擾進知廬州酈瓊叛擁不羣北去尋釋之以歸帝召見問瓊叛故不羣曰酈劉錡除制置瓊等以爲圖己乘撫諭後時故叛帝悔之

按不羣知兵能將以故地當衝劇而戰守裕如是宗室中有將畧者不媿維城矣

崇國公不息

不息字仁仲嗣濮王宗暉曾孫紹興二十七年登第爲左宣義郎調婺州會華丞治縣豪何汝翼械請於郡編隸他州邑人褶服除永州通判郡歲輸米倍收其羸民病之不息言於守損其數帥司檄不息録靖州獄辯出寃者數十百人靖人德之繪其像以祠除知開州開在巴東俗鄙陋不息爲興學俾民知孝義郡有鹽井舊長吏必遣所親監之私其利不息罷遣鹽利倍入

郡計用饒以羨餘代民輸夏秋兩稅及天申節銀絹在開二年民絕鬬爭夜戶不閉諸司交薦以比古循吏轉夔州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遮城門不得行至夔民病上供銀時部使者以親故攝大寧鹽場專其利不息斥去而鹽獲羨餘乃出錢市羨鹽數十萬斤易米得三萬餘斛運抵湖北市銀以歸代諸郡納上供銀省緡錢十五餘萬改成都路轉運判官適歲饑不息行抵瀘南貸官錢五萬緡遣吏分糴比至下令曰米至

矣富民爭發粟米價遂平雙流朱氏獨閉糴邑
民羣聚發其廩不悳抵朱氏法籍其米黥盜米
者民遂定永康軍歲治都江堰籠石蛇絕江遏
水以灌數郡田吏盜金減役夫堰不固而圯田
失水故歲屢饑不悳躬視操板築繩吏以法乃
出令民芸耕者田主貸之事末作者富民振之
老幼疾患者官爲粥視全活數百萬黎州青羌
奴結兒反制司調兵往戍屬不悳給餉故事富
人出糧而下戶以力致于邊不悳曰民饑不可

擾也以糴餘米發卒運之已而朝廷命不悳攝
制司初官兵敗前制使遣人賂奴結兒以和不
悳曰奴結兒吐蕃小種也今且和若大族何不
聽會酋豪婁東畜列率數千人入漢地二百餘
里成都大恐不悳靜以鎮之召僚屬飲夜遣步
將領飛山軍徑赴沈黎又徙綿州兵戍邛州爲
後援戒之曰堅守勿動密檄諸蕃部生獲吐蕃
一人賞十縑殺一人二縑於是邛部川首領崖
襪合諸部落大破吐蕃於漢源斬婁東畜列首

來獻凡十有六日而平嘉州虛恨蠻入寇不悳
標吐蕃首境上蠻懼一夕遁去不悳乃令緣邊
家出丁夫一人分戍諸堡復其家不悳罷歸蜀
人送者自成都至雙流遮道不得行未幾除成
都提刑改江西路轉運判官廷臣薦其賢詔授
右監門衛大將軍惠州防禦使知大宗正事非
嘗制也俄陞招慶軍承宣使金人完顏烈來聘
充館伴副使金使從者舊見館使皆對揖不悳
不爲禮宴玉津園不悳連射皆中使者歎服不

悳以文行訓勉族屬薦其秀傑者奏新學宮增
廣子弟員倣大學較定法置自訟齋使有過者
讀書其中人人感勵不悳性篤孝生七歲遭父
比還毋思慕涕泣長力學母曹氏止之答曰君
父讎未報非敢志富貴也登第時已入仕法當
超兩秩請回授其母母封法止令人高宗嘉其
志特封郡夫人居官所至有聲立朝好言天下
事蜀中武帥操重權不悳請復置安撫司相維
而治其論王抃不宜揀選諸路軍王友直不可

爲訓都指揮使尤人所難言者遇大旱一日九疏勸上求直言通下情退而燔其藁時布衣上書狂悖多抵罪不悳謂太上皇帝不罪言者此宜書之御座右帝悚然可之既嘉其忠諒每宴禁中帝飲之酒顧謂皇太子曰此賢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有給事中白英國公借擊毬馬不悳正色曰上惟一皇孫萬一馬驚墮斬汝輩無益也馬竟不可得所敬者朱熹張栻栻死爲請謚又請用熹其好尚如此

按不悳以篤孝之性入仕所至有聲立朝敢言時務故其懲惡辯冤興利除害全活最多宜乎到處遮留不忍其去也抑且加意族屬訓導有方時逢大旱一日九疏不借毬馬以効匡諫得之賢友者力不少矣宜帝褒爲賢宗室也

江西轉運使彥倓

彥倓字安卿彭城侯叔褧曾孫也父公廣饒州太守彥倓初調溧陽尉邑民潘氏兄弟橫邑中號三虎畜僮僕數百邑官莫敢誰何彥倓白其守治之縛潘氏兄弟正其罪改楊州司戶攝獄掾有告二王藏吏盜錢餘千萬治之急吏泣請死彥倓察其情屏人問則諸吏共貸也乃許自首免罪一日而畢改平江府推官攝宜興縣縣自中興後預借民明年稅民挾此得慢其令彥倓請禁預借邑遂易治知臨安於潛縣縣胥往往

通臺省吏得肆其奸彥倓執其黠者械送府臺省吏從中救之彥倓力爭竟抵胥罪浮橋屢以水敗彥倓梁以石民免溺死開禧初知興國軍歲旱蝗而軍需益急屬邑令吳格負上供銀尤多彥倓坐累貶秩格愧謝彥倓曰屬時多艱宜寬民力以崇根本何謝爲潰卒據外城爲變彥倓募能斬捕者賞之既而各斬首以獻散其餘黨累遷湖南運判徭人羅孟傳反累歲不能平

彥倓謂師臣曰徭人讎殺乃其常情兇王斷不平是激之使叛也能遣諜者離其黨與俾還自相讎破之易矣師從其計遂降孟傳尋知紹興府楮價輕彥倓權以法民便之復鹿鳴禮置興賢莊以資其費築捍海石塘亦置莊以備增築會旱饑民聚陂湖中彥倓取死囚斬首刖足徇於衆曰此刼菱藕者也遂散其衆乃第民高下損其稅有差免輸湖籍田米舉緡錢四十萬以助荒政民賴以濟

按彥倓禁暴緝奸理寃定亂留心民隱興利除害宗藩中能吏高品也

端明閣學士彥逾

彥逾字德先魏悼王後宗簡國公叔寓曾孫也紹興三十年登第淳熙五年知秀州累遷大府少卿四川總領將入境利西帥吳挺遣屬吏安丙來迓彥逾見即喜其人從容問之曰太尉統衆六萬得無虛籍乎丙以情告彥逾遺挺書俾損虛籍數千以寬四川之賦挺不敢隱改知鎮江府郡適旱饑彥逾節浮費發粟振糴民賴以濟彥逾爲政不擾蜀人便之

按軍伍之多虛籍此從來弊政也彥逾一言而清月數千以寬民力威惠哉節費賑荒爲政不擾良法美意可以稱藩矣

少師天水郡公善湘

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父武翼郎不陋從高宗渡江聞明州多名儒徙居焉善湘慶元二年舉進士以近屬轉秉義郎換承事郎以捕茶寇功屢遷淮南轉運判官歷進直寶文閣復以平閩始寇功後拜大理少卿進右文殿修撰知鎮江府封祥符縣男賜食邑紹定元年又以捕防江軍寧淮軍及平楚州畔寇劉慶福等功進煥章閣直學士進封伯加食邑以李全犯淮東進煥文閣學士江淮制置使乃命專討許便宜從事進封侯加食邑及殲全善湘遣使以露布上乃進兵部尚書仍兼任時善湘兒范葵進取慰藉殷勤餽問接踵有請必應選諸子屯寶應以從後以平閩寇復泰州淮安州鹽城淮陰縣四城及策應京湖弁受金樞密副使納合買住降復盱眙軍泗壽二州等功進資政殿學士加食邑遣使賜手詔金器等物九疏丐歸皆不許請愈力進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封天水郡公

加食邑改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三年兩請休致四乞歸田復提舉洞霄宮淳祐二年帝手詔求所解春秋進觀文殿學士守本官致仕卒所著有周易約說八卷周易或問四卷周易續問八卷周易指要四卷學易補過六卷洪範統論一卷中庸約說一卷大學解十卷論語大意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解十卷春秋三傳通議三十卷詩詞雜著三十五卷

按善湘雖無赫赫之勲雅有循循之度觀其招降復土屢有功稱迹其行事豈無把柄者耶即優禮范葵足見其知人善任巳至著述之富不愧名儒其亦繼父之志而能不墜家聲者歟可尚也

秘閣修撰善俊

善俊字俊臣太宗七世孫紹興二十七年登第爲左承務郎調南城丞改昭信軍簽判奇之虞允文亦薦其有邊帥才除幹辦諸司審計司知郴州數奏稱旨再爲大府寺丞尋擢帥知廬州會歲旱江浙饑民麇至善俊括境内官田均給之貸牛種葺屋以居死者爲給槥人至如歸州城舊毀于兵善俊葺完之因言興時特焦湖以通饋餉今既堙涸宜募鄉兵保孤姥二山治屋

以儲粟敵或敗盟則吾城守有餘餉道無乏矣又增築學舍新包拯祠春秋祀之人感其化累遷龍圖閣直學士移知建州建俗生子往往不舉善俊痛繩之給金穀捐已俸以助其費再知廬州首言和好不可恃當高城浚池以爲備後芍陂七門堰農政用修免責屬邑坊場河渡羨錢百姓德之知鄂州遷南市火善俊亟往視事弛竹木稅發粟振民開古溝創火巷以絕後患僚屬爭言用度將不足善俊曰吾將瘠己肥人乃省燕游車騎鼓吹之費郡計用饒代輸民役錢再知建州歲饑民群趨富家發其廩監司議調兵掩捕善俊曰是趣亂也諭許自新平米價民乃定邑尉入流十三人死罪以希賞善俊辯其冤徙知隆興府移江西轉運副使時朝廷議減月椿錢善俊言及州不及縣則縣仍追取於民猶不減也宜一路通裁其額下之漕臣科郡縣輕重均減之又奏和買已是白科從而折變益加麇費其數反重於正絹價乞蠲減黥卒遐

赦還者刺充鋪兵可除民害所言多見用轉湖南帥郴桂地絕遠守多非才善俊謂宜精其選善俊風儀秀整喜功名尤好論事孝宗時日中有黑子地屢震每以飭邊備爲戒孝宗英武獨運缺相者累年善俊極言相位不可無人尤人所難言者

按善俊以宗室登第即擅吏才救荒弭盜捐俸勸俗瘠己肥民所在布德而且加意城守疏陳邊備請擇相臣慷慨自信宗藩中仁人

能吏也

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善譽

善譽字靜之太宗之後也幼敏慧力學乾道五年試禮部第一初調昌國簿攝邑事勸編戶裒金買田以助嫁娶喪葬捕得海盜全黨守欲上其功善譽曰柰何以人命希賞守益賢之薦于朝授兩浙運幹改知撫州臨川縣縣嘗預借民賦善譽閱籍發逋負按籍征催卒以時辦集遂罷預借改管州添差通判史浩言其賢詔赴部堂審察累遷大理丞湖北常平茶鹽提舉會大

旱善譽通融諸郡常平計戶振貸嗣歲麥禾倍收民爭負以償奏罷稅場十餘渡四十五民便之俾諸郡售田委郡文學董其入以給計偕者移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遂寧守徐詡乏廉穀部使者以其故御史寬假之善譽過遂寧詡出迎善譽抑使循廊詡大沮郡人聞之爭訟其過善譽劾諸朝宰相王淮善詡寢其章善譽徑以聞罷詡又以羨貲給諸郡置莊民生子及娠者俱給米威惠並孚宗子寓蜀者少業儒善譽即

邵庠立學以教之人始感勵引年乞祠歸處一
室以圖書自娛無疾而終善譽早失怙恃撫育
諸季備至居官廉靖自將多所著述郭雍朱熹
嘗取其易說云

按善譽以力學試首等筮仕卽善從政捕盜
遜功救荒有道卹貧輯羣建學訓宗居心廉
退恬雅君子也無疾令終德報也歟

兵馬都監善應

善應字彥達漢恭憲王元佐六世孫居饒之餘
干縣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親病
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
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
母露坐達明門啓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
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
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終日俯首悽傷
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旣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
揮涕生朝必哭于廟父終脇疾每膳不忍以諸
脇爲羞母生歲値卯謂卯兔神也終其身不食
兔聞四方水旱輒憂形于色江淮警報至爲之
流涕不食累日同僚會宴善應悵然曰此寧諸
君樂飲時耶衆爲失色而罷故人之孤女貧無
所歸善應聘以爲己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
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
貲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爲煮藥歲饑
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饑者夏不去草

久〻不破壞懼百蟲之遊且蝕者失其所也晉陵
尤袤稱之曰古君子也既卒丞相陳俊卿題其
墓碣曰宋篤行趙公彥遠之墓其厚德爲當時
所稱若此

按善應純孝性成無間生死愛民憂國情見
乎詞至其念舊恤孤飼饑藥病仁心義質可
泣鬼神厚德篤行如此真古君子也誕育令
嗣盡忠王室豈非天道報施哉宗室中自眉
也允宜師範

周王汝愚

汝愚字子直善應子也早有大志每曰大夫得
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簽書寧
國軍節度判官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孝宗
方銳意恢復始見即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遷
校書郎知閤門張說擢簽書樞密院事汝愚不
往見率同列請祠未報會祖母計至即日歸因
自劾上不加罪內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添差
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
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內侍
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張說
在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泄汝愚謂東西二府朝
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繇東省何密院
不然孝宗命如舊制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
子論知閤王抃招權預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
脩撰帥福建陛辭言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謂吳
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之利請及今以漸抑之
知成都府諸羌蠻相挺爲邊患汝愚至悉以計

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光宗受禪趣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處議論其稍命除知潭州辭改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爲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黄氏侍光宗於東宮及即位爲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及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還聞之恚是夕疾作内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内問所以致疾之繇不免有所戒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

入對上嘗以五日一朝孝宗於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都人以爲憂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詣北内從容竟日四年汝愚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疏上不納又論臺諫給舍陰附汝愚一切緘默不報論汝愚發策譏訕祖宗又不

報汝愚力辭上爲徙義端軍器監給事中黄裳言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義端實忌賢不可以不黜上乃黜義端補郡汝愚不獲已拜命未幾遷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有旨趣受告汝愚對曰臣非敢久辭臣嘗論朝廷數事其言未見用今陛下過重華宮正復相天下幸甚惟武興未除帥臣心不敢安上遂以張詔代領武興軍汝愚乃受命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容進諫光宗出

聞其語輒悟入輒復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臻光宗御後殿丞相率同列入請上詣重華宮侍疾從臣臺諫繼入閤門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入内越二日宰相又請對光宗命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憂甚嗣秀王簡丞相傳孝宗意命宰執復入侂胄奏曰昨傳旨命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汝愚等乃還第六月丁酉夜五鼓重華大漸加宰執

私第報孝宗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惑不出
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上視朝汝愚以提舉重
華宮關禮狀進上乃許過北内至日又不出宰
相率百官請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留正與
汝愚議令少傅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
事憲聖不許蓋是時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
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
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禮正言順可無後
艱而吳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

議竟格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
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
心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
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
欲退閑留正見之懼因朝臨佯仆于庭密爲去
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
不虞而殿帥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
書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
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杲

因謬曰郭杲儻不同柰何彥逾曰某當任之約
明乃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口豈容有所
俟乎汝愚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後以待彥逾之
至有頃彥逾至議遂定明日留正以五更肩輿
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處之恬然自吳琚之議
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宮
者乃遣韓侂胄以内禪之意請于憲聖侂胄因
所善内侍張宗尹以奏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
命侂胄逡巡將退重華宮提舉關禮見而問之

侂胄具述汝愚意禮命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
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
而保無亂者乎憲聖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
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
去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
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
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
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侂
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事順則可

命論好爲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
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汝愚始以
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使郭杲及部師閤仲夜以
兵衛南北内禮使其姻黨宣贊舍人傅昌朝密
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禫祭重
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禫祭群臣入王亦入汝愚
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
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
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

退閑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
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
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
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
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
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憲聖覽
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
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頼太皇
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

疑乞命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
卿至簾前面諭之憲聖乃命皇子即位皇子固
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
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
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
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
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
内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汝愚即
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

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
國之罰汝愚爲遷叔椿官是月上命汝愚兼權
參知政事留正至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
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
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進爲樞密使汝愚又辭
特進孝宗將攢汝愚議攢宮非永制欲改卜山
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
命汝愚爲光祿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三
不許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及來謁

故不見侂胄慙忿發事樞密羅點曰公誤矣汝
愚亦悟復見之侂胄終不慊自以有定策功且
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以爲
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之未果熹白汝
愚當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
不爲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胄謀泄以內批斥
去熹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
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
與謀給舍不及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

主威不免於下移疏入遽出內批除熹宮觀汝
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
求去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胄竊弄威
福爲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日逐朱熹
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既而內批龜年
與郡侂胄勢益張侂胄恃功爲汝愚所抑日夜
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爲人疏不虞
其姦趙彥逾以嘗達意於郭杲事定冀汝愚引
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愜與侂胄合謀陛

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爲汝愚之黨上意
不能無疑汝愚請命近臣舉御史侂胄密諭中
司命薦所厚大理寺簿劉德秀內批擢德秀爲
察官其黨牽聯以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會黃
裳羅點卒侂胄又擢其黨京鏜代點汝愚始孤
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
御史吳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羣憸和
附視正士如仇讎而衣冠之禍始矣侂胄欲逐
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

稷則一網無遺侂胄然之擢其黨將作監李沐
爲正言沐彥穎之子也嘗求節度使於汝愚不
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
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
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大
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
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
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
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

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
乃卒受黯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
亦以爲言李沐劾祥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
上書訴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
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中麟蔣傅徐
範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
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
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
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

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覊管侂胄忌汝愚益深
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
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乘
龍授鼎假夢爲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
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
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
爲言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
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爲守
臣錢鍪所窘暴薨天下聞而冤之汝愚學務有

用嘗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
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
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
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錄舉要若干卷類宋朝
諸臣奏議三百卷汝愚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
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疏食恩意均洽人無
間言自奉養甚薄爲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
相亦然汝愚既歿黨禁寖解侂胄誅盡復原官
賜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追封福王其後

進封周王

按汝愚盡心爲國竭力匡時精忠大義昭如
日月用人行政可質鬼神誠社稷宗臣也不
幸爲權奸所構竟以竄斃傷哉嗟夫宗子維
城忠臣無已諒汝愚心可自其讒人高張炙
手可熱在傍覬神驚談虎爲宗藩者可不慎
歟

學士院侍講汝談

汝談字履常生而穎悟年十五以大父恩補將仕郎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丞相周必大得其文異之語參知政事施師點曰是子他日有大名于世調汀州教授改廣德軍添差江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嘗從朱熹訂疑義十數條熹嗟異之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其弟汝讜力上疏乞留汝愚斬侂胄聞者吐舌兄弟罹黨禍斥

去尋調安慶府教授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丁母憂免喪召爲大社令時侂胄用事熾甚汝談痛憤登壇讀祝大呼侂胄及陳自強名自強不能堪它日指汝談曰末坐白皙者何人汝談不爲動以參知政事李壁薦召試館職擢正字是時吳曦叛上下東手或請就以曦爲王其人造汝談汝談詰之曰孰欲王曦者可斬其人面發赤不能對遂以言去主管崇道觀添差通判嘉興府改知無爲軍時金人內變有旨令獻

料敵備邊二策其料敵之策曰禍亂猶在河北未遽至河南蓋豪雄擇形勢大盜窺貨寶金帛重器俱聚河北河南無大川爲之險欲趨安所惡且金素以河南近我置守多完顏氏親黨其下亦令番漢錯居所以防慮備盡縱彼喪亂守將欲畔何至相率盡反然有天下者自不容易一日廢備豈以金人存亡之候爲吾緩急哉其備邊之策曰今邊州大抵無城缺兵少糧鎧仗不足若使自辦何所取資伺諸朝廷安得力給

若倣古藩封拔用英傑守郡則併租稅而權之利盡與之免其貢上不置監臨下悉聽選辟民得自賦兵得自募凡百悉聽所爲其有功者亦不遽徙就峻爵秩增異車服給美田宅官其子孫凡可優寵無不極至使內爲公卿雖貴得不如守邊之樂如此則有才者爭自奮勵緩急必能出死力報上于後河南二十餘年猶爲金守宋沿邊諸郡權大削兵事無肯任責者汝談之言若蓍龜然改湖北提舉常平振饑盡力知溫

州改知外宗正作詩勉其族屬皆望風而化遷江西提舉常平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表力寓勸戒陳碩曰此諫書也數角祠授江西轉運判官辭不獲命之官一月以言者罷先是汝談因疾去官言者謂其傲睨軒冕不樂爲世用至是彌遠不與祠乃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郎官召入對言倚用老成廣集忠智訪求衆敵之原辟取可行之策以舒積壽之蠱而成終泰之功者頗加聖心焉又言大佞似忠大姦似聖

未免信向而擢任之始未見甚失久乃寖至差訛則綱維之臣將不能不執議論之士將不得不言執之堅寧不疑其侵權言之數寧不意其賣直至是則不特是非邪正易位而黜陟予奪失中多矣又曰外之得以窒吾聽雜吾目撓吾天君者以吾未得虛一而靜之理也苟得之導我穀色而不能入投我寶貨而不能中劘我以功名而不能動凝然湛然孰得干之哉改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時集議出師汝談力言不

可輕戰而和尤非計既而三京收復雖前言用兵不便者亦喜汝談獨有憂色未幾雒師敗朝論始服其先見遷宗正少卿兼權直兼編脩國史簡討實錄兼崇政殿說書因講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禍惟以剛不克改明不能斷優柔不斷而漢業遂衰權吏部侍郎升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同脩國史院同脩撰以所証易進講時朝議履畝稱楮汝談言非便迕時宰意京師軍變宰相乞貶秩上已允汝談奏恐失體持不可

草荅詔以爲貶秩易審舉措難宰相滋不悅以言去國提舉崇禧觀起知婺川四辭不允至郡力乞祠召赴行在四辭權禮部侍郎兼學士院力辭兼直特金兵新破三關增秩稱提官楮四郡獲賞汝談獨蹙額登對首疏言邊面無可倚仗乞超越拘攣簡拔俊傑如吳用周瑜晉任祖逖陶侃故事使之各分方面連數十城推轂授權盡歸賜履巴蜀一人荊襄一人兩淮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不復從中御庶幾伸縮

謬已幾用出心蓋推廣鄉者備邊之策且曰臣之此策行於開禧未用兵之前決不至罹今日之患其論楮法尤中時弊上稱歎久之且謂卿文學高世宜代予言力辭何爲卒以老祈免章四上免兼直改侍講數日仍兼直學士院五辭權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及卒轉兩官遺表上又轉四官汝談天資絕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册其論易以爲占者作書堯舜二典宜合爲一禹功只施於河雒洪範非箕子之

作詩不以小序爲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宜傅會女王之書要亦卓絕特立之見爲文章有天巧篤於倫誼而忘仇怨御史王益祥嘗劾之後汝談官其鄉益祥愧不敢見汝談乃數過之相得歡甚嘗論議韓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荀卿獨能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所著有易書詩論語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註

按汝談博學工文老而彌篤參考訂正廣於註述其識見宏矣其閱歷富矣故其出身爲政嘉言懿行不一而足深謀遠慮明秉幾先若此也言事論人善善惡惡之嚴是是非非之確率皆破的至料敵安邊之策禮郎入對之言尤見忠藎可謂至言真不媿汝愚伯仲者宋室之多賢宗其亦尊賢禮士之報歟二後斯人不勝仰止

提點汝讜

汝讜字蹈中少倜儻有軼材智略出入上就泉葉適嘗過其家汝讜年少衣短後衣不得避適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汝讜慚自是終身不衣短後衣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天下稱爲二趙以祖遺恩補承務郎歷泉州市舶務利州大軍倉屬從臣薦宗室之賢者監行在左藏西庫韓侂胄謀逐趙汝愚汝讜兄弟昌言非是且上言訟汝愚冤侂胄懼其詞直使其黨劾絃冊攻汝愚以汝讜兄弟受汝愚厚恩私屬爲之畫策惑亂天聽爲言斥使去國坐廢十年調華亭浦東鹽場棄職去辟浙西安撫司幕官調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皆不赴以前官改鎮東軍簽嘉定元年進士第爲太社令遷將作監簿大理司農丞與史彌遠不合請外改湖南提舉常平易江西尋提點刑獄瑞州大姓幸氏貪徐氏田不可得強取其禾終不與誣以殺婢寘徐獄徐訴其冤汝讜以反坐法黥寘幸氏籍其家幸氏

走告急于中宮徙汝讜湖南旣至則表直臣龔大墓劉陽有豪民羅氏奪民田汝讜復懲以法遷知溫州卒汝讜嘗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政

按汝讜以倜儻軼材具出入智略燮觸大奸不爲少屈鋤強理枉執正不阿何其偉與若夫自盟數語忠孝節義凜然至難進易退之高風竟與兄汝談而並駕卓哉佳品足表維城九原可起忻爲執鞭

信安郡王希錧

希錧字君錫舊名希喆宗室子也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名少扶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希錧拊棺慟哭不懾寇義而去學于陳傅良徐誼既舉進士調汀州司戶峒寇李元礪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希錧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錧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希錧人爲危之希錧

至關審形明間中令謹候分畫粗定賊已遣諜窺關希錧得諜詰之縱其衆大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希錧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希錧引還老稚羅拜相賀希錧繇他道以避之事聞詔陞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攝下邑弭亂卒去之日軍民遮道泣送者數十里調主管婺州路轉運司帳司疏大寧鹽井利病使者上諸朝民便之改知玉山縣未行召對希錧首言民

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國家之力則外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冗之費又論四蜀銓科卒之弊又論大寧鹽井本末寧宗嘉納之授大理寺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中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吏受賕匹藝莫敢自陳希錧白其長推行之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希錧易班希錧力辭弗克特換授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未幾廷臣言宗姓換班人嘗舉進士請視朝士聽輪對於是希錧又對

時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爲清重以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識體闒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恩臣非敢厚誣天下以爲無人患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爾授成州團練使賜金帶令服繫以寶璽推恩進和州防禦使理宗即位進安德軍承宣使希錧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道總治統收人心上爲動容越明年論祠祭不蠲禁衛不肅慈明宮上壽陛節度

封信安郡公卒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賜含歛
贈以金幣希館風貌凝重胸抱恩豈揚人之善
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居官祁寒
盛暑未嘗謁告衣食取裁足而已追封信安郡
王

按希館學足登科孝能動賊才堪禦侮言可
匡時誠有用之才無雙之品也至召對諸論
尤彌石畫遠猷宗臣翹楚微斯人吾誰與歸

越國公希言

希言字若納惠王令應元孫也淳熙十四年登
第調衢州司戶合郡民以計表其坊里標其戶
數為圖獻于守守才之西安令不職守檄希言
攝邑漕善令會嚴州請復烏龍嶺稅場檄希言
往訪之俾令得復職希言力陳烏龍場不當復
漕怒曰衢已復孔步章戴二場何烏龍獨不可
復希言謂二場當併罷去漕不能奪二場竟亦
廢改吉州司理屬邑有誣人以殺人罪者吏治
之急囚誣服希言鞫得實檄縣他捕乃得真盜
用揚萬里周必大薦授臨安府司法改淮西總
所幹辦移書約諸郡綱必時發至即授納無滯
留初至軍庫見錢不滿千緡比去庫錢充益知
臨安仁和縣闢學宮四百餘畝適大旱蝗集御
前蘆場中亘數里希言欲去蘆以除害中使沮
其策希言驅卒燔之臨平塘堤決希言督親役
親捧土投石兵民爭奮堤成因築重堤後不復
決民病和買絹折錢重希言節公費代其輸除

大社令遷樞密院編脩官兼右司上言諸將但務城守敵來不拒去不復追異時之憂殆不止保江而已宜諭諸將一軍受圍諸軍共守敵不渡淮則均受賞以戰為守毋以守為守遷宗正丞請南班得與輪對許之

按希言為政加意民隱留心錢穀脩堤備患代輸折紵種種善政皆得大體至論諸將城守尤中時弊宗藩中有識能為者也

成國公希懌

希懌字伯和燕王八世孫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趙汝愚帥福建希懌為屬吏嘗言治人如脩身治政如理家愛民如處昆弟取古今官著惠愛者輯為一編曰是吾師矣汝愚嘉之薦于憲辛棄疾棄疾尚氣僚吏不敢與可否希懌獨盡言無所避屬邑候官苦稅重每不登額希懌稍核公帑羨錢以足之棄疾亦薦其能汝愚當國諷江東運司幹辦同寅有坐侂胄黨者諸司莫敢薦希懌賢其人請以薦已者薦之改太平州通判先是盜繫而逃者捕得處死希懌言強盜特貸命而輒逃者斬今繫罪致死非法之平也自是皆減死論遷江西茶鹽提舉歲饑惡少聚劫希懌將自臨按幕屬力止之不聽曰希懌不出饑民終不得食且召亂矣遂行發粟賑給禽首謀者治之其黨遂散陞本路帥兼漕事黑風峒羅世傳寇郴陽奸民潛通賊陰濟以糧希懌捕治之賊乏食乃去未幾李元礪寇郴陳廷佐

冠南安復誘羅世傳與合劫掠王龍泉有何光世者能知賊動息希懌授光世計俾誘世傳誅元礪以自贖

按希懌脩己臨民能自得師正直敢言觸禁薦士發賑安民用間勦賊其才其行宜其見重於覽者也愛患一編有心哉可以範宗臣矣

奉化郡王與懽

與懽字悅道燕懿王八世孫嘉定七年進士調會稽尉改建寧司戶參軍中明法科擢浦城縣丁父憂作善慶五規示子孫免喪遷大理評事轉對言天變民情國威三事又言死囚以取會駁拗動涉歲時類瘐死而干證者多斃逆旅宜精擇憲臣悉使詳覆果可疑則親往鞫正必情法輕重可閔始許審奏以直寶章閣知安吉州郡計仰榷酤禁綱峻密與懽首捐以予民設銅鉦縣門欲愬者擊之冤無不直有富民愬幼子察之非其本心姑逮其子付獄徐廉之乃二兄強其父析業與懽曉以法開以天理皆忻然感悟又娶娼僅一子亦以不孝告留之郡廳日爲饌俾親饋晨昏以禮未周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畫像事之喪母朝廷屢起之不可議使守邊授淮西提點刑獄弗能奪再期以刑部郎官召乞終禪奉祠復半載乃趍朝自恢復退師又議納使與懽言在朝迎合政出多門必得智識氣節

之士布列中外可也尋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同詳定剖決明暢罪者咸服郊祀之夕大風雷與權言國本未定又陳弭盜固本之策有以刑罰術數言於帝者與權言導民有本如臣待罪天府豈遽能及民惟其真實相孚待以不擾數月而庭訟殫寡人心本善有感必從或謂厲以威待以術者非知本之論且言朝令夕改非以示作新旁蹊曲徑非以肅紀綱帝爲悚然明年改元嘉熙襄蜀殘破咸望風棄地召見便殿

言韓琦當仁宗朝猶晝夜泣血今主憂臣辱矣因具言防邊之道其後多見施行與權招刺二千人爲忠毅軍又言禁衛虛籍及京口諸郡悉宜募兵統以郡將財先贍軍餘始上供乞省不急之費薦文武士四十人遷戶部侍郎兼權兵部尚書論邊事至爲深切星變上章請罷大火力言災變之烈謂臣罪擢髮莫數猶欲以去國爲言少悟上聽願祗畏天威思以實德及民始自上躬痛加節約廣推振恤五請歸於是中書

方大琮言與權素自潔脩疏財輕爵人所共知不幸遇此觀其待罪之章懇切至到未嘗不歎其知義也乞俞所請使小大之臣皆知引咎乃收一階尋復之又言艱難不可爲之時當慷慨厲志深爲人才兵力思遷戶部尚書兼權吏部累疏祠不許論楮幣極言其弊所以區畫者甚備且曰士大夫不清白奉法恪意扶持雖日易一法無救於楮而國非其國矣法削國弱能獨享富貴乎每言端平以來竄贓吏禁包苴戒奔

競戢橫斂而風俗洗痼自若或口仁義而身市井率以欺君爲當肥家爲樂遂臨事乏使而小人得從旁乘間竊取官爵矣疏乞別邪正警逾惰奬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絕躁競浮靡之習内廷有關於除授者必斥牘室有涉於謗議者必思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陛下始又言軍政弛而尺籍不明總兵者或緣功賞開嫌隙内則班行惟求速化守牧類多貪肆楮事日非浮冗不節措陳無虛日大風震雷數

見因具陳邊事且言人才國用民力兵威類乗
此機加意根本勿徒困精神於除授老歲月於
行移委公道於私情付事功於無可奈何也遷
吏部尚書講筵言膏雨不降星變頻仍在京物
價騰踊民爲士躁在外兵權渙散流民充斥登
崇元老僉建宰輔謂宜風采振揚而事勢猶若
此士大夫未必任天下之責天下未必知陛下
之志力求歸田會潮汝藹隄執政道帝意晋治
之手詔云忠正廉勤無如卿者授端明殿學士

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江隄殺事獄空力匄罷
依舊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提領户部財用
兼侍讀兼脩國史實錄院脩撰奉朝請出關遣
使趣還會饑民相携溺死帝仍付臨安府事恩
例視執政與懽涕泣奉詔亟榜諭曰今申奏振
救宜恐死須臾各全性命佇沐聖恩都人相謂
毋死與懽上則祈哀公朝下則推誠勸分丼雨
隨至米商來集流移至者有以濟之力求納禄
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監脩國史

實錄院脩撰奉朝請與懽至浙江上召還即日
絕江去帝爲悵然與懽三爲府尹盡力民事都
人稱趙端明必以手加額曰趙佛子也久之以
舊職知温州政事必親吏不敢欺捌水砦脩貢
院以侍讀召辭不許入對言爵禄之濫因及國
本事五句歸又不許進春秋解陛大學士薦士
六十人史嵩之將復入相而人言不已帝以問
與懽言嵩之老師費財私暱貪富過三立名譽必
不宜復用時嵩之猶子璟卿誦言其過忽斃而

杜範劉漢弼徐元杰三賢暴死人皆疑嵩之致
毒與懽請優恤漢弼元杰家帝從之而請優恤
手詔則與懽所擬入也又請以兵財分任輔臣
在講筵言以壞證付庸醫僅支殘息徒運巧心
天下事尚堪再誤耶時相忌之毒授安德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日食應詔言事
益切月賜内帑與懽辭不取帝書安貧樂道扁
節秉忠字賜之建儲未定乃申言之又言人才
乏使贓吏不悛民昔流而南今流而北盜昔伏

於遠今伏於近體認不真賢否無別國将誰與
立邪願富一代之儲使小人無間可投以絕隱
伏之禍帝為改容袁士宋斌少從黃餘李㫾登
朱熹之門學禁方嚴羈旅困沮年且八十與權
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死葬西
湖上歲一祭焉帝遂二諫臣與權力爭之五乞
免朝請三乞致仕俱不允賜泰卦詩忠邪辨白
是國事皆縷縷言之有不勝書蓋其愛君憂國
本諸天性拜少傅卒遺表猶不忘規正帝震悼

輟朝賻贈有加詔有司治葬贈少師追封奉化
郡王謚清敏累贈太師手注六經及仁皇訓典
詳釋又有高宗寶訓要釋奏議詩文百卷與權
嘗謂士大夫有貪鄙則雖奇才與學徒以蠹國
害民爾故斂之夕而金帶猶質錢民家云

按與權愛君愛國本諸天性故於時務要政
靡不昌言抑且慮極深長語多懇到凾悉民
隱酷盡弊端至若誠以全人骨肉栩諭活濟
民饑請邺賢臣之家尊崇理學之士潔己奉
公難進易退矜脩雅道曾見登出何物佛子
能如是耶誦其嘗謂三言說盡人情大蠹帝
書安貧樂道植節秉忠以賜也有味哉安得
衎起斯人與之痛談時政乎三復其傳不禁
神馳

文華閣直學士必愿

必愿字立夫崇憲之子也未弱冠丁大母憂哀毁骨立服闋以大父汝愚遺表補承務郎嘉定七年舉進士知崇安縣剖判如流吏不能困脩學政立催科法列戶名爲三等以三期爲約足者旌之未足者寬以趣之踰期不納者里胥程督之民皆感悟願輸革胥吏鬻鹽之弊擿發尤化社倉活饑民帥怒逮吏欲懲之必愿曰勿收贓也吏何罪束擔俟譴帥無以詰而止舊有均

惠倉無所儲必愿捐緡錢增糴至二千石力主義役之法鄉選善士任以推排入貲買田助役則勉有產之家有感化者出己田以倡遂遍行一邑上下便之臺府以聞下其式八郡四十八縣秩滿民共立祠刻石授潮廣總所幹辦公事丁父憂居喪盡禮貽書問學于黄榦服除兩充主管文字差知全州陛辭奏乞下道江二州訪周惇頤之後改知處州陳折帛納銀之害皆得請移泉州罷白士課及免差吏摧鐵諷諸邑行

義役秋旱力講行荒政乞撥永儲廣儲二倉米振救差主管官告院越五日詔依舊主管官告院兼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察民疾苦撫摩惸嫠脩養濟院建陳瓘祠政教兼舉端平元年以直秘閣知婺州至郡免催紹定六年分小戶綾羅錢三萬緡有奇立淳良頑慢二籍勸懲人戶措置廣惠倉及諸倉積穀奏乞寬減內帑綾羅中省免用舊例預解諸邑窠名錢罷開化稅場遷大府寺丞尋遷度支郎中詔以汝愚配享寧

宗從必愿請也兼右司郎中引見疏言陛下英明密運斷出於獨固欲一切轉移之然而大權若在我或者猶有下移之疑衆正若已開或者猶有旁徑之疑策免二相銷天變也去者固難以復留留者恐終於引去虛鼎席以待故老疑者或意其未必來而況在數千里之外責以補以任大政疑者或意其不敢專而況於不安其位中書政之本也今果何時尚可令糊意向以啟天下之疑乎親擢臺諫開言路也用之未久

者何爲輕於易去去之未幾何爲使之復來召
於外服者不知果能用之而必堅除目周行者
不知果能聽之而無諱乎朝廷除授軍國賞罰
本至公也今有姓名未達於廟堂而遷擢忽繇
於中出斥逐三衙竟不指名罪狀而人始得以
疑陛下矣一除目之頒一號令之出雖未必繇
於閹宦而人或疑於閹宦雖未必繇於私謁而
人或疑於私謁雖未必繇於戚畹宗邸而人或
疑於戚畹宗邸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非陛

下所私有也陛下雖有去弊之心而動涉可疑
之迹陛下亦何樂於此特論偉之三京兵敗邊
事甚亟詔條上守禦計必愿言十事下哀痛之
詔令江淮之兵捄江陵之急節財用之宜糜議
和之使撫無歸之民處北來之衆置鎮撫之使
擇師閫之代拔未用之將皆切於邊要政府議
楮幣日輕欲令諸州再用印及他爲稱提之法
必愿力爭不可嘉熙元年貽書政府論邊防事
宜授右司郎中火災必愿應詔上封事曰開邊

稔禍之刑牽制而未行激變棄城之戮姑息而
未舉京襄淪没祖宗之基業莫能保淮蜀蹂躪
赤子之寃魂無所依覆亦之令下而加以抑配
稱提之法嚴而重以告訐民無蓋藏每有轉壑
之憂士不宿飽嘗有思亂之志又曰臺諫給舍
骨鯁之論莫容左右便嬖浸潤之言易入春夏
嘗享閤罢於原廟之尊節鉞隆恩殷勤於邸第
之貴又曰必也正故相專國之罪嚴貪夫徇國
之誅思室鬼高明之瞰先編氓後親貴去木妖

競治之釁尚堅故革奢華戒宴殺無度之譏酬
節内庭不急之營繕又論濟王及國本事遷左
司郎中又遷司農少卿兼左司轉對言正氣日
消月沮馴至今日非惟搢紳不肯論事下至草
茅之士皆結舌矣端平初年沉痾方去新病未
作陛下猶勤於咨訪如恐不及今疾攻心腹決
裂將潰乃不求瞑眩之劑以起其殆甚可惑也
又曰毋使人臣以指斥懷疑毋致陛下以厭言
得謗時直士相繼去故必愿及之遷至宗正少

卿詔依舊太府卿仍兼職且兼中書門下簡正
諸房公事轉對言中才庸王惟其無所知覺故
言不可入而敗亡隨之陛下作敬天之圖朝夕
對越謂宜天意可回而熒惑失度鬱攸煽災迫
近禁門幾燬左藏煙埃方息白晝隕星貫日之
虹脅陽之雹疊見曾出陛下觀時察變何繇致
此今日之事動無良策惟在側身脩行而天永
命而已遷起居舍人兼職仍舊大水上封事曰
海潮毀隘侵迫禁城災異之來理不虛發必上

畏天戒下脩人事易沴召和轉移於陛下方寸
間耳又曰周官國有大事則舉大詢之理今日
之事迫矣謂宜合衆謀屈群策上而搢紳下而
芻蕘各陳所見擇其可用之策以授任事之臣
庶幾千慮一得以成天下人不因之意暫兼權
右郎官言財非天雨鬼輸豈可輕施妄用長此
不已必至顛覆興時或得罪今之大夫不能爲
國生財程昇皇甫鎛之徒乘間捷出推試剋剝
以術相勝罄空取辦以計巧取事括斂獻羨餘

間架緡錢之令下而唐祚愈促矣願陛下精思
熟慮約己愛民必如勾踐之臥薪嘗膽必如衛
文公之帛衣布冠可也時邊事急必愿應詔言
宜勅彭大雅自重慶領王青之兵東下以復夔
責李安民及歸峽二守以自效調一將督中流
之師以伐其順流之謀調一將自間道出鼎澧
之後以折其擣虛之鋒調一將助芮興之勢以
備江陵之急又宜下湖南遣飛軍及團結民兵
之頻守沅江益陽江以防衝突長沙盡收江上

民船無資敵用區畫皆中事機暫兼權侍左侍
郎李宗勉每稱其平允暫兼權戶部侍郎兼同
詳定勅令請立國本請親禱雨遷戶部侍郎暫
兼給事中先是錢相嘗繳陳洵益贈節使不行
必愿復繳奏曰李韶向爲殿中侍御史疏論洵
益乞予外祠以絕窺伺陛下不行其言復奪其
職韶不能自安徑求外補今召之不至正以此
故若超贈洵益又繳駁不行韶愈無來期矣陛
下忍於去一賢從官而不忍於沮一已死之内

侍則何以興起治功振揚國勢欲望宸衷益節鉞趣詔供職於是必愿三以疾乞祠不許權戶部尚書乞諭太府丞覈戶部收支數目庶見多寡盈虛之實有餘則儲之以待朝廷之取撥闕則助之以示宮府之一體疏入廷丞相史嵩之乞免官乞祠皆不許以司諫鄭起潛論列以寶謨閣直學士奉祠辭職名不許淳祐五年以華文閣直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三辭不許閩人聞必愿至欣然歎羨必愿平易以近民忠信以厚俗惻怛以勤政行鄉飲酒旌退士獎高年義僧寺實封之數尤留意武事甫入境即以軍禮見戎帥申明左翼軍節制事宜措置海道脩水教士卒知勸居官四年累乞歸及命召又三辭皆不許卒遺表上贈銀青光祿大夫必愿才周器博心平量廣而又登開家庭忠孝之訓師友正大之言故所立卓然可稱云

按必愿孝能盡禮學足匡時以故憂切民瘼則良法美意觸處而流忠深國計則碩畫昌

言有懷必竭其得之家庭忠孝之訓師友正大之言固矣然行事而確當機宜立言而切中利弊其才識豈尋常宗英乎祖孫繼美忠孝流芳不能不為斯宗起敬也

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九

遼書

遼雖起自外夷雅慕中華文物故能崛起朔方造邦致治歷年二百傳世九君而宗派之繁與冊誠焉其間親宗疏族咸能自樹一時流芳百代謂非其祖宗貽謀所致不可因書其人與事於後

晉王放盧斡

阿魯敦于越曷魯

中臺省左相羽之

北院大王圖魯窘

總領敵烈皮室軍滙里思

于越屋質

探訪使吼

北院樞密使安摶

南院大王兼政事令撻烈

西平郡王隱遼

宋國王休哥

鎮國將軍節度使合住

北院大王韓八

北院大王那也

遼西郡王良

隱士昭

昭德軍節度使孟簡

晉王敖盧斡

晉王小字敖盧斡天祚皇帝長子母曰文妃蕭氏甫髫齓馳馬善射封晉王性樂道人善而矜人不能時宮中見讀書者輒斥敖盧斡嘗入寢殿見小底茶刺閱書因取觀會諸王至陰袖而歸之曰勿令他人見也一時號稱長者及長積有人望內外歸心保大元年南軍都統耶律余覩與其母文妃密謀立之事覺妃伏誅敖盧斡實不與謀免耶律撒八等復謀立不克上知敖

盧斡得人心不忍加誅令縊殺之或勸之亡敖盧斡曰安忍爲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大節聞者傷之

按敖盧斡以長子居宗藩履高位乃能嘉善而矜不能以致中外歸心欲爲推戴此固宗社無疆之福也忌而斃之果何謂歟迫至死而猶不敢失臣子大節亦可憐也已賢哉誰云夷狄無人耶

阿魯敦于越曷魯

曷魯字控溫一字洪隱性質厚在髫髯與太祖遊從父釋魯奇之曰興我家者必二兒也太祖既長相與易衷馬爲好然曷魯事太祖彌謹父偶思病召曷魯曰阿保機神畧天授汝率諸弟赤心事之已而太祖來問疾偶思執其手曰爾命世奇才吾兒曷魯者他日可委以事吾已諭之矣既而以諸子屬之太祖素有大志而知曷魯賢軍國事非曷魯議不行會討越兀與烏古

部曷魯爲前鋒戰有功及太祖爲迭刺部夷离堇討奚部其長朮里倚險而壘攻莫能下命曷魯持一箭往諭之既入爲所執迺說奚曰契丹與奚言語相通實一國也我夷离堇於奚豈有陵轢之心哉漢人殺我祖奚首夷离堇怨次骨日夜思報漢人顧力單弱使我求援於奚傳矢以示信耳夷离堇受命於天撫下以德故能有此衆也今奚殺我違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連禍結當自此始豈爾國之利乎朮里感其言

乃降太祖爲于越秉國政欲命曷魯爲迭剌部
夷离堇辭曰賊在君側未敢遠去太祖討黑車
子室韋幽州劉仁恭遣養子趙霸率衆來救曷
魯伏兵桃山俟霸衆過半而要之與太祖合擊
斬獲甚衆遂降室韋太祖會李克用于雲州時
曷魯侍克用顧而壯之曰偉男子爲誰太祖曰
吾族曷魯也會遥輦痕德堇可汗殁群臣奉遺
命請立太祖太祖辭曰昔吾祖夷离堇雅里嘗
以不當立而辭今若等復爲是言何歟曷魯進

曰曩吾祖之辭遺命弗及符瑞未見第爲國人
所推戴耳今先君言猶在耳天人所與若合符
契天不可逆人不可拂而君命不可違也太祖
曰遺命固然汝焉知天道曷魯曰聞于越之生
也神光屬天異香盈幄夢受神誨龍錫金佩天
道無私必應有德我國削弱齮齕於隣部日久
以故生聖人以興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
且遥輦九營棊布非無可立者小大臣民屬心
于越天也天時人事幾不可失太祖猶未許是

夜獨召曷魯責曰衆以遺命迫我汝不明吾心
而亦俛隨耶曷魯曰在昔夷离菫雅里雖推戴
者衆辭之而立阻午爲可汗相傳十餘世君臣
之分亂紀綱之統隳委質他國若綴斿然羽檄
蓬午民疲奔命興王之運實在今日應天順人
以答顧命不可失也太祖乃許明日卽皇帝位
命曷魯總軍國事時制度未講國用未充扈從
未備而諸弟剌葛等往往覬非望太祖宮行營
始置腹心部選諸部豪健二千餘充之以曷魯

及蕭敵魯總焉已而諸弟之亂作太祖命曷魯
總領軍事討平之以功爲迭剌部夷离菫時民
更兵焚剽日以抗敝曷魯撫輯有方畜牧益滋
民用富庶乃討烏古部破之自是震慴不敢復
叛迺請制朝儀建元率百官上尊號太祖寛備
禮受册拜曷魯爲阿魯敦于越阿魯敦者遼言
盛名也後太祖伐西南諸夷數爲前鋒屢立戰
功初曷魯病革太祖臨視問所欲言曷魯曰陛
下聖德寛仁群生咸遂帝業隆興臣旣蒙寵遇

雖瞑目無憾惟析迭剌部議未決須亟行之及薨太祖流涕曰斯人若登三五載吾謀蔑不濟矣後太祖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擬以曷魯爲心云

按曷魯少事太祖長而親密抒忠推戴竭力勤王鼎贊維持遂隆帝業可謂罷熊之士不二心之臣矣此所以見奇於從父致囑於所生得觀於克用歟遼之賢宗室也敘功而擬以爲心有以夫

中臺省左相羽之

羽之小字兀里幼豪爽不群長嗜學通諸部語太祖經營之初多預軍謀天顯元年渤海平立皇太子爲東丹王以羽之爲中臺省右次相時人心未安羽之莅事勤恪威信竝行太宗即位上表曰我大聖天皇始有東土擇賢輔以撫斯民不以臣愚而任之國家利害敢不以聞渤海昔畏南朝阻險自衞居忽汗城今去上京遼邈既不爲用又不罷戍果何爲哉先帝因彼離心

乘釁而動故不戰而克天授人與彼一時也遺種寖以蕃息今居遠境恐爲後患梁水之地乃其故鄉地衍土沃有木鐵鹽魚之利乘其微弱徙還其民萬世長策也彼得故鄉又獲木鐵魚鹽之饒必安居樂業然後選徙以翼吾左突厥党項室韋夾輔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聖祖未集之功貽後世無疆之福表奏帝嘉納之是歲詔徙東丹國民於梁水時稱其善

按羽之以豪爽不群之資勤恪威信以行其

志至罷戍徙戎一表居然經國遠猷遼安得

不日大哉寧以其夷也而棄之

北院大王圖魯窘

圖魯窘肅祖子治春之孫勇而有謀畧太宗立晉之役其父敵魯古爲五院夷离菫歿于兵帝即以其職授圖魯窘會同元年改北院大王嘗屏左右與議大事占對合上意從討石重貴杜重威擁十萬餘衆拒滹沱橋力戰数日不得進帝曰兩軍爭渡人馬疲矣計安出諸將請緩師爲後圖帝然之圖魯窘厲色進曰臣愚竊以爲陛下樂於安逸則謹守四境可也既欲擴大疆

宇出師遠攻詎能無厪聖慮若中途而止適爲賊利則必陷南京夷屬邑若此則爭戰未已吾民無奠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騎何慮不克況漢人足力弱而行緩如選輕銳騎先絕其餉道則事蔑不濟矣帝喜曰國强則其人賢海巨則其魚大於是塞其餉道數出師以牽撓其勢重威果降如言以功獲賜甚厚

按圖魯窘嗣襲父封預謀軍國不避艱險料敵勸王卒使功成國大定遼帝之喜而贈之

史稱其勇而有謀洵矣夫宗臣俊髦也

總領敵烈皮室軍漚里思

漚里思負勇畧每戰被重鎧揮鐵槊所向披靡會同間伐晉上至河而猴遊海東青鶻搏雉晉人隔水以鴿引去上顧左右曰誰爲我得此人漚里思請内廐馬濟河擒之幷殺救者數人還上大悅優加賞賚既而晉將杜重威逆于望都據水勒戰漚里思介馬突陣餘軍繼之被圍衆言陣薄處可出漚里思曰恐彼有他備竟引軍衝堅而出廻視衆所指皆大塹也其料敵多此類

按漚里思謀勇兼資料敵善戰雖其功蹟不多表見然匡王定國此足資矣况其爲宗室乎

于越屋質

屋質字敵華系出孟父房姿簡靜有器識重然諾遇事造次處之從容人莫能測博學知天文會同閒爲惕隱太祖崩諸大臣立世宗太后聞之怒甚遣皇子李胡以兵逆擊軍次潢河橫渡隔岸相拒時屋質從太后世宗以屋質善籌欲行閒及設事奉書以試太后太后得書以示屋質屋質讀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死力若太后見疑臣雖欲盡忠得乎爲今之

計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速戰以決勝負然人心一搖國禍不淺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示汝屋質對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往萬一永康王見聽廟社之福太后乃遣屋質授書於帝帝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艾也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以爲莫若和好帝曰彼

衆烏合安能敵我屋質曰即不敵柰骨肉何況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族執於李胡者無噍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爲善左右聞之失色帝良久問曰若何而和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忿恚和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晚帝然之遂遣海思詣太后約和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太后乃令屋質畫之屋質借謁者籌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謂帝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禀尊

親帝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尋太后牽于偏愛託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遺諸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再乎乃索籌一帝曰父不爲而子爲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大慟太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

胡厲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禮有世嫡
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尚以為非況公暴戾殘
忍人多怨讟萬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
乃許立永康帝謂屋質曰汝與朕屬尤近何反
助太后屋質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
如是耳上喜其忠天祿三年表列泰寧王察割
陰謀事上不聽五年為右皮室詳隱秋上祭讓
國皇帝于行宮與群臣皆醉察割弑帝屋質聞
有言衣紫者不可失乃易衣而出亟遣人召諸

王及喩禁衛長皮室等同力討賊時壽安王歸
帳屋質遣弟冲迎之王至尚猶豫屋質曰大王
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容群臣將誰事社稷將
誰賴萬一落賊手悔將何及王始悟諸將聞屋
質出相繼而至遲明整兵出賊不意圍之遂誅
察割亂既平穆宗即位謂屋質曰朕之性命實
出卿手命知國事以逆黨財產盡賜之屋質固
辭

按屋質以王室宗親當國家變亂竟能持正
議而安社稷抒至情以動天親卒使骨肉兩
全朝野胥慶賢於十萬師遠矣至於察微覩
變料敵出奇脫王於險而不受逆財其卓識
不更加人數等哉非其學貫天人何以從容
如此眞遼之社稷賢宗也可以為法

採訪使吼

吼字曷魯端慤好施不事生產太宗特加倚任會同六年爲南院大王蒞事精簡人不敢以年少易之時帝親征石重貴吼以所部兵從既入汴諸將皆取內帑珍異吼獨取馬鎧帝嘉之及帝崩于欒城無遺詔軍中憂懼不知所爲吼詣北院大王耶律洼議曰天位不可一日曠若請于太后則必屬李胡李胡暴戾殘忍詎能子民必欲厭人望則當立永康王洼然之會耶律安

摶來意與吼合遂定議立永康王是爲世宗頃之以功加採訪使賜以寶貨吼辭曰臣位已高敢復求富臣從弟的琭諸子坐事籍沒陛下哀而出之則臣受賜多矣上曰吼舍重賞以族人爲請其賢遠甚許之仍賜宮戶五十

按吼受知太宗特加倚任必其才有過人者故乃爾也從征獨取軍資倉卒遭逢國䘏首倡大義協定冊謀願辭重賞爲族請赦宥其主賢而許之也彼貪鄙無謀見利忘義者視之不愧殺耶安錄以式

北院樞密使安摶

安摶惕隱迭里之子也自幼若成人太祖崩時淳欽皇后稱制欲以大元帥嗣位父以建言忤旨死安摶居父喪哀毀過禮見者傷之太宗雅加慰諭嘗曰此兒必爲令器既長寡言笑重然諾動遵繩矩事母至孝以父死非罪未葬不預宴樂世宗在藩邸尤加憐恤安摶亦密自結納焉太宗伐晉還至欒城崩諸將欲立世宗以李胡及壽安王在朝猶豫未決時安摶直宿衛世

宗密召問計安摶曰大王聰安寬恕人皇王之嫡長先帝雖有壽安天下屬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斷後悔無及會有自京師來者安摶詐以李胡死傳報軍中皆以爲信於是安摶詣北南二大王計之北院大王洼聞而遽起曰吾二人方議此事先帝嘗欲以永康王爲儲貳今日之事有我輩在孰敢不從但恐不白太后而立爲國家啟釁安摶對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爲儲副況永康王賢明人心樂附今天下甫定稍緩則大事去矣若白太后必立李胡且李胡殘暴行路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吼曰此言是也吾計決矣乃整軍召諸將奉世宗即位于太宗柩前帝立以安摶爲腹心總知宿衛是歲約和于潢河橫渡太后問安摶曰吾與汝有何隙安摶以父死非辜爲對太后默然及置北院樞密使上命安摶爲之賜奴婢百口寵任無比事皆取決焉

按安摶以父死非辜哀毀過禮不預宴樂其

孝篤矣至于事君復竭其忠畫謀決策竟勸帝業克忠克孝可臣可子矣大節顯著洵可以風

兼政事令撻烈

撻烈字涅魯袞六院部郎君裹古直之後沉厚多智有任重才年四十未仕會同間爲邊部令穩應曆初陞南院大王均賦役勸耕稼部人化之戶口豐殖撻烈凡用兵賞罰信明得士卒心河東單弱不爲周宋所併者撻烈有力焉在治所不修邊幅年穀屢稔甚有政迹朝議以爲富民大王云

按撻烈以宗室臨民獨能加意賦役督勸農桑致使部人歸化年歲屢登至於用兵復能信賞必罰得衆固圉可謂富强有術者也宗子維城可以不愧誰謂夷狄無人哉

西平郡王賢適

賢適字阿古真于越魯不古之子嗜學有大志滑稽玩世人莫之知惟于越屋質器之嘗謂人曰是人當國天下幸甚應曆中朝臣多以言獲譴賢適樂於靜退游獵自娛與親朋言不及時事景宗在藩邸嘗與韓匡嗣女里等游言或刺譏賢適勸以宜早疎絕繇是穆宗終不見疑賢適之力也景宗立賜推忠協力功臣時帝初踐阼多疑諸王或萌非望陰以賢適爲腹心賢適忠介膚敏推誠待人雖燕息不忘政務以故百司首職罔敢媮墮累年滯獄悉決之

按史稱賢適志學潛修滑稽玩世非玩世也政其裕養治機耳觀其靜退自娛不言時事意可知已勸潛邸以疎絕宵壬秉國政而風礪朝野其賢其達屋質蚤識之矣渾厚精明宗藩令器也

宋國王休哥

休哥字遜寧綰思之子少有公輔器初烏古室韋二部叛休哥從北府宰相蕭幹討之應曆末爲惕隱亍宋侵燕北院大王奚底等敗績南京被圍帝命休哥代奚底往救遇大敵于高梁河擊敗之追殺三十餘里斬首萬餘級休哥被三創明旦宋師遁去休哥因創不能騎以輕車追至涿州不及而還是年冬上命韓匡嗣耶律沙伐宋以報圍城之役休哥率本部兵從匡嗣等

戰于滿城宋人請降匡嗣信之休哥曰彼衆整而銳必不肯屈乃誘我耳宜嚴兵以待匡嗣不聽休哥引兵憑高而視須臾南兵大至鼓譟疾馳匡嗣倉卒不知所爲士卒棄旗鼓而走遂敗績休哥整兵進擊敵乃卻聖宗即位太后稱制令休哥總南面軍務以便宜從事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桑修武備邊境大治屢立有戰功太后嘉其績詔免拜不名休哥以燕民疲弊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鄙以安十六年薨是夕雨木氷聖宗詔立祠南京休哥智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

按休哥以宗藩重望受國任肩加意兵農克修職業宜其遠近向化邊鄙以安也史稱其料敵如神讓功諸將身經百戰鮮殺無辜擬以君子仁人亦復風流何忝賢哉懿範允矣令儀

鎮國將軍節度使合住

合住字粘袞太祖弟迭剌之孫幼不好弄臨事明敏善談論初以近族入侍每從征伐有功賜推忠奉國功臣合住久任邊防雖有克獲功然務鎮靜不妄生事以邀近功鄰壤敬畏屬部乂安宋數遣人結歡冀達和意合住表聞其事帝許議和安邊懷敵多有力焉合住智而有文暢戎政鎮范陽時嘗領數騎徑詣雄州北門與郡將立馬陳兩國利害及周師侵邊本末辭氣慷慨左右壯之自是邊境數年無事識者以爲合住一言賢於數十萬兵

按合住資兼文武政足恩威安其鄰壤敬畏邊境相安也造福和平錫恩北庶柔遠能邇合住有之大遼一夷部耳何賢宗之累累如是耶豈其慕華懷夏亦思立綱陳紀乎可尚也

北院大王韓八

韓八字嘲隱倜儻有大志太平中游京師寓行宮側惟褻衣匹馬而已帝微服出獵見而問之曰汝爲何人韓八初不識漫應曰我北院部人韓八來覓官耳帝與語知有長才陰識之會北院奏南京疑獄久不決帝召韓八馳驛審錄衆例皆驚韓八量情處理人無冤者上嘉之籍牧馬闕其二同事者考尋不已韓八略不加詰即先馳奏帝益信任重熙六年改北院大王政務寬仁入朝帝從容謂曰卿守邊任重當實府庫振貧乏以報朕既受詔愈竭忠謹知無不言便益爲多死之日篋無舊蓄櫃無新衣遣使弔祭平居不屑細務喜慍不形其德量如此

按韓八以倜儻奇才具有爲大志竟能自結主知洊臻膴仕寬仁秉政忠謹盟心喜慍不形清修自勵德意所涵陰受其賜者多矣賢哉遼宗允可準式

北院大王那也

那也字移斯輦夷离堇蒲古只之後敦厚才敏上以其父斡死王事九歲即加諸衞小將軍爲題里司徒尋召爲宿直官以軍功歷拜中京留守改北院大王那也爲人廉介長于理民每有鬬訟親覈曲直不尚威嚴嘗曰凡治人本欲分别是非何事追務以立名故所至以惠化稱

按那也以公族貴介而能廉潔律巳平易近民聽訟惟求明允治人務在安恢賢宗中循吏也錄以爲式

遼西郡王良

良字習撚小字蘇著帳郎君之後生於乾州讀書醫巫閭山學既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曰爾無僕御驅馳千里縱聞見過人年亦垂暮今若即仕巳有餘地良曰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聽留數年而歸重熙中爲燕趙國王近侍以家貧詔乘廐馬遷修起居注會獵秋山良進秋游賦上嘉之清寧中上幸鴨子河作捕魚賦繇是寵遇稍隆遷知制誥兼知部署司事奏請編御製詩文目曰清寧集上命良詩爲慶會集親製其序

按良篤志好學義命自安卒以文學受知仰承寵遇其清修可尚也錄以爲羣藥妄爲者勗

隱士昭

昭字述寧博學善屬文統和中坐兄國留事流西北部會蕭撻凜爲西北路招討使愛之奏免其役禮致門下欲召用以疾辭撻凜問曰今軍旅甫罷三邊晏然惟阻卜伺隙而動討之則路遠難至縱之則邊民被掠增戍兵則餽餉不給欲苟一時之安不能終保無變計將安出昭以書答曰竊聞治得其要則仇敵爲一家失其術則部曲爲行路夫西北諸部每當農時一夫爲

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糺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貧窮立至春夏賑恤吏多雜以糠粃重以掊克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畜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逋亡戍卒隨使補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馴至耗竭爲今之計莫若振窮薄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穫置游兵以防盜掠頒俘獲以助伏臘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以數年富強可望然後練簡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動而不克哉然必去其難制者則餘種自畏若捨大而謀小避強而攻弱非徒虛費財力亦不足以威服其心此二者利害之機不可不察昭聞古之名將安邊立功在德不在衆故謝玄以八千破苻堅百萬休哥以五隊敗曹彬十萬良繇恩結士心得其死力也閤下膺非常之遇專方面之寄宜遠師古人以就勳業上觀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敵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矣撻凜然之

按昭博學善文遭時弗偶不受禮召竟以疾辭其淸介超嘗矣至答撻凜所問一書曲盡民隱練合兵機誠有用之才也惜其石隱不出無所表見獎恬抑兢此足維風故錄之

昭德軍節度使孟簡

孟簡字復易于越屋質之五世孫孟簡性穎悟六歲父晨出獵俾賦曉天星月詩孟簡應聲而成父大奇之既長善屬文大康初樞密使耶律乙辛以姦險竊柄出爲中京留守孟簡與耶律庶箴表賀未幾乙辛復舊職銜之謫巡磁窯關時雖以讒見逐不形辭色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保州及聞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禽獸有哀樂

之聲螻蟻有動靜之形在物猶然況於人乎然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是以顏淵簞瓢自得此知命而樂者也予雖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也大康中始得歸鄉里詣闕上表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上命置局編修孟簡謂餘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司馬遷班固范曄俱罹殃禍可不慎歟乾統中遷六院部太保處事不拘文法時多笑其迂孟簡聞之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適足以滋姦倖非聖人致治之本改高州觀察使修學校招生徒遷昭德軍節度使以中京饑詔與學士劉嗣昌減價糶粟事未畢卒

按孟簡以夙慧見奇以文學召忌遭時擯斥隨遇自安觀其哀儲君而序作詩表賢能以求立史洵學行兼修之士也至其論史議政

數語精心遠識非夷所幾故表出之

金

金源起於海裔世濟其凶剗宋吞遼流毒中夏斯蓋造化之二陰世運之一劫也天縱厥惡日盛其宗其間馳驅經畧猾夏僭王如宗翰宗弼輩實繁有徒即彼才品堪稱秪中國罪人耳槩斥不錄以見扶陽抑陰之義姑取賢勞無損於華夏者數人以見夷狄之宗亦能樹立若此而中國之潰豈可不思激勵而卑出其下耶

秦漢國王勗

順義軍節度使袞

定國公宗賢

國相撒改

右丞相宗憲

蕭國公守貞

猛安承元

密國公璹

鄆王琮

瀛王從憲

參知政事獨吉思忠

左丞相宗浩

丞相襄

泰漢國王昜

昜字勉道穆宗第五子好學問國人呼爲秀才太宗嗣位自軍中召還與謀政事宗翰宗望定汴州太宗使昜往勞之宗翰等問其所欲曰惟好學耳載書數車而還女直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諸子皆學之宗雄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顏希尹乃依倣契丹字製女直字女直既未有文字亦未嘗有記錄故祖宗事皆不載宗翰好訪問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遺事太宗初卽位復進士舉而韓昉輩皆在朝廷文學之士稍拔擢用之天會六年詔書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昜與耶律迪越掌之昜等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卷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有詳有畧咸得其實自太祖與高麗議和凡女直入高麗者皆索之至十餘年索之不已昜上書諫曰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于惠下所索戶口皆前世姦

究叛亡烏蠢訛謨罕阿海阿合束之緒裔先世綏懷四境尚未賓服自先君與高麗通問我將大因訶不自同出稍稍款附高麗既不聽許遂生邊釁因致交兵久方連和蓋三十年當時壯者今皆物故子孫安於土俗婚姻膠固徵索不已彼固不敢稽留骨肉乖離誠非衆願人情怨甚可愍者而必欲求爲已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幅員萬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還我以强兵勁卒取之無難然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高麗稱藩職貢不闕國且臣屬民亦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之所在不俟終日臣愚以爲宜施惠下之仁弘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已有如自我得之矣從之十五年爲尚書左丞加鎮東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預平宗盤之難賜與甚多加儀同三司以皇叔祖字冠其銜昜皆力辭不受皇統元年撰定熙宗尊號册文上召昜飲於便殿以玉帶賜之所撰祖宗實

錄成凡三卷進入上焚香立受之賞賚有差制
詔左丞勗平章政事仍別給勗親王俸皆異數
也宴群臣于五雲樓勗進酒稱謝帝起立宰臣
進曰至尊爲臣下屢起於禮未安上曰朕屈已
待臣下亦何害是日上及群臣盡歡俄同監修
國史進拜平章政事光懿皇后忌辰熙宗將出
獵勗諫而止熙宗獵于海島三日之間親射五
虎獲之勗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賜以佩刀玉帶
良馬能以契丹字爲詩文凡遊宴有可言者輒

作詩以見意時上日與近臣酣飲或繼以夜莫
能諫之勗上疏諫乃爲止酒賜賚甚厚進拜左
丞相兼侍中監修如故勗剛正寡言海陵方用
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會議海陵後至勗
面責之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爾少年强健
乃敢如此海陵跪謝後海陵自立加恩大臣以
收人望封秦漢國王勗髭鬚頓白因上表請老
大定二十年詔曰太師勗諫表詩文甚有典則
朕自即位所未嘗見其諫表可入實錄其射虎

賦詩文篇什可鏤板行之

按勗以夷族而好學故能採摭遺言舊事俾
載國史以成一代典章復直言敢諫止索高
麗逃戶尤得大體宜其君之殊禮遇之誰謂
夷無材哉錄之以勵中國不學無術者

順義軍節度使裒

裒世祖曾孫祖覇合布里封鄆王父悟烈官至特進大定中官閤門秖候授代州宣鋭軍都指揮使歳旱州委禱雨于五臺靈潭步致其水雨隨下人爲刻石紀之遷尚輦局使扈從北幸賜廐馬二以旌其勤歷寧海蠡州刺史入爲大睦親府丞除順義軍節度使陛辭賜金幣特寵異之裒孝悌貞謹深悉本朝婚禮皇族婚嫁每令裒相之治復有能稱其在寧海蠡州平賦役無擾民立石頌遺愛

按裒誠能致雨禮能睦族臨民稱職賦役無擾亦賢宗也史稱其孝悌貞謹必有以致之矣錄以爲式

定國公宗賢

宗賢本名阿魯太祖伐遼從攻寧江州臨潢府太宗監國選侍左右甚見親信臨潢復叛從宗望復取之爲內庫都提點再遷歸德軍節度使政寬簡境內大治秩滿士民數百千人相率詣朝廷請留及改武定軍百姓扶老携幼送數十里悲號而去改永定軍秉德廉訪官吏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類此民實賴之秉德曰吾聞郡僚廉能如一汝等以爲如何衆對曰公勤清儉皆法則於使君耳因謂宗賢曰人謂君善治當在甲乙果然賢使君也用是超遷兩階天德初授世襲謀克馳驛召之雄州父老相率張青繩懸明鏡於公署老幼填門三日乃得去封定國公再除忠順軍節度使賜以玉帶捕盜司執數人至府宗賢問曰罪狀明白否對曰獄具矣宗賢閱其案謂僚佐曰吾察此輩必寃不數日賊果得人服其明

按宗賢廉明清直見信於民故治簡民安衆

情難舍若是耳夷宗亦能如此可稱也爲宗

臣者不當如是耶

燕國王撒改

撒改者景祖孫韓國公劾者之長子世祖之兄子也爲人敦厚多智長于用人家居純儉好稼穡自始爲國相能馴服諸部訟得其情當時有言不見國相事何從決及舉兵伐遼撒改毎以宗臣爲内外倚重不以戰多爲其功也

按史稱撒改敦厚多智長於用人此其所以馴服諸部也内外倚重豈無謂哉夷宗自君也録之

右丞相宗憲

宗憲本名阿懶頒行女直字書年十六選入學
太宗幸學宗憲與諸生俱謁宗憲進止恂雅太
宗召至前令誦所習語音清亮善能對侍臣奏
曰此左副元帥宗翰弟也上嗟賞久之兼通契
丹漢字未冠從宗翰伐宋汴京破衆人爭趨府
庫取財物宗憲獨載圖書以歸朝廷議制度禮
樂往往因仍遼舊宗憲曰方今奄有遼宋當遠
引前古因時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遼人

制度哉希尹曰而意甚與我合繇是器重之初
熙宗以疑似殺左丞相希尹久之察其無罪深
閔惜之謂宗憲曰希尹有大功于國無罪而死
朕將錄用其孫如之何宗憲對曰陛下深念希
尹錄用其孫幸甚若不先明死者無罪生者何
繇得仕上曰卿言是也即日復希尹官爵用其
孫守道爲應奉翰林文字皇統五年將肆赦議
覃恩止及女直人宗憲奏曰莫非王臣慶幸豈
可有間耶遂改其文使均被焉天德初進封鉅

鹿郡王後宗憲攝行臺尚書省事召爲太子太
師上謂宗憲曰卿年老舊人更事多矣皇太子
年尚少謹訓導之俄拜平章政事太子太師如
故高山奴前爲寧州刺史以貪汚免世宗以功
臣子孫宗族中無顯仕者以爲秘書少監是時
母喪未除有司奏其事宗憲曰高山奴傲狠貪
墨不可致之左右世宗曰朕以其父祖有功爾
既爲人如此豈可玷職位哉追還制命因顧右
丞蘇保衡參政石琚曰此朕之過舉不可不改

卿等當盡心以輔朕也有司言諸路猛安謀克
怙其世襲多擾民請同流官以三十月爲考詔
下尚書省議宗憲乃上議曰昔太祖皇帝撫定
天下誓封功臣襲猛安謀克今若爲遷調非太
祖約臣謂凡猛安謀克當明核善惡進賢退不
肖有不職者其弟姪中更擇賢者代之上從其
議進拜右丞相

按宗憲以宗子而留心典籍方欲鼎新制度
以拓鴻猷宜其議論行事光明正大無忝相

度也至若不肯濫用匪人一意恪遵祖制尤
人所難能也可爲宗臣柄政者式

蕭國公守貞

守貞本名左靨貞元二年襲祖谷神謀克進除
彰德軍節度副使遷北京留守世宗因謂侍臣
曰守貞勳臣子又有材能全勝其兄守道它日
可用也特上新即政頗銳意於治嘗問漢宣帝
綜核名實之道其施行之實守貞曰在陛下厲
精無倦耳它日上問宰臣守貞治東平如何對
曰亦不勞力上曰以彼之才治一路誠有餘矣
右丞劉瑋曰方今人材無出守貞者淹留于外

誠可惜也上默然上御後閤召守貞曰朕以卿
乃太師所舉故特加委用然比者行事多太過
門下人少愼擇復與丞相不協以是令卿補外
念卿祖有佐命勳故茲召用卿其勉盡乃心與
丞相議事宜相和諧率循舊章無輕改革因賜
玉帶併以蒲剌都所彈事與之曰朕度卿必不
爾故以示卿後上問司吏移轉事守貞曰今吏人
權重而積弊深移轉爲便上嘗歎文士率無如
黨懷英者守貞奏進士中若趙渢王庭筠甚有

特舉上曰出倫者難得爾守貞曰間世之才自古所難然國家培養久則人材將自出矣守貞因言國家選舉之法惟女直漢人進士得人居多此舉吏宜增取其諸司局承應人舊無出身大定後才許叙使經童之科古不常設唐以諸道表薦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以爲無補罷之本朝皇統間取及五十人因爲常選天德間亦以停罷陛下即位復立是科朝廷寬大放及百數誠恐積久不勝銓擬宜稍裁減以清流品又

言節用省費之道並嘉納守貞讀書通法律明習國朝故事章宗即位更定禮樂刑政爲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喜推轂善類接援後進朝廷正人多出入門下卒上聞而悼之謚曰肅守貞剛直明亮凡朝廷論議及上有所問皆傅經以對上嘗與泛論人材守貞乃迹其心術行事臧否無少隱故爲胥持國輩所忌竟以直罷後趙秉文繇外官入翰林遂上書言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上問君子小人謂誰秉文對曰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參知政事胥持國其爲天下推重如此

按守貞以宗雋多才而能敢言守正親賢敬士裁訂國章史稱其剛直明亮亦一代偉人也宜其爲天下推重歟可爲維城生色矣

彰德軍節度使永元

永元字惇禮幼聰敏日誦千言皇統元年試宗室子作詩永元中格善左氏春秋通其大義天德初授百女山世襲謀克海陵暴虐日甚殺永元弟檀奴阿里白永元與弟耶補兒逃匿得免世宗卽位于遼陽與耶補兒俱來歸上慰勞甚厚授宗正丞已爲灤州刺史授世襲猛安乞以謀克與耶補兒詔許之轉棣州防禦使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通簡山東專以多得民間物力爲

功督責苛急永元面責弘信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簡法今使者所至以殘酷爲加農民田產牽撃百姓有至死者市肆買販貿易有贏虧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閉門自守使與商賈同處上役豈立法本意哉弘信無以對於是棣州賦税得以實自占遷震武軍節度使大定六年丁母憂起復崇信軍節度使徙順義軍朔州西境多盜而猾吏大姓蠹獄訟督亂賦役永元别其宿姦百姓安之永元起爲保大軍

節度使歷昭義絳陽震武軍遷濟南尹北京副留守寧國家婢醜底與咸平人化胡有姦醜底於王印處給取印署空紙與化胡遂寫作永元寧國生日時辰誣告永元寧國謀逆詔有司鞫問乃醜底意望爲良使化胡爲之上曰化胡與醜底有姦造作惡言誣害宗室化胡斬醜底處死永元歷典大藩多知民間利害所至稱治相棣順義政迹尤著其民並爲立祠

按永元聰明強記通春秋大義以家難携弟潛逃可謂知幾矣而臨民出治與民相安非識大體者能如是耶觀其面責弘信之語可以槩其大端民之立祠詎倖致哉宜錄以式

密國公璹

璹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實一字子瑜善賓簡重博學有俊才喜爲詩工眞草書大字日以講誦吟詠爲事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問李汾王飛伯輩交善初宣宗南遷諸王宗室顛沛奔走璹乃盡載其家法書名畫一帙不遺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其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樂而不厭也天興初璹已臥疾論及時事嘆曰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完顏氏一族歸吾國中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餘復何望是時曹王出質璹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璹奏曰聞訛可欲出議和訛可年幼不苦諳練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緩急則置于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

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以疾薨平生詩文甚多

按璹博學工詩且善柔翰日以講誦與士大夫遊安貧樂道良可嘉尚宗室賢良也至隆德殿一奏而欲挺身盡節尤見肝膽洵維城中英俊乎

鄆王琮

鄆王琮儀觀豐偉機警清辯性寬厚好學世宗選進士之有名行者納坦謀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漢字皆通習及長輕財好施無慍色善唫咏不喜聞人過至于騎射繪塑之藝皆造精妙

按琮好學多能寬厚有量博雅賢宗也世宗選進士有名行者教之可謂因材而篤矣視彼貪殘無行者奚啻霄壤哉可法也

瀛王從憲

瀛王從憲本名吾里不毋風儀秀峙性寬厚善騎射待府僚以禮秩滿去者皆有贐帝尤愛重改封瀛

按從憲行事雖不多見即其禮待府僚必其謙厚自處者也視彼傲慢自恣者有間矣

叅知政事獨吉思忠

獨吉思忠初大定間修築西北屯戍西自坦舌東至胡烈幺幾六百里中間堡障工役促迫雖有墻隍無女墻副堤思忠增繕用工七十五萬止用屯戍軍卒役不及民上嘉其勞賜詔獎諭曰直乾之維扼邊之要正資守備以靖翰藩垣壘弗完營屯未固卿督茲事役唯用戍兵民不知勞特非淹久已臻休畢仍底工堅頼爾忠勤辦茲心畫有嘉乃力式副予懷賜銀五百兩重

幣十端入爲簽樞密院事轉吏部尚書拜叅知政事泰和五年宋渝盟有詔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揆奏宋人懦弱韓侂胄用事請遣使詰問上召大臣議左丞相崇浩曰宋久敗之國必不敢動思忠曰宋雖羈栖江表未嘗一日忘中國但力不足耳其後果如思忠策六年四月上召大臣議伐宋事大臣猶言無足慮者或曰鼠竊狗盜非用兵也思忠執前議曰不早爲之所彼將誤我也上深然之

按思忠增繕堡障役不及民籌議宋事而能遠慮具見其才猷矣彼夷宗也謀國若此況堂堂天朝玉牒可不勗勵歟

左丞相宗浩

宗浩字師孟本名老招祖四世孫太保兼都元帥漢國公昂之子也世宗即位遼陽昂遣宗浩馳賀世宗見之喜命充符寶祗候大定二年冬昂以都元帥置幕山東宗浩領萬戶從行仍授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累遷同簽樞密院事改曷蘇館節度使世宗謂宰臣曰宗浩有才幹可及者無幾二十三年徵爲大理卿踰年授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陛辭世宗諭之

曰卿年尚少以卿近屬有治迹故以此授卿宜體朕意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駐泰州便宜從事朝廷發上京等路軍萬人以戍宗浩以糧儲未備且度敵未敢動遂分其軍就食隆肇間是冬果無警北部廣吉剌者尤桀驁屢劫諸部入塞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特阻韈亦叛內族襄行省事于北京詔議其事襄以謂若攻破廣吉剌則阻韈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堂堂之勢不能掃滅小部

顧欲藉彼爲捍乎臣請先破廣吉剌然後提兵北滅阻韈章再上從之詔諭宗浩曰將征北部固卿之誠更宜加意毋致後悔宗浩覘知合底忻與婆速火等相結廣吉剌之勢必分彼既畏我見討而復掣肘仇敵則理必求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撒領軍二百爲先鋒戒之曰若廣吉剌降可就徵其兵以圖合底忻仍偵餘部所在速使來報大軍當進與汝擊破之必矣合底忻者與山只昆皆北方別部恃強中立無所羈屬

往來阻韈廣吉剌間連歲擾邊皆二部爲之也撒入敵境廣吉剌果降遂徵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待宗浩北進命人齎三十日糧報撒會于移米河共擊敵而所遣人誤入婆速火部繇是東軍失期宗浩前軍至忒里葛山遇山只昆所統石魯渾灘兩部擊走之斬首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甚衆進至呼歇水敵勢大蹙於是合底忻部長白古帶山只昆部長胡必剌及婆速火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諭而釋之胡必剌

因言所部必列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討
之乃移軍趨移米與必列土遇擊之斬首三百
級赴水死者十四五獲牛羊萬二千車帳稱是
合底忻等恐大軍至西渡移米棄輜重遁去撒
與廣吉剌部長忒里虎追躡及之於忽里不木
縱擊大破之麥速火九部斬首溺水死者四千
五百餘人獲駞馬牛羊不可勝計軍還麥速火
乞內屬并請置吏上優詔褒諭遷光祿大夫以
所獲馬六千置牧以處之初朝廷置東北路招

討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敵入比出兵追襲敵
已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據要害設副
招討二員分置左右繇是敵不敢犯會中都山
東河北屯駐軍人地土不贍官田多爲民所冒
占命宗浩行省事詣諸道括籍凡得地三十餘
萬頃時懲北邊不寧議築壕壘以備守戍廷臣
多異同平章政事張萬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獨
謂便乃命宗浩行省事以督其役功畢上賜詔
褒賚甚厚後詔徵還入見優詔獎諭累拜左丞

相泰和七年九月薨于汴
按宗浩行師料敵節制如神行間出奇淸屯
置戍尠得先機謀國能臣也夷宗中之儁才
不易得者

丞相襄

丞相襄本名唵招祖五世孫也幼有志節善騎射多勇略年十八襲世爵大定初契丹叛從左副元帥謀衍以本部兵討賊戰於肇州之長濼襄先登麾擊足中流矢衆創以戰氣愈厲亡戰皆勝謀衍握其手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賊走渡褭嶺河追及之所駐地多草賊乘風縱火襄亦縱火立空地以俟戰十餘合賊益困衆謂謀衍曰今不乘此平殄後將有悔謀衍然之襄率

衆搏戰大敗之俘獲萬計會朝廷遣平章政事僕散忠義代謀衍將襄從忠義追賊至且袅嶺西之陷泉及之率右翼身先奮擊賊大潰人馬相蹂而死陷泉幾平賊酋窩斡僅與數十騎遁去卒就擒論功爲第一有司擬淄州刺史詔特授亳州防禦使特年二十三宋人侵南鄙襄爲潁壽都統率甲士二千人渡潁水敗敵兵五千復潁州生擒宋帥楊思大濠州宋將郭太尉退保横㵎山襄攻之伏弩射中其膝督攻愈急拔

之獲郭太尉既而趨滁州襄爲先鋒將至清流關得宋偵者知敵欲二道夜出掩我不備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問計襄曰今兵少地隘儻不得關敵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曰我與若孰往襄曰元帥國家大臣詎宜輕動襄當爲公往取志寧壯之襄率騎二千分二道一繇衡路自以千兵間道潛登既近敵始覺襄攻克之據其關志寧復行戰地顧謂曰克敵於不可勝之地真天下英傑也及宋合盟班師左丞相志寧疾甚

世宗臨問之志寧薦襄智勇兼濟有經世才他人莫及異時任用始勝于臣即召授殿前左副都點簡爲宋生日使迄成禮而還授陝西路統軍使後入爲吏部尚書轉都點簡賜錢千萬世宗謂宰執曰襄爲人甚蘊藉非直日亦入宮規畫諸事事有所付乃退其公勤如此若襄之才豈多得哉踰月拜尚書右丞諭之曰卿在河南經制邊事甚有統紀及在吏部至爲點簡尤奉公守法朕甚嘉之近長憲臺亦以剛直聞是用

委以政機共益勉之未幾進拜左丞襄在外任
治有異効至是朝廷以襄賞廉吏詔天下列其
名以示獎勵二十三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蕭國
公故事諸部族節度使及其僚屬多用糺人而
頗有私縱不法者議改用諸色人襄曰北邊雖
無事恒須經畧之若杜此門其後有勞績何以
處之請如舊他日議及古有監軍之事襄曰漢
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
世始以內臣監其軍動為所制故多敗而少功

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並嘉納之進拜右
丞相徙封戴世宗不豫與太尉張汝霖等宿內
殿同受顧命章宗初即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
克寧奏曰此蓋成俗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
安陛下如惡其數多宜嚴立格法以防濫度則
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僕隸乞不問從初
如何所得悉放為良若寺觀物力元係奴婢之
數推定者並合除免詔從襄言繇是二稅戶多
為良者時左丞相夾谷清臣北禦邊措畫乖方

屬邊事急命襄代將其衆佩金牌便宜從事臨
宴慰遣賜以貂裘安山細鎧及戰馬二時胡疋
糺亦叛嘯聚北京臨潢之間襄至遣人招之即
降遂屯臨潢頃之出師大鹽濼復遣右衛將軍
完顏充進軍斡魯速城欲屯守俟隙進兵繪圖
以聞議者異同即召而諭厚賜遣還未幾遣西
北路招討使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密詔進討
乃命支軍出東道襄繇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
為阻轐所圍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

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救之猶恐不
及豈可後時即鳴鼓夜發或請先遣人報圍中
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儻為敵得使知我兵寡
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
衆請少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馳者欲掩其不
備爾緩則不及嚮晨壓敵突擊之圍中將士亦
鼓譟出大戰獲輿帳牛羊衆皆奔斡里札河遣
安國追躡之衆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八九降
其部長遂勒勳九峯石壁捷聞上遣使厚賜以

勞之別詔許便宜賞賚士卒九月赴闕拜左丞相監脩國史封常山郡王宴慶和殿上親舉酒飮解所服玉具佩刀以賜俾卽服之十月阻䪁復叛襄出屯北京會群牧契丹德壽隨鎻等據信州叛僞建元曰身聖衆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閑暇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之出鎭也至石門鎭密謂僚屬曰北部犯塞奚足慮第恐姦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少當預爲之備卽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果得其用臨潢總管烏古論道遠咸平總管蒲察守純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京師契丹之亂廷臣議罷郊祀又欲改用正月上辛上遣使問之對曰郊爲重禮且先期詔天下又藩國已報表賀今若中罷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若改用正月上辛乃祈穀之禮非郊見上帝之本意也大禮不可輕廢請決行之臣乞於祀前滅賊既而賊破果如所料郊禮成進封南陽郡王始討契丹自龍虎衛上將軍節度使以下許承制授之襄以爲賞罰之柄非

人臣所預不敢奉詔賊平請委近臣諭旨將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勑百五十視功給之方德壽之叛諸乣亦剽略爲民患襄慮其與之合乃移諸乣居之近京地撫慰之或曰乣人與北俗無異今置內地或生變奈何襄笑曰乣雖雜類亦我之邊民若撫以恩焉能無感我在此必不敢動後果無患尋詔參知政事裔代領其軍北部復叛裔戰失律後復命襄爲左副元帥涖師尋拜樞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民方艱食乃減價出糶倉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闕爲言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之民皆悅服其後斜出部族詣撫州降上專使問襄以爲受之便賜寶劒詔度宜窮討乃令士自賫糧以省輓運進屯於沔移剌烈烏滿掃等山以逼之因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爲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方略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

爲未利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饑民
以傭即事五旬而畢於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
如所請自是北陲遂定襄還臨潢上以信符召
還遣近臣迎勞于途既至復撫問于第入獻邊
機十事皆爲施行仍厚賜之復拜左丞相襄重
厚寡言務以鎮靜守法每椽有所禀必問曰諸
相云何椽對某相如是某相如是襄曰從某議
其事無有異者識者謂襄誠得相體時上頗更
定制度初置提刑司又議設清閑職位如宋祠

宮觀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襄言年老致仕朝
廷養以俸廩恩禮至渥老不爲退復有省令之
法所以抑貪月長廉節若擬別設恐涉于濫又
言省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吏多無益於治徒
亂有司事議者以謂斯乃外臺不宜罷臣恐混
淆之辭徒煩聖聽且憲臺所掌者察官吏非違
正下民冤枉亦無提點刑獄舉薦之權若已設
難以遽更其採訪廉能不宜隸本司宜令監察
御史歲終體究仍不時選官廉訪上皆聽納俄

乞致仕不許泰和二年皇太子生襄復自請報
謝既祀嵩嶽還次芝田之府店遂以疾薨年六
十三

按襄以弱冠事宗勇敢多畧料敵制勝無不
當機宜志寧薦其智勇兼濟有經世才而世
宗嘉其蘊藉公勤委以政機也至論監軍一
節尤得要領不忝疏揆之任者完顏氏何幸
得若人乎善始令終維城中冠冕也

元書

元氏起自朔漠襲盛累強者十世墟金幷宋奄主華夏者百年冠履倒置天地晦冥於斯極矣即有宗賢寧闕風教矧其族類雜繁事蹟鮮誌即國史亦闕疑焉錄其存史三人以示宗藩之重云爾

宗王別里古台

楚王牙忽都

宣讓王帖木兒不花

宗王別里古台

宗王別里古台者太祖季弟也天性純厚明敏多智畧不喜華飾軀幹魁偉勇力絕人嘗從太祖宴諸部族或潛圖害別里古台以刀斫其臂傷甚帝大怒欲索而誅之別里古台曰今將舉大事於天下其可以臣故而生釁隙哉且臣雖傷甚幸不至死請勿治帝尤賢之當創業之初征取諸國王未嘗不在軍中摧鋒陷陣不避艱險帝嘗曰有別里古台之力哈撒兒之射此朕之所以取天下也其見稱如此立爲國相

按別里古台智勇忠義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元帝爰立爲相知人哉夷狄亦能如此可尚也

楚王牙忽都

牙忽都祖父撥綽睿宗庶子也驍勇善騎射憲宗命大將軍北征欽察有功賜號拔都歲丁巳分土諸侯王賜蠡州三千三百四十七戶爲其食邑撥綽娶察渾滅兒乞氏生薛必烈傑兒薛必烈傑兒娶弘吉剌氏生牙忽都牙忽都年十三世祖命襲其祖父統軍至元十二年從北安王北征十三年失列吉叛遣人誘脅之牙忽都不從事王益忠謹八魯渾按都兒粘闊與海都

通相率引去王遣牙忽都將兵追之擒八魯渾等以獻未幾失列吉約木忽而脫帖木兒等反以兵攻王脫帖木兒生致牙忽都使失列吉拘繫之牙忽都與王親臣那台等謀逃歸事覺那台等被殺復繫牙忽都困辱備至十四年兀魯兀台伯顏帥師討叛失列吉約木忽兒迎戰牙忽都潛結赤斤帖木兒禿禿哈亂其陣失列吉軍亂因得脫走見帝鬚髮盡白帝閔之賞賚甚厚至元十八年加封來陽州五千三百四十七戶二十一年命與禿禿哈同討海都牙忽都先進邏得諜人知其虛實直前衝敵陣破其精兵海都敗走得所俘掠軍民而還朶兒朶哈上其功詔賜鈔幣鎧甲弓矢其後北安王駐帖木兒河乃顏也不堅有異圖也不堅引兵趨怯綠憐河大帳王遣闊闊出禿禿哈率衆追之那懷之民擾攘不知所從牙忽都將三百騎進至阿赤怯地會王帳下遜篤思部兵逃去牙忽都諭之使還特怯必禿忽兒霍台誘蒙古軍二萬從乃

顏牙忽都知之夜襲其河上軍突入帳中遇忽都滅兒堅幾獲之間道逸去二十七年海都入寇特朶兒朶哈方居守大帳詔遣牙忽都同力備禦軍未戰而潰牙忽都妻孥輜重駐不思哈剌嶺上悉爲藥木忽兒明理帖木兒所掠牙忽都與其子脫列帖木兒相失獨與十三騎奔還世祖撫慰嘉歎賜爵鎮遠王塗金銀印以弘吉剌氏女賜之資裝特厚又命牙忽都居北安王第二帳王薨帝命掌大帳固辭成宗立命牙忽

都嘗侍左右武宗撫兵漠北請以子脫列帖木
兒從大德五年海都篤哇合兵入寇脫列帖木
兒將兵千人擁護先後力戰功多在軍十年成
宗崩安西王阿難荅與明理帖木兒窺望神器
牙忽都曰世祖皇帝之嫡孫在神器所當屬安
西藩王也入繼非制武宗即位以其父子勞効
忠勤益厚遇之進封楚王賜金印置王傅駙馬
都尉都刺哈之女弟弘吉烈氏爲楚王妃又以
叛王察八兒親屬賜之脫列帖木兒襲封鎮遼

王至大三年察八兒來歸宗親皆會牙忽都進
曰太祖皇帝削平四方惟南土未定列聖嗣位
未遑統一世祖皇帝混一四海顧惟宗室諸王
弗克同堂而燕今陛下洪福齊天叛都罕之裔
首已附順叛王察八兒舉族來歸人民境土悉
爲一家地大物衆有可恃者焉有不可恃者焉
昔我太祖訓世祖諭之臣與有聞治亂幽若宏
以洪濟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今請有以整飭
之則人將有所勸懲惟陛下鑒之帝嘉納其言

按牙忽都忠謹自持識見堅定屢歷危險始
終不渝至西安王妄覬神器能以大義面責
尤藩臣所難能焉而惓懷宗誼仰遵祖訓可
謂知所本矣不賢而能之乎可式也

宣讓王帖木兒不花

帖木兒不花世世祖孫鎮南王脫歡第四子也初世祖第九子脫歡以討安南無成功終身不許見遂封鎮南王出鎮揚州脫歡薨其兒脫不花襲封鎮南王早薨子字羅不花幼帖木兒不花嗣爲鎮南王後字羅不花巳長帖木兒不花請以其位復還之朝廷以其讓而不居也改封宣讓王賜金印移鎮廬州至正十二年廬州境內賊起淮西廉訪使陳思謙言于帖木兒不花曰

王以帝室之胄鎮撫淮甸豈宜坐視且府中官屬及怯薛丹人等數甚多必有可使摧鋒陷陣者惟王圖之帖木兒不花大悟其言曰此吾責也即命以所部兵及諸王乞塔歹等分道擊賊擒其渠帥廬州境內皆平帝聞之賜金帶銀鈔以賞其功

大明兵逼燕京順帝北奔詔以帖木兒不花監國俄而城破帖木兒不花死之

按帖木兒不花敦宗還爵義薄雲霄矣蒙襲改鎮納諫弭亂卒以節顯亦賢烈哉未可以爽宗少之也

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十

同姓諸王

大明乾坤再闢日月重光文敎覃敷武功克壯酌今叅古大建藩封仁義兼隆情文備極萬世不拔之基於茲奠矣一時隆遇之盛實邁古焉三百年來日新月盛億萬宗枝星共棊羅繁衍之奇商周並美其間賢淑罄竹難窮碩金匱石室之藏既未易窺而稗官野乘之記懼多難信姑就名臣筆記足備信傳者錄之仰見

皇明宗藩之盛甲於古今云

秦愍王

秦惠王

秦簡王

秦嗣王

潭王

蜀獻王

蜀和王

蜀嗣王

湘王

襄王

棗陽王

梁王

秀王

都督

靖江王

秦愍王樉

樉洪武三年年十五受封二十三而之國西安王生而岐嶷嚴毅英武

太祖委以關西兵事得專行賞罰歲秋巡邊大將皆聽節制御軍整肅所過秋毫無犯未嘗妄戮一人二十七年征降西番賜璽書賞賚萬計明露宿山野遘疾薨

太祖命禮部尚書任亨泰定喪禮謚曰愍

按愍王以首藩宗子得專賞罰乃能御軍無犯不妄戮人其盛德昌後也宜哉

秦惠王公錫

公錫天順二年以秦世子嗣王好文睦族知禮薨謚曰惠

按宗藩食租衣稅恣其驕縱不法惠王能以介宗好文睦族知禮也可謂善遵

祖訓者矣

泰簡王誠泳

誠泳成化四年以鎮安王嗣在位十一年卒王好書崇儉有禮謚曰簡

按簡王以郡宗嗣爵不難以好書崇儉敦禮自飭可謂賢王矣天潢之美堪足流芳

泰嗣王惟焯

惟焯昭王長子也正德四年嗣王早失父母育於簡王妃廖氏廖妃卒王喪如禮事其生母諸妃孝謹守臣以王謹身脩行聞遣敕使持幣旌王

按孝者百行之原也而王能孝事兩母其可謂謹身脩行者矣維城懿範可示儀型

潭王梓

梓洪武二年纔二歲受封十五年之國王幼聰敏好學善屬文嘗召府中儒臣設醴賦詩爲品高下出邸中貲爲賞

按潭王屐親藩貴介好學能文已見超[illegible]掃且設醴親儒品詩優賜誠天潢中之麟鳳也

蜀獻王椿

椿洪武十一年封國成都王讀書好善近儒生能文章

高皇呼爲蜀秀才未之國歲清明遣祭滁陽王墓於滁州之國初即聘漢中教授方孝孺教世子待以賓師禮推恩母族歲時問遺不絕嘗發祿賑郡教授月一石當是時邊王歲出塞征胡王以雅好學問守西垂安靖與民休息永樂二年來朝二十一年薨謚曰獻

按蜀王以

高皇愛子大藩尊貴乃能文行交脩展親篤誼親賢禮士安靜不擾東平河間追蹤方駕矣宜表爲式

蜀和王悅𤇆

悅𤇆宣德十年以保寧王進封嗣位王儉飭守
禮法天順五年卒諡曰和

按和王以郡爵嗣封介藩能儉飭守禮法率
祖攸行其王之謂與是不忝維城之高品也
錄之

蜀嗣王讓栩

讓栩昭王子也正德四年嗣嘉靖十五年守臣
言王忠孝賢良
世宗特褒賞

按忠孝賢良善行也古之賢王亦不過能盡
此四字耳今王雖未悉其事實若何而守臣
表揚
皇上恩褒賞詎無據哉宗藩而皆能若此王牒不
增光乎

湘王柏

柏漢武四年生八年封荆州王聰敏好學能文
章尤喜道家言自號紫虛子膂力過人握弓矢
刀槊上馬奔如飛

按湘王好學能文深於玄教抑復勇兼騎射
所稱允文允武者非耶惜其以疑自焚豈道
家尸解法乎

襄王瞻墡

瞻墡永樂二十二年封未之國
成祖崩監國漢庶人反留守宣德四年之國長沙
正統元年遷襄陽七年來朝景泰奪門時石亨
等欲殺于謙王文誣謙等通閹王誠盗金符迎
王
英宗因詔王來朝相見甚歡宴便殿上避席請曰
臣過汴汴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槩賢誣下詔
獄臣途中詢槩人咸謂槩冤頌

皇上加察
英宗立命法司雪槩王辭歸
英宗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
英宗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
願
皇上省刑薄斂
英宗拱手謝曰敬受教四年又來朝
英宗爲峴山漢水賦襄陽四景歌賜王

按襄王奉

詔入朝乃能觀風問俗以雪梟臣之寃覲辭歸

國復以省刑薄歛而爲萬方請命仁人之言

其利溥哉互來

帝眷之敬愛也今之宗藩何獨不然

棗陽王祐楒

祐楒嘉靖初上疏言乞許宗人執業爲士農得

自贍免饑寒無煩朝廷歲祿下禮部議不許

按棗陽王疏陳宗人以士農自贍或亦見夫

潢日盛俸給浩煩不無有碍國計民生日蹙

其意甚美大謂

祖制時勢何綽其言思其意其抱杞人之憂者乎

賢哉此宗未可以其言而忽之

梁王瞻埈

瞻埈永樂二十二年封郎郢邸開府宣德四年之國襄獻王自長沙徙襄陽過安陸王出迎留日獻王入城相見歡甚又明日辭去王泣曰嗟乎吾兄弟不得更復見奈何其友愛誠篤如此正統六年卒諡莊無子國除

按梁王篤於友愛情見乎詞見則喜而離則悲手足情深一至於此可謂敦睦之至者矣讀之可喜可涕

秀王見澍

見澍景泰三年生王於南城成化三年封國汝寧左長史劉誠獻王千秋日鑒錄王大喜之國時淹於途民以爲擾左長史爲言王輒戒行抵國宦豎言王居隘請移先師廟廣王居王不聽一日兩長史講書西伯戡黎左長史王昊氏說曰戡黎者武王也右長史趙銳主孔氏說曰文王是戡黎兩長史辯大爭王徐曰先皇簡二先生輔余經義那未有定論何嫌徃復乃爾勃色兩長史頓首謝王卒諡曰懷

按秀王天資甚高所以處事盡善觀其獻書則喜納諫如流不聽妄言以存文廟折衷經義而定爭嚚即此推之何善而不可爲乎三復起敬

都督文正

文正

太祖長兄南昌王之子也少孤其母王氏守節撫

文正依

太祖

太祖愛之比長涉傳記有才畧從渡江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擢樞院院同僉辛丑改院爲大都督府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尋統元帥趙德勝等鎮守南昌號令嚴明癸卯四月

陳友諒圍南昌用雲梯攻具百道進擊文正王畫軍中隨方用敵而獲甚衆友諒獲吉安守將劉齊朱叔華臨江同知趙天祐徇城下文正不動至六月援兵不至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揩命王誥友諒詐約降友諒緩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莫不出友諒縛揩命王城下殺之子明從水關潛出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

太祖問友諒兵若何對曰彼兵雖勝戰鬬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巨艦將不利又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必可破

太祖謂子明汝歸語文正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被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明陽許之至城下呼曰大軍旦夕至諸君宜固守以待友諒殺子明文正守益堅

按都督以宗室遺孤爲

高皇所撫愛長能自立建豎功勳出奇制勝以報

朝廷無負藩垣屏翰之託者也而晚節自干譴戾令人徒惋惜云

靖江王贊儀

贊儀守謙子也父早見背年㓜

太祖憐宗室諸王皆無後命爲世子留京師贊儀恭慎好學能書洪武三十年春遣省晉燕周楚齊蜀湘代肅遼慶谷秦諸王先自楚湘入蜀歷陝西出河南上山西抵大同宣府北平東至大寧遼東轉於山東擇文武忠厚之士以從以贊儀年㓜欲其知親親之義且令涉山川險易也永樂中遣之國卒謚悼僖

按靖江王蚤失所怙爲

聖祖所憐乃能刻勵恭慎好學能書竟承

寵命徧省藩國教誨之恩與欽承之義兩得之矣

叙宗藩懿行考後

洪惟

太祖高皇帝掃除羶穢天下文明首建大本堂招延名碩以豫教習且書大學衍義等書於廡壁昭示

聖子

神孫率繇大道因授簡史臣通前後纂集而紀載之葢以賞罰者理法之公而勸懲者人心之懿垂示萬禩至深遠矣統鍞

自髮燥時好讀古人書於諸史多所涉獵而是非未免因人少長能文討理亂之故設身以處間嘗有所發明獨知之契聊以自考云爾顧史亦難言矣非三代之直而合億萬世之同然則不傳何也已不能使讀者之盡信而勸懲何繇生焉是以昔人有言董狐不生天下無直筆仲尼已沒天下無公言詎非謂行遠之難哉且也史籍浩繁惰者不能竟

其説貧者不能購其書作人雅化保無
辯而弗暢勢固有所不逮耳
潞國王賢王殿下好古敏求樂善忘勢力學
務臻堂奥紓才直掃風雲而淵識宏深
其於時勢理法之交推置周折曲當其
可三長具足登乎作者之壇乃猶於著
作之餘歷取古今同姓之賢而考其懿
行不必編年無改紫陽統系之舊不必
傳記無異尚書紀載之體簡而核嚴而

不阿師尼山而友董狐
賢王殆無之矣視
襄藩之宗藩訓典法戒具備則又善善長
而惡惡短長厚之意愈益渾涵不寧唯
是
祖宗分封苗裔碁布星羅
皇上敦睦周親有加無已其有文武才能者
登仕進之途撲茂好脩者亦享租稅之
利奈何千百中之一二不無逸居無度

敗類時聞甚至干司寇之常刑則不學
之過也假令讀是考而景先程有不欣
然獲心爽然汗下者非夫矣是集也達
高皇未盡之德意既微不匱之孝思廣
皇上展親之徽猷益徵達權之忠悃衆遠邇
之公姓公族各執於正毋納於邪愈徵
仁愛之横流太和之滂溢異日史臣記
述
王之懿行又豈在周召下耶必傳也夫必傳

也夫然統録於是因有感焉我
獻祖自大寧遷豫章正冝剛道嗜學親賢自
三教之書以及九流之致無不曉究著
書立言往往爲士君子所稱述有通鑑
博論漢唐秘史史斷家訓諸書行於世
若夫臨池逸興草書尤所擅場縱横飛
舞不減晉魏名流時人尊之爲仙別號
臞仙譙德之光也夫有博論諸史以括
往哲有懿行考以槩宗藩合之謂全史

也可統鑕不敏於二書不能不日爲之

三復敬贅數語以公同姓諸君子

高皇帝九世孫

寧獻王曾孫瑞昌王府輔國中尉

賜同進士出身

特簡知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事朱統鑕薰沐

謹撰

古今宗藩懿行考十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曰潞王編不著其名按明史諸王年表穆宗隆慶五年封第四子翊鏐爲潞王萬歷四十六年翊鏐庶子常淓襲封此書成於崇禎九年則當爲常淓所輯也所采皆歷代宗臣之賢者自周迄明凡百餘人各著事迹梗槪加以評論中間如劉歆依附王莽傾覆宗邦而得與其數殊乖衮鉞之公又曹彰司馬孚等雖非無可節取而儼然與周名並列亦儗不於倫矣

宗聖譜十四卷

〔明〕鄒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徐振德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宗聖譜十四卷》提要

重刻宗聖譜序

往余在㷭髮時雅聞嶧山鄒君之駿譽已從諸生中獲接風旨則爽朗超逸有叟叟勁松之度嘗自以爲士得時則駕䕫龍姬召當旦暮遇之不得時當以古人爲鵠少有論著亦足見志不者示人遼東豕耳迺竟浮湛愽士籍者四十餘年日暮途遠而壯志益遠於書無所不窺以評駁千古爲上務所著孔孟毛詩等説學者爭師之嗣成經世格要一書則部使者已採而貢之充秘儲矣後復有尚論編最後成此編謂吾儒宗法孔子其道幬天載地而司馬氏列爲世家私竊恨之編自孔子而下無論理學諸儒支分派辨若臚列而至文章家

逮從横雜家亦以其源同而流異一髮而千里不可不悉也擿埴倫次總名之曰宗聖嗟嗟人有言不班白語道失信然矣昔王充以偏陂之説作論衡中郎猶秘之以資舌鋒矧是編足稱羽翼吾道之籓籬稍知慕道者能無侯芭之嗜乎余内兄徐光禄見東留意不朽業校而刻之以成嶧山

之志方欲衣被晚學而原板火於書肆見東懼其湮没失傳也仍加校正復付剞劂氏藉余一言識之余即有言亦贅龐矣聊以寄余雅慕之愫云

賜進士第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諸壽賢撰

刻嶧山鄒先生宗聖譜序

余為諸生時則已與嶧山鄒君為文字交云迨余叨第入史館以来君負才名連應舉偃蹇不偶然經明行脩士咸重其人逾歲结廬澗谷間潜心古人之學多所著述誦習者幾遍海内先是余嘗偕鄉大夫上其學行于有司其後聲聞

於督學使者既檄縣大夫榜其顔曰賢良文學而章服之而經世格要一書則宗使君已采之貢充　秘儲矣始君之為經世書也破萬卷而談皇王經濟之畧時時過余相與揚扢今古質正是非凡余所裁定君輙欣然可而君往往出精識約言余竟亦不能易也屬菁將就余

甌許序其首會應
天子召比上不及為而君書遽為好事者
梓行矣然君常以不得余言為恨也玆
余承乏南雍君走价授余近刻尚論編
併以宗聖譜膏屬余為之序曰此以蘄
畢前諾也余脉脉有感為展讀其編覽
然歎曰君志尚友千古而上下議論其間

又其書傳而精苦心可知也比閱譜膏則
六條歸紀叙詠洽簡潔卓然成一家言
而大義所繫要於宗至聖之道其用
意又非淺小矣夫自唐貞觀獨尊孔子
至宋元諸儒繼起其所采輯而講明聖
道者稱燦然矣然未有譏謫馬鄭之失
次别為一書以表章之使天下後世知一

切理學經史文苑諸儒淵源所自一禀
於孔子者皆其子孫苗裔也乃君創為
是譜其有意於斯乎用賢為紀其略曰
孔子删述六經為萬世師子長世家之
後先田陳貴爵而不貴道作孔聖譜孔
門高弟曰曾曰顔翱翔兩驂心源是傳
思也提綗孟則承統作四配譜開元爵

九咸淳進師彼其九者四科爛焉而師
六盍鄙家作十哲譜受業身通士多異
能或遺言跕或存年名史則籍之而或
仍之六或削之作羣賢譜微言大義残
析鑿竄真儒嗣起宗之脉之衛而羽翼
派而支裔作理學譜祖龍燔籍漢儒始
説經義輒相傳祖而考證會通宋儒頗

焉謂窮經經絶者非篤論也作經儒譜春秋垂空文以寓王法遷固遞作其後操觚秉筆者各徵文比事闡微剔幽或傳紀或編年或雜史爲體不同而一代之典章文物斯備作史氏譜前代崇文總目瀏畧子集晁陳二氏始聚家藏訂而評之爲傚其意於諸家之著述以至論議諷詠各有取焉作子集譜五經垂析儒學浸衰道法名墨縱横雜標户别軌各自名家而咸不繫於孔子道茍漫不軒輊猶然乖劉之見也姑譜而附之不使雜正學焉由斯以言君之譜子集而上宗聖也附譜道法而下亦宗聖也擧自古學道脩文之士而大書之特書之使其人名新而其跡若臚列而悉源本於孔氏是豈獨子長草之忠臣斯文支出之脉一旦絲組而貫之卽謂之羽翼聖道可也君譜菁就而所善徐允禄命其子録而校之以付剞劂氏夫自士薰蒸習染於科擧之業而多以藻繢臧質古人之學無繇整頓自士務爲獺拾卬取以錮殖其家而仁義附焉者寡家未易屈指兹嶧山君諸所論着所銓品洋洋纚纚爲今代之完書足以利益後學而允祿君以詩書禮義訓其子又挚挚好行德至慷慨梓君書相與圖不朽之盛事斯可謂兩難矣籍令

朝廷法有如鄉大夫擧賢御史署行義達

率采名則鄭君之撰修允禄君之徳施
烺〻象表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故樂
為之颺言云

萬曆戊子孟夏丁巳南京國子監祭酒右
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司經局洗馬
經筵講官定宇趙用賢撰

宗聖譜目録

理學一 係理學大宗
周敦頤 程顥 程頤附門人呂大臨 楊時 謝良佐 尹焞 羅從彥 [illegible]
[illegible] 馬伸 張載 朱熹附門人黃榦 蔡元定 [illegible]
理學二 係理學正脈 右卷四
胡瑗 邵雍 胡安國附子寅宏 張栻 真德秀
魏華父 黃澤 右卷五
理學三 葉適以上係理學羽翼 吳澄以上係理學支裔
董仲舒 王通 韓愈 葉適 呂祖謙附祖儉
陸九淵附九齡九韶 陳亮 陳傅良 許衡 吳澄
經儒譜 右卷六
易傳
商瞿 田何 丁寬 田王孫 施讎 孟喜
梁丘賀 焦延壽 京房 高相 費直附周易始末
書傳
伏生 歐陽生 夏侯勝 夏侯建 附尚書始末
詩傳
申公 韋賢 王式 右魯詩
轅固 后蒼 翼奉 匡衡 右齊詩
韓嬰 薛漢 杜撫 右韓詩
毛亨 萇 徐敖 謝曼卿 衛宏 右毛詩
附毛詩始末
春秋傳

胡毋生 嚴彭祖 顏安樂 何休 王接 右公羊
瑕丘江公 榮廣 尹更始 范甯 右穀梁
虞卿 賈護 劉歆 賈逵 鄭衆 杜預
左氏春秋始末附
禮傳
劉歆 杜子春 鄭興 鄭衆 賈逵 右周禮
黃慶 李孟悊 賈公彥 右儀禮
高堂生 徐生 后蒼 戴德 戴聖 曹褒
古禮記附三禮始末
五經諸儒
馬融 鄭玄 王肅 孔穎達
儒拾遺
橋庇 馯臂 周醜 孫虞
張山拊 周堪 孔安國 劉昆 楊政 戴憑
孔僖 伏恭 張玄 李育 服虔 徐邈
范宣 蓋文達 蕭德言 王元感 馬懷素 孔若思
元澹 啖助 孫復 石介 趙汸 右卷七
史氏譜
司馬遷史記 班固西漢書 范曄東漢書 陳壽三國志
顏師古敬播晉書 習鑿齒漢晉春秋 裴子野宋書
蕭子顯南齊書 姚思廉梁陳書 魏澹後魏書
李百藥北齊書 令狐德棻後周書 于志寧等隋書

李延壽南北史　劉昫舊唐書　宋祁等新唐書
劉知幾史通　吳兢武后實録　歐陽脩五代史
洪邁九朝國史　李燾續通鑑長編　鄭樵通志
歐陽玄宋遼金三史元四朝實録
史拾遺
荀悅漢紀　司馬光稽古録資治通鑑　劉恕通鑑外紀
胡宏皇王大紀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朱子通鑑綱目
呂祖謙大事紀　朱黼紀年備遺　右編年
汲冢周書　越絶書
趙曄吳越春秋　蘇轍古史　右雜史　劉璨史通析微
胡寅讀史管見　曾三英南北籌邊　司馬貞史記索隱

范祖禹唐鑑　右史評　廿　王皡唐餘録　陳瓘尊堯集
劉向古列女傳　皇父謐高士傳
孔傳孔子編年　右傳記　杜祐通典　羅從彦尊堯録　右史故事
禹益山海經　桑欽水經　梁載十道圖　右史地里
戴德夏小正傳　賈昌朝宋朝時令　右史時令
司馬光百官公卿表　李燾宰相年表　右史職官　右卷八
著作譜　宋儒理學諸書已各具本傳不在此列
荀子　孔叢子　賈誼新書　劉向新序說苑
楊雄太玄法言　桓寬鹽鐵論　王符潛夫論
仲長統昌言　荀悅申鑒　徐幹中論
王通中說　劉鶚法語　黃晞歔欷瑣微論

司馬光潛虛　家範　文彰信書　劉元城語録
郭雍九州春秋說性說　右卷九係述
屈原離騷楚詞　宋玉詞賦　司馬相如詞賦
枚乘詞賦　東方朔論難　王褒詩頌
傅毅頌賦　黃香牋奏等篇　邊韶碑記銘等篇
張衡應問七辨等篇　蔡邕連珠等篇　陳思王集
陳孔璋集　王粲集　阮嗣宗集　嵇康集
張司空集　陸機集　陸雲集　左思三都賦
袁宏東征北征賦　陶靖節集　鮑照詩　三謝詩
孔稚珪集　劉孝標類苑　沈約集　吳均集
江淹集　庾開府集　陰鏗集　王績集　右卷十

柳河東集　李翰林集　杜工部集　楊盈川集
王勃集　蘇許公集　張燕公集　陳拾遺詩
宋之問詩律　李嶠詩文　張曲江集　李北海碑頌
王摩詰集　常建集　蕭穎士集　孟浩然詩
岑參集　高適集　賈至集
元結元子琦玗子等書　吳宗元集　權丞相集
劉賓客文集　孟郊詩集　常處原文集
張籍樂府　皇甫湜碑序　盧仝詩歌
賈島詩　李觀文編外集　歐陽詹詩集
李翱雜文　李賀樂府　白居易長慶集
元稹長慶集　牧樊川集　李商隱甲乙集

李德裕備全集一品集姑臧集　孫樵經緯集
皮日休文藪　陸龜蒙叢書　司空圖集
羅隱甲乙集後集　徐常侍集　右卷十一
大一居士集　曾南豐元豐類藳等集　蘇老　嘉祐集
東坡前後等集　潁濱欒城等集　黄山谷詩文
范貫公集　柳開古文　穆參軍集　王禹偁小畜集
宋文安集　田錫咸平集　趙文元公道院等集
楊億武夷等集　明逸集　張甭觸鮮集
張詠乖崖集　劉筠榮遇等集
曾致堯仙鳧羽翼等書　烏繹先生集
鮮于懷握愁詩　姚鉉賞花釣漁詩　宋景文集

龎相国清風集　何郯廬江集　楊樂道集
蘇舜欽滄浪集　梅聖俞宛陵集　尹洙古文
仲樸翁文集　江隣幾文集　陸子履寓山集
二劉公是公非集　李泰伯退居類藳等書　蔡君謨集
鄭獬詩賦　王臨川集　王令驛文　王深甫集
張愈白雲集　石室先生丹淵集　鮮于諫議集
二陳襄古靈集　陳都官集　清江三孔集
沈括長興集　張舜民畫墁集　趙無咎鷄肋編
張文潛詩文　秦淮海集　陳后山集　廖正一竹林集
強祠部集　唐子西諸論　馬存文論　米芾集
李昭玘樂靜堂集　趙以道景迂集　李朴章貢集

汪藻浮溪集　葉夢得石林總集　孫覿鴻慶集
沈與求論奏　陳與義詩　俞汝礪捫膝集
邵德飛公文集　宇文肅愍公集　杜起莘文集
吳直孺西山老集　曾紆空青遺文　程伯北山小集
潘良貴默成居士集　胡澹菴集　李文簡公集
朱常齋小集　高彥先東溪集　王之望漢濱集
范成大石湖集　周益公集　陸務觀渭南等集
楊萬里南海等集　林艾軒集　葉水心集
樓鑰攻愧集　周氏山房集　項平庵悔藳
蔡幼學內外制集　陳樂軒集　真德秀西山集
姚燧國統離合表　虞集典冊　右卷十二

詩拾遺
劉孝綽詩　薛道衡詩　杜審言詩　喬知之詩
崔顥詩　儲光羲詩　王昌齡詩　秦隱君集
郎士元集　丹陽集　錢考功集　韓翃集
常蘇州集　李端集　盧綸集　李益集
王建宮詞　楊巨源詩　武元衡詩　鮑溶詩集
李紳追昔游集　李商隱集　溫庭筠集　李群玉詩集
周朴詩　杜荀鶴宮詞　鹿門先生集　劉商胡笳拍
魏野東觀集　石曼卿集

總集
劉勰文心雕龍　蕭統漢文選　徐陵玉臺新詠

洪錫楚漢逸書　韓無咎古文苑　西漢文類　東漢文類
晉代名臣文集　姚鉉唐文粹　李昉等文苑英華
太平廣記　崔遵度群書麗藻　宋敏求唐百家詩選
江鈿宋文海　曾慥宋詩選　呂祖謙宋文鑑
歷代名賢確論　呂居仁江西詩派　洪範唐人絶句
陸時雍宏詞總集　趙汝愚名臣總議　擢犀策擢象策
真西山文章正宗

類書

祖廷等修文殿御覽　虞世南北堂書抄　兎園策
歐陽詢藝文類聚　徐堅初學記　劉綺莊集類
白居易六帖　孔傳後六帖 附　李途記室新書
陸宣公備舉文言　李昉等太平御覽　楊億等冊府元龜
皮文燦鹿門家抄　晏殊類要　王僦事類賦
袁轂韻類題選　馬永易異號録　楊侃兩漢博聞
林越漢雋　王若選腴　呂祖謙觀史類編
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　洪範法語精語　錦繡萬花谷
祝穆事文類聚翰墨　雷大用類聚 素外
謝維新合璧事類　玉海　劉應李翰墨全書　右卷十三
書拾遺　目録附此書系九卷
孔子家語　孝經　國語　戰國策　九州春秋
爾雅　小爾雅　廣雅　埤雅　晏子春秋
魯仲連子書　白虎通德論　獨斷　五經鉤沉

匡謬正俗　經典釋文　五經文字　演聖通論
七經小傳　五經義辯　辯學　西山讀書記　大學衍義
考信録　伊洛禮書補亡　文公家禮　十書類編
考古圖　博古圖説　宣和博古圖　樂書
律呂新書　六家謚法

道家 附以下六家

鬻子　老子　河上公注老子　文子　列子
莊子　鶡冠子　亢倉子　關尹子　李筌注陰符經
無能子　玄真子

法家

管子　商子　慎子　韓子　申子　李悝

晁錯　崔寔　劉廙　亘範　劉卲

名家

尹文子　鄧析子　公孫龍子　劉卲人物志

墨家

墨子

縱横家

鬼谷子　蘇子　張子

雜家

范子　計然　呂氏春秋　淮南子　子華子
應劭風俗通義　王充論衡　張華博物志
抱朴子　崔豹古今注　庾仲容子抄　羅隠兩同書

宋齊丘化書　韓熙載格言　嚴有翼藝苑雌黃
程大昌演繁露考古編　葉正則習學記言

宗聖譜目錄畢

宗聖譜卷之一

嶧山鄒　泉子靜甫編次
古吳常熟後學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孔聖譜

昔太史公嘗言。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其自叙作孔子世家。則又言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之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經之統紀於後世。所以推尊孔子者至矣。然以溷于世家。使與吳楚越等埒。而鄭夾漈氏更編入列傳。咸失其

崇道之意。且自孔子殁至太史公時二百八十餘年。帝王追崇之典。自太牢一祀之外無聞焉。而太史公所紀。亦當其世止耳。其奉孔子後如褒成君而下。崇孔子祀如闕里而下。以迄于

皇朝釐正大典。蓋至於千三百餘年。闕然不録矣。泉因掇拾獻聞而增叙其所未備。創立是譜。以見孔子為萬世斯文之主。而凡及門弟子而後。皆其脉絡苗裔也。次孔聖譜第一。

孔子。

孔子名丘。(生而首上圩頂故名曰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鄒邑。三歲父叔梁紇卒。十七歲。魯大夫孟釐子病

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十九歲。娶宋亓官氏。二十歲。仕於魯。為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為司職吏。畜蕃息。二十四歲。母顏氏夫人卒。夫子少孤。不知父墓。及母卒。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引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二十七歲。郯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二十八歲。見郯子而學礼。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適晉學之。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遂適齊。三十二歲。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三十四

歲。訪樂於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其聖人之與者乎。夫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誡之哉。无多言。多言多敗。无多事。多事多患。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親。而能下人。誡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三十五歲。自衛反魯。適周。見老聃而問礼焉。老子送之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私己。夫子乃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三十六歲。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韶音。景公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

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礼。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遂行。反乎魯。三十七歲。自齊歸魯。三十九歲。在魯。四十二歲。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四十三歲。在陳。四十四歲。在魯。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

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夫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礼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无拾遺。器不雕偽。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於是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无奸民。五十一歲。由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乱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観之下。五十二歲。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会。会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往。時夫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彊必具官以從請
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獻酬之礼畢
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旌旄羽袚矛戟劍撥鼓
譟而至夫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景
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優倡
侏儒為戲而前夫子趨而進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
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
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
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柰何於是齊侯乃帰所侵魯之鄆汶
陽龜陰之田以謝過五十三歲為大司寇國人謗之曰麛裘而
鞞投之無戾鞞之麛裘投之无郵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

者沈猶氏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
踰法鬻六畜者飾僞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
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国人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
甫衮衣惠我无私五十四歲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
死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家三
邑之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将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
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
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国人追之敗諸姑蔑
二子奔齊遂墮費将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无成是无孟氏
也我将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五十五歲在魯攝相與聞国政三
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

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帰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
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
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
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
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将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
觀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乃作猗蘭
之操遂行宿於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
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以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
以群婢故也遂適衛居頃之或譖夫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
余假一出一入夫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自衛至曹自曹至
宋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五日甲者進曰吾初以

為陽虎也遂解圍五十九歲在衛靈公老不用夫子居衛月餘
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夫子為次乘招搖市過
之夫子醜之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又去曹適宋六十歲在
宋與弟子習礼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樹夫子去弟
子曰可以速矣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夫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
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自腰
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夫子欣然
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
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
問之夫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
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居陳三

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冦於是去陳六十一
歲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夫子弟子有公良孺者
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
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六十
二歲在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夫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
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
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
国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
已得志乃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
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
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

鄹鄉作鄹操以哀之有傷子道窮哀彼無辜之語遂反乎衛主
蘧伯玉家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
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夫子既見陳侯與登臺而觀陳侯
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
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吏遂罷夫子自陳
適於蔡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夫子宰我曰夫
子无以此為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
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
臣知夫子无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時齊有一
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問之夫子曰此鳥
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

鼓舞今
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時楚昭王渡江有一
物觸王舟使使問之夫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
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
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甛如蜜得無是乎吳伐陳楚
救陳軍于城父聞夫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來聘夫子將往
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
又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

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
發徒役圍夫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夫子講誦
絃歌不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來迎然後得免昭
王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楚令尹子西曰今孔丘述三王之
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
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據土壤
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於是自楚反乎衛六十
四歲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夫子弟子多在
於衛衛君欲得夫子為政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六十七
歲伯魚毋死朞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門人曰鯉也夫
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六十八歲在衛會季康子

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六十九歲子伯魚卒七十歲在魯哀公館焉命以庶問政夫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崇礼教遠罪疾則民壽於是弛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税以惠百姓七十一歲魯哀公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其文約其指博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夫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七十二歲在魯七十

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乃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

按家語史記及孔氏世譜孔子蓋微子之後封于宋至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生木金父金父生祈父祈父生防叔避華督之難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孔子年十九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夫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鯉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鯉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史遷以為中庸子思作時所作也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子高生子慎嘗為魏相子慎生鮒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嘗為漢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守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漢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安國生卬卬生驩據遷史所紀止此其崇奉褒封之典則自漢迄于

皇朝錄其畧如左云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為褒成侯　明帝永平中祀孔子與周公並牲以犬　安帝時祀孔子于闕里　魏正始中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此皆祀孔子于闕里至此始祀孔子于太學晉武帝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牲三以祀孔子其後太子講經行釋奠禮　南宋元嘉中裴松之議應舞八佾設軒縣之樂牲牢器用悉依上公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勅有司行薦享之禮[illegible]至是始有北齊每歲春秋二仲行釋奠禮每月朔制祭酒以至諸生階下拜禮聖郡學亦行之此後世國學春秋二仲釋奠州縣行禮之始　隋制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此後世卽縣婚二仲釋奠之秋 唐貞觀初。房玄齡等議。武德中釋奠太學。
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
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
先師。請停祭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子至為足始定聖以孔
乾封總章間。追贈孔子為太師。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
保。並配享。開元間。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宋建隆三年。詔廟
門立戟十六。 真宗咸平中。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 仁宗
嘉祐初。詔釋奠用登歌。 神宗元豐中。以孟子同顏子配食
先聖。封孟子鄒國公 徽宗崇寧中。從司業蔣靜請。詔文宣王用冕
十二旒。服九章。此孔子用冕旒之始 大觀間。詔子思從祀。此子思從祀之始 配
四年。詔加廟門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用王者之制。
元成宗大德中。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文宗至順初。加孔子
父母封爵。
聖祖初定天下。遣祭酒孔克堅展祭於闕里。洪武三年。禮部更
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遣國子祭酒主祭。有 御製祭酒誥。
成化中。國子祭酒周弘謨。乞勅廷臣計議。增籩豆為十二。佾
舞為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畧之典。具
聖明尊崇之制。 上從之。 嘉靖九年。
肅皇帝從輔臣張璁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大成至聖文宣王
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為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
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
設木主。

皇帝皮弁服。四拜行禮。樂三奏。舞六佾。而盡去勝國舊樂。此已出
於作述典禮之外。至
祖皇帝從禮臣請。行幸魯之典。其奉聖哀諭。鴻儀大賚。載在臨
雍錄者可觀。
今上御寓。駕幸太學。釋奠孔子。張幄橫經。儒臣進講。召三氏於
闕里。賜師生之璽書。一時風起士類。蓋至萬里外。靡不借為
色澤。猗與盛哉。

古吳常熟後學 嶧山鄒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 教之甫校正

四配譜。

史遷自敘言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蓋據孔氏古文弟子籍。不敢輕為過實損真之論以軒輊也。此論亦根柢太史公傳意然孔子之道。以親授言之。則莫如顏子曾子。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此論本文獻通考總之得孔子之真傳者也。而後世公論既定。於是咸淳有並配之典。綠度至順有復聖宗聖述聖亞聖之稱。元明皇朝亦因而不華。蓋孔子集群書作六經為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見而知之。群弟子不得而班也。次四配譜第二。

顏淵。

顏淵。魯人。名回。淵其字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仲由有慍言。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回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哭之慟。至謂之天喪予云。

顏子以下即心學。凡具四書者俱不載。

曾子。

曾參。魯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性至孝。嘗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毋以手搤臂。參即馳至。問毋曰。臂何恙乎。毋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嘗芸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蹶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琴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委身侍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為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道也。具載小戴記曾子問篇。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游於楚。得尊官焉。猶北向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曾子出妻。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於

非乎。遂終身不娶。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子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孔子以其能通孝道。嘗因之以作孝經十篇。又所著有曾子二卷。卒于魯。

子思。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嘗受業於曾子。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魯人有公儀休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焉。或獻尊酒。子思弗為受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貧於財而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受粟為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介哉。子思將去魯。穆公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

之。子思曰。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子思居于衛。縕袍而無裘。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也。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君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政矣。對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疵。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願師先生之行。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彊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子思反於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所作中庸四十篇。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略云。或云別有子思子七卷。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母仉氏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无以離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礼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孟孺子无介而見。大人悅

而敬之。白也不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本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称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尔所及也。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称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礼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孟子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礼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宣王以為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对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礼。子何憂乎。孟子復去齊適梁。梁惠王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時。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若太史公所謂持方枘欲內圓鑿者是已。於是退而與万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

十哲譜。

唐開元間。贈閔損等九人為侯。而宋咸淳中又以顓孫師一人益十哲之称。所從來久遠矣。顧當時弟子中。如澹臺滅明。宓不齊。原憲。有若。漆雕開。南宮适數子。多為孔子所

稱許。同門所推服。而乃不得進之典。宰予冉求為列。似亦有遺論。豈後世建白者。據魯論四科中十人。遂不暇甄別。而並進之。後又升子張以具十人之數。而它不更進也。然太史公於孔子弟子多闕疑。蓋其慎也。末學又安敢置喙其間。編次十哲譜第三

閔子騫。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幼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巾。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

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頼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雖是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召為費宰弗往且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及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

贈費公

冉伯牛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稱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從史記文孔子節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贈鄆公

仲弓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類之父以德行著名嘗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子貢曰在貧如容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　贈薛公

子貢

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善為說辭孔子常黜其辯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魯定公十五年春邾子益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因諸負瑕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不知伐吳田常曰何也子貢曰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

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賜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說吳王於是吳王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晉卒散吳國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

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贈黎公。

子游。

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孔子閒居。子游侍。問禮。聞郊社禘嘗饋奠射饗食饗之義。游退而習禮。其它日每侍孔子。輒以禮為問。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子游在聖門。號為習禮。又特以文學稱。其宰武城。以禮樂為教。邑人皆絃歌。稱思至今。今吾處有子游家云。 贈吳公。

宰我。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及欲短喪。孔子既責之矣。又嘗自言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予嘗問曰。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五帝之德。夫子告之。其詳具見家語。既而曰。予非其人也。蓋深譬之云。 贈齊公。

按史遷謂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及觀呂氏春秋。則言陳恒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可見其相惛而不相為謀也。豈得恥之為亂哉。

冉有。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齊師伐魯。及清。求謂季孫曰。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冉有從于朝。率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師及齊師戰于郊。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遁。君子曰。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稱義也。夫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問儒行。其詳具戴記。伯郈之役。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于伯郈。子貢曰。恭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子之行也。

贈徐公。

子路。

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豭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子曰。括而羽之。鏃

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子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今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子路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子路為季氏宰。季

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

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美乎。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子路入見曰。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其有遺行乎。奚居之窮也。子曰。賢不肖者才也。遇不遇者時也。豈獨丘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子路見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

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頓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於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立二十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觀孃氏所紀悝義迫于孔伯姬及蒯聵之竊入而過謀入孔悝家。與其徒襲攻輒。輒出奔。而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為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

請得而殺之。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贈衛公。

子夏。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規模狹隘。孔子嘗出行。顏淵後遇雨。欲假蓋。顏淵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也吝於財者也。毋為假蓋。蓋護其短也。子夏嘗曰。商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癯也。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五至謂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是也三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是也子夏曰。三王之德何以參于天地也。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所以參于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官

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如彼。新樂如此何也。子夏曰。君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相近而不同。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子夏在聖門。以文學稱。序詩傳易。稽古志禮。而孔子亦嘗屬其傳春秋云。　贈魏公。

子張。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又進而問禮。孔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鈎鑿屋室。雕文咸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為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

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故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
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
行也。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
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其門人為公明儀。其尊其師云。　贈陳公。
薛應旂氏曰。余觀呂氏春秋。謂子張鄙家也。學於孔子為
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此猶未足憑也。及觀曾子往哭
之。必有可惜者。豈謂其終不可並為仁哉。

宗聖譜卷之三

古吳常熟後本　嶧山鄒　承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群賢譜。

史遷述夫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皆異能之士。家語七
十五而史記列傳所記七十八人。文公孔廟圖又止七十
二人。所載不無異同。而史記據孔氏古文近是。今顏曾及
閔以下十二人。既列于配哲。存者六十六人。自公良孺而
右。其言跡頗見於書傳。自公孫龍而右。僅存年名。其四十
一人。元年咸參史記稱之。而益以先朝封爵旧称。乃公伯
寮申黨。則程公嘗有論削之矣。若秦冉顏何。猶仍史記云。

次群賢譜第四。附群賢以贊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
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
邑宰。南遊至江。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
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
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
是澹臺滅明之行也。　贈金鄉侯。
按括地志云。子羽嘗齎千金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
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
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　家語言子羽有君子
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

有若。字子有。魯人。為人彊識好古。明習禮樂。嘗問於曾子曰。問
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
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
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
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
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
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
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
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
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
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

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
貧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欲立為師
以師之。如夫子時云。　贈平陰侯。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
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
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
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
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孔子
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有二人。
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
齊師之而禀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
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邑也。子賤
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　贈單父
侯。
南宮适。字子容。又名縚。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
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初魯昭公如楚。鄭伯勞于師
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又不能相禮。僖
子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有達者曰
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
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初敬叔以富得罪於
定公。奔衛。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

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
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
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官。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
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為多也。孔子與
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老子送之以言。孔叢敬叔獲與聞之。
遂三復白圭云。　贈汝陽侯
原憲。字子思。家語云。宋人。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憲居
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
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
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屨則踵決。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贈任城侯。

高柴。字子羔。鄭人。敬仲傒十代孫。少孔子三十歲。長不盈五尺。自見孔子。未嘗越禮。為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子羔塟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塟。後難繼也。為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以法臨當論。君愀然不悅。豈私臣哉。夫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衛之亂也。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矣。柴也其來乎。　贈共城侯。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一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期與子路新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illegible]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歟。子路慚。負新先歸。孔子曰。由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邪使汝以是願也。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期問于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

贈東阿侯。

樊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少孔子三十六歲。少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蒐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其事具冉有傳中。　贈益都侯。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向魋之弟也。魋作亂。入于曹以叛宋。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魋出于衛地。求夏后氏之璜。與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贈睢陽侯。

薛應旂氏曰。向魋作亂。牛嘗憂懼。使其超然遠覽。浩然長往。豈不亦庶幾哉。可以托迹於上國之聘乎。顧待其禍難已發。而後致邑與珪焉。噫亦晚矣。雖然此亦君子之不幸也。牛亦可謂順受也已。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吊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張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咲。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　贈陽平侯。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一曰魯人。習尚書。不樂仕。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贈平輿侯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固勝禮也。　贈鉅野侯

公冶長。字子長。魯人。孔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贈高密侯。

申棖。魯人。或人以為剛。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贈文登侯。

顏無繇。字路。回之父也。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迨回事夫子各異時。　贈曲阜侯。

曾點。字皙。參之父。蓋狂者也。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大夫弔。曾點倚其門而歌。言志載論語。餘見曾參傳中。　贈萊蕪侯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臣。故夫子特嘆賞之。亦見游俠傳。　贈北海侯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〻傳楚人馯臂子弘。〻傳江東人矯子庸疵。〻傳燕人周子家豎。〻傳淳于人光子乘羽。〻傳齊人田子莊何。〻傳東武人王子中同。〻傳菑川人楊何。〻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初商瞿長无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无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　贈須昌侯。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受經於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義。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自為国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為得也。又采録前世穆王以來。下訖于魯悼智伯之誅。无不備載。以為国語。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　贈中都伯。

辟閭旂氏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人。治其章句。迨宋儒因唐趙子謂左氏浮誇。胡子又謂其說多誣。遂謂魯論所載左丘明。非傳春秋者。於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誣。乃石言于晋神降于莘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且事傳有疑。春秋所許。以是為浮誣。而并疑夫子之所稱過矣。鄭夾漈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於左丘。以地為氏者也。至考其詩。詳載氏族。終无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及觀楚紀。何子先巡撫云南。

時有石言于漢何橋于神蟜飛石裂漢人至今能言之為可
証也往見余太史子華歷證左丘明即傳春秋者今山東通
志可考見云
泉按左丘明家語史記咸不紀其人獨杜預序左傳以為受
経於仲尼而唐貞觀始詔左丘明卜子夏等二十二人配食
孔子今以列群賢譜
牧皮力牧之後與琴張曾晳為友孔子之所謂狂也家語史記
咸不載　贈　侯
陳亢字子禽一字子元陳人伯魚子貢相與問答見論語家語
紀其人史記不載　贈南頓侯
叔仲會字子期晉人家語曰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旋年
相比二儒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贈博平侯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
為御　贈雷澤侯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　贈牟
平侯
孔忠家語云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贈鄆城侯
梁鱣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贈千乘侯
顏辛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贈陽穀侯
冉孺字子魯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贈臨沂侯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贈上蔡侯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贈沭陽侯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楚人或曰衛人又曰趙人
贈枝江侯
冉季字子產魯人　贈諸城侯
公孫句茲字子之　贈即墨侯
秦祖字子南秦人　贈鄄城侯
漆雕哆字子斂秦人　贈濮陽侯
漆雕徒父字子有　贈高苑侯
壤駟赤字子徒秦人　贈上邽侯
商澤字子季　贈鄒平侯
石作蜀字子明　贈成紀侯
任不齊字選楚人　贈當陽侯
后處字子里齊人　贈膠東侯
秦冉字開　贈新息侯
公夏首字乘魯人　贈鉅平侯
奚容箴字子皙衛人　贈濟陽侯
公肩定字子中魯人　贈梁父侯
顏祖字襄魯人　贈富陽侯
鄡單字子家　贈聊城侯
句井疆字子孟衛人　贈滏陽侯
罕父黑字子索　贈祁鄉侯
秦商字子丕楚人家語云魯人　贈馮翊侯
顏之僕字叔魯人　贈宛句侯

榮旂字子祺。　贈厭次侯。
縣成字子祺。魯人。　贈武城侯。
左人郢字行。魯人。　贈南華侯。
燕伋字思。　贈汧源侯。
鄭國字子徒。　贈朐山侯。
秦非字子之。魯人。　贈華亭侯。
施之常字子恒。　贈臨濮侯。
顔噲字子聲。魯人。　贈濟陰侯。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贈博昌侯。
原亢字籍。　贈樂平侯。
樂欬字子聲。魯人。　贈建城侯。

廉絜字庸。衛人。　贈胙城侯。
顔何字冉。魯人。　贈堂邑侯。
狄黑字晳。　贈林慮侯。
邽巽（一作國）（家語）字子斂。　贈高堂侯。
公西輿如字子上。　贈臨朐侯。
公西蒧字子尚。魯人。　贈徐成侯。

宗聖譜卷之四

古吳常熟後學瀆山郟　泉子靜甫編次

理學譜。

昔人有言。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可考也。斯言余未之能易矣。然微言大義。爲異端雜亂。不有祖述其學。推明其與者。出乎其間。即殘闕雕析。穿鑿蠹壞。起而道且晦塞矣。故自孔孟以來。更千六百餘年。其間以名儒稱者。李周程諸子。生或異世。或並世。雖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而未克造厥閫域。然皆純然一出于正。足以羽翼斯道而衍其傳。是不可無特紀以表章之也。次理學譜第四。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朱熹。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人。用舅氏鄭向蔭。授分寧縣主簿。縣有疑獄不決。茂叔至一訊立辨。部使者薦爲南安軍司理參軍。茂叔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在南安。與轉運使王逵力爭囚不當死者。然于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知桂陽南昌。皆有治績。後爲呂公著趙抃所知。薦擢授轉運判官。及使嶺表。以洗冤澤物爲己任。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謚曰元公。茂叔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茂叔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茂叔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每令二程尋孔顏樂

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於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謚議曰先生慱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

山谷黄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宴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朱子贊茂叔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其先中山人曾祖而世河南為河南人)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踰冠中進士第調鄠縣主簿有治績當路者歆薦之多問所欲伯淳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問其所欲再調上元縣主簿嘗攝邑事發民塞决堤全水運冊卒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祥符中嘗捕龍脯之使人不惑見人持竿黏飛鳥折之教以勿為不嚴而令行移晋城令誘進學者風靡日盛暴桀子弟至有耻不犯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宋神宗素知其名召對二三見遂期以大用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先而常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明道所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戩弟顥為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拱手曰當為卿戒之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時王安石寖行已說明道論列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臣公論不行青苗取息等十餘事然心平氣和安石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明道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為鎮寧軍節度判官盡力職事會曹村决忽得中流大木横入口遂塞决堤頃求監局以便親養後知扶溝縣事治主愛民又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哲宗嗣位蒙恩改承議郎明道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及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明道從茂叔問學益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体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甚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士大夫從之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於是明道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開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云

邢恕氏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明其氣貌淸明秀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朱子贊明道像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頤

程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兄明道受學於周茂叔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

而念黙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遊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得正叔所試顏子所好何學論。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正叔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哲宗嗣位。司馬光等上其行義于朝。受西監之命。上奏論經筵三事。後充崇政殿說書。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惟是輔養君德。差兼判登聞鼓院。論延和講讀無廢事。正叔任經筵。每當進上。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人主。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枝。正叔起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相與歎曰。真侍講也。

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衆。而正叔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无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如二蘇是也）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如孔文仲是也）巧為謗詆。大臣亦多不悅。（差管西京國）子監。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无何。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以為。是行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正叔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元符二年。易傳成而序之。後寢疾。以授尹焞張繹。崇寧中。盡逐學徒。復隸黨籍。正叔於是遷居龍門之外。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足矣。不必及吾門也。後復宣議郎致仕。初明道嘗謂正叔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然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矣。

胡安國奏狀畧曰。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无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

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其餘則流與人同耳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

程子門人

呂大臨字與叔李於正叔通六經尤邃於礼每欲掇輯三礼遺文舊制令可行其論選舉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李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勑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于家為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大畧言古之大人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体力盛衰為之変哉（此論真激發人）弼謝之元祐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

楊時字中立潛心經史熙寧中進士第調官不起以師礼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懽其帰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卒又見正叔於洛相與辯論往復橫渠所著西銘闡理一分殊之說杜門不仕者十年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礼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国往來講論尤多如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皆得其旨趣時沉浮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學者稱曰龜山先生　或以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朱子曰龜山一出追奪荊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聞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然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公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又曰當時若能聽用决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謝良佐字顯道初往扶溝見明道明道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初以記問為學明道玩物喪志之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却云此便是惻隱之心與正叔別一年往見之正叔曰做得恁工夫良佐曰只是去箇矜字正叔點頭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後成進士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遂禀學焉平生未嘗干人在

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録行于世

游酢字定夫少時已為老師宿儒所推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時明道令扶溝召定夫來職學事公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程氏遺書曰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讀西銘已能不逆于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伊川嘗稱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如决疑獄情纓 迦素官可見）朱子曰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其造道之深亦畧可推

尹焞字彥明世為洛人少師事程正叔常應舉發策有誅元

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正叔曰。焞
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
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正叔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
不就舉。正叔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
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
留。賜號和靖處士。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
置山谷中而免。奔蜀至閬。得正叔全易。讀而玩之。止於涪。涪頤
讀易之地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仲舉焞自代。以
疾辭。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既就道。而陳公輔上疏攻程氏
學。焞上疏。臣師頤。舍其所學。是欺君父。遂留不進。時張浚相。
上章薦焞拒劉豫之節。豫嘗命偽帥趙斌以禮聘焞不從以死恐之遂奔于蜀且謂其

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津送至國門。復以疾
辭。詔以秘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焞始入見就職。自入經筵。即
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鼎既去。秦檜當國。見焞非議和疏。
及與檜書。已不樂。後焞奏自言有五當去之義。遂聽其告老。
轉一官致仕。當是時。程門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体力
行若焞者蓋鮮。正叔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
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
傳於世。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為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
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
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

弟子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
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論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
善。從彥即鬻田走洛見伊川。伊川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
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陳淵。楊時婿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
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真南州之冠
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樂溪上
吟詠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為遵堯錄。靖康中
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
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又
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
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

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其論士行曰。周孔
之心。使人明道。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
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
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
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
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今世即經術古文亦難言之矣況明道乎士習益偷可慨也
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
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于刻。一於忠
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文公謂龜山
唱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
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

賛。

李侗。字愿中。劍浦人。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於楊時之門。遂以書謁之。棋睹道取之游從游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契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得。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隨人淺深誘誨之。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後可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体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其語中庸。謂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為一篇要指。必体之於身。實見是理。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其於春秋語孟論之。皆極其趣。侗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故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illegible]趨利而不知義。而主勢日孤。[illegible]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後來果然是時建安朱松與侗為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熹自從侗游。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為知言。侗資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

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後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坐語未終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中進士。崇寧中。范致虛以祠明邪說下河南府。盡逐學徒。伸註西京法曹。欲依頤門以學。因張繹求見。十反愈恭。頤固辭之。伸欲休官而來。頤因時論方興。恐貽子累。伸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況未必死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忌媢者飛語中傷之。弗顧。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孫傅以卓行薦。擢監察御史。及汴京陷。金人立張邦昌。賊臣多從之。伸首具書請邦昌速迎奉康王。同院无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末言伸必不能輔相

公為宋朝叛臣。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氣沮甚喪。明日議迎哲宗后孟氏垂簾。追还傳赦。迎康王。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荊湖廣南。还入。奏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凡十有七事。請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旬日詔伸言事不實。責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死道中。或言王淵在濮。潛善密喉其不利於伸。天下識與不識。皆冤痛之。伸天資純確。學問有原委。勇於為義。而所韞深厚。恥以自名。居官。晨興必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遍。然後出涖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孜在廣陵行箧一幅圖書半之嘗誦孔子贊美志士勇士之
言曰以何日消數乃吾死所也竟以忠義貞死紹興初胡
安國論時政乞加追贈詔贈諫議大夫謚節愍
呂希哲字原明正獻公公著之長子也以恩補官始從安定胡
先生瑗於太學後遍從孫復石介李覯王安石與常師在太
學時與程正叔並舍察正叔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
事之而明道及其弟橫渠先生皆與之游由是知見日
益廣大然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
直截徑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内務自省
察以自進益其讀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
為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元祐中為崇政殿說書

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脩身以正心誠意為主晚
居宿州真陽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絶糧數日者處之晏
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干州縣其在和州
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閑居
日讀易一爻徧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
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搉得失久之方罷仙源夫人嘗言與侍
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
之上未嘗戲笑原明處身如此而每歎范内翰為不可及後
徽宗召為光祿少卿出守奉祠而卒
張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涪州知州卒于官諸孤皆幼不克
歸僑寓鳳翔郿縣因家焉子厚少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年十
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
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讀而愛
之未足也又訪諸釋老之書久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
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
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
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與二程共語道學之要子厚渙然
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登進士令云
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子
厚於朝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
為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它日見王安石安石語曰新政之行
求助於子何如對曰公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

則人亦故有不能安石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說既命校書
未得謝明州苗振獄起命往治之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
罪子厚移疾西歸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
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
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
礼成性变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
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
尊礼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体以孔孟為法黜怪
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礼又論定
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學而措諸事業
呂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術略可措之

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体。乃詔知太常礼院。與有司議祀
不合。復以疾帰。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至旦而卒。子厚學古
力行。為関中士人宗師。称為横渠先生。横渠鎮名屬郿縣。所著書號正蒙。
子厚嘗感異夢。忽出以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所得。其言
殆於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其觸類廣之。有待於学者。又作西銘。
程正叔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
養氣之論同功。子厚初欲銘其書室之两牖。東曰砭愚。西曰訂
頑。正叔曰。是起争端。不若止曰東銘西銘。從之。嘉定中。賜謚曰明
公。淳祐初。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
廣平游氏曰。子厚学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学。明道曰。
處今之時。當随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學用

其言。故関中学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朱子賛子厚像曰。早悦孫呉。晩逃佛老。勇撤臯比。一変至道。
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継
絶学。為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歳。若天不
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
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朱熹字仲晦。世為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国。文章行義。為
学者師。號韋齋先生。因仕入閩。寓建之崇安。仲晦幼穎
悟。少長励志聖賢之学。於挙子業初不經意。紹興中中進士第。
主泉州同安簿。歷四考罷帰。以奉親講学為急。孝宗即位。復祠

職。上封事。及三劄。大抵以為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学經世之務
莫大於復仇。至於徳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君
對。復申言之。嘗两進。絶和議。抑僥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卻
至不敢就。自同安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関貧困。不以屑心。涵
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霈然矣。及差知南康軍事。
豪強斂戢。里閭安靖。奏復白鹿洞書院。引進士子與之講論。奏
訴條具民間利病。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
又在人君正心術。以正紀綱。後以脩挙荒政。民无流殍。除直秘
閣。入対七事。及直徽猷閣。辞。知台州。劾贓吏唐仲友。以
家有乞奉祠。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学。以
陰詆仲晦者。頃差主管台州崇道観。自是海内学者尊信益衆。

除提點江西刑獄。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戒以
勿言者。仲晦曰。吾平生所学。只此四字。可回互。而欺君乎。及
奏。上未嘗不称善。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
與仲晦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无学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
之道学。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前
朝堂知上眷厚。憚熹復入。故為两罷之。上悟。復召受職。仲晦投
匭進封事。其畧言天下之大本在陛下之心。而今日之急務。則
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挙綱紀。変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
六者是也。一正心。則大事无有不正矣。疏入。夜扃下七刻。上已
就寝。亟起秉燭讀之終篇。除秘閣脩撰。奉外祠。光宗即
位。再辞職。自轉運改知漳州。以礼変俗。差知潭州荊湖南路安

撫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首召奏事。除
煥章閣待制侍講。入對首言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宜盡負罪引
慝之誠。致溫凊定省之禮。親睦姻族訓。又進講大學。以平日論著
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
開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熹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
勉上進德。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祧僖宣。奉太
祖第一室。祫祭則居東向之位者。而時相趙汝愚亦雅不以復
祀僖祖為然。仲晦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
四。復引程正叔之說。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主不以聞。而
宰上知礼者。皆是仲晦。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
中用事。仲晦憂其害政。數以為言。在講筵。復申言之。御

宋聖補　卷四　十六

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竟
提舉鴻慶宮。慶元初。汝愚亦罷。而大權悉歸侂胄。仲晦自念尚
帶侍從職名。遂草書且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冤。詞
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退。取諫稾焚
之。自號遯翁。御史沈繼祖誣仲晦十罪。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
亦送道州編管。仲晦致仕。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門人范
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
枕而逝。仲晦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自
去国後。侂胄勢益張。鄙夫憸人。倡號劉迎合其意。以學為偽。六
經語孟為世大禁。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有更名
他師者。仲晦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不休。或勸以謝遣生徒者。

笑而不答。及既沒。善類悉已排擯。群小之勢成矣。後侂胄誅。詔
賜遺表恩澤。謚曰文。始韋齋病且亟。嘗屬仲晦曰。籍溪胡原仲。
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者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
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
而禀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延平李侗老矣。嘗學
於羅從彥。從彥嘗學于楊龜山。仲晦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
步往從之。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
則所以成其始終。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
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
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
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

宋聖補　卷四　十七

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宋名臣言
行錄。家礼。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通鑑
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脩補為恨。又嘗編次礼書。用工尤苦。
竟亦未能脫稾。仲晦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立于學官。理
宗淳祐初。仲晦與周張二程俱從祀孔子廟。子三人。長塾。次埜
先卒。季子在。紹定中。為吏部侍郎。
勉齋黃氏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
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
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
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
果齋李氏曰。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礼樂散

亡而莫克正也孔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又作春秋六經始
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至秦火之餘六經既已闕脫諸儒各
以意見妄穿鑿為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出而其道
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
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
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
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也
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
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草廬吳氏贊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闊天高豪
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朱子門人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清江劉清之奇其遠器因命受業朱子
榦自見朱子夜不設榻不解帶或坐至達曙朱子語人曰直
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及張栻亡朱子與榦書曰吾道
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朱子作竹林精
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
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稾成朱子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
密有條理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
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榦持心喪三年居官所至以庠序教
養為先後將入見上在位者恐其直言群擠之榦遂歸里弟
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講論經
理亹亹不倦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旋致
仕有解經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紹熙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
建陽從朱子學朱子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
而任重貴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警焉至岳州教士
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改襄陽教授復往見朱子朱子嘉之
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朱子折衷諸生畏
服朱子謂人曰燔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
斯道者必燔也朱子沒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
少休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燔薦再召再辭守請為白鹿書
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差江西幹辦論錢

楮社倉皆中窾通判潭州真德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
燔無何辭歸會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
不服出矣後真德秀魏了翁李心傳咸薦之帝不召也卒諡
文定燔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故被服布素雖貴
不易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
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
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聞朱子
名往師之朱子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
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朱子必俾
先從元定質正焉朝廷以薦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

終焉之訃。時韓侂冑擅政。設偽學之禁。沉繼祖劉三傑為言官。連疏詆朱子。併及元定。至目之為妖。未幾謫道州。州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朱子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生謝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冑既誅。贈迪功郎。謚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而

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至古書奇辭奥義。一過目輒解。朱子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朱子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卒。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朱子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説。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虚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説。朱子為之序。子淵。沆。知方。元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沉字仲默。少亦從朱子游。朱子晩欲著書傳未及為。亦以屬沉。沉受父師之託。沈潛反

復者數十年。二書乃成。皆能闡發幽微焉。年僅三十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黄瑞節有言。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云。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録。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子來守其鄉。淳請受教。朱子曰。凡閲義理。必窮其原。如為人父何故止於慈。為人子何故止於孝。淳聞而為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朱子數語人以南來吾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復往見朱子。陳其所得。時朱子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耳。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朱子卒。淳追思師訓。無書不讀。無物不

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体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其言仁。曰只是天理生生之全体。皆得其旨趣。其語學者。如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見得。開拓心胸。大作基址等語。咸學者標的。淳性孝友。厚於宗黨。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而名播天下。世雖不用。其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中。待試中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陸張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体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所著有語孟李庸口義。右理李大學

宗聖譜卷之五

古吳常熟後學　嶧山鄒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理學二

胡瑗　邵雍　胡安國　附子寅宏
張栻　真德秀　魏華文　黃澤

胡瑗字翼之泰州人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後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阮逸同較鍾律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陝西辟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湖學

故有經義治事二齋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異其出而為政多適於世用者由講習有素也解經有要義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信其師說敦尚行實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皇祐中典作樂授國子監直講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旁拓步軍居以廣之每講易罷或引當世之事以證至小畜以謂畜止也臣止君也其它類是嘉祐初擢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為榮

泉按宋名臣言行錄劉彝從瑗學為高第熙寧中嘗對神宗言國朝取士不以体用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媮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体用之學以授諸生故今學者明夫聖人体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此乃瑗之實錄而先儒或謂瑗少著述遂不得比于濂洛至我

皇朝洪武末楊砥（行人司副）建議斷以程朱之說（程子欲致瑗與張載邵雍並居以導賢之堂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宜與張邵並侑

宣聖廟大是公論余因跡其學行以列於道學之次云

邵雍

邵雍字堯夫其先為燕人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學於

共城百原之上堅苦刻厲衛人賢之堯夫嘆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逾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曰願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之才受易于穆修修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摶源流最遠）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者矣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堯夫恒相從游為市園宅堯夫歲時耕稼僅給衣食自云生平未嘗作皺眉事名所居曰安樂

窩因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出遊城中每出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遇主人喜客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詳述見邵伯溫所著歌見其人可參閱聞見錄）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毋相傷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其廬兆夫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群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其教人必隨其才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與人言必

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堯夫之功多也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堯夫門生故友皆貽書訪堯夫堯夫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元祐中賜謚康節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擊壤集自為之序云

張氏㟭曰先生治易詩書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萬餘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体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迄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朱子贊邵子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一陰生于姤是為月窟言邵子能探陰陽消長之理而姤卦居先天圖之上故曰手採一陽生于復是為天根言邵子獨會陰陽消長之理而復卦居先天圖之下故曰足躡）

宋子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又曰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汙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正叔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為師紹聖四年進士第廷試發策大要崇復熙豊之制安国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為對哲宗親擢第三為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蔡京惡之竟除名靖康初召至京師奏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又言宜掃除舊迹乘勢更張試除中書舍人多所論奏及劉珏以救李綱坐貶安国封還詞頭耿南仲大怒伺隙從而擠之出知通州高宗紹興初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入對乞以所獻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恤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自謂雖諸葛復生不能易此論旬日以疾懇求

去。不許。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
諸行事。非空言比。左氏繁碎。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除侍
讀。令專講春秋。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安國奏勝非與
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誤國至此。勝非改除侍讀。
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別命書行。安國言臣失職當去。
且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推明春秋廢置非所離群)
(肆逆勝非為鈐故云)。遂臥家不出。時有教頤浩指安國為朋黨去
之者。頤浩即引勝非為助。除言落職。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
不報。即解相印去。(秦檜抗疏不可及此解相罷俱伏義最故安國後來拼勝之且偏望之也)勝
非遂相。安國竟歸。後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
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講。未行。諫官陳

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言自頤兄弟始發明孔
孟之道。又言二程卲張皆以道德名世。乞加封爵。載在祀典。及
校正其遺書。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　等交章論之。
知永州。卒。諡文定。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
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
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
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
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為天
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風度凝遠。蕭
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以來迄謝事。四十
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
焞為稱首。謝良佐嘗言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
挺然獨秀者也。所著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
卷。行于世。
　子寅宏附。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
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游辟
雍。中宣和進士甲科。除校書郎。受學楊時。(靖康初)金人陷京師。議
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不書議狀。建炎中張浚薦之。擢
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言。潛善伯彥所以誤
陛下。殘陵廟。戚士宇。殄生靈者。不可勝罪。今大亂之後。風俗靡
然。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諸所論極切直。頤浩惡之。既
而時議遣使雲中。寅奏請罷使命。與浚異。乞便郡。就養。及秦檜
當國。遂歸衡州。寅志節豪邁。初擢第時。張邦昌為中書侍郎。欲

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
絕。新州謫命下。(雖州衡州)即日就道。在謫所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
言。論語詳說。斐然集。其文多根著義理云。　宏字仁仲。幼事楊
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
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畧言治天下有本曰仁。
仁心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在廷之臣。不能充
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讐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
於舜何如也。宏初以蔭補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
問二弟(寧宴)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宏作書止叙契好而已。宏書
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召耳。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著書
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云。

朱子曰文定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体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于古人

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数盃之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擬議大端有入性無善惡心為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致堂嘗畏五峯議論精確五峯亦嘗不有其兄嘗欲焚其論語解并管見以今觀之如論語解管見中雖有

粗處亦多明白平正至五峯議論又以好高之過說得無着落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忠孝仁義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録以廕補官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即位浚開府治戎栻以少年綜畫幕府遣入奏軍事因進言陛下上念宗社讎耻下閔生民塗炭思有以振之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則功可成矣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契及浚没葬畢以劉珙薦除知嚴州召為吏部侍郎宰相方謂敵勢衰弱可圖遣使往責陵寢栻見上上問之對曰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因出奏疏讀之大畧以為今日宜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上為歎息褒諭兼侍講講詩葛覃進說治生于畏敬亂起于驕淫使為國者毋忘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為誤國也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嘗請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以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允文慙憤不堪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上復念之詔除舊職歷知江寧江陵咸蚤夜孜孜愛民討軍以侯國家扶義正名之舉於是天

子益知栻可大用而忌栻者忌之亦愈力尋以病請去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之教人必使先察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世俗鬼神老佛之說惡而絕之所至毀淫祠前後以百数所著有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而論語說最後出

朱子贊南軒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辨至於可以析秋毫（常言有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辨而義也者非有所為而為孟子以為擴前聖所未發）（斷而同氣之）措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楊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哉

又曰。敬夫天資明敏。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

真德秀字景元。建之浦城人。寧宗慶元五年進士第。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嘉定初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言自忠良之上斥。而正論不聞。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遷起居舍人。奏自權姦擅政。朱熹呂祖儉斥逐。而呂祖泰之賤。臺臣且出力擠之。更化初。羣賢稍自奮者。皆不容于朝。（如傅伯成蔡幼學楊簡柴中行是也）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官之人。遂力請去。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理宗即位。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植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霅川之變。（[illegible]）非濟邸本志。（[illegible]）頗討論雍熙追封秦邸故事。（秦王廷美事）斟酌行之。且言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益進德修學。以掩前失。又言乞收人心。四事。復因經筵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所進多經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王塈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罷祠。既歸浦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可也。彌遠卒。自知福州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

酒色娛玩。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尋卒。上思之不置。謚曰文忠。初上之親政也。赫然獨斷。而鄭清之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召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等。時號小元祐。而樞轄方攻清之。洛師誤國。德秀奏言。代為庸醫受責。識者是之。

泉按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而衍義一書。尤後世君人之軌範。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大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清源雜志。星沙集志。行于世。

魏華父。字了翁。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柟劾其狂妄。遂以親老出。及史彌遠用事。力辭不至。築室白鶴山下。（[illegible]）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授徒。由是蜀人知義理之學。及為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賜爵定謚。示學者趣向。與任希夷合。朝廷從之。至是理宗即位。以起居舍人改起居郎權工部侍郎。不為史彌遠所容。以疾求外。乃出知常德府。有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者。奪兩秩。靖州居住。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笈從學。凡著九經要義。（[illegible]）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

泉按。魏鶴山有說。大畧以為自朱子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己。倡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身

蹄其禍而學者公自絶以苟全。華又乃奮然倡其說於權壓之餘。故其立朝。悻悻以四君子易名為請。于以尊其統而接其傳。其為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嚴嚴然立朝大節。不以夷險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

黄澤。字楚望。蜀資州人。年十六。慨然以明經學古篤志力行自勵。好為苦思。旁通史志詩文。積數年。於周程張朱之書有得。作顏淵仰高鑽堅論。以自勉。家無一畝之殖。授徒為養。悉取六經百氏傳註疑義千餘條。離析辨難以致其思。不復言仕。（初斷行諸教授景山長祁縣）。澤自是屢悟聖經隱賾之義。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

聖人德容之盛。上達于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年六十餘。嘗至絶食。澤瞑目端居。涵泳優游。終不為一日降志以謀溫飽。唯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己有罪為慼。故其於經。以積思自悟為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為則。凡易春秋傳註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之謗。歷代聚訟不決。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氷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然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為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為己任。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故其書不大傳。時惟臨川吳澂辯學正誼。盡通諸經。最為知澤焉。

泉按黄楚望寤寐不忘孔孔。而欲明聖人之心志。以六經明晦為己任。乃以其近代理明義精之學。（周程張朱）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此所謂前無古而後無今者歟。（吳澂詞句）而惜其書不傳。當時遂無能知楚望者。（吳諡誌）郎今安唐荊川氏。猶厠之於經儒之列。夫楚望精思勵行。余不能具論。跡其於周易春秋二經。直欲明聖人精神心術所存。而盡得其不傳之旨。可徒以疏註經儒目之哉。故余以次於理學正派。嗚呼。論元儒者知有許吳。微余幾失楚望矣。（次理學二。出許吳上者。以其不仕元世。不主陸學也。）

右理學正脈

古吳常乾後學　嶧山鄒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理學三

董仲舒。　王通。　韓愈。　葉適（附讀論）　呂祖謙（附讀論）
陸九淵（附九韶）　陳亮。　陳傅良。　許衡。　吳澄。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漢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武帝即位。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三冊之。所對多醇正近理之言。（見與論酒）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問曰。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如。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也。先是高陵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其書有刺譏。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以公孫弘為從諛。弘嫉之。言於上。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以病免。凡相兩國。輙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諫諍。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泉按班史贊言仲舒潛心大業。令後世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是矣。而乃又以劉向稱仲舒王佐才為未然。夫以漢承

秦滅學之餘。而有一仲舒起而推明孔氏。罷黜百家。且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其術道之功。當繼孟氏後。以為未及游夏（過之）。西山真氏。乃有宋大儒也。亦謂仲舒勉彊學問。行道之言。及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二條最有功于學者。其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尤知厥本原。而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亦有補於世。此可謂公論矣。即或以為流于災異之術。而未窺大道之全。然余謂秦漢間一人而已。（災異之術。謂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顏師古曰。如開南門。禁舉火。閉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

王通。字仲淹。太原祁人也。隋開皇四年。通生。十歲矣。父隆嘆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為而一乎。通侍側有憂色。曰。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比長。隆語通曰。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以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通於是有四方之志。受書學詩問禮正樂考易。無常師。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中。始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下其議于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墻之衅。知謀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有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之語。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帝崩。大業初。又徵之。復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讀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大經大就。居河汾。教授門人自遠而至。如河南董常。京兆杜

淹。趙郡李靖。河東薛收。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咸稱師北面。它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後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及江都難作。通有疾。[illegible]七日而終。弟子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二子。曰福郊。少曰福畤。

泉按杜淹撰文中子世家云。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一百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洋洋乎備矣。然皆散而不傳。或亦以為淹抑之也。今所傳者中說。先儒多不滿之。然紫陽夫子論荀揚之學。以為不如仲淹之學。頗近于正。而粗有可用之實。至以較過之。又曰。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且謂仲淹於道之未嘗亡者。深有意焉。蓋未始以其續經之好名欲速而遂少之也。夫自後漢好圖讖。晉世重玄言。陵夷至於六朝。及隋馳騁煩言以紊彝叙。詭誕成俗而不知變矣。仲淹有志於振皇綱。崇聖教。可不謂中流砥柱乎。昔人序中說有曰。文中子聖人之脩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泉以為即不能繼孟氏。蘄仲歸而後振起斯文者。舍仲淹吾誰與歸。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也。生三歲而孤。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累遷至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唐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元和初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及裴度宣慰淮西。奏愈為行軍司馬。愈請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上表諫迎佛骨。帝怒將抵以死。裴度等救之。貶為潮州刺史。除鱷魚患。尋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婿李漢序其文曰。先生酷排釋氏。諸史百家。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惜當世。遂大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其自敘言於業勤。於儒勞。於文閎其中而肆其外。蓋實錄云。

唐史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𧦬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楊雄為未醇。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于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以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載。

撥衰反正。功斷然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董王韓總評

泉按先儒論董王韓三子。是非相半。其大醇處大畧已見於右。其小疵處。於仲舒則或謂其言命性情。似不識性善模樣。終是見道不分明。詠于至或流於災異之術。慎論於仲淹則或謂其續經僭繆。元經帝魏。尤可疑。中說一書。好自夸大。詠于於退之。或言原道篇首言博愛之謂仁。說得用又遺了體。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全未知孔子。謝朝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莫之詩。所以處禍死生之際者。無以服異學之心。雖誅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徑忽地。獵義故求樂中儒臣編性理大全。三子不得列於諸儒。而以附諸子。至與老泉荀揚為伍。近唐荊川氏左編。猶率是見。次董王於維儒。次韓於文儒。使不得與理学。臆見準　先朝臣容建白。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王通宜與董韓並從祀孔子。因咸進之於理學。蓋仲舒推明孔氏于嬴秦滅學之後。仲淹講立師道于綠晉佛老之餘。退之推尊孟氏之功以為不在禹下。而觝排佛老不遺餘力。皆所謂扶持正道。不雜異學者也。其別為一卷而次之於後。者終黜于諸儒之論耳。然則三子雖不得為理學之正脈。將不得為理學之羽翼耶。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為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嘗因輪對。奏二陵之讐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沿習常制非一時。言甚切至。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檢討官。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于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為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名。見士大夫有稍慕潔脩者。輒以是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已從。文致言語。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既入不報。光宗立。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朝事廢。適見上力言。帝兩請重華。都人懽悅。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且不視。適告留正同入奏。立嘉王為皇太子。即位。中外晏然。凡表奏皆適與趙汝愚裁定。汝愚之貶。適亦降兩官。後召入對。言于寧宗。欲人臣忘已体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蓋以偽學之名。點竄名士殆盡。故奏及此。帝嘉納之。及四路出師。適告侂冑宜先防江。不聽。諸軍皆敗。金兵大入。適謀劫營解和州圍。又所遣將所向皆捷。金遁去。遂制置江淮。上堡塢之議。流民漸歸。而侂冑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冑用兵。遂奪職奉祠。卒謚忠定。

泉按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跡所建置亦不克酬。姑無論。然自侂冑用事。恣相付授。以道學為大罪。逐使賢士知名者。貶竄殆盡。乃適一言於孝宗。再言於寧宗。至以推折暴橫以扶善類。銷磨偏黨。以合人才為說。是後禁網漸解。而賢士始有生氣。吾道賴以不蝕。故次之理學羽翼云。　右理學羽翼。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胡憲等游既又友敬夫晦翁講索益精切登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丁內艱居招明山四方之士爭趨之召為博士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召試館職凡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鑒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而對言治道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又言今日治体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嘗承旨銓擇聖宋文海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

百五十卷上賜名皇朝文鑑孝宗以為有益治道詔除直秘閣官至國史院編修卒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平時忿懥急然冰釋朱子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為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大事記初欲起自春秋後接于五代今纔三十九年上接獲麟讀詩記輯及公劉以疾輟征和三年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行于世　弟祖儉受業祖謙如諸生寧宗即位以籍田令除太府寺丞時韓侂胄寖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上書訴汝愚之忠不當罷所語侵韓侂胄至

言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然實不出上意也它日有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嶺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胄若少徙內地得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祖儉之謫也朱子與書曰熹坐視群小之為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群小而蹈禍機其愧嘆深矣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為文有大愚集

朱子曰伯恭之學宗太史公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却不甚理會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又曰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但有大纖巧處如指公孫弘張湯姦巧處皆

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情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得它有此意又曰伯恭少儀外傳多理會瑣碎處其間多引忍耻之說最害義緣他貧質弱想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

西山真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繹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材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權臣黜偽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大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豈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

陸九淵字子靜自三四歲時嘗侍父賀行遇事物必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父呵之乃始

置而胷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
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
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
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以至南海北海千百
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然餘詳史
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都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
者甚衆淳熙二年與朱子呂伯恭會鵝湖兄九齡曰伯恭約元
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其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
遂與九淵議論致辨及至鵝湖朱子數十折議論來九淵悉破
其說祖謙甚有虛心相聽之意其為此會蓋慮陸與朱議論異

同欲會歸于一而定其所適從論及教人朱欲令人泛觀博覽而
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
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九淵更欲與朱子辨
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九齡止之朱子為南康守九淵往訪
朱子乃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講席九淵講喻義喻利一章朱
子跋講義云懇到明白竊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凡我同志於
此反身而深察之庶不迷于入德之方矣尋以講義刻于石以
識不忘後以薦為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
讐之義至是訪智勇士與議恢復因輪對陳五論並稱善未幾
以主管台州崇道觀歸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學
者稱為象山先生[illegible]形門人嘗問其學所受曰因

讀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也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
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是時與朱子辯太極圖說屢
書往復辨論不合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詆九淵者朱子復
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腳理會著實士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
而已未可輕議也九淵亦云建安無朱元晦青田無陸子靜光
宗即位知荊門軍逾年政行令脩民俗為變丞相周必大嘗稱
荊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自知終期更衣端坐而瞑謚文安
九淵 之兄九齡字子壽兄弟相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
陸九齡繼其父志脩明禮樂許忻告以當代文獻益大肆力於
學晚歲與張栻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
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

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
地弗措也朱子於九齡之卒嘗祭以文有志同道合降心從善
之語楊簡字敬仲慈湖舉進士授富陽簿見陸九淵問答有
所契遂師焉簡在富陽興學教士文風始振晦翁為常平使者薦之
知樂平訓士如富陽嘉定中兼編脩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
補乳廉儉自將後以疾請去提舉鴻慶宮所著有甲乙藁冠昏
喪祭記先聖大訓己易啓蒙等書其學專主心之精神其誨人
惟欲發明本心論者以為象山之後一傳而慈湖遂如此甚矣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郡守見
其酌古論嘆[illegible]兵請為上客後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
可知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嘗上中興五論不報歸

華亭學者書者十年孝宗即位詣闕上書累千言大畧欲激上
恢復言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至使陛下委任
庸人籠絡小儒以迂延大有為之歲月書奏孝宗赫然震動將
擢用之曾覿以其不詣己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
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又不合俯[illegible]
倈對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戲為大言涉犯上何澹嫉其嘗
語侵己[illegible]為[illegible]館熙即繳狀以聞孝宗知為亮得免頃亮家
僮殺人亮坐下大理辛棄疾等救之復得不死光宗以[illegible]俠得
遭大獄歸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政刑
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言陛下之於壽皇問安視寢之餘所
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非徒一月四朝而以

為京邑之美已也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群臣進諫皆不聽
得亮策乃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為
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拜官未至一夕卒嘉定請補
二子官非故典也後謚文毅
泉按同父之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究言研窮義理辨析
古今積累涵養睟面盎背於諸儒誠有愧焉此其所至於
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時朱子與亮往復論王伯之辨葉適曰同父既修皇帝王
霸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朱元晦意有
不與而不能奪也呂祖謙講學金華亮過從極論至夜分
祖謙嘆異之亮亦頗自負意焉若朱子之不滿固自有意嘗

告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做出
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得也羅氏謂此論於同父
可謂項門上一針云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為
文章自成一家遂擅當世入太學與張栻呂祖謙友善祖謙為
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為多自是四
方受業者愈衆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歷官在外四十年始除
吏部員外郎鬢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老陳郎中[illegible]以
[illegible]也因輪對為光宗言宜以救民窮為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
澤且言內外一体則民力可寬上從容嘉納令以所著書示朕
退以周禮十三篇上之光宗心疾重明節不朝重華宮傅良反

覆諭之又上疏切諫帝將從之過宮出至御屏李后挽帝回傅良
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寧宗
即位召為中書舍人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傅良言熹難進易
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官與郡御史中
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之明年削秩罷嘉泰中復起卒
謚文節
泉按傅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
稽于極而後止所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
章指呂祖謙以為其長不獨在文字也至其實究治体常
本原祖宗德意而欲復成周之所以為盛所謂有用之學
者非耶然觀其引裾哭庭之態似於涵養少疎蓋亦同父

之儔耳。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飢渴。逃亂岨崍山。得易王輔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亂且定。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在衛輝府孫登隱處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嘗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元世祖出王秦中。召衡為京兆提學。後為國子祭酒。謝病歸。至元中。召至京師。上疏論立國規模。用人立法。為君難。教養新法令五事。後歸

懷。復召對。命定朝儀官制。及論列中書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數事。不報。因請罷。未幾。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元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氣朔漸差。衡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以為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乃與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其法視古加密。曰授時曆。卒之日。大雷電風拔木。謚文正。詔祀孔子廟庭。

泉按。衡之學。一以朱子為師。窮理反躬。始而刑其家。中而及之人。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己任。建元以來。十被詔旨。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故當時王磐翰林承旨氣槩一世。少所與可。而獨見衡以為先生神明也。其後歐陽圭齋至謂衡學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有濂洛諸君子所未發者。定非虛論。而議者或不滿之。蓋咎其仕元也。然則衡所稱綱常二字。豈亦未之熟講耶。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五歲日受數千餘言。既長。通經傳。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第。居布水谷。著孝經章句。校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起澄。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行省。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至大初。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

以次授業。澄各因其材質。反復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泰定初。為講官。至治末。詔作太廟昭穆議。一據古制。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澄移病不出。賜宴。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請加褒異。從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使人渙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以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也。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蚤以斯文自任如此。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

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為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莊等書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過而署之曰草廬學者稱為草廬先生卒謚文正

泉按幼清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又嘗撰尊德性道問學齋記俾僅取董韓胡孫而謂其未嘗用力於德性又慨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陋北溪之陳雙峯之饒不免入於俗學議者遂以幼清為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而校正老莊等書亦或入於雜所以起黜祀之議與[illegible]

右理學支系

古吳後學　嶧山鄒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敎之甫校正

經儒譜

論者言六經精義湮于漢儒之臆說讀者昧千疑似無所折衷六經反因之以晦彼徒知其所為是慎疾之辭耳[illegible]綜其實不然夫秦燔經籍淵斷殆盡漢儒乘戎首崇獎六經一以仲尼為師一時博士太常文學掌故之碩端弁帶而說經義轉相傳祖其若累數十代治一經不守滅其非師說者與衆攻之不白不止即以訓詁注疏為能往往剽其外郛而昧其中偽然精是以延及於有宋諸大儒盡取其說而考證之會通之以求聖人微義之所在然後六經始大明如日中天矣然則漢儒之功何少哉其博覽旁通若馬融鄭玄之儒於五經庶有所發明亦皆可紀次經傳諸家六而附以六經始末以補拾要經籍之闕云

易

商瞿　田何　丁寬　田王孫　施讎　孟喜　梁丘賀

焦延壽　京房　高相　費直

商瞿子木魯人也受易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及秦燔詩書易以卜筮存漢興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雒陽田王孫及丁寬○丁寬梁人也讀易精敏學成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

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讎。沛人也。為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梁丘賀為少府。薦之。詔拜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孟喜。東海蘭陵人也。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獨傳。舉孝廉為郎。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梁丘賀。瑯邪諸人也。從京房受易。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以筮有應。近幸。官至少府。○焦延壽。梁人。字贛。治易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京房受易焦延壽。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

皆祖田何。惟京氏為異。黨房以明災異。得幸。卦氣用六日七分。占事知來。繇是易有京氏之學。[illegible]○費直。東萊人也。治易為郎。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劉向校易。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費氏興。而京氏遂衰。然費氏初不列於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末備云。今所傳即費氏易也。○高相。沛人。治易與費公同時。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相以授子康。繇是有高氏學。亦未嘗立於學官。自費氏興而高氏亦衰。

泉按。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並立。[illegible]

其後魏王弼註上下經。晉韓康伯註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唐孔穎達為正義。宋陳摶种放范諤昌王昭素劉長民之徒。皆明易有者。然異同之言。古經分變於費氏。卒大亂于王弼。則他可知已。惟伊川易傳。晦庵本義。為得之。易傳主於義理。本義主於卜筮。馬端臨有言。易之象數卜筮。皆出於義理之外。蓋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而卜筮之說。其所謂趨吉避凶悉必從古云者。又未嘗不一出于義理。平時不諸晚從。則觀象玩辭。此義理也。一旦謀及卜筮。則觀變玩占。亦此義理也。何必岐而二之哉。知此說者。可以合程朱之易矣。

附周易始末。

泉按。自河出圖。伏羲始畫八卦。其後重而為六十四。[illegible]

[illegible]三代。又為三易。其曰連山。[illegible]

[illegible]商曰歸藏。[illegible]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為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illegible]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即十翼也。彖象文言。皆任六爻經辭之後。乃孔子自甲退不敢干亂正經也。費直以彖象[illegible]文言解說上下經。[illegible]鄭康成始以彖象連經文。而王弼又以文言附于乾坤二卦。若索云。古今學者。咸謂卜子夏受易孔子而為之傳。然史遷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說。劉知幾知其偽云。

書。

伏生。歐陽生。夏侯勝。夏侯建。

伏生。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漢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伏生年

九十餘不能應詔晁錯往受業初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
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
（或言伏生二十八篇）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歐陽
生○歐陽生千乘人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子世
世傳之至曾孫地餘為博士論石渠（時諸經諸儒論同異於石渠閣）歐陽之尚書
歐陽之學○夏侯勝魯人也其先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
族子始昌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
徵為博士與謀廢立後坐議詔書非毀先帝不道下獄（繫再更冬講論不怠）會
赦出頃復長信少府遷太子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金○建勝
之從父子也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
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非飾說自顓門名
經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
洎按自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伏生之傳惟
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梅賾始
得孔安國之傳奏之而又缺舜典一篇齊姚興方得其書奏
上始列國學右林葉氏又言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並
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其流為劉向五行傳
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遠安國自以為博考經傳
採摭群言其所發明信為有功矣然求六經殘缺之餘
於千載淆亂之後未易言也故晦庵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惟
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辯而集
傳則以屬蔡沈沈父元定業亦自謂沉潛其義參考眾說融會
貫通乃敢折衷（微辭奧旨多所引用）誠慎之也故遂為
聖世遵用之書云

附尚書始末

漢藝文志（附）孔子刪書凡百篇遭秦火不存至漢伏生口
授得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為二十九篇
武帝時孔壁之書既出（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皆科斗文字時人
無能知者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
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為五十八篇
其文以隸書存古文謂之古文尚書時成帝時遭巫蠱不出漢儒
遂以張霸之徒所造偽書為古文尚書至晉然後其古文漸
出隋開皇中得舜典然後書始備孔氏書之出也皆行隸書
至唐天寶間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是今之所傳乃唐天寶
所定之本也一云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伏生書者以漢世文
字號今文尚書

詩傳

魯詩申公。韋賢。王式。
齊詩轅固。后蒼。翼奉。匡衡（衡後見）
韓詩韓嬰。薛漢。杜撫。
毛詩毛亨。毛萇。徐敖。謝曼卿。衛宏。
申公魯人也漢高祖時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元王
薨子郢嗣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為

王。齊襄申公。申公愧之。歸謝客授弟子詩。王臧趙綰皆從受業。
後綰臧咸事武帝。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
公。迎之。見上。以力行對。武帝默然。而竇太后復不悅儒術。得綰
臧之過。以讓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
[illegible]數年卒。弟子多顯。○韋賢治詩。至博士。大江公及許
生傳子玄成。論石渠。以詩授哀帝。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
東平人。為昌邑王師。昌邑嗣昭帝立。以淫亂廢。式當死。對云。以
三百篇諫。得減死論。其後鄉廣德龔勝皆以治魯詩著。○轅固
齊人。治詩。孝景時為博士。於上前與黃生爭論湯武誅桀紂而
立為受命。[illegible]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illegible]
[illegible]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
[illegible]
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迺使固入圈擊彘。上假固利兵刺殺
彘。太后亡以復罪。上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復
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
子也。○后蒼。字近君。通詩。為博士。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開五
際之要。[illegible]
巨之。安衡好學。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語詩。解人頤。射
策甲科。蕭望之以[illegible]問。衡對詩諸大義。最稱深矣。○韓嬰。燕人
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
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殊。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武帝時。
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韓詩所存。惟外傳多雜說。不專解詩。○趙子事韓生。授蔡誼。誼

授食子公與王吉。子公授栗豐。吉授長孫順。○陸璣亦云習韓
詩。父子以章句著。名爲世言詩者推漢為長。其徒杜撫定韓詩
章句。學者傳之。曰杜君法。○毛公。趙人也。初孔子以詩授卜商。
商為之序。[illegible]以授
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子授荀卿。荀卿
授毛亨。亨作訓傳以授毛萇。由二毛所傳。故曰毛詩。其書與申
先秦古書。盛行于世。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授貫長卿。長卿授
解延年。延年授徐敖。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徐敖授九江謝
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
之旨。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振上則亨
爲大毛公。萇為小毛公。見陸璣疏。漢儒林傳稱毛公而已。
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于其家。河間獻
王得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則大毛公小毛公當辨之。
泉按。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以魯齊韓三家觀之。如關雎
正風之始也。而咸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其說多戾。而韓詩為
甚。首卷第二章。載孔子南遊適楚。見處子佩瑱而浣。乃令子
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漢廣游女之章。其悖繆極矣。它亦
無足言。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晉。韓詩雖有存。無傳之者。
唯毛傳鄭箋。孤行浚議。王應麟撰詩攷。自序大略言諸儒說
詩。未有參攷諸家者。獨朱公集傳。[illegible]闊意遠。指卓然千
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
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

氏傳。抑戒昊天成命。則取國語。降戾止。則取漢書。賓之初筵。彼岨者岐。則取韓詩。厥數下土方。則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誠哉王氏之言也。故為今世所宗云。

附詩始末。

泉按藝文志。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巡行。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以自考正也。是以孔子錄之。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二十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稷契。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凡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秦漢之際。言其人。魯詩起於申公。而盛于韋賢。齊詩起于轅固。而盛于匡衡。韓詩起于韓嬰。而盛于王吉。三家並立學官。毛詩最後出。至平帝時始立。四家詩經同而傳注或異。其後馬融之徒。規皆發明毛義。北學遂盛。而三家浸微矣。

春秋傳。

公羊春秋。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何休。王接。

穀梁春秋。瑕丘江公。榮廣。尹更始。范甯。

左氏春秋。虞卿。賈護。劉歆。賈逵。鄭衆。杜預。

公羊子名高。齊人也。受經于子夏。所傳春秋者。一高傳其子平。又三傳至壽。乃與弟子胡毋生著以竹帛。〇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〇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而感相殺于前。稱其德。子都年老歸教于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仲舒弟子則褚大。嬴公。呂步舒。惟嬴公守學。不失師法。以授眭孟。孟坐說災異誅。〇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為最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廉直。不事權貴。官至太傅。〇安樂。魯國薛人。眭孟姊子。官至齊郡太守丞。為仇家所殺。〇何休。桓帝時人。坐陳蕃之敗。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又以春秋駮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其後有王接者。謂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体乖繆。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乃更註公羊春秋。多有新義。〇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也。一名赤。亦授經於子夏。為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傳荀卿。荀卿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江公之後浸微。惟魯榮廣盡得其傳。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宣帝即位。問丞相韋賢等。言穀梁本魯學。公羊乃齊學也。宜興穀梁。及上聞蔡千秋說。初千秋從穀梁復善之。以為郎中。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等。議三十餘事。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〇更始本事蔡千秋。為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為章句。傳子咸。其後胡常。申章昌。房鳳。皆治穀梁春秋。謂之尹胡申章房氏之學。〇范甯字武子。以春秋穀梁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甯在晉簡文帝時。以

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其源起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
乃著論。大旨以為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孝武帝雅好斈。
甚見親愛。後被譏睐。陽求補豫章太守。太設庠序。課讀斈生五
經。又起斈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表言甯肆其奢濁。所
為狼籍。抵罪。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斈。終年不輟。○左氏名
丘明。魯人也。為魯太史。伊川曰。古之聞人也。攷考索蓋本于本伊川註也。丘
明受經于仲尼。丘明授魯申。申授吳起。起又二傳授虞卿。卿作撮
抄授荀卿。卿授前漢張蒼。其後賈誼。尹咸。張敞。賈護。劉歆。及後
漢鄭元。鄭衆。馬遷。馬融。服虔之徒。各為訓詁。然言左氏者。率本
之賈護。劉歆。歆傳賈徽。○徽子逵。逵通五經。尤明左氏傳。為之解
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建初初。詔逵入講白虎觀。帝嘉

逵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具條奏之。帝稱善。令逵
自選諸生高才者。教以左氏。○鄭衆。從父興受左氏春秋。仕至
大司農。在位以清正稱。嘗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魏世則董遇
王肅為之註。然其間有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者。惟晉世杜預
專取丘明之傳以釋經義。後世疏家則劉光伯實為翹楚矣。
宗按漢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故春秋分為五。註止。然丘
明論本事而作傳。及後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
四家之中。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無論已。三傳則自胡毋生
之徒出。而公羊與申公蔡千秋之斈盛。而穀梁起。業左氏者。
亦有賈護劉歆之屬。故得並立斈官。初立博士惟公羊宣帝時復立穀梁光武時以陳元言左氏明漢朝後斈立博士。然三家異論接迹而出。若公穀法。則指左

氏之疵謬。如范升是也。喜左氏者。則訕公穀之踳駁。如陳元賈逵是也。
是非互有所私。綜其實則事莫備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義
莫精于穀梁。此三家之長也。左氏之失誣。公羊之失亂。如許
也。夫人穀梁之失鑿。謂曲生條例也。公穀之失俗。此
三家之失也。若昔人論左氏則有三長。公穀別有五短。又不
可不知。然今世所宗者。胡文定春秋傳耳。其自敘以為奉承
詔旨。述所聞為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
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
志小有補云。嗚呼。斯言可謂覈論矣。
附春秋始末。
宗按漢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

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
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
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史記。據行事。仍
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
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
不以空言說經也。註止。然春秋有古經。而夫子所修之春秋
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三傳中取。由
經文名之曰正經耳。而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蓋三子各
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朱子語錄嘗言。孔子作春秋。當時
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

然刘子驗有見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
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也然則左氏固非二傳
比歟

礼傳

周礼。刘歆。杜子春。鄭興。鄭衆。賈逵。鄭玄[illegible]

儀礼。黄慶。李孟悊。賈公彦。

礼記。高堂生。徐生。后蒼。戴徳。戴聖。曹褒。

刘歆向之子也漢成帝時人初武帝開獻書之路河間獻王得
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攷工記以補其闕
獻之五家之儒[illegible]莫得見焉至成帝時歆校理秘
書始得周礼為之序列著于録畧諸儒多排棄之[illegible]
[illegible]歆獨以為周公致太[illegible]博士以行
於世云○杜子春河南緱氏人[illegible]至永平初尚在年九
十餘能通其讀識其義鄭衆[illegible]皆受業焉子春與逵衆
以經書轉相證為解其後鄭康成又作礼註悉引三子之義以
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礼盛行○黄慶齊時人李孟悊
隋時人各為儀礼章疏慶衆大畧小經註疏漏悊衆小畧大經
註稍周二家之疏互有修短而時之所尚李先于黄○唐賈公
彦洛州人刪二疏為儀礼註疏五十巻發揮鄭學最為詳明宋
朝嘗詔刑昺是正之○高堂生魯人也漢初傳士礼十七篇而
魯徐生善為頌[illegible]諸言礼為頌者由徐氏○后蒼説礼数
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illegible]授梁戴徳及徳兄

子聖[illegible]為東平太傅徳號大戴為信都太守聖號小戴
以傳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初
漢立后倉禮博士後三家皆立博士然戴聖在九江治行多不
法而子為賊徒[illegible]為時論少之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
其子褒撰漢禮

泉按周禮之出也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為末世瀆亂不
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惟
者或[illegible]劉歆附益以佐王莽[illegible]獨知聖法故能答
林之問難且序其祖以來通人達士皆作訓詁使周官之不
衰鄭氏力也○按儀禮十七篇鄭氏註西漢諸儒得古文禮
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為儀禮其篇文皆
儀禮難讀且古行於今者[illegible]因并其大要附於此[illegible]者于
篇而朱[illegible]語録亦言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唐儀禮之疏
自昔難之矣若公彦所見疏從近之○按禮記唐孔穎達為
正義序稱大小二戴其氏而分門王鄭兩家[illegible]同經而
異註及晋宋周隋以來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為義疏者惟
皇甫侃熊安生見于世然皇甫為勝而朱子則曰鄭註自好
觀孔朱之言必有所取矣余於皇甫之疏不知其説乃王肅
之議禮必反鄭玄何也

附三禮始末

泉按禮書自遭秦火缺壊為甚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河
間獻王又得古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illegible]至

劉歆讎目考校經籍。因而第之。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
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
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加月令明堂位樂
記。合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是也。高堂生所傳。即今之儀禮
也。儀禮者。乃周末行禮威儀於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所謂儀
注者是已。其初蓋三千餘條。後多亡失。禮記之作。出自孔氏
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記。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
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婚禮。禮記便有婚義。以至
燕射之禮。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
見義耳。三禮正義云。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經禮三百。
則周禮也。威儀三千。則儀禮也。鄭目錄云。成王作洛邑。周

公法天地四時。建六官以行政。若後世所謂六官者耳。禮經
散亡。故取此而歸之於禮。此與正義說不同。疑亦有所本也。
自有三禮分究之科。皆以周禮儀禮禮記取士。至王安石始
罷春秋。并及三禮。厥後朱子嘗建議於朝。欲以儀禮經傳通
解。言禮記本奉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它說附益
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
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
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漏符是成其書而未行。
若有待焉。今
皇朝以五經取士。甚盛典也。其於易詩書春秋。既俱各有所宗。
無容異議矣。獨禮經未及是正。有能建白朱子之議。合儀禮
禮記為一經。而又刪剔漢儒附益之言。討論諸儒雜引之說。
亦
聖世同文之盛事乎。

五經諸儒。

馬融。　鄭玄。　王肅。　孔穎達。

馬融。扶風人也。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
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
多從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
傳。鮮有入其室者。嘗著春秋三傳異同說。註孝經論語詩易三
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
忤勢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

直所羞。
泉按。融在漢元初間。嘗上廣成頌。以諷諫忤鄧氏。滯於東觀
十年不得調。因自劾歸。太后怒謂融羞薄詔除。禁錮之。至安帝親
政。召還郎署。後遂變節。夫融始焉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
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
成性。黨附成讖。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後終於家。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玄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
不樂為吏。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
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馬融。三年不得見。
後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
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黨事起。

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不得已，應何進辟。一宿逃去。國相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且言公者，仁德之正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玄所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又著天文七政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林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泉按：鄭康成質于辭訓，通人頗譏其繁。又言玄註書，如五子之歌，則曰避亂于洛汭；于胤征，則曰臣名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篇等具在，而云亡，是不見古文。如毛詩箋，不諫而入，以為入宗廟庭燎，以為不設難人之官，其失不可悉數。嗚呼，黨禁之起，善類鮮存，而玄杜門以修經業，多所發明，號稱純儒，為齊魯所宗，如玄者可書異言之歟。

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魏黃初間，遷太常。後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集武庫，肅以為有兵甲之變，其後東關之敗，果驗其言。毋丘儉反，肅語景王急往衛，使不得前，遂破儉。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又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註。所著書凡十餘篇。

泉按：王肅之遷太常也，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遂以戒何晏等，則肅有矯矯風節，非獨經生也。然以不好鄭氏之故，因孫叔然玄之徒也，不就秘書之徵，而乃集聖證論以譏短玄，蓋不免蔽於私歟。

孔穎達，冀州衡水人也。八歲就學，及長，明伏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唐太宗平隋，授文學館學士，數以忠言進，帝器之。除國子司業，給事東宮。帝幸太學，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後致仕。初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詔改為正義，求微中，復詔儒臣考正增損，書始布。穎達又子志子惠元，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泉按：穎達之正義，信有功於聖經矣。乃博士馬嘉運摘其疵，蓋病其解釋也。然穎達之病，不專在解釋，正在引讖緯之書以亂經耳。蓋讖緯之書，出于漢哀平之間，迂闊怪妄，將引聖經以折其誕可也，而反援以釋經，是不信經而信讖緯也。或指爻險之孔安國之儒，以為所得固多，而失聖人之意者亦不少。僕謂亂經自安國下。嗟乎，穎達考覈百家，大明鄭義，雖於聖人之道無聞，而博古窮經，斯以勤矣。昔人言四百餘年習為定論，豈虛美哉。

嬌疵字子庸魯人也受易于商瞿以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田何而下以至晉代各已具前譜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授同縣鄭寬中寬中疾宰求上疏行射子之美欣侯商偃之文學儀然總五經之沙論之語由是小夏侯有鄭張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事大夏侯勝受書元帝即位擢光祿勳授弟子牟卿許商商善為算著五行論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炔欽音欽幼卿為文學欽衣細利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

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

孔安國父延年仲尼十二代孫也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隸書存古文謂之古文尚書用以起其家為武帝博士逸書獨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于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時授都尉朝朝姓都尉官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也所傳百兩篇者出張霸偽書非安國所傳也仕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驩史記作[illegible]續子驩之後孔聖[illegible]今已

右西漢人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禮平帝時受施氏易于沛人戴賓能弹雅琴知清角之操[illegible]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射則歌菟首之詩以為節光武除為江陵令後為弘農太守嘗有反風滅火江陵虎北渡河之異蓋德政致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政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于義時帝婿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声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為屈撓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江人習京氏易年十六歲即舉明經拜郎中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說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正旦朝

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吉戴侍中

孔僖孔子之裔也世傳古文尚書肅宗朝為蘭臺令史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出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拜臨晉令崔駰以易林筮之卦林繇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已而由卜乎

徐邈。東莞姑幕人。少時下帷讀書。不遊城邑。及晋孝武始覧典
籍。招延文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補中書
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學者
宗之。後掌綸詔。嘗詣東府。衆官沉湎。引滿諠譁。會稽王道子問
君時有暢不。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脩為暢耳。道子以
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少尚隱遁。好學。以夜継日。遂博綜衆書。家
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
以宣素貧。加年荒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曰。君博學通綜。
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
以來。世尚老莊。逮晋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太儒。然丘不與

易。太元中。范甯為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郷校。教授
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只眷晋人。
顔師古視訣。
盖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
生講論。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授業。是日悉至。而
文達依經辯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歎。抗奇之。問安所從
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為之師。抗曰。氷
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耶。
蕭德言。字文行。系出蘭陵。明左氏春秋。正觀中。歴著作郎弘文
館學士。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
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明齊詩。建武中除劇令。以惠政公廉
聞。遷常山守。敦脩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
間。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初恭父黯治
書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辭。定為二十萬言。肅宗行饗禮。以恭
為三老。
張玄。字君夏。河内河陽人。少習春秋顔氏。建武初。遷陳倉縣丞。
清净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
家之説。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多通。會顔氏博士缺。玄試策
第一。拜為博士。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少習公羊春秋。為班固所重。固奏記薦
於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嘗讀左氏傳。樂其文采。

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
引圖讖。不據理体。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後拜博士。詔與
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
為通儒。
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作春秋左傳解。後世行之。嘗以左傳
駮何休之所駮漢事六十條。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九十餘
篇。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
人。建安中。河東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
名為謝氏釋。少府上書薦之。略曰。昔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
追匡衡於平原。尊師重道。惜失賢也。奏書。詔即徵還。　右東漢人。

古臨事不忌。若公等力也。德言悅節學益若妻子諫曰。老人何
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
王元感。濮州人。擢明經高第。所撰書糾繆春秋振滯禮繩愆等
書。凡數十百篇。上之。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彥伯
等皆其異同。每為助理。聯驪膺之。下詔褒美。以為儒宗。元感
初茂論三年之喪以三十六月。誠詆諸儒。張柬之破其說。有先
王立為中制二十七月。使情文兩盡之語。當世謂柬之言不詭聖人。
而元感論遂廢。
馬懷素字惟白。丹徒人。貧無資。晝樵夜輒燃以讀書。遂博通經
史。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為考功。覈取實才。權貴謁請不
能阿撓。玄宗嘗詔與褚無量同為侍讀。句校秘書。時文籍盈漫。

儒林拾遺　卷七　十三

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繆缺。訛紛迫鮑豁。
詔可。即拜懷素秘書監。迺召尹知章等分部撰次。然懷素不善
著述。未能有所緒別也。
孔若思。山陰人。以博學聞。有遺以褚遂良書數卷。其人曰。是書
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爾。此為多矣。更還其半。擢明經。歷庫
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中
宗初。桓彥範等當國。以若思多識今古。凡大政必咨質之而後
行。
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博學通故訓。及進士第。嘗謂狄仁傑曰。下
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
以防疾病。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

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
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
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遷弘文館學士。玄宗自注孝經。
詔行冲為疏。立于學官。又嘗承帝命與諸儒集議。作類禮疏。將
立之學。後帝然張說所建言。行冲意諸儒間己。因著論自辨。名
曰釋疑。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淹貫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善為春秋。考
三家短長。號集傳。復攝其綱條為例統。然不本所承。自用名家。
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史氏有
論。言令後生穿鑿詭辯。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右唐人。

儒林拾遺　卷七　四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樵
悴。鬚髮皓白。年五十不娶。故相李迪以弟之女妻之。固辭。迪
曰。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榮貴莫大于此。復曰。予不可不成
相國之賢。遂娶之。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于陸淳
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介既為學
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
宜在朝廷。後為邇英閣祗候說書。楊安國言復講說多異先儒。
罷之。嘗任人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趙槩等十餘人言復
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復既病。韓琦言于仁宗。選
書吏給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
特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為舉子時。寓于南都。固窮苦學。世無比。登
進士乙及第。官至直講。慶曆中。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而杜
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
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
乃作慶曆聖德詩。君子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
脫。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因求出
通判濮州。後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
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
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復安然不惑不變。
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介深疾楊劉体。以為孔門之大
害。作怪說三篇。上篇排佛老。下篇排楊億。於是新進後學。不敢

為楊劉体。亦不敢談佛老云

右宋人

趙汸。始就外傳。時受四書。即多疑問。師荅以初學毋過求。意殊
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之。如是者數年。竟
所疑漸釋。慨然有負笈四方之意。乃往九江見黃澤。而學焉。盡
得其所舉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所集春秋師說。蓋始于此。後
復如九江。澤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口授六十
四卦卦辭大義。自是於二經舊說。訪求考索。未嘗少置。又如臨
川見學士虞集。集嘗擬策問江右先賢名節文章經義。及朱陸
二氏立教所以異同。汸識其意。即具對。劉侍讀有功聖經。及本
朱子去短就長之說。虞大善之。授館于家。以所藏書資其玩索
焉。後歸故山。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為春秋傳。又恐學者梏于
書辭。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還悉。乃離經析義。分為八類
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著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而屬辭
乃詳著筆削之權。二書相為表裏。而春秋本旨煥然復明矣。當
汸避地古朗山。々在星溪上游。高寒深阻。人跡幾絕。故雖疲癃
隱約。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云

右元人

宗聖譜卷之八

古吳常熟後學　嶧山鄒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史氏譜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史官以記言行幽厲之後王道既缺史官放絕孔子修舊起廢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垂一王之法然述史者不獨春秋併書詩而為三書陳政事詩紀風謠春秋歷日月三史出而二千餘年古人言行是非章章可覩不可尚已厥後史家取法春秋而遷史為之冠固史而下亦皆史才即于仲尼之筆削無當而千百年古人行事之迹賴以考鏡學者所不能廢也故紀其擅著作而為正史者數人而附以編年傳記及雜史家若環語叢說偏記短部者不載次史氏譜第七

史記史家

司馬遷字子長絳州龍門人父談為太史官（漢武始置）時天下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遷適自往巴蜀反太史公執遷手泣曰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續父談書創為義例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歲凡三十篇遷既遭李陵之禍（李陵敗遷言其功武帝以為沮二師而為陵游說下遷腐刑）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任安（荊州刺史）遷書責以推賢進士遷報書大畧言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遷既死後其書始出宣帝時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班固賛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泉按史記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蘄蒯列傳等十篇皆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甚而遷書則裴駰為之解而司馬貞重為之註號小司馬史記云

漢書史家

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彪之子也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父彪卒固以彪所續前史（史記）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有告固私改作國史者固繫獄弟超詣闕上書言固所著

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除蘭臺令史使終成前所著書因撰十二帝紀(考名春秋)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于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百篇固自為郎後頗見親近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與公卿辯論大議恩寵甚渥然自以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章帝建初中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凡十四篇後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永元初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及憲敗竇氏客皆逮考洛陽令种兢舊銜固捕繫之固遂死獄中固所著賓戲應譏等在者凡四十一篇

華嶠論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体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忠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甚愈也)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然亦身陷大戮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泉按班昭傳固西漢書八表幷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固之妹曹大家也)就東觀檢校踵成之(或以為章帝時非是)唐太宗子承乾令顏師古考衆說為之註刪繁補畧裁以已說遂成一家世號杜征南顏監為班史忠臣信矣乃劉知幾至謂固受金鬻筆夫固雖陷附匪人何至是與 又按范曄譏班史云論國体則飾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詳辭章而畧事實此其所失也

東漢書史家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少好學善為文章南宋元嘉初以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彭城王義康怒曄與衆聽太妃挽歌為樂左遷)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居常怏怏後與義康復敗好與逆謀伏誅曄在獄中與甥姪書因以自序大畧言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必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等語深得作者之義存之

泉按唐藝文志為後漢史者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崧七家其前又有劉珍蔡邕等東觀記至曄乃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劉昭補成之觀曄自叙作書之意稱紀傳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實天下奇作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傳又贊詞佻巧失史之体云

三國志史家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宦人黄皓弄權壽不為屈由是屢被譴黜又以鄉評貶廢(父喪有疾客見其使婢丸藥)張華愛其才舉除佐著作郎補令(晉武帝時)撰蜀相

諸葛亮集上之。領本郡中正。撰蜀魏吳三國志。魏志三十卷。蜀
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才。夏侯湛時
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尤善之。謂壽曰。當以晉
書相付耳。初譙周嘗言。壽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後再致廢
辱。如周言。壽卒。范頵上表言。壽三國志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
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因詔就家寫其書。
泉按陳壽三國志。宋劉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註。博採群
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昔人稱壽書高簡有法。如不
言曹操本生。而載其侯惇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
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
其死也。他多類此。但以仕蜀屢黜。父又為諸葛所髡。不能無
憾。儲作志。遂以魏為紀。稱曰帝。而指漢為蜀。及於吳蜀俱謂之主。
且譏亮言將略非所長。無應敵才。子瞻惟工書。名過其實。又乞
丁丁氏米不獲。竟不為儀廙立傳。議者以此少之。
晉書史家。
顏師古好圖書。唐太宗嘗詔釐正五經。定封禪儀。為太子承乾
註漢書。時稱孟堅忠臣。刊正古篇奇字。雜引商賈富室子。且傲
然負才。及頻被譴。困然沮喪。時議薄之。○敬播亦太宗時人。初
置太子司議郎。播為之。人榮其清近。時撰晉史考證類例。咸出
於播。
泉按唐貞觀中。太宗以晉史何法盛等十八家制作未善。勅
史官房喬等再加撰次。隨其所長授之。如顏師古授之以志。

行。列多出敬播。西晉四帝。東晉十一帝。又前趙劉淵。後趙石勒。
前燕慕容皝。前秦苻健。後秦姚萇。蜀李特。後涼呂光。後燕慕容垂。西秦乞伏國仁。
北燕馮跋。南涼禿髮烏孤。南燕慕容德。北涼沮渠蒙遜。夏赫連勃勃。皆列之載記。
其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太宗所自為。故總題曰御撰焉。
然當時作者。非出一手。又多文詞之士。好採詭異。以廣聞見。
晉世雜書。如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每掇以為書。夫以王
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以為逸史。用補前傳。終為識者
所唾矣。彼夾漈鄭氏稱晉隋二史高于古今。蓋取成於眾家
各盡所長云。
漢晉春秋史家。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為桓溫所辟。親
遇隆重。累遷別駕。後溫怒其屢陳請越勇右。出為滎陽太守。是
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
于晉愍帝。于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
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
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足疾遂廢。
泉按晉襄鄧反正。初陷于苻堅。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
果。臨終。上疏大意謂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乃
力疾著論。有吳魏犯順而強。蜀人履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
晉承漢功實顯。何為虛尊不正之魏等語。其得春秋存陳之
義。其視陳壽之帝魏。大相絕矣。
宋書史家

裴子野松之之後。世善史學。初齊沈約修宋史。書子野更刪為
宋略三十卷。約見而嘆曰。吾所不逮也。由是言宋史者。以裴略
為上。沈書次之。論詳觀尚 沈約論詳觀尚
泉按沈約宋書。惟採諸說。殊為博洽。而志乃兼載晉魏以來
事。論者以為失於限斷。又書子野父祖殊無令譽。至謂自松
之下無聞焉。子野撰宋略。乃亦書沈約家世俗有醜聲。又云
盱眙太守沈璞斬于建鄴市。璞約之父也。約見之乃削宋書。
子野見之。亦削宋略。嗚呼。私意擯臏至此。可以為信史乎。
南齊書史家。
蕭子顯。齊豫章王嶷之孫也。初江淹受詔為齊志。沈約復著齊
紀。子顯自表於梁武帝。別修齊書。然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
宗室譜 小卷 七
戶口。祥瑞多載圖讖。自表云。天文事秘。戶口不知。不敢私載
南豐曾氏序曰。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
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強而有耶。
梁陳書史家。
姚思廉。梁史官察之子也。以節義學問稱。初察錄梁陳二代事。
未就而陳亡。隋文帝問之。察因以所論載篇成輒上奏。又不克
就。察且死。屬思廉繼其業。唐貞觀中。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
因採謝炅顧野王等諸書。總括為二史上之。
泉按唐貞觀中。詔思廉同魏徵撰梁書。及求筆削次序。皆出
思廉。徵唯著總論而已。則思廉不獨卒父業。固良史才也。然
二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及成。而傳之者亦
少。秘府所藏。往往脫誤。故久不顯。及宋興百年。嘉祐右文遺
事。靡不畢講。始詔校讎。板行天下。列於學官。豈非書之遭際
固亦有時哉。此論主言陳書梁書大同
後魏書史家。
魏澹。仕隋。開皇中。勅澹更作魏史。初齊天保中。詔魏收修魏書。
多不平。收嘗得陽休之助。因謂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又
納爾朱榮子金。故滅其惡而增其善。且黨北朝。貶江左。於時衆
口喧然。號為穢史。至隋開皇中。詔澹別成魏史。斷自道武。下迄
恭帝。為紀及列傳。合九十二篇。退東魏孝靜帝稱傳。正收之失。
體裁簡正。帝甚善之。
泉按魏收既以史買怨。齊亡之歲。竟遭發冢棄骨之禍。劉知
宗室譜 八卷 八
幾謂其陰慝致之。蓋大不滿于公論矣。乃魏澹正收之失。以
協輿議。其究澹書不傳。纔存紀一卷。而世獨以收史為主。至
今行之。陳氏所謂不知何據者。蓋訝之歟。
北齊書史家。
李百藥。以孝義文學著于時。與父德林子安期三世掌制誥。德
林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卷。至開皇中。續撰增多。為三
十八篇。已上送史官。藏之秘府。唐貞觀初。勅其子百藥仍其舊
錄。雜採他書。演為五十卷。
泉按百藥齊史。凡諸帝廟號。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
類。例又不一。議者非之。書今亡闕不完。
後周書史家。

令狐德棻。為唐秘書丞。頗振職。請求遺書。數年間備。武德中。建言唐承南北五代無正史。請加撰次。乃詔陳叔達唐儉共成之。

一云周史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同次。

泉按後周蘇綽秉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弘為史官。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録。至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正是其文字。其後林希王安国上之。今所傳周書是也。

隋書史家。

唐于志寧。事太宗有諫諍之益。教太子辭苦幾見刺。後事高宗頗畏避。如不爭立武后可見。○李淳風通群書。明步天曆算。直太史局。制渾儀。每占後吉凶若符契。先是貞觀中。詔顏師古孔穎達修述隋史。魏徵總其事。序論皆徵作。後又詔志寧淳風等。同修五代史志。至高宗時上之。書總梁陳齊周之事。故俗亦呼五代史志。而其實別行。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淳風獨作。

泉按隋志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淆亂。未易貫穿。今讀其書。殊了然可曉。良由當時分著各當其才。如孔穎達顏師古。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脩紀傳。而以十志付之志寧淳風輩。所以粲然具擧。余得之鄭樵通志云。

南北二史史家。

唐李延壽者。世居相州。累官兼直国史。初延壽父太師。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謂北為索虜。北指南為島夷。其史於本国詳。他国畧。往往訾美失真。思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壽既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更依馬遷体。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為二史。刪繁補闕。過本史遠甚。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皆美直筆。

司馬公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切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其不作志書。使數代制度延華皆没不見耳。

新舊唐書史家。

劉昫。石晋宰相也。因唐韋述舊史。增損為帝紀二十。列傳一百五十。凡二百卷。謂之舊唐書。其書煩畧不均。校之實録。多所闕漏。又是非失實。甚至以韓愈文章為大紕繆。故宋仁宗時。刪改焉。○歐陽脩。○宋祁。○范鎮。三人皆名臣也。三人詳見尚論篇宋仁宗時。詔脩祁刪修唐史。紀表志脩主之。列傳祁主之。而范鎮等則同編修。為網羅遺逸。恊厥異同。書成嘉祐五年上之。謂之新唐史。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故其進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其後詔修者詳祁所著列傳。令刪修為一体。脩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於此書用力久且深。何可沒也。遂於紀傳各列其名。祁聞之。曰自昔聞人相凌掩。斯義古未有也。

泉按舊唐書成於五代文氣卑陋之時。且史官非人。紀次無法。如以良吏為宦者。以忠義次酷吏。是先小人而後君子。如

姚曠佞臣。詞事則天以取寵栄。乃與狄仁傑同傳。是小人又溷君子。他失不可具數。諸論贊又多用儷語。固不足傳云。然新書不出一手。所主既異。而不能通知其旨。紀有失而傳不知。傳有誤而紀不見。取彼例以校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略不一。去取未明。書法參半。蓋責任不專之由也。且議者頗言永叔秉春秋筆削。從例太簡。而子京通小學。喜刻意文章。用字多所避。殆類虬力銛彩休。而事增文省。又正新書之失云。

史通史家。

劉知幾。初名子玄。以唐玄宗諱嫌。以字行。通覽群史。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人耳。始知幾修武后實録。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內外史通。譏評今古。徐堅讀之嘆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知幾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国史于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後以子貺抵罪。請於執政。玄宗怒貶之。知幾領国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旧。朝有論著輙預。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

泉按。知幾嘗自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技。老而為悔。吾幼喜詩賦。而壮不為。期以述者自名。雄准仿作經。當時哂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為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名。晚談史傳。由是減價。觀知幾之自感。既如此。信作者之難哉。

武后實録史家。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始兢在長安景龍門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釀澤浮辞。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及玄宗立。乃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論次。兢敘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疎牾。時人病其太簡。

泉按。吳兢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録。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厉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蘄改。辞曰。狗公之情。何名實録。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五代史々家。

扈蒙以文學知名。自周時。為制誥。宋開寶中。詔蒙與盧多遜等。修梁唐晉漢周史。々成而褒貶失实。仁宗命歐陽修重加修定。[illegible]修沒後。取以付國子監。其立例皆寓褒貶意。或比其書可繼班固劉向云。

泉按。永叔之說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法。余為本紀。以治法而正乱君。発論毎致嘆辞。必用嗚呼二字曰此乱世之書也。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其更事歷代者。曰雜傳。尤足以為万世訓。然韓通之死。宋太祖猶未践極。自當為周臣。而乃不為

立傳。及晉出帝論。以為因僕議而發。識者不能無恨焉。

宋九朝國史史家。

洪邁。皓之季子也。與其兄适遵相繼登詞科。而邁文學尤絕。淳熙中。上命邁專典史職。初邁以孫覿熟宣靖事。乃奏令撰蔡京及种師道等列傳。覿頗徇愛憎。邁多採之。邁又請合九朝三史為一書。刪脩間有未思。攢宮之役。繞歸即去國。不及成。

續通鑑長編史家。

李燾。眉山人。仕於隆興乾道淳熙間。先是司馬光作續通鑑。先命其屬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所論蓋六百餘卷。光手刪為八十卷。燾纂集用光義例。廣記備言。錯綜銓次。皆有依憑。知榮州時。初進建隆迄開寶長編奏狀云。宋史本傳

臣嘗盡力史學。於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學士大夫。各信所傳。不攷諸實錄正史。紛錯難信。如建隆開寶之授受。涪陵岐魏之遷沒。景德慶曆之盟誓。曩霄諒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復辟。熙寧之更新。元祐之圖舊。此最大事。家自為說。臣輒發憤討論。使眾說咸歸于一。其後乾道淳熙中。續撰次之。共前四種計一千六十三卷。又自表言。聚九朝累世之見聞。精力幾盡此書。蓋網羅收拾。垂四十年乃成。其自言殆非虛論。

泉按。洪邁請合九朝書為一。蓋以宋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其用意勤矣。乃云制作之事。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所据依。不容妄加筆削。夫紹興之欵改正。正以褒貶之失實也。而邁之重刪改猶

然曾肇之見(神宗時肇稍此論)耶。若李燾之續長編。則於實錄正史無不是正。而又家錄野記。旁互參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迹較然。庶幾信史矣。

通志史家。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楊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遊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為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辯。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府。樵歸益厲所學。以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為史之非。帝給札抄所著通志。書成。為樞密院編修官。因求入秘書。自繙閱書籍。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從者二百餘人。稱為夾漈先生。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宋史本傳

泉按。馬端論鄭樵通志畧。其該括甚大。卷首序論。高自稱許。蓋自以為無復遺憾矣。然夷考其書。則氏族六書七音等畧。考訂詳明。議論精到。所謂出臣胸臆。非諸儒所得聞者。誠是也。至於天文地理器服。則失之太簡。若禮樂及職官選舉刑罰食貨五者。則古今經制甚繁。沿革不一。乃盡竊杜岐公通典全文。亦限于唐天寶。(杜公生貞元間。所記述止于天寶。)自天寶而後宋中興以前。不復陸續。夫夾漈譏班馬相踵剽竊舊文。至其所自為書。則不堪點檢如此。然則著述未易言矣。

宋遼金三史元四朝實錄史家。

歐陽玄。字原功。與文忠公脩同所自出。弱冠下帷力學。數年人

莫見其面。經史百家。伊洛諸儒源委。靡不研究。元致和初。文宗親署玄為藝文少監。元統初。居翰林。編脩四朝實錄。至正改元。部修宋遼金三史。召為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据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稾。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論贊表奏。皆玄屬筆。晚疾。請休。作南山隱居終焉。有圭齋文集若干卷傳于世。

泉按玄性雍容。含弘縝密。處已儉約。為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凡朝廷雄文大册。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辭以為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之。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列傳所稱若此。蓋史家之白眉云。

十五

史拾遺。

荀悅漢紀。○悅字仲豫。爽之子。彧之兄也。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記誦。尤好著述。獻帝時遷秘書監。作申鑒五篇。可觀。文奏之。時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休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辯多美。其自序畧曰。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時以為復古春秋記事之体。號為佳史。學者甚重其書。義依于寳以下。皆祖述焉。

司馬光稽古録。○資治通鑑。○稽古録進表云。由三晉開國。迄于顯德之末造。臣既具之於歷年圖。自六合為宋。接於熙寧之元。臣又著之於百官表。乃威烈丁丑而上。伏羲書契以來。悉從論纂。皆有依憑。蓋元祐初所上也。朱子語録嘗云。此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又云。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初無義例。○治平中。又奉詔編緝歷代君臣事迹。許自辟官屬。借以館閣書籍。在外聽以書局自隨。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閱。別為目録。叅考異同。俾歸一塗。別為考異。各一編。公自謂精力盡於此書。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御製序以冠其首。且以為賢於荀悅漢紀云。此書溫公居洛十五年始成。或以為歷[illegible]凡十九年[illegible]書[illegible]。公嘗謂吾此書。惟王勝之嘗讀一過。餘人不能數卷。已倦睡矣。晚患本書浩大。因著通鑑舉要畧。紹興初。謝克家任伯兩得而上之。朱子嘗言

通見雖託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始於智伯上繫左氏之
卒章實相授受僞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
劉恕資治通鑑外紀十卷○溫公之作通鑑也恕嘗語光云曷
不起上古或堯舜光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經不可續不敢
始於獲麟恕意謂闕漏因撰此書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載其
世次而已起共和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
年為一編號曰外紀猶国語稱春秋外傳云
胡宏皇王大紀八十卷○是紀述三皇五帝至周赧王前二卷
自盤古至帝嚳年不可考信始載其事而已自堯以後用皇極
經世歷起甲辰始著年紀傳采經傳時有論說自成一家之言
然或取莊周寓言以為實及敘遂古之初或以為無徵不信云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樞字機仲仕至工部侍郎初
自太學官分教嚴陵為此書楊誠齋為之序朱子嘗言溫公通
鑑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数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
機仲乃以暇日作為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又皆曲有微
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国語之流矣
朱子通鑑綱目五十九卷○朱子自序云溫公通鑑既成晚病
本書太詳目録太簡更著舉要曆以適厥中紹興中胡文定公
又脩成舉要補遺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今輒與同志因
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隱括以就此篇蓋表歲以首年而因
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月之久近国統
之離合辭事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
治通鑑綱目
呂祖謙大事記十二卷解題十二卷通釋一卷○大事記上接
獲麟自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采左氏傳歷代史皇極經世稽
古録輯而廣之解題者畧具本末附以己意多所發明通釋者
經典綱要孔孟格言以及歷代名儒大議論伯恭始意欲起春
秋接于五代僅及漢武征和三年而止伯恭方強仕而得末疾
平主論著大抵經始而未及成如讀詩記書說是已是書之作
當淳熙七年又二年而歿論者以為使天假之年所傳于世者
寧止是也
朱黼紀年備遺一百卷○黼字文昭永嘉人本通鑑稍有録而
損其中論正統者為統紀論始堯舜終五代三千餘篇述呂武

二后及王莽曹操朱溫皆削其紀以從正統曰吾為甚是之志也
書法無大於此矣根據闡明貴夏賤夷其次也諸所該括既多
而條目亦眾葉水心氏序之有貫而隱典而當之語
右史編年
汲冢周書十卷○晉太康及郡盜發魏安釐王冢所得竹簡書
此其一也輿穆天子凡十卷七十篇與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
但少其一耳敘一篇在其後晁子正謂其記録失實李仁父謂
書多駁詞按中間所載武王征四方馘有十万七百七十有九
俘三億万二百三十暴於秦皇漢武矣猶禽虎二十有二糾囿
雖大安得能羅如是其眾又謂俘商寶玉億有百万皆荒唐誇
誕不近人情非止於駁而已宜孔子刪書所不取又文体與古

文不類似戰國處士私相綴續託周為名孔子亦未必見且章
句或脫爛難讀更須考求別加是正云
趙曄吳越春秋十卷○曄後漢時人撰吳越春秋十卷吳起泰
伯盡夫差越起無餘盡勾踐內吳外越本末具備其後有楊方
者以曄所撰為煩又刊削之為五卷唐皇甫遵合二家之書考
定而注之
越絕書○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為子貢者非也書雜記吳越事
不及秦漢疑戰國後人所為其後漢人又附益之越絕之義曰
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故曰越絕
然陳氏以為其義終未可曉
蘇轍古史。轍觀。字子由因馬遷之舊上觀詩書下攷春秋及秦

漢雜錄始伏羲訖秦始皇為本紀七世家十六列傳三十七謂
之古史盖漢世古文經未出戰國諸子各自著書或增損故事
以自信其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
舊說故為此史以正之然朱晦翁有言本原綱領終未能了盖
亦有所不滿云　右雜史
劉璨史通析微十卷○璨公緯族孫少孤貧好學以劉子玄史
通妄誣聖哲評湯之德為偽迹論桀之德為厚誣謗周公云不
臣褒武庚以狥節甚甚至於彈劾仲尼因討論其舛謬共成五
十篇謂之史通析微論綴云其論折理精微故以為名璨起布
衣至相不四歲在唐天祐改元問其成書時猶未仕也
胡寅讀史管見三十卷。寅見六卷。理學寅以通鑑事備而義少故為

此書陳氏以為議論宏偉嚴正間有感於時事其於燕豈以後
接於紹興權姦之禍大事本寓意焉晦庵綱目亦多取之南軒
云晉見專為秦檜設
曾三英南北籌遺十八卷○三英字無愧臨江人初尚書郎臨
川吳曾著南北征伐編年二十三卷起三國終五代凡古今形
勢師旅勝負該貫無遺乃集當時君臣議論為分門事類一十
二卷其相謀相應攻守通好可指諸掌三英倣之復為南北籌
邊十八篇南之攻北其事有九諸葛亮紀瞻褚裒元顯劉裕宋
文帝陳顯達沈慶之吳明徹是也北之圖南其事亦有九曹操
魏明帝苻堅拓拔太武孝文元英邢巒北齊是也人為一
論論指一事皆援昔以證今因迹以求心即成而究敗周平國

所稱考古勤而用志切者非虛夸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三十卷○貞河內人仕唐終弘文館學士初
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史記而無注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
尋初以史記殘缺處多兼鄙褚少孫誣謬因發憤而補史記採
撫異聞釋文演注末二卷為述贊為三皇本紀并號小司馬史
記書文大都據徐廣裴駰注糾正牴牾援擿密微如東坡辨宰
我未嘗從田常為亂蓋本諸貞也
范祖禹唐鑑二十卷。紐鄉。尚祖禹為司馬光通鑑局編修官十
五年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著成此書凡三百六篇元祐初上
之中間取武后臨朝事繫之中宗其言曰此春秋公在乾侯之
義也雖得罪於君子有所不辭只此可以見祖禹此書非苟同

者。如論白馬之禍。歐公亦道不及此。然朱子語録有云。范太史
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又云
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
說得意。不知何故却駁其說。又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
只云在于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它是見熙寧間詳於
制度。故有激而言。只那有激便不平直。　右史評史抄。
王皡唐餘録六十卷。　皡。宋寶元時人。曾之弟也。時惟有薛居
正五代舊史。歐陽脩書未出。皡表語。受五代舊史繁雜之文。採
諸家小說。倣裴松之三國志体。附注其下。方以宋朝當承漢唐
之盛。五代則閏也。故名曰唐餘録。温公脩通鑑。間亦取之。

陳瓘尊堯集一卷。諭五觀。尚　初安石既罷相。悔其執政日無善狀
乃撰神宗日録。歸過于上。掠美于己。且歷詆平生不悅者。以欺
後世。瓘於是著尊堯集。專辨安石日録之誣僭不孫。與配食坐
像之為不恭。瓘初在諫省。未以安石為非。合浦所著尊堯集。猶
回隱不直。末乃悔之。復為此書。以謂蔡卞專用日録。以脩神宗
實録。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於是編類其語。得六
十五條。總而論之。坐是羈管台州。
劉向古列女傳八卷○向覩成帝後宮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
制。以為王教由內及外。乃采詩書所載賢妃貞女及嬖孽亂亡
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其七篇篇十五人。為一百
五人。第八篇為頌義。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
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
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
也。王回曾鞏二序。辨訂詳矣。是書稱棠首栢舟大車之類。與今
說詩者乖異。蓋齊　魯韓之學。固不盡與毛氏同也。
皇父謐高士傳十卷。諭五觀。尚　纂自陶唐至魏咸熙二千四百餘
載。去士高節者凡九十六人。而東漢之士居三之一。其或以身
狥名。雖如夷齊兩龔。皆不録。
孔傳孔子編年三卷○胡仔孔子編年五卷○傳。宋人。孔子五
十七代孫也。取左氏國語公羊史記及他書所載孔子事。以年
次之。自生至卒。又撰東家雜記。紀歷代追崇先聖故事。及孔林
古跡。　仔。新安人。其父侍制舜陟。命仔采摭經傳為編年。
朱晦庵宋名臣言行録二十四卷。諭五觀。尚　晦翁為侍講時。以國

朝名臣言行之迹。散出無統。於是泛觀近代文集及傳記。擬取
其要。輯為此録。以便記覽。自製序末云。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
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是録前五朝。自趙忠獻晉至老蘇先生
洵。楷本凡共五十三人。後三朝。自韓忠獻王琦。至正字陳師道。共
四十二人。　右史傳記。
杜佑通典二百卷。論五觀。尚　先是。劉秩摭鑑史。自黃帝至天寶末。
制度沿革廢置論議得失。倣周禮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
琯稱其才過劉向。佑以為未盡。因廣之。參以新禮。為二百篇。以
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叙載。世推該洽。
三十六年成書。德宗時上之。

馬端臨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端臨樂平州人。宋丞相廷鸞之子也。著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類各有考。而附以己意。其目一田賦。二錢幣。三戶口。四職役。五征榷。六市糴。七土貢。八國用。九選舉。十學校。十一職官。十二郊祀。十三宗廟。十四王禮。十五樂。十六兵。十七刑。十八經籍。十九帝系。二十封建。二十一象緯。二十二物異。二十三輿地。二十四四裔。皆有用之學也。此書延祐中詔旨行浙路。尋訪好人。饒州路錄至樂平得此。令人繕寫成帙。官為鏤板。以廣其傳。

章如愚群書考索六十六卷。如愚字俊卿。婺州金華人。寧宗慶元中進士第。授國子博士。凡詔誥制勅。皆出其手。開禧初。被召上疏。極陳時政。因忤韓侂胄。罷歸。結山堂數十間。以講道義。士咸尊師之。及卒。謚為山堂先生。考索之目。曰六經諸子百家諸經諸史聖翰書目文章禮器樂律呂曆數天文地理咸具焉。又所著文集百十卷。

黃震日抄九十七卷。震字東發。慈溪人。自強仕以明經取科第。積州縣吏能。歷監司郡守。所至有異政。立朝謇謇。敷對無隱。維遭讒去國。而言論氣節。不負所學。平日所閱經史諸書。隨手考訂。并奏劄申請勸誡等。幾百卷。名之曰日抄。廬江沈逵序之。宋言方陸學盛行。慈湖楊簡氏宗陸者也。於公為鄉人。公未嘗苟從末俗。波蕩中卓見定力。一人而已。由之師若弟子。玩味是書者。必若公之於文。公真体而力行之可也。此指略附於總

羅從彥遵堯錄八卷。[illegible]觀理 從彥師事楊時。而李侗又師從彥。所謂南劍三先生也。從彥當靖康初。以為本朝之禍。起於熙豐不遵祖宗故實。故采四朝事為此錄。又李沆寇準王旦王曾杜衍韓琦富弼司馬光程顥名輔臣儒十人言行。附於其後。末有別錄一卷。專載司馬光論王安石陳瓘論蔡京奏疏。欲上之朝不果。嘉定中。劉元剛得其書奏之。且為板行。

右史故事。

禹益山海經十八卷。按唐志二十三卷。音二卷。舊傳禹益所作。其事見吳越春秋。曰禹東巡登南嶽。得金簡玉字。通水之理。遂行四瀆。與益共謀。所至。使益疏而記之。名山海經。漢侍中奉車都尉劉秀校定。歆別號也劉表言禹別九州。而益等類物善惡。著此書。皆聖賢之遺事。古文明著者也。然陳氏以為其說恢誕不典。司馬遷曰。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書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可謂知言。蓋必先秦古書無疑。洪慶善補注楚詞。引山海經淮南子以釋天問。而朱晦翁則曰。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天問而作。此可以破千載之惑。

桑欽水經四十卷。欽。助鄭書目以為漢人。蓋成帝時人也。按杜氏通典云。水經。晉郭璞注二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所撰著名氏。亦不知何代書。詳水經所作殊詭誕。全無憑據。

梁載十道圖十三卷。王存九域志十卷。載。唐末人。唐分天下為十道。載書廣記俗言。多稱咸通中。沿革宰相李吉甫亦撰十道圖。首載州縣總數。文武官員數及俸料。存。宋元豐時人。被旨刪定。總二十三路。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軍三十

七監四縣一千一百三十五。吳曾劉等共刪定。名元豐九域志。　右史地里。
戴德夏小正傳四卷。○此書本在大戴禮。鄭玄注禮運夏時曰。
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後人以大戴禮抄出別行。山陰
傅崧卿以正文與傳相雜。倣左氏經傳。列正文於前。時附以傳。
且為之注。
賈昌朝宋朝時令十二卷。○初唐因禮記舊文增損為禮記首
篇天寶中改名時令。別為一篇。遂詔昌朝與丁度等。采國朝律
曆典禮百度昏曉中星。祠祀配侑。歲時施行。約唐月令。定為時
令一卷。以備宣讀。後昌朝采經史諸書及祖宗詔令典式為十
二卷奏上頒行。　右史時令。

司馬光百官公卿表一百四十五卷。○熙寧中。光以翰林學士
兼史館修撰。以宋承五代名器紊亂之後。嘗有前監衛率之官
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者。乃
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乃古之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
勳爵邑。徒為煩文。人不復貴。凡朝廷所以鼓舞群倫。緝熙庶績
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於三者之中。復有名同實異。交錯難
知。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月。欲觀其大略。故自建隆以來。文官知
雜御史以上。武官閤門使以上。內臣押班以上。遷除與免。刪其
煩冗。存其要實。以倫類相從。以先後相次。為百官公卿表云。後
求屬蔡幼學續之。起熙寧。至靖康。共二十卷。
李燾宰相年表二十四卷。燾自見諸舊史惟前漢及唐頗有宰相
譜牒。其它率皆不具。脫略牴牾。迷失本真。燾乃旁搜遠取。推究
前後。悉用司馬遷經緯之法。追為年表。起漢元訖周顯德。昔之
參預機務秉樞要者。莫不咸在。事有本末。附見于下。否則略之。使
其人與官皆相傳不絕。燾自序有曰。觀宰相之出處進退何如。
而天下安危治亂在目中矣。味斯言也。燾所作。非但具相職。蓋
有意於補前代之缺文。而揭當時之遠鑑乎。　右史職官。

古吳常熟後學　嶧山卿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敷之甫校正

子集譜。

隋經籍志有言。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户曉。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夫所謂儒者。所謂文學士也。而為類不同。其存心於六經之義。宗師仲尼以重其言者。於道為最高矣。然此本乃其經史而外。有意於論撰。而覽觀古今。採掇遺逸。發攄其所自得。各成一家言。至於或聚為集。或類為書。或彙分之曰文章流別者。往往有之。若夫不為論議。有得於諷詠之趣。而以詩名家。則亦三百篇之流裔。非小技也。凡此族也。皆學於聖人之遺訓。而能言其意。所謂悉從道中流出者是也。故摘其尤者錄之。而其間揚頌貶如相如左思之儔。即不遺焉。亦姑具載。次子集譜第八。

子。

荀卿。詳具尚論編以下凡編輯不詳著其學止紀其書。撰荀子二十卷。漢劉向校定者。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為之註。遂更新書為荀子。

泉按。荀氏書。其中以性為惡。以禮為偽。非諫諍。傲災祥。尚強霸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為飾邪說。文奸言。與墨翟惠施同詆。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為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其指性性不能醇粹。然其明王道。述禮樂。亦異乎稷下之說士。故昌黎變其學之指歸。以為與孔子異者鮮。抑猶任軻雄之間。余則曰。卿不得擬軻。却勝似楊雄。朱紫陽夫子亦有說矣。

孔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魏相順之子也。仕陳勝為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其先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己之行事。名之曰孔叢子。凡二十一篇。

泉按。叢之為言聚也。邯鄲書目云。一名盤盂。取事雜也。至漢孔臧。又以其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于卷末。十一篇。宋嘉祐中。宋咸為之註。然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書二十六篇。故或疑孔叢子即孔甲盤盂書。而亡六篇。連叢即漢志孔臧書。而其子孫或續之云。

賈誼。詳具尚論編。新書。誼傳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為五十八篇。別本或為十卷。

泉按。皮日休讀賈誼新書。嘆其心切。其憤深。其詞隱而麗。其藻傷而雅。而朱子語錄則曰。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誼一雜記藁耳。故晁氏論其說經多異後。而詩尤甚。如以騶虞為天子之囿官。以靈臺為神靈之臺。與毛詩不同。然則朱子之言。為篤論歟。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漢宗室也。以父德任為輦郎。更生與王褒等並進對。頃獻父德所得淮南枕中鴻寶苑秘書。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方不驗。下吏。得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元帝即位。擢為宗正。拾遺左右。與蕭望之周堪同心輔政。而外戚許史宦官弘恭石顯忌而傾之。後傷據以譖罷。著疾讒等八篇。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

顯等伏辜乃復進用更名向詔復校中五經秘書因著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為王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所著自五行傳論外有列女傳八篇新序說苑五十篇行於世云

泉按向歷仕宣元成前經恭顯擅朝後值王氏專政正言讜剌懇懇納忠豈不稱賢宗室哉然跡其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蓋非獨宗之賢抑亦彬彬儒者耶議者或比之屈原謂其忠言在當時文章在後世均也然原懷沙赴流向周身無缺原似不逮

又向嘗領校中秘五經傳極群書余歆列之五經儒云　又按向說苑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恩政理尊賢正諫發誠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式談叢雜言辨物修文為目蓋典秘書採傳記百家之言掇其正辭美義可為勸戒者以類相從為書共二十篇後存者止五卷至宋曾子固校書自謂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遂合五篇為二十卷高氏子略言正紀綱迪教化辯邪正黜異端以為漢規鑒者盡在此書乃予固頗攻其失以為為衆說所蔽而不知所折衷然亦謂其書於今最為近古云○唐劉貺有續說苑系以漢事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學不為章句傳覧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壯相好辭賦常擬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讀其文悲之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以薦待詔承明上每遊幸必從相續奏甘泉河東校獵長楊四賦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覧者已過矣（[illegible]）言於是輟而不復為而大覃思渾天作太玄經以準易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体（[illegible]）如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又見諸子各以其知詆訾聖人及太史公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譔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毋篇復為序贊以發其大意雄恬於勢利三世不徙官（成哀平間）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連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收雄雄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問故乃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遂以病免復召為大夫雄没後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泉按太玄首名以節氣起止贊義以五行勝尅最為此書會要蓋以位當卦以卦當日出於漢人至玄則節候晷刻推其

五行所寄。而吉凶禍福生之益詳矣。夫雄為孔氏學。其書宜經緯大道。而乃徒以供農細民之避就趨舍。此葉氏所謂求其小而失其大者也。然當時侯芭受業。頗心服之。其後桓譚以為絕倫。張衡以擬五經。至司馬君實亦謂玄以贊易。非別為書以與易角逐。極言合天地人以為一。而知聖人之道者惝子雲。此必深有以取之。而歆固之譏。豈皆淺之乎知雄者哉。（言諸儒譏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僭王。當誅絕之罪也。）又按法言十三篇。學行篇言聖人於人訓諸理。吾子篇言吾道諸子圖微。（詁也）修身篇言陳施本諸身。問道篇言中道不可姦。問神篇言神心為道之宗。問明篇言明哲以保天命。寡見篇以悟淺近之惑。五百篇言聖人之出。久近不可知。先知篇言中和之發在知民情。重黎篇言古今君臣行事得失。淵騫篇言賢哲稱述品藻。君子篇言立言之是非。孝至篇言孝及至德。因敘漢室之盛。据諸篇所論。大都疾憤諸子之舛駁。而思以正之。其用意良是。頤大儒如程子。謂其言性已錯。（即善惡混之說）更何所得而晁氏亦論其言務擬聖人。斤斤然若影之守形。既鮮所發明。又往往遺其本旨。至以書著謹毛失貌擬之。嗚呼。非司馬公法言亦幾不顯哉。

桓寬。漢宣帝時人。治公羊春秋。舉為郎。博通善屬文。先是漢本始初。召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国鹽鐵酒榷均輸。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詰難。於是罷榷酤。而鹽鐵卒不变。及宣帝時。寬推衍論難。著数萬言。凡十卷。

泉按。桓寬鹽鐵論。增廣條目。極其論難。凡十六篇。其[illegible]論。總之究治亂。成一家之法。（[illegible]）焉。蓋當時桑大夫上[illegible]利之畧。反覆詰難。一時巨儒宿學。不能自解。寬之論。固為諸文學攄此憤云。

王符。漢順帝時人。撰論凡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詳見尚論編）

仲長統。漢獻帝時人。每論說古今及當時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萬餘言。（詳見尚論編）

荀悅。事漢獻帝。嘗奉詔撰漢紀。（詳見史氏譜）後為黃門侍郎。又作申鑒五篇奏之。

泉按。漢獻帝頗好文學。政在曹氏。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以進。其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蓋深有意於帝之一振頹紀也。乃竟教弛化衰。身播國喪。至於永作虞賓。而悅獻替之志。終无所用。悲夫。

徐幹。字偉長。後漢鄴下七子之一。並篤行躰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著中論二十篇。

泉按。魏志。文帝嘗稱幹中論二十餘篇。而唐貞觀政要言太宗嘗見幹中論有復三年喪篇。李獻氏又言有制役篇。則曾子固謂館閣所儲二十卷本。非全書是也。夫魏世濁亂。學者罕有能自得於治心養性之方。去就語默之際。[illegible]幹獨若論

六藝。又以其所得於内者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
之大節。可不謂賢乎。
王通撰。註理中説十篇。號文中子。
泉按　中説乃仲淹門人対問之書也。叙篇云。文中子之教
継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為首。古先聖王合德両儀。故次之
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
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仲平易中。故次之以
問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楽。故次之以礼楽
篇。礼楽弥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燮理為
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既燮。則理性達矣。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説者。非易

安能至乎。関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以関朗篇終焉。是書也。
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貞観二年。杜淹始序中説及文中子
世家。未及進用。為長孫無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
逸莫聞。後福畤兄弟得授中説於叔父凝所。外考王氏家雑
録。凝自觧印帰。考六經之目總録之。礼論楽論各亡其五篇。
續詩續書各亡小序。元經讀易具存。得六百六十五篇。分為
六部。號曰王氏六經。
劉鶚。南唐人。開寳七年進士第。著書凡八十一篇。合為二十卷。
名曰法語。言治國立身之道。徐　為之序。
黄晞。蜀人。當宋仁宗時。自號聱隅子。撰歔欷瑣微論十卷。其叙
略曰。聱隅者。枅物之名。歔欷者。嘆聲。瑣微者。述之之詞。故以名
其書。
司馬光潜虚一巻。　家範十五巻。光言万物皆祖於虚。玄以準
易。虚以準玄。其書以五行為本。五五相乗為二十五。両之得五
十首。為氣體性名行変解七圖。然其辭有闕者。盖未成也。嘗以
手藁属趙鼎。迅補之。趙謝不敢。　家範者光取經史所載聖賢
修身齊家之法。凡十九門。編類以訓子孫。
文軫。綿州巴西縣人。登宋元符二年進士第。為朝散大夫。以老。
撰信書三巻。大抵祖周易而倣太玄。畧与潜虚相似。規模制造。
雖不免屋上架屋之譏。然其用心亦勤矣。其数本三統五行。三
其五而成十五式。毎式八変。十五其八。一百二十。断易有象。曰
玄有測。曰潜虚有解。而此書乃无之。疑注所引信曰等語。則象

測解之類也。
馬永卿。字大年。初仕亳州永城主簿。從寓公刘安世李。記其所
聞之語。又元城談録一巻。則韓瓘所記。道護録一巻。則胡珵所
録也。
郭雍。河南人。録其父忠孝之遺書。前二巻為易。著卦。次為九圖。
又次説春秋。又次為性説三篇。末巻問答。雑説忠孝父子。世系
出處本末。
書拾遺。
孔子家語。　按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
子之所諮訪交相対問言語也。秦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家語
与諸子同列。故不見焚。漢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

有古文字及呂氏東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
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一事而輒異辭。
景帝末年。募求天下礼書。於是京師始得呂氏所得家語。而与
諸国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与曲礼衆
篇乱簡。合而藏之秘府。元封之間。　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
四十四篇。班固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篇。顔注云非今所有
家語。則王肅之所注者有可疑也。
孝經。　按漢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
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挙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
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経文
皆同。唯孔氏古文為異。宋三朝藝文志云。古文孝経亡不傳。今

祭酒邢昺。取唐元行沖疏刪定正義行焉。　又按朱晦庵孝経
刊誤。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為経。後為傳。経之旨統論孝
終始。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曰。故自
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
文勢聯貫。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分為六七。妄也。
国語。　戰国策。　九州春秋。　按左丘明既為春秋内傳。又
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斉晋鄭楚呉越八国。事起自周穆
王。終于魯悼公。別為春秋外傳国語。合為二十一篇。其後名儒
賈逵王肅虞翻之徒。並中以注釋。治其章句。論者謂亦六経之
流。三傳之亞。暨縦横互起。力戦争雄。秦兼天下。而有戦国策。其
篇有東西二周。秦斉燕楚三晋宋衛中山。合十二国。分為三十
二巻。孔衍又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国
而已。始自秦孝公。終于楚漢之際。漢司馬彪又録漢事。因為九
州春秋。异其統体。亦後代之国語也。
爾雅。　小爾雅。　按爾雅凡三巻。並傳釋詁。周公書也。魏張揖
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
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
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然西京雜記。
郭威言爾雅有張仲孝友。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劉歆
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門游夏之徒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
劉向以謂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学也。又記言
孔子教魯哀公学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学者皆云周公所紀

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郭璞景純所註。行于世。　小爾
雅者。晁氏以為孔氏古文。見於孔鮒書。宋館閣書目云。即孔叢
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
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為十三章。好事者抄出別行。　至
有宋陸佃又撰埤雅。　按爾雅之義。爾者近也。雅者正也。埤
之為義補也。又增也。佃既註爾雅。又成此書。釋魚釋獸。以及
鳥蟲馬木草。而終以釋天。所以為爾雅之輔。其於物性精詳。
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字說。
晏子春秋。　按漢志云。晏子八篇。隋志云。晏子春秋八篇。宋館
閣書目云。晏子春秋十二巻。或以為後人採嬰行事而為此書。
故其書巻頗多於前志。

魯仲連子書。儒家類尚論。按仲連好奇偉俶儻之策。而不肯仕宦。
齊欲爵之。逃於海上。著此書。凡十四篇。

白虎通德論。 按後漢章帝建初中。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稱制臨決。詔班固撰集其事。凡四十四門。十四篇。合為十卷。 又按戰国迨漢訓釋之名。一曰故。二曰微。三曰通。故者。謂通其指義也。微者。謂釋其微指也。如詩有魯故。春秋有左氏微是已。若通。則易有洼君通。而今所存者。惟班固白虎通。風俗通耳。風俗通凡百家譜。

五經鉤沉。 按宋崇文總目。此書晉王芳所撰也。杳难中暢。自謂鉤取五經之沉義。篇第多亡缺者。

匡謬正俗。 按唐顏師古為秘書監時。以世俗之言多謬誤。故質諸經史。刊而正之。未徹中。其子揚建上之。詔錄藏秘閣。書凡八卷。

經典釋文。 按釋文凡三十卷。唐国子博士陸德明所撰也。自五經三傳古礼之外。及孝經論語尔雅莊老。兼解文義。兼采諸家。不但音切也。或言陸吳人。多吳音。綜其實未必然。前漢藝文志列於經解類。後人入之小學。非也。

五經文字。 按五經文字凡三卷。唐国子司業張參所撰也。初參刊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蔡邕石經。許慎說文。呂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命孝廉生顏傳鈔。撮疑互取定儒師。部為一百六十。非緣經見者。皆畧而不集。大曆中刻石長安太學。

演聖通論。 按演聖通論。宋秘書監致仕胡旦所撰也。旦以易詩書論語。先儒傳註參糅。雜意。故作論辨正之。易十七。書七。詩十。禮記十六。春秋十。天聖中獻于朝。博辯精詳。學者宗焉。 旦太平興國中進士第一人。恃才輕躁。累坐擯斥。晚尤黷貨。持吏短長。為時論所薄。然其學則稍博矣。

七經小傳。 按小傳。劉敞撰也。前世經學。大抵祖述註疏。其以已意言經。著書行世。自敞倡之。惟春秋既有成書。而書詩三礼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氏国語附為。故曰七經。

三經義辯。 辯學。 按宋中興藝文志。三經義辯。楊時撰。辯學。王居正撰。居正為學子時。不習王氏新經字說。流落十餘年。時出義辯示之。曰。吾學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三經辯學。凡安石父子言不合道者。悉正之。紹興間。於上前論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處。上正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居正退。序上語。係辯學書首。上之。與時義辯並列秘府。自是天下不復言王氏學矣。

西山讀書記。 大學衍義。理學德秀講學類也。具 按讀書記。其書有甲乙丙丁。甲言性理。中述治道。末言出處。大抵本經子格言。而述以已意。今但有甲三十七卷。丁二卷。乙丙未見。此據通考所紀如此。今所傳西山大學衍義。則正讀書記乙集之上云。其自序之旨。言明道術。為人君格物致知之要。崇敬畏。戒逸欲。為誠意正心之要。謹言行。正威儀。為修身之要。重妃匹。嚴內治。定国本。教戚屬。為齊家之要。而總之曰四者之道。得則治国平天下在其中矣。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

題之曰大奈衍義云此書猶楊氏日鈔附以備此。
考信錄。 按錄凡三十卷。宋賈鑄君成所撰也。後村劉氏序畧
曰。世之學者。於六經之既能一閱者蓋寡。况能參稽其類。大之
如天地氣形之初。微之如服食器用之末。先儒該洽兼綜。凡古
書之雜出者。微之而靡不在。分之而靡不貫也。其書曰考信錄。
考諸古而信於心。又以質於余而證於後世。用意深矣。
独断纂此経。 按獨断二巻。漢左中郎將蔡邕所纂也。雜記自
古国家礼樂制度。及漢朝故事。王莽先髮蓋見於此。
伊洛礼補亡。 按程伊川嘗言。禮脩六典。已及七分。及被召乃
止。今更一二年可成。長道察及事伊川。自言曾得伊洛礼書。然其
書散亡不可見矣。有譯者宣者。嘗從道家游。集其遺言中。凡參
宋文三譜 卷九 十三
考礼儀而是正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為礼書補亡云。
朱文公家礼。 按家礼一書。文公初定家鄉邦国王朝礼。專以
儀礼為経。及自述家礼。又通以古今之宜。故冠礼則多取司馬
氏。婚礼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礼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之
書為最善。及論祔遷。則取横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疏畧而用
儀礼。祭礼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
韓魏公所行者為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礼存羊之
意。此又家礼之大義所繫云。
十家類編。 按是編凡三巻。不知何人所集。然皆朱氏弟子職曹
昭女誡。韓氏家祭式。司馬温公居家雜儀。呂氏郷約。袁氏義庄
規。高氏送終礼。高登脩齋門庭。朱氏重定郷約社倉約束也。

考古圖。博古圖說。 宣和博古圖。 按宋元祐中。呂大臨裒
三十六家所藏三代秦漢尊彝鼎敦之屬。繪之於幅。而辨論形
制。文字凡十卷。 黄伯思又撰博古圖說十一卷。凡諸器五十
九品。其數五百二十七。印章十七品。其數二百四十五。綜之所
著古器說四百二十六篇。然其說亦有不盡出於伯思者。又其
名物亦頗不同。錢鑑二品至多。此所載二錢二鑑而已。博古不
載印章。而此印章最多。蓋伯思沒於政和八年。其後修博古圖。
頗采用之。而亦有刪改云。爾其書大抵好傅會古人名字云。
王楚宣和中又為博古圖三十巻。集三代秦漢彝器。繪其形範。
辨其款識。增多於呂氏考古十倍矣。然其謬妄。頗為識者所哄。
蓋政宣間蔡京為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春秋三傳。真束高閣。
宋本書譜 卷九 十四
故其所引用。絶為乖盾。乃至以州吁為衛大夫。高克為衛文公
故妹氏以為當時書局學士。亦不曾讀毛詩也。
樂書。 按樂書。陳暘所撰。暘三山人。為礼書陳祥道其兄也。樂
書凡二百巻。楊誠齋序畧曰。其書遠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
朝。下逮子史百氏。内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放
鄭而一之雅。引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怳乎先王金
鐘天球之音。粲乎前代鷺羽王戚之容。后有作者。不必求之於
野。證之於杞宋。而損益可知焉。然陳氏以為其書雅俗胡部音
器歌舞。下及優伶雜戲。无不備載。博則博矣。未免於蕪也。蓋
必有以窺其失云。
律呂新書。 按是書蔡元定季通所撰。其法以律生尺。如房庶

藩鎮之論。亦祖兩漢志蔡邕及程子張子。又主淮南太史小司
馬之說。以九分為寸。朱子為之序。余於經世格要詳哉其言之
矣。

六家謚法。 按宋禺湖李氏跋曰。六家謚法凡二十卷。嘉祐中
范忠文與老蘇翁及姚闢所脩。六年十月。始奉詔刊定。八年上
之。蘇公之意。有所未盡。又別為謚法三卷。謚録三十五卷。於是
古今謚法。始粲然大備矣。 又按六家者。周公春秋廣謚沈約
賀琛賀蒙也。周公即汲冢書之謚法解。春秋杜預釋例所載也。
廣謚不著名氏。沈約書一卷。賀琛書四卷。扈蒙書一卷。昆日祖述
古法而增廣之者也。

宗聖譜卷之十

古吳常熟後學　嶧山鄒　泉子靜甫輯著
見東徐　根德教之甫校正

屈原。（事具尚論編。傳中凡複出者存著作紀也。）譜原自傷忠而被讒。乃作離騷經以
諷。不見省納。及襄王立。又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
卜居漁父大招。自沉汨羅以死。其後宋玉作九辯招魂。賈誼作
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
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平之死於忠。至漢武時。淮
南王安始作離騷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東京班固賈
逵。各作離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王逸自以為南陽人。
與原同土。悼傷之。復作十六卷章句。又續為九思。取班固二序
附之。為十七篇。○按漢書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至
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
禮魂在九歌之外。十一。則溢而為二十六篇也。 又按楚辭十
七卷。劉向所集。王逸所注。而九歎九思亦列其中。或以為後人
所益。云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其後宋晁吏部（字名補之）擇
後世文賦與楚辭類者編之。自宋玉以下至宋王令。凡二十六
人。計六十篇。而最喜沈括。以為辭近原也。又擇文賦大意祖述
離騷或一言似之者為一編。曰變離騷。

宋玉。楚大夫。與唐勒景差之徒。皆屈原之弟子也。而玉之詞賦
獨傳。至以屈宋並稱於世。其尤著者高唐賦也。蓋楚襄王與玉
遊雲夢。望高唐之觀而作。明日又賦神女。登徒子嘗間之。玉作

登徒子好色賦。借以為諫。王稱善。玉遂不退。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
之。以貲為郎。會景帝不好詞賦。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
鄒陽枚乘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後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
上讀子虛賦而善之。得意曰。此臣邑人司馬相如所為。上驚。召
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遂
虛籍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
以諷諫。奏之。天子大說。以為郎。後使喻告巴蜀。又拜為中郎將。
建節略定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邊關益斥。
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然相如意西南夷終不為用。欲諫不敢。乃
著書籍蜀父老為辭而己詰難之。以風天子。其後以誘矢宮頃

宗聖譜 卷二 二

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有消渴疾。常稱病閒居。不慕官
爵。不與國家事。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
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
因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以為列
僊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
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
居茂陵。病甚。天子使所忠往急取其書。其妻曰。長卿固未嘗有
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
奏之。蓋言封禪事。及奏。天子異之。曰俞乎。朕其試哉。相如他所
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
卿者云。 史公曰。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
此亦詩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逞鄭衛
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郎中。初吳王怨望謀為逆。乘奏
書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吳王不納。乘去之梁。景帝
即位。六国舉兵西向。乘復說吳王曰。大王逆兵疾歸。尚得十半。
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官
之。久為大国上賓。與英雄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
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武帝即位。乘年老。以安車蒲
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文者。後乃得孽子皋。 皋字少儒。
上書北闕。拜為郎。不通經術。為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
朔等。然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也。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

宗聖譜 卷十 三

多。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

東方朔。字曼倩。 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四方士。多上
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上書文
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給騶侏
儒得見上。言飢欲死。因使待詔金馬門。數射覆中。遂得愛幸。諫
起上林死事。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晉官賜金。它日上為竇
太主置酒宣室。朔辟戟而前。言董偃罪三。偃私侍公主。且言宣室先
帝正處。非法度之政不得入。上為更置酒北宮。朔雖詼啁。然時
觀上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久之。陳農戰彊國之計。終不得
大官。朔因著論。設客難己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論。大
抵言治亂之道。任下之端。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然之文辭此

二篇。畧載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
柏梁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
朔書具是矣。○史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
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
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
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
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其滑稽之雄
乎。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
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於是益州刺史王襄請褒使作中
和樂職宣布詩，習而歌之。因薦褒有軼材。上徵之。既至，詔褒爲

聖主得賢臣頌。後頗好神仙事。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
詔。數從褒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其後
令褒等入太子宮侍朝夕。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
宮貴人左右皆誦之。

傅毅字武仲，茂陵人。後漢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
有日月逾邁豈云旋復之語，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作七
激以諷。肅宗朝爲蘭臺令史，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依清廟作
顯宗頌十篇，由是文雅顯於朝廷。所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
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年十二，以至孝稱，博學經典，究精道
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仕至魏郡太守。所著
賦牋奏書令，凡五篇。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口辯才捷。
於應時對弟子嘲，大畧可見。拜大中大夫，著作東觀。著詩賦碑
銘書策，凡十五篇。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善屬文，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于世
而不驕尚。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永元中，天下承平日久，自王
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作兩都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
十年乃成。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性好玄經，曰漢四
百歲，玄其興矣。被徵遷太史令，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
天儀，著靈憲筭罔論，（[illegible]）言甚詳明。後遷侍中，閹豎共讒
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

宣寄情志。所著有周官訓詁、詩賦銘、七言、應問、七辯、巡誥、懸圖，
凡三十二篇。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性篤孝，與叔父從弟三世不分財，鄉黨
高其義。閑居玩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
徒，設疑以自通，（[illegible]）乃斟酌群言，歸其是而矯其
非，作釋誨以戒厲焉。建寧中，辟司徒橋玄府，選議郎。奏求正定
六經文字，自書丹於碑，立于太學門外。光和初，以災異數見，特
詔問，邕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多所議論，曹節等側目思報。
及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下獄，徙朔方。會
赦還郡，以王智告邕，又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
跡吳會。靈帝崩，不得已就董卓之辟。[illegible]周歷

三臺甚重邕贊事每存匡益然卓多自很用邕欲去從弟谷止之及
卓被誅邕不意嘆於王允坐收付廷尉邕乞黥首刖足繼成漢
史士大夫俱矜救之不能得遂死獄中北海鄭玄聞而嘆曰漢
世之事誰與正之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獨斷勸學釋誨敘
樂女訓之類凡四百篇傳於世　按通考蔡中郎集十卷所著
文章百四篇今錄止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邕嘗自云為郭
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它可知已

曹植字子建魏太祖子以才見異為太祖所寵愛文帝御之以
術後寵衰文帝即位貶爵徙封雍丘王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
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文帝優文答報封植為陳王植每欲求別
見論事冀一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卒年三十謚曰思

始植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詞賦數十萬言善屬文而敏速如
銅雀臺賦乃援筆立成者也翩翩離臺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手所
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號陳思王集凡十卷或評陳思王
文才富艷足以自通然不能遠防終致攜隙惜哉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　按魏志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及平原
侯植皆好文學琳與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
東平劉楨並見友善所謂建安七子者也志雖而文帝典論以
孔融冠其首并琳粲等謂之七人琳所撰詩文名陳孔璋集凡
十卷

王粲字仲宣高平人為魏侍中貌寢體弱然博物多識強記善
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為宿製然正復精意覃思
亦不能加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名王粲集凡八卷粲初徙長
安蔡邕見而奇之謂坐客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家書籍文章
盡當與之嘗暗誦道傍碑不失一字覆棊不誤一道其強記默
識如此

阮籍字嗣宗尉氏人志氣宏放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屬文不留
思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體雖不拘禮教而發言玄
遠晉帝輔政為從事中郎後求為步兵校尉所著有集十卷

嵇康字叔夜譙國人美詞氣不自藻飾學不師受博覽該通好
莊老屬文玄遠以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景元初鍾會譖于晉
文帝遇害所著文論六七萬言名嵇康集凡十卷

張華事具尚論編傳中所著有詩一百二十哀詞卅文二十一賦三名

張司空集凡三卷

陸機雲事各具尚論編傳中機初造張華華重其名如舊相識嘗謂之
曰人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多葛洪著書亦稱歎焉所著文章凡
三百篇存詩賦論議箋表碑誄一百七十餘首名陸機集凡十
卷

雲與機齊名雖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所著文章三百四
十九篇新書十篇名陸雲集凡十卷

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
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
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
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
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

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陳留衛瓘又為作畧解。自是名重於時。司空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服。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齊王冏命為記室。辭不就。以疾終。

袁宏。字彥伯。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詩。謝尚鎮牛渚時。乘月泛江。聞之。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累遷桓溫記室。後為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賢。而獨不載桓彝。（溫父也）又不及陶侃。及溫。侃子胡奴詰之。則窘急。所答自不取

忤。後從溫北征。作北征賦。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之。珣誦味良久。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時溫府中呼為袁伏。宏心恥之。每歎與滔比肩。為辱之甚。謝安嘗賞其機對辯速云。

陶潛。（事具尚論編傳中。）按陶靖節集十卷。晁氏謂即北齊楊休之本。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其集四卷。四言五言詩也。文六卷。前四卷則雜文傳贊疏祭文。五六卷則集聖賢群輔錄也。（此錄[illegible]人四佐至八儒三墨學[illegible]者當[illegible]疑八儒三墨後人妄加）東坡蘇氏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莫能及也。　西山真氏曰。淵明之學。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自不容掩。榮木之憂。逝水之嘆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玄虛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凉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皆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為耻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睠睠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啣木塡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

鮑照。字明遠。上黨人。為詩俊逸。杜子美詩所謂俊逸鮑參軍者是也。事宋世祖為中書舍人。後臨川王子頊鎮荊州。照為參軍。子頊敗。照為亂兵所殺。初孝武好文。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謂照才盡。實不然也。事見沈約書。

謝朓。　謝惠連。　謝靈運。　按朓字玄暉。陽夏人。景仁從弟。緯之子也。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為齊隨王子隆文學。被賞。長史王秀之欲以啟聞。朓遂求還。道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為文執筆便成。文無點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初明帝廢。朓自中書即出為東海太守。東昏時。為江祏黨所譖見害。所著有集五卷。名謝宣城集。集本十卷。樓炤止刻其上五卷。皆賦與詩也。下五卷則皆當時應用之文。衰世之事。論者以為無傳可也。朓詩錄于文選者。近二十首。集中多不載。　惠連。方明之子也。十歲能屬文。為雪賦。以高麗見奇。族兄靈運。每見其新文。曰。張華復生。不能易也。靈運每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

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
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元嘉中為彭城王法曹行參軍
所著名謝惠連集凡五卷　靈運玄之孫瑍之子也少好學博
覽群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
深密則不如也從叔琨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為瑯琊王大司
馬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
康樂也出為永嘉太守肆意遊遨偏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
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周歲稱疾去職移籍會
稽修營舊業敦相從遊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
之孔淳之等放蕩為娛有終焉之志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
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

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為山澤之遊時人慕之　謝氏在
劉宋時族多名流如瞻。晦。混。朗。允。裕。方明。鳳
超宗。　密皆有足稱而余獨紀玄暉惠連靈運三人者為有三
謝詩也曹子西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
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為三謝
詩是三人者至玄暉詩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
唐風矣於此觀世變也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
之引為主簿齊高帝為驃騎引為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
仕至太子詹事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王思遠數
人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
內草萊不剪初周彥倫隱於鍾山郡雖北後應詔出為海鹽令欲
却過北山稚珪假山靈之意以竟移之使不許再至命曰北山
移文所著有集一卷
劉峻字孝標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若所見不
博聞有異書必往祈請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群書文藻
秀出安成王使撰類苑未及成以疾去居東陽紫巖山為山棲
志其文甚美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會策錦被事范雲沈約之
徒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
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類苑成凡一百
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編畧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辨
命論以寄其懷峻本將門獨篤志好學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

其學
沈約續傳具尚論所著文集百卷所存者十五卷名沈休文集外
別集一卷雜錄詩文又九卷則皆詔草也
吳均字叔庠梁武帝時為奉朝請均博學才俊詩体清拔有古
氣好事效之謂之吳均體有集二十卷唐時搜求止得十卷後
又亡其七矣
江淹續傳具尚論著述百餘篇自撰為前後集名曰江淹集凡十
卷
庾信字子山南陽人梁元帝時為散騎常侍聘西魏遂留長安
周孝閔官之終司憲大夫信在梁與徐陵文並綺麗世號徐庾
体有集二卷號庾開府集皆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為

今缺。

陰鏗。字子堅。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工五言詩。徐陵言之于陳世祖。使賦安樂宮。援筆立成。累迁散騎常侍。杜少陵嘗稱李太白詩曰云。李侯有佳句。往々似陰鏗。有集三卷。在隋亡其二。晁氏云。見陰集。白蓋過之遠甚。

王績字无功。太原人。通之弟也。隋大業中。舉孝廉。授六合丞。棄官歸東皋。自號東皋子。著書以為隱逸。有集五卷。呂才為序。称其幼岐嶷。年十五謁楊素。占对英辯。一座盡傾。薛道衡見其登龍門憶禹賦。歎曰。今之庾信也。

宗聖譜卷之十一

古吳常熟後學　嶧山卿　泉子靜甫輯著
見東徐振德敎之甫校正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御史鎮之子也。少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為侔。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當時流輩推之。登唐貞元進士第。應舉宏詞科。授校書郎。後為監察御史。順宗即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與監察呂溫密引禁中。與之圖事。轉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為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既竄逐。涯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覽者爲悽惻。元和中。例移為柳州刺史。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以禹錫為執友。不忍其窮方萬里。與母永訣。即草章奏。請以柳易播。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宗元在柳州。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為名士。著述之盛。名動於時。時號柳柳州。有文集四十五卷。劉禹錫為之序。韓退之曰。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崔駰蔡邕漢）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謂愈言為然。

李白。字太白。（以母夢長庚星命）與聖皇帝九世孫。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李有道不應。刺史蘇頲見而異之。然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宝初。至長安。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

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不為親近所容。白益驁放不自脩。與知章、蘇晉、張旭等為酒中八仙。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自是浮遊四方。會安祿山反。白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府僚佐。璘起兵反。白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子儀嘗犯法。并州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兵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矣。所著名李翰林集。凡二十卷。 按范傳正撰新墓誌白墓曰。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

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大放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遺餘年。嗟嗟。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矣。又任華送白之曹南序有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无虧成。志全者无得失。進與退於道德乎何有。嗚呼。華之道白。又知言哉。

杜甫。字子美。京兆人。預之後。審言其祖也。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宰相試文。再遷右衛率府胄曹。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言先世以文儒顯。若令執先臣故事。楊雄、枚皐可及也。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賊中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 房琯故。帝自是不甚省錄。後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往依節度嚴武。武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史稱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污。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所著詩篇二十卷。號杜工部集。 史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韓

昌黎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李杜總論曰。李杜氣節高儁。其自負豈止文詞間哉。嚴武嗜殺。虎而冠。子美乘醉睨視之。嚴挺之乃有此兒。高力士貴焰熾於手。太白使脫靴帝前。儻二子胸中無有。其能然耶。房琯為將相死成。子美排衆忌。抗疏申救。子儀犯法并州。太白奇之。解官以贖。雪房於謗誚之餘。識郭於縲紲之間。此又君子之難能者。而世特以詩人歸美之。記者獨不挈置名流之列。至與韓非同傳。樊噲為伍。曾不知沈宋諂諛。溫李浩艷。果若是班乎。

右柳李杜三人。於唐文詞名流中。又其聖也。故以冠於首。不拘於世次之先後。且又紀之獨詳。右韓文公則以列諸理學。

又不當以文詞家目之矣。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人。性曠夷善談說。則天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群類。開元中。遷礼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張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晚節尤誕放。遨遊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足可觀。未始刊飾。善草隷。世宝其書。天宝初。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詔賜鑑湖剡川一曲。卒年八十六。

楊炯。華陰人。顯慶六年。本神童。授校書郎。炯博學善屬文。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内稱王楊盧駱四才子。亦曰四傑。炯自謂吾媿在盧前。耻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耻王後。信。媿盧前。謙也。炯遷盈川令。說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意。搒殺之。不為人所多。卒于官。有集三十卷。號楊盈川集。多亡逸。存者二十卷。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通之孫也。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麟德初。刘祥道薦其才。對策高等。授朝散郎。沛王召署脩撰。戲為諸王闘鶏檄。高宗怒曰。是且交構之漸。斥出府。父福時坐勃左遷交趾令。勃往省。渡海溺水悸而卒。初勃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令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泛然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輙報。一再報。語益奇。廼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欢罷。勃祖通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多亡者。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有集二十卷。名王勃集。

[illegible]洛陽人。所著集二十卷。名曰蘇許公集。韓休為序。李德裕嘗言。近世詔誥。惟頲庶事外為文章。集本四十六卷。後亡其半云。

張說。[illegible]洛陽人。為文精壯。長於碑志。朝廷大述作。皆出其手。常典集賢圖書之任。論撰国史。晚謫岳州。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所著詩文三十卷。號張燕公集。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少以豪俠使氣。及冠。折節為学。精究典籍。尤善屬文。文明初。舉進士。上書召見。累擢拾遺。唐書稱子昂所官歸養。父喪廬墓。為縣令捕死獄中。沈貪独云。為武承嗣所殺。未知孰是。按先儒言。陳拾遺詩語高妙。絕出齊梁。至其它文。則不脫偶儷卑弱之体。然韓柳稱有推許。定非虛論。迺其建明堂與太平寺疏言。則美矣。而陳之於牝鳴之朝。此史貧所謂為珪璧於房闥。以脂澤汙幔帷者。信耶。

宋之問。沈佺期。之問字延清。汾州人。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詔事太平公主。為考功員外郎。武后嘗遊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以錦袍。之問俄頃獻。后嗟賞。更奪袍以賜。睿宗立。以之問僉險盈惡。賜死欽州。有考功集十卷。　佺期。字云卿。相州人。及進士第。累遷弘文館直學士。常侍中宗。秦四波為弄辞以悅帝。还賜牙緋。有集五卷。　按魏建安後。江左詩律屢変。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対精密。及之問佺期。又加靡麗。李者宗之。號為沈宋。唐律蓋始於此。

李嶠。字巨山。贊皇人。擢進士第。制策甲科。為監察御史。武后時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嶠富才思前與王勃楊烱中與崔融蘇味
道齊名晚諸人没嶠為文章宿老學者取法焉詩存一百二十
詠
張九齡緼顒倘論九齡貶荊州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徐
堅論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実濟時用而窘邊幅柳宗元以九
齡兼攻詩文但不能究其極耳有曲江集二十卷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少知名始父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
書成以問邕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
善以其不可奪兩書並行既冠以讀書未遍見特進李嶠假直
秘書悉了與篇隱義嶠薦之召拜左拾遺後為侍御史弾劾任
職人頗憚之以詭娼不得留出為北海太守邕之文長於碑頌

位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李林甫素忌邕因傅以
罪詔杖殺之初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鏌鋣難與爭鋒但虞傷
缺耳卒如其言　按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邕
資性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畋遊自肆終以敗云
王維字摩詰太原人開元九年進士終尚書右丞維幼能屬文
工草隷善畫名盛于時安禄山反維陷賊中賊大宴凝碧池賦
詩痛悼詩聞行在後得免死代宗訪維文章於弟縉裒集十卷
上之　按維詩論者稱其清逸追逼陶謝輞川別墅圖畫摹傳
至今輞川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本宋之問別圃維後表為清
源寺云　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湫
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為樂

常建開元十五年進士歐陽文忠公嘗愛竹逕通幽處禪房花
木深之句乃建詩也蓋為吾邑北山興福寺作云[illegible]
蕭穎士字茂挺梁宗室之後也開元中舉進士第觀書一覧即
誦通百家譜系嘗教授濮陽時號蕭夫子召為集賢校理李林
甫惡其不附己故斅罷去安禄山反寓山南後客死汝南逆旅
門人謚曰文元先生按唐書云穎士作伐櫻桃賦以詆林甫君
子恨其褊今觀文集中嵗其辭有曰每俯臨乎蕭墻姦回得而
窺伺蓋謂林甫之必致亂也其後果階禄山之亂唐遂不振然
則穎士可謂知幾矣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工五言詩
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一日諸名士集秘省聯句浩然句

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衆皆欽服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
維私邀入禁林遇玄宗臨幸浩然匿床下維以聞上曰素聞其
人因召見命自誦所為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
而誣朕棄人命放歸開元末病卒有詩一巻王維過郢州畫浩
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守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
更署曰孟亭
岑參南陽人文本之裔孫也博覧史籍尤工綴文屬辞清尚用
心良苦其有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每篇絶筆人競傳
諷至徳中裴薦杜甫等具薦參則曰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
名早立時輩所仰可以備獻替之官云所著有集十巻
高適字達夫渤海人天宝八年舉有道科中第永泰初終散騎

常侍適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出好事者輙傳布云有集十卷

賈至字幼幾洛陽人天寶十年以明經擢第累官至起居舍人知制誥從駕幸西川當撰傳位冊既進藁上曰先天誥命乃父為之今茲冊命爾又為之兩朝誥命出卿父子可謂繼美矣大曆中終散騎常侍有集十卷

元結次山後魏之裔天寶間進士復舉制科累遷經略使始在商餘山稱元子逃難入琦玕洞稱琦玕子或稱浪士漁者稱為聱叟酒徒呼為漫叟及官呼為漫郎因以名其所著曰元子對曰琦玕子卷又文編十卷結性耿介有憂道憫世之志逢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與世聱牙其文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在當時名出肅李下至退之稱數唐之文人獨及結云

吳筠字貞節華陰人隱于南陽天寶初召至京師請為道士居嵩陽觀已有物待詔翰林筠知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乃東遊會稽往來天台剡中與李白孔巢父酬唱大曆中卒弟子諡為宗元先生筠通經義美文辭性高鯁待詔翰林日特承恩顧為高力士所惡見斥力士素奉佛嘗短筠於帝而筠所著文賦多深詆釋氏云所著名宗元先生集凡十卷

獨孤及字至之洛陽人幼有成人之量徧覽五經觀其大義而有章句學為文以立憲誡世褒賢遏惡為用長於議論唐實錄稱韓愈師其為文云天寶中舉洞曉玄經科代宗初為太常博士終常州刺史

權德輿[illegible]論 按德輿在貞元元和間為縉紳羽儀其兩漢辨亡論世祖封不義侯議世多稱之所著名權丞相集凡五十卷 按德輿父皐以不阿祿山見卓行傳子璩為中書舍人幼李訓亦能世其家德輿性寛和大体文亦純雅宏贍三世名迹可謂名門矣

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貞元九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貶明州司馬元和中召還欲任以南省郎作玄都觀看花詩譏忿當路出刺播州裴度以毋老為請得易連州入為主客郎中復作遊玄都詩以詆權近俄分司東都遷賓客會昌時加官卒所著名劉賓客文集凡三十卷 按禹錫少工文章恃才而廢既老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早與柳宗元為文章友稱劉柳晚與居易為詩友號劉白而居易尤推禹錫為詩豪云

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愈一見為忘形交貞元間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徘徊賦詩而曹務多廢後鄭餘慶奏為參謀卒張籍諡為貞曜先生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然思苦奇澁李觀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所著有集十卷

韋處厚[illegible]論所著有文章七十卷名韋處厚集劉禹錫為序其略曰公未為近臣以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學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

制置裁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定。观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雲。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刘子駿。發十惟以推言利者。其辭似管夷吾。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韓退之尤重之。籍性狷直。嘗遺書責愈喜博塞及為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揚雄以垂世。甚多類此。為詩長於樂府。與樂天東野歌詞天下宗之。稱元和体。終國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為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性卞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為判官。度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為顧况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洪氏言湜與李翱皆不能詩。語溪石間有湜一詩。為元結而作。中諭唐人文章風格。无可采也。

盧仝。范陽人。隱少室山。一奴一婢。破屋數間。不與俗徒往來。閉門不出。動經一紀。自號玉川先生。時韓退之為洛陽令。愛其詩厚礼之。嘗寄以古風。即玉川先生洛城裡是也。中有立言垂範亦足恃之句。徵諫議不起。後死甘露之禍。仝嘗為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如有所思及謝孟諫議寄新茶歌。皆稱奇絕。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名无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夜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為文。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謼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仕至司戶。

李观。字元賓。與韓退之同貞元八年進士第。明年試博學宏詞。观中其科。而退之不在選。顏子不二過論。是年所試文也。观為文不襲前人。時謂與退之相上下。議者以观文未及退之。至老不休。故擅名。中宏詞科又一年。观年二十九矣卒。退之為之志銘。所著有文編三卷。外集二卷。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人。仕終國子四門助教。初閩人不肯北宦。及常袞為观察使。興學勸士。舉進士自詹始。與韓愈李观李絳貞元八年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云。詹卒。退之作哀詞稱詹甚美。大意謂詹貢舉京師。將以為父母榮也。又云詹德行信於朋友。其人可知已。乃黃璞有太原函髻之謗。而好事者喜傳之。不信退之而信璞。異哉。小說載詹惑太原一妓。為賦高城不可見。况德成中人之詩。今集中亦載。盖樂府北狄類多矣。

李翱。字習之。凉武昭王之後。貞元間進士。仕終山南東道節度使。性峭鯁。論議无所避。執政雖重其學。而惡其激訐。故久次不遷。從退之為文。詞致渾厚。見推當時。所著集十八卷。皆惟文无歌詩。前有蘇舜欽序云。唐之文章稱韓柳。翱文雖辭不逮韓。而理過於柳云。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

過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初賀以父名晉不肯舉進士退之為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徑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初賀毋探賀出囊中所得書多怒曰是兒嘔出心肝死也後果不永云

白居易（字樂天）尚論太原人為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在杭州自類詩稾分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前集五十卷有元稹序後集二十卷自為序總號長慶集凡七十一卷　按晁氏云樂天進退以義風流高矣與劉禹錫游人謂之劉白而不陷入司馬黨中與元稹游人謂之元白而不陷北司馬黨中又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陷牛李黨中嗚呼叔世有如斯人之彷彿者乎獨

集後載聞李崖州貶二絕句其言淺俗似幸其禍敗者以編年書考之崖州貶時樂天歿將踰年或曰浮屠某作云

元稹（字微之）尚論河南人長慶二年拜相有集六十卷亦名長慶集又外集一卷稹嘗自裒其詩為十體其末為艷詩暈眉約鬟匹配色澤劇婦人之怪艷者今世所傳李娃鶯鶯夢遊春贈雙文亦楊瓊諸詩皆不見於六十卷中意節中所謂逸詩者即其艷體者耶稹初與白樂天齊名文章相上下出處亦不相悖晚而欲速化依宦官得相卒歸於小人而居易始終全節嗚呼為士者可以監矣

杜牧（字牧之）尚論京兆人與許渾同時然詩各自為體牧於唐律中常寓拗峭以矯時弊渾律切麗密或過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樊川杜氏所居故牧集號樊川集凡二十卷

李商隱字義山隴西人開成二年進士為文瑰邁奇古及從令狐楚學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旨意能感人人謂其橫絕前後無儔者起出汴滑與元皆表商隱為幕府後商隱從王茂元鄭亞辟二人皆李德裕所善坐此為令狐綯所憾竟坎壈以終所著樊南甲乙集共四十卷皆表章啟牒四六之文既不得志於時歷佐藩府又依盧弘正柳仲郢故多應用之作別有古賦及文共五卷皆清新纖絕宋景文序傳中稱詭怪則商隱者是也唐舊史稱其與溫庭筠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云

李德裕（字文饒）尚論趙郡人性孤峭明辨有風采善為文章雖在大位手不去書謀議援古褒衮可喜所著有一品集皆會昌初

在相位制誥詔冊表疏之類別集詩賦雜著外集名窮愁志乃貶崖州所撰也凡四十九篇外有姑臧集五卷而永嘉所刻有李衛公備全集凡五十卷云

孫樵字隱之大中九年進士廣明初黃巢犯闕隱之赴岐隴授職方員外郎時詔書曰行在三絕以常侍李陽有曾閔之行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樵有楊馬之風遂輯所著名經緯集凡三十五篇為卷三自為之序東坡嘗曰學韓愈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湜而不至者為孫樵

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隱鹿門山自號醉吟先生以文章自負尤善箴銘咸通八年登進士第為著作佐郎太常博士乾符喪亂東出關為毘陵副使黃巢之難陷賊中為讖文有

東頭三屈律之句。賊疑其譏己鬢髮。遂見害。所著文數十卷。乃
日休居州里所編。自序云。發篋次類。文藁繁如藪澤。因以名之。
凡二百篇。
陸龜蒙。[illegible]以文章自怡。少工歌詩。其體裁不一。卒造乎
平淡而已。有集名笠澤叢書。凡四卷。自序云。自乾符六年春。卧
病笠澤。[illegible]時亦隱几著書。詩賦銘記。往往雜發。混而錄之。
故曰叢書。與友日休善。有松陵唱和集。皆不在文藪叢書中。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擢進士。王凝辟置幕府。召為侍御史。不
忍去疑府。韓偓表為僚佐。黃巢陷長安。僖宗次鳳翔。召拜知制
誥中書舍人。朱溫將篡。召為禮部尚書。不赴。聞哀帝遇弒。不食
而卒。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名人。

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言宜休者五。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
時禍災。自號知非子。耐辱居士。所著有集三十卷。自為序。用濯
纓亭一鳴窓名其集。史氏以入卓行傳。蓋唐末高人勝士也。陳
氏以為圖詩格非晚唐諸子所可望。其論詩。言梅止於酸。而鹽
止於鹹。味嘗在酸鹹之外。謂己詩棋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之句。
為得之。東坡以為名言。
羅隱。字昭諫。餘杭人。乾符中舉進士不第。從事諸鎮皆無合。久
之所歸錢鏐。歷官司勳郎中。梁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隱少聰
敏。作詩著文。以譏刺為主。自號江東生。所著甲乙集皆詩。後集
五卷。有律賦數首。又湘南集。則長沙幕中應用之文。其淮海寓
言讒書等。後人求之不獲。

徐鉉。字鼎臣。事南唐李煜。官至散騎常侍。幼能屬文。才思敏速。
凡所撰述。常不喜預作。有欲從其求文者。必戒臨事即來請。往
往執筆立就。未嘗沈思。常曰。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体勢昧滯。
所撰名徐常侍集。凡三十卷。

古吳常熟後學　嚶山卿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歐陽脩。纂輯備中尚論　余於編中厠文忠公於名臣。謂公所自信者在政事也。今藝文譜中。於公之文別有所重。亦自不能無論。蓋宋朝初為古文者柳開穆脩。其後有二尹二蘇兄弟。公本以辭賦擅名。既得韓文刻意為之。遂獨出諸公上。為一代文宗。東坡嘗為其集序。末云今天子明聖。詔脩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嗚呼。此可以盡歐公之文矣。

按文忠晚年。取平生所為文自編次。所謂六一居士集者。凡一百五十六卷。往往一篇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不能決者。一夕大寒燃燭至夜分。薛夫人從旁止之。且曰。已所作安用再三閱。寧畏先生嗔耶。公徐笑曰。吾正畏先生嗔耳。嘵嘵。公惟精深於文。故不輕以示後。有意著作者。當熟思公此語焉。

曾鞏。纂輯備中尚論　南豐人。師事歐陽永叔。早以文章名天下。壯年始在掖垣。屬新官制。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及其文慓鷙奔放。雄渾瓌偉。自負要比劉向。藐視韓愈以下也。晚屬草授吏。所以本法意原職守為之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其它所製作。皆大手筆也。此貞覈序意史氏嘗言曾鞏文章本原六經。斟酌司馬遷韓愈。為歐陽修所重。歐陽氏之言曰。曾子固之學。其大者固已魁壘。而其小者亦足中尺度也。嗚呼。歐陽公豈輕許可人者哉。故論者謂歐公門下士多為世顯人。而子固為獨得其傳云。所著元豐類藁五十卷。續藁四十卷。外集十卷。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所為文。閉戶讀書五六年。所有既富。乃始復為文。至和中。歐陽永叔得明允書二十二篇。大愛其文辭。以為賈誼劉向不過也。以書獻。除校書郎。與姚子張同編太常因革百卷。書方成而卒。治平中。史臣謂永叔所獻明允之文甚美。大抵兵謀權利機變之言也。然曾南豐作明允哀詞。叙其文則曰明允為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約之。盡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氣和而色溫。而好為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斯可謂實錄矣。所著有嘉祐集十五卷。

蘇軾。纂輯備中尚論　洵之長子。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謫黃州。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平生所為詩騷銘記。率皆過人。晚喜陶詩。和之幾遍。為人英辯奇偉。於書無不通。所作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門下賓客。亦皆一世豪傑。其盛終宋世所未有也。吾得諸晁氏云。所著有東坡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

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集四卷應詔集十卷

蘇轍。轍補傳中。尚論洵之次子也。凡居雷循七年。居許十六年。杜門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書皆成。自謂得聖賢遺意。其兄子瞻嘗言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其為兄所推如此。所著欒城集前集後集第三集應詔集共六百卷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警悟。讀書五行俱下。數過輒憶。蘇子瞻嘗見其詩於孫莘老家。絕嘆以為世久無此作矣。因以詩往來。會子瞻以詩得罪。亦罰金。元祐中為校書郎。先是秦少游晁

无咎張文潛皆以文學游蘇氏之門。云是同入館。世號四學士。魯直之詩尤奇。世又謂之蘇黃云。紹聖中。章惇蔡卞用事。至徽宗即位。召還。嘗因朝謫忤趙正夫。及正夫為相。諭使者以風旨所作承天院塔記中語以為幸災謗國。遂除名。編隸宜州以死。時崇寧四年也。魯直嘗游潛皖。樂山谷寺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老人。東坡為侍從時。舉以自代。曰。瓌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此。

史贊曰。自李杜沒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以比興自名者。然格下氣弱。幺麼骫骳。无以議為也。宋興。楊文公始以文章蒞盟。然至為詩。專以李義山為宗。以漁獵掇拾為博。以儷花鬭葉為工。號稱西崑體。嫣然華靡。而氣格不存。嘉祐以來。歐公稱太白為絕唱。王文公推少陵為高作。而詩格大變。高風之所扇。作者間出。班班可述矣。元祐間蘇黃並世。以碩學宏材。鼓行士林。引筆行墨。追古人而與之俱。世謂李杜歌詩高妙。而文章不稱。李翱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詩獨不傳。惟二公可謂兼之矣。然世之論文者必宗東坡。言詩者必右山谷。其然豈其然乎。山谷自黔州以後。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二人而已。

右歐曾二蘇。余既紀之尚論編矣。是譜復載之者。蓋譜所紀於著作為詳。所謂誦讀其詩書是已。而編則以論其行事之實。各有所重也。若老蘇則錄其著作。而略其行事。故獨見之譜中。而又以兩子故居前。其五人先於范質柳開而下者。蓋歐蘇為宋文章大家。而曾獨得歐之傳。世次非所論也。山谷亦為宋詩家之宗。故亦宜其前。此猶柳河東李杜之冠唐文人云。

范質。字文素。大名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時和凝典貢舉。覽質文器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即以其數處質。舉子謂之傳衣鉢。質力學強記。好聚書。既登朝。猶手不釋卷。所著名范魯公集。凡三十卷。質歷仕晉周。宋太祖受禪。復用之。乾德中罷為太子太傅。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開寶六年進士。仕終如京使。開幼奇警。學必宗經。歐陽公常推本朝古文。自仲塗始。然其体艱澀。為人懦慨喜功名。急義。史亦稱其敢很強悍云。

穆修。字伯長。東平人。祥符二年。經明行脩進士。仕不遇。困窮以

死師事陳摶傳其易學以授李之才之才傳邵堯夫而尹洙兄
弟亦從之學古文且傳其春秋學所著名穆參軍集凡三卷
按柳開穆脩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今文所存來賢亭記柳
河南尉廳壁記張法相院鐘記靜勝亭記徐待月亭記劉諸篇
可見
王禹偁續具悄尚論鉅野人詞學敏贍獨步一時所撰文名小畜
集自為之序略曰閱平生所為文類而第之得三十卷將名其
集以易筮之遇乾之小畜象曰君子以懿文德未能行其施但
可懿而已水心葉氏嘗言禹偁文簡雅古淡三朝以來未有及
者而不甚為學者所稱蓋無師友識許故也
宋白字素臣開封人年十二屬文建隆二年進士所著名宋文

安集又名廣平集凡一百卷白之文頗浮麗而理致或不工典
貢舉取王禹偁田錫胡旦時稱得人
田錫續具悄尚論其先京兆人後徙蜀為蜀人宋初與胡旦何士
宗齊名所著名咸平集凡五十卷首卷為奏議十二篇范仲淹
司馬光讀其書皆稱其直諒蘇軾亦以比賈誼云
晁明遠澶州人太平興國進士仕終少傅謚文元所撰名晁文
元公道院別集凡十五卷又法藏碎金十卷耄智餘言三卷昭
德新編三卷理樞一卷又增修百法隨因紀述各若干卷明遠
博覽書不徒力行復勤於撰述以開導後學楊億謂其所作書
命得代言之體李獻臣亦言服膺墳典耆年不倦而至其樂易
淳固守道甚篤雖貴勢無所推屈嘗言歷官臨事未嘗以情害

人以售進保全護固如免髮膚之傷真宗數稱其長者此雲龕
李氏所稱有道君子者與
楊億續具悄尚論建州人所著武夷集二十卷初入翰苑所條次
別集二十卷祥符五年避謗佯狂歸楊種時所作君可思賦居
其首其外有括蒼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鰲等集及內外
制刀筆共一百九十四卷餘書疏皆為與其弟倚酬答倚亦景
德中進士　按夏英公嘗言楊文公文如錦綉屏風但無骨耳
种放續具悄尚論所著名明逸集凡六卷卷首載真宗詔書及御
製詩十首初范巽為序其集淳化中有李介者序之於九江名
江南小集凡二卷館閣書目有正集十卷
張肅字穆之所著曰觸鱗集蓋穆之為太宗御史時所上疏議

而觸鱗所自名也晁無咎序曰三復此集皆切當世之務至其
它詩文咸清麗有唐中葉以來才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
物始復武夫粗鄙田野朴陋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見於酬唱
者翰林王元之元之名世士於流輩少許可獨畏公以為不可
及云
張詠續具悄尚論濮州人為文尚氣不可雕飾自號乖崖以為乖
則違衆崖不利物有詩文十卷名乖崖集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為人不苟合學問閎博文章以理為宗辭
尚纖密尤工篇詠能侔揣情狀音調凄麗自景德以來與楊億
以文章齊名號楊劉詩號西崑體有刀筆集皆四六應用之文
又表奏六卷冊府言集十卷榮遇集十二卷淝川集四卷筠咸

平元年進士仕至龍圖學士初在翰林爲學士嘗草丁謂李迪
罷相制既而又命草制復留丁謂钧不奉詔遂出知廬州
曾致堯南豐鞏之祖也致堯少時所學皆治亂得失興壞之理
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所爲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卷西
陲紀者十卷又鞏所類次詩賦書奏十卷名曾致堯文集鞏所
序也序末言公所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
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脩已銘公之
碑特詳焉
顔太初字淳之魯人所爲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
當世之過景祐初有青州牧事荒淫放蕩慕嵇阮之爲人當時
翕然效之太初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

又有鄆州牧怒屬令清直與己異者誣以罪搒掠死太初憐其
冤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
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悪聞故所弃居多乃蘇氏暨司馬温公
則甚重之老泉自京師歸携太初詩文十餘篇以示東坡曰小
子識之後十餘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故後求太初之文録
而藏之爲之序而温公又得其兩卷在同州及所爲題名記亦
爲之序名鳧澤先生集凡十卷
鮮于侁字子駿閬中人文章爲一時之冠累舉不第嘗作擬愁
詩時人稱之李宗諤贈詩云漢殿無人薦楊子滿朝空誦擬愁
詩後與宗諤同年第四人登科趙普判秦州辟爲觀察推官卒
姚鉉字寳臣廬州合淝人中進士甲科文辭敏麗淳化中直史

館應制賦賞花釣魚詩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褒
奬之仕至轉運使鉉雋爽尚氣辭映知杭州與之不協中以危
法除其名
宋祁[illegible]開封雍丘人與其兄庠俱以詞賦妙天下號大
小宋然終不至大用衆頗惜之張方平爲之請謚曰景文所著
名宋景文集凡一百五十卷景文通小學故其文多奇字蘇子
瞻謂其淵源皆有考奇嶮或難句世以爲知言景文筆記嘗言
余於爲文似蘧瑗知前非故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
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
龎籍性喜爲詩雖疾亟猶録詩十餘篇示司馬光所著名相國
清風集凡十卷光序畧曰公之勲業治行范景仁所爲叙言之

詳矣公性喜詩雖相府機務之煩邊庭軍旅之急未嘗一日置
不爲凡所以怡神養志及逢時值事一寓之於詩其高深閎遠
之趣固非庸淺所可及至於用事精當偶對的切雖古人能者
殆無以過也
何郯字聖從成都人天資好學幾廢寝食爲詩章簡重淳淡有
孟東野之風其仕臺諫時知無不言頗有直聲以尚書右丞致
仕所著名廬江文集凡二十卷
楊畋字樂道仕至龍圖閣學士所著名樂道集凡二十卷王介
甫序略曰公所爲文莊厲謹潔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其詞平
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咏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所謂
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也慷慨有大志好古工文章初天聖間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子美初不顧也其後天子諷勉學者以近古子美久已為之故文忠公序其所為滄浪集對五以為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云子美景祐中進士歷仕至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坐用故紙錢會客除名廢後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發其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又善草書酣醉落筆爭為人所傳玩

梅堯臣字聖俞宛陵人少以蔭補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幼習為詩出語已驚人既長學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然最樂為詩按漁隱叢話言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山行云人家在何處雲外一聲雞杜鵑云月樹啼方急山房人未眠皆警句也聖俞所著名宛陵集凡六十卷五十九卷為詩亡文賦總一卷而已歐陽公為之序有云聖俞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而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盖傷當時知聖俞有如王文康者而不以薦於朝遂使其齟齬於世云

尹洙詳具尚論河南人與穆伯長繼柳開振起為古文然二公去華就實可謂近古而未盡變化之妙故歐公謂老泉曰於文得尹師魯孫明復而意猶不足此語見子由作師魯墓碑

仲訥字樸翁仕至屯田員外郎所著名樸翁文集歐陽公為之序曰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與君之既歿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予又序其集以名于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耶

江休復字鄰幾仕至脩起居注所著鄰幾文集二十卷歐陽公序畧曰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純粹而議論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其文已行于世矣固不待余言而為重輕也

陸經字子履洛陽人也仕至集賢脩撰子履與文忠公周旋館閣詩文往復相與至厚皆仕不偶陷于朋黨屢起屢仆晚遇裕陵方嚮于用則已老矣所著子履寓山集凡二十卷周平園為之序略曰予嘗謂尹師魯蘇子美江鄰幾梅聖俞丁元珍皆著美名負屈稱與子履相似彼五賢者得文忠銘其藏序其文姓名鏗轟炳燿至今溢人耳目獨公以後死不得與於斯文或者遂謂公生既不遇其歿又重不幸也予曰不然公當古文復興時文忠實與為友暮年唱酬尤多有怕逢詩敵力難當及敢期佳句報琅玕之句蓋公之生也已為文忠所稱道如此尚何待於身後其垂名不朽亦豈下於五賢哉

劉敞詳具尚論中袁州人敞弟攽字貢父兄弟俊敏博洽同登慶曆六年進士第敞本首冠以內兄王堯臣為編排官引嫌遂得

第二。早貴而不求年。放歷州縣二十年。晩乃遊館學。元祐中始
學外制。子奉冉仲馮。亦有名。官至執政。世稱三劉。朱子語録曰。
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絶相似有幾件文
字全礼記春秋説全公穀文。勝貢父。又言。劉侍讀氣平文緩。乃
自經術中來。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學公羊儀礼　按原父以博
李通經自許。文忠公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
春秋於原父。書梁入閤事之類。原父即為剖析第言經旨。與文
忠有不同。原父間以謔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後忤韓魏公。
終不得為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弟。毋得遽出其文集。後百年
世好定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不出。私諡曰公是先生。貢
父平生亦好諧謔慢侮公卿。與王荊公素厚。坐是相失。及死。弟

子私謚曰公非先生。㪚所著公是集七十五卷。㪚公非集六十
卷。

李覯字泰伯。南城人。仕終太學説書。泰伯不喜孟子。著常語專
辨之。作文亦不軟帖。故不為歐公所喜。　按朱子語録云。泰伯
文实得之經。中雖浅。然皆大處起議論。首卷潜書民言。好如古
潜夫論之類。周礼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其意如此。
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所著退居類藁十二卷。常語三
卷。周礼致太平論十卷。後集六卷。

蔡襄。綿惇與尚中。論　為文章清遒粹美。工書。為宋朝第一。仁宗尤愛
之。嘗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書温成后父碑。則曰。此待
詔職耳。不奉詔。所著名蔡元謨集。凡十七卷。王十朋為序。

鄭獬字毅夫。安州人。少俊異。善詩賦。廷試第一。時獬與滕甫俱
有場屋聲。甫賦。首曰大礼必簡。圜丘自然。自謂人莫能及。獬賦
但倒二字。曰礼大必簡。丘圜自然。甫聞之大服。果居其次。知開
封府。不肯用按問新法。為王安石所惡。出知杭州。為文有豪氣。
峭整無長語。與滕達相善。並嗜酒落魄。無檢操。人目之為滕屠
鄭沽云。

王安石。綿惇與尚中。論　撫州臨川人。所著名王臨川集。凡一百三十
卷。安石婿蔡卞。稱介甫著雜説數十萬言。其言與孟軻相上下。
晩以所覺考字書奇耦横直。深造天地陰陽造化之理。著字説。
包括萬象。與易相表裏。蓋多阿私。所好之説。然荊公文字大段
好。與政事操守。不以相掩。宋人　自有公論。如陳氏言方嘉祐

以前。名重一世。迹其文學論議操守。使不至大位。則光明俊偉
有不可瑕疵者。晁氏云。近時議者謂自紹聖以來。學術政事。敗
壞残酷。貽禍社稷。実出於安石。合二説觀之。而荊公之論定矣。
東坡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於王氏。王氏之文
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顔淵之
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
同於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黄茅白葦。
此王氏之同也。

王令字逢原。揚州布衣也。少年有盛名。作騷文極工。蓋非徒有
意言語。嘗渡揚州江中流。慨然有感。乃作江上詞。既以為未極
其意。又作山中詞。寄示王荊公。荊公讀中篇。不覺失聲嘆曰。泰

漢後乃有斯人耶。自以為不及。於是與之交益密。逢原二十八歲而卒。文字多散落。二詞世少有見者。劉后村曰。本朝諸人。惟逢原別是一種風調。如靈芝慶雲。出為祥瑞。半山崛強於歐蘇。無所推讓。非苟嘆服後生者。

王回。字深甫。福州候官人。舉進士中第。仕終真縣主簿。所著名王深父集。凡二十卷。曾南豐為序。略曰。深父之文。其辭反復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于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于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将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雖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可攷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與。　弟向。字子直。有文集。亦南豐為之序。略曰。子直自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回弟同。俱名聞天下。考其文。不當於理者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且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其磨礱灌浸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乃子直兄弟三人。同時並出於一家。而不幸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

張俞。字少愚。幼通悟。於書無不該貫。朝廷嘗以校書郎召。辭乞授其父。愈隱於岷山之白雲溪。凡六被徵召。皆不起。為文有西漢風。嘗賦洛陽懷古。蘇子美見而嘆曰。優游感諷。意不可盡。吾不能也。所著有白雲集二十卷。

文同。字與可。蜀人。進士高第。以文學名。操韻高潔。書筆尤妙。仕至太常博士。司馬溫公嘗稱其襟韻瀟洒。如晴雲秋月。塵埃不染。其為人可知已。世人但知與可之竹石。惟東坡稱其詩騷。所傳石室先生丹淵集。蓋其遺文也。樂府雜詠。東坡嘗表出其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又如王昭君三絕句。其三有云。極目胡塵滿。傷心漢月圓。令人讀之。縹縹然感慨無已也。

鮮于侁（事具尚論傳中）。閬中人。神宗初。上書。上愛其文。以為不減王陶。冶經術有法。論著多出新意。晚年為詩。與楚詞尤精。東坡讀其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得。讀九誦。以為有屈宋之風。渠氏嘗言之。子駿在前輩。詩文亦高古。初世未有為騷者。自子駿與文與可歿之後。遂有相繼得其味者也。所著有諫議集三卷。

陳襄。字述古。長樂人。仕至樞密直學士。襄少與周希孟陳烈鄭穆為友。相與倡道於海濱。人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知仙居。改河陽。留意教化。以富弼薦。擢侍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請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襄乃請外。不許。帝訪以人才。襄薦司馬光而下三十二人。皆顯于時。安石益惡之。摘其書詔小失。出知陳州。有古靈集二十五卷。

陳舜俞。字令舉。嘉禾人。慶曆六年進士。嘉祐四年制科。以言新法謫官南康。與劉凝之騎牛遊廬山。詩書皆傳於世。舜俞居蘇秀境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熙寧中六客其一也。仕至都官員外郎。故所著名陳都官集。凡三十卷。

孔文仲。　武仲。　平仲。　文仲字經父。武仲字常父。平仲字毅父。先聖四十八世孫也。嘉祐六年。八年。治平二年。連三科。兄弟以次第登第。文仲舉賢良對策。切直忤時。罷舉官范鎮。因求致

仕。而制科亦自此廢。武仲為禮部第一人。中甲科。平仲亦嘗舉制科。其著述各數十篇。多散逸弗傳。其存者文仲十二卷。武仲十七卷。平仲二十二卷。名清江三孔集。周益公必大為之序。略曰。遺文雖存一二於千百。然讀之者知其為有德之言。非雕篆之習也。昔黃太史須當時人才。有曰二蘇聯璧。三孔分鼎。張丞相天覺在元符中。詆元祐詞臣。極其荒唐。謂兩蘇為狂率。則剛直也。謂公兄弟配之。文行何如哉。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博極群書。至於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尤精深而取資裕如。黃山谷所稱篤學之士也。仕至翰林學士。坐永樂事貶。晚居京口。自號夢溪翁。自序甚詳。所著有長興集四十一卷。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慶曆中。范仲淹帥邠。見其文異之。用溫公薦為諫官。居職七旬。所上事六十章。崇寧初坐訓表言紹聖逐臣。以為譏謗坐貶。其為文豪重有理致。而最刻意於詩。為樂府百餘篇。自序稱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自號浮休子。唐覲艷稱浮休芸叟。蓋襲之。所著畫墁集凡百卷。奏議十卷。

趙補之。字無咎。幼豪邁。警悟絕人。讀太史公而喜之。以為可至。遇有所得。皆不由町畦。自以意會。其後益縱覽百家。馳騁上下數千載。在杭州作文曰七述。敘杭州山川人物之盛麗。時蘇子瞻倅杭州。亦欲有所賦。見其作。曰吾可以閣筆矣。因屈輩行與之交。由此聲名籍甚。舉進士。禮部別試第一。考官以其文進御。神宗曰。是深於經可革浮薄。元祐中。除校書郎。紹聖初。落職。無咎常自謂喜左丘明檀弓屈原莊周司馬遷相如枚乘及唐韓柳氏。天下亦以為兼得數子之奧。莫敢與之爭。卒能自成一家。晚惟張文潛與之抗衡。是以後世謂之晁張云。所著名雞肋篇。凡七十卷。

張耒字文潛。譙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元祐中。蘇氏兄弟以文章倡天下。號長公少公。其門人號四學士。後見文潛。少公客也。諸人多早逸。文潛獨後亡。故詩文傳於世者尤多。　葉氏云。君與秦少游同學于翰林蘇子瞻。（少公客出自晁氏。與此不同。）子瞻以為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文潛為難云。

秦觀字少游。高郵人。登進士第。元祐初。除校勘黃本書籍。紹聖

中除名。編隸橫州。遇赦北歸至滕州卒。蘇子瞻嘗謂李廌曰。少游之文。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王介甫謂其新精婉麗。鮑謝似之。少游亦自言其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為愧耳。呂氏童蒙訓謂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所著有淮海集三十卷。

陳師道字無己。一字履常。彭城人。苦節厲志。少以文謁曾南豐。南豐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起為太學博士。紹聖初。以進非科舉而罷。建中靖國初。入秘書為正字以卒。為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每登覽得句。即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榻。蓋其用意專至。不欲聞人聲。恐亂其思也。所著名后山集。凡二十卷。　按子瞻兄弟門下

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
若陳無己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故無己
作佛指記云余以辭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是也初無己居
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傅欽
之為吏部侍郎欲見無己先以問少游少游曰師道非持刺字
俛眉承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欽之曰非所望也吾將
見之惧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欽之知其貧懷金饋
之及覩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出以嗟歎之之下士無己之
持己今之世兩難之矣觀於此者宜瞿然或悚焉
參正一字明略元祐召試館職蘇子瞻在翰林見其所對策大
奇之俄除正字紹聖間貶信州玉山監稅鬱鬱不得志畏明而

殘自號竹林居士有竹林集三卷石林葉氏為之序略曰明略
自為舉子時即不沿襲場屋一語再舉而取進士其所試纂然
已甚可以名世者蓋其用志深苦而思致精慤淵源所從來遠
矣為文典與簡慤精新煥發使人讀之不覺聳然增氣惜其早
困不得盡用其所長始元祐初天下所推文章黃張晁秦號四
學士明略同直三館軒輊諸公間無所貶屈欲自成一家然其
流落不偶略相似云
孫至字幾聖餘杭人韓魏公客也在幕府表章書記多出其手
仕至三司戶部判官所著名孫祠部集凡四十卷曾南豐為之
序略曰幾聖工為詩語驚人魏公喜為詩每合屬寮士大夫賡
客唱酬詩以自見其屬而和之者幾聖獨思致逸發魏公
未嘗不歎其得之晚也其任幕府魏公每上奏及為書記幾聖
為屬藁必歎比字屬曲當繩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畫遠近多
稱誦之及為他文若志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古而不少
貶以就俗蓋備古今體兼人所長云
唐庚字子西眉山人登進士第早受知于張天覺天覺為相擢
京畿提舉常平且欲用為諫官天覺去位後言者謂子西嘗宣
言有一網打盡之語貶惠州大觀五年會赦北歸其文長於議
論所著名治存舊正文議賞諸論皆精確劉氏有言子西諸文
皆高不獨詩也其出稍後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之下
馬存字子才鄱陽人元祐中進士仕終鎮南節度推官子才文
波瀾雄壯英發有奇氣不可羈紲且徐節孝蘇文忠許可最厚

源流有所自矣方新學盛行士皆以穿鑿經說相高子才自上
書春秋大對指闢災異曲說歸諸人事至論外患則略西南而備
西北方淵然有為國經久意既沒之後川黨議起蘇黃文字焚
毀無遺而子才亦在指揮中故世罕傳傳復訛舛所遺集僅八
卷
米芾字元章襄陽人文務奇險不蹈前人軌轍母閻氏與宣仁
皇后在藩時有舊故以恩補試衙入仕蓋宋初勳臣米信之後
也善書畫酷嗜古法書家藏二王真跡故號寶晉齋所著有集
十四卷仕終禮部員外郎
李昭玘字成季鉅野人元豐二年甲科所居有樂靜堂以名其
集集凡三十卷東坡罷徐守時成季嘗以書抵之坡答書歷道

黃張趙蔡數公。且曰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姿而騖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而後已。則此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其意蓋以彼為不然。而勉其有所至也。至成為文。橫騖別驅。曲折演迤。而一貫於理。不係衆有而風神自遠。其成奏應用之作。傳古切今。琢削穩密。不傷天骨。敍事外自為文章。吾得諸其姪所所敘云。

趙說之。字以道。少慕司馬溫公為人。自號景迂生。元豐五年進士。元祐初。蘇文忠范太史曾文昭皆薦之。坐元祐邪黨廢棄。靖康初。以著作郎召。俄以論不合。去國。以道傳極群書。通六經。尤精於易。傳邵堯夫之學。著太極傳。縉紳高其節行。平生著述甚多。兵火散逸。遺文僅二十卷。名景迂集。

李朴。字先之。紹聖元年進士。坐言隆祐之賢。廢棄三十年。蔡京欲彊致之。不屈。嘗教授西京國子監。程伊川與之甚厚。然謂其太直。以洛中風波為戒。朴笑曰。不意此言發於先生之口。伊川為之改容愧謝。其風節可畏如此。所著名章貢集。凡二十卷。

汪藻。字彥章。婺源人。仕至翰林學士。所著名浮溪集。凡六十卷。孫鴻慶序其文。貫穿百氏。網羅舊聞。文從字順。體製亦異。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鏞。叩之輒應。當大典冊。深淳雅健。追配古作。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能及。而陳氏亦言紹聖後置詞科。習者益衆。格律精嚴。一字不苟錯。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云。

葉夢得。(續具尚論中。)吳郡人。所居在卞山。奇石森列。藏書數萬卷。後其居與書俱燼于火。所著建康集十卷。審是集八卷。後其家編次總而合之。名石林總集。凡一百卷。(石林二字。出處見周天闕。)

孫覿。字仲益。晉陵人。大觀三年進士。政和四年詞科。代高麗謝賜燕樂表。膾炙人口。所著鴻慶集。凡四十二卷。覿嘗提舉鴻慶宮。故以名集。周平園序其文。言其軼群邁往。賦才獨異而復天假之年。(年八十八)磨淬鍛鍊。重之以湖山之助。名章雋語。少而成。壯而盛。晚而愈精。至以章疏制誥表奏。比之陸敬輿。文足稱矣。然其人歷元豐至乾道。可謂耆宿。而平生出處頗不足道。為識者所論云。

沈與求。字必先。吳興人。建炎紹興之間。歷三院翰苑以至執政。嘗奏言安石之罪。大者在於取揚雄馮道當時學者。惟知有安石。喪亂之際。甘心從偽。無伏節死義之風。實安石倡之。陳氏以為此論前未之及也。

陳與義。字去非。汝州葉縣人。中進士甲科。宣和中。徽宗見其所賦墨梅詩。喜之。遂登冊府。建炎中。掌內外制。拜參知政事。以卒。當崇觀間。尚王氏經學。風雅幾廢絕。而去非獨以詩名中興。又元祐後詩人迭起。要不出蘇黃二體。及去非出。始以老杜為師。至避地湖嶠。行路萬里。詩益奇壯。如記宣靖事岳陽樓等作。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劉後村論。)

俞汝礪。三嵎人。靖康之難。虜議立偽楚。以絕民望。汝礪捫其膝曰。此膝豈可屈耶。即日掛冠神武門。遂自號捫膝居士。由是名重海內。仕至尚書郎。沒六十三年。而文集始出。名捫膝先生集。

文一字不肯苟於下筆每馳騁上下濤起阜湧力有餘而氣
不竭辭既工於理於事又欲明白而深切宜其愈久而愈難泯
也

趙公武字子止仕終侍郎所著名昭德晁公文集凡六十卷劉
氏叙言晁公能言當時理亂興喪之由而明乎得失之跡道徃
事誦遺風而又能達之文辭以傳於世其經事之多嘗艱之久
而學日益強文日益力猶以為未足其答進士劉興宗書曰少
時貫穿群書出入百氏旁逮釋老恢詭之學勤亦至矣亡得焉
反而求之六經似於道有見也乃願師董仲舒心竒賈生而病
其雜也則公之學可覩矣

宇文虛中所著名宇文肅愍公文集劉後溪序略曰公羈絕域

者十五年而朝廷悉發其家人北去後四年父子謀覺而闔門
被禍矣公弟兄早以才奮皆致位二府公之文章又最先稱於
當世余讀其為館職時所與開封尹論事書而壯之使充是書
以往足以追古人而並駕矣公嘗答鼂晦之書言古人無意於
為文而遇事乃言無施不可至論古之人成德為行又觀所與
趙慶長論文書亦曰不若清明寡邈之為愈即二書所言非公
之所欲充而不已者耶

杜莘老字起莘仕至殿中侍御史所著名杜起莘文集劉氏序
文大畧言公學術之正文辭之典氣節之剛與王公龜齡朋大
畧相似而公奮起孤遠為尤難余嘗得公奏疏而讀之其言五
穀藥石也公卒四十餘年余守眉陽又得公它文閱之嘆曰善
扶窮之言達之行也今年又得公經論千餘篇信乎公之學得
於孟子者與世益降士之為文益浮噫無復斯文也已

胡直孺字少汲豫章人仕於紹興中官至刑部尚書少汲少工
於詩語出驚人魯直一見擊節嘆賞指示佳處數十語表而出
之他文稱是筆力雄贍所為賦頌表啟記序銘贊之屬蓋數萬
言如行雲流水自然成文所著名西山老文集凡二十四卷

曾紆字公衮布之子也有異才建中靖國初布在相位奉詔為
景靈西宮碑紆之筆也為文章克守家法而學詩以毋夫人魯
國魏氏為師句法精麗絕去刀尺有古詩之風黄魯直遷宜州
道出零陵得紆江越書事二小詩書團扇上諸詩人莫能辨也
葉石林氏嘗以親見揚雄美其詩以新樣元和評其書以三世

風流頌其文而李鳫湖亦謂人思傳異俗疵文雅如空青諸石
雖不偶於一時而文采爛然垂著後世不能掩也今其遺文如
魯殿秦碑見者珍惜當時知者以為自可孤行於南豐曲阜之
後若其潛逃于乃翁柄用之時繾綣于諸賢流落之後至臧跡
毀廬相隨入黨迫于三朝正論始暴白于世彼其視同時諸貴
公子孫其為人賢不肖又何如也

程俱字致道信安人父祖世科而俱乃以外祖鄧潤甫蔭入仕
此傳亦葉　居吳時見俱學問風節卓然為移書當路并上其
文數十篇宰相見而驚曰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政事堂其後
二十四年登侍從為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時其文論者以為
得左丘明班　孟堅之用意至於詩草兼得唐中葉以後名士

衆體。既而在朝。遇雖不久。所建明尤偉。初入西掖。徐俯為[illegible]
去封還辭頭罷去。後以次對脩史。病不能赴而卒。所著名北山
小集。凡四十卷。
潘良貴。字子賤。一字義榮。剛介之士也。朱文公序其所著默成
居士集。五曰。公自宣和初為博士。則已不肯託婚富貴之家。
而獨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姦。及為館職。又不肯游蔡京父子之
門。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因論時宰何㮚唐
恪不可用。恐誤國事。以是謫去。不旋踵而言果驗。建炎初。召為
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及當時用事者。大為汪黃所忌。遂左遷。
紹興入為都司。又忤時相。以歸。復為左史。又以廷叱奏事官。忤
旨而去。自是之後。秦檜擅朝。則公遂廢於家而不復起矣。然公
平生廉介自持。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
十餘日。所居僅庇風雨。而處之超然。未嘗少屈于檜而通問其
子。至於造次之間。一言一行。凡所以教人者。直欲防微謹獨。而
讀書磨鏡之喻。切中學者之病。當世蓋多傳之。所論汲長孺蓋
寬饒之為人。尤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公條奏草藁。多自焚削
不存。而言之頗可見者。獨有賦詠筆札之餘數十百篇而已。後
之君子。將由此以論公之事。其可使之沒沒無傳而遂已乎。
胡銓。（具尚論編傳中）廬陵人。所著名澹庵集。凡七十八卷。楊誠齋序
其文。言先生之文。肖其為人。議論宏以挺。其記序。古以馴。其代
言。典而嚴。其書事。約而息。其為詩。自詆斥時宰。放置嶺海。愁猿
酸骨。飢咬血牙。風呻雨喟。濤譎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耐者。
不介于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奇云。至
於騷辭。涵茫斬截。鉥劌刻屈。扶天之幽。洩神之靈。搞瘮而不瘁。
恫怵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
李燾。（具尚論編傳中）丹棱人。所著名李文簡公集。凡一百二十卷。
心。龔氏序略云。公大篇詳而正。短語簡而法。初未嘗藻繪琢鐫。
以媚俗為意。會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
自怡悅也。獨於古文。陞學堂上之議。起虞造周。如挈裘領振之
焉。固遺其下而獨至其上者與。（[illegible]）自三蘇死。公
父子兄弟後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學。綜練古今。名實之際。有補
於世。天下傳以繼蘇氏云。
朱松。字喬年。新安人。晦翁之父也。自為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及
夫場屋。始放意為詩文。其詩初亦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律
閒暇。超然有出塵外之趣。所著名韋齋小集。凡十二卷。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仕至迪功郎。以考試湖州策問。忤秦相。謫
死。其文不為扶疎茂好。惟自根極而成者。無不具。故不得志於
科舉。至轉富入貧。本業微折。終不動心。一以溪山雲月為家宅。
筆墨簡策為情性。常覃研竟日。曰孔顏不如是耶。所著名東溪
集。凡二十卷。
王之望。字瞻叔。襄陽人。仕至參政。所著有漢濱集。周益公為之
序略曰。公生於羊杜成功之地。慕其為人。博學能文。知略輻輳。
學根於經。故有淵源。文適於用。故無枝葉。奏劄甚多。皆可行之
言。內制雖少。得坦明之体。酷嗜吟咏。詞贍而理到。近世論文章

事業。公實蒞之。豈與夫一偏一曲之士較短量長而已

林之奇。字少穎。候官人。仕至校書郎。之奇學於呂氏本中。而袒謫學於之奇。至登第當紹興辛未年。已四十。未幾即入館。古鄉用而得末疾。所著有拙齋集二十二卷。

范成大。緯傳帖論 吳郡人。所著名石湖集。凡一百三十六卷。石湖在太湖之濱。姑蘇臺之下。去城十餘里。至能而湖為堂。號鏡天閣。又一堂扁石湖二字。宋人以為阜陵宸翰也。楊誠齋序其集畧曰。公訓詁具西漢之爾雅。賦篇有杜牧之刻深。騷詞得楚人之幽遠。序山水則柳子厚。序任俠則太史遷。至於大篇決流。短章歛芒。縟而不釀。縮而不窘。清新嫵媚。奄有鮑謝。奔逸雋偉。窮追太白。求其隻字之陳陳。一唱之嗚嗚。而不可得也。今海內

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者。予於詩豈敢以千里畏者。而於公獨歛衽焉。

周必大。緯傳帖論 廬陵人。自號平園叟。所著名周益公集。凡二百卷。劉氏言平園晚作。益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惟所撰林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紹興末召對。賜出身。隆興初為密院編修官。鄉用矣。坐漏泄省中語見斥。後以薦倅入蜀。益自放肆不護細行。自號放翁。在蜀九年乃歸。晚以周益公薦直比門上。終不用。及韓侂胄用事。游既掛冠久矣。游才甚高。幼為曾吉父所賞識。詩為中興之冠。他文亦佳。而詩最富。至萬餘篇。古今未有。故文與詩別行。所著有渭南集三十卷。游封渭名。渭南 叙南稾續稾。共八十七卷

楊萬里。字廷秀。廬陵人。仕終寶謨閣學士。謚文節。當淳熙末。為大蓬論思陵配享不合去。及韓侂胄用事召之。卒不至。自以對遷至學士。聞開禧出師。不食而死。所著有江湖集。荊溪集。南溪集。皆自為序。其序荊溪集有曰。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后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於唐人。學之愈力。作之愈寡。嘗與林謙之屢歎之。謙之云。擇之之精。得之之艱。又欲作之之不寡乎。之官荊溪。嘗以告曰。作詩忽若有寤。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

林光朝。仕至工部侍郎。所著名林艾軒集。凡二十卷。劉氏序略

曰。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王乾淳間大儒。国人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間有異同。惟於先生加敬。然先生於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岣嶁之碑。岐陽之鼓矣。蓋光朝没六十年。而文集出故云。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所著有水心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又外集前九卷。為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稾。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適淳熙中登進士第。雄文奧學。推重當世。雅以經濟自負。紹熙中偏歷華選。嘗密協趙汝愚定策。上既辨朱熹之誣。官至寶謨閣學士。別具理學譜

樓鑰。字大防。四明人。隆興癸未省試賦魁。以犯諱當黜。知舉洪

邁秦收寘末甲首。仕至參政。所著名攻愧集。凡一百二十卷。眞西山為之序。略曰。公生于故家。接中原文獻。博極群書。識古文奇字。文備衆体。非他人窘狹僻澁。以一長名家。而又本之以忠孝仁義。其大典冊。大議論。則世道之消長。學術之廢興。善類之離合係焉。方淳紹間。鴻碩滿朝。毎一奏篇出。其根據該洽。義理條達者。一詔令下。其辭氣雄渾。筆力雅徤者。學士大夫讀之。必曰樓公之文也。於乎。所謂有本者如是。非耶。

周南。字南仲。呉郡人。䟫書喜誦。出于天性。十五六時。視呉下問學止科舉。心陋之。棄去。一歲至五易師。游學校有聲。登甲科。而仕不偶。再入館。再罷。以駁廷所授文林郎終焉。所著有周氏山房集二十卷。後集二十卷。葉適誌其墓。略云。君常以世道興廢

為己重負。一飯不顧私憂。時如家憂。人如身。文詞撥去今作脫換驕雅。欲以力自成家。而瓌麗精切。逹於時用。至於端行拱立。尺寸程準。門内順穆。廉節整飭。尤人所不可及云。

項安世。字平父。松陽人。所著名平菴悔稾。凡十五卷。悔稾者。以言語得罪。悔不復為也。又題其所為文藳曰滑稽篇。謂滑稽者。不畏人咲。非獨不畏。且甚欲之。凡其貌服言動。皆欲得人之咲。人小咲之。則小愜。大咲之。則大愜。人不咲之。則大愧。若予之為文。亦若是耳。人之咲予之藥也。人小咲之。則予亡其小病矣。人大咲之。則予亡其大病矣。人不咲之。則予之病。其危乎。是與滑稽之技無以異矣。客聞其說。觀其文。大咲。冠帶盡脫。項子赧然汗下。矍然神醒。曰予病瘳矣。再拜謝客。書以為序。

蔡幼學。字行之。永嘉人。成童穎異。從同郡陳傅良學治春秋。年十七。試補上庠首選。陳反出其下。明年。陳改用賦冠監舉。而幼學經魁。又明年。省闈先多士。而傅良亦為賦魁。一時師弟子雄視場屋。莫不羨之。幼學自其少時。以文顯。無浮巧輕艷之作。既長益務闡教化。宣性情。詞命最溫厚。亦不自矜貴。惟於国史研貫。一朱墨義類。刊潤齊整。各就書法。為續司馬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論者以為宋代之完書云。所著育德堂外制集八卷。内制集三卷。仕至兵部尚書。

陳藻。字元潔。福清人。所著名陳樂軒集。劉后村為序。略曰。樂軒七十五乃死。城中無一椽。僑居福清縣之横塘。閉門授徒。不足

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積錙銖買田數畝。輒為人奪去。士之窮無過於此矣。今讀其文。講學明理。浩乎自得。不汲汲於希世求合。螢窗雪案。菜羮脫粟。怡如也。扁其居曰樂軒。蓋其所得於孔顔者深乎。

姚燧。字端甫。樞之從子也。弱冠後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為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許衡。衡亦賞其辭。而戒以無先有能一世之名。起家秦王府文學。仕至太子太傅。燧初在蘇門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国統散于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至告病江東。著国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国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晦庵凡例之後。其學有得于許衡。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為世名儒。為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舂容盛大。有西漢

風宋末敝習。為之一變。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其先德。必得燧文以為傳信。其不得者每愧耻云。

虞集。字伯生。允文五世孫也。三歲即知讀書。長授業母楊氏。出則從吳澄遊。元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益自充廣。不少假借。除國子助教師。以師道自任。累遷奎章閣學士。一時大典冊盡出其手。集學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曆乾淳風烈。平生為文萬篇。稾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為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

詩拾遺。

劉孝綽。彭城人。梁秘書監也。所為詩數十萬言。止存集一卷。弟綽兄弟及群從兄弟。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其三妹亦並有才學。適徐悱者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也。稱玉臺集中有悱妻詩。

薛道衡。字元卿。河東人。隋內史侍郎也。史言道衡每至搆文。必隱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人聲便怒。其沉思如此。有詩集一卷。

杜審言。字必簡。襄陽人。唐著作郎。工部之祖也。唐初沿宋以來律詩始盛行。然未以平仄失眼為忌。審言詩雖不多。句律極嚴。無一失粘者。工部之家傳有自來矣。然才傅傲世。遂欲衙官屈宋。論者以為言之過云。有詩集一卷。

喬知之。唐右司郎。天授中為酷吏所陷死。有詩集一卷。中有綠珠怨。乃其所由致禍也。

崔顥。開元十年進士。仕至司勳員外郎。才俊無行。黃鶴樓詩。盛傳至今。有詩集一卷。

儲光羲。魯國人。唐監察御史也。與崔國輔。綦毋潛。皆同年進士。天寶末。從安祿山。偽署賊平。貶死。有詩集五卷。

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與常建俱開元十五年進士。又選宏詞。超絕群類。為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世亂還里。為刺史閭丘曉所殺。為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有詩六卷。

秦系。字公緒。唐處士也。自天宝間。有詩名。藩鎮奏辟。皆不就。嘗隱越之剡泉之南安。至貞元中。年八十餘。不知所終。有詩名秦隱君集。

李端趙州人。大曆中進士。仕至校書郎。時杭州司馬郭曖尚昇平公主。賢明拍納士類。故端等皆客之。當坐上賦詩奇甚。主大加稱嘆。錢起曰。素為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篇云。新開金埒看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起乃服。主喜。厚賜之。有集三卷。

盧綸字允言。累舉進士不第。與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有集一卷。

李益字君虞。姑臧人。大曆四年進士。調鄭縣尉。幽州刘濟辟從事。憲宗雅聞其名。召為集賢殿學士。負才凌籍。士衆不能堪。暴其獻濟詩不上望京樓之句。以涉怨望。詔降秩。俄復舊。益少負詞藻。長於歌詩。與宗人賀齊名。每作一篇。樂工以賂求取被聲歌。供奉天子。征人早行詩。天下皆施之圖畫。有集一卷。載從軍詩五十首。而無此詩。蓋其放逸者多矣

王建字仲和。長於樂府歌行。思遠格幽。與張籍相上下。大曆十年進士。和中為陝州司馬。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倣此体者不下數家。而建為之祖也

楊巨源字景山。河中人。貞元中第進士。歷官除國子司業。在元和中。詩韻不造新語。体律務實。用功頗深。旦暮搖首微詠不輟。年老丐歸。時宰惜其去。以為其鄉少尹。不絕其祿。韓退之有送楊少尹序。即巨源也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人。建中四年進士。元和中。以相節度劍南。復秉政。早朝為盜所害。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被於管絃。議者謂唐世工詩宦達者。惟高適。宦達工詩者。惟元衡。

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天寶十五年進士。為郢州刺史。與錢起俱有詩名。而士元尤更清雅。時朝廷公卿出牧奉使。若兩人无詩祖行。人以為愧。有集一卷

包何　包佶延陵人。皆包融之子也。兄弟齊名。世称二包。佶天寶六年進士。兄何後一年。佶仕至秘書監。何仕至起居舍人。有集各一卷。父融與丁仙芝蔡隱丘等十八人。所居地相近。皆有詩名。殷璠彙次其詩。號丹陽集。

錢起吳郡人。天寶中舉進士。初從鄉薦。客舍月夜。聞人吟于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攝衣蹤跡之。无所見。來就試。詩題乃湘靈鼓瑟也。起即以鬼謠十字為落句。主文李暐深嘉之。擢高第。釋褐授校書郎。終考功。與郎士元齊名。時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有錢考功集二卷

韓翃字君平。南陽人。天寶十三年進士。仕至中書舍人。詩興致為一時朝野重之。以春城飛花之句。受知德宗。有集五卷

韋應物。京兆人。天寶時為三衛郎。後知滁江二州。召還。或媢其進。媒孽之。出為蘇州刺史。歸于嘗宦蘇州。初豪縱不羈。玄宗崩後。始折節務讀書。覌與楊開府詩自叙可見。然史称其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似非豪縱者所能。而其詩清深妙麗。亦必非晚節把筆學為者。徐師川云。韋蘇州詩。人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自李杜以後。古人詩法盡廢。惟韋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為流麗。余謂流麗不足以盡韋詩。言古淡者反得之。故知者以陶韋並稱。蓋古淡乃詩中真趣也

鮑溶字德元。元和四年進士。有詩集五卷。集中有別韓博士愈詩云。不知無聲淚。中感一顏厚。蓋退之所嘗推激也。張爲謂容詩氣力宏贍。博識清度。雅正高古。衆才無不備具。曾子固亦愛其詩焉。

李紳字公垂。亳州人。元和元年進士。武宗時爲相。紳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號短李。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所著詩名追昔游集。凡三卷。追昔游者。蓋賦詩紀其平生所游歷。謂起梁漢歸諫署。升翰苑。及擯赵荊楚。踰嶺嶠。止高安。移九江。過鍾陵。守滁陽。轉壽春。分洛陽。臨汝。蹈分務東周。守蜀鎮梁也。陳氏書其集後云。讀此篇。見其飭志於能。容當殉世。益知子陵元亮爲千古高人。

李商隱字義山。唐太學博士也。論者言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澀。時稱西崑體。然王荊公晚年頗喜其詩。以爲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有集三卷。

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詩賦清麗。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艷之辭。行亦少脩。累年不第。終國子助教。宣宗嘗作詩賜宮人。句有金步搖。遣場中對之。庭筠對以玉跳脫。上喜其敏。欲用之。而嘗作詩忤時相令狐綯。終以斥云。

李群玉字文山。澧州人。曠逸不樂仕進。專以吟咏自適。詩筆研麗。才力遒健。好吹笙。美筆翰。親友強赴舉。一上而止。裴休廉察湖南。大中八年。來京師進詩三百篇。休復論薦。授弘文館校書郎。詩集一卷。集後有乞假歸別業。及朝士送行詩云。

周朴唐處士也。歐陽公詩話曰。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鍊。未及成編。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

杜荀鶴。池州人。大順二年進士。善爲詞句。意切理。自號九華山人。嘗以戕問至梁祖。薦爲翰林。李士主客員外郎。恃勢侮易縉紳。衆怒欲殺之而未及。有唐風集十卷。幕府燕談云。荀鶴詩近俗。惟宮詞爲唐第一。

唐彥謙字茂。并州人。咸通末進士。仕至刺史。彥謙才高負氣。無所推屈。博學多藝。尤能七言詩。師溫庭筠。故格体類之。世稱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蓋彥謙句也。自號鹿門先

生。有集一卷

黄滔。字文江。光啟中爲四門博士。所著詩文。舊曰黄滔集。其後名黄御史集。誠齋序畧曰。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御史黄公之詩尤奇。如聞鴈一聲初觸夢。半白巳侵頭。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州。他詩亦佳。

劉商。彭城人。擢進士。歷臺省爲郎。漢蔡邕女琰爲胡騎所掠。因胡人吹蘆葉以爲歌。遂翻爲琴曲。其辭古澹。商因擬之以叙琰事。盛行一時。俗所稱胡笳十八拍是也。商好道術。隱義興胡父渚。世傳其仙去。

魏野。字仲先。陜州人。志清逸。以吟咏自娛。忘懷榮利。隱於陜之東郊。手植竹木。繞於流泉。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立草堂。爲詩

清苦，句多警策，與老輩王旦善，每往來唱酬，祀汾陰，歲召不起。贈著作，有旦堂集二卷、鉅鹿東觀集二卷，以贈著作，故以東觀名集云。

石延年，字曼卿，南京宋城人，舉進士不中，為三班奉職，仕至秘閣使理。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体兼顏柳，為世所珍。有集一卷，石徂徠作序，稱其與穆參軍以古文自任，而曼卿尤長於詩，歐陽公甚重其人，范公亦有鑒幽索秘、破堅發奇、高峻虹霓、清出金石之評。

總集家。

劉勰文心雕龍。按勰晉時人，後為沙門，名慧地，評自古文章，別其体製，凡五十篇，各繫之以贊，為卷十。晁氏題其後曰：勰著書垂世，自謂嘗執丹漆器，隨仲尼南行，其自負亦不淺矣。觀其論說篇，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是殊不知書有論道經邦之言也。其疎殊過於王柟矣。然王摩詰嘗有龍星去病之誤認故云。

梁昭明太子蕭統漢文選。按文選，統所纂，自漢迄梁諸家所著，賦、詩、騷、七（謂七發、七啟、七命是也）、詔、冊、令、教、策秀才文、表、上書、啟、彈事、牋、記、書、移、檄、難、對問、設論、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策、碑、誌、行狀、弔祭文類之為三十卷。蓋所錄皆前人作，時何遜在世，亦不錄其文焉。東坡曰：梁蕭統文選，世以為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其初畧陳所夢之因，如子虛、無是公，皆賦矣，而統謂之叙，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辭句儇淺，正齊梁間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也。　文選，唐弘文館學士李善註，析為六十卷。其子邕正之，更加以義釋，解精於五臣。後人并善元註，合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人註，合為一書，名六臣註。然東坡謂五臣乃俚儒之荒陋者，反不及善云。

徐陵玉臺新詠。按陵，陳人，所序玉臺新詠十卷，皆文選所棄餘也。六朝人少全集，雖賴此書畧見一二，然當好不出月露。氣

骨不脫脂粉。雅人莊士見之廢卷。昔坡公笑蕭統之陋。是集僉
謂於綺如沈休文六憶之類。其艷有甚於香奩花間者。刘氏
謂自國風楚詞而下。固當繼以選詩。不易之論也
洪邁楚漢逸書。按邁。豫章人。所編凡十九家。宋玉司馬相如。
遷董仲舒賈誼枚乘路喬如公孫詭鄒陽公孫乘羊勝中山王
勝淮南王安班婕妤王褒刘向。刘歆楊雄班固是也。共八十二
篇。此書傳於道山。又有漢嶺遺集。所載畧同
韓無咎古文苑。按古文苑皆漢以來遺文史傳及文選所無
者。世傳孫洙巨源於佛寺龕中得之。唐人所藏也。韓無咎類次
為九卷。刻之婺州。
西漢文類。　東漢文類。按西漢文類二十卷。唐柳宗直

所編。其兄宗元序末云。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
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是書四十卷。唐藝文
志有之。其書不傳。陶氏重編纂成。梅堯臣為之序。五代時竇儼
亦嘗編東漢文類。凡三十卷。
晉代名臣文集。按洪氏隨筆云是集得諸故篋中。所載凡十
四家。其文頗有東方朔客難。刘孝標絕交論之体。内有張敏者。
太原人。仕為濟北長史。文更新娟。眼如集仙傳所載神女成公
智瓊傳。見於太平廣記。蓋敏之作也。卿湛姓名。因羊叔子而傳。
蓋見於此。
姚鉉唐文粹。　成叔陽唐三百家文粹。按鉉。廬州人。宋太平
興國中進士。文辞敏贍。善著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累遷兩浙
漕。當真宗朝。課吏寫書。采唐世文章。分門編類。合一百卷。名文
粹。坐事斥連州。卒。其子以其書上献。詔藏内府。命以一官。　陳
史云。予嘗見唐張說文集三卷。權文公為序。其畧云。如求居奇
別懷人三賦。与燈柏一篇。意有所激。鏗然玉振。尚有繼招呵之
篇者。斯不可遺也。然文粹並不編載。乃知姚亦有未見者。与其
後眉山成叔陽。增益至三百家。共四百卷。刘後溪為之序。
李昉等文苑英華。　太平廣記。按宋太平興国中。命李士李
昉邑蒙等。閲前代文章。撮其精要。以類分之。又命蘇易簡等。至
雍熙三年書成。凡一千卷。時詔修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
龜。頗鮮見。凡書亦其一也。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間存一二。
是時印本絕少。如韓柳元白之文。尚未甚傳。其他如陳子昂張

說張九齡李翺諸名士文籍。世尤罕見。故修書官於宗元居易
権德輿李商隱顧雲羅隱。或全卷收入。當真宗朝。姚鉉始銓擇
十一。號唐文粹。盛行。而英華不甚行於世。　太平廣記。亦太平
興國中所成。故以名其書云。
崔遵度群書麗藻。按度。青州人。或云居金陵。高尚不仕。或云
為南唐司門員外郎。以六例總括古今之文。一曰六籍瓊華。二
曰信史瑶英。三司王海九流。四曰集苑金鑾。五曰絲綸樂珠。六
曰鳳首龍編。為二百七十門。總一萬三千八百首。
宋敏求唐百家詩選。按敏求。字次道。為三司判官。取其家所
藏唐人一百八家詩。選擇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為一
編。王介甫觀之。因再有所去取。且題云。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

毋遂以為介甫所纂。如李杜韓詩及王右丞韋蘇州元白劉柳
孟東野張文昌之倫。皆不在選。意介甫於顯然在人者固不待
選。抑據所集擇之。他不復及耶。
江鈿宋文海。 按鈿所編集。皆宋朝諸公所著賦詩表啟書論
說述議記序傳文贊頌銘碑制詔䟽詞誌挽祭禱文凡三十八
門。一百二十卷。兆氏以為錯頗該博。而去取无法
曾慥宋詩選五十七卷。 按慥字端伯。官至太府卿。編此所以
續荊公之詩選。而鑒識不高。去取无法。為小傳畧无義類。議論
亦凡鄙。陸放翁以比中興間氣集。謂相甲乙。非虛語也。其言歐
陽蘇不入選。以擬荊公不及李杜韓之意。不知荊公前選。實不
然也。其後鄭景龍又續慥前選二十卷。舛畧尤甚。

總集 十三卷 四

呂祖謙宋文鑑。 按文鑑者。祖謙彼旨所編也。周益公必大為
序。既成。封以遺呂。一讀。命藏之。蓋未當呂意也。張南軒以為无
補治道。何益後學。而朱晦翁晚年。嘗語李者曰。此書編次。篇篇
有意。每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取五鳳楼之類。其所
載奏議。亦係一時政治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
意。盡在其間。非選粹比也。晦翁初讀文鑑。以為伯恭去取之文。
揀得无巴鼻。後來所云乃如此。又言文鑑後來為人所譖。復令
崔敦詩刪定。奏議多刪改之。
歷代名賢確論。 按是集无名氏。自三皇五帝以及五代。凡有
論述者。隨世代編次。
江西詩派。 續派。 按漁隱叢話。呂居仁以詩得名。自言傳衣

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豫章鍵山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無逸
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
晁沖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顒。王直方。僧
善權。高尚。合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然派
中如陳后山五六人。皆非江西人。同時如曾文清乃贛人。又與
居仁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其去取之意云何。惜當日無人
以此叩之。初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
洪邁唐人絕句詩集。 按邁編唐人絕句。凡萬首。有一家數百
者。並取不遺者。上之重華宮。論者頗稱其博。然皆其多有本朝
人詩。如李九齡。郭震。滕白。王初之屬。其尤不深考者。梁何仲言
也。

總集 十三卷 五

陸時雍等宏辭總類諸集。 按總類起紹興乙亥。迄嘉定戊辰。
皆刻於建昌軍學。相傳紹興中太守陸時雍所刻前集也。餘皆
後人續之。戊辰以後。時相不喜此科。主司務以艱僻之題困試
者。縱有記憶不遺。文采可觀。輒復推求小疵以故久無中選者。
初紹聖設科。但曰宏詞。不試制誥。止於表檄露布戒諭箴銘頌
記序九種。亦不用古題。又大觀改曰詞學兼茂。去戒諭及檄。而
益以制誥。亦為九種。四題而三題。以歷代故事及紹興始名以
博學宏詞。復益以誥贊檄。為十一種。三日試六題各一今一古。
遂為定制。
趙汝愚名臣奏議。 按汝愚為蜀師時。編進名臣奏議。凡一百
五十卷。其自序末云。陛下嘗命館閣儒臣編類國朝文鑑奏疏

百五十六篇。猶病其太畧。茲不以臣既愚且陋。復許之盡獻其
言。萬幾餘閒。特賜紬繹。推覩慶曆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
見效如此。熙寧紹聖諸臣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如彼。然則
國家之治亂。言路之通塞。蓋可以鑒矣。
擢犀策。 擢象策。 按擢犀者。元祐宣政以及建紹初年時文
也。凡一百九十六卷。擢象者。則紹興末凡一百六十八卷。陳氏
以為大抵科舉場屋之文。愈降愈下。後生亦不知前輩之舊作。
姑存之以觀世事。
真德秀文章正宗。二十卷 按西山自序曰。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詞之
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録文章者。若杜預摯虞諸
家。往往湮沒不傳。今行于世者。惟文選文粹而已。繇今眡之。二
書所録。果得源流之正乎。故今所集。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其
體本乎古。而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録。其目
凡四。曰辭令。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蓋去取甚嚴云。

總集 六

類書家。
相珽等修文殿御覽。 按唐志。類書在前者有皇覽類苑華林
遍畧等十六家。然皆不存。則此書當為古今類書之首。珽北齊尚
書僕射也。其行事姦貪凶險。蓋小人之尤無良者。乃其所編集
獨傳于後。陳氏謂珽嘗以他人所賣遍略質錢受杖。又嘗盜官
遍畧一部坐獄論罪。遍畧者。梁徐僧權所為也。是書毋乃盜遍
畧之舊以為己功耶。凡三百六十卷。
虞世南北堂書鈔。 兎園策。 世南初仕隋為秘郎時。鈔經史百
家之事。以備用。分八十部。八百一類。北堂者。省之後堂。世南鈔
録書所也。書凡一百七十三卷。又嘗奉王命纂古今事為四十
八門。皆偶麗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墅以授學童。故有遺
下兎園策之誚。後十三卷
歐陽詢等藝文類聚。 按唐志。此書詢與令狐德棻趙智行等
同脩。凡一百卷。分門類事。兼採前世賦詩銘頌文章。附于逐目
之後。陳氏以為所載詩文賦詩之屬。多今世所無之文集。
徐堅等初學記。 按張說初嘗類集事要以教諸王。開元中。詔
堅與常述余欽施本張烜李銳孫季良分門撰次。凡三十卷。
劉綺莊集類。 按綺莊毗陵人。嘗為崑山縣令。家多異書。採摘
事類。分二十餘門。書成上之于朝。晁氏謂綺莊集有上白敏中
啟。疑非玄宗時人。
白居易六帖。 孔傳後六帖。 按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可備辭
賦制文采用者。各以門目類粹。而名其書為六帖。既不自釋所

類書 八

以名。而後人亦無言六帖之取義者。蓋時唐制凡六科。別其所
試條件。每一事名一帖。其多者明經試至十帖。而說文極於六
帖。白之書為應科第設。則以帖為名。其取此矣。　後六帖者。宋
知撫州孔傳所纂。以續白氏之後。傳襲封衍聖公。　前六帖凡
三十卷。後六帖凡三十卷。
李途記室新書。　按是書采摭故事綴為偶儷之句。分四百門。
途唐中和中為東川掌記。因以名其書云。
陸贄備舉文言。　按是書總四百五十餘門。論者謂大類六帖。
而文辭過之。
李昉等太平御覽。　按是書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
博要及諸書參譯。條次纂修。本號太平編類。太平興國二年。李

昉等受詔分門。名春明退朝録。書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
賜名御覽。
楊億寅定冊府元龜。　晏殊等天和殿御覽。　按宋真宗景德
二年。命儒臣編脩君臣事跡。惟取六經子史。不録小說雜書。至
祥符六年。書成上之。凡三十一部。有總序。一千一百四門。有小
序。凡一千卷。同修者錢惟演等十五人。初撰編序。諸儒皆作。帝
以體制不一。遂擇李維錢惟演陳彭年劉筠等。付楊億竄定。賜
今名。為序冠其首。其音釋又命孫奭為之。　論者謂是書。真宗
欲垂為典法。異端小說咸所不取。而編修官又上言。近代記傳
等書。及僭偽諸國著撰。盡議采取。恐成蕪穢。並從之。遂致所遺
事既多。而引據亦不能累白。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

言之。如敘王毋死李密事。用河洛記。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李泌
事。用鄴侯家傳。平蔡勛。用彭門紀。記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
妖亂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　又按
晏殊等。天聖中受詔。取冊府元龜掇其要者。分類為一百一十
五門。凡四十卷。天和者。禁中便殿也。
皮文粲鹿門家鈔詩詠。　按文粲襄陽人。仕宋為鴻臚少卿。以
群書分類事為詩而注釋之。其祖日休有書名鹿門家鈔。故述
其名。詩詠凡五十卷。
晏殊類要。　按曾南豐序類要畧曰。公所為類要。上中下秩。總
七十四門。凡七十五卷。皆公所手抄。於六藝太史百家之書。騷人墨
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技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

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録。皆披尋紬繹。而終於三才萬物變化
情偽是非興壞之理。隠顯巨細之委曲。莫不究。公之得於內者
如此。則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倫文儒道德之任。其能
不餒且病乎。
吳淑事類賦。　按淑字正儀。丹陽人。仕至校理。書凡三十卷。撰
成進士。并自為注云。
袁轂韻類題選。　按轂字容直。歷仕朝奉大夫。以韻類事集
頗精要。毋所行書林韻會。蓋依倣而附益之者也。轂嘉祐六年
進士。東坡守杭時。為作風月平分之詞。為轂作也。
馬永易實賓録。　按永易字明叟。蜀人。編古今殊異名號。如銅
馬帝無愁天子之類。有文彩者。增廣其書。名曰實賓録。義取名

者実之賓也異號録凡二十卷賓実録増廣本書三十卷後集三十卷。

楊侃兩漢博聞 按是書二十卷或以為宋楊侃摘注或以為不知名氏近代好古者黄氏曾刋此書以為讀漢書者之啟鑰其序畧曰近古載籍莫過於兩漢書也而訛繆弗考形似弗辨則何以下溜於群編扎宋儒之意以為讀書者讀其実而已其浮泛游移之詳奚足篤尚此兩漢博聞之不可或少也今一時任俗卒狼戾雜披見此書者是猶覩南威而匿見貌觀尚織而毀牛衣矣

木鉞漢雋 王若選腴 按越括蒼人以西漢書分類為五十篇皆句字之古雅者雋者取雋永之義也書凡十卷 若天台

類書 後十三卷 四

人以五声韻編集文選中字宋淳熙初所成也書凡五卷

呂祖謙觀史類編 按祖謙初集此編為大門曰擇善曰儆戒曰圖範曰治體曰論議曰處事而圖範最先成既別行今惟五門而論議分上下卷

唐仲友帝王経世圖譜 按仲友字與正金華人仕至著作佐郎周平園嘗称其於書无不觀於理无不究是譜凡天文地理礼楽刑政陰陽度数兵農王霸皆本之経典兼採傳註類聚群分旁通曲貫使平特相参形声相配或推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證而於郊廟学校井野尤致詳焉各為總說附其後始終條理如指諸掌命併以為是書折中於聖人示適法之路非他類書比云

洪邁經子左傳史記西漢諸書法語後漢三國晋書南史諸書精語 按經子法語二十四卷左傳法語六卷史記法語十八卷西漢法語二十卷 後漢精語十六卷三國精語六卷晋書精語五卷南史精語十卷 凡此皆邁所以備遺忘而其句法漢雋類例有倫大為陳氏所稱賞焉

錦繡萬花谷 按陳氏云序稱淳熙十五作而不著名氏門類無倫理序文亦拙

祝穆事文類聚 按穆字伯和是書宋淳祐中所編共前後續別四集而新外二集則富大用時可所編也穆之自序有曰 其考歐陽詢徐堅所著類書採摭事實及詩文合而成編頗有條理非日倣其遺意繇次蒐裒自羲農以至我宋各循世代之次

類書 十三卷 五

紀事而必提其要纂文而必鉤其玄編成既復念幼失所怙紫陽朱夫子以其毋黨子姪實教育於考亭書院粗聞當時緒論今老矣無成猶廢日力於此覩是編者盍亦温故知新而不泥於玩物喪志斯可矣新外二集皆内外官部合為古今事文類聚云

謝維新合璧事類 按維新字無咎建安人序稱喙庠進士此書蓋寶祐中所編也自序畧言友人李德奪見囑且以合璧事類備要名豈非欲備所未備又撮其要而為之備乎其視夫徒載首尾而不得其要取分門目而備失其倫者不侔矣余按是編別以標題配以合璧如天事類則道如張弓形如倚蓋日事類則赤烏精白駒隙月事類則庾亮登楼袁宏泛渚星則三台

四輔風則占風鐸候風旌皆君合璧然蓋觀於此則得於彼無搜摘之勞而有駢儷之巧真如所稱類而得其備備而得其要其愈於萬花谷書遠矣

玉海

劉應李翰墨全書。按應李字希泌元大德間人也是書亦稱事文類聚翰墨全書一切上書封事奏對奏議奏疏奏劄奏狀表箋手書長書家書小簡啟劄及雜文諸式如冠則祝詞字說婚則禮書禮狀喪祭則慰疏奠狀哀辭祭文哀誄行狀諡議碑銘交際則序說題跋辯論致語上梁文詩賦諸式如騷賦詩風謡雅頌行歌吟辭引曲琴操詞令各取舊志遺文以見體式而詳以事實雖其書近俚俗而亦可備膚淺者應用之一覽云

宗聖譜巻之十四

古貝常熟後學嶧山卿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附百家譜。

自太史談為六家要指之論而劉歆所奏七畧有輯畧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伎之目班固作藝文志以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今攷其所載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横曰雜曰農曰小說總十家是也而於小說家獨曰君子弗為十家之外又有兵家天文歷譜五行雜義醫經皆刪劉歆七畧之界以備子籍後世分四部之書而諸子百家皆列于子部蓋亦倣孟堅之体也

至隋書之志經籍唐書之志藝文大抵與班同而陰陽家獨不列於目唐志又始以雜藝術類雖其後諸子百家之書粲然可知然吾儒家尊師仲尼游心六經非諸家之比乃太史公習見清淨之治論道家甚詳於儒不甚取而孟堅惟小說家不取謂彼八家者皆文章流裔與儒而數之亦何以別其流也余故於著述文集類書詩詞賦諸家凡不詭于聖訓者別為子集譜而道法而下則名百家譜而附之於後焉亦庶幾所謂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就長以通萬方之畧者耳昔柳河東於諸子多為辨說而朱晦翁亦有雜學辨余僭妄援摭為此說亦僅舉公之用意云

道家。

漢藝文志曰。道者。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絶去禮樂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法。 隋經籍志云自黃帝而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法。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為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為高。狂狷為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

鬻熊撰熊子一卷。 按漢志云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又按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君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老矣若使坐策用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為師。其書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所以啓文王者。辭意明央。著書二十二篇。唐柳伯存言子書起於鬻熊。是也。然熊既年九十始遇文王。胡乃尚說三監曲阜時耶。又文多殘缺錯亂。此李氏所為疑云。

老子韓非解喻論道德經二卷。 按道德經。老子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晁氏以為不幸亂世憂懼者所為之書乎。不然何求全之甚也。古之君子特隨其所遇而處之以道。是以貽禍福得喪而未嘗有憂懼之心。今耳之書則不然。畏明之易覩故守以昏。畏寵之必失。故不辭辱。畏剛之折則致柔。畏直之拙則致曲。畏厚亡也則不敢多藏。畏盈溢也則不如其已。既貴矣。畏其咎故退。力成矣。畏其去故不居。凡所以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懦弱謙下為道者。非所謂求全也哉。嗟夫人惟有意于求全故中懷憂懼。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為有所不敢為則其敝大矣此老子之學所以雖深約博大。不免率列於百家。而不為天下達道與。

河上公注老子二卷。 按太史公言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蓋公。蓋公即齊相曹參師也。而晉葛洪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文帝詔問之。即授以素書道德章句。兩說不同。晁氏以為曾從丈人者公也。其書頗言吐故納新按摩導引之術。近神仙家。劉子玄辯其非真。殆以此與傳奕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四句古本無有。獨得於河上公耳。 又按蘇子由嘗注老子東坡跋曰。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

文子書十二卷。 按史記徐廣注。計然范蠡師名研裴駰曰計然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默希子引以為據。然顏籀謂其以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疑假託者。 又按唐天寶中。以文子為通玄真經。柳子厚謂為駮書。刊去謬亂。頗發其意。文子之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受。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高子略以為亦學之一臠也。然觀其書。多聚斂而成。

凡黄老名法儒墨諸家。皆見剽竊。其氣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誠有如子厚所云者耶。

列子（事且尚論緣備書）書八卷。 按列子書。曰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湯問。力命。楊朱。（一曰達生）說符。共八卷。柳河東辨列子曰。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繆公時人。繆公在孔子前幾百年。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蓋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于孔子道。然其虛泊寥廓。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遯世無悶者。其近是與。

莊子（書其尚論緣郭象中）按郭象注莊子十卷。內篇曰逍遥遊。齊物論。養生主。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外篇曰駢拇。馬蹄。胠篋。在宥。天地。天道。天運。刻意。繕性。秋水。至樂。達生。山木。田子方。知北遊。雜篇曰庚桑楚。徐無鬼。則陽。外物。寓言。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列禦寇。天下。合三十三篇。唐世號南華真經。 蘇東坡莊子祠堂記畧曰。莊子著書十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之本意也。

鶡冠子書八卷。 按班固載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為冠。著書一卷。因以名之。其書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 退之讀鶡冠子曰。鶡冠子十九篇。其詞雜黄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于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詞而悲之。蓋亦有以取之也。乃子厚有辨。則曰余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惟賈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誼鵩賦（鵩賦與鶡冠篇）以文飾之。非誼有取之。決也。又按王鈇篇所載。全用楚制。又似非賈誼後所為。舉國上下相持如束濕。而三事六官。通與編帳。用三尺法。此何典耶。故後人辨此書後出。非古所稱鶡冠子者。

亢倉子書二卷。 按唐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之說。尊表老氏莊列。又詔亢桑子為洞靈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褒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音讀謂之亢桑也）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而獻之。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讀其篇。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論者頗稱雜且濫云。 周氏涉筆云。庚桑楚固寓言。然所居以忘言化俗。以醇和感天。今所著切切用誅罰政術。蓋全未知庚桑者。惟農道一書。自合孤行。

關尹子書九卷。 按關尹子。周關令尹喜也。與老子同時。嘗啟老子著書言道德。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史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徐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末有葛洪後序。陳氏以為未知孫定從何所授。殆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

黃石公素書一卷。按書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治家治身之道。厖雜無統，蓋采諸書成之。陳氏以為後人傳會依託以為之者。宋張商英稱素書凡六篇。按漢書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畧為是，蓋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冢，玉枕中獲此書。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

黃帝陰符經一卷。按李筌，唐時人。好神仙，自號少室山達觀子。於嵩山虎口巖石壁，得黃帝陰符本，題云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筌略抄記，而未曉其義。後得於驪山老母，為註之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也。或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與風后、力牧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言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黃魯直跋其後云：陰符出于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揉雜兵家語，又妄託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訓註，有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掊擊也。

無能子書三卷。按書三十篇，述老莊自然之旨。唐光啟三年，天子在褒，寓三輔景氏舍得之。不著撰人。

玄真子外篇三卷、太易十五篇。按玄真子外篇者，唐肅宗時隱士金華張志和所撰也。志和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肅宗嘗賜以奴婢各一。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之，不能致。李德裕以為嚴光之比云。玄真子本十二卷，僅存三卷，或謂非全書也。 外道家有田子、廣成子、蘇子、宣子、陸子、抱朴子、晏子，俟更詳之。

法家。

漢藝文志云：法家者流，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勑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管子[illegible]書二十四卷。按管子書，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杜佑指略序云：房玄齡注。其書載管仲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以為尹知章云。晁氏曰：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為富強，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之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正天下，致君為五伯之盛，宜矣。其以汰侈聞者，蓋非不知禮之罪，在於志意易滿，不能躬行而已。後之欲治者庶幾之，猶可以制四夷而安中國，學者何可忽哉。 管子八十六篇，漢志列於道家，今依隋唐志，寘之法家之首。或言管子似非法家，而世人皆稱管晏，蓋以其心術之同也。故從隋唐志云。

商子書五卷。按商子者，公孫鞅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委以政，後見誅。初鞅封于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亡者三篇。太史公既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耕戰書，謂其與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開塞者，乃書之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

術無它。特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
者。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于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
也。太史公之言信矣
慎子書一卷。 按慎子名到。趙人。漢志云書四十二篇。唐志十
卷。今本總五篇。固非全書也。 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慎
到最為屏去繆妄。剪削枝葉。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非
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書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
如云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故立天子以為天下。君。又云君
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
今通指慎子為刑名家。亦未然也。孟子言王政不合慎子述名
法不用。而騶忌一說遇合。不知何所明也。

[illegible]論書二十卷。 按韓非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
餘萬言。其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
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
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徒坐是。為斯所殺。而秦遂以亡。
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切事情。惟其切切於求
售。是以先為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一遇耳。太史公以其說
之難也。固嘗悲之。抑亦有所感慨而後發歟。此論本高氏子略
性三十二篇。晁錯新書三十一篇。世宗劉廙政論。魏桓範世要論。梁劉劭法論。侯更評。
名家。
漢藝文志。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

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
尹文子書二卷。 按尹文子稷下能言者。劉向謂其學本於黃老。
其書先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為根。以法為柄。芟截文
義。操制深實。必謂聖人無用於救時。而治亂不係於賢不肖。蓋
所謂尊主權。聚民食。以富貴貧賤幹動宇宙。其為法則然。蓋申
而韓非所共行也。老子所稱以無事取天下者。翕張與奪所持
術也。尹文子說之以為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
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蓋知老氏之淺者。晁氏嘗稱其宗六藝。
數稱仲尼。今觀其書。僅取誅少正卯一事耳。蓋亦雜學之儔乎。
而長統為之序其書。言尹文子學於公孫龍。按龍客於平原君。
[illegible]惠文王時人也。齊宣王死。下距趙王之立四十餘年矣。則尹

子之先於龍明甚。余得諸顏師古說云
鄧析子書二卷。 按鄧析鄭人。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歂嗣子
太叔為政。明年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析之立言有曰。天於人無
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大都書之旨訐
而刻。蓋兼名法家也。故班固錄其書於名家之首。傳者乃曰。駟
歂殺鄧析。是為不忠。鄭以衰弱。嗚呼。不知析之見殺。雖顓之過。實
鄭之禍也。
公孫龍子書三卷。 按龍趙人。平原君客也。善為堅白同異之
辨。大抵假物取譬。與時君感悟而正其名實焉。莊子秋水篇云。
公孫龍問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
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成玄英疏云。龍著守白論。行於世。堅白

即守白也言堅執其白而守之亦如墨子畢等之茲辭之辨蓋將合異以為同故曰同異陳氏以為書漢志十四篇今書六篇首叙孔穿事文意重複穿對平原君言龍能令臧三耳矣即其事也。也臧耳甚難而實非謂兩耳甚易而實是

劉劭人物志三卷。 按劭字孔才魏人以人之材智志尚不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使之凡十六篇晁氏云劭郄慮所薦慮嘗譖殺孔融不知在劭書為何等而劭受其知也唐世周士又廣人物志十卷叙武德至貞元選舉薦進人物事實凡五十五科。

墨家。

漢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

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示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墨子書十五卷。 按墨子名翟戰國時為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尚同為說孟子深鋤而力辨之而韓文公讀墨子獨謂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以為辨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蓋文公惑墨子稱堯舜周及引唐誥泰誓之說而忘其非夫勾公能爭四代之惑以排二家佛老而猶不能不迷於墨之說况其它乎然則孟氏當時排之不遺餘力其為後慮至深遠矣

縱横家。

隋志云縱横家者所以明辨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志以為本出于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国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諭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為之則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亂邦家。

鬼谷子書三卷。 按史記鬼谷子戰国時隱於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叙謂此書即受二

子者言捭闔之術凡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篇 柳子厚嘗曰來鵠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詭紿激訐揣測憸滑之術悉備於章首六国時得之者惟儀秦而已如捭闔飛箝實今之常態也又辨鬼谷子曰漢時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出之言縱横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下注見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也隘使人狂狙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七術謂鬼谷子下篇陰符七術曰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 散勢法鷙鳥轉圓法猛獸損兌法靈蓍其亡章是也 又按隋志始有鬼谷子列於縱横家唐志以為蘇

秦之書。然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氏名字。今攷其言有曰。行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此類辭亦卓爾。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隤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可謂慨想其人矣。

蘇子書三十二篇。　按蘇子名秦。字季子。東周雒陽人。蓋蘇忿生之後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乃閉室不出。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揣情摩意鬼谷之二篇。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因連六國從親。而佩六國相印。後偽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至

閔王即位。齊大夫多與秦爭寵。使人刺殺之。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大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書三十二篇。大抵陰符之謀也。

張子書十篇。　按張子者名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秦自以不及儀。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儀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儀。而使人陰奉給儀資。以見秦惠王。為客卿。主衡說。惠王卒。武王立。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儀懼誅。乃之梁。相一歲卒。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秦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者。真傾危之士哉。　儀書十篇。大都闔闢翕張之術。主衡道。雖與秦異趣。而揣測憸滑。則同歸也。

雜家。

漢藝文志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体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范子計然十五卷。　按此編皆范蠡問計然答之辭也。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之公子也。為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

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有請曰。先生行陰德。願令越社長保血食。計然曰。越王鳥喙。不可與同利也。班固賓戲所稱研桑心計於無垠。即此。蓋研謂計研。即計然也。又此史有陶朱成術於辛文。亦正引其事。蔡謨謂計然為范蠡所著書。非是。顏師古亦有辯矣。其書往往極陰陽之變。窮曆數之微。言之最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蠡之所以候時而動。見幾而作者。蓋得諸此矣。

呂氏春秋二十卷。　按呂不韋相秦時。致辯士厚遇之。使人人著所聞。集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共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曰有能增損一字者予之。卒無一敢易者。高誘以為非不能也。畏其

兒不敢悟其意耳。其愚黯一至此甚也。晁氏云十二紀本周公書。後儒寘於禮記。即月善矣。而目之為呂令者。蓋誤云。

淮南子二十一卷。按淮南子。劉厲王長子淮南王安也。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為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今所存者惟內書十七篇。曰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氾論詮言說山說林。餘篇亡。高氏子略曰。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常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辯謀。出奇馳雋。其書之駁然不一。有由也。且自內篇一陳。與武帝心合。自是內少君。下王母。聘方士。搜蓬萊。神仙譎怪日日作新。非有感於淮南所謂崑崙曾城璇室懸圃弱水流沙者乎。而淮南亦卒不克終。士之誤人一至此也。

子華子十卷。按傳。子華子。程氏名。本晉人也。劉向校定其書。然莊子稱子華子見韓昭侯。陸德明以為晉人。既不合。又藝文志不錄子華子書。觀其文辭。後人假託為之者也。其書有子華子為趙簡子不悅。又有秦襄公方啟西戎。子華子觀政于秦。夫秦襄之卒在春秋前。而趙簡子與孔子同時。相去幾二百年。其抵牾類如此。其書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又以洛書為河圖。亦仍劉牧之謬。且老莊荀孟國語素問韓非楚詞俱被剽拾。朱晦翁以為好事者。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為何說。遂為此書以傅合之。是矣。

應劭風俗通義十卷。按劭字仲遠。奉之孫也。篤學博覽多聞。漢靈帝時舉孝廉。仕至泰山太守。撰風俗通。以辨物名號。釋時嫌疑。文雖不典。世頗服之。自序云。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陰陽。泉水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而生之。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

王充論衡三十卷。按充字仲任。後漢肅宗時。仕為州從事。初充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戶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其為言皆叙天證。敷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畧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較詳。書成。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得之。秘玩以為談助。然論者謂此書乏精覈而少肅括。未為奇云。

張華博物志。華纘輿幘論志撰錄雜說異聞。名類不一而足。多所攷正。

抱朴子外篇十卷。按抱朴子者。葛稚川名洪者也。自號抱朴子。晉元帝時人。博文深洽。江左絕倫。著書甚富。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外篇。頗言君臣理國用刑之道。故附於雜家云。

崔豹古今注。按豹晉人。雜取古今名物。各為攷釋。凡八門。

庾仲容子抄三十卷。馬總意林三卷。按庾仲容字子仲。梁尚書左丞。馬總字會元。唐人。仕至大理評事。仲容子鈔百十有七家。所取或數句。或一二百言。總意林一遵庾目。多者十餘句。

少者一二言。比于鈔更為取之嚴録之精且約也。戴叔倫序其書曰。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備比事之缺。下以佐蜀文之緒。有既通廣博潔淨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激蔽邪蕩之患。亦足以發其機。寫其詣矣。陸機氏曰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是庶幾焉。

緗隱兩同書二卷。 隱事具集傳中。是書采孔老二書。為内外十篇。以老子脩身之説為内。孔子治世之道為外。會其旨而同元。此見於崇文總目。然也唐藝文志以為吳筠撰。入小説類。

宋齊丘化書六卷。 按宋齊丘字子嵩。為南唐李昪卿。嘗謀篡吳最有力。罷相不得意。歸九華山。封九華先生青陽公。坐陳覺黨賜死。張文潛嘗題其書之後。有云齊丘之意。特大鼠之雄耳。

蓋不足道。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黄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文章頗高簡。其言有曰。君子有奇志。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又按考索書目十篇。上卷言道與術。中卷言德與仁。下卷言食與儉。

韓偓載格言五卷。 按偓載亦事南唐李煜。初偓載以經濟自任。乃著書三十六篇。論古今王伯之道。以干煜。首言陽九百六之數。及五運迭興。晁氏以為駢雜云。

嚴有翼藝苑雌黄二十卷。 按有翼建安人。嘗分教泉荊二郡。是書大抵辨正訛謬。故曰雌黄。其目子史傳注詩詞時序名數聲畫器用地理動植神怪雜事。卷為二十。條凡四百條。

程大昌演繁露十四卷續十卷。 考古編十卷續十卷。 按陳氏曰。此程大昌泰之撰也。初在館中。見蕃露書以為非。説見春秋類。又引古今注。晁衮綴上重如蕃露狀。蓋與玉杯竹林。同為託物名篇。可想見也。今曰演繁露者。意與古之蕃露。與爾雅釋名廣雅刊誤正俗之類云耳。

葉正則習學記言五十卷。 正則事具理學譜傳中。陳氏曰。是書自六經 諸史子以及文鑑。皆有論説。大抵務為新奇。無所蹈襲。其文刻峭精工。而義理未得為純明正大也。自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隨其淺深。咸有遺論。無得免者。而獨於近世所傳予華子。篤信推崇之。以為真與孔子同時。可與六經並考。而不悟其為偽。不亦惑乎。余謂當如陳氏之説。正則終不得為純儒矣。而余獨賞之于理學羽翼者。蓋晦翁之學。實藉之以復著于時。

其衛道之功不可泯也。唐荊川氏左編。亦等之與二陳為伍。詳見陳傳 入于理學儒之二云。

余記六家。而曰百家譜者。舉其全也。為六家之譜。而冠之曰附者。別孟堅之嬰儒而為十家也。於小説家不録者。又傚孟堅㣭為之意云。其它農家陰陽家。亦皆不録。則卜氏之所稱小道。而唐志之所列藝術云爾。十家之外。又有兵家天文歷譜五行占著形法雜義醫經。孟堅亦嘗刪劉歆七畧之説以備于篇。然猥雜居多。余亦不敢蹈辟儒之患。而姑綫之。蓋今幸漱潤於吾儒六籍之要。又擷英於六家殊方之指。若夫小説而下。以及百家衆技。則以俟異日採取所謂文之一斷云。

卷之十四畢

宗聖譜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鄒泉撰泉字子靜常熟人是書分八目曰孔聖譜曰四配譜曰十哲譜曰羣賢譜曰理學譜曰經儒譜曰史氏譜曰著作譜蓋欲合儒林道學源流本末彙爲一書以便檢閱而體例叢脞編次多乖如經儒譜內書傳列伏生歐陽夏侯不列孔安國而別列安國於儒拾遺之內史氏譜內列李燾續通鑑長編不列司馬光資治通鑑而別列通鑑於史拾遺之內進退失倫絕無義理其著作譜雜錄書名皆取材於經籍考中又十不存一蓋隨意抄撮之本也

衡門晤語六卷

〔明〕潘京南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衡門晤語六卷》提要

敘例

壽櫟生潘京南著

沈隱侯有言高尚其事義光爻象賢者避世聲煥典墳豈徒激貪厲競澡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是以梁鴻蘇順記逵跡於前叔夜士安書高塵於後雖群略殊軫去取異情而獨行必彰片言罔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壑共遠夫尚嘉之論休文云工刪述之嚴玄晏為最迹其自序謂上下八朝得士九十均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執節若夷齊去就如兩龔皆所不錄槩可知矣然論者以為得一含道體二居宗跡屈巖廊之間神游江海之上采榮商雒著美東都固亦隱顯並流出處同致矧衡門所對義屬言詮不妨兼衷用周汎覽且曳縱思出乎金石匡坐尚資於詩書于是鈎摭奇玄潛殫適軸既成正續爰及別編質以文章藝沿彙入短不遺於隻語長無間於鴻篇或疑鱗羽以不見為珍顥穹以無言為大斯則高士傳存是輯或一道也海珠山玉探採有時岸筏魚筌舍忘奚逮諸所微婉例著左方

一前後集前集七十五人自羲軒以迨嵩塗多本髙士傳而刪益之後集七十五人自典午以及勝國竊放皇甫生而編次之要皆道重意修言傳事核所謂大者輕天下細萬物小者安苦節樂貧賤往往不乏人矣爰斯晤語惟適是資間有棲蹈貌出浮埃而文辭不少槩見無與於適或闕未書亦欲因言以求意庶幾得意而忘言云

一續集凡百五十人或身在魏闕而心有江湖之思或始入山林而終應當世之務卽違守節不爽玄風言行可稱非對畢錄盖人不盡隱隱不盡純取

節焉足以醒耳目快心意斯已已且體公識遠則出處同歸固不滯於一隅也

一別集摭往牒之雋語尚論及詩賦詞歌凡如干首言必清通品猶逸上匪惟玉屑用等金聲卒業總六卷衡門多暇時取披詠一過或卧令童子歌之亘疑對箕頳而夢鈞天不特洋洋之泌可樂饑而已

衡門晤語目錄

前集

王斗　黔婁先生
陳仲子　漁父
四皓　摯峻
成公　張仲蔚
嚴遵　彭城老父
韓順　李弘
向長　閔貢
王霸　嚴光
牛牢　東海隱者
梁鴻　臺佟

韓康　丘訢
矯慎　摯恂
法真　漢濱老父
陳留老父　徐穉
郭泰　申屠蟠
袁閎　姜肱
管寧　鄭玄
任安　龐公
荀靖　姜岐
焦先

後集
孫登　皇甫謐
董京　夏統
採薪者　虞喜
氾毓　朱冲
范喬　伍朝
郭文　孟陋
譙秀　翟莊
郭翻　劉驎之
索襲　張忠

宋纖　謝敷
戴逵　龔玄之
許邁　范宣
宗炳　宗測
宗彧之　孔淳之
周續之　劉凝之
朱百年　關康之
翟法賜　帶苦老人
尋陽漁父　褚伯玉
明僧紹　庾易

衡門晤語前集

明新都潘京南輯

廣成子

廣成子黃帝師也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

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又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又將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去其害馬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被衣

被衣者堯時人也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王倪

王倪者堯時賢人也師被衣齧缺又學於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齧缺

齧缺者堯時人也許由師事齧缺堯問於由曰齧缺

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

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許由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饍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當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

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爲之其何益乎予立於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

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者堯時人也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又讓之亦對之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壤父

壤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飮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也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

蒲衣子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也後舜讓天下於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鐮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旣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江上丈人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也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公歎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焉桓公以此能致士爲五霸之長

弦高

弦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爲秦晉所逼乃隱不仕爲商人秦穆公方強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反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於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於

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爲備鄭於是賴高而存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廢矣爲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

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庚桑楚

庚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

計之而有餘庚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于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蓍艾為席飲水食菽墾

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榮啓期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

終何不樂也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是孔子曰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時又有荷篠丈人亦不知何許人子路從孔子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且享鳥而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士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爲仙云

曾參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士而遊居于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决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

顏回

顔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

窮閻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閔損

閔損字子騫魯人始見于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在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瑳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交攻于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瑳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之屬不啻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季氏召爲費宰弗往曰齊南之境汶水湯湯如有復我吾將之焉遂終身不仕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槹用力寡而見功多

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憮然慙俯而不對有閒丈人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于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壺丘子林

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初禦

寇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内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内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爲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老商氏

老商氏者不知何許人也列禦寇師焉兼友伯高子而進于其道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徃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于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顔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老商始一引

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内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神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虚乘風其可幾乎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絶迹窮巷面有饑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出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少學老子爲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段干木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墻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

東郭順子

東郭順子者魏人也脩道守眞田子方師事之而爲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文侯曰子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

公儀潛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爲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爲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爲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魚鳥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屈

顏斶

顏斶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

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繼曰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寳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遂辭而去

王斗

王斗齊人也脩道不仕與顏斶並時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王有四焉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擧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斗之力也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脩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及以壽終曾子往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盖形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

陳仲子

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

爲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屨妻擘纑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頃襄王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歠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脩道潔己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己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脩德隱於岍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恡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出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于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揚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為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為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沖大慙君平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為太子師友祭酒恥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歛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致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衆莫知其誰也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詣王莽末隱於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于南陽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回囂以道術深遠使人賫璧帛卑辭厚禮聘順欲以為師順因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矍然不至強屈其後囂

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棲安然以貧潔自終焉

李弘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揚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于可否之間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終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大原人也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爲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檄而去後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勑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大原廣武人也少立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故梁令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霸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子伯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方耕于野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客去霸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舉措有適而我兒曹不習於禮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

及帝卽位光乃變易名姓隱逝不見帝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卽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卽卧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

牛牢

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讖言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卽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眞淸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荅詔命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也漢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中良以淸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還過其友不肯見而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爲致此而復遽去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納論者高之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埶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

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於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以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

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皐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武安山中峰鑿穴而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贄栗爲贄見佟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屑營於世事以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不苦也如明使君綏撫牧養夕惕匪忒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身不見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採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遂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玄纁安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

丘訢

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與俗人爲群郡守召始見曰明府欲臣訢邪友訢邪師訢邪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郡守異之不敢屈

矯慎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慕松喬導引之術隱遯山谷與南郡太守馬融并州刺史蘇章鄉里並時

然二人純遠不及慎也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

摯恂

摯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

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驎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永和中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侔曾閔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爲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憲舉賢良不就清名顯于世以壽終

法眞

法眞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爲大儒弟子自遠而至者數百人眞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

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慢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眞曰處士法眞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衮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眞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

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答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

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柰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大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

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於南州桓帝時汝南陳蕃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因薦穉於朝由是五舉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荅命太守黃瓊亦嘗辟穉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笈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何德以堪之卒年七十二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乃辭母就成皐屈伯彥學博通墳籍善談論游于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以建寧二年卒于家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思慕不進酒肉十餘年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讎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之蔡邕與蟠同郡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病困以身託蟠蟠卽步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爲符傳護送蟠不肯投傳於地而去先是京師游士汝南

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而下皆折節下之蟠獨歎
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
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
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蟠確然免於疑論
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使蟠同郡黄忠書勸曰昔人
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跡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
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
裳事與昔人而欲速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
必首陽蟠不荅終全高志以壽終

袁閎

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少厲操行苦身脩節累徵聘
舉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爲業閎見時方險亂而
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
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
延熹末黨事將作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室于庭中
閉門不見客旦暮于室中向母禮拜雖子往亦不得
見也子亦向戶拜而去首不著巾身無單衣足著木
履母死不列服位公車兩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
隱不遠親貞不絶俗可謂至賢矣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
孝行著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臥甚相
親友及長各娶兄弟相愛不能相離肱習學五經兼
明星緯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聲重於時凡一
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
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建寧二年靈帝詔徵爲犍爲
太守肱得詔乃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盛
明之世尚不委質況今政在私門哉乃隱身遯命乘
船浮海使者追之不及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
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虛館禮之其
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黄初中華歆薦寧
寧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爲太中大夫固辭
不就後太僕陶丘等薦寧曰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
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玄
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黄老游志六藝行年八十志
無衰倦環堵蓽門偃息窮巷飯鬻糊口并日而食吟
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
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

聘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
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處殊塗
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寧凡徵命十至
輿服四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榻
上當膝皆穿常著布裙貉裘唯祠先人乃著犢布單
衣加首絮巾遼東郡國圖形於府殿號爲賢者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少
好學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習孝經論語兼
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

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
机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相國
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爲玄特立一鄉曰鄭君鄉
廣其門號通德門玄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畧
曰吾家舊貧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幽并兗豫
之域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入此
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典禮便合
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隱居以安性覃思
以終業自非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杖策出門乎
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
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
所好群書率腐敝不得於禮堂寫令傳與其人日西
方暮其可圖乎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
大會賓客汝南應劭亦歸于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
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
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公府前後十餘
辟並不就

任安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
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潔

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
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出時人號爲任徵君云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
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
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
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
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
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壟上而妻子耘于前
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

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
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
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

荀靖

荀靖字叔慈穎川人也少有儁才以孝著名兄弟八
人號曰八龍閨門悌睦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字
慈明亦以才顯于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
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潤太尉辟不就及
卒學士惜之

姜岐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邽人也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
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爲
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爲功曹岐稱病不就玄怒敕督
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
玄怒益撾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脩孝義栖遲衡廬
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玄怒
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
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爲事教授者滿於天下營
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
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令皆不就以

壽終于家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也或言生漢末及魏受
禪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袒不著衣
卧不設席又無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汗皆如泥滓不
行人間或數日一食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
口未嘗言雖有警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因
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
後百餘歲卒 或問焦先于皇甫士安士安曰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足以回其顧妙乎與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

來未及其至也豈群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能測量哉

衡門晤語前集 終

明新都潘京南軒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邑北蘇門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人與語登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候之既見與語登亦不應籍退而至山半聞有聲若鸞鳳音焉則其嘯也嵇康從之游三年問終不荅康別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

用其光而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後果如其言登竟不知其所終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也年餘二十始就鄉人席坦受書躬自稼穡帶經力作遂博綜典墳或勸之脩名廣交謐荅曰自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勢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因作玄守論其畧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時魏郡舉孝廉相國辟謐皆不行宗黨徦勸之應命又作釋勸論以通志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乃上疏陳篤疾遂見聽許咸寧中累加徵補並不應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至洛陽被髮而行逍

遙吟詠常宿白社中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欲載與俱歸京不肯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京荅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歟處無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飡何爲悽悽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古之至人藏器于靈緼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鳲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

魚遊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然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闖我甲頗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圜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寢處留詩二篇有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蟥蛝以資養宗族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

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合與屈生同汚共泥若汚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布言者大慚後以母病乃詣洛市藥會上巳洛中王公以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之藥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問其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泰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勸之士俛而不答充曰卿能作鄉土地間曲乎曰昔曹娥投水國人哀之爲作河女之章伍子胥以忠投海國人哀之爲作小海唱於是以足扣舷引聲清激大風應至雲雨交集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䙰炫金翠繞其船三帀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後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採薪者

採薪者不知其姓字蘇門先生嘗見採薪於阜者先

生歎曰女將以是終乎哀哉薪者曰以是終者我也不以是終者我也且聖人無懷何其爲哀聖人以道德爲心不以富貴爲志因歌二章莫知所在

虞喜

虞喜字仲寧少立操行博學好古郡舉孝廉公車徵博士不就成康初內史何充疏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疏奏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

援引禮簡乎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書復不就

汜毓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於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亦傾懷開誘以三隅示之合春秋三傳爲之解注年七十一卒

朱冲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媿之乃不復爲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冲爲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

范喬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也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學優于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元康中詔求廉讓冲退履道寒素者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内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寒素

俱不就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脩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爲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爲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趣者乘國政以僥倖守道者懷縕匱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游心物外不肯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

宜聽光顯以奬風尚奏可而朝不就終于家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内軹人也年十三毎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辭家游名山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着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食以自供司徒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

頽然箕踞傍若無人温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娯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情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鳥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道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眄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居導所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

廬舍於山以終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少立清操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娯口不及世事未嘗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謂温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温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九豈皆高士哉我病不堪恭王相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

譙秀

譙秀字元彦巴西人也少而靜默不交於世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桓温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勑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翟莊

翟莊字祖休尋陽人也父湯尚行不仕庾亮臨江州

嘗束帶躡屐造之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永嘉末寇盜鬬湯名德皆不敢犯莊少遵父操耕而後食不與俗交惟弋釣爲事及長止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獨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晩節亦不復釣端居蓽門吸菽飮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于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娯嘗以

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與翟湯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

劉驎之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也少尚質素虛退寡欲志存遯逸不修儀操好遊山澤往往深入忘反車騎將軍桓冲聞之請爲長史固辭不受冲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接見父使驎之於內自持濁酒葅菜供賓冲勅人代之斟酌父曰使官人非野人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相通値己匱乏村人亦復如是仁愛隱惻甚爲當時推重

索襲

索襲字偉祖燉煌人也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

笑或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燉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返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眞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趾謝曹公而與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聘無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澹素服會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聽者五音也而先生棄

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内宅不彌䜣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蔑以過也乃諡曰玄居先生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靜寡欲清虚服氣飡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縕袍夏則帶索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虚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年在期頤視聽不爽苻堅遣使徵之忠謂弟子曰吾餘

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就車至長安堅賜以冠服辭曰年朽髪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居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葬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没於西嶽命也及關而死諡安道先生

宋纖

宋纖字令艾燉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于酒泉南山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隂顒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于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重閣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

年鎮軍郗愔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郗尚書慨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絶人可以累心處都盡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其能琴遣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之剡縣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會

稽謝玄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
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
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
至委篤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
絕召命卒于家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好學潜默居于陋巷
州舉秀才公府辟皆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
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縶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
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

己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
于懷抱哉思挹雅言虛誠諷議可並以爲散騎常侍
領國子博士旨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
席之望郡縣敦逼固辭疾篤不行

許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少恬靜不慕士
進未弱冠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潜遁邁往候探其
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縣霤山近延陵之
茅山是洞庭西門潜通五岳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
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
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既終乃
遣婦還攜同志徧遊名山初採藥于桐廬縣之桓山
餌朮涉三年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
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更名玄字遠游王羲之造之
常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交後莫測其所終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博綜衆書尤善三禮躬耕供
養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
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
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故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

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亦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
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
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
程爲高僕誠太儒然丘不與易宣雖閒居屢空常以
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
之聲有若齊魯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宋武帝辟爲主簿不起
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
炳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乃

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
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閒居絶事武帝召爲太
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爲記室參軍並不就衡陽王
義季嘗親至其室語炳曰方欲屈先生以重祿炳答
曰祿如腐草盛衰幾何遂西陟荊巫南登衡嶽因結
宇其間欲懷向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
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
圖之于室謂撫琴動操令衆山皆響

宗測

宗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

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士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
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
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驃騎豫章王嶷徵
爲參軍測答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嶷復遣書
請之辟爲參軍又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
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
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三年詔徵
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向子平
圖于壁上齎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
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
厚遺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
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
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
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
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
席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別駕宗忻口致勞問測
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爲司
徒主簿不就

宗彧之

宗彧之字叔粲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貧
好學徵辟一無所就宋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風
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
少長壟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又不就
徵卒于家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彦深魯人也少高尚好墳典爲太原王恭
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
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
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盖于茲

不覺老之將至也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不就與戴顒王弘之王敬弘等爲人外之遊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郡境之笑曰潜遊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書數帙宋元嘉初徵爲散騎常侍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其所在

周續之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之建昌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

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曰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辟太尉掾不就

劉凝之

劉凝之字隱安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辟召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屬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每借乘蒲笨車出市貿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曰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荆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卒年五十九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箬爲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語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顗友善顗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緜帛嘗寒夜就顗宿飲

酒醉眠顚以卧具覆之既覺引卧具去體因流涕悲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竣爲東陽州餉穀五伯斛不受百年卒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關康之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也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不趨縡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顏延之僧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帊席松葉枕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算妙盡其能徵辟一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宋明帝太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大使陸子眞薦康之業履恒貞操勗清固行信閭黨譽延邦邑栖志希古操不可渝宜加徵聘以潔風軌

翟法賜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尚不仕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于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也州辟主簿舉秀才右參軍詔徵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迹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民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顚隕有傷盛化乃止竟卒于巖石之間

帶苫老人

帶苫老人者不知其姓字宋衡陽王義季爲都督荊州刺史嘗大蒐于郢有野老帶苫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受譏今尹令陽和煽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

尋陽漁父

尋陽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

而漁父至神韻灑落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荅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皷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方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賛緝熈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貴賤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㴋㴋相忘為樂吞餌貪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皷枻而去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少有隱操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珎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郄粒之士湌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蹔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荅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于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建二年詔加徵聘不就齊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勅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伯玉常居一樓上卒葬樓所

明僧紹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人也有儒術宋世舉秀才辟鎮北府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齊高帝為太傅徵記室參軍不至後隨弟慶符歸住江乘攝山聞沙門

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正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蓋戴顒高臥牖下以山人服加其身故云既而遁還高帝甚以為恨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以勤矣所謂迳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笋籜冠勃海封延伯者高行士也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仲也

庾易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志性恬隱不交外物臨川王

映表薦餉麦百斛易謂使人曰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禄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詔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贈之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俊敏博學有高尚之志居貧織簾誦書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稱疾不與人物通或勸之出荅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埶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隱居餘干吳差山征北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欲一覩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于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黥劓永乃止太守王奐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徵皆不就乃與約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爲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爲務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爲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

食守操終老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七歲出繼從伯胤之遺財百餘萬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荅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屛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聞其笳管穿籬逃匿嘗食醬美問是王家所得便吐飡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所居惟有一鹿牀竹樹環遶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止唯與比部裴子野交子野言其志行類管幼安釆章似皇甫謐天監十二年祕書監傅照薦之徵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荅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邪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驂何以異夫

驃騎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逃王諸子篤渭陽之情歲時之貢無所釆納未嘗相見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爲王侯姻戚避逅相逢豈關始願既卒門徒追論德行謚曰文貞處士

沈顗

沈顗字處黙吳興武康人也幼清靜有至行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嘗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顗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還吳賓客填咽顗不至其門勃就見送迎不越于閾勃歎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

永明永元間徵聘並不就顗素不治家産與家人并日而食樵採自資怡怡然不改其樂卒于家

庾詵

庾詵字彦寶新野人也篤學該綜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修産業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生平少所遊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不納普通中詔曰新野庾詵止足栖退自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習不營不競安茲枯槁可以鎮躁敦俗詵可黄門侍郎稱疾不赴卒年七十八高祖下詔曰新野庾詵

荊山珠玉江陵杞梓靜侯南度固有名德獨貞苦節孤芳素履宜謚貞節處士

劉歊

劉歊字士光平原人也幼有識慧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出與族弟訏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凡所游涉必登危履嶮窮盡幽遐人莫能及咸歎其有濟勝之具嘗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杳從宦少時好施或人遺之亦不距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

愧乎卒謚貞節處士訏字彦度善玄言尤精釋典亦不婚宦時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訏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並歊三人日夕招携故都下謂之三隱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隺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訏嘗著穀皮巾披納衣逍遥巖壑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意氣瀟遂遇之者皆以爲神人

眭夸

眭夸趙郡高邑人也有大度不拘小節耽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高尚不仕寄情丘壑

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少與崔浩爲莫逆友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迫不得已入京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浩遂投詔書于夸懷中夸曰桃簡卿己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遂謬爲御車者逃去或謂夸曰有大才者必居貴士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

徐則

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于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嘗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

爲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搢雲山後學者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常服巾褐陳太建中應召來憇於至真觀朞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唯山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焉晉王廣鎮揚州手書召之曰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悅性沖玄恬神虛白飡松餌朮棲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道非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希能屈己佇望披雲則時年八十一預知終期詣揚而卒支體柔軟數旬顏色不變晉王廣下書曰天台真隱徐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蕭衣飡松餌朮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厭塵羽化反真靈府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

負苓者

負苓者不知何許人文中子講道于白牛之谿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程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聞罷朱者亦附墨者黑蓋漸

而得之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歎是六腑五藏不能受也何居薛收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泄道之竅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

矣則伏義氏始兆亂者安得龐歎而嗟文王及其答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

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也澹泊絶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鞾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臝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薄賦歛

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盧鴻

盧鴻字顥然洛陽人也博學善書籀廬嵩山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下詔曰卿黃中通理鉤深詣微故比下詔書佇諧善績而每輒託辭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命有司齎束帛強致之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人問狀荅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恩禮殊渥勅有司歲時存問鴻所居室自號寧極卒賜萬錢

秦系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也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後東渡秣陵卒南安人思之爲立像于亭號其山爲高士峯云

軒轅集

軒轅集博羅人也隱居羅浮山年百餘歲宣宗召問

長生之術集對曰徹聲色去滋味哀樂不過德刑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堯舜禹湯之所以登上壽者用此道也

陳融

陳融廣陵棠邑人也游不出鄉年七十二卒貞元初呂溫寓居是邑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因揣之而歎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累日周訪故老果曰嘗有陳融孝慈仁信不學不仕今也則亡清風猶在溫慨然曰先生以純德至行沈落光輝乃披典校德

諡曰貞曜先生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蘇州吳人也少高放居松江甫里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饑身畚鍤茠刺無休時或譏其勞答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車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別叙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杯案至夏枝葉老硬猶責童兒采掇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遺言何自苦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人也敏於文辭見天下亂入少室山爲道士與李振善振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求之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賜號逍遙先生然好飮酒奕棋爲詩草落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爲寶或寫其形于楹

壁迹雖遠而名逾彰云

李瀆

李瀆字長源洛陽人也博覽經史不樂士進往來中條山真宗祀汾陰召見辭足疾不起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苟遇醉而卒吾之願也一日有人至牀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瀆曰吾逝矣頃之果卒

郭延卿

郭延卿西京人也少與張詠呂蒙正并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延卿不就葺幽亭藝花木自娛足迹不及城市年八十餘錢惟演留守西京一日率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推官歐陽脩出郭往游去其居里許屏騎從訪之不告以姓氏延卿幅巾道服欣然接對笑曰陋居罕有過從平日所見亦無諸君比老夫甚愜願小留花下可乎於是出陶尊果蔌以進惟演喜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既而吏擁於前報曰申牌府史牙兵已滿庭中矣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也洙曰留守相公也延卿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諸公尚能飲否惟演

欣然從之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惟演葷登車茫然自失翊日相語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等物歎息累日不止

魏野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也嗜吟詠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絶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游嘯詠終日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皆所禮遇或親造謁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太宗祀汾陰歲與李瀆並召野辭疾不就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野一日方教鶴舞俄報中使至抱琴踰垣而走復遣内史存問寇準鎭洛三邀不至竊刺訪之野葛巾布袍長揖商論騷雅相得驩甚嘗寄準詩云好去上天辭富貴歸來平地作神仙瀆即野中表兄瀆卒訃至野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遣子簡赴之越六日野亦卒

楊璞

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也與畢士安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及鄭圃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絶處搆思爲歌詩真宗祀汾陰過鄭召璞欲官之問御來有以詩送行者乎璞揣帝意謬云無有唯臣妻一篇使誦之曰更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遣還山乃作歸耕賦以見志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唐人也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給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歳時勞問常畜兩隺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汎小艇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爲開籠放隺未幾逋歸蓋每以隺飛爲客至之驗逋自爲墓于廬側臨終賦詩州爲上聞仁宗嗟悼賜諡和靖先生（逋臨終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

張愈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也儁偉有大志用使者薦除試祕書省校書郎不就文彥博治蜀爲置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内艱鹽酪不入口再期植所持柳杖于墓忽生枝葉後遂合抱六召不應喜奕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遂浮湘沅

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求就卒妻蒲賢而有文爲之誄曰高視往古哲士寔殷施及秦漢餘烈氛氳挺生英傑卓爾逸羣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宦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困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谿數曲廣成遺蹤吳興高躅疏石通徑依林架屋麋鹿同群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灑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

抒詞哽噎揮淚汍瀾人誰無死昔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遊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固不凡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諠煩處閒曠遯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潔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士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嚴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壤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飲畢長揖使裕返其所鼓枻而去

杜生

杜生者潁昌人也不知其名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與子並居不出籬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生自陳村民無所能軫問所以不出門意

笑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納涼此下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問其爲生曰昔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畀兄而携妻子至此唯與人擇日及賣藥以給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耕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頗足因念鄉人貧以醫卜自業者多不當更兼其利自爾卜日賣藥一切不爲矣問常日何爲曰端坐耳頗覩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惠一書其間多說净名經當時極愛此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時盛寒布袍

草廬室中梈然而氣韻閒曠言辭精簡有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唯間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未嘗傍遊一步也軫嗟歎留連久之乃去

管師復

管師復龍泉人也與弟師常俱有盛名從胡瑗遊師復善詩自號卧雲先生仁宗召至問曰卿所得何如對曰滿塢白雲畊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者順昌山中人也不知其姓名靖康末有避亂于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問諸君何事挈妻孥至是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起衆爭爲言山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於今幾何年矣

蘇庠

蘇庠澧州人也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比之唐李白自是清名籍甚時當國者誘以美官庠笑而謝之紹聖初徐俯在樞筦力薦其賢上召之又命守臣以禮津遣辭疾不至後徙居丹陽秦檜欲召見庠曰吾老矣不忍販賣雲壑自號後湖居士

南安翁

南安翁者南安人也不詳其姓字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蔵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舍鉏揖客人物不類農

家子翁進豆羮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後以子鬻果失稅爲關吏拘送郡守郡守察知翁高士爲釋其子翌日命駕訪之室已虛矣

洞庭老人

洞庭老人不知何許人也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小漁舟過其傍卓呼問有魚否應曰無魚有詩卓喜曰願聞一篇老人鼓枻徐去高吟曰八十滄浪一釣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卓欲邀就之不可及矣

筬叟

簑叟者不知姓字蜀人也以治簑簾楄爲給常挾冊自觀時程頤之父守廣漢頤與兄顥隨侍遊成都見簑者挾冊怪而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簑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

無心老父

無心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程伊川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之人皆號不自寧程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

時君獨無怖何也程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曷若無心之爲愈哉程欲與之言徑去不顧

徐行中

徐行中台州臨海人也爲學不士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不起一日去之黃巖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行中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以八行應科則彼之不被舉者將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慙而退陳瓘錄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爲八行先生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也紹興間結廬豫章獨處東湖人皆愛敬之稱曰蘇翁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披荆畚礫爲圃藝蔬市不二價夜織屨堅韌過華易人爭貿之薪米有餘則以周急溉圃之隙閉門高卧或危坐終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帥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迹湖海有年矣今聞灌圃東湖其人高風偉節非折簡可招幸親造廬爲我延致帥漕齎物色得之出書函金幣致浚意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扃

戶闃然書幣不啓而雲卿已遁不知所往矣帥漕復命浚拊几歎曰求之不早實懷竊祿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于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褚師秀

褚師秀杭州人也號雪巘自宋以清苦聞寓居天慶觀浙江省平章左公素重之嘗單騎從一童造方丈語觀主欲訪師秀師秀方讀書聞扣戶聲問爲誰觀主以己姓名對師秀曰主首不遊廊管轄何爲至此觀主謬詘山門急切事乃啓戶觀主言平章請見師

秀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而平章顧已拜于地意欲師秀延坐其室即鎖戶偕行廊廡間平章卑仰敬之愈甚至雲堂前語平章曰三年前有閬州王高士嘗留此某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平章顧瞻嗟咨曰是真一世之高士也

呂徽之

呂徽之仙居人也家于萬山中耕漁以自給嘗詣富室易穀種值大雪閒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徽之不覺失笑閣中人聞之詰其故徽之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衆歎服

邀徽之入坐以滕滕二字請足成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嚙枯藤鶩鶩聲亂功收蔡蝴蝶飛來妙過滕復請賦粘璺字二韻徽之又隨筆書之語尤工書訖竟出問其姓名不荅惠之穀怒曰我豈受非義之物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反雪晴往訪之唯草屋一間忽米桶中有人乃徽之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徽之何在荅曰方捕魚溪上至彼果見之隔溪謂曰諸公先至舍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宿逆旅主人語以故主人喜曰

是固其平日所願見者翌日躡其蹤則徽之已遷居矣

王冕

王冕字元章紹興諸暨人也着高簷帽被綠蓑衣屐長齒木屐擊木劍行歌會稽市或騎黃牛持漢書以讀人或以爲狂生同里黃止善甚愛重之黃後爲江浙檢校往謁冕見其衣弊履不完足指踐地遺以草屨一緉諷使就吏祿冕笑不言置其屨而去歸會稽依浮屠廡下教授弟子倚壁庋土釜爨以爲養人或遺之不受也高郵申屠駉任紹興理官雅聞其名就

見之遣吏以白通冕曰我不識申屠公所問者他王先生耳謝不與見吏請不已冕斥曰我處士寧與官府事毋擾乃公爲也駉既異其爲人進謁禮益恭言於大尹朱子章具書幣製冠服俱造其廬強見之後北上燕薊縱觀居庸古北之塞南歸謂人曰黃河將北流天下且大亂吾亦高棲以遂志於是結草堂會稽山讀書其中或乘小舟扁曰浮萍軒自泛於鑑湖之曲云嘗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徧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欲仙去

嚴侶

嚴侶字君友子陵三十五世孫也生而有奇氣天性篤孝好讀書或勸之士則曰漢雲臺諸將士非不赫赫今子姓無聞吾鼻祖去之千三百餘年而高風遂韻與富山桐水相爲峙流士奚必以士而貴哉共頗爲嚴陵賢子孫足矣奚其士居家教授生徒有裹糧自甌越來者宋文丞相客謝翱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翱卒無子與社中友買地臺南埜之築許劍亭嘗遊錢塘過孤山酹林處士岳鄂王墓卒門人私諡曰高節復請諸郡守祠于祖祠西

謝翱字皐父延平人性耿介不以貧累人嘗著家史補唐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世隱逸數篇

吳定翁

吳定翁字仲谷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幼歲儼若成人寒暑衣冠不少懈清脩文雅而最善爲詩揭奚斯稱其幽茂踈澹可比盧摯御史方伯牧守部使者辟薦相望俱謝絕不應程鉅夫貽定翁書有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何企仰足下耿耿如玉人而竟不可得見乎定翁嘗謂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于世人以爲名言

衡門晤語後集終

衡門晤語目錄

續集上

延篤　鄭敬
野王二老　王君公
折像　魏桓
周燮　黃憲
張楷　毛義
薛包　孔嵩
樊英　司馬徽
秦宓　嵇康
阮脩　束晳
葛洪　張翰

魯褒　王羲之
孫綽　王徽之
謝譓　何琦
王微　劉程之
孫康　阮裕
氾騰　辛謐
郭瑀　陶潛

續集下

王弘之　戴顒
顏延之　吳慶之

李槩　王錫
王敬弘　張充
顧歡　劉虯
杜京產　孔祐
陶弘景　何點
何胤　馬樞
諸葛璩　周顒
李謐　孔珪
劉慧斐　韋夐
李士謙　王績

孫思邈　田游巖
潘師正　司馬承禎
許宣平　王友貞
吳筠　史德義
賀知章　王維
白履忠　崔覲
張志和　陸羽
元延祖　無名叟
元德秀　李約
陽城　高太素

衡門晤語續集上

明新都潘京南輯

伯成子高

伯成子高者堯時諸侯也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下風立而問焉曰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盍行邪無落吾事俋俋

乎耕而不顧

華封人

華封人者堯時人也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

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務光

務光者夏時人也湯將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詬吾不知其他湯既克桀以天下讓于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況于尊我我不忍久見也已而自匿出列仙傳

伯夷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乃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太史公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狥財烈士狥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

子臧

子臧名欣時曹宣公之庶子也宣公卒公子負芻殺太子留而自立是爲成公其後晋執成公將見子臧於周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命奔宋晋侯請子臧反國而歸成公子臧不得已乃復歸于曹盡致其邑與卿而終身不出

季札

季札吳王壽夢之子最少而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諸樊復讓位季札札謝曰

曹宣公之卒也諸侯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之義遂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封札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季子使上國還會闔閭使專諸刺殺王僚致國於札札歎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初札適魯聽樂論列國之風過徐徐君欲其劍札心知之及還徐君已死於是解其寶劍繫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輪扁

輪扁齊人也齊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矣夫

申徒嘉

申徒嘉魯之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曰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无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

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内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顔闔

顔闔者魯人也魯君聞顔闔得道使人以幣先焉顔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顔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顔闔之家與顔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顔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莊子曰若顔闔者眞惡富貴者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豈特隨侯之重哉

徐无鬼

徐无鬼魏之隱士也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无鬼曰无鬼生于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南伯子綦

南伯子綦齊人也嘗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顔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

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市南子

市南宜僚熊姓楚人也市南子嘗見魯侯問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灑心去欲而游於無人之野

屠羊說

屠羊說楚人也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太公任

太公任者陳人也孔子圍陳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夫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名成者虧孰能削迹捐勢不為功名者哉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孔子曰善辭其交遊逃于大澤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而況人乎

閭丘先生

閭丘先生齊人也齊王獵于杜山杜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父老衣服父老皆謝先生獨不拜王曰少也復賜無徭役先生復獨不拜王曰父老幸勞之故吝以二賜先生獨不拜何也閭丘曰閭丘之求望得壽得富得貴於大王也王曰死生有命非寡人也倉廩雖備無以富先生大官無闕無以貴先生閭丘曰非所敢望願選良吏平法度臣得壽矣賑之以

時臣得富矣今少敬長臣得貴矣

亥唐

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雖蔬食菜羹平公每爲之欣飽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腳痛足痺不敢伸叔向悖然作色不悅曰子欲貴乎吾爵子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無欲者也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

周豐

周豐魯人也潛居自貴哀公執贄請見之豐辭使人問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何施而得此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宗廟社稷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然雖固結之民其可不解乎

楚老父

老父者楚人也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獨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三者足以治楚矣

魯連

魯連者齊人好奇偉俶儻嘗遊趙秦圍邯鄲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連連不受平原君乃置酒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而無取也即有取是商販之不忍爲也及燕將守聊城田單攻之不能下連乃爲書射城中遺燕將城降田單欲爵連連曰吾與其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輕世而肆意遂居海上莫知所在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勉之曰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風浪盪其根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見嵩岱之松柏乎上枝干于青雲下根通于三泉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

北宮子

北宮子不知何許人也北宮子嘗謂西門子曰朕與

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士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其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失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莪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也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范蠡

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也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恥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為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修業而息之[illegible]

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卒老于陶

張孟談

張孟談趙人也既佐襄子滅智伯固趙宗廣封疆發五霸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忠信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爲然孟談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

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曰子從事乃許之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于負親之丘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求賊弗得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嘗從容步游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咲而去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語如初五日良未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旦日視其書太公兵法也良後與沛公遇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輙有功遂并楚而有天下封良爲留侯良性多病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戸位列

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杜門不出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冢

王生

王生者漢文時處士也善爲黄老言與南陽張釋之交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韈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釋之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讓曰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

繫輒欲以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漢文帝時宋忠賈誼為太中大夫誼曰吾聞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巫醫試觀卜數中見季主閒坐弟子侍而論陰陽之紀二人曰觀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世未嘗見也尊官高位賢者所處何業之卑何行之汙季主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何言之陋夫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所謂賢者乃可為羞耳內無饑寒之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而有敬居卜而無害君子道也卜之為業所謂上德也

鳳凰不與燕雀為羣公等喁喁何知長者二人忽不覺自失後不知季主所在魏管輅精季主之術常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波為激石之流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

巖下老人

巖下老人者不知何許人漢武帝南巡狩過潯陽詔舉逸民時老人澹然處於巖下左右強以應詔老人曰堯仁如天孤雲自飛一水一石臣之樂也帝曰卿不願出耶曰東身王朝其如北山之雲何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好古傳書通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武帝時上書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為常侍郎人半呼之狂生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嘗設客難已用卑位以自慰有云今聖帝流德諸侯賓服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又設為非有先王之論謂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

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中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班固以為朔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士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宣帝初棄郎置幘官舍而去

疏廣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與兄子受宣帝時並為

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贈黃金二十觔皇太子贈以五十觔既歸鄉里令家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何趣賣以供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勸之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疏受字公子

蔣詡

蔣詡字元卿杜陵人爲兗州刺史王莽爲宰衡詡奏事到霸上稱病不進歸杜陵荊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惟求仲羊仲兩人從之游二仲皆治車爲業挫廉逃名時人諺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

逢萌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游學長安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還隱琅邪勞山養志脩道人化其德建武中詔書徵萌託以老邁迷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

周黨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悉散與宗族至長安遊學勑身修志州里稱其高建武中被徵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毀黨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善講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雅性高潔未肯修刺侯人信陽侯陰就以外戚貴盛使人要劫之丹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自是隱閉不關人事

班嗣

班嗣樓煩人也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内足於財好老莊之道不屑榮宦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桓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若莊子者絕聖棄知修性保身清虛淡泊歸之自然魚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干其志棲遲于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今吾子伏孔氏之矩跡馳顏閔之極藝既繫率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炫燿也昔有學步邯鄲者失其故步匍匐而歸恐以此類故不進也其行己持論如此遂終于家

荀悰

荀悰字君大太原廣武人也少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廣武聞悰名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歸卒于家

龍丘萇

龍丘萇吳郡人篤志好學王莽篡位隱居太山以耕稼爲業公車不應徵更始時任延爲會稽都尉折節下士鍾離意爲主簿白請召萇爲門下祭酒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清過夷齊志慕原憲都尉掃其門猶懼辱之何召之有

延篤

延篤字叔堅嘗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巂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語群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柰何屈千里之足乎篤聞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内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于不孝如此而不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及卒鄉里圖其形于屈原廟

鄭敬

鄭敬字次都汝南人閒居不修人倫隱蟻陂之陽嘗

方坐于陂側隨杞柳之蔭鋪茅蔴爲席同郡鄧敬出爲都尉過存敬敬方釣魚于大澤因折芰爲坐以荷爲肉匏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世祖公車徵不行

野王二老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于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于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即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于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于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其所在

王君公

王君公與徐房李子雲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口無二價時人爲之語曰避世墻東王君公

折像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幼有仁心不殺昆蟲逼京氏易好黃老言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踈或諫之曰君男女孫息盈前柰何坐自殫竭像曰昔鬬子文有言我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決而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

魏桓

魏桓字仲英數被徵召鄉人多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周燮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也十歲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徵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柰何守東岡之陂

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送敬遂辭疾而歸卒年七十餘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于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謂憲曰子吾之師也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氾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舉孝廉辟公府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號曰徵君世言叔度動則蹈規矩言則發德音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俗而范汪論憲以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於孔氏其殆庶乎

張楷

張楷字公超蜀郡成都人也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至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漢安元年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群俗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竟稱病不行年七十終于家

毛義

毛義廬江人少節家貧以孝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喜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宦者也建初中下詔褒寵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

薛包

薛包字孟嘗汝南人也性虛恬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昏晨不廢父母慙而令還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産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拜侍中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終于家

孔嵩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也以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山陽范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昔與子俱曳長裾游息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勑縣代嵩嵩以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後辟公府官南海太守

樊英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習京氏易明五經隱壺山之陽前後舉賢良方正有道及公車徵並不應永建中策書備玄纁徵之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起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何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

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拜五官中郎將數月稱疾篤詔賜歸

李固朱穆以英初被徵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異謂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范曄著論曰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疎及其陶搢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數跡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誚譟遠術賤斥國華以爲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猶與夷狄同也

司馬徽

司馬徽字德操居潁川龐士元不遠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採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

金佩紫焉有函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德操曰子
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
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
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父所
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
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
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嘗有人臨蠶請徽求簇
箔徽自棄其蠶與之或曰凡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
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已不
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徽有誡子書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

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

秦宓

秦宓字子敕少有才學屢辭辟命同郡王商爲治中
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故卞和衒
玉以燿世宓荅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
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宓得縣背隴亾之
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翺翔於林澤與
沮溺爲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身安爲
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
我貴矣斯乃宓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焉或謂宓曰

足下欲自比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與乎宓曰
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
此二人者非有欲于時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
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
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邪

稽康

稽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少有奇才美詞氣不自藻
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長好老莊恬靜寡欲
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所與交游者惟陳留阮籍河內
山濤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耶王戎世所謂竹

林七賢也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
絕其畧曰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
爲人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逸
之情轉篤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
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
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
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
曲志意畢矣嘗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
人于千載宅中有一柳樹甚茂康激水圜之夏月居
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輙千里命

駕阮籍字嗣宗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嗜酒能嘯當其得意忽忘形骸太尉蔣濟聞其有儁才而辟之籍奏記有曰昔子夏在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于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于東皐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補吏之召非所克堪後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

士少有全者遂酣飲爲常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作詠懷詩八十餘篇以見意劉伶字伯倫放情肆志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嘗著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阮脩

阮脩字宣子咸之從子也善清言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不肯顧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嘗自得于林皐之間

束晳

束晳字廣微平元陽城人性沈退不慕榮利時人薄之乃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其畧曰昔一元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蠍蛤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跡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盖烏不假甲于龜魚不假足于獸守分任性唯天所授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

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袞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穡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訢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于海隅匹嚴叟于僻蜀且世以太虛爲輿玄壚爲肆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厐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離聖藉之荒蕪總群言之一至全素履于丘園背纓緌而長逸請課吾業于千載無聽吾言于今日張華見而奇之辟哲爲椽遷著作郎博士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卒年四十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好學寡欲無所愛翫不尚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洪傳玄業而才章富贍前後檄命辟召多不就以年老欲事脩煉聞交阯出丹求爲句漏令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趨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于鷦鷯之群藏逸跡于疲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鱉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砂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焦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于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限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卒年八十一顏色如生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辟齊王冏東曹椽謂同郡顧榮曰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顧捉翰手愀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蓴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耳何能羈宦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冏敗人皆服其見機或謂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乎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文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貪鄙乃隱姓名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畧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内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所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顔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

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羸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疾世者共傳其文褒竟不士莫知所終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宦時亦寓焉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游東中諸郡名山汎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與謝萬書云頃東游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卒年五十九謝安字安石居會稽時與羲之許詢及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

此亦去伯夷何遠（時張廌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爲屋以居羲之聞而造之廌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爲竹中高士）

孫綽

孫綽字興公博學美文辭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初隱稽山放情山水作遂初賦以見志沙門支遁與兩人厚善因問綽曰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志弟子早已伏膺一詠一吟許將北面許詢字玄度簡文帝尤高其風每月白風恬思清言妙理輒造焉至其亹亹不覺前席達旦忘倦劉真長爲時譚宗嘗謂人曰吾不見玄度幾爲輕薄令尹又曰清風明月何嘗

不思玄度支遁字道林嘗繼竺潛講法于禁中天下想見其標致後寓書于潛求買沃州小嶺歸隱潛荅曰欲來當給未聞巢由買山而隱也潛道德高風到處初不省有朝市劉惔于簡文座遇潛嘲曰道人亦游朱門乎對曰君自見朱門貧道以爲蓬戶耳

王徽之

王徽之字子猷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明四望皎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

謝譓

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何琦

何琦字萬倫早喪父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嘗患甘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後母死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資塵黷清朝哉于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躭翫典籍以琴書自娛公府辟命皆不就桓溫嘗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年八十不衰

王徽

王徽字景玄江湛擧爲吏部郎徽與湛書曰君平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擧可隨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因與湛絕足不踰閾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苔草沒階

劉程之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也少以才藻自負不委氣于時俗雖寒餓在已威福當前其意湛如也司徒王謐侍中謝混太尉劉裕嘉其賢欲相推薦程之力辭乃

之匡山託于惠遠遠曰官祿巍巍何以不爲程之曰君臣相疑疣贅相虧晉室無磐石之固物情有累卵之危吾何爲哉遠然其說大相器厚太尉亦以其志不可屈與群公議遺民之號旌焉及遠爲蓮社使程之著誓文其畧云誓茲同人俱游絕域妙覿大儀啓心真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蕖于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靈衣于八極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

孫康

孫康字伯驎太原人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亮范

雲交好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孫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正可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栖栖役曳若此此嵆康所謂不堪予亦未能也

阮裕

阮裕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内足于懷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

氾騰

氾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去官還家歎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不就

辛謐

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累徵皆不起雖處喪亂之中頹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長安陷没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為太常謐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于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謐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兹大捷歸自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喬松之壽永為世輔豈不美哉卒不就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避世不出涼州牧張天錫遣使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皐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海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昔傅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不獨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為狄場二都盡為戎穴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于仁智孤竊惑焉瑀乃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飛青雲之外翔深谷之中自東自西安可籠也遂逃入山莫知所在

陶潛

陶潛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

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恡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且抱羸疾起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爲五斗米折腰拳拳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潛嘗往廬山弘命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于半道邀之潛既至便欣然

共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窗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經田間聞水聲倚杖聽之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胷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性不解音律而畜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意貴賤造之有酒即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類此卒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唐韋表微雅慕陶潛爲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翦白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元亮云）

衡門晤語續集上終

衡門晤語續集下

明新都潘京南輯

王弘之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沂人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爲烏城令尋以病去宋高祖太祖除徵並不就從兄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着以採藥雅喜釣魚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之識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歸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行始寧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

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戎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戴顒　下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也博學善琴書目精諸音律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顒能修其業以桐廬多名山

兄弟共游之因留息焉勃疾患藥不給顒謂勃曰顒隨兄得閒非有心于語默兄今病篤無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耳乃求爲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遂中止出居吳下吳士人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少時繁密㳂若自然元嘉中徵聘不就嘗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荅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

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嘗語長子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性嗜酒其作五君詠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盖自序也

吳慶之

吳慶之字文悅嘗爲江夏王書佐後不復出王琨爲吳興太守欲召爲功曹荅曰走素無人世情立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是畜魚于樹栖鳥于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李槩

李槩字季節博學踈倨嘗自簡詩賦二十四首謂之達生丈人集其序以爲身泰則均齊死生塵垢名利縱酒恣色所以養情否則屏除愛著擯落枝體收視反聽所以養識是以遇榮樂而無沾遭窮厄而不悶或出人間或栖物表逍遥寄託莫知所終

王錫

王錫字公嘏幼而警悟十三爲國子生舉清茂除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無比羸疾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温凊隔簾趨倚錫兄銓雖學業不及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

王敬弘

王敬弘名裕之以字行少有清尚性恬靜樂山水求爲天門太守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去官隱餘杭之舍亭山窶遯顯秩旋復解去所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宋文帝嘗問爲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敬弘未嘗教子孫問學各隨所欲曰刪朱不風之教稚越未聞被撞孫秀之爲晉平太守朞年求還人問其故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張充

張充字延符吳郡吳人也少好逸游三十始能修改
多所該通尚書令王儉方聚親賓充發巾葛帔至便
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嘗與儉書其畧曰夫金剛
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
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
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
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横海岸至如彩纓天閣既
謝巖廊之華綴組雲臺終媿衣冠之秀氣岸跡凝情
塗猶隔長群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没于訪珪之辰
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于漁父之游偃息于卜居之
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罩日吐海逢天竦
石卉寄分危落仰桂蘭綺靡叢雜于山幽松栢陰森
相繚于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玆長往至
于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卧風月悠悠琴
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
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
上道佐蒼生功横海望可謂盛德當時孤松獨秀者
也而茂林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甿佇簪裾而
竦歎得無惜乎儉以爲脫畧弗之重

顧歡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篤志好學躬耕誦書通
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十日廬于墓次遂隱
遁不出于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
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
蓼莪篇不復講齊太祖踐阼徵歡至稱山谷臣顧歡
上表畧曰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既理毛目
自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
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
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窮谷愚夫謹删撰老氏獻
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則率土之賜也
微臣之幸也臣志盡幽深無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
禄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
退上優詔賜麈尾素琴東歸永明初徵太學博士不
就晚節服食不與人通自知將終賦詩言志剋日卒
于剡山

劉訏

劉訏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少而抗節好學永明三
年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訏荅
曰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陰于山澤託暮情于魚

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凝心出累非家間樹下之節遂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璽之義

杜京產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也少恬靜閉意宋官頗涉文義專修黃老州辟從事稱疾去除奉朝請不就永明十年孔稚圭等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于天挺敏達表于自然莊守窮巖採芝之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群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志士何以加之宜

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岩谷含懽薜蘿起忭矣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孔祐

孔祐會稽山陰人也至行通神隱于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如瓦石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子道徽亦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因遍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沈約爲東陽守高其志節要之不至弘景爲人圓通謹約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中賓客至其

下與物遂絕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屢加徵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欲斅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年逾八十而有壯容大同二年卒顏色不變香氣屢日氤氳謚曰貞白先生

何點

何點字子晳廬江人也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博通群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或乘

柴車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爲通隱
宋徵爲太子洗馬齊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
不就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出司徒竟陵
王子陵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
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賜以鹿皮巾等并召
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賜詩酒恩禮如舊仍下
詔徵爲侍中點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天監二年卒敕點弟胤曰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
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
勝致遇與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一旦萬古良懷
震悼

何胤

何胤字子季點之弟也長而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
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
而縱情誕節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起家齊祕書
郎累遷左民部尚書胤雖貴顯常懷止足乃拜表辭
職不待報輒去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
雲門寺高祖霸府建引胤爲軍謀祭酒與書曰想恒
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懽也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
前世嘉賞是爲樂土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懽遇

曳裾儒肆實欲卧遊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爲吏此事
遂乖君清襟素託栖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既
俯拾青組又脫屣朱黻但理存用舍義貴隨時令者
爲邦貧賤咸恥好仁由己幸無凝滯胤不至及高祖
踐阼詔爲特進右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
諭意胤單衣鹿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就席伏讀
果謂胤曰今君遂當邈然絕世猶有致身理不胤曰
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
容得有宦情但昔荷眄識今蒙旌賁甚願詣闕謝恩
比腰脚大惡心不遂耳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

及去郡入山與胤別送至都賜埭離郡三里因曰僕
自棄人事交游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
此埭之游於今絕矣執手涕零大通三年卒年八十
六初胤常禁殺而侈于味後稍去其甚者周顒因與
胤書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
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丈人于氣血之類
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
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鑾刀寧復慈心
所忍騶[illegible]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
人多媿於是末年遂絕血味

馬樞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遇侯景之亂邵陵王綸舉兵援臺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玩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

諸葛璩

諸葛璩字幼玟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博涉典籍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安貧守道未嘗投刺邦宰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勵俗辟為議曹從事辭不就陳郡謝朓為東海太守教曰昔長孫東組降龍丘之節文舉北輶高通德之稱所以激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結轍前修豈懷珠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啜菽之窶就養寡藜蒸之給豈其獨享萬鍾而忘茲五秉可餉穀百斛

周顒

周顒字彥倫音辭辯麗長於佛理累官中書郎兼著作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子太子又問顒卿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途八難共所未免周妻何肉然各有累

李謐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也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徵拜著作佐郎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

琴書為業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幃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性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莊老貴無為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生乎意不愜死名何用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為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於時李琰之每休暇之際恒閉門讀書當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謂聲名勞七尺哉又宋尤袤字延之藏書至多注述尤富公退輒閉戶謝客日計手抄古書其子弟及女亦能從事嘗曰吾所抄錄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

孔珪

孔珪字德璋不樂世務門庭之内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曰欲爲陳蕃乎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候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慙色

劉慧斐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嘗還都途經潯陽游于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居東林寺于山北構一園名離垢時人因稱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師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

韋夐

韋夐字敬遠志尚夷簡淡于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對玩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爲居士有慕其閑素者載酒從之敬遠爲之盡歡接對忘倦周明帝甚欽禮之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曰逍遥公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事母以孝聞嘗爲魏參軍隋有天下毋志不出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至於親賓來萃輒陳尊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家富於財躬處節儉以振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輒奔赴隨乏供濟有兄弟分財至相閲訟士謙出財補其少者嘗出粟數千石貸鄉人不責償歲饑罄家資爲糜粥賴全活以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猶耳鳴己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時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邪卒會葬者萬餘人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課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草藥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遊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高祖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曰良醞可戀耳俄以疾罷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故又著五斗先生傳杜之松在河中請績講禮績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譚糟粕棄醇醪也刺史崔悅延與相見荅曰奈何坐召君平邪並辭不詣績之宦以醉失職鄉人

靳之乃訖無心子機士以見趣曰子聞輩燕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竟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蹶棄而放諸野終年而肥故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居太白山太宗高宗召拜並不受盧照鄰等師事之嘗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慎以畏爲本故士

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父無畏則廢孝慈君臣無畏則亂不治而動不立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次畏物次畏人次畏身憂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于近者不侮于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卒年百餘歲

田游巖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也初補太學生後罷歸游于太白山每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其母妻並有方外之志與共棲遲山水間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游巖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不游巖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遙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

潘師正

潘師正貝州宗城人也少喪母以孝聞事王知遠爲道士得其術居嵩山之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與語問山中有何所需師正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即其廬作崇唐觀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温人也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因辭去徧游名山乃止於天台睿宗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氣于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睿宗景雲中隱城陽山南隖結

菴以居時負薪于市擔上常挂一瓢及曲杖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城市中人多往訪不得見但覽菴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顛靜夜詠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壟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其詩甚多驛路傳舍所到輒題之天寶中李白東游經傳舍覽詩歎曰此仙人詩也于是游新安屢訪之杳不可見乃題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烟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見壁詩又吟

曰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又被世人知去住移菴不免向深居

王友貞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也弱冠母病醫言惟啖人肉可差友貞念無可求乃割股以進母疾愈詔旌其門素好學讀九經皆百遍尤精釋典神龍初拜太子中舍固以疾辭詔曰敦夷齊之行可以激貪尚顏閔之道用能勸俗王友貞德義泉藪人倫茂異孝始於事親信表於行已乃抗志塵外栖情物表堅持淨義不登於車朕方崇奬庶退徵抑澆浮雖思廟廊之賢豈違

山林之願宜加優秩仍遂雅懷年九十餘卒

吳筠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人也通經誼美文辭性高潔不柰流俗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爲道士盡通其術開元中南遊天台觀滄海與越中文士相娛樂所著歌篇傳京師玄宗召見大同殿與語甚說敕待詔翰林帝嘗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秖費紙劄耳又問神仙修煉之術對曰此野人事當以歲月功行求之非人主宜留意每所開陳惟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筠知天下將

亂堅求還山既而兩京陷沒乃東入會稽剡中與李白孔巢父觴詠和酬逍遥泉石竟終于越時徐州王希夷亦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栢葉襍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強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玄宗詔徵國子博士不拜聽放還山

史德義

史德義蘇州崑山人也隱居虎丘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挂瓢出入郊郭號爲逸人高宗聞其名徵赴洛陽辭稱疾東歸天授初下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志

尚虛玄素履貞確譏冲彰於理問孝友表於閨庭固辭徵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簪裾高邁蹈隱之名早自海隅來游魏闕行藏之理斯得去就之節無違風操可知啓沃攸伫特宜優獎

賀知章

賀知章字季真性夷曠善談說陸象先嘗語人曰季真風流倜儻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晚節尤縱誕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祕書外監天寶初請爲道士還鄉里捨宅爲觀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乾元中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竹箭蘊崑岡之良玉以暮齒辭祿再見款誠願追二老之蹤克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衣而長往舟壑非昔人琴兩亡惟舊之懷有深痛悼

王維

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采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于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屛絕塵累維嘗與魏居士書云足下風高於黔婁善卷行獨於石門荷蓧豈謂利鍾釜之祿榮數尺之綬雖方丈盈前而蔬食菜羹雖高門甲第而畢竟空寂人莫不相愛而觀身如聚沫人莫不自厚而視財若浮雲於足下實何有哉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故離身而反屈其身知名空而反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于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嵇康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俛受維縶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徧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乎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也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己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

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爲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爲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

白履忠

白履忠陳留人博涉文史居古大梁時號梁丘子開元中徵赴京師辭老病不任職事詔曰處士白履忠學優緗簡道貴丘園採賾以見其微隱居以遂其志故以汲引洙泗物色夷門素風自高玄冕非貴可朝散大夫履忠固乞還閭里鄉人吳競謂履忠家室屢空竟不霑斗米匹帛無益於實履忠曰往契卅入冠

門括丁夫吾以讀書放免今終身高臥豈易得哉

崔覲

崔覲梁州固城人也爲儒不樂仕進以耕稼爲業老而無子乃以田宅家財分給奴婢令各爲生業覲夫妻遂隱于南山約奴婢遞過其舍至則供給酒食而已夫婦林泉相對以嘯咏自娯左補闕王直方薦覲有高行詔召起居郎辭疾不至

張志和

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年十六擢明經肅宗命待詔翰林以親既喪不復出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其子亦以自號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椶籓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烹茶陸羽嘗問孰與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别何有往來顔眞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眞卿以其舟敝陋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霅溪間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圖眞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人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人謂今時接輿性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羽嘗與僧晝游處晝後謂羽曰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日目前矜道侈義適足以伐其性豈若松崖雲月禪坐相偶無言而道合志靜而性同吾將入杼山矣遂束所著燬之而去羽亦終隱）

元延祖

元延祖年過四十不士親友強勸之再調舂陵丞輒棄官去嘗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

無名叟

叟不知其姓字孔侍郎極朝囘遇雨避于叟之廡下叟延入聽事烏帽紗巾禮度甚肅因具酒饌一一精珍極慙謝之行假油衣叟曰某寒不出暑不出雨不出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侍郎不覺頓忘宦情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之爲魯山令出爲河南太守歲餘駕柴車去隱陸渾山中不爲墻垣居家無妾僕歲歉包厨不充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肴過之不擇賢不肖與之對酌陶陶然遺身物外琴觴之餘間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季子聽樂論蹇士賦爲高人所稱房琯見而歎曰見紫芝之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衰僞世猶幸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

李約

李約汧公勉子識度清曠逈出塵表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皆高絕一時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談家多蓄古器在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常以自隨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約初至

金陵於府主李錡坐賛招隱寺之勝一日錡宴寺中明日謂曰十郎嘗誇招隱昨游宴何殊州中約笑曰其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膻涴鹿掊泉音樂亂山鳥聲實不如在叔父廳也

開元中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得運氣絕粒之術于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鍊丹洞注易亭集神閣每與賓客向白雲亭看山禽野獸即以杖擊一片鐵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悉集亭下呼爲喚鐵

陽城

陽城居官時未嘗有所儲畜即服用有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佳可愛輒舉而授之每約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餘悉送酒媼無留也

高太素

高太素隱商山累徵不就山中起六逍遙館情夏晚雲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銘所居曰清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異卉每一時至則有猿啼于庭下謂之報時猿冬日方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簷白醉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敏悟絕人工文章憲宗朝知無不言爲當路所忌乃放意文酒既復用又皆幼君

偃蹇益不合輙謝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搆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居易嘗爲池上篇引曰潁川陳孝仙與釀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每至池風清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頹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

上矣因題石間爲池上篇云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暮節嗜浮屠又稱香山居士常與吳果吉旼鄭據劉真盧直張渾狄謙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士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居易嘗語人吾已脫去名利枷鎖開清高門戶但連龍子毋冊不知何日成耳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咸通中登進士第歷官御史諫議大夫時朝廷微弱綱紀大壞圖自惟出不如處遂移疾去圖有先人别墅在中條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趣自考槃高卧日與名僧高士遊詠其中晚年爲文尤事放達嘗爲休休亭記曰休休也美也既休而且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聵三宜休又少而惰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又宜休也爲耐辱居士歌題於東楹曰咄諾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常教閒處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棊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荅云耐辱莫其詭激嘯傲多此類又預爲壽藏終制引故人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曰達人大觀幽

顯一致非止暫游此中公何不廣哉卒年七十二

張薦明

張薦明燕人也少以儒學游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延入內殿講道德尊以師禮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與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物之本也能守一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終

陳摶

陳摶字圖南亳州真源人也幼聰悟凡經史百家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不求祿士以山水爲樂隱居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日但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逾百日不起周世宗顯德三年徵留禁中月餘從容問以黃白之術摶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以致治爲念柰何留意黃白之事乎命爲諫大夫不受放還所止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摶居華山又四十餘年度其年近百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嘗問之曰先生得玄默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假令白日冲舉亦何益于世今聖上博達古今深究治亂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白上詔賜號希夷先生令有司增葺雲臺觀數月放還

蘇澄隱

蘇澄隱字棲真真定人也居龍興觀爲道士得養生之術清泰天福中繼有聘命並辭疾不至太祖征太原還駐蹕鎮陽召見行宮命中使掖升殿謂之曰京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累辭詔命豈懷土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跡也上察其意亦不彊之乃幸其觀問曰師年踰八十而氣貌益壯善養生者也因叩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帝王養生卽異于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賜紫衣茶帛年僅百歲而卒（真宗朝賀蘭歸眞隱居嵩山有奇志異術以薦召對問曰知卿有點化之術可以言之歸眞奏曰臣請言帝王點化之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可致太平惟陛下用之餘不足道也）

种放

种放字名逸河南洛陽人也沉默好學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父卒獨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得束脩以養母母亦賢能樂道薄滋味放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淡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携壺泝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表放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

毋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咸平初毋卒後三年詔徵至對崇政殿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賜巾服簡帶翌日表辭恩命上令中書諭意不聽其讓初放從陳摶游摶戒之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夫名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之故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有物毀之耳後竟如摶言

章詧

章詧字隱之成都雙流人也少孤鞠于兄嫂以所事父母事之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蜀守蔣堂等咸以逸民薦一賜粟帛冊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沖退處士里人范百祿嘗從扣太玄詧爲解述大旨再復攡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若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爲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夫道哉卒年七十

宇文之邵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也舉進士 神宗即位求言乃上疏陳治道不報喟然歎曰吾不可士矣遂致政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日與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終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矣范鎮亦曰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餘年而先我挂冠使吾憮然其爲人所推尚如此

吳瑛

吳瑛字德仁蘄州蘄春人也以父任累官虞部員外郎年四十六即上書致政歸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卧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人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嘗盜入其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惟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其曠達多類此

張舉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元祐中大臣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受于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猶切詔拜祕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舉孝弟修于家忠信行于友聲名聞于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

流所慕以不造門爲恥崇寧四年卒明年詔以樂隱德丘園聲聞顯著賜謚曰正素先生

郝天挺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早厭科舉遂不復充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又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宦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

挺曰正欲不爲舉子爾後居河南往來淇衛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

司馬光

司馬光優游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窮通自稱齊物子元豐中秋與樂令子訪親洛汭並轡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崇福宮至紫極觀尋會善寺過轘轅遂達西洛少留廣度寺歷龍門至伊陽訪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巖躡山徑瞻高公真堂步潛溪還保應觀文富二公之廣化寺拜邠陽堂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隱堂詣黃龜院倚石樓臨八節灘還伊口凡所經游發爲詠歌歸叙之以爲遊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穩平之地則不跌其旨遠矣（元豐中趙抃閲道亦告老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處不復有軒冕氣嘗爲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閒高齋有過如相問清夜安眠白晝閒）

邵雍

邵雍字堯夫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

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堯夫之廬堯夫德氣遂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方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踈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于人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徙迎致雖兒童廝隸皆知欣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

范鎮

范蜀公鎮居許下于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

荼蘼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爲余嚼一大白或語笑諠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當時號爲飛英會傳之四遠無不以爲美談

田承君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旁有溪溪畔有大石前後樹以黎棗日與二弟穿竹渡溪倦則坐石上或籍以草蔦巾草屨吟諷而歸以足遣老而忘憂

楊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

僅庇風雨閒居十有六年寧皇初與朱元晦同召萬里獨不起元晦與萬里書有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于優游毋决于遁思則區區猶有望于斯世萬里已一意高蹈嘗自賛曰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黄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張子偉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刁景純廢圃結茅齋居焉竪敊飲水笑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水之勝杖策獨行登廬阜汎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雖免近鳥道人跡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録名之曰山水漫游紀

陳洞

陳洞竹溪逸民也居嘗抵掌於几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遂者適意耳戴青霞冠披白鹿皮裘所居近大溪篁竹脩脩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瀲灎共月爭清輝輒吹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月簫聲挾秋氣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已叩舷而歌時以爲世外人

吳萊

吳萊字立夫雅好逸游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遇中原奇絕處及昔人歌舞戰鬪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頗訓有司馬子長遺風及還江南復游海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見曉日初出海波盡紅豁然長視思欲起安期羡門而與之游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

崔唐臣

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登

第崔憮然罷舉其後二公入三館乘馬偕出循汴岸見一士艤舟坐廳下蓋崔也亟就謁之問其別後況味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其半市雜貨時取贏以自給雖云汎梗飄蓬差愈于應舉覔官時也二公邀與歸不可但扣官居坊曲所在明日自局中還各覩崔留刺再訪舟次則已行矣歸視刺字其末有細書一絕句云集僊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

李建勳

李建勳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沉香節按柄扣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急起擊玉數聲曰聊代清耳一竹軒榜曰四友以琴為嶧陽友磬為泗濱友南華經為心友湘竹榻為夢友

張牧之

張牧之隱于竹溪不喜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或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反不一見怒罵相踵不顧也

米芾

米芾字元章吳人也少負英聲為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特妙于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尤為黃太史所重蘇子瞻亦往往譽之嘗云元章清雅拔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學何時見之以洗瘴毒後愛潤州京口溪山之勝遂卜居焉作菴城東號海岳庵蓄書畫恣情探賞生平好石見有瓌奇秀潤者則取袍笏拜之呼為石丈云芾初為書學博士上與蔡京論書艮嶽召芾令書一巨屏指御前端州石研使就用之書成芾捧研請曰此石經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稱謝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喜動顏色上顧京曰顛名不虛得京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文同

文同字與可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文彥博守成都奇之致書同曰與可襟韻灑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

呂南公

呂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也於書無所不讀於文不肯綴緝陳言曾一試禮闈不偶即退而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為意著書借史筆以褒善貶惡遂以褒斧名齋嘗謂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

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于辭而已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于文者士無志于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賤而爲之元祐初立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上疏稱南公讀書爲文不事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師表議欲命官未及而卒

劉渙

劉渙字凝之爲潁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於廬山之陽歐陽修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之意以壽終

陳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彭城人也高介有節安貧樂道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薦其文行起徐州教授歷太學博士調彭澤令不赴師道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堯俞知師道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議論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覯延至師道荅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于其身幸孰大焉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于王公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于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于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馬乘下澤候公于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

韓維

韓維字持國以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在許北門建四并堂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于西湖旦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有士大夫過輒邀之入滿九客而止相與樂飲終日曾存之嘗以問維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維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爲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維素畏暑私第凉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爲不可居常潁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

居京乎曰京維詰其故曰野人無修簷大厦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牀視木陰東挫則從東西揺則從西耳語未竟維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凉矣

孫昉

孫昉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説昉笑曰麤羮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煮茗傳酒談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皆忘

劉處士

劉處士不知其名自言濵州人紹興中游㩦李之隱真院遂留居焉徽廟嘗徵侍御官翰林承旨並不就詔授高尚處士其友人諷之曰吾聞鶡鷄不止園池騏驥志在千里蓋負大者必發遠也今天子隆側席之思宰輔致推轂之誼而先生懷經綸黼黻之才游跡雲泉逃名小技可謂人已兩負矣處士曰夫執箕山者井松苓慕雲臺者希竹帛人固樂其志也頑夫鄙陋議棄塵中事久矣今焉衣不苦織食不任耕得醉與麋鹿猿猱馳逐于豐草長林顧斯足矣何暇與奸邪比肩執笏骫僨並體乘軒也哉且子知名與身將孰親乎身與利將孰多乎不取名于當時而垂名于後世乃名之真者也斤斤然徼當時之名禍立至矣故老聃豈局柱史之才展季不止士師之德莊周終非漆園之傭韓康未必賣藥之士其逃名所以逃禍耳今天下設色藏機背言伏險歡欣則白骨生肌叱咤則寒冰炙手可不畏邪我則披裘而負薪未嘗學頂冠束帶之禮掀髯而坦腹未嘗學奴顔婢膝之容且其拯溺救焚之心又何能變下石張羅之腹所以堅不奉詔者亦豈惡夫名哉見之蚤而待之豫也

後秦檜當國遣使招之處士曰不應朝廷之徵而就宰執之命何前燕而後貪乎善爲我辭毋使北山蒙媿檜怒移文秀州收逮不知所往

朱希真

朱希真居嘉禾嘗有朋儕詣之聞笛聲繖妙白煙波間起問行者曰此先生笛也須之棹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室中懸琴筑阮咸之類皆希真平日所當意者檐間有珍禽多目所未覩篚缶貯果實醯醢挑取以奉客其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東任卧吹銅笛過伊川可想其風致

也

趙質

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溫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弦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

趙孟堅

趙孟堅字子固修雅博識酷嗜法書多蔵三代以來

金石名跡遇其會意輙傾囊易之善作梅竹往往得逃禪石室之妙于山水尤奇襟度瀟爽時人比之米南宮東西薄游必挾所有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爲偃息之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所至識與不識知爲子固船画也嘗得五字不損本蘭亭于霅川喜甚乗夜回檇李大風覆舟立淺水中手持蘭亭示人曰帖固無恙餘不足介意因題八字于卷尾云性命可輕至寶是寳

鐵脚道人

鐵脚道人不知何許人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後去採藥衡岳夜半登祝融峯觀日出仰天大叫曰海雲盪吾心胷道人嘗著方以除煩惱斷妄想二味爲快活無憂散曰是方藥味雖尠奏功極大修藥先須洒掃靜室一窓櫺虛朗軒檻蕭邃幽栽花種竹貯水養魚室中設几一榻一蒲團一每日趺坐瞑目調息將前藥服之至三炷香許惟意所適或散步庭除吟弄風月或展玩書畫詠歌古詩倦則啜苦茗一甌就枕偃息久久覺神氣清爽天君泰然不知人間有煩惱不見我心有妄想斯則効可覩矣或云道人姓杜名巽才魏人

倪瓚

倪瓚字元鎮所居有清閟閣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皆手校定盡日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

蘭竹之屬敷紆繚繞其外則高木脩篁蔚然深秀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遥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晩益恬退棄散無所積屛慮釋累黃冠野服浮游湖山間以遂肥遯焉

顧德輝

顧德輝字仲瑛吳人家富于貲輕財好客購古法書名画鼎彝秘翫別業于茜涇西題曰玉山佳處日夕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若張伯雨于彥成元璞與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之盛

圖史之富與夫甗館聲伎並爲甲一時才情妙麗與諸人畧相酬對風流文雅著稱東南晚年閱佛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衣馬洛陽街時同郡陸友仁善爲歌詩工漢八分隸楷嘗觀光上國奎章閣鑒書博士柯九思侍書學士虞集相與薦于朝未及任用而柯虞去職遂歸吳閭小室僅可容膝中庭植翠竹數竿旁樹湖石峯巒秀異室中左右圖書客至出漢博山炉古龍涎汲武丘劍池水瀹建溪小鳳團清坐竟日所著有杞菊軒槀

衡門晤語續集下終

衡門晤語目録

衡門晤語別集上

雜纂

明新都潘京南輯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畹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

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樂志論

春秋之期有牲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餐有蔬食足以為嘗晝則杜門有琴籍足以為娛夜則寄臥有蒲榻足以為安 黃憲

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 曹丕書

間者北游喜歡無量周望山野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修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烝民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

畜鷄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 應璩書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 蘭亭記

暮春之始禊于南澗之濱高領千尋長湖萬頃乃藉
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於
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自足焉復覺鵬鷃之二
物哉 孫綽
比當東游山海行田視地利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
與親知時共懽宴雖不能興言高詠銜盃引滿語田
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 王羲之
為性好閒志棲物表雖在童稚之年已懷遠迹之意
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洗氣神明玩心墳典爰有山
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亹亹之業

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
日月不處又復十年實遠想子平五岳之舉近謝居
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惛衰不及頹尚可厲志于
所期縱心于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暮年之攝
養玩歲日于良辰偷餘樂于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
矣 雷次宗書
少年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
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
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陶潛
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
為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
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
人忘貧者歟 顏延年
生自原野甚畏難狎每思濯清瀨息椒丘渚淼水懷
丘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皆浮埃鬱
若其群峯疊起接漢連霞喬林布濩春青冬綠回溪
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住三面
山皆周繞有象郛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
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霔滴瀝生響白波跳沫
洶湧成音楓櫨椅櫪之樹梓栢桂樟之木分形異色

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裏挺白帶抽紫莖橚矗茶蓴
稍風鳴籟垂柯籠戶布葉房櫳中谷澗瀨華苞攢列
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
樂負霜宜男泫露芙蕖紅華照水卑蘇縹葉從風憑
軒永眺蠲憂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初濟纓
爵酒酣耳熱屢舞嚾呶盛論箱庾高談稼穡嘔噱謳
歌舉杯相抗不求于世不迕萬物莫辨榮辱匪知毀
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劉孝標山栖誌
裯木傍生凌空交合危嶁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

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日不
周玩情不給賞
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烟披薄觸可棲情方外之士
憑依舊居取暢林木 水經注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世說
郄誽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
胃欣然倚檻臨水久之而去
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

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沉鱗競躍
實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 陶隱居
森壁爭霞孤峯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雀噪
水響猿啼嚶嚶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
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
所樂豈徒語哉 吳均
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
猛浪若奔夾峯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
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冷冷作響好鳥相鳴
嚶嚶成韻經綸昔務咸窺谷忘返矣 吳均

性疎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
皆汎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宦非所好也混
其聲跡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徑裁通雖揚子寂寞
嚴叟沉冥不是過焉雅愛虛遠不以事務經懷獨步
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
然忘反 袁粲傳
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穿
池種樹少寄情賞又郊際閒曠可以爲宅意亦謂此
逆旅舍爾無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
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

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
沐用託性靈隨便架構不存廣大既經始歷年粗已
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峻樓
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
並饒荷蔆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因憶
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
有之二十載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或復冬日之陽
夏日之陰良辰美景負杖躡履逍遙陋館臨池觀魚
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得居
常以待終庶幾無所恨矣 徐勉

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
留侯追踪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
智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
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
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
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
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
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
而看灌畦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
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
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
尹君之録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
書探至賾歌纂纂唱嗚嗚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
自遠揚榷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
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其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
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
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
蕭大圜

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
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疏鍾相間此
時獨坐童僕靜默每思曩昔携手賦詩當待春仲卉
木蔓發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雊儻
能從我遊乎 王維

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
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
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
樂事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
雅懷 或又記李白二帖一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一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于冰壺也二樓虛月白秋宇物化於斯遊閑身世飛動把酒自忘此興何極

窮居而閑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
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
之安與其有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後與其有樂于
身孰若無憂于其心 韓文

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
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
同趣 把荷鋤決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
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亦是老死
無戚戚者 鄭文

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
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

靡不覩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
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
拂酒罍次開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
一遍　始遊廬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峯下見雲水泉
石勝絶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
羅爲墻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于舍下飛泉落于簷
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毎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
好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　堂中設木榻四
素屏二素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既來爲
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

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内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
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白居易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鳥徑縁崖涉水于
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竹籬
草舍燕處其中蘭菊藝之臨水時種梅桃霜月春風
目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給薪水釀村
酒而飲之案無雜書莊周太玄楚辭黄庭陰符楞嚴
圓覺數十卷而已杖藜躡屐往來窮谷大川聽流水
看激湍鑒澄潭步危橋坐茂樹探幽壑升高峯顧不
樂而死乎　澄懷録

毎遇勝日有好懐袖手哦古人詩足矣青山秀水到
眼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然後爲己物　同上

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
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煮茶泛舟觀山寓意奕
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閒居勝如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於暑月凡之
自早燒香食罷便可岸巾衩袒翻散從事藤牀竹几
展轉北牕清風時至又患太涼挾策就枕困來熟睡
晩涼浴罷杖屨逍遥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剥芡
剖瓜雪藕白醪三杯取醉而適其爲樂殆未可以一

二數也　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東坡赤
壁賦云唯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成
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
無盡藏也東坡之意蓋自太白詩句中來夫風月不
用錢買而取之無禁太白東坡之言信矣然而能知
清風明月之可樂者世無幾人清風明月一歳之間
亦無幾日就使人知此樂或爲俗務牽奪或爲病苦
妨障雖欲享之有不能者然則居閒無事遇此清風
明月既不用錢買又取之無禁而不知以爲樂是自
生障礙也　目所不見彼自華靡於我何干耳所不

開彼自喑轟于我何與是以修道者入山唯恐不深
入林唯恐不密也　嘗登高山下視城市殆如蟻垤
不知其間幾許人從高望之真可一笑山之高于城
市能幾何已自如此況真儸在太空中下視塵世又
何趐蟻蛭乎 俱經鋤堂雜志
投竿取魚執雅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
臨高縱目逍遙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
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爲己有踽踽焉洋
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 獨樂園記
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于高以追鳧鴈

之高下繳于深而逐鱣鮪之潜泳吾所以衣食其力
而無媿于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
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
溷濁此吾處其怠倦而樂于自遂也 南豐集
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放三商
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牕羅列圖史琴尊以自愉悅
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吟嘯覽古于江山之間渚茶
野釀足以消憂蓴稻魚蠏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
子佛廬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
連不覺日暮人生内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

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 蘇滄浪
披隺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黙坐消遣
世累江山之外但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
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 蘇子瞻
因葺舊廬疏渠引泉周以花木日哦其間故人過逢
瀹茗奕棋杯酒淋漓其樂殆非塵中有也每鳥啼花
落欣然有會于予心遣小奴挈瘦樽酤白酒釂一梨
花瓷盞急取詩卷快讀一過以嘸之蕭然不知在塵
埃間也 楊誠齋

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
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
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煑苦茗啜
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
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
于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牕下則
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牕間隨大
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
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上
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説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
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

緑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人能眞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村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粟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烏雀馴秋水才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徑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鶴林玉露

松竹迷道庭花合圍著山人衣曳杖挾書行吟賓送日月於林箐中凡故疇新畎廪假進退抱膝長嘯婚嫁有無皆落莫恍惚若夢中事惟聞名勝士欣然邀至共食淡麪爲語儒佛二氏所以離合見性命眞處如水中鹽味非無非有 水心文

有軒數間直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賓客從遊之所不至往往獨遊于此解衣盤礴箕踞胡牀之上含毫賦詩懸背閱書以釋其忽忽不平之氣 唐子西

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命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輒談世事便當以大白浮之 孫尚書

擇故山濱水地環籬植荊棘間栽以竹餘丈植芙蓉二百六十入芙蓉二丈環以梅入梅餘三丈重籬外植芋栗果實內重植梅結屋前茅後瓦入閣名尊經藏古今書左塾訓子右道院迎賓進舍三寢一讀書一治藥一後舍二一儲酒穀列農具山具一安僕役庖湢稱是童一婢一園丁二前鶴屋養鶴隻後犬一二頭驢四蹄牛四角客至具蔬食酒核暇則讀書課農圃事毋苦吟以安天年

山林交與市朝異禮貴簡言貴直所尚貴清善必相薦過必相規疾病必相救藥書尺必直言事稱呼以號及字不以官講問必實言所知所聞事毋及時政

飲饌隨所具會次坐貴賤序齒飲隨量詩隨意坐起自如不許逃席之使令則躬執役請必如期無速客例有幹實告及歸不必謝凡涉忠孝友愛事當盡心毋慢嫉前輩須接引後學以共追古風 山家清事

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之二其間得閒者十才一耳況知之而能享者又百之一二于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爲樂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明牕淨几焚香其中佳客玉立相暎時取古人妙迹以觀鳥篆蝸書奇峯遠水摩挲鍾鼎親見商周端硯湧巖泉焦桐鳴

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 洞天清祿集

造物之於人不靳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閒天地之間日月之運行星辰之躔度寒暑之推移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機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閒而閒豈人之所易得哉高爵厚祿清資顯轍班於朝廷列於州縣不知其幾而樂恬退倒指不一二日顛冥於宦途而好山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識其旨趣勞勞擾擾死而後已語曰身閒爲富心閒爲貴又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裴晉公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睡一半西牕無夕陽陸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牕殘日已無多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塵冗不如閒竹牀瓦枕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后山呂滎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一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癖每遇暑晝

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輒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荊公嗜睡夏月當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也　花竹幽牕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然則睡亦有方邪希夷之說不過謂舉世皆爲息魂離神不動耳遺教經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毒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語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直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翁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 癸辛雜識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因摘十首題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苦茗一杯偃臥竹窗松樹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彈絲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啓關藥窗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陵酒熟愛相招醮甲傾來綠滿瓢一醉不知

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移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薄暮歸來雨滿衣張演云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鷄栖對掩扉桑柘影斜秋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鶴林玉露

羅景綸記農圃漁樵十詩頗稱雋永余嘗摘詞調之近似者十二闋附之詩後令童子更迭唱咏以資永日張志和漁歌子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蒻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橛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　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餐楓葉落荻花乾醉宿漁舟不覺寒　雪溪灣裏釣魚翁舴艋爲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着荷衣不歎窮　釣臺漁父褐爲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須憂李珣漁歌子云楚山青湘水綠春風澹蕩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漁艇棹歌相續　信

浮沉無管束釣船乘月歸灣曲酒盈尊雲滿屋不見人間榮辱晁無咎摸魚兒云買陂塘旋栽楊柳依稀淮岸湘浦東皐雨足輕痕漲沙嘴鷺來鷗聚堪愛處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無人自舞任翠幕張天柔茵藉地酒盡未能去　青綾被休憶金閨故步儒冠曾把身誤弓刀千騎成何事荒了召平瓜圃君試覷滿青鏡星星鬢影今如許功名浪語便做到班超封侯萬里歸計恐遲暮沈會宗天仙子云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閑簾幕小闌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　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

間閒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泒流水白
雲長自在呂居仁滿江紅云東里先生家何在山陰
溪曲對一川平野數椽茅屋昨夜江頭新雨過門前
流水清如玉抱小橋囘合柳參天搖新綠　疎籬下
叢叢菊虛簷外蕭蕭竹歎古今得失是非榮辱須信
人生歸去好世間萬事何時足問此春春釀酒何如
今朝熟辛弃疾沁園春云三逕初成鶴怨猿驚稼軒
未來甚雲山自許平生意氣衣冠人笑抵死塵埃意
倦須還身閒要早豈爲蓴羹鱸鱠哉秋江上看驚弦
鴈避駭浪船回　東岡更葺茅齋好都把軒窓臨水

開要小舟行釣先應種柳疎籬護竹莫礙觀梅秋菊
堪餐春蘭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
許此意徘徊宋謙父蓦山溪云壺山居士未老心先
懶愛學道人家辦竹几蒲團茗椀青山可買小結屋
三間開一徑俯清溪修竹栽教滿　客來便請隨分
家常飯若肯小留連更薄酒三杯兩琖吟詩度曲風
月任招呼身外事不關心自有天公管張仲宗漁家
傲云釣笠披雲青嶂曉橛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
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　明月太虛同一
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朝市鬧烟波老誰能

惹得閒煩惱朱元晦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
不堪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
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鴟夷子散髮弄扁
舟　鴟夷子成覇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
漁鈎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明月此外儘悠悠永
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張子野滿庭芳云紅蓼花繁
黃蘆葉亂夜深玉露初零霽天空闊雲淡楚江清獨
棹孤蓬小艇悠然過煙渚沙汀金鈎細絲綸慢捲牽
動一潭星　時時橫短笛清風皓月相與忘形任人
笑生涯泛梗飄萍飲罷不妨醉臥塵勞事有耳誰聽

江風靜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黃叔暘酹江月云玉
林何有有一灣蓮沼數間茅宇斷塹疎籬聊補葺那
得粉墻朱戶禾黍秋風鷄豚曉日活脫田家趣客來
茶罷自挑野菜和煮　多少甲第連雲十眉環座人
醉黃金塢回首邯鄲春夢破零落珠歌翠舞得似衰
翁蕭然陋巷長作溪山主紫芝可採更尋巖谷深處
張弘範浣溪沙云山掩人家水遶坡野猿巖鳥太平
歌黃鷄白酒興偏多　幸有琴書消日月儘教名利
走煙波釣臺麟閣竟如何
書室中脩行法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

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
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以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
睡以其不強役於神也心不甚定宜看詩及雜短故
事以其易于見意不滞于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
文字或經註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于風雨
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卧
心手俱閒則著作書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
寧吾神 閒居録

心不溷濁謂之清迹不彰顯謂之隱余學老子之法
者也朝暮黃粱一盂苜蓿一盤既適而且安閒披鶴

聒語　八卷五　丰

氅衣手執黃庭經一卷翛然而凝坐九衢十二陌之
遊塵莫之我干也寧非清邪名氏不落于聲利之場
心迹不緣乎榮辱之竟其入也烟霞與之同棲其出
也漁樵與之爭席寧非隱邪 黃滑

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為煮水之節然近
世瀹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
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末就茶鑊故以
第二沸為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就茶甌瀹之則當
用背二涉三之際為合量乃為聲辨之詩云砌蟲唧
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
縹色綠甆杯其論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
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
澗水而遽瀹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
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
所未講者也因補一詩云松風桂雨到來初急引銅
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鶴林玉露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峯頂振錫常遊石室石龕
拂巾宴坐青松碧照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
名花異果蜂鳥銜來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鈯頭當枕
細草為氈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
明禪師

聒語　八卷五　圭

擕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
澄川翠幹光影會合于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為相宜
余時傍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
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
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
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蘇舜欽

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長者之轍裁
稼是諳自絕世豪之顧塵生床帷苔積堦砌又檐中
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闢軒左幸

有陳書十篋按絃拭徽讐方校石時役陳局露祄貝
爵星晚驩然不覺是義軒後也　周朗
龔少蘊言余家藏書三萬餘卷今歲出縣之閱雨旬
繞畢其間往往多余手抄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
門生從旁讀之不覺至日仄舊得釀法盛夏三月輒
成色如湩醴不減玉友每晚涼卽與飲三杯而散亦
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佳事況有此釀忽記歐公詩
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慨然有當於心
又云癸卯七月十二夜天氣稍涼月色霜雪余寓居
溪堂當茗雪雨水之會適自山中來葛魯卿亟相過

因同泛舟掠白蘋亭渡玨棠橋至魚樂亭少留步呼
莫彥平天無片雲夜氣澄轍星斗爛然俯仰上下微
風時至毛髮森動莫居三面臨水夾徑老柳參天百
餘尺環以蓮蕩人行柳影荷氣中時聞跳魚潑剌水
上復拉彥平刺舟逆水而上月正午徐行抵南郭門
而還魯卿餉白酒色如湩乳旋呼兵以小舟吹笛相
尾道傍居人聞笛聲亦有吹而相應者酒盡抵岸已
四鼓矣因謂魯卿不知袁宏牛渚李白采石亦復過
此乎古今勝事但以傳流為美誦咏不暇安知古人
亦人耳其所登覽不在天上而不能自營之而況其

他然今夕之景海內非無湖有湖之地此樂非三人
亦不能也
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絕人為取
老松栢之根枝實葉共擣治之砍楓肪羼和之每焚
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
祄致石鼎清晝焚香空齋蕭寒遂為一日之借良可
喜也　虞集
山林枯槁之士棄事絕物而寓情于風月寂寥之鄉
仰雲嵐而俯泉瀨若可以止矣是猶為有所待而未
能無累于外也惟放于自得之場物順其性事稱其

能而吾方且遺其所寄不知城邑之為山林山林之
為城邑斯可以無往而不得其所止此非莊生之所
謂逍遙而淵明取以為言者乎抑其言不止于止酒
亦不止于及其居止也坐止于高蔭而不知孰為輪
奐之美步止于蓽門而不知孰為康莊之逵味止于
園葵而不知孰為食前之方丈歡止于稚子而不知
孰為侍妾之駢羅非去彼而取此也閒放不知逍遙
自適耳又安知孰為莊生之遊孰為淵明之止乎　黃溍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
山林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

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胸襟豈爲外榮所點染哉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鶴林玉露

軒冕不足爲吾髙而塵埃在我或有所不得避昔人謂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然則處塵埃之内不可有市井之習

林昉田間書載會友人遊山檄云人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千金至于日與真景會則略不加喜毋乃貴僞而賤真耶求樂之真今日正在我輩春雪既霽春風亦和或坐釣于鷗邊或行歌

于犢外百年瞬息懽樂幾何肴核盃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勇而前此文殊清新向予避兵雲間泗濱時其地有林泉之勝而無烽燧之虞同時嘉遯者皆文人高士因倣司馬温公故事俾予作約語云百歲光陰萬物乃天地逆旅四時行樂我輩亦風月主人幸居同泗水之濱况地接九山之勝儘可傍花隨柳庶幾游目騁懷節序駸駸莫負芒鞵竹杖盃盤草草何慚野簌山肴雖云一餉之清懽亦是百年之嘉話敢煩同志互作遨頭慨元祐之耆英衣冠遠矣集永和之少長觴咏依然訂約既勤踐言弗替用附於此以見真率之會不讓游山之樂也 南村輟耕録

趙季仁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若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可耳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顔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咏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弄月吟風傍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于樂方能真有所樂大

槩于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何如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屧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而忘 鶴林玉露

叙論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不食其
禄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漢
興有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其後谷口有
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不服非其
食不食及揚雄著書言當世士稱鄭子真不屈其志
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
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 前漢書

易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
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
節自兹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
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
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
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
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彼雖硜硜
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脫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
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
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
焉言其違患之遠也 逸民傳

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耳恥聞禪讓孤竹長飢
羞食周粟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雖軌迹異
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凌青雲之上身晦泥汙
之下心名且猶不顯況怨累之爲哉 後漢書

處柔伊存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
智士體其若兹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
卷迹囂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畫
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川渟嶽峙修至
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窅而無悶
脩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兹矣 晉書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
出狥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
希微兩忘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于仁義示形
神于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
人孔門謬鷄黍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
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
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爲氣求志達道未或非
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
何殊也 南史

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
下之人歸心焉故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

則安苦節甘貧賤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庇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獨善鮮汲汲于兼濟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縱無舟檝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群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爲超遠哉 北史

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或怠懷纓冕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絶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此 北史

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眞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用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民誰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徒大樂無聲而蹌鳳斯應者也至于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禮經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于埃塩之表光武舍子陵于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懷玆焉賜隱臣行厥志而王有嘉名矣

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耻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邵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

夫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恬生則不惑死靜則神不離生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終其宜心氣平治消息不虧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是以作智造巧者害于物明是考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潔者惑于生畏死而崇生者失其貞 阮籍

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漠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閒曠自此而箕潁之下始有閑

游之人焉降及黃綺逮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疵其皓然者舍是焉歸故雖援世之彥異教之傑放舞雩以發詠聞乘桴而慄厲況乎道乖方內體絕風塵理摒長謝歌鳳逡巡溢八疵于玄流澄雲崖而頤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鬥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閑游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栢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 戴逵閑游贊序

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傑量神凝域表該落萬動玄心獨融故能糾驟慶霄而不紲豢龍之轡鳳鳴瑤林而不屈伶倫之籥豈必欣大清而樂瑤謌哉顧蹄涔不足以濯神鬐鬣沓不足以翔雲翮是故藐姑有綽約之廬箕阜有高嘯之宇唐勛表於玄庭夏功忘於虛室 庾亮

夫全朴之道萬物一氣三極湛然天人無際豈有朝野之別隱顯之端哉平原既開風流散漫故隱者所以全其貞素養其浩然之氣也 王叔之隱論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川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蹐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足毛羽瘡痏其間哉 劉孝標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以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緜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

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乎 顏延年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于道親己之切無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忘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

居之甚履薄氷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鸞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于孫滿霍侯驂乘禍起于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

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

梁昭明

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僞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于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 陶潛

感上賦序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其進者非謂竊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秘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

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游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

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滓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眞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埶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則庶幾能安身矣 潘尼安身論

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明豐屋有蔀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乘危以庶安行險而徼幸於是有顚墜覆亡之禍殘生夭命之釁是以昔之君子同名爵于香餌思憂患而豫防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投紱或振裼高棲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雒遐遯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于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霍桑覽玆二途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難愼之惟艱也 傅亮演愼論

賦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于焉逍遙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鈎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沉之魦瀨于時曜靈俄景繼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誡將廻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

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于域外焉知榮辱之所如 張衡歸田賦

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而古之逸民或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聖于宇宙而恬貴于紛華者哉故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心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享無疆之休也乃作賦云世有逸民兮栖遲乎于一丘委天形之外心兮淡浩然其何求陋此世之險隘兮又安足以盤遊杖短策而遂往兮乃枕石而漱流載營抱魄懷元執一傲物思寧妙世自逸靜芬響于永言滅絕景于無質相荒

土而卜居度山阿而考室會丘翳薈兮谷重深叢木
振穎葛藟垂陰潛魚泳沚嚶鳥來吟仍疏圃于芝薄
兮即蘭堂于芳林靡炎飆以赴節兮揮天籟而興音
假樂器于神造兮詠幽人于鳴琴挹回源于別沼兮
餐秋菊于高岑蒙玉泉以濯髮兮臨深谷以投簪寂
然尸居儼焉山立遵渚龍見在林鳳戢遁綿野以宅
心望穹巖而凱入明發悟歌有懷在昔賓濮水之清
淵兮儀磻溪之一壑毒萬物之諠譁兮聊漁釣於此
澤爾乃薄言容與式宴盤桓朝挹芳露夕玩幽蘭眇
區外而放志兮眷天路而怡顏望靈嶽之清景兮想

佳人于雲端悲滄浪之濁波兮詠芳池之清淵鄙終
南之辱節兮翹伯陽之考槃聘清霄以寄傲兮泝凌
風而穎歎玄微載晏何思何欲漂若行雲之浮泊若
窮林之木洛有得之必喪兮蓋怙寵之名辱彼貪夫
之死權兮固遺生以要祿竦戰兢而履冰兮祇驕懷
以臨谷亮攖兕之無慄兮在顛沛之必渥是故夫形
現者徵咎體壯者爲犧雖明文而龍藻兮終俛首而
受羈立修名于禍始兮登全生于戾階資朝華之促
節兮抱千載之長懷擠考終于遠期兮顛靈根而自
摧殉有喪之假樂兮彼無身其孰哀羨達人之玄覽

兮逸藏器于無爲物有自遺道無不可萬殊有同齊
物無寡並家于國等朝于野榮在此而貴身兮神居
形而忘我欽妙古之達言兮信懷莊而悅賈飭既明
于天爵兮何慠于人禍陋國風之皇恤同明哲于大
雅亂曰乘白駒兮皎皎遊穹谷兮藹藹尋峻路兮崢
嶸臨芳水兮悠裔槃丘園兮暇豫騁翠葉兮重蓋曀
洪涯兮清輝紛容與兮雲際欲凌霄兮從之恨穹天
兮未泰詠歡友兮清唱和爾音兮此世陸雲逸民賦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之以
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

拙亦宜然僕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再免一
除名一不拜職雖通塞有期抑亦拙者之效也昔通
人和長輿之論余曰固謂拙于用多稱多則吾豈敢
言拙信而有徵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
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
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孝乎
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閒居之賦
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傲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
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內愧于寗蘧有道吾不仕無道
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

閒居于洛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陪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黝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窺天文之秘奥究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徼谿子巨黍異絭同機礮石雷駭激矢䖟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迴淵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祗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游鱗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殖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

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堇薺甘旨蓼荾芬芳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痾有痊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赬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佗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于明哲仰眾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　潘岳閒居賦

隨陰陽之開闔從時宜以卷舒冬夏處以城邑春游放于外廬歸郊鄽之舊里託言靜以閒居育草木之藹蔚因地勢之丘墟豐蔬果之林錯茂桑麻之紛敷用天道以取資行藥物以為娛時逍遙于洛濱聊相佯以縱意目白沙與積礫玩眾卉之同異揚素波以濯足泝清瀾以蕩思低徊住留棲遲菴藹存神忽微游精域外耤纖草以為茵援垂陰以為蓋瞻高鳥之

陵風臨儵魚于清瀨眇萬物而遠觀修自然之通會以退足于一壑故處否而忘泰　張華歸田賦

傲世公子體逸懷遐意邈澄霄神夷靜波仰群軌以遙企頓駿翮以婆娑寄沖氣于大象解心累于世羅襲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濯下泉于浚淵泝凱風于卷阿亘千秋以厲響俟寂寞之來和懷前修之彷彿覿幽人乎所過抱玄景以獨寐含芳風而寤語發蘭音以清唱摻玉懷而喻予於是葺宇中陵築室河曲軌絕千途而門瞻百族假妙道以達觀考貞龜而貞卜苟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方介丘于尺

阜託雲林乎一木竹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玉躬
覽物以盡齒將弭迹于餘足 陸機應嘉賦
有嘉遁之玄人含貞光之凱邁靡薜荔于死柳蔭翠
葉之雲蓋揮脩綸于洄瀾臨峥嵘而式墜泝清風以
長嘯咏九韶而忘味若乃御有撫生應物忘心離華
春圃凋葉秋林振藻陽波清景玄陰形猶與以徙靡
神曠寂而難尋渾無名于域外和丘中以從音於是
混心齊物遨翔容與薄言採薇收蘿中野朝觀夫陸
夕步蘭渚仰弋鳴雁俯釣魴鱮遊無方之內居無形
之域詠休遁之貞亨察天心而觀復委性命于玄芒

任吉凶而靡錄 孫承嘉遁賦
考封域之靈異實茲境之最然葺駢梁于巖麓棲孤
棟于江源敞南戶以對遠嶺闢東窓以矚近田田連
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阡陌縱橫塍埒交經導渠
引流脉散溝并蔚蔚豐秋苾苾香杭送夏蚤秀迎秋
晚成兼有陵陸麻麥粟菽候時覘節遞藝遞孰供粒
食與 缺 飲謝工商與衡牧生何待于多資理取足于
滿腹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
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
短規剪榛開逕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透迤面南

嶺建經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峯立禪室臨浚流列
僧房對百年之高木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
美膏液之清長謝麗塔于郊郭殊世間于城傍欣見
素以抱樸果甘露于道場賤物重己棄世希靈駭彼
促年愛是長生冀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迎甘松
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頹形羨蟬蛻之匪日撫雲蜺其
若驚陵名山而屢憩過巖室而披情雖未階于至道
且緬絕于世纓指松菌而興言良未齊于殤彭春秋
有待朝夕須資既耕以飯亦桑貿衣藝菜當肴採藥
救頹自外何事順性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歸研書

賞理敷文奏懷凡厥意謂揚較以揮北山二園南山
三苑百果備列乍近乍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
溪澗森疎崖巘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衆
無闕法鼓即響頌偈清發散華霏蕤流香飛越析曠
劫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
萬理啓善趣于南倡歸清暢于北机非獨愜于予情
諒僉感于君子 謝靈運山居賦
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
水而鱗藏固無情于輪奐非有欲于康莊披東郊之
寥廓入蓬藋之荒茫既從竪而橫構亦風除而雨攘

爾乃傍窮野抵荒郊編霜菼葺寒茅構棲噪之所集
紫町疃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翦巢決渟
洿之汀濴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于北渠樹脩楊于
南浦遷甕牖于蘭室同肩墻于華堵織宿楚于成門
籍外扉而爲戶既取陰于庭樾又因籬于芳杜開閣
室以遠臨闢高軒而傍覩漸沼沚于甯垂周塍陌于
堂下其水草則蘋萍芡芰菁藻蒹菰石衣海髮黃荇
綠蒲動紅荷于輕浪覆碧葉于澄湖餐嘉實而却老
振羽服于清都其陸卉則紫鼈綠葹天著山韭雁齒
麋舌牛脣麃首布濩南池之陽爛熳北樓之後或幕

渚而芘池或縈窻而窺牖若乃園宅殊製田圃異區
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
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蓊鬱吐綠攢朱羅窓映戶
接霤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于
紫蔕銜素蘂于青跗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上下
楚雀多名流嚶雜響或斑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顙
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關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雁
天狗澤虞秋鷺寒鶵修鶂短鳧曳參差之弱藻戲瀺
灂之輕軀翅抨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
鯉青魴纖鯈鉅鱯碧鱗朱尾修顱偃頷小則戲渚成

文大則噴流揚白不興羨于江海聊相忘于余宅其
竹則東南獨秀九府擅奇不遷植于洪水豈分根于
樂池秋蜩吟葉寒雀噪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
之垂晚樹開花初英落蘂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
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襲余
風騷屑于園樹月籠連于池竹蔓長柯于檐桂發黃
華于庭菊冰懸埳而帶坻雪縈松而被野鴨屯飛而
不散雁高翔而欲下並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
寔情性之所留滯亦志之而不能捨也 沈休文郊居賦
爰有名外之至人乃入道而館眞荒聰明以削智遁

支體以逃身於是卜居千仞左右窮懸幽庭虛絕荒
帳成烟水縱橫以觸石日參差于雲中飛英明于對
溜積氤氳而爲峯推天地于一物橫四海于寸心超
埃塵以貞觀何落落此胷襟 謝靈運至人賦
有玄虛之公子輕滅喧俗保此大愚居常利而不染
豈聲色而能拘廻還四始出入三墳心溶溶于玄境
意飄飄于白雲追寂圃而逍遙任文林而佚宕忘情
于物我之表縱志于有無之上不爲山而自高不爲
海而彌廣 梁簡文玄虛賦
衡門晤語別集上終

明新都潘京南軒

詩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槃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

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伐木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

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白駒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頍弁

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麗崎萬物還普日月運
照靡不記睹游放其間何所却慮歎彼唐堯獨自愁
苦勞心九州憂勤后土謂予欽明傳禪易祖我樂何
如蓋不盼顧河水流兮緑山髙其爪施兮葉綿蠻髙
林肅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堯君 箕山歌
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
饑不索食避世守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
巖巖之石幽而清凉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凉回固
可以久長 莊周引聲歌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

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
流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艷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内
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 又 大道雖夷見幾者
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繚繞委曲如瑣百慮何
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
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棲游心海左元氣爲
舟微風爲柁翱翔大清縱意容冶 仲長統述志詩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逮爲樂逮爲
樂當及時何能愁怫鬱當復待來茲釀美酒炙肥牛
請呼心所懽可用解憂愁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行去去如雲除弊車羸
馬爲自儲 西門行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古詩
出西門望天庭陽谷既虛崦嵫盈感朝露悲人生遊
者若斯安得停山樞戒蟋蟀鳴我今不樂歲律征迫
未暮及時平置酒髙堂宴友生激朗笛彈哀箏取樂
今日盡歡情 陸機東門行
雉子遊原澤幼懷耿介心飲啄雖勤苦不願棲園林

古有避世士抗志清霄岑浩然寄卜肆揮棹通川陰
逍遥風塵外散髮撫鳴琴卿相非所盼何況于千金
功名豈不美寵辱亦相尋氷炭結六府憂虞纏胸襟
當世須大度量已不克任三復泉流誡自驚良已深
何承天雉子遊
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霧凌紫虚
蟬蛻同松喬翻跡登禹湖翱翔九天上騁轡遠行遊
東觀扶桑曜西陵弱水流北極玄天渚南翔陟丹丘
遊仙詩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

所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恥佞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黄犬其計莫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爲工　絶智弃學遊心于玄默絶智弃學遊心于玄默遇過而悔當不自得垂釣一壑所樂一國被髮行歌和者四塞歌以言之遊心于玄默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凌厲五嶽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鍊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徘徊鍾山息駕于層城徘徊鍾

山息駕于層城上蔭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遥天衢千載長生歌以言之徘徊于層城嵇康

重四言詩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爲一四海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世故紛紜棄之八成澤雉雖饑不願園林安能服御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又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又乘風高遊遠登靈丘託好松喬携手俱游朝發泰華夕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贈秀才

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蝤蛭宅神龜安所歸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遠實與世殊義譽非所希往事既已謬來者猶可追何爲人事間自令心不夷慷慨思古人夢想見容輝願與知己遇舒憤啓其微巖穴多隱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巔日夕不知饑玄居養營魄千載長自綏述志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

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阮籍詠懷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彫落吉士懷真心悟物思遠託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巖石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抗跡遺萬里豈戀生民樂長懷慕仙類眇然心綿邈

何劭遊仙詩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搆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

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陸機招隱詩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群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又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左思詠史詩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沉

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餱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又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峭蒨青葱間竹栢得其真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結綬生纒牽彈冠去埃塵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尚逍遙撰良辰 招隱

出處雖殊塗居然有輕易山林有悔悋人間實多累鵷雛翔窮冥蒲且不能視鶴鷺遵阜渚數爲矰所繫隱顯雖在心彼我共一地不見巫山火芝艾豈相離去來捐時俗超然辭世僞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

張載招隱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閑幽岫峭且深凄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隴雊寒猿擁條吟溪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聞樵採音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爲道勝貴陸沉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張協雜詩

京華游俠窟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見退爲觸藩羝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又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郭璞遊仙詩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爲灌園夕偃蓬廬 陶潛答龐參軍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爲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

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畬谷風轉凄薄香醪解饑劬
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疎
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和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櫚庭多落葉慨然知已秋
新葵鬱北牖嘉穟養南疇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
命室携童弱良日登遠游 酬劉柴桑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
息交游閑業卧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
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
遥遥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和郭主簿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黄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迹浸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
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
荒路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
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
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
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
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桃花源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
又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絶塵
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
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
莽 又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

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
無違 又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
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
代明燭懽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歸田園居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
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
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又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
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
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

歎 移居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常勤
秉耒懽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
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

懷古田舍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

西田穫早稻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
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
忽與一觴酒日夕懽相持 又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
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
生一生能復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
成 又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
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
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又 秋菊有佳色裛露
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
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
得此生 又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
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
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又 貧居乏人工
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宇宙一何悠
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鬓髮早已白若不委窮達
素抱深可惜 飲酒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
觴絃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

孰若當世士氷炭滿懷抱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

雜詩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
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羮常乏斟
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又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
官芻藁有常溫採莒足朝餐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
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
關 詠貧士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

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
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讀山海經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
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
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
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
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
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
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
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
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
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
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
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
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
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歸去來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
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
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裡鵾雞先晨鳴哀風迎夜起
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已
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王康琚招隱

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被玄裘
浮游一世間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栖志老山丘

史宗詠懷詩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亦園中
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
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群木既羅戶衆山亦當窗
靡迤趨下田迢遞瞰高峯寡欲不期勞即事罕人功
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

謝靈運田南樹園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歡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
銳意三山上托慕九霄中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

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
開襟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物外爲念在玄空
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都令人徑絕惟使雲路通
一舉凌倒景無事適華嵩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沈約遊沈道士館
種苗在東皋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鉏倦濁酒聊自適
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
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
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江淹擬陶田居
薄遊久已倦歸來多暇日未鑿武林巖先開仲長室

松篁日月長蓬麻歲時密心存野人趣貴使容吾膝
況兹薄暮情高秋正蕭瑟 周捨還田舍
自昔厭諠囂執志好栖息嘯歌棄城市歸來事耕織
鑿戶闚嶕嶢開軒望嶄𡾋激水簷前溜脩竹堂陰植
香風鳴紫鸞高梧巢綠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極
髣髴玉山隈想像瑤池側夜誦神仙記旦吸雲霞色
將馭六龍輿行從三鳥食誰與金門士撫心論胸臆
劉峻始居山營室
桃源驚往客鶴嶠斷來賓復有風雲處蕭條無俗人
山寒微有雪石路本無塵行徑蒙籠巧茅齋結構新

燒香披道記懸鏡厭山神砌水何年溜簷桐幾度春
雲霞一已絕寧辨漢將秦 徐陵山齋
獨酌謡獨酌獨長謡智者不我顧愚夫余未要不愚
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生涯
本漫漫神理暫超超再酌矜許史三酌傲松喬頻煩
四五酌不覺凌丹霄倏爾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
無異葬夷跖可同朝龍蠖非不屈鵬鴳但逍遥寄語
號呶侶無乃太塵囂 沈炯獨酌謡
揚雲不邀名原憲本遺榮草長三徑合花發四隣明
塵隨幽巷靜嘯逐遠風清門外無車轍自可絕公卿

張正見賦得落落窮巷士
運形不標異澄懷恬無欲座可棲王侯門可迴金轂
風來詠逾清鱗萃淵不濁斯乃玄中子所以矯逸足
何必翫幽閒青衿表離俗百齡苟未遐昨辰亦非促
曦騰望舒暎曩今迭相燭一世皆逆旅安悼電往速
區區雖非黨無忘混礫玉怡神罔叢穢要在夷心曲
張君祖咏懷
王倪逢齧缺桀溺偶長沮藜床負日臥麥䴵帶經鋤
自然曲木几無名科斗書聚花聊飼雀穿池試養魚
小村治澁路低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藤抱樹疎

空枉平原騎來過仲蔚廬 庾信寄隱士
居山四望阻風雲竟朝夕深溪橫古樹空巖臥幽石
日出遠岫明鳥散空林寂蘭庭動幽氣竹室生虛白
落花入戶飛細草當堦積桂酒徒盈樽故人不在席
日暮山之幽臨風望羽客 又 巖壑澄清景景清巖壑
深白雲飛暮色綠水激清音澗戶散餘彩山窻凝宿
陰花草共縈映樹石相陵臨獨坐對陳榻無客有鳴
琴寂寂幽山裏誰知無悶心 楊素山齋獨坐
山際見來烟竹中窺落日鳥向簷上飛雲從窻裏出
又 綠竹可充食女蘿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樹籠青

雲 吳筠山中
百年長擾擾萬事悉悠悠日光隨意落流水任情流
禮樂因姬旦詩書傳孔丘不知高枕上時取醉消愁
王績贈處士
阮籍生年懶嵇康意氣疎相逢一飽醉獨坐數行書
生池聊養鶴閑田且牧猪草生元亮徑花暗子雲居
倚牀看婦織登壠課兒鋤迴頭尋仙子併是一空虛
又 家住箕山下門枕潁川濱不知今有漢唯言昔避
秦琴伴庭前月酒勸後園春自得中林士何忝上皇
人 又 平生唯以樂作性不能無朝朝訪鄉里夜夜遣

人酤家貧留客久不暇道精麤抽蕪特盍炬拔簀更
燃爐怕聞飲不足何見有殘壺 王勃田家詩
野客思茅宇山人愛竹林琴樽唯待處風月自和尋
又 小徑偏宜草空庭不厭花平生詩與酒自得會仙
家 又 亂竹開三徑飛花滿四隣從來揚子宅別有尚
玄人 又 風筵調桂軫月徑引藤杯直當花院裏書齋
望曉開 贈李十四詩
煙霞非俗累巖壑只幽居水浸何曾畎荒郊不復鋤
影濃山樹密香淺澤花疎闊塹防斜徑平堤夾小渠
蓮房若箇實竹節幾竿虛蕭然隔城市酌醴夢枯魚

楊炯和石侍御山莊詩
顧步三春晚田園四望通遊絲橫惹樹戲蝶亂依叢
竹懶偏宜水花狂不待風唯餘詩酒意當了一生中
又 田家無四鄰獨坐一園春鶯啼非選樹魚戲不驚
綸山水彈琴盡風花酌酒頻年華已可樂高興復留
人 盧照鄰春晚山庄詩
聞君招隱地髣髴武陵春緝艾知還楚披榛似避秦
崩查年祀積幽草歲時新一謝滄浪水安知有逸人
又 林泉恣探歷風景暫徘徊客有遷鶯處人無結駟
來聚花如薄雪沸水若輕雷今日徒招隱終知異鑿

坏（又）俗遠風塵隔春還衫服遲林疑中散地人似上
皇時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山中有春草長以寄
相思（駱賓王酬思玄上人林泉詩）
鍾梵經行罷香林坐入禪巖庭交雜樹石瀨瀉鳴泉
水月心方寂雲霞思獨玄寧知人世裏疲病苦攀緣（陳子昂酬暉上人詩）
洛陽城裏花如雪陸渾山中今始發旦別河橋楊柳
風夕卧伊川桃李月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
復春野老不知堯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宋之問寒食陸渾別業）

歸來物外情負杖閱巖耕源水看花入幽林採藥行
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陸渾山莊詩）
今日遊何處春泉洗藥歸悠然紫芝曲晝掩白雲扉
魚躍偏萍藻人閑屢釆薇丘中無俗事身世兩相遺（春日山家詩）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
雉鴝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
卽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王維渭川田家）
閉門秋草色終日無車馬客來深巷中犬吠寒林下

散髮時未簪道書行尚把與我同心人樂道安貧者
一罷宜城酌還歸洛陽社（過李揖宅）
楚國有狂夫茫然無心想散髮不冠帶行歌南陌上
孔丘與之言仁義莫能奬未嘗肯問天何事須擊壤
復笑採薇人胡爲乃長往（又）田舍有老翁垂白衡門
裏有時農事閑斗酒呼鄰里喧聒茅簷下或坐或從
起短褐不爲薄園葵固足羨動則長子孫不曾向城
市五帝與三王古來稱天子干戈將揖讓畢竟何者
是得意苟爲樂野田安足鄙且當放懷去行沒餘
齒（偶然作）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
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烟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輞川閑居）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終南別集）
寂寞掩柴扉蒼茫對落暉鶴巢松樹遍人訪蓽門稀
綠竹含新粉紅蓮落故衣渡頭烟火起處處採菱歸（山居卽事）
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

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寂寞於陵子桔槔方灌園

輞川閑居

宿雨乗輕屐春寒着弊袍開畦分白水間柳發紅桃草際成棊局林端舉桔槔還持鹿皮机日暮隱蓬蒿

春園卽事

屏居淇水上東野曠無山日隱桑柘外河明閭井間牧童望村去獵犬隨人還靜者亦何事荆扉乗晝關

淇上卽事

世上皆如夢狂來或自歌問年松樹老有地竹林多藥倩韓康賣門容尚子過翻嫌枕席上無那白雲何

游李山所居

積雨空林煙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積雨輞川莊

厭見千門萬戶經過北里南鄰官府鳴珂有底崆峒散髮何人 又 再見封侯萬戶立談賜璧一雙詎勝耦耕萬畝何如高臥東窓 又 採菱渡頭風急策杖林西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 又 萋萋芳草春綠落落長松夏寒牛羊自歸村巷童稚不識衣冠 又 山下孤烟遠村天邊獨樹高原一瓢顏回陋巷五柳先生對門 又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春煙花落家僮未掃鶯啼山客猶眠 又 酌酒會臨泉水抱琴好倚長松南園露葵朝折東谷黃粱夜舂

田園樂

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過崔處士林亭

喬柯門裏自成陰散髮窓中曾不簪逍遥且喜從吾事榮寵從來非我心

同前 裴迪

故人具鷄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孟浩然過故人庄

還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還山識君心人生老大須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山間偃仰無不至石泉淙淙若風雨桂花松子常滿地賣藥囊中應有錢還山服藥又長年白雲勸盡杯中物明月相隨何處眠眠時憶問醒時意夢魂可以相周旋

高適還山吟送沈山人

田家老翁住東陂說道平生隱在茲鬢白未曾記日月山青每到識春時門前種柳深成巷野谷流泉添入池牛壯日耕十畝地人閑常掃一茆茨客來滿酌清罇酒感興平吟才子詩巖際窟中藏鼯鼠潭邊竹裏隱鸕鷀村墟日落行人少醉後無心怯路岐今[illegible]

只應還寄宿明朝拂曙與君辭 寄宿田家

池上臥煩暑不櫛復不巾有時清風來自謂羲皇人
天晴雲歸盡雨洗月色新公事常不閑道書日生塵
早年家王屋五別青蘿春安得還舊山東溪垂釣綸 岑參南池夜宿

斂跡歸山田息心謝時輩晝還草堂臥但見雙岑對
興來恣佳遊事愜符勝槩著書高牕下日夕見城內
曩爲世人誤遂負平生愛久與林壑辭及來杉松大
偶然精廬近數與名僧會有時逐樵漁盡日不冠帶
崖口上新月石門破蒼靄色向群木深光搖一潭碎
緬懷鄭生谷頗憶嚴子瀨勝事猶可追斯人邈千載 終南雙峯草堂

偶得魚鳥趣復玆水木涼遠峯帶雨色落日搖川光
臼中西山藥袖裏淮南方唯愛隱几時獨遊無何鄉 林臥

先生近南郭茅屋臨東川桑葉隱村戶蘆花映釣船
有時著書暇盡日窓中眠且喜閭井近灌田同一泉 尋李處士別業

扁舟滄浪叟心與滄浪清不自道鄉里無人知姓名
朝從灘上飯暮向蘆中宿歌竟還復歌手持一竿竹
竿頭釣絲長丈餘鼓枻乘流無定居世人那得識深
意此翁取適非取魚 漁父

田中開白室林下閉玄關卷跡人方處無心雲自閑
竹深喧暮鳥花缺露春山勝事那能說王孫去未還 丘中春臥寄王子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
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興移無灑掃隨意坐莓苔
又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
文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挂蘿薜涼月白紛
紛 又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回首白
雲多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祗應與朋好風雨亦
來過 杜甫游何將軍山林

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
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文過
屈宋德尊一代常轗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
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
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
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
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
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

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
悽生前相遇且銜盃醉時歌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
眼莫厭傷多酒入脣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
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又朝回日
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
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
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曲江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
葉籠竹和烟滴露梢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
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嬾惰無心作解嘲堂成
囀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逕野花落孤村春水生
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漸喜交游絕幽居不用名遣意
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
薄劣慙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獨酌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
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迹喜雙清
又晩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舍影漾江
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
頭屛跡
莊周夢胡蝶胡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
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
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又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
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耀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
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
調又松柏本孤直難爲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
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
春山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冥棲巖
石間又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
化群生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騶虞不虛來鸑鷟
有時鳴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
測沉冥又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
早悲歲促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
山淚相續物苦不知足得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世
路有屈曲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李白古風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君不見
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
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

徬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
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鍾
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
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讙
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
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將進酒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
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
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
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

鷹何足道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
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行路難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淥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
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
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平白髮如絲嘆
何益前有樽酒行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䍦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
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
似泥鸕鷀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
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醱醅此江若變

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千金駿馬換小妾笑坐雕
鞍歌落梅車傍側掛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
市中嘆黃犬何如月下傾金罍君不見晉朝羊公一
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
爲之哀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
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
水東流猿夜聲襄陽歌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却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相携及田家童稚開荊扉綠竹入幽徑青蘿拂行衣
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

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下終南過斛斯山人宿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又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
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
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
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
傳又三月咸陽城千花晝如錦誰能春獨愁對此徑
須飲窮通與脩短造化夙所稟一樽齊死生萬事固

難審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
爲甚 又 窮愁千萬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雖少酒傾
愁不來所以知酒聖酒酣心自開辭粟臥首陽屢空
飢顏回當代不樂飲虛名安用哉蟹螯卽金液糟丘
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 月下獨酌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
覺來眄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
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春日醉起
勸君莫拒杯春風笑人來桃李如舊識傾花向我開

流鶯啼碧樹明月窺金罍昨日朱顏子今日白髮催
棘生石虎殿鹿走姑蘇臺自古帝王宅城闕閉黃埃
君若不飲酒昔人安在哉 對酒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
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卽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
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眞
又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于人何乃愁自
居吹簫舞彩鳳酌醴鱠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
餘達士遺天地東門有二疏愚夫同瓦石有才知卷
舒無事坐悲苦塊然涸轍鮒 擬古

故人棲東山自愛丘壑美青春臥空林白日猶不起
松風清襟袖石潭洗心耳羨君無紛喧高枕碧霞裏
題元丹丘山居
杜陵賢人清且廉東谿卜築歲將淹宅近青山同謝
眺門垂碧柳似陶潛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
前簷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秖有水晶鹽 題東谿公幽居
出郭喜見山東行亦未遠夕陽帶歸鷺靄靄秋稼晚
樵者乘霽歌野夫及星飯請謝朱輪客垂竿不復返
又 荊扉帶郊郭稼穡滿東菑倚杖寒山暮鳴梭秋葉
時回雲覆陰谷返景照霜梨澹泊眞吾事清風別自

茲 李頎晚歸東園
白首何老人蓑笠蔽其身避世長不士釣魚清江濱
浦沙明濯足山月靜垂綸寓宿湍與瀨行歌秋復春
持棹湘岸竹爇火蘆洲薪淥水飯香稻青荷苞紫鱗
於中還自樂所欲全吾眞而笑獨醒者臨流多苦辛
漁父歌
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南山當戶牖灃水映園林
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寥寥人境外閒坐聽春禽
祖詠蘇氏別業
或掉輕舟或杖藜尋常適意釣前溪草堂竹逕在何

處落日孤煙寒渚西 郎士元贈強山人
水流絶澗終日草長深山暮春犬吠鷄鳴幾處條桑
種杏何人 皇甫冉送鄭二之茅山
且見全家去寧知幾日還白雲迎谷口流水出人間
冠冕情遺世神仙事滿山其中應有物豈買一身閑
送鄭員外入茅山
故山聞獨往樵路憶相從水結泉聲絶霜清野翠濃
籬邊頹陽道竹外少姨峯日夕田家務寒烟隔幾重
寄劉方平大谷田家
深山秋事早歸去復何如裛露收新稼迎寒葺舊廬
題詩即招隱作賦是閑居別後空相憶嵇康懶寄書
送元晟歸潛山所居
多病辭官罷閑居作賦成圖書唯藥籙飲食止藜羹
學謝淹中術詩無鄴下名不堪趨建禮詎是厭承明
已輟金門步方從石路行遠山期道士高枕覓先生
性懶尤因疾家貧自少營種苗雖尚短穀價幸全輕
篇詠投康樂壺觴就步兵何人肯相訪開戶一逢迎
閑居作
中歲尚微道始知將谷神抗策還南山水木自相親
深林開一道青嶂成四鄰平明去採薇日入行刈新

雲歸萬壑暗雪罷千巖春始看玄鳥來已見瑤華新
寄言褰芳者無乃後時人 又 卜築青巖裏雲蘿四垂
陰虛室若無人喬木自成林時有清風至側聞樵採
音鳳凰鳴南岡望望隔層岑既言山路遠復道溪流
深偓佺空中遊虬龍水間吟何當見輕翼爲我達遠
心 儲光羲終南幽居
北山種松栢南山種蒺藜出入雖同趣所向各有宜
孔丘貴仁義老氏好無爲我心若虛空此心將安施
暫過伊闕間晼晚三伏時高閣入雲中芙蓉滿清池
要自非我室還望南山陲 又 野老本貧賤冒雨鋤瓜
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荷篠者誰子皤皤來息
肩不復問鄉墟相見但依然腹中無一物高話羲皇
年落日臨層隅逍遥望晴川使婦提蠶筐呼兒榜漁
船悠悠泛綠水去摘浦中蓮蓮花艷且美使我不能
還 偶然作
春至鶬鶊鳴薄言向田墅不能自力作黽勉娶鄰女
既念生子孫方思廣田圃閑時相顧笑喜悦好禾黍
夜夜登嘯臺南望洞庭渚百草被霜露秋山響砧杵
却羨故年時中情無所取 又 衆人恥貧賤相與尚膏
腴我情既浩蕩所樂在畋魚山澤時晦暝歸來暫閑

居蒲園植葵藿繞屋樹桑榆禽雀知我閑翔集依我
廬所願在優游州縣莫相呼日與南山老兀然傾一
壺 又 田家趨壠畝當晝掩虛關隣里無煙火兒童共
幽閑桔槔懸空圃雞犬滿桑間時來農事隙採藥遊
名山但言所採多不念路險艱人生如蜉蝣一往不
可攀君看西王母千載美容顏 又 楚山有高士梁國
有遺老築室既相鄰同田復同道糗糒常共飯兒孫
每更抱忘此耕耨勞愧彼風雨好蟪蛄鳴空澤鶗鴂
傷秋草日夕寒風來衣裳苦不早 又 種桑百餘樹種
黍三十畝衣食既有餘時時會親友夏來菰米飯秋

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趨走日暮閑園裏團
團蔭榆柳酩酊乘夜歸涼風吹戶牖清淺望河漢低
昂看北斗數甕猶未開明朝能飲否 田家雜興
籬落能相近漁樵偶復同苔封三徑絕溪向數家通
犬吠寒煙裏鴉鳴夕照中時因杖藜次相訪竹林東
劉長卿贈廬少府
杜門成白首湖上寄生涯秋草蕪三徑寒塘獨一家
鳥歸春落盡水向縣城斜自有東籬菊年年解作花
過羊處士別業
白首此爲漁青山對結廬問人尋野笋留客饋家蔬
古柳依沙發春苗帶雨鋤共憐芳杜色終日伴閑居
過王處士別業
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履痕白雲依靜渚春草閉閑門
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溪花與禪意相對亦忘言
尋常山道人隱居
危石繞通鳥道空山更有人家桃源定在深處澗水
浮來落花 尋張逸人山居
寂寂孤鶯啼杏園寥寥一犬吠桃源落花芳草無尋
處萬壑千峯獨閉門 過鄭山所居
山色湖光併在東扁舟歸去有樵風莫道野人無外

事開田鑿井白雲中 東湖送朱逸人
種黍傍煙溪榛蕪兼沮洳亦知生計薄所貴隱身處
橡栗石上材莓苔水中路蕭然授衣日得此還山趣
汲井愛秋泉結茅因古樹閑雲與幽鳥對我不能去
寄謝鴛鷺群狎鷗拙所慕 錢起谷口新居
鷄鳴孤烟起靜者能卜築喬木出雲心閑門掩山腹
貧交喜相見把臂歡不足空林留宴言永日清耳目
泉聲冷樽俎荷氣香童僕往往仙犬鳴樵人度深竹
酒酣出谷口世網何羈束始願今不從區區折腰祿
過沈氏山居

谷口好泉石居人能陸沉牛羊下山小煙火隔雲深
一逕入溪色數家連竹陰藏虹辨晚雨驚隼落殘禽
涉趣皆流目將歸羨在林却思黃綬事辜負紫芝心
題玉山村叟壁
饑食松花渴飲泉偶從山後到山前陽坡草軟厚如
織因與鹿麛相伴眠 盧綸山中詩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
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
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柳宗元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
齒疎髮就種奔走力不任咄此可柰何未必傷我心
彭聃安在哉周孔亦以沉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
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
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
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覺衰
新沐換輕幘曉池風露清自諧塵外意況與幽人行
霞散衆山迥天高數鴈鳴機心付當路聊適羲皇情
旦攜謝山人至愚池
久為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閒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

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溪居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
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
夏初雨後尋愚溪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
寒花疎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秋曉行南谷
宿雨散洲渚曉日鳴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
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雨後獨至愚溪北池

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
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
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 禪堂
今旦少愉樂起坐開清尊舉觴酹先酒為我驅憂煩
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暄連山變幽晦綠水函晏溫
藹藹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言
盡醉無復辭偃臥有芳蓀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
飲酒
幽沉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
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前後互相逾

瘠痾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
竟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倦極更倒臥熟睡乃一蘇
欠伸展肢體吟咏心自愉得意適其適非願爲世儒
道盡卽閉口蕭散捐囚拘巧者爲我拙智者爲我愚
書史足自悅安用勤與劬貴爾六尺軀勿爲名所驅
讀書

古道饒蒺藜縈廻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淥
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疎霜重梨棗熟
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愼原陸
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 田家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
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廻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
相逐 漁翁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人麥苗含穟桑生
椹共向田頭樂社神 賽神 韓愈

終朝對尊酒嗜興非嗜其終日偶衆人縱言不縱談
世情閑盡見藥性病多諳寄謝嵇中散予無甚不堪
又
萬卷堆床書學者識其眞萬里長江水征夫渡要
津養生非但藥悟佛不因人燕石何須辨逢時卽至
珍 偶作 劉禹錫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
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
效陶彭澤 韋應物

開門蔭堤柳秋渠含夕清微風送荷氣坐客散塵纓
守黙共無悰抱冲俱寡營良時頗高會琴酌共開情
與韓庫部會祠曹宅

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爲輪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辛
折腰非吾事飮水非吾貧休告臥空館養病絶囂塵
遊魚自成族野鳥亦有群家園杜陵下千歲心氛氳
天晴嵩山高雪後河洛春喬木猶未芳百草日已新
著書復何爲當去東皐耘 請告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物外牽遂此幽居情
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
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誰謂薄世榮
幽居

負暄衡門下望雲歸遠山但要杯中物餘事豈相關
交無是非責且得任踈頑日夕臨清澗逍遙思慮閒
出去惟空屋弊簀委窗間何異林棲鳥戀此復來還
世榮斯獨已頹志亦何攀惟當歲豐熟閭里一歡顔
郊居言志

有地唯裁竹無池亦養鵝學書求墨跡釀酒受朝和
古鏡銘文淺神方繼語多居貧閑自樂豪客莫相過
又
自知清靜好不要問時豪莼石安琴枕穿松厭酒
槽山情因月甚詩語入秋高身外無餘事唯應筆硯
勞
又
閑堂新掃洒稱是早秋天書客多呈帖琴僧與
合絃涉臺乗晚上竹院就涼眠終日無忙事還應似
得仙
又
醉倚斑藤杖閑眠瘦木牀案頭行氣訣爐裏
降真香尚儉經營少居閑意思長秋茶莫夜飲新月
作松漿
又
菊地纔通履茶房不壘階憑醫看蜀藥寄
信覔呉鞋盡得仙家法多隨道客齋本無榮辱意不

是覺安排
又
林下無拘束閑吟放性靈好時閑藥竈
高處置琴亭更選居山記唯尋相鶴經初當授衣假
無吏換門鈴
張籍和左司元秋居
獨自南齋卧神閑景亦空有山來枕上無事到心中
簾卷侵牀月屏遮入座風望春春未至應在海門東
賈島南齋
雖有柴門常不關片雲孤木伴身閑猶嫌住久人知
處見擬移家更上山
題隱
阮宅閑園暮牕中見樹陰樵歌依遠草僧語過長林
鳥上花間井人彈竹裏琴自嫌身未老已有任山心

題從叔沆林園
君家舊林壑寄在亂峯西近日春雲滿相思路亦迷
開鍾投野寺待月過前溪悵望成幽夢依依識故蹊
訓張芬
老人迎客處籬落稻畦間蠶屋朝寒閉田家晝雨閑
門間新雉草蹊徑舊諳山自道誰相及邀予試往還
贈田家翁
蔵頭不復見時人愛此雲山奉養真露色黙衣孤嶼
曉花枝妨帽水園春時携幼稚諸峯上閑濯眉鬚一
水濱與罷歸來還對酌茅簷挂着紫荷巾
韓君平張逸人園林

花源一曲映茅堂清論閑階坐夕陽麈尾手中毛已
脫蟹螯樽上味初香春深黃口傳窺樹雨後青苔散
點墻更道小山宜助賞呼兒舒簟醉巖芳
題張逸人園林
榮辱不關身誰爲䟽與親有山堪結屋無地可容塵
白髮偏添壽黃花不笑貧一樽朝暮醉陶令果何人
顧況閑居自述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
無人獨還
歸山作
野人愛向山中宿況在葛洪丹井西庭前有箇長松
樹夜半子規來上啼
山中

寒山壓鏡心此處是家林渠藏欺春醉閒猿學夜吟
雲連平地起月向白波沉出自聞鐘角棲身可在深

又

世人如不容我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秋粳任水
春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鐘身在能無事頭宜白此
峯

方干鑑湖閒居作

昨日山家春酒濃野人相勸久從容獨憶卸冠眠細
草不知誰送出深松都忘醉後逢廉度不省歸時見
魯恭知己尚嫌身酩酊路人應恐笑龍鍾

于鵠醉後寄山中友

身老無修飾頭巾用白紗開門朝掃逕輦水夜澆花
藥氣閒深巷桐陰到數家不愁還酒債腰下有丹砂

過張老園林

治田長山下引流坦溪曲東山有遺塋南野起新築
家世素業儒子孫鄙食祿披雲朝出畊帶月夜歸讀
身勤竟亡疲團團欣在目野芳綠可採泉美清可掬
茂樹延晚涼早田候秋熟茶烹松火紅酒吸荷杯綠
解佩臨清池撫栗看修竹此懷誰與同此樂君所獨

戴叔倫南野詩

主人飲君酒勸君弗相違但當盡弘量觴至無復辭
人生百年中會合能幾時不見枝上花昨滿今漸稀
花落還再開人老無少期古來賢達士飲酒不復疑

感懷

陋巷無車轍煙蘿總是春賢生猶未達原憲竟忘貧
草座留山月荷衣遠洛塵最憐知己在林下訪閒人

送張南史

巖雲掩竹扉去鳥帶餘暉地僻生涯薄山深俗事稀
養花分宿雨剪葉補秋衣野渡逢漁子同舟蕩月歸

山居即事

瀟灑絕塵喧清溪流遶門水聲鳴石瀨蘿影到林軒
地靜留眠鹿庭虛下飲猿春花正夾岸何必問桃源

過友人隱居

野居何處是軒外一橫塘座納薰風細簾垂白日長
面山如對畫臨水坐流觴更愛閒花木欣欣得向陽

南軒

閒臥黎牀對落暉翛然便覺世情非漠漠稻花資旅
食青青荷葉製儒衣山僧相勸期中飯漁父同游或
夜歸待學向平婚嫁畢渚煙溪月共忘機

權德輿田家即事

古岸扁舟晚荒園一徑微鳥啼新菓熟花落故人稀
宿潤侵苔甃斜陽照竹扉相逢盡鄉老無復話時機

張祜晚夏歸別業

終年常避喧師事五千言流水閒過院春風與閉門

山容邀上客桂實落華軒莫強教余起微官不足論
泰系山中贈張評事
一似桃源隱將令過客迷礙冠門柳長驚夢院鶯啼
澆藥泉流細圍碁日影低舉家無外事共愛草萋萋
又 長謡朝復暝幽獨幾人知老鶴兼雛弄叢篁帶笋
移白雲將袖拂青鏡出簷窺邀取漁家叟花間把酒
巵 又 寂寂池亭裏軒窗間緑苔遊魚牽荇没戲鳥踏
花摧小徑僧尋去高峯鹿下來中年曾屢辟多病復
遲迴 春日閑居
客在煙霞裏閑閑逐狎鷗終年常裸足連日半蓬頭

帶月乘魚艇迎寒綻鹿裘已於人事少多被挂冠留
素業堆千卷清風至一丘蒼黄倒藜杖傴僂覩銀鉤
跡愧巢由隱才非管樂儔從來自多病不是傲王侯
山中崔大夫有書相問
由來那敢議輕肥散髮行謌自採薇逋客未能忘野
興辟書翻遣脫荷衣家中匹婦空相笑池上群鷗盡
欲飛更乞大賢容小隱益看愚谷有光輝 獻薛僕射
閑閑麋鹿或相隨一兩年來鬢欲衰琴硯共依春酒
甕雲霞覆著破柴籬注書不向時流說種藥空令道
者知久帶紗巾仍藉草山中那得見朝儀 寄皇甫中丞

愛爾無羈束雲山恣意過一身隨遠岫孤棹任輕波
世事關心少漁家寄宿多蘆花泊舟處江月奈人何
李嘉祐 送蘇脩
滿庭多種藥入里作山家終日能留客凌寒亦對花
海鷗過竹嶼門柳拂江沙知爾卑棲意題詩美白華
題王十九弥堂
猿鳥無聲晝掩扉寒原隔水到人稀雲晴古木月初
上雪滿空庭鶴未歸藥圃地連山色近樵家路入樹
煙微棲遲慣得滄浪思雲閣還應夢釣磯 劉滄題王校書山齋
白雲深處葺弥廬退隱衡門與俗踈一洞曉煙留水

上滿庭春露落花初閑看竹嶼吟新月特酌山醪讀
古書窮達盡爲身外事浩然元氣樂樵漁 題桃源處士山居
閑園清氣滿新興日堪追隔水蟬鳴後當簷鳫過時
雨餘槐穟重霜近藥苗衰不以朝簪貴多將野客期
又 誰言高靜意不異在衡茅竹冷人離洞天晴鶴出
巢深蘿蔵白菌荒蔓露青匏幾見中宵月清光墜樹
梢 又 逍遥人事外杖屨入杉蘿草色寒猶在蟲聲晚
漸多靜逢山鳥下幽稱野僧過幾許新開菊閑從落
葉和 又 留情清景宴朝罷有餘閑蝶散紅蘭外螢飛
白露間牆高微見寺林靜遠分山吟足期相訪殘陽

自掩關又深齋當獨處詎肯厭秋聲翠篠寒愈靜孤
花晚更明每因逢石坐多見抱書行入夜聽踈杵遥
知耿此情又蒼翠經宵在園廬景自深風凄欲去燕
月思向來砧碧石當莎逕寒煙冐竹林杯瓢閑笥詠
清絕是知音又門巷唯苔蘚誰言不稱貧臺閑人下
晚果熟鳥來頻石脉潛通井松枝靜離塵殘蔬得晴
後又見一番新又捲簾天色靜近瀨覺衣單蕉葉猶
停翠桐陰已爽寒雲從高處望琴愛靜時彈正去重
陽近吟秋意未闌又竹逕通鄰圃清深稱獨遊蟲絲
交影細藤子墜聲幽積潤苔紋厚迎寒薺葉稠閑來

尋古畫未廢執茶甌又風物已蕭颸晚煙生霽容斜
分紫陌樹遠隔翠微鐘宿客論文靜閑燈落燼重無
窮林下意真得古人風朱慶餘和劉補闕秋園寓興
桑柘騈闐數畝間門前五柳正堪攀尊中美酒長須
滿身外浮名總是閑竹逕有時風爲掃柴門無事日
常關於焉已是忘機地何用将金別買山歸故園
白髮已過半無心離此溪病嘗山藥徧貧起草堂低
爲月牕從破因詩壁重泥近來常夜坐寂寞與僧齊
項斯題令狐處士谿居
行山行採薇閑期蕙爲衣避世嫌山淺逢人說姓稀

有時還獨醉何處掩衡扉莫看棊終局溪風晚待歸
崔塗樵者詩
一徑入千岑幽人許重尋不逢秦世亂未覺武陵深
石轉生寒色雲歸帶夕陰却愁危坐久看盡暝棲禽
王逸人隱居
春興隨花盡東園自養閑不離三畝地似入萬重山
白鳥穿蘿去清泉抵石還豈同秦代客無位隱商山
張賓春遊鄭僕射東閣
草堂書一架苔徑竹千竿難世投誰是清貧且自安
鄰居皆學稼客至亦無官燋尾何人聽凉宵對月彈

李咸用山居
村舍少聞事日高猶閉關起來花滿地戴勝鳴桑間
居安即永業何者爲故山朱門與蓬戶六十頭盡斑
村居晏起
不識城中路熈熈樂有年木槃祭社酒瓦鼓送神錢
霜落牛歸屋禾收雀滿田遥陂過秋水閑閣釣魚船
又
長愛田家事時時欲一過垣籬皆樹槿廳院亦堆
禾病果因風落寒蔬向日多遥聞數聲笛牛晚下前
坡李建勲田家
休話喧嘩事事難山翁只合住深山數聲清磬是非

外一箇閒人天地間緑圍空塏雲冉冉異禽靈草水潺潺無人爲向群儒道巖桂枝高更好攀 又 誰迮言休即便休高吟静坐碧峯頭三間茅屋無人到十里松門獨自遊明月清風宗炳社夕陽秋色庾公樓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 又 露滴紅蘭玉繞畦閒拖象屐到峯西但令心似蓮花潔何必身將槁木齊古塹細煙紅樹老半巖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桃源洞春至桃花亦滿溪 又 嵐嫩風輕似碧紗雲樓金像滿煙霞葛苞玉粉生香壠菌簇銀丁出静槎架世只知嗟逝水無人微解悟空花可憐擾擾塵埃裏

雙鬢垂絲事似麻 又 心心心不住希夷石室嵬巖白髮垂惜竹不除當路笋愛松留得礙人枝焚香開卷霞生砌捲箔冥心月在池無限故人頭已白不知今日復何之 又 自休自了自安排常願居山事偶諧僧採樹皮臨絶壑狖爭山果落空堦閒擔茶器緣青嶂静衲禪袍坐緑崖虚作新詩反招隱出來多與此心乖 山居 僧貫休

石室掃無塵人寰與此分飛來南浦樹半是華山雲浮世幾多事先生應不聞寒川滿西日空照鴈成群 贈隱者 于鄴

盡室居幽谷亂山爲四鄰霧深知有術牎静似無人鶴語松上月花明雲裏春生涯更何許尊酒與垂綸 贈隱者 儲嗣宗

塵事久相棄沉浮皆不知牛羊歸古巷燕雀遶疏籬買藥經年曬留僧盡日棊唯憂釣魚伴秋水隔波時 閒居 李遠

一帶長溪緑浸門數聲幽鳥啄雲根松亭盡日唯空坐難得儒翁共討論 上言事 羅鄴江

麓山南面橘洲西別構新齋與竹齊野客已聞將鶴贈江僧未說有詩題牎臨杳靄雲千嶂枕遍潺湲月

一溪可想乍移吟榻處松陰冷濕壁新泥 齊己 聞顏山人新居

垂竿朝與暮披蓑臥橫楫不問清平時自樂滄波業長畏不得閒幾度避遊畋當笑釣臺上逃名名却傳 漁人 蘇拯

衡門聯語別集下 終

衡門晤語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潘京南撰京南自號壽櫟生新都人是編摘錄古今隱逸閒適之事分前後續別四集前集廣成子而下七十五人自上古逮魏後集孫登而下七十五人自晉逮元續集伯成子高而下百五十人別集則摭其議論及所作詩賦亦皇甫謐高士傳之支流其曰晤語則千載一堂之意云爾